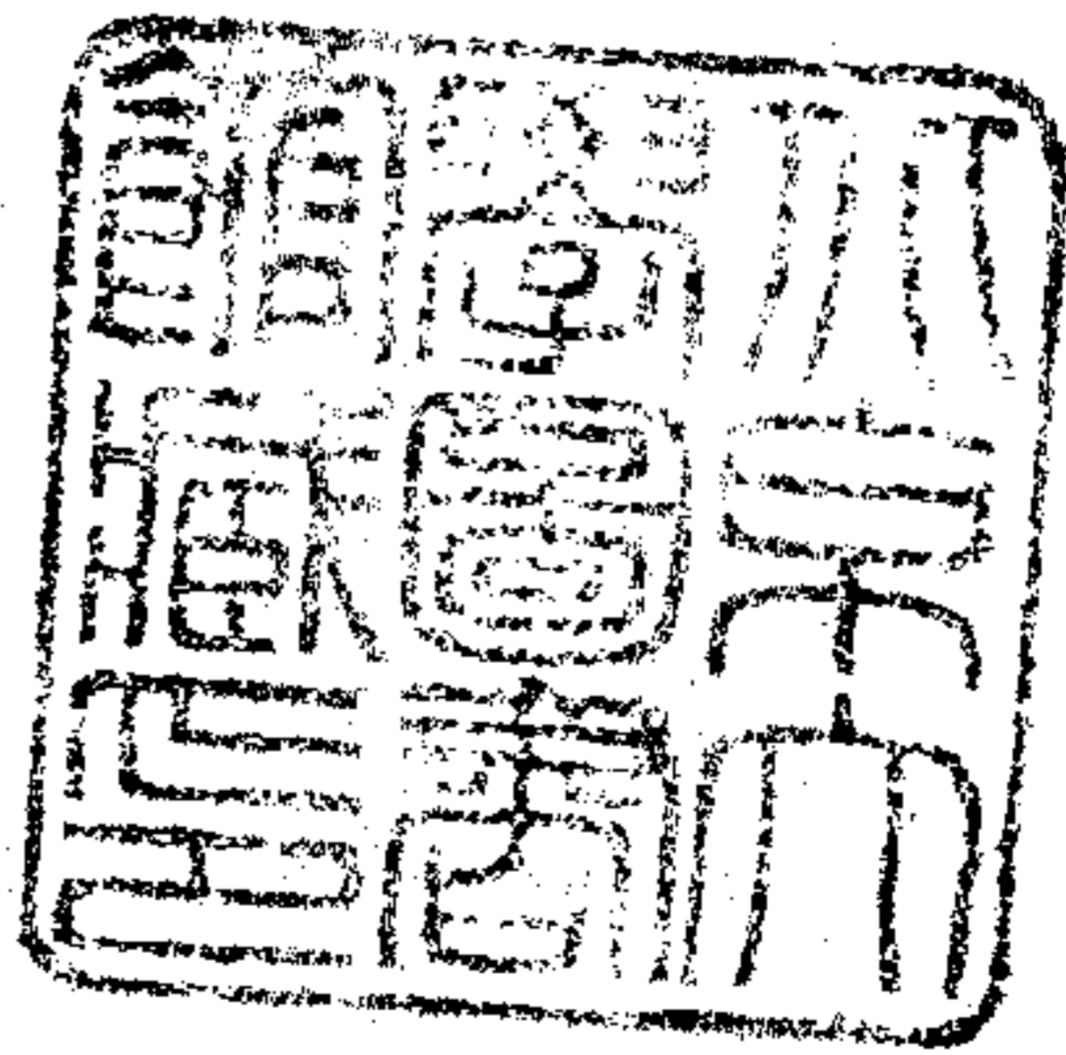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四四・子部・儒家類

焦書二卷

〔明〕紀許國撰

..... 一

藤陰劄記不分卷

〔清〕孫承澤撰

..... 四一

此庵講錄十卷

〔清〕胡統虞撰

..... 六三

儒宗理要二十九卷

〔清〕張能鱗輯

..... 二七五

24/8/04

焦書自序

僕最疎放不喜與時俗仰惟日與詩
史相對每慨讀古人書取然長歌徹
夜不休所撰著名焦書焦者何桐也
取焦琴之義僕曾奏記 揭君緝產
師亦此意雖然柳柳州云使親見楊

自序

子雲誰肯傳其書况僕孟浪著書遠
漸昔人雖自以為桐又安必後人之
琴之耶

崇禎壬午冬日紀許國石青識



焦書目次

閩同安紀許國石青著

卷一十七首

至治

問道

在島中

河掉

辟邪

焦書

卷一目次

聽雨

洞庭

館

書籍

辨

幽尋

同異

山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荷蓀	養生篇	樵	耕野	焦書	卷一目次	二
----	-----	---	----	----	------	---

焦書目次	卷二 十六首	鴻	棲隱	白也	淳	時	○感遇一章	焦書目次	卷二	一
○才	樹人	感遇二章	深慮一	深慮二	脩政	可畏	邊			

鳳凰麒麟

察幾

焦書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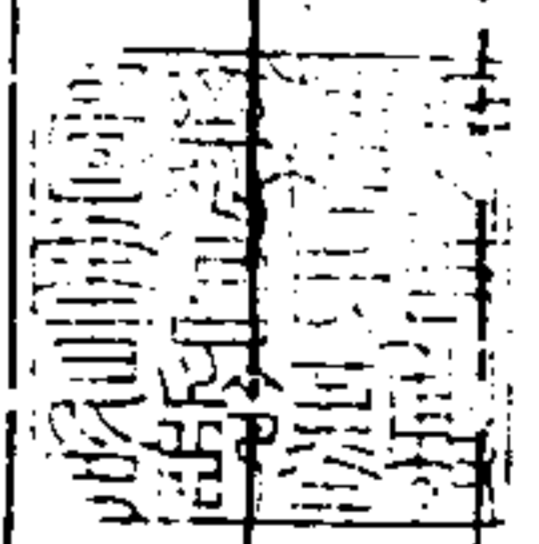
卷二

二

焦書 卷一

焦書卷一

至治



聞



國石青著

唐姚之風先民可得而聞已縹然而秋雲悠然而冷
風蕩然而流水流水赴壑石不疑出穴漾焉千里
曲之河漾焉故不至於壅閉湫伏若夫循畫也因提
也世次遂渺安知其極蜀山有蠶叢與魚鳧為君混
濛氏鳥居而谷飲盼其東戶竹林茂鬱則翺翺而棲

焦書

卷一

一

之及游神既靈弁州鴻飛足足歌且舞嘻豈復須刺
刺耳語歎菁華之竭者乎遐思其時百物咸淳澹若
無聲問里村落惟見二三老少抱頸以嬉可謂甚盛
是以渾渾嗚嗚購精引度雲師為紀各有其式昔人
云天氣藏聖人以防邪正禮天氣動聖人以通道量
能聖人者天之牧也思恃焉條條秩秩為天地守氣
是氣所磅礴雖四海九州十藪千七百一川以至名
山大野窮崖絕壁荒州野蔓寒林怪塚飛燐走螢之

屬皆得而治之是故妖鳥猛獸各以治莽翳飛廉各以治撻捨挈貳各以治夷狄寇攘各以治于是剝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辨其斜直四山蟬螺燥濕以為是人所治於天之器也器生道道生理理生數數起于一二執此一二為天地母斯能發其光以善其法而然後民得其利百年民畏其神百年民用其教又百年楊子曰吾見玄駒之步雉之震雖而知化之不可以已也惟虫能化惟風能出且所謂聖人者豈必舉

焦書

卷一

二

草木扶龍蛇鞭逐光景跚天據地哉不過因其理數漕以人力稍稍疏通之及夫上隣河漢下浹冥凌林洞涎蠻鄉風而來而聖人自視皆嗒然以為天地之自如是一如其着衣喫飯而非有奇怪非人所意者也且聖人之治也必有師黃帝學太真顯頊學綠圖帝嚳學赤松堯學尹壽舜學務成跗文王學鉸時子思故其道赫乎若觀日洞乎若炤漆如燁于雪灌灌不惑若乃三皇之苗裔爰有三王風斯變矣乃有誕

者曰儂笑唐姚也何為獨自愁苦嗟乎聖人者天之牧也故不為身患而憂世不妄脫時無聖人則日月安繫河山安屈即任彼虫出者自為之路葉而行披草而走至于人跡杳絕四顧寂寥惟見荒榛之莽莽危哉危哉

焦書

卷一

三

問道

齧缺問道于被衣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行歌而去
之兩人心眼淡淡分非蠢僕可議蠢僕波波吒吒如
趨濤浪與天地為讐又厥塚纍纍曾不若岱山鋤父
也者我觀二氣連聚綿絡堅手磨手澹澹而相粥無
煩也無熱也渥泊同狀清微最上孚之若卵汁中浸
生日樓月浴歛然有聲薄暮雷電獨立冥壑揮而卷
之不盈一握大地山河塵翳所倚激激荒荒滅而復

焦書

卷一

四

起石忽為土螺蚌上山瀕河雙柳風陵漫漫雖然自
今茲以泝而上止有此些子靈妙昧昧如芥楸入其
裏窈窕如冬玄不遠此揆冊擘機測深疏滯幽精胎
光密密相綴驅逐諸彭剖以慧刀蒙泉幼木峻茂清
溲魂芸魄白冲炤冥呼夜半何聞雨後永初仰眺天
闕蕩蕩雲霞星漢炤地若光明砂利眼纖阿拓徑千
里蔽于委羽安知其底降望大壑沈寥竦峙杳杳默
默空中獨語仙澤汎鷗絕地而游江聲浩蕩瀟瀟是

浮反于山中餐嵐煮石鬼草是餉耶醜是食沸沸丹
水飲之不愁蓮藕千房可睡臥不蟠枝屈幹寒花如
霰就中磊歷嘗得所戀閱清洞妙開彼玉版梧鼎而
炊仰笠而粲堅骨嗟峨超紅埃今携琴負劍閒坐茵
苔猿啼樹杪鶴放岑頂擊磬湘陰幽鳴可聽噫嘻浮
生如敲石火金鏐玉鑲俄栖霞草驚霧流波冷冷清
清惟聞蟋蟀之嘯歌吾安能徧歷名山而問玄丘爛
浩耶石壁蒼霄上有老人持筠往來我將問之

焦書

卷一

五

在島中

大地皆島也沙洲窮遠人跡罕到嶽崎軋物鬱確迴連怪石林立利侔戈鋌潮汐侵之風煙裹之波濤奔驟電透箭疾砂礫碎礚發其霹靂螭龍悲嘯赤甲顛顛反斷义牙閃舌披鱗以栖以跳冥冥仄仄百靈秘怪紛拏虺擊深洞湫忽其下不極爰有至人居此島中天機清妙踔然獨處思羣巒芊綿覽粘天決滂愛翫三山沂泗于簡潔之流心乃飛揚而浩蕩焉或曰

焦書

卷一

六

安期羨門在島中窈窕幽深與鶴皆飛或曰方子春在島中然跂足頻眺但聞海水嗟嗟山林宵冥之聲且夫風與日相伴過一島而島無距也無迎也空濛迷離不甚區區也故纈雲凝滄白月懸流春光縹緲屢遷其景時見沙民漁父黃頭之郎隨波澹淡往來而搖曳其至於是者如泛六羣游於醉鄉經幾晨夕興致鬱然何數夫嚼喫枯園攬草木以証口者乎且凌波者僊蹈險者鬼天壤浮浮何足以擬龍子曰視

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我視我如人然則所謂至人者何等也曰渠亦島中人耳島之上多石島之下多泗渡島之天一半在水星辰如濕島之側羣魅帝立胡然忼慨悲歌落落而為客嘗恬目露心而望之則有蠲為龍者有翠羽為虬者有珊瑚映水色淡紅者有倚瑟清歌者有石林而開花爛然者如此之類未能悉數且今海嶼中人往往多疎散趨忽不拘繩束豈安期諸子之風流猶存也哉

焦書

卷一

七

河棹

又嘗遙望滄滄其中有逸人焉臯陶聲瘖林雅足豎
不能造機汜多慮寧越多才不能逸李斯篆刻留侯
借箸不能逸飲飛伏劔苗丘入淵不能逸維彼逸人
駕玉軼駸蒼虬前青蚪後白虵蜿旌鼉鼓滴湟陸離
俯見羣兒渺然一蟻容與乎丹丘裴回乎瑤池其所
需則瑤珉之膏丹泉之粟扶桑之椹長河之藻水桃
碧藕青精黃芽紅蘂甜雪風實雲子玉津金液陰翳

焦詩

卷一

八

翠羽班麟紫磨以及鑊管雕鐘靜瑟羽啓按節清歌
紛芳幽緜都非人世以此乘桴輕漾于日光之旁可
使波水伏息鷺鶻不矚於空鸚鵡不啼於水遊魚數
萬輩皆嬉遊自得若空懸若避世客嗟乎妙哉苟非
其人則水虫夜號跋鼈驚恐是德之薄也夫衆生鼎
鼎真同露電踏龜殼繫鱗角翠龍伐蛟彈鳥扶馬以
是焉自快而已耳有能葺鱗銷聲氣服於肉使骨節
堅強而黃野不患濕已爲世間希有之人况至人之

妙一至於此者耶嗟嗟鬱儀結璘換過天葢星爛露
清麗我瞻瞻寒光潛燃灌蕩不滅綿歷劫灰一堆白
雪鬼羣無數耕田種芝碧樹灌瓌若花初舒栖寄甚
妙恣厥所經弭節徑度翩翩冥冥竝立山阿徘徊思
多朝披一弓夕宿七娥過虞泉以湔滌夫安知吾之
所躋

卷一

九

辟邪

入生于世無異草間蚋惟其不能真然于澹澹之中是以衆邪洄洄云云將騰其朋侶涵我也且撮我雲氣曼倩云予嘗至朱陵扶桑蜃海以瞰塵界其如汎耳是宜入之清波滿浣之浣之者無涓也夫無涓者天下之至妙也故咽沆瀣宿嶽岑騎巖蔭花寒松浮雪匪爲是堅瓠蓋有石于其性而不能以其幽潔者同彼汶汶也于是乎與岱華握語與江漢携流捉劍

焦書

卷一

十

而步其空淋漓縱橫行將竄三苗于青鳥指禱祀于邳山霎時間虫蛇伏鸞族翔尚安有攪亂荒中者乎若夫眼茫茫思煎煎女子浣紵不作溪鮒乃與鬼同穴冥冥怪物雖藏石中而食其外者雜然矣抑其始厥有梓者如藤綠木迴旋不絕聖人知之蛻其所緣使不相連如畫影壁幻想非真聖人知之根其所影倏見滅沒如草旣蕪猶有綴芳聖人知之剝其綴芳以還其故且夫識浪滔滔蕩人心耳以是語道是舍

飄而蹶新波也呂梁之水懸流四十仞有一丈夫涉而出或問子有道乎對曰在忠信當其矐志清神泊然若山知此意者炎不焦淵不沉而風雨沙石又豈能駭而驚之也且夫天與人以性而不能窒其慾也抱樹枝自等癡羊入裸川自同虫豸間有稍思自脫者竟不知道在何許僕纍滯壁間不可上下炊數斗委項稿耳故邪正之分其幾甚微如葶蘆與菜也說者曰人智不及草木草能指佞人則昧然靜木富疾

焦書

卷一

十

風震地而木不動人則搖然故曰不及草木然吾以爲邪之去有數端其一絕其塗鑠其門而衆邪不得入其一爆竹燃草明莖爲炬而衆邪皆辭去逃于戶外

聽雨

我聞曰陰陽潛變則雨雨不待族空同之人嘗歎焉
故雨之侶曰雲雲之遊煙之步一白浩浩出沒皆際
其速也如鬼灑于空林淒淒瀾瀾如鑪中煎熬之聲
或曰雨升天上而乃降然則彼膚寸來會者豈自終
河裏逗耶夫綿濛蔽口其山多雨蟻躍則雨雨翔則
雨其不雨衆生枯然而川谷渴而蚌脯其雨而燥者
潤枯者苑素草貞萋暗泉之鬱於內者亦鑽地而出

焦書

卷一

七

其入於蕩蕩之注則漾馳而已矣且川谷徑復峭激
如語而雨亦復砰砰然與山相響答立其傍者夢魂
驟冷葢不啻坐蘆泚中聆清磬之疎揚也下至倮介
之虫莫不咸喜吁異也因思竹裏有扉蘆邊有碕桑
溪岸石逕煙路同坐聽雨聲滴滴丁丁這般情況
事後追憶猶歷歷能記之所不及記者雨滴之數耳
然觸緒牽情各有不同或聽之而喜或聽之而惹幾
樣愁今夫樹靜然而寐風雨攪之樹乃醒醒而啼不

止江花亦濺淚又有若鳥叫猿鳴向青林而流嘅者
物既如此人獨何心彼寄言行雨珊珊惆悵恨不得
與遊者此情亦復何限若乃寒氣方新被池重濕岩
居之子半爐麩炭罍以禦冬惟以雨聲當笙瑟差足
自娛耳

卷一

七

洞庭 山腹空虛

雲之高妙在空虛中故卷舒自如惟山亦然山空者
洞庭也今夫峻水紆壑巖岑相屬巉巖冥冥雖老魅
亦至其半而顛矣然猶有津逮者緣崖捫樹而上見
其巖洞黝淡星辰挂焉惟山之腹其腹也洩雲栖煙
憺兮忘歸或矜稜而叱或絳雪而霏或松濤而自吟
或銀灣而逕落入其洞則見衣者枝者石而骨者青
莎坐其腹玄猿淒異鳴其腹樹晚其腹或爲人立或

焦書

卷一

古

石又有懸泉溜其間冷冷不絕如聆梵唄林木蕭森
無冬夏其枝枝茂接東枝雲連西枝雲間其上誰家
者曰有客踐其上與雲羣遊宵然滅跡睇芳瞰遠所
戀烟嵐花樹耳而岑岫顛倒續紛往來薜荔之騰蒼
松者亦拱而肅客若乃星明規外雪積囂間天澹雲
駛漂漂清絕是夕也妾宓妃妻雒女共泛乎清涼之
池又杳杳然使魚鳥媒予終始無絕嘻佳哉豈元洞
天耶卽有浮舟隔洞聞作樂聲狝狉徒倚罕能至其

處也吾想洞外觀翠竹幾條瓜幾區青精紫芝聚雪
幾莖木客能詩者幾個其間穿木喫飯應不異外人
至如東方小兒隨塵而飄百虫遠之魚鳧在前山亦
馮虛而僊豈但峨嵋玉壘爲城郭者歟

焦書

卷一

古

館

胎卵濕化八萬四千種各有館鶴館蒲娥館桑螵蛸
族甚繁骨節是館蜂蜜館石隙窳傍簷茸絲館絲中
唐蒙館樹枝葉作休虫館其下蟻館白鳥翼熊館石
岩枯木中螻蛄館蛭魚館深水風雨至則館樹杪介虫
館水背館樹木可洲蟪蛄睫中有無量虫館焉人亦
有館海中小兒館樹中枝又一小兒館窠中不食亦
不語松館峨媚梅館郁木栢館肇山皇娥館窮桑之

魚書

卷一

六

浦務充長八寸館于淵且天地猶卵耳阿因涵卵中
旅泊草亭下胡然花飛飄零館一丘也者真人知其
然迺擊草根餐落葉佃石壁而居其上有田數膝汲
水運土恁地安穩又時時呼木石為友白足散髮從
風而行至于石巉如劔杪趾垂在外歷覽奇絕者館
焉若有於菟出睨則赤手而攻之於菟僵於業噫嘻
是豈與淺壑中魚瞰者等耶是以別風淮雨閉關街
衙而堅林不移蔚蔚然何至以館有淪出門而去若

乃海崖孤絕多奇人頑甲邪鱗時館其裔苟欲至其
處而無沙棠則海蕩雲駭險魄安栖乎然真人行逕
與世絕跡故其館也在滌洋之墟而奚為可測或曰
人身中有玉洞繇玉洞而入雲氣奔走木葉青青有
蒼龍翱翔焉可以為館但不知天地既壞之後魚蛟
陸居此人物草樹將館何所其將如萍石浮水上不
耶禪笈云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且當趁今時冥
寄而吟無使器中館那虫而自相螫也

焦書

卷一

七

書籍

書籍之來久矣龜曆自開闢以來無或不記後來竹
竹相次如霓憶虹沉冥之士從竹間與古人晤語若
會樹陰分手眷眷何者今昔同懷雖側寒斜雨猶撫
卷而徘徊其為寄託豈晨夕而已哉若乃淺人空腹
自謂智也者散裂風雅問則口呿側而睨之細帙挂
壁間塵可數寸自以為繙書必陷於鬼以故束度不
親嘻是何異習餘溜而驚河漢為怪乎是勿論弗鼓

焦書

卷一

六

弗振頑如土塊即令稍有癢心與蟬蟬撼樹一般適
足為古人冥笑耳抑有猜焉傳癖書淫用之則害若
厥歸歸而人是費况彼精精而昧確確而悔以是菜
道如尋角馬又如聽蛤鳴禡之無踪得銅鼓而已又
何以雜物算德也君子於此浩然幽以清疑義自析
奇文自賞如判木如斫葱笋磨定墳索靈若畏友跋
履山川凝如清光雖至行間字裏魚蝕虫穿又豈老
魅所敢託跡者耶女郎謂李生曰某生于龍宮好楚

詞苟離心而竄于辭句如種虛核不獲其芽蠹乃滋
甚吳王遊包山見一人名隱居入洞庭竊素書然識
者猶以為大文不可舒其矧獵精渺藐者是猶厥腹
未孕遽欲渡河而溺扁也或曰昔人學黃石師林間
皆四際光洞無疲無遮後世眠之都如隔壁甚而睛
然睽天與糟檣杌然則古道將遂任其榛塞已乎曰
不也夫卷帙之中自有精神歡接往來雖欲絕之烏
得而絕之

焦書

卷一

九

辨

夫今之紘紘者曷故乎小兒步趾浸而學語始猶啞然久則開如葉浮若焱故曰言無追如抑亦飛周書曰口生啞口戕口口中銜石則不得語聽則不語寒垂臨砌或不語然欲使天之下而學聽學砌虫銜石于口勢又不可矣廟有石人其腹書云無少言無少事嗟乎慎之哉多言多事搖其蕩櫛怪魅啾然石潭之側嗟乎慎之謹好噴彼東方生自稱辨略惠施編

焦書

卷一

干

為物說所為甚怪此二子者皆痒心難澹如鼃咳如潦歲蝦蟆擗然而已矣况迺饒舌相噴似龍逐蠅雖族厥刺藤不可記後人必有厭其雜碎請從火者鬼須曰沐者言悖凡今之哆然而赤白疑中者胥沐也不則鸚鵡也不則石林中能言者也不則麻語葛枯魚寄魴者也其恢恠幽怪鷗起糜滂雖有達人衆才是腹亦莫能鑠其口枯其唇令艾艾期期焉是以山中人不識有魚如木海上人不識有木如魚日光着

焦書 卷一

塵呼馬呼水獵獵不止彼此闕然勝則捋髭負則悶悶即復戰于野如霹靂之拘怒也傍人見其怪辨洶湧穿雲裂月靡不恐悚徐而察之所說無急者僅足為懂懂兒弄唱耳且渠雖善辨寧能鳥蘋而魚木乎故談之若瀏風行之若徒山則安能談之若裝滿洶行之若嫁蒼舒何無情談之如坐在席行之如隔千渡神冥冥而其人方且彳亍區內而自以為適也不亦悲乎但當聖老彌縫之彌縫之而不當以譚子墮

焦書

卷一

正

地能言遂亦壁也嗚呼聖者其可復見乎果爾則蝶獮焉敢噴山鷓焉敢呼怪異焉敢嘖

幽尋

說者曰天迺一片石故石破而天逗是耶非耶盼庭柯與碧翁對語霍然安然陰陽蠢闢爛其流聲恍惚衆妙匪駁匪冥噫嘻道豈去此哉夫攬衣倚天外高星漢下江滄星有根茅漢有源滄流有源江亦然鮒曰江源于岷從源而流如從核而芽隱蘆殊形故曰德惜惜妙在幽崎人好冥絕媚媚此養養此宓義曰神開我心子其未生未生時則幽矣幽意不斷斷不

然書

卷一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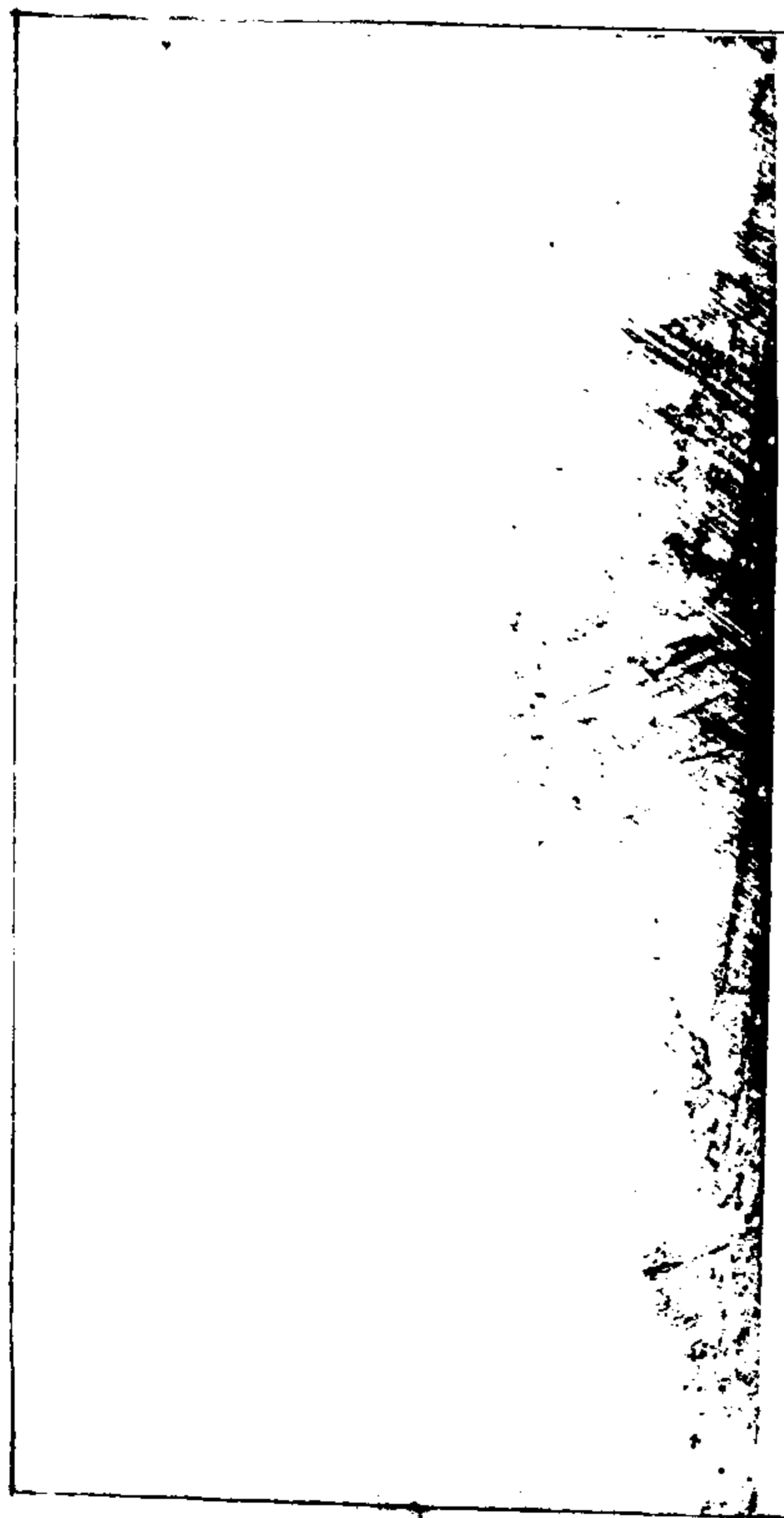
絕月朶化水是中所涵一界白噫嘻道豈去此哉當思冰霜封閉泉石鬱枯巖下靜聽彼其穿之日夕不歇也雖然猶懼其陷也陷則患結患結則大道四惘惘乎迷厥腹彼且何能以馳走驛中乎如壤虫也日頻行可以咫尺耳若夫智者役心于睫忖度鴻蒙所在謀而洩之以搗其巢而李樹下兒亦涕下涕則必救絕跡塞蹊得不陷焉噫嘻人浮此生如塵柶花鼈靈麋竺同歸荒荒寧昧昧而靜乎將趾趾而驚乎瑤姪

蛻西施愁世間何處着精魄予嘗行八萬四千里遇神于邱邱集百靈其傍有億萬蟻蟻聞雷語皆聞然而滅是時惟寒江側孟婆戀誓不去噫嘻將子之性固如是耶至若似交湘娥竹啼山鬼嵌崖老樹林塘而自得白石生云天上多至尊奉事甚苦何如與雲同坐石上且臥焉等到花發飲露嚼英液化而骨融乃肯受所苦至謫守天圖耶往謂漁父聽曲而來刺舫而去其幽韵繚繞至今猶若聞琴音于波上者

然書

卷一

三



同異

古今無不同亦無不異俯睇大荒物生有形或不寢食風雨是謁或游清冷出入有光或煮羊脾忽而曙或曙而不夜炤人髮頰頰彼斟淡十溢漏為百酒同乎異乎巨蟻長尺餘魁倍之同乎異乎蚌之帆魚骨之堂同乎異乎壁之影有與者有步者同乎異乎且即吾一軀之內螻蚋蟲出任其去來無復定處豈可同哉帝王法以紀官太昊以龍石年以火有熊以雲

焦書

卷一

十四

窮乘以鳥前後互異如葵與莧昔者臣頡作字而天而粟鬼啾啾天胡然而喜鬼胡然而悲豈天之與鬼其性固有如是之不同者耶人與物亦然故木石雖奇不能向人鳥高魚深麀兔脫驟是以有同而異者有異而同者有同而同者有異而異者有同名而異實者有同實而異名者葱嶺之西源水出焉其後乃分而為各派此同而異者也大樹之子百條共母此異而同者也風穴深三十里雖曲折萬變而必返於

穴此同而同者也瓦不問石石不答瓦此異而異者也葵與鳩皆名曰雞此同名而異實者也鴻一耳越以為鳧楚以為紀江離一也晉以為藟齊以為菴此同實而異名者也又有始同而終異者均是樹而少名善哉長名瞿所嗟乎往者吾不及來者吾不聞而世之趾趾而之吳越者日與夜不絕是以淳澆朴散蠻觸皆起鐘磔萬彙是非荒荒狂夫劍客辨論而不合則相捋于大陸如是猶且復以同之說與之譬錫

焦書

卷一

十五

恆棍斬其火出必不得已故蜩與蟪大小異有與趾高下異清濁聲異黔首色異苦獲已齒與墨異然其必同者雖有泚泚之辨亦安所詭之使異夫積雪不消而成晶石雖雉上北坂亦不取北坂之石雜雪石中誰婁子能辨之歟嘗見岱與江漢爭王而壘間之出乃欲起而議其是非雖岱與江漢亦相視而粲矣若乃渠略生鬱柘中未知有朝夕泉下老蚓問以菽粟詫為荒奇一問異軫轉言不可盡嗟甚哉諸虫之難

悟也雖然天地者人之與出羣而處焉者也薛戶之士
媿媿殊殊日以冰泗之水類其鬚髭問以大道窈
若計夢也矧其外道謬哉墨子曰百國百春秋是等
孔子於諸子也夫古者至人有喙若鳥者非鳥也有
貌若蒙供者非蒙供也今等至人於鳥蒙供可乎於
是而有人焉忘其機介其跡寄愁天外獨弦而歌下
聽霹靂如嬰兒聲則世羣然而嗤其踈踈而不已復
名之曰怪上之以陪乎卿相下之以陪乎村院乞兒
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

焦書

卷一

二十六

山

嘗聞樵隱俱在山深林窅窅涼而靚深枝蔓峰壑劃
蒼繁日藻巢已危虎跡亦荒其間有幽人焉憇寂寞
悅窅窅欲窮其山及于崖谷險絕靈怪聚焉行者仄
徑連紆懸索而度若空游因想生此山時作何脛胎
皆宥渺莫能論若夫聽妙香敲石韻坐蟲響之衷歌
聲上下與巖中木葉相應於是或脰或注踈引密奏
揄以和之怡然自樂時或猿可子而鳥可花倩草木

焦書

卷一

廿七

為主客木扶胥草扶渠木高聳草遊縱我行其間亦
可以少舒其中磊磊者曰猶未也我將問桃津于漁
父攀杜若于湘娥乃說者曰煙蘿鬱真戾蟲之穴君
其歸來兮嘻采山之人則長在山耳昔人戀妙山與
雲頡頏嘗自栖於巖之顛倚木於樹若覆其上以為
居焉譬如喜古器人斷紋埋銅或穿或剝其絕奇者
不遠數千里而求之雖然世人熟路相引不暇入山
當有怪水峭壁玄石異卉長為鬱堙而不得洩其異

于騷人逸客之踪者豈渡口宜寂寂如是耶夫洞庭
有逸冊春山有枝英苟能真心放懷渺然獨往便可
以澆赤蟲而游于若山之波乃人自不肯往何也且
夫山亦有盛衰焉盛世山無禿其鬱茂茂芳蒼之樹
無沐枝是故一樹焉而羣鳥啜其上行人于于休息
其下後人創物日多斷岸扶壑密如鱗劉安所云輿
橋踰嶺行數千百里夾以淡林叢竹者今皆為煙火
矣而人之居於是者又非有如騷人逸客能以點綴

焦書

卷一

廿六

山川之光景也不過是氏柞氏逐肉掉草踞呼往來
者耳是以泉石凄怨麟鶴蕭索幽者不幽深者不深
傳曰深不絕涓泉稚子浴其淵高不絕丘陵跋牟遊
其顛吾代為山計則莫如巉絕千尋杳杳到天使異
日逐肉掉草者曾不得往來而蹴踏焉然終無以洩
其異于騷人逸客之踪而幽人之愁寂寞悅時窳者
亦何以釋其愁也噫嘻山亦聽之而已矣

荷篠

清溪寒石中有荷篠者踈踈然倚鶴而言曰岫嶺碑
猶未斷也汲塚書猶可識也鼎出河雒流光焰人皆
有精魄往來况乃森森綠樹瓦石黯然遊其間者莫
不歛衽而相對噫鬼驪奔茲去人不遠矧其近者乎
仲尼晝日諷誦夜親見文周而問之空濛歷落中時
聆琴之語且道必有所起古之樂風始于長琴荆釵
起于女媧劔術傳于白猿陳音云琴生于方方生于

焦書

卷一

廿九

彈彈起于古之孝子其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尖故
聖人之於物也狸沈山澤驅辜百物上自玉札丹砂
赤箭青芝下至焚鞠沉樺之屬靡不盡其經畫而且
上下四旁而索之天圍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
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渴虹睨日揮持其間君子
省其山觀其流泉激激默默有正者懸者穴者汧者
以是為道之所起也若乃靈液所產則有玉饋之酒
鮫人之綃舒姑之泉葳蕤之草七尺之棗三珠之樹

些山之竹剡溪之藤沙棠之實石林之花億千恠異
安知其數雖然自姚姁以後天下漸汨汨多故矣金
者為兵滿者為幹方亦蹙急民氣忙亂士馬之燐前
後光野草蒼生視如落葉是豈昔者聖人之過與嘗
試倚蒼梧而長吟臨瀟湘而浩歌遥望終古能不悵
然嗟乎海老而水渴山愁而樹枯蟲尸一股而萬蠹
以爭時有適然不可得而椀也或曰半石山草服者
不寔或曰東甌王敬鬼壽最多或曰鵠國男女長七
焦書 卷一 三十一

寸壽三百嗟乎人不見風魚不見水潛龍以秋日為
夜高鳥倦飛次丹碧之蜃樓悲而入海天下事安得
以情量測之哉故曰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桓山
之塚滅者幾何首陽之石存者幾何西北海外有鳥
焉骨肉遺灰變成一蟲蟲又化為鳥然則造物者豈
以是遊心於無垠者手語竟荷篠者隨鋤鶴向田

養生篇

我與天地共俱生與石上菖蒲同居與樹上蒼猿同
吟與花上遊蜂同食與天外獨鶴共飛又有橘下老
髮日來接對氣骨幽涼且善養生者上不見光下不
見土惟鍊魄是務是以殼甚堅想不壞神甚潔撓不
濁蘇子賦泉曰汲者未動夜氣方歸微乎微乎冬心
綿渺以此為其妙雖然自生人之驅光而遂與天漸
遠矣啁啾呶咽甚而益于雷霆如雲逐蜺又何怪未
焦書 卷一 三十一

潛鱗石裏碎之則悲者乎每歎魚薨獸腊野鳥沙鳴
彼惟全生無奇故未能逐僊隱也抑數耶鶴升深澤
蝦肆大海萍藻託清流恐身不全而人之騎屋視危
者曾相與蹴躡而不悟則不乃智不及鶴蝦萍藻歟
噫嘻異哉我觀務光跋水徒狄踏河正先受戮介子
立枯此數子者非所以養生也善養生者必瀟然置
其身於山石草木之間甜溪味如蜜洄溪溪在四山
中松膏所漬飲者多壽自來幽遠之士儵然投跡自

得山志時而掘草烹煙潤其魂庭時而彈絲編曲命
飛蟲和聲深深兮幽幽兮終不欲處于枕上以爲高
人嗤是以許繇娛於潁陽接輿耕於方城蒙穀逃於
蒙山子真脩道於洪崖數子皆韜精埋焰不厭深渺
者也

焦書

卷一

三十三

樵

山崦深邃其人多古色樵者之在山也遊條翔林徑
然無所罍嘗聚猿鳥爲侶赤脚行行值石樹陵臨嚙
人趾踵猶不休曰吾將以傲襪于是薜蘿以當衣香
花以當飯鳥聲松響和而相飲又何知世之持壁塗
乞纓結埃者乎夫昧幾日多惟靜者識其微昔有樵
者八一穴見有人問之云是秦時人迺知花源處處
有之特以時世蹭蹬不復得近而樵夫野人偏得闖

焦書

卷一

三十三

其域奇哉且性如劬螭好立險故陰壁蒼黑惟雲能
宿樵者尋微路從此入閒步而陟之側有水叱樵者
樵者不畏忽遇雲于徑頃之雲與煙相趨跌于壑中
樵者乃携雲出壑約與同行遂度天地至一壁之裏
壁上磽石石間傲樹樹刺天數仞迺肯枝或有枯者
樵者望枯枝而上如接狄臂每踏一枝枝濶僅寸許
從下視者甚危之而樵者處其杪如鳥旋枝只自怡
耳若乃雨夕霜晨樹滑不可趾則從樹下打柴或因

柴僵落稍稍拾之并霧跡作一擔何者彼視山如屋
裏卽數根柴便是吾家事夫胡必如張弘向溟濤而
漁乎漁以網吾網吾者樂歌也是歌所被萬魚咸悉
嗟乎穴氏攻螿其氏攻猛皆多其機惟樵者寄身于
崖岫心眼升降管與樹相守或曰樵安能忘機也嘗
見有枝枝葉葉青且闌一遇樵子躄其上咸枯而脫
卽幽松款冬飽盡雪霜而獨不能不畏樵者之斧聲
噫嘻樵安能忘機也忘機者宜學于草木草木吾師

焦書

卷一

三十四

也樵者採草木爲一堆柴以之煮石三年不爛然以
視夫栩栩然顛冥者隔去千里矣故山澹其光川溜其
聲樵者蔭樹下拍手逍遙不羨霞舉因而樵侶筋骨
逸羣過煙樹而語

耕野

都廣之野冬夏播琴事甚奇其他處非可冬耕也然
曷嘗不耕或不穀者則濕潤也石也相折腥也若夫
不食穀者曾記否曰繳父隨煙而行不食穀嘻人非
陶皮奚能洋而不食且神倦之所以辟穀者以其有
玉漿石髓也猶且呼龍耕煙况人乎古俗地富山芳
摩蜃而擣後世制益詳道其地慝辨其墳衍遠隰下
至梢溝渴澤皆眠之故錄春氣動草怒芽卽脩鋤鐮

焦書

卷一

三十五

向田中渠欲無絕水水欲無淫淫剗我膝則是以墜
樂蓋耕者做于古老一者以爲濬也一者以爲防也
交布之穀穀以外栽蹲鴟其窪處姪隅種之暇時網
魚蝦芋以佐饋糜甚歡其俟時而刈又無爲螻鼠費
刈後數日有稍青者老農曰此稻孫也嗚呼稻亦有
孫竹亦有裔風入其節露上其根許裏是升降妙理
洞底幽松凝膏千年理亦如是至人學之得長生焉
豈但木瘦而石鼓足以撰入奇懷而已哉忽有歎者

一第... 冊... 卷... 頁...

曰唐姚時耕者食此淳傲然自足今爬沙蹶土揀擇粟麥歲收不滿數畝而又有追呼之苦悲哉遲思武陵桃花源未必皆神僊所樂者無租稅耳曩令穀視于土芸芸黎蒸以粢以潔安所得荼苦乎且穀之命繫於天乾則稻如焚天潦則稻臥水梭花飛入焉夫耕者在謹其時耳或曰伊摯在莘郊耕且讀書

焦書

卷一

焦書卷二

閩同安紀



青著

鴻

鴻嘗飛不可慕也江天碎碎不以礙其翱翔雖然山山谷谷林木鬱然各駐其所此尤蟲鳥之所都也鴻也治其裝跣于空外窈窈乎凌高霧握遠煙若之何有碩溼也者想其與霧煙遊無所依亦以此自嬉安肯拂鬱而窘於沙草為弋人所眠或曰鴻蓋見于時

焦書

卷二

一

之險仄也是以翩翩而上征苟人多似愚厥巢可俯何復飛飛惟險仄嘗在而人之必不可以同也鴻于是極睇叅差窺九疑而瞰七澤泛洞庭而遊維浦歷五千二百七十山顧視天地天地浩浩乃坐片雲間自恣焉甫也恨臂不羽不得與之追陪即復謂鴻為兒而彼固荒荒也而焉得兒之聞山有鶴焉遂遷人山計甫之腹必不能無盛于是寂寂娟娟採山莓而食之或食竹實或啖菁子或石或餌丹砂彷彿山水

意欲因鶴以得交於鴻鶴鶴既不下甫亦歸嗟嗟鴻不以鬚飛不以背駛而趨然而出曾無有竝其翼者况幽幽草蟲且未可竦翅上下乃思鴻真此所謂癡絕也夫甫亦蟲之傑者也雖然何必恨且鴻獨能無恨歟谿子巨黍張矢而立鴻見而涕呼其侶曰彼將以新繳射我噫嘻機之所發魚倒獸懸又况逐于飛肉吾懼鴻之葬于饒腹也是故滯其飛骨萬物皆泣脫使鴻而離絕徑路至于人獸不跡雖甘蠅蠶門技

焦書

卷二

二

將安施夫甘蠅蠶門故不能上上直到天半而落棲鴻也史記軒轅時有大鴻或曰鴻其裔也鴻之族散居洲渚者曰鴻鴈銜蘆而翔

棲隱

瑰奇偉異之士往往歛跡山間以一蠶自娛蓋鳥飛于空其音有殊如水泮泮潔石獨留古人云性清者榮性濁者辱守其榮辭其辱戒止足與汝縮性乃無擢而後乃不煙火而跳乎釜蛇乎寒暑之殼彼憧憧去來腸驚若波胡足以語乎此耶是匪忼龍也且遊濁濁而不止別却琪樹遂沐之以漆漆而淡則終不解而已矣蚌生樹間不得往來今之憧憧者洵有昆

焦書

卷二

三

於是且時世如鷺踏弱喚天嘗失所據惟栖隱者不然彼其卷心踈踈也不密密也冷冷也不欵欵也是以志白于璵不走淖泥其遠淖泥如避兵翼視乎蚍蛄務華而少葉者其相去豈但倍也哉夫今之務華者皆蚍蛄也栖隱者不多其華惟日睇山阿扶摘荒唐方其衣草色伏巖石下安然與蘿苔不異故虛白侍我居草木竦我思嘗遊奇峰見日月湧于石上嗟歎奇絕因之汎于大海送魚就波波如燃火又復還

于山養我草木之年時踐險徑時臥深窟時欽屨杖
石密時春玉撚花花笑雲逗又何塵埃抖擻而有矚
之者乎雖然掠林煥山栖隱者將以曷處豈堪學白
鳥飛去乎顧此栖隱者翔留動變不可羈馬雖至于
闕焚陷而不傷抑天地之蕩光則未有定也人育其
間如玉女然嫁於松栢一夕松化石幾何而不瘞其
英也而栖隱者獨巖處無所倚固異甚且彼之所以
汲汲於栖隱有數說吾悲夫波流者誰坻傲岸其間

焦書

卷二

四

聊且云城一宜隱周破胡毀卽墨佞宵審華岳世界
潤濁二宜隱世如我才我思欲入石壁跪問仲尼倚
蘭之操猶在焉三宜隱冷冷松筠并煙而遊云胡不
樂四宜隱若乃盛明之時英靈咸奔此時尚遯倘其
才不若橫革直成歟曰非也造物賦性迥絕有喜挂
名者必有喜隱者且使野無櫟處則岫壑悲蕩安可
哉是以不嫁於四方而潛吾一壑之幽

白也

自天地之氣日逝也波爲石老隄爲猿一起一滅如
彼雲濤然而有白焉不以時序運運而改其色不以
山川寂絕而鏡其荒不以那破叟斲空空淒淒而汨
其真故起滅無恒而長在者惟一白是白也栖平虛
室而暉乎萬物之內老僊踏白光與辟歷過豈但如
漆燈之焰松花者乎且白各連其類若蒲子履有絲
繫其中央故鳥學水白水學雲白雲學銀浦銀浦學

焦書

卷二

五

星白星學月白阿脩羅食月斧而去之月益白雖然
石自白也着墨而黑故白者白黑者黑白白者白黑
白者非白厥理章章那俟問于果露之屬語曰嫁懶
與走嫁鳩與飛白有汚也不則石戶一叩野狐仆何
懶而婦焉何鳩而逐焉我聽歌女善吟寒蛩能詩悠
然而懷思忽復枸杞夜吠貪生之子私計之曰掘彼
來煑爛洋洋然食且僊遂逐而挈之竟不可得僅向
枯壤中以鈎吻誑腸其腸旣毒鬼唱上壘猶冀吾子

孫如石葛之綿此固洞口老僊所拍手而嗤其愚者也蓋老僊踏白光造化是弁海翻鱗起皆遊于白中然則白何自生曰白之生也必於昧昧晦晦五色未分之頃

焦書

卷二

六

淳

太古淳氣砢然淡固山中草木多可敬處人每視其開落以為候暮語云山不槎藥澤不伐天以拖羅生羅生既蕃離光望舒以晝以夜飛走穴潛同一安穩而烏乎有以新心而汨厥清者蓋其時尚蠢蠢斯淳矣後卽有聖智亦莫能追嗣其風景也今夫大塊之竅其聲不一然其初必生於幽恬澹寂之中而後乃發而為融融至于國大治年大熟日長炎炎萬物懷

焦書

卷二

七

思雖沐生水泉者亦翩翩自造於幽囁之下也是以逸翰在渚跳波在流就中清泉翠樾結一小巢人處其上蠢然不異時聞白雲流聲時觀落葉時友大荒隨意所適無容嗟呱咋之患又臆臘相藉兒孫更抱鯢齒鮐背不見兵革煙火阡阡巷間犬吠相聞如豹嗥然詳觀其室則釀有餘醕坵有餘漿機有餘縷其薪數車深而察之桑竹菱麥與為兄弟山川阡陌與為婚嫁皆愉愉然各獲其祉夫如是便是武陵花源

世界也。緬思其世有翠羽爲簾，玻璃爲瓦者乎？有鏤
盆爲笈，籬箕筐者乎？有青玉之燈，鱗甲蛇蛻，粲如列
星者乎？有酒池肉林，聚珍異其中，且歌且舞者乎？有
車徒咽路，細雨雜香來者乎？有麗娟奏迴風之曲，芳
聲清激，庭花皆落者乎？有青樓十二羅列，含明珠者
乎？有彈碧玉絲，鬼神悲愁者乎？有別館洞房，迤邐相
屬，漆燈焰爛者乎？曰：否否！其時淳氣未裂，苞于一裏
而豈可以後世紛華之事論之也？若乃寒山踈林，靚

焦書

卷二

八

觀閒步猿狖不至，悲吟丘蚓潛而嘯歌，斯時也精神
渺渺如出天地間，其翔遊於閩風板桐之墟者耶？噫
嘻！彼何世也！

時

渠儂初生與時偕來，凡物之榮老消息莫匪繇時。奮
以時奮苓，以時苓，極爲蛇鬼血爲丹石，以時而變。蚌
蛟雉蜃之化，皆以時元結云：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夫
曠景過鷺，陰壘承瀉日車，躡躡星光離離，冥裏尋思
殊不知時之所躔，惟不知也。故不記且陰陽煎煎如
灑汁熬鼎耳，雖欲舒精縱節以繩榆光而終不能不
明滅于時，故得時者流聲若日，失時者糾菀不舒稿。

焦書

卷二

九

于枝上此曩賢人所以長嘔也。何者？我與時如伴侶
動必相隨，雖然時也者非客也，矢爲飛客，客來有鄉
則積鐵以備一鄉，時也者非客也，胡可得而備彼江
海淒涼，聖賢蕭瑟，夫非時之故耶？試當杪秋，遙夜編
愁，抽怨未有不涇紅淚者，安得採青精坐碧草，使時
序不能老嗟夫！時之鏢人也，焚於海，今夫冬月郝郝
曰：汗空滴時難成也。菌將誕必以慶雲與時行也。樹
于山社則拜淖則踐時徑庭也。澤無蛟鯨，蟛蜞夜

舞時晦冥也蟻以芥遊顧其類而炭潛時未定也江
上殘花或嫁或啼時可憐也西施居若耶靚妝寒態
若芙蓉在汴時娉婷也故曰凡物之榮老消息莫匪
繇時而世乃有澹見甘聞蹈蹈而不止及于時且黜
冥猶然漆漆獵獵而盜之天地豈不陋哉

焦書

卷二

十

感遇一章 讀史作

予讀陳伯玉感遇詩有悟焉夫人行世途中以兩膝
隨身莫獲其遇若橘柚之異見食也雖然人無根株
猶燭上花萼耳而閒愁幾樣時時鎖在眉尖上每澹
雲抹漢衰草粘天極目遠睇黯然傷神者豈非以其
遇也哉况復匿跡魚洲慙慙自忖其悶似海如是雖
使贈以丹棘寧能散其愁耶嗟夫香芳而無有佩者
固不如幽而襲之鬱使生衣且試以遇言之那遇石

焦書

卷二

十

而般石遇水而全水遇坻而止矢遇羽而飛蝦遇雨
而請茶遇盧而辭長松在山蓬與蒿遇而羨之蜎蜎
在泥鯢與鮒遇而嚙之所遇絕異言不可盡我觀倪
蠡下守溟海魚鼈是朋竟洛吳百里與鄉里別烹伏
雌炊煖屢竟相秦管子求寤戚戚曰浩浩乎竟授政
是皆適遇其時者耳以今之士苟得遇其時若倪蠡
數子幸也其不然蕭艾數滿而蘭芷芳翦落之滄中
斯時也踈節抗浪者必多所不合雖欲離跂出手與

古比連益以踈矣若夫罽羅在上矰弋在下操網賦
釣蕩其固節以至燕雀啾啾遊龍遠逝畸世之士目
覩緒風抱膝而苦則必從此隱或小築於幽薄或遠
放於大壑深山之中箬室之下何不可依之以玩世
焉卽訪薜蘿寓于木上靠枝而臥可也卽向蜂窠寄
此身亦可也是以接輿髡首桑戶裸行爲衆兆所哈
亦其所遇之時然也且日中則稷物老則縮舒絲流
形咸惟所遇葛綿綿或枯于野平露生庭以枯以茂

焦書

卷二

主

故曰所遇異也至于草木遇寒氣盡堅瘦者遇失所
歡也羽族與人遇不能言而楂楂者遇非其類也我
嘗登于山遇怪石焉游于水遇水芝焉水芝之子曰
緜我頗呼之唇枯而不應何者遇亦非其類也脩水
深山間有小溪里人題其渡曰來蘇以子瞻曾經其
渡云記遇也噫嘻當時權倖竄之逐之至于所經過
而溪翁野叟反得藉而名焉噫嘻是果有遇者耶

感遇二章

遇可定乎臯魚稿死而吟唇鋸齒者得長生又聞鷄
鳴而三閭放鵬入而賈子危忠血淋淋常墮讒波瀟
湘之浦惹人愁緒何可斷絕夫人莫不欲怨其劍雪
其足舍幽阻而馳于清曠然而當時數所限猿鳥之
路崎嶇難進苟非木石安能無恨是以蘇武有秋風
之別荆卿有寒水之悲皆以值境不平情懷絳結聊
復自訴若乃樹影怨於長門玉脂啼於金碧當其際

焦書

卷二

主

者能悠悠聽之乎抑又聞之孤竹之管雲和之瑟不
遇其人則聲不發密須之甲闕鞞之鼓不遇其人則
制不傳簪之削玢胡之竒不遇其人則材不刻何者
物之遭遇固自有數也夫石至堅也而或以泐瓜辨
易腐也而或入之水經數十年而浮出者二者似有
數存焉故彼我異遇或滿室歡欣或一天顛賴有麟
鳳而同騎有鱗甲而爲羣有骨薄而光榮有德厚而
沉菀光榮者理髯而頰沉菀者撲地而號曷頰爾得

所遇也曷號爾失所遇也因思敷席注瑟流風結楚
裴回躊躇憤焉心悲皆觸于所遇者也朱厲附思君
而君不知乃冬處山林食枲粟夏處洲澤食菱藕彼
其志潔如玉而栖遲未遇與瓦石并耳仲尼厄於陳
蔡削然而絃入夜有物還于路戰于庭中仲尼曰嘻
奚自來也豈以吾遇危乎然則聖人固有不可與天
爭力之時况品不逸羣者乎且人既不能規曲如規
竹又不能衣縷了鳥以蠅為館而相酬于濛濛之野

焦書

卷二

古

惟隨所遇而已其遇亨則響眺俱光縱殷畝而馳不
跌也其遇困則骨重神冽將焉器于天廟于是大士
鱗行爰需于泚浣宕自放

樹人

人才如永生蔣以我扶疏卒卒姬旦朝誦百篇夕見
七十二士茂哉聖世厥材渠渠彭彭推襟拾之奏于
天若日之光光南華云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于大
山木石同壇澤山所萃咸登明堂奎衡之士紛如暉
如又何有就問辟穀自署幽人以侶于猿狖者乎蓋
樹人者腹裏宜寬如广受人雖然猶貴其辨也辨也
者以為分也如劈竹如梓木故辨也烏乎辨今夫銳

焦書

卷二

十五

東忘西者躁人也遇事驚躍如栗駭者淺人也以名
自纏者癡人也削方而姿媚者慝人也寒如蛭者小
人也向壁冥思傍人不知以為閒坐者淡人也是當
有以辨之匪其辨之如手摘瓜多則濫焉如山斫檀
魄則殫焉國胡以樹人且人之才有巨細其巨者躬
河醜湖管四海若室其細者雖撥一塊土顯于莖葉
嘗以為難夫春黍相切作聲僅聞數步夔之皮概以
獸骨聲及數百里彼其巨細誠異也嗟乎才各有

惟君之樹之耳衰俗駭正騏驥不御皇皇更索然人
望君樹猶冷筌望煖也而疑作怎奈何嗟乎恩不甚
輕絕交不忠怨長是以塞衡之士中心怛激而臣
于康鹿至有鮐背而枯雲壑者然則君人者豈可以
不樹人乎哉昔之霸君猶掘新井而康浪繼歌焉非
然者才人不遇忽之若卉雖花竟歲將焉佩之且吾
聞曆焉歷與印印巨虛比乃行苟不比于賢是人之
智曾不如歷也且使不樹人雖紀跡弇山讀書務丘

焦書

卷二

六

何禪乎雖然樹人之法若何夫人氣涵嶽瀆或有野
態樹之者如樹穀然淳之漬之則蔚則堅今誠博採
而後填厥天下而不限以位貌則倚樹行吟者皆將
然而來

才

虎之擊者爪魚之擊者鬣夸之進者英人之用者才
才也者生人之耳目手臂也天地之初羣羣聚有
數十聖人出其間始以其耳目手臂推挽百物而百
物亦謙謙然以為若人之才洵不可及于是猛鳥忘
距毒蟲無聲勾萌恬恬是後聖君哲臣其志與氣與
運莫不回旋折入于生才之中才多者強才詘者荒
古今盡然雖然天下匪曰無才顧用之何如耳上求

焦書

卷二

七

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高下之應疾于影響苟寵
駑駘使繫騏驎呼鸞鳳使雜蝴蝶則天下之士必將
內懷憤鬱長伏巖藪閉戶如蚌如是雖百蒼舒在野
可謂國有才乎奴氏一饋三起一沐三捉髮曰吾猶
恐四海之賢留于道路其求才之急如此誠以不如
此則冲襟蹕絕者遠引而自踈以是寄踪鬢河周行
天下固將以編採天下奇俊且才亦未易以測也或
白白而易涅或峭峭而易折或遠濁以自清或堅凝

其如鐵管有澹澹漠漠不見可喜天下之人始或魚
睨欠伸及其後也則拊髀而樂之才固未易以測也
即如古者鳥明視默紀通仲起成博隕丘綠圖老彭
之侶其績烈不少槩見而才皆可以高物觀材于室
杖根柰椀長短不同各有其妙觀材于船其梢其楫
斜正不同各有其妙觀材于物豹有字草有氏山鳥
各自呼變化不同各有其妙故自熊羆受旆而下韓
范司馬而上各自有其才則亦各有其妙鬻熊曰使

焦書

卷二

末

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彼必自
負其才故老而著書泛而求之檀子盼子才於治甘
茂樗里才於辨文種范蠡才於謀荆興介推才於隱
又觀于古之人聞某所有才人則連夕憫豫而才亦
爲之萃何蔚蔚也今夫周之土石是出靈珪楚之蚌
蜃是剖明月遯水之竹啼音清異知其內有奇人故
天地生才其精神結聚必不肯埋沒于煨塵之中彼
斷菑削瓜之人才如大舟雖風濤悲螭且不能罄也

而奔陋之士入遠志出小草者僻居蒲蓼間遂侈然
謂聖人復生不過如斯豈不陋哉且古之君子必沉
密而堅明沉若泉涌密如蟄藏堅如石赤明如漆光
故其置身也巢岸其屬志也篤竺不然者泯泯肩肩
畫野而枳雖取其毛骨而伐之而洗之亦豈可復得
哉語曰土長冒楸耕者意發故才多用決將飛者翼
伏將躍者足縮故才多用畜惟決故奏萬里而必至
惟畜故取其半而不竭世之冒藜蒺蹈嶮崖至於資

焦書

卷二

末

苑剝蝕蹊隧杳絕折翅捩足嘔欬而不止雖芸牧之
夫從後而叫呼之猶不肯止者彼其才誠不可以如
是而止者也是以勃蘇嶽崎以全臣節柳下季蒙恥
救民遠而彌厲柳莊不爲衛君臣而爲社稷臣此其
人皆負不可一世之才而自肅以觚雖位可下身可
辱然千載之下心慕那追如孺子之從鵠鳥蹲蹲然
如將弗及也惟聖人舒肘以秤厥才如捋蝦鬚而定
其尺寸逸書曰權以知微微以知始問津滌預不離

舟楫跋履仇池不離車軸受菟公輸不離繩削訪樂
子野不離琴瑟若夫騁其偏才絕跡離次突然而自
恣至于神氣破散則才畧皆瘞其中而不覺矣且人
之才沿事而起有可爲此不可爲彼者有可爲彼不
可爲此者如蛟鯨與蚍蜉不同室而語也今必削才
而言道或違其才而任之則將斲鱗脫肉而使繇卷
卞隨於陵仲子趾背相接咸聚一堂以濟時事適足
令管韓諸人傲憤而笑于塚中耳夫空石之中有人

焦書

卷二

辛

焉積思自閉遠白鳥之聲吾所謂才者不必如空石
中人又不必如鄭谷口之不屈楚兩龔之潔也其在
雜記云緜五絲也士舒績烈亦如之嗟夫瘠馬瘁而
而磨樹士之抱才而欲用於世者其瘁必甚一不得
志倚壁而立無可奈何則瞋目虵鬚搔首問天恨不
得往羅浮滄浪而託處焉今之世予意必有負才磊
磊崛然而獨立於山顛水涯之際者然不可得見矣

淡慮一

天其有慮乎日月星辰吾知其爲器物也江淮河海
山川藪澤吾知其爲輿府也文武與周孔吾又知其
爲英辟哲臣也其日其月其星其辰其江其淮其河
其海其山其川其藪澤何以運行何以高下何以釋
壯衰老蓋天必愁然沉思費幾經營而後可以定之
而不疑天其果有慮乎而文武周孔者乃以天之臣
子用天之器物居天之輿府而因以上其功於天故

焦書

卷二

癸

思始思終行無泐岸或者謂秦伺天之醉剪鶉首而
居之豈人之慮遂能勝天耶又豈天之結想固有出
于尋常治亂之外者耶璧獻羸顛費龜魚一石栢翳
之祀以漢絕是其德之不醇民乃墮耶且自秦漢以
上西北濶而東南窄秦漢以下東南伸而西北縮其
間山川藪澤之所生往往與古同異而凡灌以文德
設以經綸被以榮光張以兵刑或從同同或從異異
皆有其故不可不思三墳曰君正一道二三凶丹書

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逸書曰私維生抗抗維生奪奪維生亂邪山之塚藏無珍寶是以歷千載無毀乃在位者而必使山中盡其金玉水中盡其珠貝是其智曾不若邪山之塚也且史付天以天聖人付天以人樂莫樂于無蔽悲莫悲於多私此二者古今得失之明效也君人者澹泊以脩身雖當深宮燕處如入太廟然其中乃治故架一巢編一椹而天下粲然灼一龜戮一蛇而天下粲然作一歌撥一絃而天

焦書

卷二

圭

下粲然夫以天下之大大海入其東炎火在其南流沙出其西寒山峙其北生人林林相接如雲然皆合絡于一寸地中而此一寸地中又非能如身之館客任其淨穢苦樂而不自知也必將能因能循能周能密與天地相脩饌脩饌既脩然後芻以為禾雨以為粟溪谷所產神靈所治湘靈漢女蚺虬雌蜺玄螭鸞鳥一齊翔舞以至鯤壑祝栗觚竹北戶鱗介之衣莫不被則雖有疾風雷雨弗能使之憚也不然隨起隨

廢架漏過時則天亦塊然一物耳何以積二百七十六萬歲自是以下逾久而不壞也其矧聖智且如古者聖智其于天下事宜若鐘鐘而車車之也猶且夜盪其力晝向夕龜龜螻蛄必引為法老兒釋子必拜以師夫豈憑臆而酬折之者哉故曰日月星辰江淮河海山川藪澤皆所以慮也天地慮其始仲尼慮其終晚而繫易觀其運行類其高下察其釋壯衰老之形狀微惟慰文周且慰太昊跡是天人皆忻忻然相

焦書

卷二

圭

與太平

深慮二

太古生民之始至有巢氏始君有巢時晝拾橡栗暮
栖木上其民大淳其風大樸厥後世數沿淳上困下
匪雨上崩曉蔽而不救將媵我曆且以商之鹿臺秦
之敖倉隋之離口非能使鬼輸粟空中慌縷也必將
征誅于鳧居蠅聚之民一或有遊紛則鞠鞠殷殷又
將列之而上之人且謂是富馬強甲所向無前也昔
間有忠諫欲活國者鱗次而出則逐之如棄梗嗟乎

焦書

卷二

三

國家有事其小捉搦拉觸驅而去之耳不然則突如
其來如者也不然則指大于腰頭腹兀然者也又不
然則窟爲荒而其民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者也
夫天下內寇外胡如穴中鳥鼠相爲雌雄以赤我蒸
黎雖黃雀何以已之况復匪壤絮中晏坐踏食自以
爲安其可乎若夫梟磔刻意湊八鴻爲爐纂而燎之
浸生旱氣兵燭相乘燥精墮施國乃大饑雖自谷何
以已之無已則仰沫于坤坤曰予爲漿如不從何如

焦書 卷二

是雖鳧鴈若海百數量澤波澆沂沐有浸玉石蒲魚
竹漆有利枳杞莎車漚深產里各獻奇物又何以澹
之自虎通曰立辟雍者辟言積也雍言壅也匪積匪
壅亂政總總保蟲不活豈能盡如秦謀六日蘇乎傳
曰以權用者伯以道用者王慎無曰於黃山將顛厥
巢慎無待于海其波濯濯石不粘我鬚故國氣無寒
如雷無熱如奠國勢無弱如蠅無薄如細穀此二者
明王所慎用也是道也猶造車然規而眠之矩而眠

焦書

卷二

三

之高深測望惟其所制若夫信度疑足因噎廢食藤
瘵而搔背履狹而截趾是其爲道害也滋甚嚴安云
政教文質以云救也理衰患結天下睽閭宜有以變
通之然苟上下佞然而輕變厥法東西易向四方弗
治雖司南不足以正朝夕矣至人知其然始以古終
以古彼我異時鎮之以朴而頽白玄黃皆恬然各安
其處而守其道是以魂兆彰於雷電焉腎膈潔於水
礎焉且夫觸石而出膚寸而會者惟雲耳雲媒少女

少女媒而雲雨不止則趨於淫至人在位而雲雨俱未敢淫與鬱生同潔况肯奏鐘石以享介蟲乎吾聞之結繩獨亦可使蟲蛇伏而宵遁務民時可使穀麥奮張而草無宅停金碧黜黃白可使迂怪不生抱蜀不言可使廟堂自脩沿本振末十得八九沿流汜源十得四五其道自一古以至於今未之有易也今然克定曆數人告厥心繇其道以游於天若星日之麗也猶未也即使園客繅其蠶絲鮫人出其淚珠鬱林

焦書

卷二

三六

獻其珊瑚精衛銜其木石玉女擣其素練藻翁掄其絃歌而盡以供一世之用亦豈有禪于天下之事乎哉

脩政

軒轅曰毋弇弱毋倪德武王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維古者王后胎教攷諸青史子備已太子生仁者乳之孝者襁之數賢傍之以是厥德幽密而脩潔夫君人者如耀魄寶以馭羣靈也皇曰正天時因地利惟厚於民且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其柰何弗敬君人者敬天氣焉又敬民氣焉民動如煙其氣宜震無縱宜殖無滯彼酌春澗之玄流焰月館之

焦書

卷二

三七

清光而卒無縱與滯之患者以其能左賢右戚遠蠲而去佞也以天事言之雩電霜雪匪但在天君或發機必將應之以至龍蛇起陸海水羣飛雖孟諸彭蠡焦穫具區之藪亦顛賴于兵氣蓋火生於木禍發必赴姦生於國時動必潰江壁傳於華陰而應在始皇珊瑚獻於南海而應在靈帝分明纖微似指上紋君子蓋聽其人聲尋索步堵以觀城郭旅舍而國脈之紆感風俗之醇醜可得而知也夫祖宗陵歷山川關

幾萬里當是時黎物平靜迨夫枝葉脫落瓦聚雲散
鴻雁無宅僂八小蝸殼以爲閨闈啞然而已矣是以
蔡龍殪于夏大彭豕韋踏于商周秦以下世變益亟
其始則迷樓曲房歌臺舞榭延亘一山其終則嚮所
謂歌舞地者皆花草埋幽光沉響絕徒以增千古騷
人之悲怛耳夫水土則猶未細也天地之酒血則猶
未變也高者猶高庫者猶庫而操持舛謬遂復于隍
因之有餘石如堰之歌銅駝生棘石馬流汗之悲嗟

焦書

卷二

天

乎波流柱響柁轉舟迴理與感會化與時移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今夫盛時一粒一水與衆分之澤沃沃
然并及于泮衰時荒且苛割草視民恐其不痛于是
鯁骨之臣爲雷所激儻然抗言然而上之人猶之乎
惑惑者誠不得其人也其人者神而明之之人也聖
人也聖人手握砥斷制天下其畫宵宵故途有豺蝮
則藉芴而焚之朝有蒺藜則脩鑿而去之且聖人之
所以不親細碎而無河決瓢裂之患者爲其能比於

賢也越之舸恃水而游比肩之民迭食而望其比賢
也亦類是不然事事而整頓之跋跋踉踉汗流至踵
是猶舍日光天子而就火光必嗤其慙矣嗟乎周秦
以來興亡具具惟在敬命汲塚書云諸橫生盡以養
從今夫翰聚穀爲陵口啄之而湯鍋近蟻趾踰垣扛
蟲焉徐步而還而其穴已塞茲一蟲一鳥皆不脩德
而養其外故卒爲從生所啖雖然人不脩則亦此輩
而已矣

焦書

卷二

天

可畏

踈遠老更而頑讒是與可畏高賢鬱恚如蚪伏可畏
朝無橦直森挺之士可畏諸臣露家可畏棄其仇儂
遂于狐鬼可畏後官侈離瑜光光可畏獵江之渚野
火若蜺又土價熈穀以疲民於山川可畏乘乎渺莽
蕩厥心可畏入山水採珠璣致怪魚怪獸可畏比之
匪人得婦而石非石也可畏用違其宜使蚺守河可
畏道側築室簷口者丹與赤可畏闢茸嶮險涌沸邪

焦書

卷二

三

陰可畏令白望索物又令舟鮫守崔蒲可畏藏滿致
寇進退而蹶可畏狐兔翔號泣且行可畏上下暗暗
如烹木魚弁無聲可畏又不爾口沸布穀試之於事
如搗濕鼓可畏薄疑曰君之國中飽若鷓頻頻可畏
星畔日食雹落如礪可畏野路荒荒血在草間可畏
生穀不博而君為焉以居于樹可畏徧野無鳩民脂
且啼可畏蠶無繭蜘蛛有絲可畏行賄如風礪恥委
于地可畏政不靜首趾滿積可畏新鬼舊鬼大小啾

嗽可畏用法深刻懸辭離壁可畏上無度玉飛如
可畏邦汙未芟狡客甘人可畏西音東音或歌破斧
可畏古風既無忽鼓新聲而疑於怪可畏山河內外
蟲螳迫處感國幾里可畏

焦書

卷二

三

邊

中國如菓然邊其芘廓也當分天之時便已祐中國矣但能折衝千里從衽席上還師則敵人不戰而耘塞外諸狐蹲狼踞者如黍民焚為蚋耳然今有慮者病也斷斷虎曳鳥翔負方劍而蹲而今天下鮮聞有奇節固守者羽書馳則蒙頭鼠竄而如灰色嗟嗟邊城風景何如哉荒涼千里罕見征人山積斷連上絕飛鳥河凍樹冰民皆佃草木窖雪而飲又復張時力

焦書

卷二

三

距來以與賊還而毒逐于沙上俛而骨白于草馬憐夜飛矣涉秋抵冬寒冰淒淒騷風四起是以經其地者意慄慄而慘悽神怛怛以縹緲噫此蕭蕭沙漠惹多少英雄恨尹洙曰策之得在戰與守策之失在禦與救以今之時聽其羽聲班鳴在野猶且不敢明目張膽為國家抒長策倘值桑落魚潰將使山河栖于猿馬否耶且昔之人皆英果權奇材畧濶深開荒斷土踔之轢之非僅共蟲鳥爭氣今茲蟲毒潰糜不休

當事者陸陸相將昧若睨壁甚至發一議而訟闕盈庭地上畫餅終不可啖不見夫引方者乎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故一發而洞若右手持弓而與左謀之彼此疑滯三歲不決欲不敗得乎今誠欲翩然反之莫如省議論而引用忠智有膽畧之人夫石樞鐵杖不可云固惟忠智有膽畧者手掃撓槍烈獸剛蟲恐而伏地其視接繩絞胡雛而鹽其腦也猶竈上搔除耳乃其道尤在于重將權而久其任蓋重將權則士不

焦書

卷二

三

至輕其上夜聞刺圍鴟騰蠡躍無與曳牛犁之患不然者雖千鉞燐爛川奔炎馳將安用之且夫山草中有思亂者則摘巢梓去之耳惟虜不可嘗來如雨驟去如弦絕以殺戮為耕作昔人且戰且耕耘嘗遲之數年乃殲厥醜焉嚮今閩以外如視傳舍一旦虜至將走後戶而猶欲以是而冀其樹功是有志之士所以蹉跎塞雲擊涕而悲歌者也嗚呼時之安危在乎將相不可不慎也

鳳凰麒麟

古聿經厥事擊然潔確其後則沾裳濡足難以抽身
矣古砥道如咫俯瞰時代若數窗櫺其後則足不眠
地墨墨若夜矣古心骨堅峭雷亦肅容其後則奉爰
居以壇坫聞其啾啾者而悸矣古陰陽內外各靜其
所其後則邪鬼妖狐各獻伎矣古林木迴映處纔有
人家家有田數雙園綴之無一馬跡其後則桑泉化
為戰地矣古事簡職專其後則鮒之賄鮐之伎側塞

焦書

卷二

音

一處矣古氣感山川踈明光潔其後則冥晦幽渺漸
以生戾矣古芸芸羣生各連其鄉其後則一井以內
且不穿矣古嘗未有事則必深思曰一葉不除將尋
斧柯其後則惛濃不止如鸚鵡赴火矣古嘗務寬盪
源不以擬其後則生人煎煎甚于焚爐矣古羣力一
心堅如白翎其後則一介委阱百介奔忙矣古嗜才
寧異如折青葱其後則且少少且賤賤礮勇之士仰
屋長吁矣古順民如乳孩子其後則恐厥性踏踏若

焦矣古無奇樂見色不視其後則清臚素齒便娟佳
麗咸陳於前矣古才與誠并移山穿石其後則張口
坐霧中僅能吹沙矣古老少牽手嬉遊其後則詭然
鯢啼聽如管聲矣古同官恪恭大小相維其後則分
朋市黨桀黠顏曾相闕于野矣古閭人寺人領於太
宰其後則蠶茲凶族竊弄柯柄矣古和氣蒸鬱流作
樂音其後則棄妙聲而叩旋蟲不奏雲卷而問侏離
矣古桃花流水猶在人世其後則路罕蘋莎樹莫能

焦書

卷二

音

自立矣古脩蛇泯其角狂鳥不敢戴冠其後則變怪
恍惚公然橫出雖鳳凰麒麟亦見之而色變矣

察幾

聖哲所慎莫如幾幾潛于冥如水尚稱如雷乍聲淵
蛭渡蠖之中包絡幾許世界今夫刻矢達陽也朱絲
音陰也陰陽既陣萬物奔勃皆有幾焉而未嘗差爽
也夏小正曰鷹則為鳩曰則盡其辭也鳩為鷹不盡
其辭也春秋隕石于宋五六鷓退飛過宋都石鷓猶
且記者幾焉耳得其幾者譬其如日失其幾者譬其
如暗室二者相去甚遙若分路者一東一西日以遐

焦書

卷二

三

遠迴視初處杳然不見故得其幾者紫脫獻蓬蒲生
星可夜作其德芬芳若酒焉失其幾者鳳凰為怪鳥
芳草為幽藪粟麥為飛蛾辛夷之吸露者亦愁于林
薄彼上林之盧橘夏熟甘泉之玉樹青葱非不華妙
然而天下掀然適足為餓蟲食耳故曰季歷將起焉
龍盈野昭王既征軍士為沙叢神不歸七日而枯魂
瑯盛膏涓滴所歷林鬱俱然皆有幾焉而未差爽也
牙在里者能聞冰聲故安蠕蠕恃其地遠而弗悟故

焦書 卷二

危魚厭海水陸居則亦危夫地廣廣物藜藜惟知幾
者不踐危機昔者鴻荒漾民俗草草聖人經緯鳥服
不荒不懼非知幾其孰能之古云山川能語葬師無
所肺腑能言醫師如土苟不知幾而乃鑿乃築乃熨
乃灸皆謬耳今夫金屑可以翳神光束葦可以焚鄧
林涓涓可以蕩江河嬰兒可以行水波若滅若沒往
來有狀空山獨立湛然始悟故蜀鐘鳴蜀山折蠶絲
珥弦絲絕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舟壞在下知之在上

焦書

卷二

三

倘或不察而風雨驟至鳥鼠獸魚皆雜然而歎曰何
不蚤為之所嘻其亦愚矣夫訟獄不簡兵甲不勁賢
人君子進退數驟此天下大患不可不蚤為之所者
也迺抄世或迷目塞耳眊眊而聽之甚至瞋于構杌
迫欲亡國故宰嚭以亡吳上官桀以陪楚中常寺以
蹙漢楊李以危唐秦韓史賈以滅宋此數監者皆天
視為寇而主視為媾陰讎讒直積憤海內是以穢濁
上騰妖孽數見山川動植滑亂無紀斯時也將有逐

三九

臣上沆擊汰蕭騷乎白浪者乎嗚呼其可悲也聖人有見于事前之幾因時順分應之以貞煙寒日出雲霽山青亂將自平何者熱變而滄凝雲是也搖盪而下澗波是也兩淖之中必合爲堅添水是也苟能濺說其幾以遊化光則不出牆裏而知天下勝書說周公且曰有事於此精言乎勿言乎周公且曰勿言勝昔能以勿言說而周公且能以勿言解夫能以勿言解是天下之口裁者也

焦書

卷二

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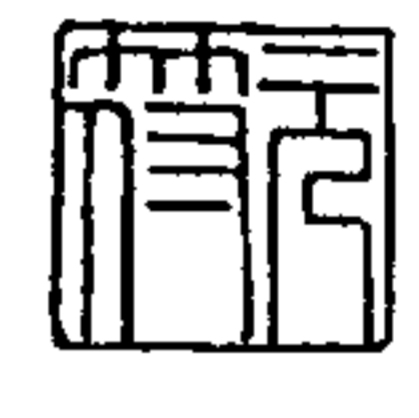
余束髮受書即謂北海先生為近世大儒以不獲親炙為憾嗣讀刁蒙吉先生所著書其中多與北海先生相往復所以論道者甚著心益企之以為庶幾得一識其後人覽其全書可慰生平希慕之志焉而未及期也歲壬子予守維揚儀徵令孫君琰來謁言論舉心有儒者風詢其世系則先生文孫也間出藤陰劄記一卷示

予予循覽玩耽嘆與刁氏潛室劄記辭旨通貫其于性命之微與古今之述歷叢括言行之大範莫不賅而存焉蓋自有宋四子倡道中原聖學大昌微言絕而復續其後象山陸氏別為頓悟之說朱子起而講去其非嗣此兩家弟子各承其師說倚奪詆譏浸成門戶延及有明新建沿子靜之波其徒甚之于是朱陸薛王之辯同異相糺攻人遺已

二者交讓而或又為調停兩可以泯其間後之人張乎莫適所從畔散雜糅為道術之大患先生百年後愍其流極沉研五子遺書為疏通證明以其論繼今庸學息喙而犇愚茲蒙誠不特為紫陽之功臣也已往時河北大師多推夏峰二曲要各以正傳為底厲而先生于其時學尤恢博合其英精比義發粹折以聖籍之要歸則醇之醇者也夫諸儒論

說充于前簡學者未能盡識不會其文則未由津逮昔朱子謂四子為六經之梯階近思錄為四子之梯階今是書言簡指明其又近思錄之梯階也歟孫君具偉才其治臨晉綏定坡民綽有令譽今又重刊先生撰述以嘉惠來學是謂不愧前人者予維無似徒以慕先生有年今幸一旦接其嗣人而手先生之遺編得徧觀

之為快也乃為之言以序其首雍正癸丑夏四月博陵後學尹會一識於揚州官舍



五

三

硯山齋集

北平孫承澤著

藤陰劄記

賢希聖聖希天天實理也其行健其德純君子法之自強其行以進脩其德後世尊天者曰太虛曰太空六經中無是語天體固無不虛無不空使學者但法其虛空遂開異學一路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在非天也無在非實理也學者事天安敢不謹

硯山齋集

自天之下有形屬地平土地也積累而為岡陵亦地也自地之上有氣皆天離地寸許是氣離地寸許是天人日在氣中日在天中也高高在上者氣之積也

程子言以形體謂之天以功用謂之鬼神朱子釋之曰功用言其氣也蓋天之氣一陰一陽自陰而陽曰神自陽而陰曰鬼鬼神二氣之良能也陰陽之氣無不良猶人之性無不善或祥和焉或沴戾焉存乎所感矣

程子言天地之間感應而已尚復何事夫感應者氣也所以感應者理也氣之為理也故有定而不移理之為氣也故最靈而最捷古言有道之世其鬼不靈非不靈也世道清明彭善癉惡公論操之故曰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衰微鬼神二氣出而效靈矣

硯山齋集

二

朱元晦先生曰道之在天下其實原於天命之性而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羅整庵先生曰天之道日月星辰為之經風雨雷霆霜露為之緯經緯有常而元亨利貞之妙在其中矣此造化之所以成也人之道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為之經喜怒哀樂為之緯經緯不忒而仁義禮智之實在其中矣此德業之所以成也兩先生之論如出一口蓋天人合一之理舍倫常固無由證天命也

夫天有元氣焉善養生者養此而已矣善固國者固此而已矣元氣者何仁也性之德也人之所以合於天也夫子曰仁者壽丹書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如操券也

硯山齋集

三

心性之旨發於舜湯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心之始也所謂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言性之始也至孔子而加詳焉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又曰性相近子思述之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祖之則曰性善則其旨已洞達而無餘蘊矣乃猶有謂生為性惡為性者何歟至董江都韓昌黎所謂聖人之徒也而一曰性者生之質也猶然告子之說也一曰博愛之謂仁夫仁性也愛性之發而為情也以愛為仁是以情為性矣均於性未有得也自非宋明諸儒悉力闡發則長夜不猶然在世

哉

朱子曰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語自孔子後
惟先生道盡羅整庵先生更闡發之曰性之
理一而已矣名其德則有四焉以其渾然無
間也名之曰仁以其燦然有條也名之曰禮
以其截然有止也名之曰義以其判然有別
也名之曰知凡其燦然截然判然者皆不出
於渾然之中此仁之所以包四德而為性之
全體也截然者即其燦然之不可移者也判

硯山齋集

四

然者即其截然之不可亂者也名雖有四其
實一也然其所以如是之渾然燦然截然判
然莫非自然而然此其所以為性命之理也
程子性即理也一語得此而益暢

程子言論性不論氣不脩論氣不論性不明張
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
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論性
之旨朱子稱其至二子始備

仁義禮智性也惻隱四端情也包性情者心也

故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孟子亦曰仁義禮
智根於心又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以此見
心實統此性情也朱子教子詩云性外初非
更有心只於理內別虛靈又曰虛靈妙用由
茲出故主吾身統性情心性之義了然
志是心之所向意又志之支脚也張子曰志公
而意私情是心之發動處志意皆屬之情
先儒云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
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

硯山齋集

五

於汎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又曰若夫為
不善非才之罪也看二為字則性善之旨益
明

孟子之意以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
亦善程子曰才稟于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
為賢稟其濁者為愚朱子以程子說才字與
孟子小異而以程子之說為密余細勘之孟
子之言于性善之旨最直捷謂才稟于氣較

多一層矣

崔仲鳧先生曰孟子言性善猶曰玉之溫鐵之剛善即性也後人謂性兼理氣是性自爲一物而中涵二者故孟子言約而精後人詞費而支伊川曰性即理也其至言哉

心於何盡只是盡此理故曰盡其心知其性心於何存只是存此理故曰存其心養其性聖人惡異端以其滅亡性理而徒以虛寂言心但見聖門學者問仁並不見有問心者此處端

硯山齋集

六

緒一差便成其異而貽害無窮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故學者慎其端也

羅整庵先生言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真也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空即虛也既則欲其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謂覺覺即知覺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即靈也凡釋氏之言

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先生之言晰矣余以爲彼不識上帝降衷之初有物有則之理而止於一心層層剝脫以爲秘密藏程子曰釋學本心聖學本天嗚呼二語盡之矣

程子言性即理也陸子靜言心即理也此子靜所以流於異端也羅整庵據孔孟之言以闢之謂夫子贊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

硯山齋集

七

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但詳味此數語性即理也明矣於心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悅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悅洗心而曰以此試詳味此數語謂心即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嘗言理義之悅我心尤爲明白易見整庵可謂引經斷獄使無遺情子靜言自幼與伊川不合惟其不合於伊川也所以合於異端也

呂仲木先生言學者立志學夫子須先學顏子

學顏子須先學明道程子學程子須先學和靖尹子按尹子在程門最稱篤實近始得讀其文集然尹子嘉言懿行集中多有不載者如伊川門人鮮若兩劉安世劉安節數人自大學謁告來洛見程子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之道何故止於孝弟程子曰曾見尹焞否可往問之衆如命往以此為問尹子曰堯舜之道止于孝弟孝弟非堯舜不能盡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以至聽于無聲視于

硯山齋集

八

無形又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直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非堯舜大聖人不能盡此衆復程子程子贊嘆數四謂使其說不過如此又侍郎楊子安學禪不信程子使其親問難于尹子曰六經蓋藥也無病安所用乎尹子曰止為開眼即是病故六經不可一日少耳子安大服又程子與論義命尹子曰命為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有個義程子曰何謂也尹子曰行

一不義殺一無辜而得天下不為也奚以命為程子嗟賞之又論動靜之際聞寺僧撞鐘尹子曰說着靜便多個動字說動亦然程子領之又每曰動靜只是一理陰陽生死亦然以上語集中不載

又一則集中亦無有人問伊川曰仁者愛人愛便是仁乎伊川曰否愛人仁之事耳尹子時侍坐歸取論語中說仁語致思久之勿有所得遂見程子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程

硯山齋集

九

子曰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夫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尹子以公盡仁發前賢所未發蓋人能公愛人仁也惡人亦仁也

尹子少赴科舉見策題以元祐黨人為問投筆嘆曰斯時尚可仕乎退而隱居讀書余嘗見其壁語一冊取古人嘉言揭之屋壁以為觀法者朱子序而刻之尹子一生取予進退生死患難無一不合此書師乎師乎吾舍尹子

安歸乎

前賢教人使之日看朱子年譜蓋朱子一生自弱冠以至衰老自誦讀以至立朝自居平以至患難無一日非學也無一事非學也孜孜矻矻以底於成此為賢為聖之真正血路也朱子之父韋齋先生當疾革時朱子年甫十四令師事屏山劉公一日問平昔入道次第屏山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乃吾之三字符也又以元晦二字字

硯山齋集

之祝詞有云木晦於根春及樺榮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又曰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耻言而思必動而思躡惴惴惟顏曾是畏古人教人真切如此朱子晚年猶書門符曰佩韋遵考訓晦木謹師傳老而不忘父師之訓此德之所以成也

朱子言初見延平李先生告之學禪李先生但曰不是再四質問則曰且看聖賢言語遂取聖賢書讀之讀去讀來日復一日覺得聖賢

藤陰劄記

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李先生又曰道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着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某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於無理會耳夫朱子資性高明又得延平指授之正故能直接周程之傳今人既無師承又不致力于聖賢之言日用之理何怪乎日趨冥途也

硯山齋集

朱子嘗以困學名其燕坐之室目其雜記之編曰困學恐聞夫學問未不自博入約者亦未不自勉入安者此朱子善學孔子與淳熙二年朱子與東萊呂子會於寒泉精舍撮周程張四子書彙成近思錄十四篇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今其書具在學之本末精粗無不備學者不可一日離終身用不盡

朱子既闡發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足以與進也乃輯小學內篇四外篇二進德脩業之事已備於此大人之學莫能

四七

外焉小云乎哉許文正衡曰吾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夫人不信不敬未有可為學者也

朱子嘗言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繇得明江西謂陸子靜兄弟永康指陳同甫也陸氏之頓悟流於禪永康之事功流於霸二者之害人心而禍世道也猶蝨賊也朱子豈好辨哉不得已也

硯山齋集

十三

朱子言學者舍六經語孟而遵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譚世變舍治心脩身而喜事功大為學者心術之害此朱子言當日浙東士習也而今滔滔皆是矣

五經中惟禮無成書列于學宮者止用禮記王安石之謬也朱子退居後欲修之名曰儀禮經傳通解大要以儀禮為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于他篇及他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其外如弟子

職保傳傳之屬又自別為篇以附其類寧宗四年朱子年六十八矣與人書以此書不及成為慮越三年而先生卒諄諄囑門人黃幹輩成之嗚呼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先生之謂與

初孝宗即位詔求直言朱子封事有曰帝王之學必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夫事物之過於前者義理所存纖微必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得矣至于記

硯山齋集

十三

問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貴本末而立大中此其所以格君者即使孔子生於其時躬親啟迪要不過此光宗召朱子長沙入對便殿首言盡孝於皇太后有云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次則勸之力學有云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而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

又在於居敬而持志人臣格君如此始可言
王佐

光宗讀朱子編次盤銘丹書語朱子曰宮中嘗
讀之其要在求放心朱子頓首謝因奏願陛
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為之本
而於玩經觀史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
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略如仁祖天章
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言反復詢訪
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

硯山齋集

古

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于天下之事各得其
理觀光宗當日之所以諭其臣與朱子之所
以勉其君者何讓唐虞三代乎未幾諧言入
接浙行天也然求放心以立政本倣天章以
廣忠益如有王者起必所取法也

朱子當黨禁甚謹時講學竹林精舍不輟或勸
之朱子笑曰禍福之來命也學可廢與昔夫
子之於公伯寮曰命孟子之於臧倉曰天朱
子所見與孔孟千古一轍也

宋後諸儒實勝于名者許魯齋也名勝于實者
王陽明也名實並勝者薛文清也

宋自南渡道學之士俱從而南河朔之間竟無
伊洛之書士惟尊蘓氏之學以獵科名故其
時有蘇文熟喫羊肉之謠魯齋生於其地獨
訪程朱之學由小學以入四書由四書以入
六經卒為一代大儒此所謂豪傑之士

硯山齋集

十五

能也師則存人心於幾希維禮教于廢墜學
者之所當盡也

人主重儒從古無如世祖之於魯齋者始終敬
禮有如一日然魯齋上度之君下度之已可
進則進可退則退曾不以榮祿動其心薛文
清稱其出處合乎聖人之道又稱其善學孔
子有仕止久速氣象又稱其為朱子之後一
人信然哉

冉舉魯齋一二事如元世祖以魯齋及姚樞寶

默為太子師二人欲拜命魯齋曰禮師傅於太子位東西向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師道自我廢也遂俱辭不就魯齋請解機務世祖令舉人自代魯齋辭曰凡論人才則可若授之以任宜斷自宸衷卒不舉及歸覃懷以正御家以禮變俗懷人遇喪不用浮屠至老僧有散遣其門徒者歿後人見其屋梁上有物啟視乃御敕出都時上令之在家督理學校竟秘而不發也古今儒臣

硯山齋集

十六

能明此義者幾人乎

世人軒劉靜脩而輕魯齋謂其仕與不仕也然魯齋當元人伐宋世祖問之魯齋不對世祖知其意不復問而心賢之讀靜脩渡江賦張大元人伐宋之舉且曰我有名而眾彼無義而小留我奉使讎我大邦如露布聲宋之罪此賦可使魯齋見與

高忠憲景逸先生言我朝學脈惟文清得其宗百年前宗文清者多百年後宗文成者多宗

文成者謂文清病實而不知文成病虛畢竟實病易消虛病難補今日虛病見矣吾輩當稽弊而返之於實忠憲之見卓矣文清有言聖人作經皆寫其身心之實孟子亦曰仁之實義之實智之實禮樂之實蓋道理在天地間無一不實實有何病惟不言性善而言無善無惡不言知能並重而偏言致良知不師大中至正之程朱而宗師心自用之陸子靜近世學亂於虛也實始于文成矣

硯山齋集

十七

文清言竊怪後人於朱子之書之意未能徧觀盡識輒逞已見妄有疵議勦拾成說寓以新名銜新奇而掠著作之功此數語似逆知後有文成而預道破者

虛病實病之說醫家有之虛病者謂其氣血之虛也實乃邪氣所在實即病故用下之非為氣血之實也氣血充實何得稱病如大學所言仁敬慈孝信實理也切磋琢磨實功也親賢樂利實效也文清所言率是可為病乎可

言消乎如以承氣湯加氣血充實之人消其
氣血是庸醫殺人耳吳草廬一生攷經書
晚年乃悔之此無病而服承氣湯者也

後儒宗文清者呂仲木馮少墟兩先生皆得其
傳兩先生立品論學皆在人口獨記少墟一
事天啓初少墟與鄒南臯講學首善書院少
墟每爲學者闡性善之旨而嚴邪正義利之
界南臯行白沙陽明之緒語涉圓通小人輩
起而攻之謂其口稱佛號比之爲山東蓮賊

硯山齋集

六

小人詆君子何所不至然不敢一語加少墟
此夫子所以言庸言之謹也

明嘉靖間真定有蔡汝濱黷以御史建言歸築
汝濱書院講學所著語錄理明語正卓然洛
閩之傳余著人物志遺焉蔚州魏環極先生
以書訝問始知之愧而欲作責沈文信乎直
諒多聞之友不可少也

學問之道備於夫子十翼而其要曰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夫盡性至命不先窮理未有不流

于異學者此夫子開萬世爲學正傳曾子得
之著大學而曰致知在格物格物者窮理之
旨也其書有本有末有終有始明體大用備
焉埋沒禮書中千餘年程子定其次序朱子
補其缺遺繼往開來厥功茂焉陽明忽欲表
章古本使人讀之茫無頭緒靡所入手陽明
轉解轉支反以朱子爲支離何也明初江西
儒生朱季友上書斥朱子太祖使人押至南
昌杖之於學伍容菴表萃曰使陽明生祖宗

硯山齋集

七

朝不知當得何法矣

進德修業之理至兩論而盡兩論精意至朱子
集註而盡朱子嘗言論語集註下一字時直
是秤等輕重方敢寫出陳氏亦謂晦庵先生
平生講解此爲第一學者能致力於此足矣
朱子補大學傳或言何不即用大學文法朱子
曰初意亦欲擬之終不似此託言也學者補
遺止當用本等文字若妄欲擬似是揚子雲
王文中之見也擬之而似亦不可况必不能

似乎今讀朱子補傳條暢精細尚有遺憾否
孝經是夫子手著書讀孔安國鄭康成及邢昺
諸家註不能發明夫子精蘊近年閩中黃先
生著孝經集傳以孝經為經以二戴儀禮為
疏義錯綜宏博見其苦心讀書

五經中易與春秋是夫子手著書夫子文章在
是夫子言性與天道亦在是

昔人言程子易傳只說得一理象數却欠此非
善讀易傳者也王輔嗣棄象言理是以象數

硯山齋集

三

在理之外也故落于虛無程子之傳言理而
象數在其中蓋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
數理明則象數始不落於小術古今註易家
以易傳為極詣

唐人李鼎祚集解重康成而薄輔嗣康成之易
言象實勝于輔嗣至唐著正義一宗輔嗣而
康成之書遂亡賴集解猶存十一至宋朱子
發漢上易丁易東之象義皆言象者也夫子
曰易者象也謂象在理中則可謂執理而棄

象則不可也

宋丘程謂易盡在畫中此至論也蓋畫者數之
始象之燦然者也

郭忠孝受易于伊川伊川示以易之艮曰艮止
也學道之要無出於此忠孝乃榜其室曰兼
山立身行道皆自止始昔周子言人讀楞嚴
一部不如讀艮一卦程子之學蓋得之周子
者

余十年山中日抱一易初集諸子之說著易宗
硯山齋集

三

既而思之夫子一生學易至韋編三絕今觀
夫子十翼以大象釋羲皇之卦畫以彖傳釋
文王之彖辭以小象釋周公之爻辭其所釋
或即三聖之意而釋之或推三聖之意而釋
之或一釋不已再四以釋之或略加虛字詠
歎以釋之易固無不盡之旨于是專取夫子
之易以求三聖之旨夫子之旨有難明者細
為詮解覺從前紛紜之論可以省除因成孔
易一書西蜀胡荊潭先生見而稱善時荊潭

著易史刻成因作一序欲併行之余不敢也
罄此餘生之力以從事於此焉耳

伊川先生年七十二而易傳成不以示人門人
固請之先生曰尚冀少有所進耳昔夫子五
十學易尚欲求假數年朱子據史記稱是時
夫子年七十證五十字之誤伊川不以七十
自諉一聖一賢若合符節况中人以下者敢
以老而自諉乎

朱子言某作本義初欲將文王卦詞只大綱依
硯山齋集

硯山齋集

三

文王卦詞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于孔子
彖傳中發之爻象亦然如此不失文王本意
又可見孔子之意但未暇整頓耳此朱子晚
年深於易處

朱子又言註易如燭籠添一條骨則障了一路
明能去其障使之通體光明乃更好余意以
經還經以聖解聖則易道庶可光明矣

朱子言孔子著春秋只據事而書之其是非得
失付諸後世公論又云聖人光明正大不應

以一二字加褒貶於人此甚得夫子絕意必
固我之旨程子作傳亦止略見大意至于言
外之意令人自思朱子之言即程子之意也
春秋既成游夏不能贊一詞夫子之意實有非
後人所能窺者余以為善說春秋者莫若孟
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
秋作夫子非惜詩亡而以春秋繼詩也痛心
在王者之迹熄五字詩亡正見王者之迹熄
春秋之作所以尊王也尊王而載桓文之事

硯山齋集

三

何也桓文於五霸知尊王者也王室既微天
下不復知有共主無問其假與不假見知有
王者而喜矣見知有尊王者而愈喜矣所以
載之不厭詳也夫子不自著一書因文于史
何也列國有史成周之制也魯不廢史守王
制也使司寇忽起而侵史氏之職夫子不敢
也夫文為史之文則義為史之義而何以自
居於竊也蓋天子以仁而行敦睦以義而行
誅賞義以濟仁之窮天子之大法也至于夫

子不能行誅賞而義亦窮不得不揭之于書以明天子之事敢諱言竊哉總之春秋之作所以尊王也痛心于王者之迹熄也此余所以謂孟子為善說春秋也

山居讀春秋求事于左氏求義例于公穀胡氏之傳陸淳之纂例劉原父之權衡季本之私考諸書而一遵元人黃楚望之說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覺當日言外之意真有悠然來會者

硯山齋集

三

黃楚望名澤深於春秋語門人趙昉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昉為豁然前輩妙於開悟後學如此

世傳孫覺註余未見昔王安石欲註春秋見覺註而忌之遂有斷爛朝報之說春秋不列於學宮始于一念之忌而竟敢於侮經中庸言小人而無忌憚斯其人也

道理文章原是一事道理明則文章在其中矣如朱子之文集是也疎豁高朗條理井如其得於極深研幾故又沉着痛快天下之至文也文章正則道理在其中矣如歐陽子之文集是也風雅之音典謨之體昔人稱其簡

硯山齋集

三

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殆非過語也尚論人物朱子慎所許可獨于歐陽子亟稱之謂其用力於文字之間而泝其波流以求聖賢之意於易於詩於周禮於春秋反復窮究以訂先儒之謬而本論之篇推明性善之說以為息邪距詖之本稱許之者至矣余以為即濮議一事公之言曰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沒也聖人復起寧能易之

古今史書人推司馬遷其書博採左國戰國策
之文擇焉不精事多妄怪且有借事以寄其
慷慨者文人之業非史也五代史當文獻凋
落之後獨手搆成載事核而立論正行文一
唱三嘆使讀者惕然於邪正興廢之感深得
春秋之旨者歐公也

唐書成韓魏公素不喜宋景文詔令歐公改定
歸於一手公以宋公前輩不肯更易一字歐
公之器識遠矣

硯山齋集

三

余著道統明辯錄羽翼類中列歐公而遺文中
子友人刁蒙吉爭之余曰文中之書固多格
言惟曰西方有聖人焉果何所指與且自擬
為夫子以門人董常為顏子誕矣歐陽子著
書數十萬言中無一字及佛理本論之作尤
稱篤論則歐公羽翼之功偉矣

歐公以繫詞為非夫子所作著童子問一書或
當日見繫詞中有子曰字又見漢初以繫詞
為易大傳至後漢始稱為繫詞故有以之為

大傳則優於書禮二傳之說大約意在尊經
故過于持重宋元治經諸儒未有以此斥歐
公者或存而不論與

通鑑一書溫公居洛十五年始成人見其手稿
積兩屋沆無一字草書此不獨見公之精力
並見其立誠之學

朱子綱目本於通鑑通鑑並行而朱子提綱之
意人得而見之夫子之春秋本於魯史魯史
不存後人不復知某為所筆某為所削而夫

硯山齋集

三

子之意人不可得而窺矣故為尹氏發明易
為公毅二傳難

古今史斷多可充棟惟宋范淳夫祖禹之唐鑑
錢融堂時之兩漢筆記明何叔丘喬新之宋
元臆見張天如溥之列國論有學有識最足
益人意智四子皆深于經學者也

世之有史猶日月之行天不可一日無者也當
金源既墟元遺山築史亭日錄遺事著南冠
錄金賴以有史元都既陷危太僕赴崇國寺

井寺僧挽之曰公史才不可死太僕竟負僧
言楊鐵崖年已七十隱居南中應聘著史史
成作老客婦吟見志放還又元人修宋金遼
三史鐵崖力言元當繼宋至金遼當附宋人
多之世以遺山鐵崖為文士實不盡也

實錄國是所關有天司之非人所得與也如宋
神宗實錄久成曾布等欲翻舊案重為修定
於舊本則用墨書新修則用朱書刪去者用
黃抹之每一卷竟納禁中將滅舊錄獨行新

硯山齋集

三

錄也紹興中孟太后以誕辰天子置酒上壽
太后泣言宣仁母后之賢奸臣厚加謗誣于
是命范冲等刊定幸舊文墨書在焉遂還其
故此天也明光宗實錄中載國本妖書挺擊
紅丸諸事頗正至黃承昊疏請改修霍維華
謝啓光徐紹吉大肆塗改懷宗改元之歲進
呈閣臣有欲焚舊本者一中侍持之得不毀
今人猶見舊文亦天也曾布輩妄欲以私智
而拂天不祥甚矣

學人之讀書猶弱人之服藥也元氣漸復乃見
藥力氣質漸變乃見書功如呂伯恭性卞急
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豁然病除不
復卞急朱子稱其善於變化氣質實善於讀
書爾

張南軒先生言人不可隨人脚跟學人言語是
矣至云不倚師友載籍余疑焉夫學以聚之
舍載籍奚倚乎問以辨之舍師友奚倚乎
今人以誦讀為口耳之學非也舍誦讀何由以

硯山齋集

三

會理惟誦讀所得加之思焉則深質之友焉
則正見之躬焉則實
人讀聖賢書身心日見收斂誤讀釋氏書非無
片時清淨一至臨事茫無定力蓋光景不可
以當實際也
張子韶每日晨起向明讀書窓前石上雙膝隱
然可謂勤矣然從僧杲之遊杲之教以侍郎
有此欄柄可改頭換面說向儒門去子韶遂
以佛偈釋論語自子韶引邪入室後人遇經

書中無空字皆捏合於禪如近年周海門言孟子然則無有乎爾二句為七篇要旨中庸以無聲臭終篇孟子以無有乎爾終篇此得子思之傳其言何異說夢子韶當年不知所讀何書而學術不正流害無窮也

有人言生知安行之聖人以不勉不思為極詣余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孔子非生知安行之聖人與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周公非生知安行之聖人與

硯山齋集

三

世有不可讀之書如道釋之經當守程子之訓視如淫聲美色以遠之再如戰國之文詭六朝之文妖蘇子瞻之文雜皆不可入目宋景濂謂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為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因選文原且著其說二篇此但以文論耳亦其持論最精者矣

文章華麗文章之病也秦少游文士耳猶曰吾文銖兩不差但以華麗為愧夫前人愧之後人侈以為工焉則人心浮而世道下矣

昔人言元無文章而有理學今讀陳石堂吳幼清吳淵穎熊去非胡仲虎黃楚望諸集說理精細而行文爾雅文章莫佳於此矣選元文類者何昧昧乎

元人文章舊稱二吳一吳幼清澄一吳淵穎萊也近人止知有幼清而不知有淵穎以一顯而一微也然典博之中兼以流暢淵穎為勝矣

硯山齋集

三

三代之文文即道也故曰文不在茲乎孟子沒而道統絕文章孤行於世浮藻耳至宋五子文復與道合如太極圖說西銘易傳序等篇文取道耶尚可分乎

余讀朱子語類其書出門人所記純雜不一多有可刪至得舊板文集是先生當年手訂者無體不備無妙不臻其奏疏及書札君臣朋友之誼根於至性諄切和藹讀之未有不下拜者矣余選五先生文茲朱子之文居十之七而尚不盡也

章楓山先生薄詞章之學謂治世用之不能興禮樂亂世用之不能致太平此為篤論每見前人文集多可充棟其中每有讀至卷終求一性靈之解關係之論了不可得不知何以遽行灾木昔趙忠毅南星得四部稿一覽即散之村嫗良有以也

明之設科首重明經而論理一衷朱子其制甚善惜當時之臣宋金華王義烏劉青田皆文學之儒不能大有建明請於計偕之年另設

硯山齋集

三

一科倣宋人制科之意令各省方面薦舉道德之儒積學之士禮致京師命大臣稽其實行勘其著述再賜廷對中得一二人以置禁近必有大儒如尹焞黃幹陳真晟胡居仁輩遺于科目者出于其中而成就君德不小矣師道立則善人多為國欲致昇平必厚風俗欲厚風俗必正士習欲正士習必重師儒此成周來已試之效也遠不具論如宋胡翼之孫明復兩先生皆自鄉校徵入太學一以明經

為主而師道行元人開國立太極書院於京師聘江漢先生趙復為師又得一代大儒許公衡置之國學文教興焉明初尤重其制特以碩舊宋公訥為祭酒體統尊隆至宣成而後大儒輩出李公時勉羅公欽順陳公敬宗章公懋呂公柟分領南北師席講明理學久任有至二十餘年者稱極盛焉夷考當年凡所簡用或以內閣如宋公訥胡公儼或以尚書如李公敬陶公凱樂公韶鳳劉公崧或以

硯山齋集

三

侍郎如何公鐸或以提學副使如蔡公清王公鴻儒王公雲鳳或以京卿如殷公邁屠公義英成公憲或以給事中如周公怡不循資格惟在得人至于章公懋以致仕僉事起補祭酒公以父喪力辭特增司業一員以待其終制尤稱異數故史贊是時官峻法守謹繩墨人尚禮教士之賢者明經以窮理居敬以反身雖中庸之流亦奉訓承式不敢悖即閭巷父兄長老亦知誦習小學性理通鑑諸書

故風習最淳非重師儒之效與後漸失其制而明衰矣

宋元儒學教官皆本地自聘明初猶行之故方正學嘗聘為教官又輟修撰檢討為之時以司鐸為榮至於提學一官尤為慎重非名儒碩德不輕授也而其最著如陳恭愍選督學江南教人必本於小學以達於四書五經及通書西銘性理諸書巡行所至住宿於學宮端默危坐以示軌範諸士周旋罄折絃管登

硯山齋集

三五

豆一中於禮各齋燈火熒熒誦讀徹旦凡有疑難恭愍親為剖晰不倦南國士風媿古之齊魯焉使司教化者盡若此世道何憂不三代哉

人之在世未有不借賢師友者周公大聖人當日于布衣之士贊而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進善者百人教士千人此周公所以為周公也公之德業制作不具論即周禮一書條理精密規模

藤陰劄記

宏遠足以垂法萬世雖得之理精義熟亦必有得之集思廣益者矣夫子所以贊之以不驕不吝也

子賤宰單父所父事三人兄事五人所友十有一人又曰此地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此所以鳴琴而治也大夫之賢士之仁何地蔑有而邑宰不知方將以能吏自侈嗚呼自世多能吏而民大困矣

硯山齋集

三五

甚遠矣尚或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而師之况親逢其人哉其往不可復矣此區區所以及門而請也時龜山已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子之道棄官往從故其諄切如此余讀其中庸義蓋著于黨論正譁之時也伊川流竄涪陵門人無敢言及程氏者龜山退居餘杭追述程子之遺訓而為是書曾不畏馮之及已也嗚呼師友之道微矣對此能無三嘆哉

五九

范文正公在鄧時鄧人賈內翰黯請益公教以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劉元城安世登進士不就選從學于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公教以誠之一字問存誠之道又教以自不妄語始二公震世人物而爲學簡易誨人直捷如此誠百世師也

元城受溫公之教家居未嘗有情容久坐身不傾倚作字不草書不好聲色貨利每事惟以溫公爲法嘗曰溫公言平日只是一個誠字

硯山齋集

三六

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個道理因舉左右手顧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爾及其成功一也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個道理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個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恁恁生也動安世不得昔曾子曰勤三省一在傳之不習必如元城先生始稱能習始稱不負師傳元城百世師也

人貴有師而又貴擇師師之不慎如油入麵一入而不可出矣今觀程子之門有尹和靖朱子之門有黃直卿而程朱之師可知也陸子靜之門有楊慈湖王陽明之門有王龍溪而陸王之師可知也

程子因門人問仁使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而深加體認此教人之要法也楊慈湖乃謂使未有論語孟子時無可類聚將若之何此等陋見實自陸氏六經註脚之說誤之

硯山齋集

三七

餘干曹建從學陸氏疑其忽下趨高乃之南康問學朱子遼陽賀醫閭從學陳白沙白沙教以讀佛書醫閭不聽日讀小學二子者能自得師者也

陸子靜語錄中載曹立之與子靜書言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誨人子靜曰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夫立之之言正矣何斥之爲謬夫經書中說孝弟忠信者多矣謂此如何說而此外尚有可說也余因近之宿

學言學者不應毀子靜令不得出頭取其遺書平心靜氣讀之如此等語終不可解子靜嘗言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固深明道却通疏子靜以一語而毀伊川元晦人實未嘗毀子靜也

或又言子靜先立乎大正是孟子之傳余以為不然子靜學主尊德性謂德性寓於心知尊之便是立乎其大不知立字有功夫在非謂空空靠定心便謂能立也子靜之言曰當惻

硯山齋集

三

隱自惻隱當羞惡自羞惡當辭遜自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別又曰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自發強剛毅是聽其自然而然發現如是究竟如是而人無所致力焉則孟子何以言存言盡言養言擴克乎況心之大以思也能立乎其大以思之得也如曰自然而然是告子之傳而非孟子之傳也學道之士最患執偏見為正見不受忠告之益如陸子靜之時有朱元晦王陽明之時有羅

整庵所謂直諒之友也元晦與子靜論無極之理反復不合始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可矣無復可望于必同也又與子壽書云讀書處事當虚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此忠告也而陸氏兄弟俱不受也陽明以古本大學及晚年定論致整庵整庵駁之云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為務

硯山齋集

三

則正心誠意四字足矣何必又用格物一段工夫乃曲為之解曰物者意之用也要使之內而不外止欲提俗學之溺于外而不知已墮于禪學之局於內矣又謂朱子定論之編不知晚年者斷以何年為定中取答何叔京氏書四通何叔京氏卒于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後二年丁酉始成論孟集註或問今以答何書為晚年定論而以集註或問為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

太果此忠告也而陽明不受也

陳白沙與胡敬齋同師吳康齋而為學迥異敬齋以敬為入門白沙以自然為宗敬齋謂白沙晚年之失有不止於為我兼愛者白沙築陽春臺閉關習靜穴壁進食數年崔仲鳧曰粵又有曹溪矣夫

陸五臺太宰師事僧人達觀出署即赴寺講佛法一時競尚禪誦以附合太宰太宰歿後人請祀鄉賢督學伍容庵袁萃不允曰五臺佛

硯山齋集

罕

門弟子宜祀維摩庵中陸為吏部最有聲止以一事之謬遂來身後之譏惜也然有儒其名而佛其實居然俎豆夫子廟庶者何與



先宮保

予告後著書硯山齋中編輯經傳諸書數十餘種久行於世其藤陰劄記乃家塾訓迪語詞簡而理該居心立行之要無過於此朔望肅謁之際莊讀一過覺愧汗難止受益良多今藏板歲久遺缺懼先訓之或忘率教之不謹也敬重刊於署齋焉時癸丑清和月孫瑛謹識

跋

胡大司成此菴先生著

成均四書講錄

績學堂藏板

序

姚江阻伏絕學中淹蕪欲燼而
火傳道未墜而人在識大識小
過我門者咸曰聖人之徒希聖
希天尊所學者原是大賢之事
序一
但立必爲聖賢之志疇非可爲
堯舜之人幸得與於斯文敢畏
難於名教洪惟

今上乘軋御世應運開基當成王
踐祚之英年績夏啟敬承之大

業

敷宣皇極

兼總萬幾鄒魯之靈配天濶維

之傳在世師師濟濟咸用讀書

人臣哉鄰哉類皆公輔器化行

序二

自上宣哲維人統困勉庸材方

隅陋質慙十五而志學粗知章

句爲文傷十八而少孤謹守父

師遺訓空抱慈湖之願不遇金

谿欲開子厚之堂難逢正叔提

衡衆說旁及百家確然有見夫

新建之良知斷斷不越乎中庸

之明善半生學問少有依歸始

與博士弟子員辨同異於成均

繼與縉紳士大夫共講求於書

序三

舍取經書爲定格藉憤悱爲兩

端或趨庭輯以爲篇荷同志錄

而成帙馬別駕梓雍談于徽歛

潘鱗長刻社講于白門吳子立

齋負笈千里悉總後先之說來

集鄙倍之成因思羣弟子之記
言一字不真便失立言之本意
聚同門而講學一疑未訂遂分
所習之異同故有子夏氏之儒
子游氏之儒溯洙泗之源豈曰

序四

異授亦有齊之論語魯之論語
登杏壇之座原無擇言總之記
者非說者之心說者非作者之
手聖賢親炙尚有微細之分蒙
叟相承豈無傳寫之誤若非親

攷其謬誠恐以是已見者而背
前人必須自較其全免致以欺
及門者而誤來學是以欣茲吳
子之請訂今災木之書又念同
人互證發論因乎一時成見相

序五

參直指辨于言下或言不能盡
乎意或偏不能蓋其全或尼山
行過處不行或諸儒用說處不
說一經辭辨遂有醇疵人各非
其所非亦各是其所是漢儒以

授經為業奉師承者咸各守其

專家宋儒以講學為功列門墻

者得不阿私所好要之求有功

于孔孟無非期學步于朱程敢

曰用以鼓吹 休明亦將旁求

序六

補過云爾

順治八年歲次辛卯六月丙寅

武陵胡統虞識

題成均講錄序

西蜀胡世安撰

人心中直以動曲而能致者其惟善乎天地之心即
于是見降受無渝存發不貳鑑空水止有何不明乃
鑿知者深求之而善不明矜知者紛求之而善亦不
明則不能于自心中見天地之心也此庵倡明明善
之學既破其童習錮見又祛其外援支解直引之窮
理盡性以至于命無非欲人從自心中見天地之心
而其喫緊為人莫要于舉乾之龍德以明善夫乾統

胡氏

二

天之德以元而文言繫以善之長立天之道曰陰與
陽而繫傳以一陰一陽之道直屬繼之者善也言長
則更無一物與之敵矣言繼則亦別無他物可以間
之矣天心人心不岐兩在自潛歷亢何地能昏故曰
大明終始善無息體明無止法先正異同之論準于
明善而不得不齊明善異同之解準于龍德而尤覺
大備蓋乾道之變化而純粹精也學問亦外王事功
亦內聖深求之而明紛求之而亦明也知至至知終
終即天行即天則又何能外自心見天地之心哉此

菴言之庸而大變化而精微盡人之學也而實統天之學也

成均講錄序

金之俊撰

董仲舒曰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才則英俊宜可得矣若見乎學之關於教化者重而師之所繫于學者尤重也

清朝鼎興崇尚學校慎選師儒視前尤加甚焉大司成孝緒胡公以碩學茂修特膺

簡命毅然以典起教化為已任謂古人學而後入政未

全序

四

聞以政學今日遊辟雍而執經問難之輩即他日簪印綬而敷教宣化之流若不講明聖賢立言之旨何以發揮聖賢澤民之學會子固所云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此皆造士者之過也余之所怒焉大慮也于是日進生徒而橫經講道反覆提撕響如振玉日積月累彙之為成均語錄每發一義必解去粘縛脫盡窠臼而又嚴黜邪表詭誕背聖真而流二氏之說使學人曉然見聖賢之

如日星之麗天江河之行地而因以自見其心原渾然具足聖賢之心以之端學術正人品達國體裕經濟舉積此矣將來教化蒸蔚風俗淳茂所在黎民樂業盜賊衰止俾

聖天子收崇儒嚮學之明效而立臻郅隆者皆胡公造士力也嗚呼觀茲錄也乃見明體適用之學未有不

金戶

五

序

吳門友弟宋學顯撰

絕學之不明久矣我友孝緒先生以玉局宗工敷經說義嘗有圖書解原性諸藁從郵筒中見眎其于軒轅面目洙泗淵源庶乎身親見之直接正統矣近者鱗長潘子自燕還吳携其金臺社講以歸吳門好學之士翕然奉為指南于是孝緒之學倡明于

京師者漸被于東南而同風于天下甚盛事哉京師者

天下之所往學術奇正純疵無不視為標準矧時值

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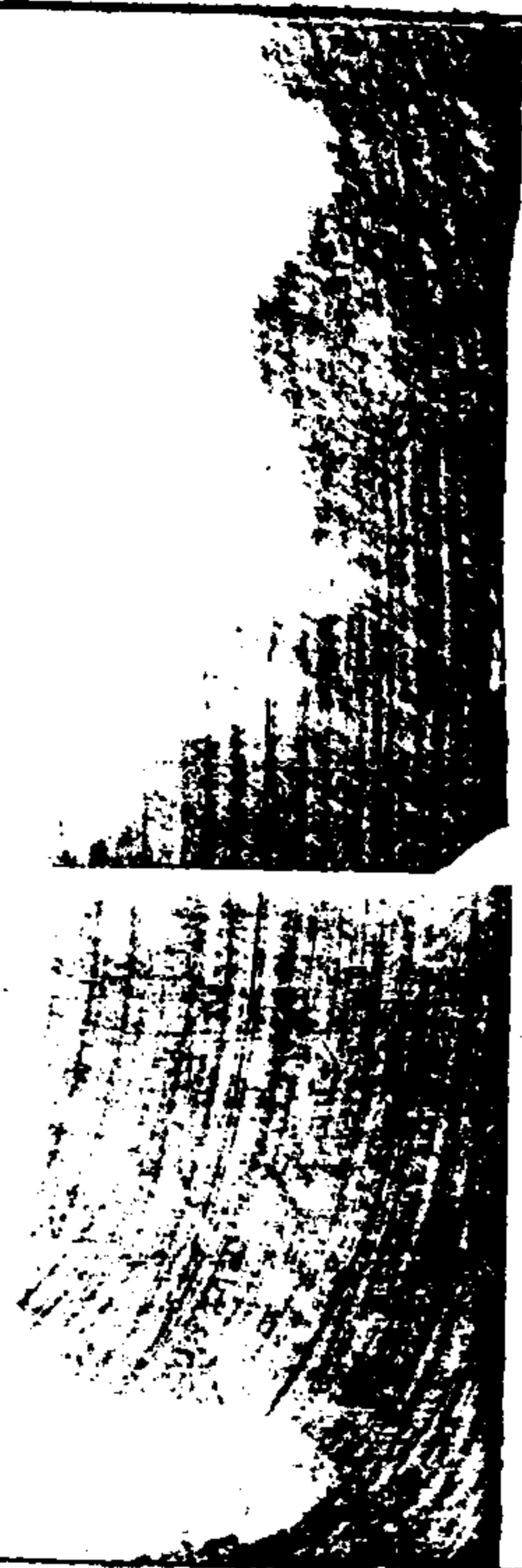
六

鼎新則世道人心尚在草昧經綸之際故天愛人國必誕生鉅儒為之說經以一天下之學則聖賢宗系如日經天專之百千累葉可以永久而無弊善乎孝緒之言曰原本六經發明鄒魯庶不使從旁側山者長生心害政之漸乃日進成均多士究論明善誠身之旨輯而成書公諸天下功在世道人心不小也余追邇往事嘆惜斯文如良知之學文成尚矣嗣而名流踵事論說如林非不足以探藏孔壁潤色儒衣然或以棲神玄寂為超或以依附名節為寶及其弊

輟學不講第以盟約相將互爲標榜識者憂之湛持
文先生嘗頌予而嘆曰昔之講學者以忠孝廉潔爲
本今之立社者以聲氣肝膽爲名江河不返謂世運
何夫湛持處叔季之時必懼其終孝緒際鼎新之會
必謀其始蓋士君子不日與聖經賢傳相習卽有名
利之心以應之而生平事業遂不可問孝緒所以日
孜孜耳然則今日之端學術正人心爲一代風化之
首者舍是編吾誰與歸

六序

七



金臺社講序

同社松滋後學潘游龍撰

士君子不究心聖學不稱讀書而學非明善誠身亦
無以致聖人之道故惟心有妙悟德堪師表而後地
之乎言以覺世迪人斯大業晦而復昭微言絕而復
續周行倬然而性教長在天壤也吾鄉胡孝緒先生
天賦異質敏惠絕世博極羣書探奇汲深領其要渺
而不爲詞章之學龍往遊長安值先生秉教璧宮登
壇豎義直剖性靈送一難則波涌雲興折一疑如升

潘序

八

霄觀日覺四子當日之淵衷奧諦映發於先生指顧
之間春風與披而靈雨爲潤不自覺其移人之遠也
一時有德有造無不願遊先生之門承其單辭餘論
以爲欣幸而先生自視歆然無幾微矜勝意嘗言吾
與二三及門討論正學豈求以口舌見長亦冀有裨
於身心耳龍因竊窺先生檢躬清約不殊寒素又嘗
語龍曰人生仕宦幾時苟念遠圖獨惟砥德奈何以
彼易此且富貴有分如布帛之幅焉吾不敢貪以明
攝也先生之稟心如是豈非所謂然而成之以身爲

教者與茲學庸講義一篇皆先生自得之要讀者因是亦足想見先生矣江陰令李君岡陵固出先生門意操端潔絕類先生乃捐俸授梓以公于世甚盛心也嘗攷經籍志學庸傳疏自梁武戴顓諸家迄於明代凡有標目者約數十家今學者未能悉睹其書每懷歎慕然雖傳至今未必若此編之簡要而切著也河圖闡不傳之秘而茲編暢用中之蘊庶幾明道諸公復見於今日也夫

序

九



成均講錄自序

余昔待罪成均仰觀

先師在廟之靈俯對諸生在雍之盛輒凜凜悚覆是懼首念

國家教育新開為斯道薪盡火傳之始先儒許魯齊當大元定鼎之日一聘輒起日不如此則吾道不行有識者推為聖學絕續之命學者讀聖賢書守先儒訓一朝而與聞師儒之政亦何敢多讓焉因與諸生切磋期于共發聖賢之旨以堅人必為聖賢之志

自序

十

嚴寒溽暑亦不敢輟而二三同官每講必錄遂以成帙出就正于諸縉紳大夫而及門羣賢亦私相傳習友人命授之梓余曰聞之先儒有戒門人錄講語者矣未聞有自付之剞劂者也因塵之案頭凡三年而馬子翰如固請携之南今年復欲災之木余曰著作之書思腕商確尚恐其有未盡何況討論之際問者突如其來答者叩然後竭既不得取之口給以欺天下之人又不得逐句思維以作商量之語言必求正合義義必期于守先橫成見于胸中既恐非問者

來意掇陳言于紙上又慮非聖賢之本旨立言之道
如此其難而欲言言與千聖合符句句與先儒合拍
此適難矣且見各不同要期明道譬之適路者除却
南轅而北轍無當矣其餘北轅北轍即使水與陸爭
馳東與西分道總斬抵北而止蓋無論殊塗也若曰
迂捷之徑有岐勞逸之功有辨余則曰惟周公作指
南乃能使風雨不迷耳翰如之志堅矣倘有見斯刻
者曰夫夫也其讀古先大儒之書而有憂患乎其讀
古先聖賢之書而有愧心乎余庶幾謝之若曰爲此

自序

七

者蓋續聖學不絕如綫之命心良苦哉余曰不然也
余司成人者也余職也余立言也乎哉
順治七年中秋後五日武陵胡統虞述

凡例八則

一成均語錄皆彙倫堂上親口開示直指本源不
假思維不執成見恒得退與監丞王悔菴先生
蕭禹太先生全錄成篇次呈點定間有後先失
次聽受訛舛者少爲訂正餘皆堂上敷言一字
不曾刪改

一成均講論因問施教非劈空臆說後馬生翰如
恐語意高峻學者難入懇講一書兼有便于制
舉子業者先生始命諸士自拈一章先講以爲

凡例一

發論之端要皆彈豁斯理不習經生訓詁

一金臺社講自成均入院後二三同志與諸士之
後至者結社懇教恒因學問有主且飲食門下
遂得與聞斯席每講諸士旣集各將所欲質者
開列次第呈案後請先生陞座隨案上次第發
俳啟憤初非豫設一辭以當諸友問難間有因
問旁及他書者隨掉隨轉絕無留難瞻顧之氣
其教人之圓通直捷者如此

一金臺社講皆說四書蓋以此學至孔孟如日月

中天江河行地就書闡揚猶恐發揮不盡而孔孟不傳之秘早已從言下逗出欲使學者盡反之身不使他說得雜之也

一先生監論非說本體則說功夫說本體者使人知聖賢之源說功夫者使人勵爲聖爲賢之志陽明而後爲道求人之心于先生爲最苦

一學問之功關邪崇正先生勦絕二氏機用非我輩薄劣所知卽二氏中久在叅學者亦不知其用意之高遠諸生中間有偶舉一二言以問難

凡例二

者先生輒能就彼說以破之俾得豁然于吾儒大中至正之道

一就恒以貢監入雍獲侍先生口授絕學五年于茲凡先生之動靜出入身體力行無不親炙所謂無行不與者似亦微窺其一二故凡先生之所言所行備禮儀而躬大道振絕學而起斯文者曾謬錄成篇佩服味翫先生命之曰退私錄嗣刊成帙以公同人

先生以道爲己任學積于躬語錄雖成如陽明

之初刻傳習錄以便學者依歸後有同心互相訪求知先生必不吝提命振興絕學惟我同志相期續輯共彙成編以無負先生羽翼鄒魯之意

順治八年六月辛未門人吳就恒齋沐謹識

凡例三

此庵講錄目錄

一卷

大學講錄

二卷

中庸講錄

三卷

上論講錄

四卷

下論講錄

目錄

五卷

二孟講錄

六卷

成均講錄上

七卷

成均講錄下

原性

或問

學規

八卷

萬壽宮講錄

九卷

此菴講錄

十卷

此菴書問

目錄

大學講錄

男觀徵錄

金臺社諸子集講大學。李萬成、張順侯、王明德、吳介仲、王止至善、高勵昌、王知止、咸請質于先生。先生曰：聖賢一書，如軒轅鏡懸之空中，四面八方皆可以窺光影。諸子之說，何所不宜。至于當年親切之旨，大約以止至善為主，以致知為功。總之不外修身兩字。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明德是心體，至善是性體。新民是明德中事。既曰明德，何以有箇至與不至。譬之古鏡，寶光俱足，然有經月不染一塵者，有經年不染

大學講錄

卷一

一

一塵者，有數十年不染一塵者，蓋原初銅質，有純粹夾雜之不齊，便落在氣質邊，所以無不善而有不至也。其無有不善者，性也；有不至者，性中夾帶之習氣也。不可不求其至者，去習還性之功力也。所以明明德與新民，皆當止于至善之地，然而止到那至處，是學問得力事，所謂聖之事也。知得那止處，是學問最切事，所謂智之事也。不知止如何能止，這箇知字，是明德之在人，不論聖凡，恒常靈而不昧者。凡人習而不察，聖賢擴而克之，不知止，則易為岐道所提，易

為浮議所動。此中甚是不安，于至善本體毫釐有差，千里成謬處，必不能詳審思慮，而欲其學問之有得也難矣。何也？天下凡物皆有箇本，凡事皆有箇始，不知得先後，從何處下手。故止處是大學究竟處，知止乃大學開手第一著處。知止者，知所先也。此時雖未到止至善的田地，而已與大學之道不甚相遠。朱熹陽謂明德為木，新民為末，蓋指學者扼定要明新，便自物而不化，如其為物不貳之物，其實當初聖賢之旨，亦未必以明德新民分本末也。學貴知所先，故古

大學講錄

卷一

二

人從明德中，便想見天下；從明明德中，便想到明明德于天下。又從天下國家，遊想到身，及想到身上，便得了箇本，却從身子內，想到心意，雖為此身之主，其實統具于身，合心意是箇身，合誠正只完得箇修身。若使見得不明，豈能至誠無妄。前所云知先知止，皆此知也。而豈可以不致乎。說到這裡，功夫已漸到那沒巴鼻處。若再說玄說妙，是為妄想枯禪。豈聖賢教人身體力行的學問，故不復說向內而反打轉，在物上。這天下學者一着踏實功夫，其旨蓋曰：說到致知

更沒有甚先着。就在那有本有末處。一一羅列眼前。從中格去。拈出一箇本來。却從此處爭先做起。乃知家國天下。都從此身推將去。此身誠不可一日不修。正心誠意。是此身刻刻放不下的了。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如此看書。與聖賢本旨少有相因。若以之行文。亦不爲杜撰。先生復問諸子曰。朱註云。意者心之所之。這等看來。是心原在意之前。則宜曰欲誠其意者。先正其心。何以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諸子對不契。先生曰。心譬主人。意譬

大學講錄

卷一

三

奴隸。小人作事。累及家長。心是體。意是用。欲正二字。是由體以發用。先誠二字。是由用以達體。此處辨得不明。是謂毫釐有差。千里懸隔。又舉皆自明也。何以問諸子。諸子對如註疏。先生曰。自字不當身字看。蓋是二引書詞。而識古帝王之德。造其至者。皆從明上做起。猶曰皆自明明德始也。如此看。却與下章無所不用其極用字。更覺關會。且把明明德的功夫。越看得緊切了。若認作自明已德。則太甲無明德字樣。又作何附會。覲徵問若作自明上做起。太甲又如何看。

先生曰。放開明命的明字。覲定顧諟的顧字。則得之矣。諸子又問用極極字。先生曰。極有二訓。一爲標準。一訓無餘意。此句中兩訓俱備。學問不立定一箇標準。豈能行造其極。皆自明也。稱引帝王而責備學者。愈嚴。此句推開在學者分中。而三王之標準俱在。又問邦畿一章。先生曰。首引詩如所云。在止于至善。次引詩與孔子之言。則所云知止而後有定也。熙字是知字。緝字是致字。孝弟慈信。推開說看。以前貼文王說者俱非。此四句是還止至善者。布帛菽粟之事。蓋

大學講錄

卷一

四

曰知止能止。不過如文王緝熙而已。然其事豈求之玄妙。原不出人倫日用之間。修齊治平。不出此四者之外。若以此貼文王。則學修盛德。亦將贊衛武公乎。道學學字。卽大學學字。自修修字。卽修身修字。恂慄威儀。是學修得力處。盛德至善。卽着于此。到得民不能忘。方可曰明明德于天下。方可曰止至善。又問聽訟。先生曰。此章止首二句是夫子之言。無情者三句。是從夫子使無訟中看出治民有本之學。以爲知本者作榜樣。若曰。人處天地之間。可以爲善。惟情而已。

人若無情。豈能爲善。訟生于無情。其所以無情。良由平日心之所之處。全不知天下有箇明明德之大人。所以說不出口處。都要一口說盡。使民無訟。則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我不必威令禁民而民之暗室屋漏。凜凜然有箇明明德之君子在那裡。不然。紛紛聽訟。是逐末也。豈知本乎。又問朱子釋格物致知之義。何如。先生曰。若作講學堂中。表出千百年埋沒之旨。則宜刪去此段。看鄭康成古本。若作學者格物窮理之功。此老真是難及。何也。吾儒知體不能現前。只是未

大學講錄

卷一

五

知處尚肯鑽研。已知處便不肯窮究。與聖賢溫故之學。天地懸隔。此老之妙。妙在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吾儒纔一用功。便要求明白。求明愈速。功力愈減。不知功力困于窮年。透徹開于一旦。一旦緊對久字。原不草草。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至也。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致也。非此老身親到這田地。亦難說到這裡。諸子進問誠意。先生曰。只毋自欺三字便了。誠意功夫。盡在三字之內。下面慎獨。非此外另有功夫。何也。人卽至愚。豈肯甘心

作僞。卽下面小人之揜着。便可曉然。其所以敢于作僞者。只是自己欺自己耳。韓求仲謂致知之後。天人之路已明。此猶不大。愚謂不待天人已明。纔說得不自欺。卽使閒居爲不善之小人。不肯自欺。便是真正君子。故曰箇箇人心有仲尼。功夫說到毋自欺。便屬人心曲隱微之地。卽下文之所謂獨也。豈是指點得出的。故特以譬喻明之。而以惡臭好色爲毋自欺的樣子。又恐四字不足以形容。加一惡字好字。真是令人欺不將去。豈是朱註好善惡惡之謂哉。獨是毋自

大學講錄

卷一

六

欺的本來面目。慎是毋自欺的極則功夫。毋自欺便是慎獨。非將慎獨之學。作毋自欺之妙也。小人只爲看錯了這獨。認作人不見的。不知人未先見我。我已先見人。人未必有心攻探我。而我一見人。便覺自己揜飾不過去。覺得我的肺肝。却被人洞見。如俗語云。作賊人膽虛。少不得自己把一段欺人的行徑。扣盤托出。豈不是自欺。故說到誠中形外。以著不可不慎。而凜然于十目十手之嚴也。何若明德在躬。爲潤身之本哉。故曰。君子必誠其意。心廣是德。體胖是潤。如

粹而益背之謂。若誠明德在躬。卽形容枯槁。而形色自彰天性。故又曰惟聖人可以踐形。

是日也。先生出署最晚。計入座晷移申刻未既。至漏下一鼓餘。人無厭志。先生亦無倦容。諸子復請益古大學。先生曰。古大學之與程朱集註別者。至此止。向後則無有不同。朱註之附會割裂。先儒辨之最詳。其最明白易見者。以誠意正心。修齊治平。各有所謂二字。以冠各章之首。而明德新民止至善則無冠首之字。是作書者原不曾立傳可知矣。

大學講錄

卷一

二

而紫陽猶有一破綻。未經拈出。何也。紫陽旣以三綱領八條目。分列經旨。則綱領條目而外。別無名色。何以後來又云傳之四章釋本末。本末該釋。終始先後。便不該釋乎。何處更搜得終始先後之釋辭。以附會經旨。是本末一項。將收之綱領乎。抑臚之條目乎。想紫陽亦不自解矣。如曰終始先後。俱在本末中。只須釋本末。而終始先後俱在內。連末亦在本中。只宜曰釋知本可也。不亦于綱領條目外。又添一蛇足耶。至于古大學之語氣。原無不貫。

此庵講錄 卷一

其繫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于首章之末者。益以大學之功。明新皆當止于至善。求止必先知止。求知必先致知。知致之以何爲。求學之有本也。知得修身爲齊治平之本。而誠正以修之。則本治而未自理。便謂之知本。故曰此謂知本。學旣知本。便是物格而知致。故曰此謂知之至。信乎功夫該從誠意做起。故以毋自欺爲誠意之的。而引衛武公之切磋琢磨者。以勵誠意者。學修之功。瑟僖赫喧者。以進誠意者。止于至善之益。如此則明德明于

大學講錄

卷一

八

民親賢樂利。無非是物。所以古帝王皆自明明德做起。而咸用其極。向非知止。何以能止乎。故引文王之緝熙敬止。以立知止之宗。而求之人倫日用之實。以立新民之本。而懾民之志。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本四字。直從所謂誠其意者。繁引詩書。緊趕到此。以應轉首章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及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以著誠意者之全體大用。豈曰錯簡耶。

次會諸友畢集。先生曰。註云身有之身當作心。張頤

七七

侯主心字。高平子云。卽當作身字。方見身心相關。先生嘉之。且徵其何以便見相關。復徵云。此與下章。功夫在何處。如釋誠意則曰毋自欺。釋治國則云不出家而成教。孝弟慈仁讓恕。皆實實下手做得的。釋平天下。則曰絜矩理財用人同好惡。俱有切近之功。獨此二章。只反說箇弊病。全未曾說到功夫上。何也。諸友一時茫然。俱歎平日爲章句所錮。先生曰。信然。學者看書。要在書外看書。莫在書裡看書。此兩章不說功夫者。蓋以正心雖在修身之先。而功夫先著于誠

大學講錄

卷一

九

意。除却毋自欺。別無誠意之學。卽別無正心修身之學。家與此身最近。除誠正以修身外。別無齊之之法。故誠意之極功。直貫到平天下止。卽下面藏恕喻人。與好惡絜矩。俱從毋自欺做出。此章言心之不得其正。而推本于身有所者。蓋謂功夫在毋自欺之後。豈得復有不正之時。若使此心寂然。不爲客感所動。則那有不正。無柰身與物交。時刻俱爲七情所轉。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俱是外來之遇。與血肉之軀爲物交。物。若誠意之功。刻刻不能現前。則四者笑如其來。便

成執著。此心遂爲所引而不能常在腔子內。以致視聽飲食俱無所主。而尚可口正乎。所以君子貴誠意以正之也。此處功夫不密。以致處家人骨肉之間。一味任情偏辟。好惡執迷。將明德本體。與止至善的源頭。盡爲障蔽。何也。明新止至善。先要在此良知湛然。不爲情愛所淆。此知體既淆。則處處都成自欺的學問。豈能使身無不修而家無不齊也哉。此處站立得穩。則可以不出家而成教于國矣。其家不可教。是自已誠正之的不端。以致家之人。咸矯情拂性以相欺。

大學講錄

卷一

十

卽欲教之而勢已成不可教。非但曰不能教也。不出家三字中。包得有一字。諸友見否。衆未達。先生曰。此三字中。包得有身字在。蓋不出家者此身也。不出家而成教于國者。亦此身也。孝弟慈三者。只是從治國的大要領處。提出一兩件來說。非以此三者盡治國之道。孝弟慈三者。若說不能。則平日取法聖賢何用。若說已能。則夫子何以云子臣弟友。丘未能一。則知三者捫心自問。便難自欺。本此不敢自欺之一念。便是事君事長使衆之樞要。三句俱本毋自欺來。故能

事使相關。故引康誥如保赤子之書。以發揮誠字。心誠求之。毋自欺也。引此是爲孝弟慈三句。指出一箇事使相關處在誠。非但爲使衆說法耳。當此之時。齊家君子。止知求誠以立教。而不知滿腔中。都是慈祥愷悌。一家中。都醞釀成太和元氣。無復殘忍刻薄寡恩之事。夫人除却不忍。則何不可忍爲。行出來。便無些子禮讓相先之意。故夫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己便復禮。便能讓。讓不與仁對。蓋仁所成也。故堯舜以之帥天下。而桀紂反是。除却仁。便是暴。原不兩立。故

大學講錄

卷一

七

二者皆能帥天下而使民從。若所令反所好。豈是欺人。只是自欺。豈君子有已求人。無已非人之怨道乎。怨者求仁莫近之本也。亦反身而誠之要也。不怨未有能誠者。不誠未有能動物者。而曰仁覆天下。有是理哉。所藏乎身四字中。亦包得有一字。諸友見否。衆未達。先生曰。此四字中。包得箇心字在。蓋以心藏在身中。怨與不怨。人不能知。可以相欺。而不知此心獨知。先難自欺。而欲人喻也得乎。故下繁引詩以詠之。平天下在絜矩。絜矩是借用字眼。天下人只是箇情

字。天下人之情。只是此心而已。天下之不平。情不平也。天下之情不平。心不平也。圓融處多。便有許多不出乎中之誠然。初尚欺人。久之便自欺了。惟方正處多。則一毫遷就不得。故將矩字喻人之情。以絜字喻平情之法。天下人。好上還平得去。只到了已所不欲處。便有許多平不將來的。故以所惡暢言之。而好可知。平天下者。咸曰作好作惡。皆維辟之事。何恤斯民。此已大不是。說者又謂我之好惡。何不可同于民。不知好雨好風。南北燥濕。卽在民已不能同。而欲上下

大學講錄

卷一

七

之能同也。此實難矣。卽使能同。待得民好乃好。民惡乃惡。則君門萬里。何時膏澤得下于民。亦非父母斯民之道。不知平天下者。有何所好惡。驀動一念。便想到百姓們身上。是他們所好所惡否。若非他所好惡。豈可背民以徇己。總是提此心于未形好惡以前。推此心于民好民惡之內。民未嘗曰是其所好。而我預審之曰此民之所好。是我原無好。以民之所好爲好。而所惡亦然。此之謂民之父母。故兩引詩以詠歎之。而責其以慎得衆也。凡此者。人見以爲平天下之君

子與民同好惡。而在君子分中。只是慎此明明德之學于天下而已。此德字打轉經文明德之德看。而以人土財用廣之。從來泉貨流通。是經國子民之本領。此處不權本末。則用入行政之間。都做了以身發財之事。而聚歛之小人。得以惑之。此處權出本末。則用入行政。都是以財發身。而聚歛之小人。皆無所庸心焉。蓋人主通天下爲一身。泉貨爲周身榮衛。容賢愛國之人。是以清心寡欲。培養元氣于天全。妨賢病國之人。是以嗜慾利樂。助長邪氣於臟腑。此處好惡不

大學講錄

卷一

三

爲仁與不仁。若是仁者。則爲發身之取。若在不仁。反爲培克之媒。百姓見以爲財源。而平天下君子。則見以爲通身之榮衛。百姓見以爲理財。而平天下君子。則見以爲仁天下之術。不出此外。津津然好之。百姓領此。便覺得忠君愛國之心。時刻不敢去懷。始信太倉九府。終爲有盡之藏。而府海官山。不盡自然之利。家藏戶蓄。豈曰豐裕在民間。而何用聚歛之臣爲也。初然只見得斯民好義。而不知無疆之利。卽開于此。假使平天下君子。不見得此處是仁術。而以發財之心。行發身之事。好以徇己之欲。而不以篤天下之仁。則惡處如何打得過去。猶曰我欲平天下也。看來總是箇自欺。故大學一書。可一言以蔽之。曰。毋自欺也。

大學講錄

卷一

四

諸友請講中庸。先生徵諸子以各出所見。吳介仲曰。在天爲不己之命。在人爲五常之性。高麗昌曰。註云。命猶令也。先生又徵以各宜暢所說。諸子對俱不契。先生曰。此命字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的命字不同。此諸家附會之過也。程朱命令之訓良是。但要發得暢快。諸友言不盡義。只爲平日以書看書。不曾以當人之身看書。要得書旨透切。只須將此句書。打疊到自已身上。試看此身在形骸未具以前。從何一旦而

有此軀體。又從何一旦而有此五常之性。則知子思子天命之說。與朱程註疏。俱非劈空撰出。苟有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此卽天命之謂性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率性之謂道也。此箇軀體。在凝結之初。既不由楷模以成。亦不由造作而具。只有陰陽二氣。相與胚胎。氤氲化生兩字。極確極真。二氣相蒸。動靜互爲其根。遂結而成水火木金土。陰陽有氣而無體。五行有體而無氣。五行各有陰陽。卽各以陰陽之氣爲氣。而仁義禮智信之理。遂與水火木金土。附麗而生。

此處孰使之然。則夫子所云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此道字與率性之道。道字不同。率性之道。在天命以後。一陰一陽之道。在天命之初。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是也。以運化主宰言則謂之道。以萬物受衷言則謂之天。形骸未具以前。二氣蒸動。清濁未分。全是此箇物事。在中參伍摩盪。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非數目字也。一處便是命真。故陰陽者氣也。五行者形也。五常者性也。此程朱所講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爲極妥極當之論也。蒸民之

詩所以云有物有則也。五常之理。與五行並賦。不待矯揉造作。率由出來。自與聖賢理道。無一不合。不特聖狂愚不肖。率出來都與道合。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箇箇人心有仲尼。此孟子夫子性善之本義也。但是知覺日深。漸染習氣。率出來。未免有過不及。故君子修之。以教天下萬世。使之返習而還性。盡人而合天。諸友曰。然人有纔通知覺。便自剛狠暴戾者。豈又不戾于性善之旨乎。先生曰。此便是習氣。雖與諸友言之。恐起人疑謗。

其實乃聖賢立教之本意。但聖賢引而不發耳。何也。此便是未知生。焉知死的真要緊處。人只死了便休。聖賢亦不必費許多氣力。教人勉為善。須知人不曾死。此箇形骸軀殼。譬之草木。秋霜肅殺。莫不墮落。豈不是死了。到得春氣薰蒸。自然又生發出來。須知此草原不曾死。又譬之五穀。為種之美。成熟以後。斬刈將來。豈不是生氣斬盡。及至次年播種。依舊萌芽復生。一粒故種。結千百顆新實。故向管對友人言曰。有降者。必有受者。有賦者。必有秉者。論受秉以後。性為

中庸講錄

卷二

三

體而心為用。性在心之前。論降賦之初。性在天而心在我。心又在性之前。只觀芳草生于青郊。年年不離故地。新穀結成香實。原從舊穀發生。但是今歲種艾蘭。秋後雖死。明年仍發艾蘭。今歲種嘉禾。秋熟雖藏。明歲仍成嘉種。故剪蓬蒿而植艾蘭。鋤荑稗而植嘉穀。此去惡為善之道也。而艾蘭嘉穀。即生于蓬蒿荑稗之區。斷未有植蓬蒿荑稗。而能發生艾蘭嘉穀者也。此屬人一邊事。至于天之所降賦者。淑氣薰蒸。雷雨膏澤。不擇蓬蒿艾蘭嘉種荑稗。而各予以生意。則

知天所賦予。無有不善。即荑稗蓬蒿。亦莫不各有其生意。是物所原來。亦無有不善。其同此無不善者。性也。而究竟不免于蓬蒿荑稗者。則未死以前。習氣深重。到那發生時候。習氣復來。將天命一點至善嘉種。都混入習氣裡去。如何得復還無不善之本體。可見性原至善。都為習氣寬他。故君子教人明善。不但為此身此日而言。正為後來承受時。莫辜負天之所以降賦者。故曰知生而後可以知死也。信得此席話。則知纔有知覺。便爾暴戾。是帶來習氣使然。非性之罪

中庸講錄

卷二

四

也。是以君子修之。此道既原于天。率于性。而成于教。則便是當人之身。時刻離不得的。尋常說書。只說得箇道也者。不須更離也。略看了可字。故把此句書。看作體物不遺一般。做道之體說。非也。此句書。原不是指道體。蓋為體道者。極力喚醒。使他刻刻無雜用心。喫緊在一可字。故又以可離非道申言之。既云須臾不可離。便當事事修。時時修。遇事修理。遇理便修。其過不及。以歸至善。萬一事事湊積于一時。豈能分心處處照管。不惟照管不及。亦且瑣碎太勞。君子到此。

看得此道有箇源本。所謂天命最初之體。時時刻刻。在當人之身。只是人覩他不得。聞他不得。這箇所在。性習由此而分。理欲從茲而判。礙此者戒之使不入。保此者慎之使不失。然這箇念頭。一刻放鬆。便成隕越。直須時刻凜然。如臨淵集木。遇事遇理。自然合宜。當可而不與此道相離。恐懼不與戒慎對。功夫益覺嚴緊。纔于須臾處得力。夫說箇不覩不聞。若像個隱的。微的。說箇所不覩所不聞。明明有箇的真面目。莫見莫顯于此。故君子戒慎恐懼于一物不有一念未

中庸講錄

卷二

五

動之地。兢兢然臨淵履冰之不啻也。此箇獨字。便是上邊所不覩所不聞。便是下邊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卽是天命本體。若曰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便又落覩聞邊矣。一落覩聞。便涉在七情交感一邊。便有偏倚。何容慎哉。故緊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接之。喜怒哀樂自是情。其未發則是性。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蓋本諸此。人之一身。除却喜怒哀樂。別無用心處。天下人除了喜怒哀樂。亦別無同心。此情在未發之初。覩也覩不得。聞也聞不得。與無聲無臭之天

載河流。處處是形骸。未具以前真正面目。形骸以後。事皆托根于此。真是人我同于一原。萬物皆備于已。過也過不得。不及也不及不得。有何偏倚。有何方域。迥然獨立。絕物孤懸。豈不是天下之大本。從此處發將出來。那有箇過情的。那有箇不及情的。我以爲如此。人亦以爲如此。天下人亦莫不以爲合宜如此。卽揆之于無情草木。亦必無天札瘥厲之事。豈不是天下之達道。可見人但患不能盡其性耳。能盡其性。自然人物兼盡。人物兼盡。則可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

中庸講錄

卷二

六

贊化育而與天地參。此天地位之說也。盡人物而贊化育。則萬物育之說也。而皆本于能盡其性。此致中和之說也。惟君子爲能慎之于未發。而擴而克之。故全體是箇天命時本來面目。學者從此處認定樞紐。直從天命處體勘到率性。從率性處體認到聖賢修己治人之功。始知此件大事。原須卑離他不得。却又覩也覩不得。聞也聞不得。慎以修之。自然親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而大本達道萃于一身。擴而克之位育在我。此便是外王之學。從此處認定樞紐。達親

到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何有參贊。不外中和。中節之
和。又從此未發之中。達將出去。誠哉此箇物事。以爲
隱微。却又躍躍孤懸。以爲孤懸。却又不落觀聞影響。
真是須臾離他不得。凜凜然戒慎恐懼以修之。自然
親見我形骸未具以前的真面目。與一陰一陽之主
宰。源流相接。不曾增減分毫。到得軀殼枯槁。一點靈
明。與天命降衷。承流秉化。依然是箇聖賢種子。豈非
內聖之學乎。中庸一書。直把此章看得七穿八穴。後
邊分作兩大段看。以終此章之義。自仲尼曰。君子中

中庸講錄

卷二

七

庸。以至誠則明矣止。作一段。以終此章天命至大本
達道之義。自人物參贊以至達天德止。作一段。以終
此章中和位育之義。末章繁引詩書總結之。與此章
同體。庸訓作平常之理。非庸者用也。時中便是君子
用處。亦非以庸字來換和字。和原從中裏發出來。對
立不得的。修道君子。認得天命本體只是未發之中。
故上一中字。終身用之不盡。而君子小人。皆從中判
焉。此箇物事。如日用飲食。不離當人之身。而人自不
知。所以非失之過。則失之不及。總之知體不能現前。

只是不能明善。舜從問察中。明得此善。是中之本體。
故卽用之于民。此聖之事也。否則須用擇善固執之
功。如顏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
賢人之事也。雖然如此。却要辦得一副剛健中正的
精神。而後無隱。惟半塗之事。然此件大事。體備如聖
人。廣大若天地。亦不能窮究兼統其至。而不知就在
愚夫愚婦。知能日用之間。若從子臣弟友中。實實體
認。自然無入不自得。此行遠登高之。必有所自也。自
者何也。誠也。鬼神體物不遺。出不了。一誠。既明此善。

中庸講錄

卷二

八

而可以不求誠乎。明以求誠。則聖賢開闢希有之事。
如舜以匹夫而帝。武周以革命而王。無一不是時中。
無一不歸至善。可見天下之達道。原不離當人人倫
日用之間。不誠以行之。則達德亦有所不達。而以之
治天下國家也難矣。故明善誠身。爲天下國家之本。
而擇善固執。爲明善之極功。乃知天下只有兩種人。
不是合下來完滿具足。常明此理。便是擇善固執。求
明此理。所謂合下具足者何。我所謂天命之謂性也。
所謂擇善固執者何。我所謂修道之謂教也。然性理

孤行之人不易得。而修道立教之事。則無人不可反身以自求。是以君子貴致中和也。此爲一大段。夫致中和則位育在我。便是能盡其性。而人物兼盡。與天地參。其人亦不可多得。下此則致曲者事矣。致曲能化。則可以與鬼神合德。而收仁智合一之功。與天地同其博厚高明悠久。惟聖人以至德凝之。而爲制禮作樂考文之宗主。型範帝王。効法天地。而使歸民育物之德。上可配天。無少偏倚。以此言德。直曰天德。向非擇善固執。以明天命之本來。何以辨此。故繫以固

中庸講錄

卷二

七

字收之。達字從固字來。固字是戒慎恐懼的真面目。而以入德之自。推本于人所不見。以點明所不覩所不聞之初體。以照應首章慎獨以前之意。却又推廣到篤恭平天下。以及化民不假于聲色。使復還無聲無臭之天。以照應首章大本達道位育之事。而復還他天命率性之元。故中庸一書。一言以蔽之。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此愚以明善誠身教人之本旨也。中庸一書。既爲明善誠身而發。先要分別得君子小人用處。扼定主意。只做君子。自能動與中合。故六句

詩中。三出君子小人字。而不厭重疊者。蓋極力喚醒人在幾微之間也。小人非閒居爲不善之人。與夫子對子夏言儒者一樣。同此未發之中。是天命本體。君子便看到大本達道處。爲天地萬物位育之所由致。何等見得大。做出來自自然時措咸宜。小人便看不到此。只以爲希奇隱微之事。外不能見天地萬物。內不能見不覩不聞。日事穿鑿。何等見小。做出來都是沒規矩的方圓。沒本體的作用。居之不疑。更有何忌憚乎。故君子中庸。小人非不欲中庸。只是行出來。都與

中庸講錄

卷二

十

中庸相反。故君子之中庸也。自家先已是箇君子。行出來便是時中。小人雖反中庸。而亦成了箇小人的中庸。但自家先已站定是箇小人。行出來那有忌憚。故上邊兩箇君子小人。所以分別之。使人有定見。時中忌憚上。又著箇君子小人。所以點醒人。使人有定守。不得忽畧看過。故下文極嘆中庸之至。而傷民之鮮能也。其所以鮮能者。只爲見之不真。以致行之不力。故首慨其不行。由于不明。次嘆其知體不能現前。只爲他精神力量。不先用在明上。却一味亂走路頭。

所以非失之過。則失之不及。如人莫不飲且食。而知味者少。味就在飲食中。不知便爲飲食瞞過去。斯道就立本于吾人喜怒哀樂未發中。不明亦便爲喜怒哀樂瞞過去。而欲道之行也得乎。此處便露出明字。面目明之維何。蓋求明此中之在人。爲萬善之所同歸。而大用之所由出也。觀聞不著之理。每在尋常淺近人口中。一語道着。人只爲自己認作極聰明的。說天地民物之理。惟我能知。下此者皆不足與言。如何肯去邇言中用心問察。惟舜不自智。好的也問。不好

中庸講錄

卷二

二

的也問。所以善與惡面目各陳。惡處不必照管他。善處却不可草草放過。凡善莫不有兩端。亦莫不有箇至當恰好之理。不得其至當恰好者。用之于民。非失之過。則失之不及。所以執之貴精而後用之恰當也。乃知未問察以前。舜全乎其用智。不用智則問之無功。而察亦無術。一問察以後。舜全乎其不見己之有智。一見己之有智。則執者爲偏執。而用者爲強民。以不堪。所以首贊其大智。而未嘆其斯以爲舜。不復以智贊之者。所以起下予知者之不能守也。此處便露

出善字面目。而致慨于予智者之妄執。以爲擇而不能期月守。明善兩字。此處和盤托出。而以回之爲人。彷彿之。從來看此書者。如看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一般。不知此非泛泛一擇字也。加擇字于中庸之上。蓋所謂中庸者。原有箇至當不易之理。爲萬善同歸之極。任天地間千百箇善。只此一善以統其元。就在此中庸中。不擇則不得。既得則不必求之天地。求之萬物。只須守此勿失。而位育逢源。大本以立。達道以行。豈是易能之事。所以曰中庸不可能。其曰不可能者。

中庸講錄

卷二

三

非危言之。以絕天下人向往之路。乃正言之。以激天下人擇守之堅也。故以君子之強繼之。和而不流。非介也。和從未發之中處托根。卽到發時。猶有未發之意在。若一發便盡。則含蓄之意少。豈是堅固之道。中立非聯貫字。從中字斷了讀。此中在喜怒哀樂未發時。是天下達道的根本。不能毅然植立。則必有所偏倚。此中一立則不倚。不倚則無所撓。以之處有道也。是位天地。育萬物的手段。以之處無道。亦是位天地。育萬物的心腸。其曰不變塞者。非不變窮約之所守。

此塞字與秉心塞淵之塞同。蓋君子未處人國時。此身聰明才知。都收斂到戒慎恐懼上。以養中和位育之基。到得國有道時。天地由我而參贊。萬物由我而化成。使學問一味張皇而出。不惟聰明睿智之不固。亦且把戒慎恐懼之心。都發越出來。如何能堅忍到底。至死不變者。非意氣節烈邊事。蓋平日談中和談位育。都在喜怒哀樂未發處。觀聞見顯不著處。一派道學話。把偌大一箇天地萬物。都收在未發中。無道時。那箇來係你。使認之不真。守之不定。少不得便要

中庸講錄 卷二 三

貶損些。遷就些。以為明哲保身之學。而君子則至死不變。方能使民所鮮能者而已能之。故謂之依中庸之君子。依字絕妙。說箇須臾不離。還有離時。依者如人之依衣也。衣來依人。便有可不衣時。人去依衣。則自朝至暮。自暮至朝。那一刻是去得體的。人去了衣。便成不得人。君子去了中庸。還成得箇君子麼。此種學問。全在人所不覩。人所不聞。處着精神。不是故意要遠脫人世。日日在儔人廣眾中。而立心制行。全不與人相混合。豈非避世。故易曰。行其庭不見其人。如

何能見知于人。隱恠到此。便要廢然自返。遵道者于此。便要中道隕越。君子乃恬然不悔。非聖人而能之乎。惟聖者能之。非曰凡人所不能也。正見惟聖可能。這箇聖人。也不過是人而聖者也。奈何以聖人自絕。而不肯作毅然為聖之想乎。故千古聖人。與愚夫愚婦同體。千古聖人。亦莫不與愚夫愚婦同道。聖人所知的。愚夫婦亦可知能。愚夫愚婦所不知不能的。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豈但聖人。即廣大莫若天地。亦不免人猶有所憾。聖人到此。只行其常。以為道自費

中庸講錄 卷二 四

也。道自費而隱也。賢知之過者。便愈加推索去。行出來都是恠事。他說他極是聰明。看破到聖人所不知不能處。聖人看他。只是箇愚得緊。不是愚。如何穿鑿出許多隱僻恠誕之事來。君子不必如此。即就愚夫愚婦所與知與能者。看到那極大處。便說到位天地育萬物處。夫說到位天地。則天地也載他不住。說到育萬物。又有何物可以載他。故曰天下莫能載。即就這極大處。看到那最小的田地。便覩也覩不得。聞也聞不得。到觀聞都用不得。還有一物可破他否。可見這

箇物事。無日不在人耳目之前。却無處落人聞見之內。上至于天。下至于淵。便盡了一箇極大的世界。而詩之咏鳶魚者。早已把上下的道理。昭察著明。不然而必要以知能窮聖人。則上至于天而止。問其土至于天者。幾千萬里也。聖人所不知。聖人所不能。何若卽詩之咏戾天者。而凡物之輕舉。莫非此道之所峻極。而上之理已著。下至于淵者。幾千萬里。聖人亦有所不知。所不能。何若卽詩之咏躍淵者。而凡物之潛泳。莫非此道之所遊行。而下之理已著。何者。此道在

中庸講錄

卷二

十五

世界中。上至于天。下至于淵。滿世界。莫非此箇物事。爲之瀾瀾克塞。而却不在愚夫婦之外。別有一端。夫天地間。除却君臣上下。別無參贊位育下手處。然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而後知天位乎上。也在此大本達道中。地位乎下。也在此大本達道中。聖人是此喜怒哀樂之性。愚夫婦也是此喜怒哀樂之性。極之天地的陰慘陽舒。亦莫不是此喜怒哀樂之性。故天地一陰陽也。一大父母也。夫婦一陰陽也。一小天地也。做到

至聖極神。脫不了夫婦兩字。做到聖功神化。只了得箇夫婦身上。萬物備我。與天地同體之事。看到這禮方知萬物皆備于我。天地與我同流。大本達道中。了却位育之功化。這種學問。真是實載事。不是空談理道。人只不肯實實理會。而欲遠人以求之。所以愈求而愈遠。何也。人只爲以我治人。便覺得有許多不合處。若是以人治人。使何等省力。上人字不指君子。下人字不指衆人。蓋爲自己一身。以知覺靈明。治形骸肢體。以執理不化之念。治活潑潑地之心。皆是此病。

中庸講錄

卷二

十六

君子只見得天地間。少不了是子臣弟友。只以子臣弟友自治。何嘗于當人之外。別取一箇道理來治他。故曰以人治人。治則未有不改。改則不必過求。便與中庸脗合。此忠也。恕也。未必便盡了聖人之道。而違道亦不遠也。論語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此云違道不遠者何也。人之性不可見。而情可見。故喜怒哀樂未發處不可見。而發皆中節處則可見。聖人之道。全在未發時。溫養得元氣渾涵。發出來自然與人物同見其是。方謂之和。方謂之達。施諸已而不願。亦

勿施于人。必待臨時平心較量。方做功夫。則人我未交以前。全未着力。就使與聖賢同志同道。只叫得箇忠。叫得箇恕。叫不得天下之大本。叫不得天下之達道。所以曰違道不遠。故某嘗語人口。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曾氏子之學。賢人之學也。是曾氏子自陳得力。非夫子之所謂一以貫之也。其所云以人治人者。于吾夫子之自治而得之。子臣弟友人也。君父兄友。亦人也。求之未能。所謂以人治人也。豈曰以我之人。治人之人也哉。這箇道理。極是尋常。自有物有則

中庸講錄

卷二

七

之初。便具以爲美德。說將出來。都是人倫日用中。極平常切近的言語。人只爲看做是庸德。便不肯行。只爲看做是庸言。便侈口而談。不知你但未行。行則自見其不足。卽以上面事父言之。若樂論箇事父。豈夫子尚有未能的。若論到許世子之侍疾。及曾氏子之養志。克類至義之盡。真是聖人亦所未能方知夫子之所謂丘未能。都是真話實話。非望道未見之說也。而臣弟友可類推矣。猶口無不足耶。只爲看做庸言。則信口說將去。都是聖賢路上人。都是日用常行事。

此庵講錄

卷二

真正一言之下。有無窮道理。何所不可說。不知不必說到孔夫子之所謂志在孝經。非人所不敢戲談。卽在尋常晨昏定省問安侍膳邊事。有多少說得到。行不到的。與其侈口而談。行之不逮。何如留有餘不盡。以看自家持行得力何如。不失爲慥慥篤實之君子也。以此自治。便處窮通得喪。無所不可。子臣弟友。所謂位也。素如繪事後素之素。凡人看此理在中庸之外。卽處子臣弟友中。亦莊飾出許多有道氣象。再不肯依本色行去。遂于尋常日用之外。別作希奇出特

中庸講錄

卷二

六

之想。謂天地間。有一種聖人。真是人及不得。學不得的。他那一種學問。真在吾人尋常日用之外。自家靠不得。却又不肯罷休。却裝點出一般行徑。以爲忠孝弟友之能事。不知孝到格。姦底豫。忠到龍逢比干。在聖賢分中看來。都只是布帛菽粟之事。他原是本色行將去。學他者。便不能依本色去做。何也。此聖賢與常人。分量之不同。學問淺深之不一也。不然。上天下地之間。得意之事。只有富貴一途。過此則貧賤夷狄患難的時節居多。此易所以云吉一而凶悔吝三也。

八九

四者在天地間。是那一個跳得出的。身在子臣弟友中。非富貴就是貧賤。夷狄患難。那由得你不入的人。不肯依本色行去。遂覺得有許多不自在。不受用處。只看夫子蔬食飲水一章。便是處富貴貧賤妙處。看之夷狄不可棄。居九夷不陋。微管仲亦少不得被髮左衽。便是處夷狄患難的樣子。一向將四者看做位。只為中間有箇素字。不知四者遇也。境也。非位也。子臣弟友位也。子臣弟友中。原有不齊之遇。人只不能依本等行去。故合四者之遇。不過居上居下而止。所

中庸講錄

卷二

七

以于上下中着箇位字。于富貴貧賤四者中。止下箇素字。上下者。子臣弟友之位也。不凌不援。便是真正本色人。立身行己。那有一些不正。何處更去求人。而作怨天尤人之想乎。這等看來。一味正己。更不求人。功夫何等庸易。一味只管自己。更不必問他人。此中何等平易。而所遇之富貴貧賤。則命適使然。若丟開自己。去周旋人世。援上陵下。與命數爭衡。此中何等險。此事又何等險。毋論愈險愈難。即使萬一行過去。亦只是微倖苟免而已。豈射者及求諸身之意乎。言

此學者不肯依本等度。曰。這本色做事。只是箇行險。只是箇願外。真正隱僻。惟誕到極處。諸如此處。須着眼。其所以不依本色。而必要行險者何也。無非把聖賢學問。看做極高的。極遠的。無論聖賢學問。原非高遠。即使果然高遠。亦必從卑邇處。一脚踏去。不必論到如何為忠。如何為信。君臣合以道。朋友合以義。即此庭闈之內。順勢道理。好不是難。舜之號泣旻天。難得親心悅豫。事親不悅。則信友獲上。都無根本。而夫子得此于兄弟。既翁之詩。豈非行遠自邇。登高

中庸講錄

卷二

十

自卑之明驗乎。不然。遠莫遠于鬼神。高莫高于鬼神。而其微顯莫揜者。不出人心一念之誠。人奈何徒事之高遠。而不于此。善既明之後。講求誠身之理也。鬼神日在天地間。視也視不得。聞也聞不得。如此便無鬼神安頓處。不知鬼神無體。即物以為體。且無論一切草木山川附麗之物。即以吾人一身而言。生者之五官百骸。與死者之五官百骸。莫不相同。而未死之時。言動持行。無一不盛。一死之後。鬼神去其體。止遺下這箇物。所以立就枯稿。故人身中。即有鬼神。鬼神

不能盛。鬼神之盛。鬼神之德爲之也。鬼神之爲德。鬼神之精英。凝結不散。所謂誠也。鬼神亦離不得喜怒哀樂。故能以陰慘陽舒之性。孤行于人不覩不聞之中。而附之以爲體。若看到鬼神與我同體。便曉得鬼神在視不見聽不聞處。我那所不覩所不聞處。又是什麼。戒慎恐懼。無時放得下。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就在此。豈待入廟而思敬乎。此處不肯信。只觀祭祀之時。洋洋如在。果孰使之。鬼神使之也。鬼神何以能使。我平日戒慎恐懼之功少。不曾看到鬼神與我同

中庸講錄

卷二

三

體處。少不得到入廟之時。自然一點靈明。都被鬼神攝去。洋洋如在。那容你不誠。可見入廟思敬。人心之誠爲之。體物不遺。鬼神之誠爲之。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人奈何不于天地萬物。與我同源之體而求誠也。此處方露出誠字面目。可見人不明性之在。我在人者。原同此善。則擇守之功少。處處都是作僞。明得此善爲人物天地之所同原。那一處可以不求誠。既能明善以誠身。便把天地間。從古及今。希奇僅有之事。都看得是尋常日用邊事。所以孟子曰如其道。則舜

受堯之天下而不以爲泰。聖賢行出來。都是中庸。所以子曾子之。以及桓文之事。卽堯舜文武之事。堯舜文武是聖人。是君子。在不覩不聞處着精神。故行出來。都是時中。曾之桓文輩。不是君子。不是聖人。不曾見到那位天地育萬物處。不曾在不覩不聞處着精神。行出來都是無忌憚。故舜以有鯀匹夫而爲天子。尊富饗保。若見爲開闢僅有之事。不知舜之德爲之也。聖德在身。自然祿位各壽。不求而至。大命在我。德有以受之。德到可以操祿位名壽之權。而集天之

中庸講錄

卷二

三

命。又像箇開闢僅有之事。不知在舜分中。只了得箇所求乎子以事父的道理。雖曰聖人之德。其實卽庸德也。特舜滿了這孝的分量。能獨造其大耳。不然。商周之際。成何等世界。明夷遘難。文王豈曰無憂。故終文之世。無一日不憂。所以周易一書。成于羨里。皆文王憂患中所作。而夫子獨信其無憂。蓋以天王明聖。時刻不敢去懷。而六州歸心。時勢又將在我。既憂天命之不能保于明聖。又憂人心之不能與我相忘。此中若焚。因上下一想。前有明類長君之父。後有遵養

時晦之子父有聖德而僅自克勤。天下人信之。子有聖德而深自養晦。天下人又豈不信。王季之作。可以無憂。武王十三年之勤。文王早已信他。必不肯驟作戎衣。耆定之事。不然。武王非文考少子。伯益考之醜。武王豈不見。太顛閔天。葷之謀。武王豈不與聞。若使有志伐商。文考一歿之後。便投戈相向。豈姑待于十三年之後哉。故十三年以前。實實是文考天王明聖之意。十三年以後。不得已而順天應人。所以下章即繫之以善繼善述。而推本為達孝。不然。其父天王明

口馬請錄

卷二

重

聖。其子稱于比戈。雖曰為之身嗣。竟以天王明聖。必曰吾君之仇。而何以為善繼善述也哉。聖賢看到這裏。都把來做子臣弟友分內事。以他胸中原是一團戒慎恐懼的人。原是一團位天地育萬物的學問。原是一團明善誠身以修庸德的心腸。故經也是權也是常也是變也是。看得到此。方可與讀中庸。不然。中庸教人以庸德之行。而必說到以匹夫而有天下。以諸侯而作天子。豈教人戒慎恐懼之意哉。與諸友辨明此而後與之說。此兩書。文既上下父子而可以無

憂。武王繼之。不過續此太王王季文王來侯封之緒。餘初無心于代商。即曰遵養時晦。亦後人稱頌之詩。而武王當日。豈有此念。待至紂惡貫盈。獨夫自取滅亡。即六七作之賢聖。到此也留不住。所以一戎衣而有天下。疑于失天下之顯名。而天下反信為聖人。為仁義之師者何也。只為武王胸中原不曾利商之天下。因時受命。故曰時中。所以若固有之。而不必如湯之台有慙德也。蘇子瞻謂商周之君。為世運升降之一會。蓋以湯有慙德。為不自安。武並慙德而無之不

中庸講錄

卷二

活

知夏桀無道。盡在天下。未必如商紂之無道。播惡于天下而不已。且毒虐于天王明聖。執敬養晦之父子。自伯益考以及武王。何日脫商紂之虎口。而武猶勤服事于十有三年。臣子之義至此已盡。而君心不悟。又何慙德之有哉。子瞻猶淺之乎。窺聖人矣。武王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這一句書。夫子蓋得之魯頌。可見大聖人學問。自是不同。魯頌曰。至于太王。實始剪商。至于文武。續太王之緒。此詩不特寬成文王。即太王亦寬沉吳已。夫遷邠避狄。自救不遑。何服用心去

剪商祚。只觀天作高山。與皇矣上帝。及篤公劉諸詩。何曾有一字涉到剪商上面。此孟子所云書信書則不如無書也。蓋高山皇矣諸篇。及頌武王執敬勝殷等詩。皆出自周初。必成于周公召公之手。所以溫厚和平。魯自立太廟而後。已非周公之所安。而躋僖以後。人心益大槩可見。爲闕官者。只知稱美僖公。推本到后稷公劉。以見建侯啟宇之烈。誇張祖德。而反失祖宗當年之意。愚故曰闕官作而春秋益不得不作矣。夫子不刪之。非所以爲父母之邦也。亦將以正告

中庸講錄

卷二

三

天下也。不然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何等渾厚。豈曰省文耶。故下節直筆云。武王末受命。正此意也。周公成文武之德。亦有深心。後來說書者。都說到武受命遲而未成。周公成之。成武也。正所以成文也。俱非聖賢之旨。文王小心服事。武王養晦誓師。父子原是一心。然到得誓師之後。未免君臣上下之分。倒置了一番。夷齊扣馬一諫。又何以告天下萬世之爲人臣子者。此時不急急講求出箇禮來。則武王之德。必不能著明于天下後世。竝文王小心服事之德也。着武王

累了。故惡惡講求箇大禮。以收拾天下後世之人心。到仁人孝子上。而後文武之德。大明于天下。不然。帝王足矣。而何以必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也哉。故下文便歎其善繼善述而稱之曰達孝也。春秋時舉少不得位與禮樂。都要易侯而王。所尊所親。都非穆考生之日存之日所行之事。昭穆相對。豈不恟然。而不知看到繼述之善處。即使起死而存者。于今日亦不得不然之勢。故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而爲孝之

中庸講錄

卷二

三

至也。聖賢到這裡。全不曉得有天下者是我我所有者。是何人之天下。只知道祖功宗德。是我子臣弟友中人道之儀型。有皇上帝。是我恭贊。化育之主宰。在我國者。皆是與我同此性天之物。我不能治人物。如何能贊得化育。故制禮之始。莫大于尊祖以配天。配天者配饗也。非謂我祖之德。上與天齊。而直與天配。乃謂上帝在鑒觀求莫之初。仁愛而眷顧者我祖也。我祖在升遐之後。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故闔丘以祀天。所以報天之功。方澤以祀地。地原以代天而

有終亦所以報天之功。是若人者之事上帝也。而制禮者謂以我事上帝。則渺茲厥躬。豈能格重玄而通帝德。有我祖焉。是上帝之所眷顧而在帝之左右者。以之配饗。或者上帝其饗之。故曰所以事上帝也。若曰以我事上帝。不若以上帝之所眷注而在左右者事上帝也。而至于我祖之靈。則以禘嘗之義舉之。明乎此禮此義。則知我祖能治國而上帝乃眷之。我能嗣祖德而治國。乃能以祖事上帝。而上帝饗之。斷未有不能治國而可以事上帝。可以制郊社之禮。禘嘗

中庸講錄

卷二

三

之義者。治國之道。不示諸掌乎。不王不禘。蓋本諸此。前此坊間諸說。繁引周禮。皆未發明得聖賢之旨。出。故下引九經。以爲治天下國家之大凡。而推本于明善誠身。以終性教之義。

政以人舉。人以道存。非泛泛說箇人存。故下文緊補出道字。只此兩節。便知得前商所爲道不遠人。天地間斷無除却當人之身。別有參贊位育之理。夫政也者。蒲蘆也。文法最奇。註云易生之物。非舉此以見地之敏。樹只將他來畫出箇政的樣子。以甚著人之爲

道最是緊切。蓋哀公只問去問政。早忘却了當人之身。不知政只如樹中的蒲蘆一般。若無地道。何能得敏。人主只照管自家。是何如人。修何如道。政之敏易易耳。然是人也。不是我一身。便能孤存得的。凡能與我講求此道而俾政之敏者。皆人也。天下惟此一人。不是容易招致得的。全看我當人之身。是與他志同道合的。方纔能爲我用。在人取人。兩人字。同人存的人字。則指取人以身之人言也。人既以身取。則不可一日不修。修之云何。卽修以能敏政之道而已。此

中庸講錄

卷二

三

道在當人之身。原是位天地。育萬物的根本。一念之慈祥。便是布滿世間之太和元氣。故曰以仁。話說到以道以仁。便節節說向內去。未免起哀公以玄妙之解。故急急打轉到當人身上。所以曰仁者人也。諸友試看仁字。豈不是道。仁者人也。豈不是道不遠人。人奈何只是舍却自家一箇活潑潑地。爲聖爲賢之體。而別求所爲道也。諸友好自體認。莫作講書會。仁不遠人。先須從自己家中一木九族上做起。此處行將去。適也不可。莫也不可。有變通。又要有斷制。非義則

孤守一仁。何以能時措咸宜。故仁之動與事符處是義。而義每足以成仁。若非以天地間第一等人。與我講求精進。則思每能掩義。如何曉得天地間。只有這一本爲最篤。下此都從這裡殺得去。不惟此處不知所殺。連求與我講究此理的人。分量之淺深。識趨之高下。都辨不出來。行將出去。如何得有禮夫爲人上者。莫過行事有斷制。處事有節文。而皆仁字中包舉生發出來。却不曾離了當人之身。別有甚終始作用。豈非人道之做政乎。故曰君子不可以不

中庸講錄

卷二

三九

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却在親親上做起。欲修身可不事親。合身與親。出不了箇人字。合修身與事親。離不了箇人道。故不可以不知人。若要知人。不能明徹本源。曉得天命以前。物則並賦。如何知得親與我。都在二氣五行化生之中。一刻離了賦稟之初。便氣質茫茫無有主宰。向能于當人之身。而求盡所爲義禮完備之仁體。說到此。足知君子戒慎于所不覩。恐懼于所不聞。全是知天知人之學。學者誠不可一刻放過。諸友又莫作講書會。話說到知天知人上。又

不免轉入轉細。易使作玄妙之想。故急急打轉到人倫日用上。而約之于所以行。上節要着眼看知字。下節要着眼看行字。知行並盡。便是下面明誠擇善固執之根本。大意謂知天知人。豈是知之玄特深隱。就在吾人人倫日用間。只觀天下之達道有五。而所以行之者。只在三達德。夫達道有五。而達德有三。似乎道當各盡。而德有異名。不知只是一箇樞紐。運行到底。一字原從三與五而得名。不必泥定到誠字去。以下面還有知之。一。成功。一。所以行之。一。凡一字定當

中庸講錄

卷二

三

作誠會乎。此執理之過也。上面修道以仁。只說箇仁字。而此處補出知勇何也。知字在知天知人中逗出。勇字在四箇不可以不中逗出。故曰知以開仁之始。勇以圖仁之終。諸友欲求明所以行者。一。只須把達道達德。打轉在自己身上一看。不是以一念去行君臣之道。又以一念去行父子之道。遇君臣是此念。遇父子也是此念。以至遇夫婦昆弟朋友。無非此念。即使五者倅聚于一時。還他各各恰好。也只此一念。雖云明了的是知。肫懇的是仁。克滿分量的是勇。究竟

功的了的。能的。懇的。克的。滿的。只是一箇念頭。隨說隨足。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非此一念。彼又一念也。故知行有生安學利。困勉之不同。而到頭總是一樣。知行雖是並進。而知必定居行之先。何也。知仁勇三者。乃純簡之名。豈能一促便至。少不得從相近處做起。先須知得此三者。從近處下手。則知得修身不外此道。而治人卽在修身之中。以之治天下國家。無不敏之政矣。逐句口連。下幾箇知字。最要着眼。文氣至此。纔了得人存。下方是言政舉。故爲之列九經。經

口脩講錄

卷二

三

道止一本爲最篤。下此則無有不殺者。若我無親其親之心。而驟分隆殺。非我諸父。卽我昆弟。鮮有不怨者矣。我實親其親。不特不殺處。是所以親之。卽殺處亦所以親之。更何怨。夫我以一人之身。爲賢親所取。不有帥保。則賢之有等。親之有殺。一理不明。便多迷悶。不行之。則賢親皆無所景仰。徑行之。則自己此心已不安。如病眩焉。敬大臣則輔道有人。坐論必無不恰之情理。故曰不眩。諸司百職。去我漸疎。不必責之以報。而但使之盡禮。大小臣工。各有分際。報之不及于禮。是我疎之。卽報之過當于禮。必我之體貼臣鄰者。不能推心置人腹。而人方越禮以媚之。體之者如推心置腹中。痛癢相關之意。非手足指臂之說也。百姓遠君門于萬里。要他感恩戴澤易。要他終事急公難。要他犯上作亂易。要他興孝興弟難。從古百姓不能安。多起于不能勸善。如教子者。必教之爲肖子。不能教之爲驕子。以子之道子民。則孝弟之行可行。而禮讓之俗可化。如僅曰戴元后如父母。豈勸字之義乎。治天下國家者。那一日少得財用。用字最妙。大學曰

口脩講錄

卷二

三

有財此有用。以府庫之財為財。知財而不知用者也。以聲色貨利為用。知用而不知財者也。都不曾體貼到財用所自出上。故必曰來百工。歸字與柔字相合。以言情。懷字與畏字相反。以明義。皆實實指出九經的究竟處。以起下文惡切下手用功。豈徒曰效而已乎。齊明二句。總是箇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只觀夫子與顏氏子論仁。俱拳拳于非禮。則知此二句。非力仁者不能。不是修身以道兩句外。更有此一法也。此二者。揚之在我。我可以自盡。故不用勸字。遠人與我隔

中庸講錄

卷二

三

絕諸侯非我懿親。則祖宗朝世爵皆不可責望太過。故亦不敢用勸字。其餘六者。皆有責望之意。故或易以勸字。或增一勸字。非無意也。人主得一二賢人。何如使通國皆賢人。且天地間。中人多而中人以上者少。無以勸之。其孰肯見賢而思齊。故去纒遠色賤貨三者。不與人主親。而後有德者貴。其誰肯自外于貴德之世而不自賢。以我親親。不若使親親我。使親親我。不如使親各親其親。安得不勸。大臣位有師保之尊。親細務。則座論必無精義。職司社稷之重。勞案牘。

此庵講錄 卷二

則變理必無大猷。從古大臣。斷未有不學而多術者。官盛任使。非所以逸之。使處優養尊。實所以勸之。使成就君德。士在下寮。不忠信。無以作其小心。不重祿。無以養其廉潔。百姓孰不思為善。救災且不贍。奚暇治禮義。故時使薄歛以勸之。廩不給事。工何樂于趨事。廩浮于事。工亦何必趨事。且浮一而百覲。人人有僥倖之心。將勤者亦惰。故以省與試。量百工之事。而以廩與事。作百工之勸。此六者。權俱在人。不得不為責望。故各以勸字勵之。至于遠人諸侯。則無所容其

中庸講錄

卷二

三四

責望。直以懷柔二字。發明其理而已。這等看來。九經如此其繁。以九經治天下國家。如此其詳。且悉使事而謀之。節節而理之。且時至事起。而後分以應之。則鮮有不廢厥事者。故經雖有九。而所以行之。只是一箇樞紐。以運行曲當。但須預以圖之。則一者之根本已立。而九者之節節齊舉矣。故曰。凡事豫則立。下四句只是申明此一句。非九經之外。又有言事行道之四端也。訓詁家以一者何也。誠也。為下節過文。遂將活潑潑地的道理。看作膠柱鼓瑟的學問。大不是。

須知不必拈一字。只須以行字貫下。蓋聖賢教人。外不得知行兩者。大義云。所以行之者一。果何道以行之哉。君子蓋不可不求誠也。人身自天命以來。曉得此身之主宰。全乎在天。則上自天子。下至親民百職。無復有位乎其上者。自王者奉天以勤民。早已在下位矣。王者必受天之命。而後能撫有天下。早已在獲上治民之準矣。而謂在下位者不獲上。民可得治乎。由獲上信友以遞推到順親。則知誠之爲道。不易講也。人只泛泛說箇誠身。誰肯不自信。只是反轉對

中庸講錄

卷二

三

自己身上一看。果能不欺衾影。不欺屋漏。事事出乎心之所誠。然還是信得過。信不過。然天地間亦有此誠行得去的。亦有行不將去的。如舜之于象。是誠行得去的。周公之于管蔡。便是誠行不去的。惟孟夫子爲能推明是書。故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原下得少活。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則下得喫緊。所以要明善。學者只要看源頭處明與未明。假使未明。不特行權不可以言誠。卽守經也。叫不得誠。源頭處明了。經也可。權也可。常也可。變也可。而總之無害于爲善。不然

以周公事主之誠。豈尚不能見信于同氣。卽使當年不見信。而東征之三年。豈真威信不立。久勞王師哉。周公于此。必有反身以求信之意。故居東者三年。而究竟行不去。乃有破斧缺斨之舉。周公當日。若不明徹源本。自信其無他。而天下何以能信之乎。故源頭上明得清白。則經權常變。總是至誠。不然。大舜以昊天號泣之誠。而不免于不告而娶。將無夔夔齊立亦僞乎。與諸兄言及此。非以兩聖人開後之學者。以畫虎不成之路。只甚言善之不可不明。以著學者當求

中庸講錄

卷二

三

之于本。毋求之于末也。夫何以明善乃能誠身。只爲天地間原有兩種人。一種喚作誠者。以他從天命來。純粹至善。全乎氣稟之初。雖日處人中。而率之性者。不失維天陰騭之始。其道爲天之道。一種喚作誠之者。以他從天命來。原是純粹至善之體。而落在氣稟中。遂爲氣稟所拘。未嘗一刻不是聖賢。而未免有過不及。却又不肯自安于過不及。盡人之力。以合乎天命之體。雖日求此道于天。而終久是以人力自治。其道爲人之道。誠得天之道。所以能不勉不思。爲

奉中道之聖人。誠之得入之道。所以必須用擇善之功。而堅固執之守。上言明善而此言擇善者何也。明以知之炯然洞徹者言。擇以知之未嘗發光。剴磨求澹者言。不擇善。未有能明善者。擇善不能固執。亦喚不得明善。故下以學問思辨。盡擇善之功。而以篤行爲固執之守。又以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爲反身求誠之道。故緊接曰。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也。子思子說到此。直見得天地間。無一箇不是聖人。無一箇不是誠者。那裡有箇愚的。那裡有箇柔的。只爲他

中庸講錄

卷二

七

不肯擇善。所以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而畔乎中庸。真是箇箇人心有仲尼。人自不知擇耳。夫誠者合下。來天性未漓。而中處得處。乃由于不勉不思。非自誠而明乎。此我所以云天命之謂性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非自明而誠乎。此我所以云修道之謂教也。自此理之具于人者言。則曰之謂性。之謂教。自人之能具備此理者而言。則曰謂之性。謂之教。非異文也。人但患不求誠耳。若使刻意求誠。將聖人之所爲不勉。不思考。終久爲我着破。豈有不明之理。此理既明。明

一分則盡得一分。明十分則盡得十分。知到這裡。少不得要行到這裡。那裡有不誠的。下二句不是申言上二句。乃單主自明誠者立言。以天地間誠者少而誠之者多也。中庸至此。纔了得大本達道一段話。故下以參贊化育。攝之至誠之性中。使天下後世學者。用心去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也。

說書至此。先生復謂諸友曰。如此論說。縱使聞所未聞。只喚作講書。不喚作講學。而不佞講學之大旨。卽寓于講書之中。使諸友中有眼孔者。自能了

中庸講錄

卷二

八

不佞尋行數墨中。看出言外之旨。便曉得此菴那幾句話。是書中所不應有的。何故逗露若此。自知不佞有苦心。在若使未必然。只須看此老何以拈着書便講。每講必有許多註疏中所未及的。卽使啟口去辨論。他却能隨口就轉。要知得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爲善。只是教人擇善。若使日日擇時時擇。事事擇。無論沒許多絡索的精神。且聖賢那裡討許多零碎的道理。還你擇得出的。便開口說得。擇不出的。一字也不敢開口。因而隨手放下。

謂天地間那裏再有真正聖賢。毋論如論語中所云朝聞夕死。知生知死。孟子中所云天壽不貳。修身以俟。爲事天立命之學。萬一機緣遇合。一旦起而以未明善之身。促當人家國天下。且不必說到中和位育上。求爲信友。獲上以治民。則茫然無所措手足。亦不必說到信友。獲上治民。試請友觀自己庭闈。也有離父母多年者。也有在父母膝下者。還是能順不能順。真真是不可以爲人。卽以日用衣食。略而論之。離父母者。或食君而遺羹之念起。

中庸講錄

卷二

三九

或能養而風木之痛生。此處如何發付去。其廢父母者。膏梁文繡。俱出親澤。內反一想。親之衣我食我者。義乎。不義乎。如其義。則一絲一粒。皆出瓶造之艱難。何也。義必不苟取。不苟取則何以爲繼。我不念此。親必念此。親念此而我不念此。則親心不順。如不義。則何故以我一身之受享。而陷親爲不義。親之取此。必非得已。爲我輩也。爲我輩而使親爲此。是則不孝之大者。親違心以爲之。而我不念之。則親心必不順。常將此念。提在心頭。自然想出。

箇不貽親心以憂的道理。這也。喚作是明善。而不佞之所望于諸友者。不在此。有一善是萬善之所同歸。陸子靜所謂先立乎其大。此處最要透切。故王陽明教人以致良知。明到這裡。纔曉得孟夫子之所云性善。孔子之所云繼之者善。顏子之所爲得一善。大舜之所爲善與人同。若不明到此。任你終日談性。談天。談未發。談尊德性。談道問學。談主敬。談誠正。談行恕。談慎獨。都是說夢。今日與諸友言及此。明日有一友向不佞曰。我明善矣。不佞如

中庸講錄

卷二

四

何辨得。以諸友皆有學識。皆多讀書。這些話。誰處說不到。要辨得諸友出。必如不佞之所謂四禁語。一禁孔孟及諸經書已道過之語。一禁宋儒推明理學之語。一禁時文中訓詁註解之語。一禁野狐禪客機鋒。及拈拳樹拂之語。日將此四者。如四堵銅牆鐵壁。逼進前來。身也轉動不得。一開口。一作念。不觸彼。則觸此。如此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四者如頽垣敗壁。不復遮攔。而我之力量克周。亦復遮攔不住。信口道將出來。或詩或賦。或說或

解。使見者得未曾有。而不佞以爲真正了徹。不復
影響含糊。方許吾友高談濶論。爲孔曾思孟。留未
墜之斯文去。非拘拘然冠古冠。服古服。繩繩而趨
尺尺而步。使天下人笑板腐道學。諸友請從事看。
勿徒作今日講書觀。

明誠性教而後。凡十二章。中間推本于人者凡四。其
餘則皆談實理耳。此章蓋直指吾人性分中。有人物
天地。皆備于我之能事。非至誠不能滿其量。至第十
一章。則見天地之化育。原不在至誠。大經大本之外。

中庸講錄

卷二

三

亦非至誠不能洞其源。故于開首處。各列個惟天下
至誠的字面。而未章則收攝到無殼無臭之天載。以
使人認得天命以前之本體。中庸一書。所由一線穿
來。無少隔碍也。然天下誠者少而誠之者多。除至誠
而下。便是致曲的學問。故特列其次。此外則皆論至
誠之道。而推尊于仲尼與天地合德。爲亘古以來。配
天地之一人。所以變至誠而言至聖。自其實備此理。
則曰誠。自其理備厥躬而身有盛德。則曰聖。凡此者
皆推本于人。以明此道之有所歸。其餘則皆從理上

發揮。以著此道之藏諸用。非分疏天道人道之旨也。
上章既引夫子之言。以終明誠性教之旨。此章則從
謂之性的性字中。看出人物與我同原。天地與我同
體。此性恢恢乎有克塞人物。彌滿天地之分量。人自
不能盡。所以與人物隔而與天地睽。惟天下至誠。直
從我性中看得人與物都從此托根。除却人物之性。
別無自性。除却自性別無人物之性。故能克滿其量。
不少虧欠。而人與物。莫不各正其性命。而保合太和。
所以一盡性而人物之性都盡。二氏只爲顧自性。遂

中庸講錄

卷二

三

遺了人物。吾儒無一念肯遺人物。所以性體中。偏能
函蓋乾坤。而盡人物之所欲盡。爲天地贊化育之根
本人。只知化育者。天地之事。人不能參其力。至誠則
在自已性分中。實實做出裁成輔相之功用。非但空
談理道而已。參如參軍參政之參。竝立爲三。殊屬附
會。易云參伍以變。如所云參而伍之。以盡其變。亦非
如註中所云三數五數之謂也。以人而參天地。洵非
天下之至誠不能。然而此等人不恒有。進而求其次
則惟有致曲而已。何以謂之曲。此理自天命來。人人

本有。在聖不曾增。在凡不曾減。聖人合下俱足。此理常明。其餘縱在習染之後。而原初聖凡同具之體。未嘗不時露其一端。雖然呈露的是箇端倪。其實全體卽于此處完備。自明求誠者。若非此箇端倪。又從何處明起。先儒所謂從靜中養出箇端倪。正謂此也。致如致中和之致。卽大學之所謂致知。初然只是箇端倪。一經推致。就此端倪中。便現出圓滿具足之體。正如首章所謂從未發中。建立中和位育之本也。故曰曲能有誠也。上句是箇明字。下句是箇誠字。合二句

中庸講錄

卷二

聖

能化。以著致曲之功。與至誠合德。夫致曲者。既與至誠同其變化。則能成變化矣。能成變化。便可以行鬼神。故聖人之德。與鬼神合其吉凶。人遂以爲奇特希有。而不知皆從實理中得來。所謂善也。此善在禎祥未有之前。著龜未見。四體未動之始。此念孤行。便釀成國家無疆之福。禎祥由此而感召。著龜由此而告吉。四體由此而發祥。此念汨忘。便釀成國家無窮之禍。妖孽由此而生。變著龜由此而告凶。四體由此而乖戾。人不能明此。而乃于禍福之將至時。問之四體。問之著龜。問之禎祥妖孽。豈所謂如神之智。而爲至誠之前知也哉。夫前知如至誠。亦不能于善不善之外。別卜與亡之理。求誠者尚安得于善與不善之外。別求自明而誠之事。故子思子于誠明明誠兩立之後。親切指點出至誠之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不出一善。以爲求誠者下手切近之功。諸友切莫輕易看過。夫至誠之參贊。不出自性之中。而其次者之幾化。亦卽在此一曲之內。以致與亡禍福。取決于一念之善與不善。可見天地間人與物。都在我自家身上。去

中庸講錄

卷二

聖

求能盡人與盡物。纔了得自家性分內事。故聖賢急急于求誠。良以非此誠。必不能成此人。自己成得箇人。纔叫做箇誠者。而益信誠之爲道。原是自家合當自盡之道。而非外求之天地人物也。先生說書至此。因謂在座者曰。此章三箇誠者。如何看。一友以前後兩誠者指理言。中間一箇誠者。指人說。先生哂之曰。情知吾友必作此解。不特此章三箇誠者。不曾指人說。連哀公章誠者天之道也。亦不曾指人說。若作指人說。何以下面纔云從容中道聖人也。凡言誠者。皆

中庸講錄

卷二

三

槩言誠之實理。止得惟天下至誠。方指體備此理之人說。切莫錯會。夫何以誠者爲自成。良以誠者物之終始。不誠便無物。無物則自己性分中。便有了許多虧欠。如何叫得自成。所以君子必盡擇善而固執之功。蓋以誠之爲貴也。予先說誠者自成也。豈是謂自成已而已耶。所以成物也。不自誠。如何能成物。不能成物。若何叫得自成。乃知天地間。只有此一箇理。以之成已。則曰仁。以之成物。則曰知。合仁與知。皆是吾性中秉彙之德。不分內。不分外。物與我同具同然之

理。我能體備此理。措將出來。自然與時咸宜。遂覺得無一物不正其性命。無一物不保合其太和。豈分成已成物爲外內之道哉。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鮮矣。人惟內外不能合一。措置便不得合宜。縱使立意求誠。有時做得到無妄處。亦有時做不到無妄處。力量有淺深。則不能無間斷。惟至誠從自性中。看出人物同原之本。故能成已成物。內外合符。而仁知全備。就如天行之健。而能自強以不息。此久道也。微發出來。便是

中庸講錄

卷二

四

載物的博厚。覆物的高明。成物的悠久。其德直與天地配。而豈待見而後章。動而後變。有爲而後成乎。功能力量。到得這裡。則知參天地。贊化育。都是實事。不是空空談箇道理。因而識得自性中。原有與天地同量之分。只是明不到此。遂覺得內外不能合一。縱使學問做得到一處。不是仁者見之謂之仁。便是知者見之謂之知。如何能使仁知體備于一身。而爲物之終始。看來非是誠不到至處。只是明不到源本處。明則未有不誠者。只今諸友莫把人物看在自己性分

之外思量那仁智兼備的是箇甚麼物事。仁與智從何處得名。合仁與智又是箇甚麼名色。自然見萬物咸備之體。在天命繼善之初。立見你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措將出來。自然與時咸宜。便是至誠之無息。只怕明不及此耳。明得豈有不能自成之理乎。諸友急須體貼予這一席話。切莫徒聽說書理也。言誠道至此。則至誠完全是箇天地。至誠之道。卽天地之道。只須發明天地之道。而至誠之道。真與著明。何也。以天地也。脫不了一箇誠字。故向後只言天地之道。而

中庸講錄 卷二

盡之。以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之一言。經生家說書。拘泥着一字。遂將一言爲一字的註脚。遂引老氏之抱真守一。及得一以清。得一以寧等語。爲此字證據。殊失立言之旨。其曰可一言而盡者。猶曰一言以蔽之也。明明指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之一言。又泥杜句者。于不貳爲句。遂疑以爲兩言而非一言。此所謂不明大旨。而尋行數墨者也。卽今就本文中。有不可以尋行數墨看過者。諸友當自家理會一番。莫只待予說。如書云其爲物不貳。自來以上物字

指天地言。下物字指萬物言。天地何以言物。爲有字在。則天地亦道中之一物。此鮮易明。獨是生物者是天地。爲物的又是什麼。諸友曰。這却不知。先生曰。諸友只爲此學之源頭不明。所以日泥在文字名義上。故平日看書。未嘗不說得過去。一經人提掇。便要隨人顛倒。卽如此一問。爲物的是何物。是道。道又是何物。直須應曰。爲物的就是何也。天地之氣化流行。所由以立位而形成象者。原不出此理。此理又是箇什麼東西。却圖繪他不出。所以命之曰道。道字是

中庸講錄

卷二

四

借用字面。何也。道者路也。故古字從行從首。言人投足便是路。則一舉一動。如何外得此理。自其在當人之身。井井然有條有文。則謂之理。却一步一刻也。離他不得。則謂之道。若把道字看得做死煞的。謂天地間。畢竟有箇道。所以愈求而愈遠也。二氏之學。自高其門庭。曰不貳法門。人遂以爲此箇法門。真是玄妙。却不知建立此法門者。在流入中國之後。而吾儒之所謂其爲物不貳者。則在他此法未入中國之前。故予嘗曰。惟吾儒足包二氏。而能開二氏之學。二氏不

能山吾儒之範圍也。貳者戾也。疑也。携也。不貳者誠也。非一字之謂也。就向來諸儒說。應得如此。若在我看此書。連這物字也不指天地。夫天地間皆物也。有爲之者。而後有生之者。卽如人未生以前。先有箇人。此爲物在生物前之說也。既生以後。也要去爲。此爲物在生物後之說也。未生以前。無爲物者。物從何處生。既生以後。無爲物者。生且立就稿。豈能生生而不測也。我故知爲物處是誠。所以生物處也是誠。故曰誠者物之終始。至誠見得天地之道是如此。所以要

中庸講錄

卷二

五

誠之爲貴。豈曰天地是一物。物又是一物之謂耶。惟其天地之爲物生物處。外不了一誠。故至誠之博厚高明悠久。卽天地之道也。下因以天地山水。發明不貳不測之義。而歸本于於穆不已。以著維天之命。而終天地之道。又推本于文王之純亦不已。以終至誠之道也。看兩箇蓋曰字。則知一是爲天地寫照。一是爲文王寫照。切莫膠柱鼓瑟。由參贊位育。說到至誠與天地合德。與天地同其悠久。斯道何等。大信非聖人不能備。亦非待聖人不能行。若起真正以至德凝

至道的聖人。居上也可。爲下也可。有道也可。無道也可。隱隱推尊到仲尼身上。而直著道統之有所歸。此後至第十一章達天德止。皆子思子推尊夫子。以開萬古絕學之傳。非如舊註。分訓居上不驕。爲下不倍之義也。大哉聖人之道。承上五章統贊其大。而歸之于聖人。洋洋優優兩節。不對。發育峻極者。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莫燦明于禮。使萬物無此禮。如何發育得出來。故以德凝道。要歸崇禮。而三重以寡民過。亦首先議禮。孔顏授受。亦止曰克己復禮。聖人見得此

中庸講錄

卷二

五

禮爲節宜萬物之樞紐。故其儀世而威天下者。三百三千。不厭其繁。若非聖人直見到此。其何以發育萬物而峻極于天也哉。故未有聖人。此道日在天下。一有聖人。此道則專在聖人。而日行于天下。故體備此道者。不問道之行與不行。而先求此道之凝于我。若使德不造其至。則至道不凝。故君子尊之。尊之維何。尊之于人物同原之性而已。此性爲人物同原之本。以其體言。則曰善。以其體備于己而深造以自得。則曰德。故曰。民之秉懿。好是懿德。欲尊此德。必先知此

德道問學者。所以明之也。卽所以尊之也。故予平日
教諸友明善。必明到善之本原。正要明到此處耳。朱
晦翁早年功力。未免支離。所以云陸子靜。只要人尊
德性。我這裡只是道問學。而陸子靜。晒之曰。朱子又
誤矣。不道問學。如何尊得德性。舍却尊德性。他所云
道問學者。又何事乎。宜乎朱子有晚年之悔也。此一
節書。上四句是知。下一句是行。何也。道問學。致廣大。
盡精微。溫故知新。皆是求明此道一邊事。此道既明。
便知得天地間。離不了這箇禮。欲使此道行造其至。

中庸講錄

卷二

五

少不了只是崇禮。故敦厚以崇之。說到要敦厚。則三
千三百。誠不厭其繁。而後能發育萬物。以峻極于天
也。天下豈有淺薄的人。能發育萬物者乎。此分論知
行。以見明善之功。先于誠身。求明之功。難于求誠。以
著自明而誠。明則誠矣之義。若論真正源頭學問。則
知行原是合一的。上四句雖是知邊事。而尊處道處
致處盡處溫處。則已是全副精神。都在行上了。敦厚
崇禮雖是行。而敦之崇之。豈是懵懵行得的。早已是
知了。此君子之以至德凝至道也。道既凝于厥躬。以

之居上則不驕。以之爲下則不倍。然天地間。居上之
人少。而爲下之分多。處有道無道。皆爲下不倍者之
事。然天地間。有道之時少。而無道之時又多。引詩則
單爲無道。足以容者。發層層說去。無非只爲仲尼以
最上之德。而居爲下之分。處無道之時。刪訂贊修。使
春秋之天下。能容此道。則此道便能萬古不夜矣。有
道無道的道字。卽大哉聖人之道的道字。國有道則
道在天下。國無道則道在聖人。不是以口舌爭得的。
此身既爲道所繫屬。若使天下不能容此身。則不能

中庸講錄

卷二

五

容此道。我欲天下容此道。安得不爲道而保此身。明
哲保身。全是爲道以自全。非爲我一人起見也。故下
章直以夫子之尊奉時王者。爲愚賤不倍之事。而著
夫子之敦厚以崇禮。正夫子之以德凝道處。不然。生
今反古。便是不明哲。豈所謂爲下不倍者哉。議禮制
度考文。雖然三者並峙。而度文則兼統于禮。故德位
並乘者。首先制禮。而吾夫子斟酌三代所因所革。亦
只是禮。此禮所以爲發育峻極之本也。雖然吾夫子
不倍時王。固是爲下者之分誼。然以之本身徵民。便

是知天知人之學。其所以必如此而後爲明哲者。蓋以王天下者。非此三重。必無以寡民過。上焉者。既是杞宋之無徵。下焉者。又是韋布而不尊。此道將中斷于今日乎。則不得不以此身任之。而爲以道凝德之本。其曰本諸身。徵諸庶民者。實指夫子身有聖德。而爲千萬世庶民之所徵。非如舊註。指王天下而言者之說也。君子既欲以本身者徵民。使考之三王而謬建之天地而倍。質諸鬼神而疑。俟之來聖而惑。則德必不至。而道亦必不凝。乃其本身徵民之道。則上必

中庸講錄

卷二

五

考之往古。下必俟之將來。與天地必欲合其德。與鬼神必欲合其吉凶。而後爲知天知人之學。學不至于知天知人。必不能與天地參。而盡人物之性。尚安得于舉動之間。使言行不違于人。而爲遠近之所繫屬。其曰動而世爲天下道者。非指成效而言。是說君子之本身而徵民者。一舉一動之地。都皆爲世世之天下。立得箇不易之常道也。于焉而行。則欲爲世法。言便要爲世則。遠之則求其有望。近之則徵其不厭。而後爲本身徵民之實。故特引詩而繫之。未有不如此

而發有譽于天下也。若依舊解。皆指君子之成效而言。則末句所謂不如此者。又將何所指乎。這等看來。則千古以來。惟有我仲尼一人。足以當之耳。子思子推尊孔子。盡于開手四句。稱贊孔子。亦盡于此四句。四句既盡。下面只消比譬到天地。不必更言仲尼。而天地已爲仲尼傳寫殆盡。故曰。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夫千古乘輿御世。只有帝王。帝至堯舜。王至文武。便爲千古人倫之至。而仲尼祖述憲章之。則仲尼居然一堯舜文武矣。從來天之所以開物成務者。只是

中庸講錄

卷二

五

箇時。地之所以承天効法者。只是箇水土。仲尼上律之。則與時偕行。如太和元氣。仲尼下襲之。則流行良止。動靜不易。居然一天地矣。此則推尊之至也。千古以前。舉箇堯舜。則堯舜以後。不知凡幾聖人。千古以後。舉箇文武。則文武以前。又不知凡幾聖人。往古來今。一切都在夫子包羅之中。則仲尼是古今來之一人。上舉箇天時。則無人無物。不在天時之中。下舉箇水土。則無人無物。不在水土之上。上天下地。都在仲尼函蓋之內。則仲尼是天地間之一人。所謂稱贊之

占至也。則仲尼又居然一天地矣。天地覆載。日月四時。都在覆載之中。生麟鳳。亦生豺狼。生芝蘭。亦生荆棘。萬物並育而不相爲害。有中庸。則有隱恠。有時中之君子。則有無忌憚之小人。各爲其道。並各行于天地之中。而不相爲背。良以天地間。同此一性之德。見小者成其爲小。見大者存乎其大。見小者如江海之水。各分其派。而爲川流。見大者則能敦篤其行。而窮神達化。無小無大。莫不從此人物同原中。各得其所。同得而並行于天地之間。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若

中庸講錄

卷二

五

使天地止生芝蘭麟鳳。而不生荆棘虎狼。止許大道孤行。而不許異端曲學。各行其是。則天地亦不大矣。如今學者不能自爲聖賢。却要責備人以聖賢。少有異已。便要背道而馳。一見人賢。便要推敲到底。看來只是箇不迭。夫仲尼身備帝王而合德天地。卽以之臨天下。亦是四德完備。如溥博淵泉而時出的聖人。天下惟至聖爲能以聰明睿智而臨廢物。仁義禮智。如溥博淵泉而時出的一般。故能使見而莫不信。行而莫不悅。聲名洋溢。以至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故曰。

配天向非我仲尼。其孰能語此。言蠻貊。則不但中國矣。言覆載。照墜。則不但舟車人力矣。言凡有血氣。則又不但人矣。而謂配天可易言耶。配字與位字。參字如字有別。三者或論其理。或稱其功用。或擬諸其形容。配則盡人而同之天。如陰陽健順之義。非淺鮮也。然是聰明睿智也。以之臨天下。則有餘。以之達天德。則不足。何也。天德不能現前。必不能知天地化育之理。就在吾人喜怒哀樂未發之初。而釀經綸天下之作用。惟天下至誠。他從自性中立。見人物之性。與天

中庸講錄

卷二

五

地同源。故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在我喜怒哀樂未發處。便立了天下之大本。而天地之化育。就在此未發處。了然洞徹。豈有一毫偏倚而爲之哉。所以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也。向若倚聰明睿智以爲用。則一切經綸。都是聰明睿智用事。而非吾天命以來之天德用事。其孰能知天地之化育。就在我喜怒哀樂未發中。全體俱備也哉。故曰。以之臨天下。而有餘。以之達天德而不足。是以君子固之也。下章求君子于人所不見。求敬信于不動不言。以至勸威不成。

于賞怒。平天下。一本于篤恭。聲色不可以化民。而無聲無臭。始可以言天載。皆所以固聰明睿智而達天德處。使學者直透此道之大原。出于天。而率于性。成于教。其所云闇然而日章者。猶首章所云不覩不聞。而實莫見莫顯也。其所云人所不見。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以至篤恭而不大聲色者。卽首章所云戒慎恐懼。以謹之。而中和之所由致也。求之遠。求之風。求之顯。則聰明睿智。必不能固。而與天德違。求之近。求之自。求之微。則聰明睿智。皆無所用。而天德就在此一

中庸講錄

卷二

三

點真知確見處。得箇入路。故曰。可以入德矣。德字直領上章天德的德字。三箇知字。直領上章其孰能知之的知字。此是學者明善之本。姚江教人致良知。卽致此也。向使此學不能透現。何以于人所不見處。君子獨能知之。而爲人所不及。且能見敬信于言動之外。窺勸威于賞怒之先。以成篤恭之化也哉。學問到得篤恭而天下平。便是于大本達道中。致出位天地育萬物之事來。于喜怒哀樂未發中。看出天下之大本達道來。此際直與無聲無臭之天載相通。豈是以

聲色化民者之能事。蓋以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豈是有聲臭的。這便是天未命以前的一着。所謂上天之載也。又豈是有聲臭的。自其既降而賦于人。則曰命。自其未命于人而爲天之宰。則曰載。真是萬善同歸之極。真是連善字也着不得之體。假使着得一箇善字。便是有聲有臭的物事。便叫不得至善。何以云至矣。明善者。必須要明得到這田地。方能使品物流行。物與無妄。而從自己天命中。直見得人物皆備于我。以裁成天地之道。而輔相其宜。纔討得箇自己性

中庸講錄

卷二

三

命着落處。纔知道得此源頭。在聖原不曾增。在凡原不曾減。人人有參天地。贊化育的力量。而自不能誠。皆由源頭處。知之不明。如何能擇善。能固執。而爲盡人合天之事也乎。故曰。中庸一書。一言以蔽之。曰。明善誠身而已。諸友切莫徒作說書會。

上論講錄

勇觀錄

戴經碧問時習章大意。蓋謂記書者。取此章以冠兩論之首。意必有所取義。學至時習。只見得苦處。如何得有悅處。既曰朋來。何以又曰人不知。先生曰。苦處正是悅處。朋來處。就是人不知處。若是人盡能知。則天下盡朋也。何以曰同聲而後應。同氣而後求哉。此無難辨。獨問此章何以冠二論之首。則起發卓絕。吾賢只將兩論中論學之書。如所云學之不厭。忘食忘憂。不遷不貳。敏事慎言等語。都撮在一處。去看此章

二論講錄

卷三

一

首節。能出得範圍否。又將兩論中論友之書。如直諒多聞。會友輔仁。事賢友仁。忠告善交等語。都撮在一處。去看此章次節。能出得範圍否。復將兩論中論人不知之書。如所云不怨不尤。下學上達。將行將廢。皆命以主之等語。都撮在一處。去看此章第三節。能出得範圍否。則知夫子設教杏壇。任他大之說到聖神功化。小之說到日用飲食。離不了一箇學字。此學不是公之同人。便是不能達之尋常俗士。除却此兩種。別無學者着脚處。只觀深造自得。左右逢源。便是首

段註脚。鶴鳴子和。聲應氣求。便是次段註脚。長其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便是三段註脚。誠哉此一章書。不特可蓋二論之首。並可以該括六經中希聖希賢之學問也。經碧又曰。畢竟所學何事。時習何事。之字何指。先生曰。往曾對常擊字云。只是穿衣喫飯邊事。擊字曰。果爾亦甚淺近矣。某曰。人只為把穿衣喫飯。看得忒尋常了。所以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吾賢今日之疑。與向來疑夫子者。幾同于禪客風流。絕不為人說破。不知學者平日。把這學字。看做

上論講錄

卷三

二

書本中事。不看做羨墻邊事。所以開卷時有學。掩卷時便無學。都是個誦讀而時習之。豈所云學而時習之也哉。不知學者自許為聖賢。則自清晨櫛沐。以及脫履安眠。無時不是學聖學賢邊事。自深談性道。以至禮樂射御書數。無一事不是學聖學賢之功。故夫子設教一生。從遊者三千。而身通六藝者僅七十二。觀七十子身通六藝。便得列為大賢。則知性道文章。原不曾裂而為兩。而夫子之所以教學。與七十子之所以學夫子。都明白了然。豈禪客所云必須自證始

得哉。觀微起問悅樂之分。朱子分內外。是否。且夫子云樂亦在中。不改其樂。此處何以不曰不亦樂乎。而曰不亦悅乎。先生曰。分中外者且不必。悅字對學與時習看。我去悅之也。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的樂字。喜也。好也。孟子曰禮義之悅我心是也。樂則人已暢適。如夫子之喟然于曾點。合此章的悅樂兩字。纔完得孔顏樂處的樂字。知得孔顏樂處。纔曉得時習之可悅。朋來之可樂。切莫錯會。

高勵昌問曾子三省。大約以三者事屬尋常。何致勤

二論講錄 卷三 三

大賢之省察。且人身至大者君親。而省身不及。何也。先生曰。君親惟最大。故不必去省。三者惟近于尋常。故不可不省。人只爲把這三者看做身外事。所以做出許多欠缺。不知從自己身上。仔細一體認。從朝至暮。除了此三者。還別有事麼。聖賢固學之本。只是主忠信。夫子又常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可見忠信兩字。是聖賢真實之學。人却不知就在謀人交友之間。此處體認不真。便辜負師友不少。孔門第一章論學。只重時習。則傳習豈是輕易事。只此三者。終身

跳不出。終日跳不出。安得不省。人只爲把這人字友字師字。放在心頭。不打轉在心上。所以不能猛醒。若心上無此三者之見。而一一打轉在自己身中。有不瞿瞿自警者鮮也。諸賢友求之身。立地便是曾氏子守約之學。

曹木忻問吾十有五而志于學。還是便志到矩上否。且學是學個什麼。若說志到矩上。則學到矩處。便是止境了。假若夫子更進而八十。豈遂無別境乎。先生曰。訓詁家久有此言。謂夫子行年七十而追序從前

上論講錄 卷三 四

得力之事。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學問之無止境也如此。又遂謂所志何志。矩也。此俱不看活句之故。學問做到從心所欲不踰矩。便是大易之所謂環中而應。是神化的境界了。豈是易到得的。若謂此後再有佳處。原非止極。則他知不如好。好不如樂。及可與立。未可與權以後。俱還有進步。樂與權。都非止極也。此只是說得好聽。而于聖人之旨未當。且云志到矩上。夫子當日便該說而志于矩。何以曰而志于學。且矩字是借來用的。其妙處不在矩而在從心所欲之不踰。

大聖人做功夫。豈是如今人立定一箇意思。求得當而便止的。所云志于學者。吾夫子在這時候。便知道吾人自合下來。無一事不是學得來的。千古聖賢的大道理。大事業。無一件不是可學而至的。所以決志去學。則自吾人穿衣喫飯。動靜云爲中。都是體認聖賢要緊處。那一時一事是放得過的。所以曰志于學。若必曰夫子所學何事。不是思量到矩上。墮訓誥之迂。則是謂夫子學處。原不曾說破。如禪家摸索在語言文字之外了。豈吾夫子之學哉。立者三十以前。徒

上論講錄

卷三

五

有此志。却自家植立不起。到此則此志屹然獨立矣。此志不能立。則事物尚不來搖撼。此志一立。則搖撼者日至。到此方能遇事卽了。遇事卽達。無復能搖惑我者。雖然如此。却是在事物上打疊得通透。而不能直達。夫物與無妄之本源。又進而到此。方知平日常物上通透無礙處。原是天命來。恰恰如此。夫子到此。只覺得渾身上。是個天命流行。於穆不已。所以再進而六十。便能聲入心通。無所違逆。耳順者。只是鳥啼花落。觸處莫非天倪。耳順兩字。是夫子文法字法之

一。豈非是耳順目不順之謂。若必在耳字上作活計。則又要走在那耳根圓通上去矣。立者。見有事。不惑者。知有理。知命者。事不岐于理。耳順者。理旁通于事。到得從心所欲。則仍只見有事。因事付事。無一非此理之完固。學問到此。內不見己。外不見人。前此認定聖賢。自家不敢輕動一念。此時則無念。不是與天命同流。無念不是與聖賢同體。所以直曰所欲。並不諱言欲也。孟夫子每言規矩。而大學魯論。則單言矩而不言規。何也。孟子每在器用上來比量說。學論則借字

二論講錄

卷三

六

用也。若借到規字上。則圓處多而方處少。聖賢教人。每方處多而圓處少。說到從心所欲。則易涉于圓。妙在不踰矩。仍舊不失方的意思。明此益可以得吾人自治之學矣。今日學者。只須看夫子一箇大聖人。學問必待因年而進。而今人把吾夫子進學之年。不付之名利。則付之聲色。此道之所以不明。而人之所以不古也。悲夫。

史中黃問子游問孝章。大意蓋爲幹旋養犬馬無別。先生曰。聖賢教人。不說到極傷心處。不足發人深省。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又曰。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到違禽獸不遠。還喚作得箇人。養親者。至與養犬馬無別。還叫得箇人子。人能常提此念。放在心頭。真是芒刺在臂。欲少寬一念之敬而不可得。學者莫只自己欺顛。妄謂我實能敬。此念若不出于誠然。即使賢者。亦不能免。只觀孟子所云曾子之養志。曾元之養口體。便知此道之難。便知聖賢教人。真是極痛切。極刻毒。須知三代以後。莫說求敬養者不可易得。即求箇能養者。亦不多得。諸

二論講錄

卷三

七

賢體勘自身。也有與父母同堂具慶者。也有違父母而遠遊者。同堂共慶。方飲且食于父母。何日是自己養父母之時。違父母而遠遊。則其旨缺然。果能拜君之食而思遺父母以羹否。果能如仲由之負米南遊而生慨否。此時容易忽畧過去。將來必有樹欲靜而風不寧之悲。諸賢切莫草草。故夫子與門弟子言孝。最能發人深省者。惟此章與父母惟其疾之憂。人莫把這惟疾之憂。看做未成人以前之事。父母養子一念。真是眼光一日未墜。憐惜兒子之念。一日不肯少

休。某有七十四歲之老母。日對四十六歲之不肖子。心心念念。惟恐某少有寒暑之不調。晨起問安。而老母必問及不肖。間有向左右服役。殷勤問及不肖子者。爲人子者。如何肯體貼此一念。克此一念。豈特寒暑風濕之不齊。方謂之疾。即平日一舉一動之不慎。亦必致遺父母以憂。故曾氏子臨淵履水。至易簣方知幸免。朱仲晦看到而今而後四字。直下箇一夕尚存。此志不容少懈。真正善得聖賢之心。孟夫子斷之曰。守身守之本也。諸賢常體此念。則知守身之爲孝。

二論講錄

卷三

八

諸賢常存養犬馬之一念。則當夫能養之時。必須如許世子之侍疾。曾氏子之養志。當夫飲且食于父母。及違父母而遠遊。時刻不放箇養字。時刻不放箇敬字。就是身體力行的真實學問。豈待遠求哉。先生講此章時。座中有流涕不止者。先生曰。于此足知性善。克此可以明善。陸子靜鷲湖講喻義一章。亦無甚深遠之論。只是將喻利者。說到那功名念熱上。滿座爲之揮泪。講畢。朱仲晦長跪以謝曰。嘉生平學問。實實未曾看到此處。至今以爲美談。諸友幸無忘却。

此日。曹木忻問退而省其私。謂是燕居獨處否。先生曰。謂是燕居獨處。夫子好生信回不過。謂是相對坐談之頃。退藏于密之地。夫子一面與他言。一面又要省察他密處。則其待回太薄。而自處亦覺甚勞。此皆過泥文意。而不達語氣。須知此是夫子極得意于回。而極口稱美之。語氣甚閒。只開口兩句說盡。如今日有個極得意的學者。那先生見得他善于領會。遂說道。此人不違如愚。若是去退而省其私。他却亦足以發。這

二論講錄

卷三

九

樣看起來。此生不愚。豈其愚哉。其所云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想當然之辭。非真有箇私。真去省察他。也。若不如此理會。而必曰有個私。試問回之所發者。是何旨意。不傳也。故此書傳而子之與回言者。及回之足以發者。不傳。非秘而不傳也。聖賢面而諦證。各不曾筆之于記載。而旁文無紀錄者。從何處傳起。故知拈此書而推原想像。要替夫子言字下作註脚。皆非善看書者也。何不打轉在白家身上。去看當日。顏子在夫子前是如此。我若設身處之。能如此否。便有

自家警策之意。看來只是不肯愚。又生怕在師友前。像了個愚者。却不知愚字絕妙。大受用。大解悟。止在此。故曰不安于愚。是學者大病。

李萬咸問由誨女知之乎。大意問兩爲字。還是自認語。還是着功夫語。先生曰。此是直指吾人良知本體。全不涉功夫。兩爲字是自家檢別得歷歷分明。不敢自欺處。吾儒良知本體。以之照物。則妍媸立辨。以之自照。則分數悉陳。不到得十分燎然。自家信得過去。豈敢自認爲知之。其或有強認爲知處。只是個自欺。

二論講錄

卷三

十

若使不肯自欺。卽此自家檢別得分明處。便是此點靈明。不受一些障蔽。所以謂之良知也。姚江從此看得良知本體。人人具足。只欠一致字。其亦于此看得此點靈明。直用到不敢自己欺處。便爲擇善。便爲知止。便是致知。所以教人先明善。明得的。是萬善之同源。卽明不及的。亦原不得此同源之極。但不必自欺。久久自然了徹。故夫子曰。是知也。

范素良問子張十世可知。大意蓋爲幹旋繼周一語。又疑子張爲卜氣運之修短而發。先生曰。世儒看夫

子近于私。看子張近于淺。故泥或繼二字。曲爲幹旋。又將子張看做識緯術數上着精神。夫子却將箇禮字來救正。不知聖賢皆有修明禮教之意。子張見得周末文勝。曠觀千載。江河口下。世運遷流。無所止極。將來氣運。莫說一二世。就是十世。也是看得見的了。故曰可知也。世儒都將也字看作乎字。無惟乎泥在求前知一處。夫子對他說世運如江河。雖然愈趨愈下。所恃以砥柱狂瀾者。猶幸有此禮。殷能革夏之命。不能革夏之禮。周能革殷之命。不能革殷之禮。過不

論講錄

卷三

七

及處。可以容人損益。故可考而知。至于損益到不得處。卽兩代聖人。不得不因。可見此禮在天地間。真是。一日離他不得。卽使文勝于質。究竟文亦範圍于禮中。只觀春秋何等時。臣弑君。子弑父。似乎三綱缺。五常滅。而究竟亂臣賊子。難逃斧鉞之誅。九鼎空名。猶在諸侯之上。非此禮之維繫而何。上觀三代。下觀千載。或有繼周而王。雖百世亦可知。豈但十世哉。可見學者。不問世道如何。汗隆。氣運如何。升降。只是以修明禮教爲己任。行之一家。則爲一家之禮。行之一鄉。

則爲一鄉之禮。一旦朝廷興起禮教。自然首問講禮之儒。豈可曰議禮者天子之事。典禮者宗伯之職。而姑聽之禮失而求諸野哉。高平子問曰。既然禮可以輓回氣運。何以又說禮後乎。先生曰。有禮前之禮。有禮後之禮。禮後之禮。禮文也。損益到得的。故聽世運爲升降。禮前之禮。禮意也。損益到不得的。故能主持升降之世運。故曰。二代不得不因。百世俟之不惑。

論講錄

卷三

三

自任者。未不知所從。先生曰。若作帖括邊事。無不可者。但提衡當年時事。雖善不尊。豈得慨然自任。處時王之世。而懶想杞宋之振舉。聖賢亦必不其然。此書中意旨。却與郁郁乎文哉之意同。其旨原在言外。意若曰。我周監視二代而制禮。其所因所革。可考而知。原極妥當。堪爲百世不改之制。而相沿者。浸失其意。遂使有心者。曠想于夏殷。不知夏殷之禮。吾能言之。而杞宋之文獻。不足以徵。假使若足。則吾便能徵。何必你曠然遠想。學者上觀千古。夏殷當年。非不極一代。

之盛。而未免有今日之無徵。况乎生當明備之時。講
究于夏殷損益之日。曾幾何時。而漸失文武成康之
舊。爲文爲獻。猶當急急講求。以無失當年郁郁之旨。
此是大聖人輓回氣運于禮運的大關鍵。言外有幾
幾乎。將來杞宋。就在目前。况乎江河愈趨愈下。自周
而後。寧復望有三代。所以亟亟乎定禮定樂。爲萬世
作個法程。此之謂前知。所以曰雖百世可知也。豈是
第二箇人能得的。莫徒作一章書理會。

宋直方問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豈非君子的仁。都是

上論講錄

卷三

三

爲名了。先生曰。昔人有云。三代而降。患不好名。夫子
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名豈可少哉。亦豈可易言
哉。堯之蕩蕩乎。民無能名。是民不能名堯。至若堯成
其個堯。便成了堯的名了。况此語原是反說的。重在
仁。不重在名。名從仁上成。仁不從名上起。此心用在
仁上。令問廣譽。義問宣昭。名不可一日無。此心不用
在仁上。即使有譽于天下。君子亦曰不虞。故曰。敲問
過情。君子耻之。名不可一朝居也。吾賢欲從此書着
眼。不要如從前說者。重看後段。而畧首段。學問以求

仁爲主。若使寂守此心。把這仁字。當做深微玄妙之
旨。一遇盤根錯節。便有違處與不違處。要做聖賢。只
須打點精神。看十二時中。那一刻不是富貴貧賤。看
天下人。自聖人以至塗人。那一個不在富貴貧賤中。
終食也離不了富貴貧賤。造次顛沛。亦離不了富貴
貧賤。除却富貴貧賤。別無吾人着脚處。除却欲惡。別
無吾人用心處。除却不處不去。別無吾人作工夫處。
人自三代以後。處富貴時。從道中看出無道來者少。
從無道中要看出道來的儘多。處貧賤時。看出不以

上論講錄

卷三

四

其道而安之者頗多。心平氣和。要求個必有以致此
困窮之故者却少。故不曰有道無道。而曰不以其道。
則知不處不去。還落在第二義。公私義利。只在以其
道。不以其道之一時。此一時。却如何認取。須知就在
尋常欲惡上。聖賢原不遠于人情。處與去。只爲任情。
不肯去求情。所以在常人。只教得箇欲惡。以他原不
曾用工夫。君子直教做去仁。以他平日工夫。都在學
問上。學問都在仁上。此處一差。將平日講強恕。講立
達取譬。都放在一旁了。如何叫得箇君子。可見此處

一念不親切。平時學問全無些子干涉。所以做君子的人。無一刻是雜用心處。雖極之造次顛沛。無刻不然。把天地間不齊之遇。都打轉到心上來。便有此心。落脚處。直方曰。畢竟富貴貧賤是境遇。先生曰。吾人那一刻離了境遇。終食便是境遇。離境遇覓心體。覓工夫。一入境遇。本體工夫。便有多少合不着處。如何能無入而不自得。若曰離却境遇。別有可用心處。待吾賢離了境遇時。再與你說。曹木忻曰。既說箇道。如何又說箇仁。先生曰。道是總名。與富貴貧賤忝處的。

上論講錄

卷三

五

仁是不處不去的一念。是忝處那富貴貧賤的。陳百良先生曰。看書莫只究字義。要看立言者用心處。如宋直方之問。是見得爲善無近名。先生之答。且見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豈不是問答恰好對證處。先生曰。陸子靜義利公私之解。當初亦未說到如何是義。如何是喻義。只將利字說到人身極易犯處。令人不可躲閃。所以聞者下泪。而朱文公亦謂我平日不曾看到此處。諸賢若不徒作講書會。只其前說三代以後。從無道中要看出道來的儘多。便有如許警策。

在。可悲可涕。亦正在此。諸友切莫錯會。

戴經碧問適莫比義之說。謂自古聖賢。如堯舜湯武。那一個是外得適莫的。如何纔是比義。先生曰。若去了兩個無字。單提衡適莫。則從古聖賢。那個跳得出這圈繯。天地間事。做到成功時。少不得不是適。便是莫。但看當初應事之時。還是有心。還是無心。凡事有個自然恰好的道理。我但無心去執着他。因事付物。絕無一些意必固我之念。行到適處。也是義。行到莫處。也是義。若有一念執着。任他隨事度理。都成適莫。

上論講錄

卷三

六

了。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誅。都是義。不是適莫。義原不在適莫外。比之云者。如魚之比目而遊。折却一個。便行不動。君子周身都是義。那一時一刻。離了他來。故不曰比義。而曰義之與比。此個義。是極有斷制的。又是極能圓通的。惟圓通方顯得斷制。惟斷制纔叫得圓通。故曰義者事之宜。看比字。先看兩無字。看無字。先看之于天下。此是君子大機大用。全是在用處。看君子學者做工夫。只要把一個無適無莫的無字。常放在胸中。自無意必固我之見。自能徙義。故曰由。

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曹水忻問吾道一以貫之。蓋爲從前立論者。有謂忠恕卽一貫。有謂忠恕二字。離不了一心。不知夫子當日所謂一貫者。實是何物。之字實實何所指。先生曰。若謂忠恕是一貫。何以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若謂忠恕離不了一心。是又看許氏說文矣。大旨之錯。只爲將曾子忠恕二字。看作悟後語。又將一呼一唯。一唯一出。看作禪家棒喝機鋒印證語。所以將夫子活潑潑地一句書。死死捏作一貫兩字看。不知夫子設

上論講錄

卷三

七

教四十年。並不曾輕易許可一人。好學如顏子。只說得個其庶幾乎。又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顏子如此。其他可知。其所以呼參者。蓋爲他資質魯鈍。求道之心最苦。半生精力。都用在之處。東摸西探。茫不得個靶柄。假使夫子早與他說破。必不得力。任他極力摸索。到得此時。方與他一句點出。說吾道一以貫之。都在理事相徇。作功夫處說。語意極圓通活變。並不曾指一是何物。貫又是何物。亦非如禪客風流。掃除一切。認定萬法歸一之理也。此時夫子如看迷路

人。指引他一直去。曾子此時。如岐道正迷。一問指點。力悔前誤。擦起便行。所以唯。夫子見他趨向既定。更有甚麼說的。所以便出。又豈禪客規模。撒手向外去。作把臂同行之隱語也哉。曾氏子因門人一問。直覺得忠恕兩字。一生受用他不盡。前此日日在忠恕中。却拈他不出。今日一經提掇。直覺得夫子之道。莫切近于此。依舊在功夫一邊說。連夫子所謂吾道。曾子所謂夫子之道。都如所云大學之道的道字。非指斯道之本體而言也。只觀他日對多學而識之子貢。亦

上論講錄

卷三

八

下此語。則知聖門惟有二賢。下得此服藥。其他用不着也。戴巖犖曰。何以先不與他說破。先生曰。此之謂善誘人。惟顏子爲能覷破。乃知聖賢教人。一步進一步。一層深一層。都是誘他向前去。如以一物誘孩子學步。少不得一步步移了去。到得力量能自己游行。方知慈父慈母之憐兒。設盡許多方便。從古迄今。那一個不是被人誘的。故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曹水忻問君子喻于義。謂先儒有深嗜篤好兩解。先

生曰。若將四字解喻字。是義果在外。非由內也。吾
只看四體不言而喻。與所藏不怨而能喻諸人兩個
喻字。亦解作深嗜篤好。可乎。朱註猶曉也三字絕妙。
君子胸中乾乾淨淨。只曉得箇義。小人心中不能乾
淨。只曉得箇利。所謂利者。亦非單指到財帛上。所謂
小人。亦非單指着貪賄之鄙夫。天地間只有此義。君
子于大本領處認得真。有時做到利天下。利萬世。無
事不占便益。却都是義。以其胸中原只曉得義。所爲
正其誼不謀其利是也。小人于本領處認不真。卽有

二論講錄

卷三

七

時做到希聖處。希賢處。一舉一動。都明明要取義。而
其實着着都要討便益。所以彼自見以爲義。而聖賢
則見其爲利。以其胸中原只曉得利故也。學者做工
夫。此處最要明了。預先一眼覷定。直將此身安放在
甚麼處。如安頓在君子一流。還你無處不是義。若不
然。無往而非利也。然放在君子一流。豈是你硬硬推
進得去的。只將大本大源處。直截了當。拚一副必爲
聖賢之志。而後可爲聖賢。陸子靜。白鹿洞說此書後
人謂只說得儒者病痛。不曾一字說着此書。却不

他字字是教人做君子。念頭一錯。便做到小人。君子
小人之分。幾希之間而已。可不慎歟。可不明善以爲
誠身之本歟。

郝水滌問德不孤。大約謂天地間。君子有君子之黨。
小人亦有小人之黨。德自然是不孤的。夫子何以言
此。先生曰。若使德不是孤的。天地間只該有君子。那
得有小人。凡爲君子之志不堅。爲君子之力不猛。都
只看得這德是孤的。夫子急與他一服安神定志之
藥。說個德不孤必有鄰。水滌曰。又如何見得不孤。先

上論講錄

卷三

三

生曰。天下極不肖的人。外面是這樣做去。此心一念
萌動。所爲清夜自思。平旦之氣。何嘗說聖賢不是。開
居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厭然。便是不自欺了。此處就
見得不孤。水滌曰。這等說。便是無人無德了。先生曰。
不然。小人只那一時。那一刻。見得如此。過此一念。單
竟是小人。其曰不孤云者。同之之辭也。必有鄰者。隘
之之辭也。惟其隘。所以僅曰不孤。無怪乎天下之君
子少而小人多也。只可惜小人這一念。是聖賢全體
發露。而自取咎亡。隘我芳鄰耳。可不爲之嘆息。

朱正公問子使漆雕開仕。還是因他有可仕之材。還是如家語所云年長且貧之說。先生曰。若是因他材可出仕。則七十子都不如他。而由果求藝等輩。豈盡不可使乎。若謂年長且貧。則七十子中。未必無長且貧于開者。此俱不看全書血脉之故。須知紀魯論者記此書。非紀使開之仕。紀開未能信之一言也。想夫子當年。使人仕者儘多。而開獨有此一言。真足動夫子之色喜。所以記之。如何不在此處着眼。而向使開行活計也。有一友問斯字之旨。先生曰。可惟看書者

二論講錄

卷三

三

不平實商量聖賢的言語。凡遇斯字。與在中字。便要破啞謎一般去猜。都爲禪客家有不說破三字。不知吾儒絕不作影響語。只觀無行不語。何嘗有不肯說破之事。大凡斯字。與在中字。都就在本章語氣文法上領會便了。

胡保寧問夫子之言性與天道。還是在文章內。還是在文章外。先生曰。文章朱子訓作威儀文辭。便見到無行不與處。子貢說到此。亦早看到無行不與處。爲他平日一向求夫子以言。却不知周身舉動。無一處

是。到得這一日。方見得夫子一舉一動。一言一默之間。都是文章。文者如文人之文。章者如斐然成章之章。說做動靜語默。學者還有着眼不着眼處。把來當作文章。則夫子滿盤托出。都在學者見前。蓋人皆可聞。若不于此處認取夫子。只要在言論上去求夫子。就是終日與你言性。終日與你言天道。還管一字也不可得而聞。何也。學者從事于夫子。那一個胸中。不曉得個性與天道。那一個做工夫。不要在性與天道上着脚。却不知此個物事。是說向人不得的。縱使

上論講錄

卷三

三

立言者。披肝露膽。說將出來極明白。極通顯。而聽者終是愈聽愈疑。愈疑愈不明顯。直覺得越說越晦了。如何可得而聞。故某嘗曰。爲文章。爲性與天道。都是學者分別知見。可得聞不可得聞。亦是從學者得力與不得力處分別起見。在夫子只是個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便了。此子貢反約之一時。當在與聞非也。予一以貫之之後。吾賢此處觀看。還是在文章內。還是在文章外。當自有悟入也。

季萬成問子路有聞。大約爲紀魯論者。原是取子路

之勇于行。而夫子曰有父兄在。又似不許其勇行者。豈聖賢所見如此其不同乎。先生曰。夫子是因子路來問。故與他對症下藥。故曰。由也。兼人。故退之。至于記魯論者。則止見仲由一派勇行的力量。真是人所難及。說此書者。先要看一有字。學者是處留心。隨地皆可體認。此個聞性。直與無行不與。靚面相承。若使聞性現前。目前花落鳥啼。都成妙義。假使聞性不能開豁。卽同堂講頌。如風過疎籬。管取毫無干涉。此處說未之能行。不是虛心攬物。天地間物理相徇。不留

上論講錄

卷三

三

心去行。便覺得從容暇豫。若實實體認將來。卽終日行。終身行。何曾有行得了。住得足的時節。此聖賢立言。所以不曰敏于行。則曰先行。曰耻躬之不逮。惟恐云者。不是將後來之恐。勉前此之聞。只是當下惡惡求行之心。惟恐將從前得意之事。向從容暇豫處。輕輕放過了。何以發付繼此而聞者耶。學者若是常常將子路這副心腸。閣在眉毛下。何愁做不出個聖賢。然要須平日眼光明亮。若眼光不明。可聞處都辨不出。如何謂之有聞。故人知子路聞後之心。不可幾及。

吾獨謂子路聞前之心。非尋常人所能及也。此陽明所以要致知。其所以要明善。

莊玉驄問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月之後。還有違仁的時候。否。不然。何以直曰三月。若謂三月是時序之一小變。畢竟是有程限的日子。豈顏氏子猶未做到純仁的田地乎。先生曰。三月二字。對下邊日月字下的。爲其餘是或日或月。便覺得顏氏子如此其久。若非爲日月至三字。則三月兩字。可不必下。三月只是言其最久。非三月後。便把捉不定之謂也。若使把

上論講錄

卷三

三

不定。縱使他三月也。少不得美做日月至。豈所云不違也哉。某常對學者言。顏子只爲認得此心之外無仁。故直守此心。而仁體完滿具足。所以不特有仁字。並有個心字。諸子只爲心外覓仁。故有時覓得着。亦有時覓不着。所以日日月月至。故夫子口中。不特沒心字。連仁字也不下了。諸子如客覓行臺。去來不得常主。顏子則如自己坐在家裡。那裡有一日離了堂與的時節。諸賢切須自會本心是萬物同體的主宰。管教與顏氏子。把手同行。若從心外覓仁。還管摸不着。

一個仁字的註脚。明此之謂明善。

費殿卿問既謂之儒。何以又說小人。既曰小人。便不得謂之儒了。陳百史先生曰。也少不得要此一問。先生曰。小人也不是等閒的。從做學問處。見得天地民物。皆我性分中事。便見得極大。便是君子。若從天地民物上做學問。却處處只管照顧自己。守經而不能行。權得體而不能達用。便見得小了。便謂之小人。所以體欲其全。而後能用盡其大。學者全體不能畢舉。則大用不能見前。子夏篤信謹守。只爲所見不大。學

上論講錄

卷三

三五

者只看聖門如子夏。夫子尚吃緊與他辨君子小人。則知爲學。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所爭正不在多。今日與諸賢商量。作功夫。刻刻不要把天地民物放開了。所以夫子處春秋之時。栖栖皇皇。三月無君則弔。及至世無用我。而直任天子之事。于筆削之間。取前聖垂世之書。刪定贊修而不輟。只爲他見得極大。陳百史先生曰。別處說君子小人。都是判然兩開的。此處却同是一儒字。必須先生下一二語。使學者朗然纔妙。先生曰。別處是分別君子小人的界限。此處是就

爲儒者之器局而言。別處是閒閒提衡箇君子小人。此處是與子夏下對症鍼砭之藥。

李萬成問知者樂水章。將仁知分作六段。而註疏中。遂有分情體效三種者。畢竟如何。先生曰。將動靜二字作體。已自不是。猶醜是個效字。夫子滿腔中。是箇知仁。不覺爲他閒閒點綴出許多佳話。當年卽要說仁者樂水。知者樂山。亦自使得其所爲樂水樂山者。非一味要去那水邊山下。各尋生意。亦非見山便沒趣。見水便不怡。只爲他胸中明皎皎的。不受一些渣

上論講錄

卷三

三六

滓。與水之意趣相宜。及至面對孤峰。依舊樹影山光。都是天機流蕩。故曰樂水。仁者胸中。安妥妥地。不受一些搖撼。與山之意趣相宜。及至面對川流。依然淨靜無波。都是天機澄湛。故曰樂山。何也。爲他一個是動的。一個是靜的。究竟動中未嘗無主靜之意在。舍靜以言動。動便是躁妄。靜中未嘗無流動之意在。離動以言靜。靜便是枯槁。所以一個生趣滿前。卽在可憂可懼之中。而快然自得之理具足。一箇生意滿腔。卽在朝聞夕死之時。而與天地同悠久之理具足。總

之聖賢言語。要看得活。莫看得死。只觀仁知兩者。豈不是天地間純粹以精的人。而畢竟山水動靜仁壽各從其性。足知道夫子所云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爲他學問非不純粹以精。終不免分道之一體。學問做到這田地。尚不免分仁分知。今人連仁知的邊岸。尚未夢見在。而便日逐于山情水意之中。妄談動靜。妄求樂壽。不亦可哀哉。信乎善之不可不明也。

高平子問博施濟衆。夫子說堯舜猶病。是言仁如此

上論講錄 卷三 三

其難。後說立人達人。就在欲立欲達。豈不是言仁又如此其易。先生曰。仁原至易。人求之難。仁原最近。人求之遠。首段非病仁之難。病博施濟衆之難也。平子曰。欲立欲達。如何便能立人達人。先生曰。此節全沒工夫。是舉論仁者之全體大用如此。工夫在能近取譬四字。近者已也。欲也。近取已之欲是如此。便譬之人的欲也是如此。此孟子曰強恕也。曰求仁莫近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也。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也。故曰。可謂仁之方也。李滿咸曰。立達兩字何解。

先生曰。立也者。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爲自己立身。此天子所以曰三十而立。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學者舍却天地萬物。從何處立身。舍却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卽生于天地之間。都是一團戾氣。與禽獸何異。達者在那必達。在家必達。孟子之所謂無他。達之天下。中庸之所謂和也者。天下之達道。皆此物此志也。吾人在天地間。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這一副生生意。誰人不要植立得住。推此一念。人與我。真是一體聯屬。真如通身血脈。欲他流通。不欲他壅滯。一

上論講錄 卷三 三八

處壅滯。便不能通達。學者只爲不覩到這裡。便不能強恕。所謂不明。如何能誠。卽使有志于聖賢。便要走到博施濟衆上。極難極遠處了。如何能得那萬善同源之極。所以學者務先明善。王宜生問德與仁如何分別。序游藝于依仁之後。將藝看得恁般輕。何以孔門依仁者少。而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先生曰。若問分別。不特德與仁有分別。連道與德亦有分別。若說無分別。不特道與德無分別。連德與仁亦無分別。其曰分別者。道散于萬事萬物。

德體備于已。仁醞釀于心。其曰無分別者。萬事萬物。莫不有個當然之理。以其一舉一動。踏着便是。如大路然。則曰道。以其一舉一動。日用持循。非此便無主宰。則曰德。以其各還以所當然。萬事萬物。都從此遂生。復性。則曰仁。其實總是此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之理。特道字說得廣大。德字仁字。說得精微。道字是德仁的統體。德是以此道守之于已。仁是以此道純之于心。志即夫子十五而志于學。據是立與不惑。知命耳順的境界。依仁游藝。則從心所欲。不踰矩也。游藝

上論講錄

卷三

五

者水流物生。莫非天趣。鳥啼花落。總是天機。可以吟風弄月而歸。可以會吾與點也之意。此正是道德仁。真實親切受用。絕不復作迂腐道學。束手縛脚。一步不敢動作的局面。工夫到此。纔是真正理學。纔是真正做聖賢。只觀夫子與人歌而和。與點春風沂水。何等不自在。何等不受用。不似腐道學。聽得唱曲兒。便像污了他的耳。此伊川所以惡明道齋頭之妓。王陽明看到夫子與點處。便說伊川到此。少不得要罵起來。可見聖賢學問。原有這一步游行自在的受用。豈

與七十子之通藝。同日語哉。

李萬咸問仁遠乎哉。先生曰。會得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便知道此書落處。欲仁斯仁至。夫何遠之有。高平子曰。顏子三月不違。其餘日月至。可見仁原不遠。先生曰。顏氏子之于仁。可謂不遠。其餘則求之遠在。何也。顏子即心即仁。所謂欲仁仁至。其餘心外覓仁。所以有到得仁上處。有到不得仁上處。故曰求之于遠。萬咸曰。何以欲便能至。先生曰。某之所謂欲。非吾賢之所謂欲。某之所謂至。非吾賢之所謂至。

二論講錄

卷三

三

吾賢將欲字看作好樂。至字看作來復。假若天地間。有個仁可好。樂便去扳援歆羨了。有個仁體來復。便原非取携自我了。終是向外馳求。是孔門諸子的學問。非顏氏子學問。某所謂欲。則指理欲之欲言。其所謂至。則指至極之至言。人從天命後。性都落在喜怒哀樂邊。其未發者。但未發耳。情從此生。便謂之欲。此欲用在自私自利上。便不仁。用在萬物備我上。便仁了。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此欲便無不仁。夫子之所謂不踰矩也。此欲不仁。即勉強求仁。有時到得仁上。終

是有分量的。此欲既仁則仁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而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此心是没分量的。這仁也就没限量的了。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若曰首句遠字。喚起末句至字。此尋行數墨之學。非夫子立言本旨。亦不便于學者作工夫。吾人明善不真。終日說理說欲。都同說夢。若明善親切。欲便是理。是將欲去作出理來。就是真正聖賢。非天地間別有個理。爲作聖作賢之階也。故曰學者先明善。

二論講錄

卷三

三

姓了。先生曰。此是就民身上說的。兩使字。不是着力語。緊跟可字來。夫婦可以與知與能。此可使由之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者衆。此不可使知之也。若可使知之。便是君子。便是聖賢。豈徒曰民哉。吾賢只觀終日由。終身由。由處與聖賢無二。而究竟不免于凡民者。只爲知體不能見前。此姚江所以教人致知。某所教人明善。到得今日。莫說知之者少。卽由之者。亦

何莫由斯道也。哀哉。

吳价仲問曰。天縱之將聖。大意謂既說固字。如何又說將字。固者決辭。將者疑辭。豈子貢亦見之未定歟。先生曰。學者只爲視子貢太高。故作此疑。子貢平日若真知確見。認得夫子是箇聖人。必不肯敵面來說箇夫子聖矣乎。此書在太宰心中。認定多能爲聖。譬之此身在桎梏中。不能自解。子貢乃不與他急急解脫。却又與他添上一重桎梏。說道又多能也。子貢之病。不在上句。却在下句。固字對又字說。不對將字說。

二論講錄

卷三

三

則知子貢錯處。不在將字。却在又字。夫子問得如此。直覺得子貢忒不啣喙。如何能使太宰豁然自釋。所以直下喚醒他。說箇太宰知我乎。旋即指出多能的緣故。說道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而又直陳出自己脚色。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此段說話。不特使太宰廢然自返。識平日測聖之非。尤能使子貢如冷水澆背。頓曉立言之誤。又不惟使太宰子貢在局中者。曉然于夫子之不貴多。並能使旁觀者。立見夫子于無行不與之地。故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夫子不讓子

貢而呼太宰。太似放開誤投藥餌之庸醫。直向病人猛下鍼砭。子貢未去多之夙智。大似刻舟求寶劍。而琴牢猛悟子之夙言。則酷似望氣識豐城者也。覲微曰。果爾。何以孟子又曰。宰我子貢。智足以知聖人。先生曰。直就他見禮知政。聞樂知德。生民莫違處。見他知聖之智。若不看出他們差別。則朽木不可雕。糞土不可圻。與短喪之不仁。豈是智足知聖者之事。而賢于堯舜之一言。則非智足以知聖者。不能道也。故知子貢之對太宰。必在未聞一貫。及得聞性與天道以前。此淺深之所以不同量也。

上論講錄

卷三

三

戴巖犖問曰。先生曾謂夫子不曾輕易許可人。曾氏子亦不得作悟後語。然則顏子喟然之歎。亦不得作悟後乎。先生曰。只爲他做到那欲罷不能處。才竭而卓立見前此之力量。竭盡無餘。後此之欲從。又未由已。不覺得喟然發歎。形容到仰鑽瞻忽處。而始信夫子之循循善誘也。從約看博。博處是誘。從禮看文。文處是誘。到得欲罷不能。吾才既竭。連約禮亦是誘我耳。纔現得一箇面目。如有所立。及至欲從。却又由不

得我。不連這如有所立者。並爲誘我之物乎。巖犖曰。畢竟孔顏地位何如。先生曰。只將從心所欲不踰矩。對看雖欲從之。未由也已。便知孔顏分別何也。爲他一箇是從心。一箇是將心去從那卓然如立之物事。所謂有這個在。巖犖曰。然則孔顏曾思孟若何。先生曰。夫子爲道源。所從出。體備帝王。周身是個天地。顏曾未見全聖之體。然涵養自是純粹。子與立見全聖之體。而涵養純粹。不逮顏曾。子思子見足以開子與而純粹過半。總之夫子之聖。是親自做到那裡。顏曾

上論講錄

卷三

三

是極力求到那裡。思孟則已親見到那裡。而非親做到那裡。故俱謂之大賢。又如宋明諸大儒。非不有直窺到孔孟淵源處。直發揮到孔孟淵源處。而涵養力量。豈遂得謂之做到孔顏處乎。

費殿卿問子在川上。所云逝者二字。還是歎水。還是別有會心。先生曰。學者大本未明。無惟處處穿鑿。如一切在中字面。便要歸到心上去。一切斯字。此字。便要歸到極玄極妙。不可以言語形容上去。又如此章之所云逝者。遂謂夫子別有所指。不過借水以發明

此之謂泥聖愈深。則求聖愈遠。大非吾夫子平實商量。易簡而理得的學問。須知大聖人胸中。活潑潑地。隨處都是這一着。子偶在川上。看見水。水便是這一着。子不覺喟然發歎說。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說水便是說水。何曾又別想到甚氣化流行。同此運行于不息。如後儒許多節外生枝之說話也。哉。不曾想到微妙處。而微妙之旨。却就在水上流出。夫子就水言水。而不覺微妙之旨。亦隨言流出。故謂讀夫子此書而別有會心。則可謂夫子當日因川上之水而別有

上論講錄

卷三

三

會心。則不可。以其求夫子太迂。非大聖人活潑潑地之本旨也。只看孟夫子因徐子之問。而想到源泉有木。便知道讀聖賢書者。當別有會心之妙。

雷雨若問共學一章。還有次第否。先生曰。吾友看來。畢竟還有次第否。兩若曰。像沒有次第。先生曰。試以十五志學一章。配此章看。學是學了。志字中有適道之意在。立便是立了。後面都是權的事。若使無次第。在先師分中。何以必須因年而進。須知悟與證。原是兩事。悟可以徹首徹尾。一刻了當。證須是一步一

脚。着實踏將去。悟是致知一邊事。證是力行一邊事。知行合一者。以見不行不叫做知。縱知亦是光影。非謂知了便是行。此孟夫子始終條理之說。為極得聖知之解也。權字有看作通立之窮者。此是權字的後半分。與經字對的。前半分。乃是權然後知輕重之權。銖兩分明。方能通權達變。學者到此。若不是這個權衡在手。管取都要走在毫厘之差處。看到此。連執中無權的權字。也要作權衡看。方于執中有合。不然夫子到七十時。只消說個從心所欲便了。何以必曰不

上論講錄

卷三

三六

踰矩。

下論講錄

男觀微錄

觀微問踐迹入室。大槩沉程子雖不循空守轍。然自不為惡。先生曰。爾等看書。每不能看活句。如程子之說。只發明得個善人兩字。須知子張所問者善人之道。非問善人也。夫子所告者。亦善人之道。非論善人也。迹字緊對室字看。踐字緊對入字看。踐迹是入室的張本。亦不入室是不踐迹的病痛。高平子曰。然則終不入室乎。先生曰。若肯入室。便不止為善人。曰。然則善人未足以跂聖域乎。先生曰。何易幾也。只觀夫

一論講錄

卷四

一

子思聖人不可得而思君子。方思善人。則知善人是聖人。君子的胚胎。聖人君子。是具此胚胎而由踐迹以入室者。學者只看天地間那一箇不是善人。只有聖賢倡明此善之旨。是保養此善之迹。一步步踏將去。自然與聖賢同功同用。若自己不肯信步踐履。而一味率其性之本然。矜矜乎守此善而勿失。所以為善人之道。若不看到此而槩以為生質之美。是天地間必有一種生質不美的人。豈繼善成性之體也哉。須知在儔人之中。稱他做箇善人。亦必有道以處此。

故子張特地來問。夫子却看他明明放下個聖人君子。不能造到那精微處。所以僅喚作箇善人。若謂善人是不知有學問的。豈其然哉。故某恒教人以明善。明則誠矣。踐迹入室。是在學者立必為聖賢之志耳。宋直方問顏淵問仁。大意謂視聽言動四勿外。還有已否。先生曰。只須打點一身。從朝至暮。離得視聽言動否。即使收視反聽不言靜對時。而視聽言動之體。躍躍見前。還得問此外有已否。直方曰。此處有已。是克己之已。不是由己之已。先生曰。兩箇已字。是一是

一論講錄

卷四

二

二。是二是一。若謂視聽言動是已。嚴四勿于非禮者。又誰若說視聽言動非已。嚴四勿于非禮的是已。則請除却眼前視聽言動的。別求箇四勿的來看。故某嘗對人曰。與顏氏子論仁。莫說視聽言動。不得說向外去。連非禮亦不得說向外去。四勿只是一勿。此念直占在視聽言動之前。若待四者當前而後辨其非禮。早已為非禮攝去矣。假使四者一齊同時俱到。豈能臨期逐一檢辨。直方曰。若使預存着一念。去分別他。恐此分別之念。早已不是。先生曰。若謂此念不是。

則毫釐之差。便有千里之謬。豈不是儻侗真儒。比姚江何以教人致良知。某何以要人明善。須知此章書。原是說功夫。不是說本體。提此念于四者之前。只是常常把一箇禮字。參前倚衡。放在眼前。自然于非禮處。都看出禮來。見得到此。便知得克已復禮為仁。是措點的一句。吃緊在。一日克已復禮。天地間。何者為仁。只是已與人物。情文來往中。有一段藹然惻然之真意。便是所謂禮也。以禮往來。何等真至。便沒有殘忍暴戾之事。此段真意。原是人人所本有。而所以不

下論講錄

卷四

三

能復還于當身者。此已障之也。有一物于此。見以為已而據之。則必見以為人而拒之。行出來。都是沒禮節的事。存在胸中。全無一些人物與我同體的意思。此段人物同體之意。為此已所橫據不克之。如何能復。譬如孤城。為敵所據。克得下。纔能恢復得故物。若使曠日遲久。亦不見進取之勇決。直須猛着精采。立地克將去。則立地復還來。所以說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歸仁。始知道樹敵的。就是能登壇建旗鼓的。前此只為功力不猛。故由不得自家。一旦功力勇猛。為

克為復。都由自家作主。豈是由人的。上一箇已字。可謂認賊作子。下一箇已字。前起作賊的。原是已子。一切形骸爾我。盡情撤去。都要由他。豈復作賊也哉。故曰。兩已字。是一是二。是二是一。故某又嘗語人曰。克已的已字。斷了克字看。由已的已字。連着克字看。吳价仲曰。歸字何解。先生曰。如滙歸之歸。天地間。那一物不是仁。為已所障。便散失。滿天下。撤去此障。只覺得草木鳥獸。以至無情瓦礫。都是天地間不容人傷殘之物。那一物。那一件不是仁。故曰歸仁。就如雜色

下論講錄

卷四

四

之銀。無力量者。便取其高足而棄其低惡。一遇冶工。還他一爐。聚出煉成一片純銀。亦可以分鑿開來。點出無窮造化。此一本之所以萬殊。萬殊之所以一本也。故曰萬物皆備于我。又曰會天地萬物于一已者。其惟聖人乎。尼山與門弟子言仁。不止一端。而立下以仁為已任者。回雍兩人而已。只觀不敏請事。二子而外。不復聞有人。然要知一主坐忘。一主簡默。平日直認心體。不在事上着精神。迄今始知事外談理。終是理見。必須着脚在事上。方為理事合一之學。

孫丹扶問夫子與子張論明。只須說明便了。何以又補出遠來。先生曰。此非夫子補出。乃是看到明的全體大用。無遠不照上。子張之問。是求明于已。要由本體以達之機用。夫子之答。是大畏民志。即大用以顯全體。浸潤膚受。是天地間極易得惑亂人的。不行焉者。非是他只管讚翹而我不行他的。全是我平日至公至明。不為一髮子物欲所染。任他浸潤膚受。極易得行的。到我跟前。都行不去了。大學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與此互相發明。且如燕

一論講錄

卷四

五

昭王墓前華表。能使千年老狐。真形立見。非明之遠而何。故有尋常一鏡于此。非不朗朗照人。若求如三代以前之物。使山魃野魅。無有遁形。見而却走。則遠近之說可通矣。陳百史先生曰。又必如千年野狐。不敢到張華坐處。盤薄伎倆。方是妙處。先生曰。此又是張華原有學問氣在。故曰山鬼之伎倆有限。老僧之不見不聞無窮。况天地間。那一箇不是聖賢那一箇人。不可感動。虞芮質成。如何嘗不爭。入周郊而思讓。此便不止不行焉。且有轉移諧翹處。故曰。至誠而不

動者。未之有也。

王晉庭問居之無倦。謂無倦近于行。如何反說在居上。以忠近于居。如何反說到行上。先生曰。行在動用處多。求無倦怠還易。求不欺妄最難。居在靜對時多。求不欺妄還易。求無倦怠則難。故人有終日動作。全無怠容。及至屏絕萬緣。靜與此心相對。不消半個時辰。便覺得精神懈散。人有舉心動念。絕不自欺。及至應用浩繁。却不免草草打發過去。此夫子所以將無倦屬在居。將以忠屬在行也。晉庭又曰。人有以交互

一論講錄

卷四

六

看者。以一串說者。這却如何。先生曰。此是時文家伎倆。至于在聖賢口中。須得一句還他一句。兩句還他兩句。始得。如可交互並串看。將先之勞之亦交互串插可乎。猶有說在。某嘗惟後之學者。但遇論政的話頭。也不管問者是甚麼人。動則與談帝王之事。是夫子杏壇設教一場。只教人作天子的事。絕不教人作宰輔的事。作師儒的事了。某欲將兩論中。與哀公定公論政者。屬君一邊。與康子等論政者。屬相一邊。與及問諸弟子論政者。屬師儒平實商量一邊。大約在

相業處居多。方于聖賢立言之肯綮。

陳奕大問聖門言仁。多是因病下藥。樊遲兩次問仁。知夫子兩處答之。遂有謂務義先難是體愛人知人。是用者。且他人止問仁。遲每兼問仁知。俱不能無疑。先生曰。夫子教人。原不是執定一個死法的。不特這洞來問。是如此答。那個來問。又是如彼答。即使一人每日問。是如此答。明日問。又是如彼答。在夫子是隨問便有。在學者當溫故知新。若說務義先難是體。既已說到民上。又說到先上。豈不是用。若謂愛人

論語

卷四

七

知人是用。那愛的知的是誰。豈不是體。做聖賢學問。把體用兩字折開說。便非知本之言。他人問一次便罷。樊遲却問了又問。仁知合問者。凡兩次。單問仁者一次。蓋為樊遲求仁甚苦。及至摸着些子。便疑到仁知之相妨上。他未問以前。先有知之妨仁一念。故夫子各與他說得了然。一箇還他愛人。一箇還他知人。夫子原極說得明白。樊遲却引起疑情。說到仁在于愛。一到知得是非善惡。太煞明白。少不得有愛有不愛的。所以在那裡沉吟。此是樊遲好處。不是他純處。

如今將夫子答的且莫看。諸賢只就樊遲此段疑情。打轉在自家身上。當如何作工夫。請道一句看。其大曰。不愛處正所以成其愛。先生曰。儘力道只道得個八成。某却不然。不愛處正是愛。所以夫子與他說能使枉者直。吾賢却在使直處。看出相成。某却在舉措處。看出聖賢為世的婆心。真是無人不在愛內。樊遲到此也。窺到仁知相成處。有如許作用。只是說不出。却又放不開。如鏡裡看花的一般。所以削去了仁字。單舉個問知。向子夏身邊討個印證。子夏却與他一

論語

卷四

八

句道出個仁字來。總之此一章書。樊遲極善疑。夫子極善解。子夏極善判斷。樊遲欲言不言。夫子言而不言。子夏于言外立言。至于務民之義。雖與言知。而其中自有仁。天下未有在民上用工夫。而又不語瀆鬼神。是不知有仁者。先難雖是言仁。却其中有知。先難處是仁。若使此理不明。見難便要疑阻。如何肯先。要先難。須是十分見得透徹。言務義便了。如何又說到鬼神。天下見義不為的人。多是鬼神兩字。橫于胸中。故夫子曾以兩者作一章書說過。然這一項人。却不是

不聰明的。觀臧文仲與季氏諸人而可知矣。說先難便了。何以又說後獲。不是舉後獲以勵其先難亦不是一味先難。不必計獲的說話。天地間。除是不做工。夫便罷。再無有着實用工而無實得之理。先難自然後獲。先難後獲。纔叫得爲仁。此兩書之旨也。但猶有說者。一次言仁知。必說到人上。一次言仁知。必說到民上。難上一處。單言仁。便說到之夷狄上。何也。樊遲學問。只要到極小處做。夫子教他。却偏從極大處指引。奕大曰。這等看來。仁知原是合一。何以孔門問知

下論講錄

卷四

九

者寡。先生曰。知原用以求仁。故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不成說仁者安仁。知者利知。曉得問仁。便是知。趙方水問正名之旨。大意爲論衛事者紛紛求一折衷之論。先生曰。諸說紛紛。皆後儒聚訟。夫子當年。只說個正名。並不曾說到何人當立。使子路肯詳究正名之義。夫子必有一段恰好至當之理。以處人父子骨肉之間。而柰何其未也。如今做學問人。看這章書。不要照管他衛事。只看大聖人將這個名字。看得如此鎮重。禮樂形罰。都從這裡以次施設將去。當年衛

輒忍于拒父。豈但是父子之名不正。連這一點顧名思義之心。都沒有了。所以說三代而後。求好名者亦少也。若要折衷衛事。只將竊負而逃避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作出公斷案。便得衛輒所以自處。而衛輒之案亦定。試觀子貢對冉有。亦不敢懸斷。而舉夷齊以爲問。便是某引大舜竊負而逃之意耳。郝永滌問言行者君子之樞機。夫子曰。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孟子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却緣何危言危行一段。反似有適莫信果之意者何

下論講錄

卷四

十

也。先生曰。這正是無適無莫。無信果。正是義。只看言行一也。有時而危。有時而不必危。豈是有適莫的。豈是必信果的。義者合乎時宜之謂。言行之危與不危。都因乎邦之有道無道。此之謂合乎時宜。都是義不得不如此。言行者。君子之樞機。亦便是尤悔之門戶。能寡尤悔。纔叫得樞機。後人都把這危字。看作獨持已見。與衆相忤而不恤。如此便是適莫信果了。危者聖賢兢業之心。戒慎恐懼之木。有道時。泰交一堂。人都把這兢業的意思。盡放開了。君子却一言一行。

都是憂盛危明之意。無道之時。行處仍舊是如此。只言處。便當委婉。若當人心洶洶不定之時。復說到極賊人的田地。不惟自己藏身不固。無所施其轉移氣化之權。亦且足以動搖人心。而害我擔當世道之氣。孫丹扶曰。君子擔當世道。只有此點心。若使言行分個危孫。龍逢比干。何以自苦乃爾。先生曰。龍逢比干。當日又何嘗不孫來。臣子見君父之失。非不看到百分利害處。及至進言之時。還不曾說着二三分。而天威早不可測。故以不敢不危者。爲君父効忠之苦。

論語錄

卷四

七

心。而又以不敢盡危者。爲臣子納誨之小心。只觀夫子曰。事父母幾諫。事父母且然。而況大君天威咫尺之前乎。故知言不能孫。而致君有拒諫殺諍臣之事者。皆非聖賢中庸之道也。至于君如桀紂。但有言者。危亦殺。不危亦殺。爲臣子者。不得已而批鱗觸諱。此龍逢比干之所以自盡。而非以自苦耳。

雷雨若問古之學者爲己。先生曰。爲己正是爲人。爲人便撇了自己。此古今學術之別。若舍却民胞物與而專言爲己之學。便是自了漢。豈聖賢明誠之極功。

乎。古之人。見得天地間。人性物性。與己同源。就做到人物兼盡。參贊化育的田地。只了得自己性分中事。若有一些不臻其純備。便是自家的缺陷。這是何故。只爲平日一見眼前民物。便打轉向身來。作自己切體切身之事。今人一見眼前民物。便認做民與物。事業做到極頂。也只在民物上去設施。此心只在民物上去作活計。所以求之博施濟衆者有之矣。求之堂堂者有之矣。求之自心。卽是仁體。此身就是仁宅。則未之有也。這又是何故。只爲見善不明。不在自己本源之地。看出人物皆備于我。一向只該在自己身上做民物的事。不該在民物上着精神。却忘懷了自己的性量。若曰。古人是做聖賢的工夫。全乎爲己。今人是求名達的工夫。全乎爲人。則今人。都是指着一切名達之徒了。豈得謂之今之學者耶。

論語錄

卷四

七

李萬成問君子思不出其位。還是以位去制思否。與艮之爻辭。還同一旨趣否。先生曰。此與艮辭不同。艮辭多個以字。是從卦象中。看得出來。此則直指人心。不必過役總明。徒苦自己。此是曾子既得一以貫之。

以後語全是守約得力的工夫。何也。人只說此點靈竅。可上徹天。下徹地。中徹人物。前徹往古。後徹來今。極靈極活。再無處可以拘攝得他。却不知天地人物古往今來。跳得出個位字否。任你徹天地古今。還跳得出這個位中否。一落思維。便有位管着。此所以夫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殊塗而同歸。百致而一。慮。天下何思何慮。如此點醒得明白。方知學者平日一切穿鑿的學問。真正是徒役自己的靈明。絕無出得格外的知見。不若見得定時。便擔在自己身上。人

下論講錄

卷四

七

只將此個物事。常常放在眼面前。故曰窮而不知止。日見我而不見聖賢。若是見得定時。不把來放在眼面前。却交在身背後。則只有此一副精神力量。任重道遠。何曾得見有我。所以曰。良其背不獲其身。爲他擔荷聖賢。全在此背。若曰背在身後。有止之義。則是將聖賢無窮之事。都撇向在腦後也。豈其然。一友曰。何以解行其庭。不見其人。先生曰。人只爲不肯擔荷。所以內見有我。外見有人。若一力承當。則自己此身。尚然不肯自家姑息。豈猶見有人乎。即使人至吾庭。

亦只見我一副精神力量。去擔荷聖賢。並不見得有我。程子曰。良其背不獲其身。是內不見己。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外不見人。正是此意。

莫先子問知我其天。大意謂君子不怨天。何以又云知我其天。先生曰。此書埋沒千百年。只爲把開首一句。看作遇合邊事。不看作學問邊事。不知夫子所云莫我知。蓋是學問做到得力處。直與天載相通。尋解人不易得。真正把時習之悅。在中之樂。一語道破。子貢是有心人。從旁領略。便問到極親切。極痛癢處。下

下論講錄

卷四

十四

個爲字。夫子此時若死死說個怎樣爲。怎樣莫知。便如自己寫生。究竟只畫得個形容肖似。所以閒閒點綴個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何等蘊籍。曾氏子童冠咏歸。程明道吟風弄月。都是此段親切受用。學者平日不得力。只爲把這件功夫。看做極高遠。極深微。至尊無上之事。終日只要上學。絕不肯下學。學不來。便快快不自得。便是怨尤根本。豈知這件大事。原不出尋常日用之間。爲何只管求之向上。若是真正在尋常日用中。處處不肯放過。則

大聖大賢。薪盡火傳之秘。就在我尋常日用中。豁然洞徹。此處求知已。須是自家性命源頭的主宰。須是當體發現性命未具以前自家的真正面目。所謂天也。爲他功夫到此。只覺得無聲無臭。連自己一些氣息也不見得。而况于人乎。豈是遇合邊事也。賢友各各欲尋吾夫子樂處。直從這裡入。

汪邵孫問汝以予爲多學而識。與呼參之旨。同異何如。先生曰。不同。那是直引曾子到一以貫之處。此是爲子貢平日錯求夫子。直指出自家得力處。以點醒

下論講錄

卷四

七

子貢。故呼參處。多吾道二字。曾子亦有夫子之道四字。此處全無道字。而首尾兩下予字。此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也。曾氏子只在自家身上絡索。故夫子示之以吾道。及至當下了然。亦直見夫子之道。端木氏却只在夫子身上絡索。一向見夫子于多識多學邊。故他日以又多能對太宰。夫子直曉以他錯處。說你以予是這等。予却不是這等。及至子貢將欲回頭。夫子急急與他一個明白了當。說予一以貫之。子貢認不親夫子。便見不得自己。夫子急急與他道。被自

已。子貢也。就能于夫子身上。認出自家錯處。此夫子所謂以身教人也。若謂參以魯得之。故直下一呼。子貢從學識入。故獨費婉轉。是聖門自二子以外。便不得與聞一以貫之旨矣。豈其然哉。

吳渭玉問參前倚衡。還有功夫也無。先生曰。功夫全在此節。不在上節。兩則字是緊切字眼。不是現成字眼。首節只是指點出言忠信行篤敬是如此。不忠信篤敬又如此。所以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與則見其倚于衡。兩見字。兩于字。明明實有一物事。渭玉曰。是何

下論講錄

卷四

八

物事。先生曰。便是言忠信行篤敬的這點心腸。是自家見了自家的真面孔。立便是靜對時。便是燕居獨處時。凡不涉動一邊者。皆是非專指站着的時候言也。在與便是動用時。便是與人應接時。凡不涉靜一邊者。皆是非專指在車時候說也。只此兩字。便該了吾人十二時中事。只此兩見字。便該了吾人十二時中用力事。所以說夫然後行。夫然後三字。好不吃緊。所以子張書諸紳。到這田地。却要看得人出。夫子說到這裡。全在心體上做工夫。子張書之紳。未免在綱

目警心上。且平日無行不與。那一處不是該領會的。該書紳的。而獨此書之。此子張之所以爲子張也。然自子張以後。學聖賢者。何嘗不聞師門吃緊之語。然有隨聽而遺忘者。有並未曾聽受者。求個書紳的。不可得。此子張之所以能爲子張也。涓玉曰。此處問行。何以他處又問達。先生曰。行者專求之在己。故夫子與他個極踏實的學問。問達便有人在。語氣中有病。所以夫子急與一針。問個何哉。爾所謂達者。他果說在邦家上。果便走到問上。故夫子不與急切言之。而

下論講錄

卷四

七

爲辨論之語也。宋直方曰。動靜處實有所見。豈非先有一念以爲主宰。先生曰。主宰却是少不得。譬之風波震撼中。不有舵竿。豈能御風于八面。功夫要在風波震撼中做。却不在風波震撼時做。此某平日所以教人先明善也。涓玉曰。明善工夫。又如何做。先生曰。這却不易言。講習討論。是大共事。做工夫是各人事。吾賢要做工夫。便不得同衆人一講而罷。比如子與回言終日。還是當大衆與回言。還是獨與回言。若當大衆。便不是與回一人言矣。且此句至今傳。而所以

與回終日之言。却不傳。回之如愚。足發傳。而心齋坐忘之功。不傳。須知此個工夫。如魚飲水。冷暖自知。要從師門中討消息。討印證。須自己猛着精采。始得。只觀講學家。自兩程夫子向濂溪吟風弄月而歸。以至姚江天泉橋證道。諸大儒。那一個不是親到門牆。求卒業的。若曰這一席話。便有下手工夫。你學者自去理會。此叅堂中自號爲善知識之所爲。某不以教天下學者也。

下論講錄

卷四

八

先生曰。子貢平日病在多。問到一言。漸漸要反約了。夫子所以從極約處說。舉恕而遺忠者。約忠于恕也。况他所問者。終身行。若忠字。于居心盡已處多。于推已及人處少。且恕到那恰好處。便是忠。忠到那恰好處。離不得恕。况子貢曾有言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夫子說非爾所及也。以他那時候未做到反約上。故曰。非所及。此時他却要反約。夫子所以說豈在他求。就是我前日說非汝所及處。便是此真夫子向患人病穴上一針。直教痿者能行。痼

者立起。故曾子言一以貫之曰忠恕。而言藏身喻人。則直曰恕。子思言違道不遠曰忠恕。而孟子言求仁莫近。則直曰強恕。

吳匡左問人能弘道。未有人。先有道。何以反說人能弘道。先生曰。道是個甚麼。原是人強安的一個名色。人不能弘他。如何能名他。天地間只這個物事。若沒有人。這物事終是隱的。豈能使昭著大明于天地之間。萬古不夜。而人人思奉之曰。道也。道也。然須是箇人始得。是箇人。便能弘道。若不能弘道。真正不是箇人。

下論講錄

卷四

七

某今日爲吾賢多了許多說話。恐吾賢終久作章句會。工夫必不得力。若是當年陸子靜王陽明。直須隨吾賢問處。正語以告之曰。惟其未有人。先有道。所以說人能弘道。吾賢喫此一句。囫圇話在胸中。吞吐不出。久之久之。自有箇入處。

吳侂仲問夫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所思考者何事。而乃曰無益。不如學。且夫子十五而志學。豈到得思無益時。方信學之有益。先生曰。二章正好合看。當夫志學時。便志到從心不踰矩的田地。若既有此志。

此庵講錄

卷四

便要忘食廢寢。去想這從心不踰的道理。如何便能得益。所以因年而進。學之功力居多。思卽思其所學。未免廢學。學卽學其所思。却不病思。侂仲曰。卽如文王繫易。少不得是由思上得來。先生曰。子又悞矣。假如沒有這個卦。文王劈空。從何處思起。豈特文王。若使河不出圖。也觸發那伏羲作用不出。故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文王學易者也。非思也。伏羲學天者也。亦非思也。故書前原有易。自天地開闢以後。都是學的事。若舍學而徒事思。未免憧憧往來矣。侂仲曰。果

下論講錄

卷四

三

爾。不惟無益。且近于禪。先生曰。子又悞矣。任他極頂禪宗。終日不下禪床。少不得被一句話頭。塞在心目中。早已落在學邊了。豈是思。特吾儒不知。遂泥以爲彼能思耳。豈其然。莫先子曰。慎思之。慎字。敢便是學了。先生曰。然。但以思無益之思。在學前。所以無益。慎思之。思在博學後。所以能開篤行之先。某若教人求明。便是徒用思。惟明字中着一善字。便是學一邊事了。故教人明善。

宋直方問以思無益。還是思箇什麼。這思到夫子分

中。豈是淺淺的。先生曰。此問大有關係。學者只看功夫。到夫子分中。尚說個不食不寢以思。方見得學之有益。吾人一日也不曾思。假使若思。都是些游移妄想。何曾到得寢食俱廢處。便說道思之無益。便想去向書本上討個消息。亦即便喚作學。不知連這學都是附响尋殼。何曾有一毫親切緊要的力量。須知此個思字。原是現前揣摩分別之心。與附會堅執之意。及聰明測度之知解。都用不着的。假使用得着時。到夫子分中。豈尚不能及此。而猶曰無益也。離却此

下論講錄

卷四

注

種種心。透出自已本來良知。直與千聖不傳之秘。敵體。磋切。方知是我所思者。原是千聖千賢所已說。所盡說。不如實用其力于學。而所欲深切著明者。就在所學中。真切了當。何也。爲他思時。每每廢學。學處全不廢思。思時一念不淨。便流入游移妄想。學時一理不透。決不肯輕易放過。卽如易爲文字之祖。夫子是學周文的。周文是學伏羲的。伏羲是學圖書的。故曰。賢學聖。聖學天。惟天無學。所以說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人。只知一畫。未有以前。聖人以思開千載之學。却

不知聖人都是以學成千載之思。至問夫子當年所思何事。則我不能爲夫子下註脚。豈特我。連夫子當年亦自家下不得註脚。若使註脚得。夫子不消去寢食俱廢以思之。直須一口道破便了。今日卽使某強下註脚。亦只是說得某的。却不是夫子的。卽使賢友如夫子廢寢食以思。看夫子所思者。畢竟是何事。少不得有一日親見得幾分。那時開口要說。亦只是說得賢友的。不是夫子的。但使真正能提起這個念頭。去尋夫子當年所思者。畢竟是何事。如此不食不寢。

下論講錄

卷四

注

一派思將去。直使此念充塞滿天地之間。是真正不放過此書。若使直下信任得及。誠所謂當仁不讓于師。直須認我當人之身。食息起居。便有多少可疑處。平日只是日用而不知。便不去理會他。夫子當年只是處處不肯放過。逢着便思。思不着便學。原不是除却日用飲食外。劈空捏出個道理來。疲神役智。作希奇異樣之想也。如此做去。管教賢友直下了當。任重而道遠。處處是學。處處是學不廢思。亦叫做真正不放過此書。亦便知道陽明所謂致良知。某之所謂明

善都從這裡入。

孫柳次問知及仁守一章。天德王道是一是二。且既云莊蒞。何以又云動之不以禮。先生曰。從來聖賢。只有此道。用之于內。則爲天德。用之于外。則爲王道。故曰內聖外王。原不得分而爲兩。舍內聖而談外王。則雜于伯舍外王而談內聖。則得志不能澤加于民。都是一偏之學。莊蒞從仁守說來。不免有過于矜持。勉強把捉之弊。不得到動容周旋中禮的田地。夫子與顏氏子言仁。首先復禮。爲仁之目。首嚴非禮。天下不

下論講錄

卷四

三

特舉動敢慢爲不合于禮。卽有意把持。不中夫天理自然之節。亦爲非禮。姚聲玉曰。與顏淵論仁。先禮于仁。此章先仁于禮何也。先生曰。先禮于仁者。爲仁之功。禮復則仁歸也。先仁于禮者。純仁之學。式禮莫愆而仁斯至也。孫柳次曰。兩之字何所指。先生曰。此又犯過泥虛字之弊。吾賢何不問及字守字何所指。而問之字乎。聖賢每說到此。原極渾涵。却就以渾涵口氣還他。每見學者于此等處。不能還他筆墨。却便添出道字。不知道字早已是聖賢借指顯月。是借來用

的字眼。而其實何者。名爲道又不肯在事物上。求所

爲當然之理也。此書知仁禮二者。具在如今把做自己工夫。却先從何處下手。座中有云。夫子以仁道教天下。該從仁字體認者。有云。求仁先于復禮。該從禮字上用心者。先生曰。學問必從知上做起。孟子曰。始條理者。知之事。仁不能守。蒞不能莊。動不以禮。都是知得不了。微若是。知到那一舉一動。純乎天理。不待用力把持。自然動容周旋之間。無不中禮。何得復有他弊。是晚莫大岸復問動字。還是單指自己舉動說。

下論講錄

卷四

三

畢竟動民之意。也該得了。先生曰。朱子解動民。原爲從莊蒞來。便要說向外去。所以說動民兩字。猶不足而又補之曰。猶鼓舞而振作之也。某直從知仁兩字看來。不特動之以禮。連莊以蒞之。都要說向自己心裏。纔是內聖外王有本之學。

雷雨若問生知學困之別。將體用分疏。如論到本體上。人人都是生知。若論到發用上。生知的亦有學困處。先生曰。生而知之。恰有所指。若不窮其所指。而緊論理道。天地間那裡有生知的人。凡人自有生以後。

都是學知的事。卽如赤子飲食啼笑。豈不是生而知之。然惟慈母于襁褓中。不時勾引他。他便一一隨着。慈母來。豈不是學。其所云生知者。蓋指天地間這個大道理。是千聖千賢傳心之秘。有一種人不待思勉而得。且中。是生下來。便知有此理。有一種人。先却茫然不知有此個道理。因頌習古人書。模倣古人事。纔能發明出此點靈竅。又有一種人。卽使頌習而亦與古人相遠。卽使模倣而亦與古人相遠。費盡氣力。此中終是半明半暗的。只叫得學。叫不得知。故曰困而

下論講錄

卷四

三五

身不肯放下。一味研窮上去。少不得也有個徹悟的時節。卽是又其次的人。若自不肯研求。便沒奈何。所謂開盲發聵之藥。就在眼前。奈他不喫何也。數種人具在。惟賢友以之自勉。

張顯卿問君子九思。還是未與事物接之先去思。還是逐物去思。先生曰。譬之明鏡在臺。妍來妍現。媸來媸現。各還他個恰好面目。不成去妍來思妍。媸來思媸。也不是君子要去思此九者。看一有字。卽如書經所云一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之謂。人生日用。再

下論講錄

卷四

三六

出不了上九字。如何遺得下九字。只要將這一個明鏡。光晃晃的在那裡。自然隨事隨物。無不自然恰好。臚列之有此九種。其實只此一點靈明。到處發見。卽如吾友問書時。視聽色貌言事疑。七者都有。只除忿得未交耳。七者一齊都有。明聰溫恭忠敬問。一齊都到。不成坐在这裡。一時而去思明。一時而却又思聰。又一時而去思敬。思問等也。暗室四壁俱隱。一燈則滿室俱明。普天下各在夜未央。一輪旭日初升。則八方共朗。學者只須將此一點靈明。養得晶光瑩徹。還

他個原不染一塵的本體。任他一件來。也是如此。歷歷分明。九件一齊來。也是如此。歷歷分明。人見君子是思。君子却是如印印泥沙。無一轉一畫。不分明印定。其歷數九者。只是臚列出九箇題目。結完首句一個有字。非君子從此一件件作功夫也。

周止菴問性相近也。還兼氣質說否。先生曰。性如何兼得氣質。一兼氣質。便是習了。豈人生而後。有個天命之性。又有個落氣質之性。豈不畫作兩段。須知此章書。是對習相近的人說性相近。有了下句。纔有上

下論講錄

卷四

二十七

句。孟子是占在最初一着。不對習言。故說個善字。性要在習中看。相近。就要在相遠處看。人自天命以後。那一日不是習。那一刻不是習。人各有習。習各不同。安得不遠。不知就這相遠處。而原不相遠之性自在。如此說。方于吾人有下手作工夫處。莫大岸曰。如何作工夫。先生曰。異學只要覓性。不知性如何覓得的。只要去習。不知習如何去得的。但才一舉一動處。認得都是習氣用事。都為習氣所轉。便是知病。知得病。便不解病。何必又去服藥。只須自家占在聖賢路上。

任你習處都是性。若不在聖賢路上。任你終日覓性。就做到那鳥道孤行處。少不得是貼體習氣。任你做得來。終是毫厘有差。天地懸隔。安得不遠。故曰。明善者。必須明得到此。方為徹源本的學問。

觀徵問。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豈不與人皆可以為堯舜。相友。先生曰。孟子是直指人生最初之同然。不曾落功夫邊說。夫子是指作學問功夫者說。生而知之。不思不勉。豈是學問之所能移。困而不學。民斯為下。又豈肯為學問所移。除却此兩項人。都是學困。都是

下論講錄

卷四

二十八

學問移得的。此之謂性相近。習相遠也。就他不移處。見他的愚。而究竟愚也。非不肖也。故欲從此章討學問的着落。緊關在智愚兩字。二者皆主良知而言。便是其所謂明善的明字。可見此體無不良。只為不肯去致。以故不明。把自己萬善同歸之源。都不知了。豈不是下愚。不特說智說愚。而必說上智下愚。夫子婆心。體貼將來。真是令人可悲可泣。人奈何自其于下愚也。亦可歎也已。

雷雨若問。予欲無言。在夫子當日。言便言。不言便不

言。何以說欲無言。先生曰。吾賢所見若何。兩若曰。某直覺得原無可下語處。先生曰。若說無可下語處。只此子欲無言。早已下語了。天地間學問。就要說到陸子靜所爲言語道斷。思維路絕處。也要這口舌。這將出來。卽吾賢自家這一句。也就自家下語了。如今禪客風流。都說不落語言文字。要坐斷天下人舌頭。要使無舌人解語。試問此等話。曾落語言文字否。只就我夫子說欲無言。子貢求述于言。夫子掉轉旗幟。說個天何言哉。早勾坐斷天下人舌頭矣。此處翻得轉

下論講錄

卷四

三九

身來。便能使無舌人解語矣。他們都從我夫子這個法則套將去。而天下極聰明人。反舍却自己家裡奇特。而覓別人家裡希有。亦又何哉。須知夫子說箇不欲無言。只爲老婆心切。若不爲此。則夫子分中。作止語點。豈不自在受用。何用多此一語也哉。夫子當日。必不是對子貢一人說的。想當年在坐者頗多。特子貢是忍口不住的。所以卽便問箇不言何述。子貢此對。橫身在桎梏中矣。夫子若要與他如何若何。愈不能使學者精進。後來得力處。亦不堅固。故子貢如滿

身桎梏。夫子却與他添上一重桎梏。等他去自己思。自己想。說夫子何以欲無言。及我求他以言。却又說到天何言而四時行百物生。這是箇什麼道理。如此只管去理會。到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橫口便道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真是坐斷舌頭。能使無舌人解語矣。只看末後一段。是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否耶。曾可得而聞否耶。在夫子還欲有言得乎。此是就這一章。看子貢如千里良驥。望鞭影而疾走。非謂夫子之言。盡于此章

下論講錄

卷四

三

末後一段也。文章與性天。可聞不可聞。都是此處一狀領過。如冷水澆背。急打轉在夫子平日無行不與處。在在體認。便覺得自家開口處卽得。不復再向人喉下轉氣矣。史中黃問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先生曰。諸友只解看子張之說廣大似子夏。又只解看子張上二句。是廣大的分量。不解看子張下五句。子張若不得下一段所云我之大賢與。我之不賢與。打轉在自家身上。幾乎走入泛交一路。爲他只解駁子夏一個拒字。

其實不知子夏之所謂拒者。其中原有人在。若使禮
面無人。如何分別得不可。且子夏當日。是教自己
的。門人着力在擇交取友一邊。所以夫子言固學。必
曰毋友不如己。言擇師必曰其不善者而改之。言三
友必曰損矣。但是夫子說得渾厚。子夏說得嚴厲。
些都不失擇交取友之正道。子張則說向泛泛交情
一邊了。豈所以教門人小子乎。且上二句。聖賢原入
在治天下一道。不曾入在擇交取友一道。至于以賢
不賢打轉在自家身上。則真正令人痛發深省。如今

下論講錄

卷四

三

人不啻自家是賢不賢。只要分別別人的賢不賢。一見
不賢。必思去搜索他。誦論他。豈但不可者拒之而已
哉。須知子夏之告門人者。先把自己交割在大賢分
中。豈有擇交取友之人。還自己陷在不賢一路。此處
已跼定脚跟。極有韋柄。子張却說得好看。恰像個天
地包荒的大聖大賢。其實誤事。所以夫子說堂堂乎
張也。難與並爲仁矣。諸友提衡于二賢之間。以爲取
法。得子夏之意。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取子張之意。
則所爲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高玄涓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都是致知一邊事。如
何便說仁在其中。先生曰。學問志思是致知。博篤切
近。却是何事。從來知行兩字。原拆不開。不行如何料
做知。不知如何叫做行。知行可不必分說。獨是如何
喚作仁在其中。請吾賢親道一句。玄涓曰。以此求仁。
先生曰。若說以此求仁。只合說可以爲仁矣。不必說
仁在其中矣。子夏見天下學者。終日只講求仁。却不
知自家平日學問志思。所作者何事。學的問的志的
思的。無非此個物事。博的篤的切的近的。都是此個

下論講錄

卷四

三

物事。活潑潑地在那裡發見。却硬要說將這學問思
志。去覓那仁。不知仁早已在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
中。真是騎驢覓驢。多因自昧本心。而求仁于心外也。
看子夏說到這裡。何等親切。他日又說到大德不踰
閑。小德出入可也。何等脫洒。宋儒只爲夫子說個無
爲小人儒。便要說他篤信謹守。規模狹隘。真是冤殺。
莫大岸問子夏子游之學。還有優劣否。先生曰。優則
俱優。劣則俱劣。子游要人務本。子夏立教。不分先後
而學者所受。原自不同。是二賢優處。子游只知務本。

却把日用常行。最親切事。看得尋常。不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爲仁之本。不外孝弟。若將洒掃應對進退。看得恁地尋常。豈此數者之外。別有子臣弟友的學問。別有希奇玄妙的學問。知得學問不可無本。此處便是本。不能于一舉一動。一言一事之微處看本。任你就到事業瀾天壤。也是無本的作用。此子游劣處。夫子杏壇立教。因人而施。如天之生物。因材而篤。卽如一般樣問仁。惟顏氏子。與他個一日克復。天下歸仁。其餘都是因他材品。各與他親切下手處。若拈定

二論講錄

卷四

三

一個學問。普例施設。也無次第。也無分別。任他學者隨取隨得。便是禪客風流。只有一法接引人。全不隨人造就。卽在彼法中。亦各爲一樞禪。豈吾夫子立教之本旨哉。此子夏劣處。如今做學問。從二賢中。討自己着落處。只須看細微曲節。都是本中散見。天地間既有個有始有卒的聖人。爲何不鼓舞精神。作有始有卒的學問。須知聖人是人做的。故先儒曰。個個人心有仲尼。然此法最不易得。何也。爲他向尼山行處行。所以不能洞見自家首尾。二賢之病。亦正坐在此

處。况後之學者乎。

姜滙思問知言何以能知人。先生曰。生心害政。發政害事者人也。其病根在蔽陷離窮。不在詖淫邪遁上去辨他。如何分別得他人品。滙思曰。這等都只是分別人了。先生曰。須知此書。在爲君子能自立之後。故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人是人。知人的豈人也哉。命是心性的源頭。是爲君子的主宰。不從此地着眼。如何能見得道之大源。既知命爲心性之源。立命之功。便在自己。不在天。聖賢制禮。原是教人窮

二論講錄

卷四

三

理盡性。以至于命。不知禮。此命如何能立。只觀聖道極于天。發育于萬物。而咸取則于三百三千。故尊德性道問學。極之敦厚以崇禮。如此則自治之學詳矣。若見人不分明。終是自家見解不定。故又極之知言知人。須知記夫子者。以此章作兩書之結句。深心遠意。在三個知字。此知在聖人不增。在凡人不減。生學困。都同此體。學者不能使此知常朗常耀于心目之前。縱終日談聖賢都是無目人。妄測五色。卽猜得着時。都是影響疑似。若能使此知常靈不昧。直見萬善

同源之本。與維天之於穆不已。呼吸相通。便是天人
純備之學。

論語錄

卷四

三

上孟講錄

男觀徵錄

郝水滌問我知言二句。其孟子不動心的極則。然這
言從何處知。先生曰。聖賢論學問。說一件有一件的
極則。故謂之因事立言。若論總領一個極則。聲孟子
一書。只是個性善。善只是仁義。此章單講集義。却道
了仁。此之謂是這一事的極則。何也。以孟子說我四
十不動心。公孫丑便看做過孟賁。孟子遂舉個告子
來換他的孟賁。他却便舍了孟賁。就來把告子與孟
子提衡較論。孟子只得拈出告子的病根。與他痛說
一頓。然後說到自己得力處。與告子恰恰相反。何也。
告子說不得于言。我却知言。那裡有不得于言的時
候。告子說勿求于氣。我却能養吾浩然之氣。那用你
去勿求。都是與告子對待說。至于問言從何處知。下
面說淫邪遁。便知得蔽陷離窮。水滌曰。如此亦只在
人的言語上分別。何益。先生曰。說淫邪遁是言。蔽陷
離窮。便是人。心。故曰。生心害政。發政害事。豈是
小可的。豈是徒在人言語上做活計的。言者心。心也。
言從心生。豈可說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也哉。水滌曰。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既已云我。何又云吾。先生曰。與吾日三省句。兩下吾字。同一語脈。言在人面上的分數居多。氣則專在自已身上。故緊下一吾字。此夫子所以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知言可以知人。豈不能知自已。這個知字。如暗室一燈。絲毫隱匿不得。陽明良知。其明善。皆指此體而言。

劉尊生問大舜善與人同。與沛然若決江河。同一發明否。先生曰。居深山一章。是單就舜身上發明。沒工夫。亦無學者做工夫的分。此章則就舜身上教天下

二五講錄

卷五

二

學者一腳踏實處。是明善最要緊。最親切的。第一着工夫。諸賢看三聖賢。還有優劣否。此處分得不明。不謂明善。言舜最詳。而先之間。過則喜。聞善則拜。孟夫子老婆心切。一至于此。學者不實實理會。亦只是不肯爲聖賢。善之量最大。故舉舜以爲希聖之極則。爲善之心最小。故舉由禹以爲希聖之實功。所以此書有三處要着眼。其一是人已兩字。儒者不能爲聖賢。只爲人已太明。以至人已不明。太明者本爲其認己太真。以致同己則是異己。則非。早不知此念好是不

明白。如何能善。其二是取與兩字。儒者不能爲聖賢。先病在不能取。後病在不能與。都只爲有己在。自己預先要占在個聖賢邊。看得天地間。都不如我。如何肯去取人的。自己既要占在聖賢邊。遂要將千古來無數聖賢。只得我這一箇人。便一擔擔盡。却不知堯舜人皆可爲。盡天下人。那一個不是善的。其三是從舍兩字。儒者不能爲聖賢。只是舍不得自家的。遂要人來從我。絕不肯以我去從人。且勿論做聖賢的學問。卽是做功名。做事業。自己已有得一步。要放得下三

二五講錄

卷五

三

字最難。所以功名亦起滿盈。而事業爲之減半。此是學者千牛拔不去的病源。三者着眼。既明。便要直觀到萬物皆備于我。堯舜人人可爲的第一着處。則人已之障頓徹。而取與從舍。當下了然。何也。只爲他不愧得善與人同。當日大舜之所以有大者。亦直觀到善與人同。此善之在人。雖聖賢不增。雖凡夫不減。是人人之所本有。亦人人之所盡能。吾人少有些影響。便要人來附和我。便覺得我有些子與人不同處。不知饒你做到至聖極神。原不曾于當人同得中。加添

得個什麼。若使撒却這層籬籬。便知道我所不知不能者。原是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我更復有那一些兒奇特不。同人處。遂覺得天地間。屑兒市埽。莫非聖賢。那一箇不是好友。那一箇不是師資。先只爲于同人中。執了箇己字。便覺的舍不得。此處撒到岐墻。方知道人已兩字。先只病他認之太明。則克己不純。今又病其認之不明。則從人不猛。在我原無一善。只此原無一善之一念。是萬善所來歸之極。而我所爲之善。皆其取之于人者也。樂此不爲疲。所以不論窮

二孟講錄

卷五

四

困通顯。只見的在己無不可舍。在人無不可從。而一切人爲善之心。亦勃勃其不自已。請看愚夫愚婦。一言一事之微。亦爲大聖賢所采擇。其誰肯自外于聖賢名教。而不興起于爲善也哉。故曰。是與人爲善者也。人與己原同此善。我不能從人。只爲有己。我但能從人。而不能使爲我從者。日進于高明。而日躋于聖域。亦只是有己。是善原與人同。而我見之不明。以至爲之不廣也。覩到這田地。好是難事。豈能一旦至此。先從寡過上做起。所云要見不善之在己。次便在拜

善言上做起。所云常見無不善之在人。見不善之在己。而後能舍己。見無不善之在人。而後能從人。然要曉得此二事。便是難事。聞過則喜。想千古下。必無兩人。若此不是絕頂學問。則子路可頌處儘多。而孟夫子何以及此。或曰。千古無兩人。則孔顏何如。先生曰。夫子自云。可以無大過。只觀有過人必知。則知夫子原無過。人從何處告來。顏子不貳過。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人又從何處告。所以云無兩人者。蓋自未幾于至聖之無過。大賢之改過。則聞告而喜。千

二孟講錄

卷五

五

古有幾人乎。聞善言則拜。切莫忽畧了言字。如今人善念不廣。不能舍己。只是爲以言語忽畧人。聽得人說到好處。初未嘗不以爲是。轉一念便曰。也只是說得好看。却不能身體力行。曾不肯打轉念頭。對自已看。還能身體力行否。故知禹聞善言則拜。非書所云禹拜昌言。如曰。拜昌言則堯舜其咨交傲。豈不能拜昌言乎。况禹拜昌言曰。俞。原是史臣之詞。而孟子曰。聞善言則拜。又曰。惡旨酒而好善言。則知孟子看大禹處自別。而當日之所謂善言。卽如論語之所云不

以人廢言也。不以人廢言而後謂之明善。

孟語錄

卷五

六

下孟語錄

曹水忻問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引先儒明察為生知。由仁義行為安行等說。先生曰。前輩說書。皆有一種貼骨習氣。就為這知行生安兩箇骨子。再擺脫不去。如此處要說生安。便把君子存之。看得忒現成了。須知君子存之。要主工夫一邊說。雖大聖人到此。也要用功夫。纔見得百姓不著不察。只是放鬆了這一念耳。幾希兩字。非實實有所指。作深隱玄妙。不落名相之義。若說到深隱玄妙。遂只有聖賢分上事。

二孟講錄

卷五

七

一切恒人。皆沒分了。豈不把聖賢緊切為人言語。到放鬆了一步說乎。此兩字即易繫之所云。貞悔吝者存乎介。人只看得自家為萬物之靈。殊不知道已之所以異于物者。止爭在微芒之介。無甚大相遠處。庶民日用而不知。所以去之。君子直看到這田地。可危可懼可憂。所以存之。中庸之戒慎恐懼于所不睹聞。正是此箇消息。如此去看。直覺得人生日用之間。那_一刻。那_一時。是放鬆得這個念頭的。兩箇之字。就緊繫指着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這一念耳。如此

說。纔說得緊切。纔于一切人都有分。却又恐人不曉得下手處。反求之深隱玄妙。故舉大舜之明物察倫者。還人一步。腳踏實地。天地間。除却眼前民物。別無聖賢着脚處。庶物中。惟人爲最靈。人惟倫理最重。所以必須明之察之。明察兩字。都是極用力去做的。只觀史臣之頌文明者。必曰濬哲。濬如濬川之濬。不用力。這哲如何能得擴克。中庸問察上着兩好字。正是濬哲的本領。然這箇明察。豈是自行已意去做的。天地間。除却仁。必不能使人物與我同體。除却義。必不

二孟講錄

卷五

八

能使人物與我同用。明處察處。都是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說安行。便是行仁義了。非由仁義行也。若謂由字是安字。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與聖賢由處。原是一般。但聖賢是知而由之。蓋人物工夫。便在裏許。凡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所以不能盡人物。同爲聖賢共體之人。同事聖賢共得之理。爲何不去存此一念。真個與禽獸爭差不多。衡所由來。只是不知萬善同歸。就在倫物上。如何肯用明察的工夫。如何叫爲明善。又如何能勾誠身。則其違禽獸不遠矣。木所

曰。天下庶物頗多。如何明得盡。先生曰。就平日接物上做工夫。只觀夫子曰。舉爾所知。便得此處消息。若論大舜當日。實實從庶物上做起。凡物莫不有一總共之理。如舉網挈綱。則網自畢舉。只觀若于上下鳥獸草木。不明得。如何能若得益。知至誠之盡性而盡人物參天地矣。

史中黃問天下之言性也。大槩泥着註中已然之迹。先生曰。註中是没柰故字何。方作如此解。學者說書。先要看他通章血脉。莫灰在一字一句之中。此書是

二孟講錄

卷五

九

講聖學家第一要着眼處。何也。明善要明到此。方見萬善同歸之極。孟子夫子當日。只爲言性者紛紛。都是從聰明中。穿鑿出許多說話。殊不知大凡立言者。都有個立言的緣故。而况與天下言性。可不推求其故乎。此個緣故。却是穿鑿附會。強生知解不得的。你只看他率將出來。都是自然而然。不待勉強。施之一事而利。施之萬事而無不利。施之一時而利。卽施之千百世而無不利。故曰。生民物則。是爲秉彜。若是不善的事情。便有利有不利。便知道非性之本然。此個利

字真正直從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處打轉去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直從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處看出乃所謂善柰何言性者不從此處推尋一味從自己聰明中穿鑿出許多臆見使他肯如禹之行水行所無事則此段聰明便是良知本體便是明善的極則禹之行水出不了個利字故不曰治而曰行此節是利字的真面目後面與告子言杞柳言湍水俱是描寫個利字這等看來你只本着那自然而然而不待勉強處求將向前去自然洞見此性之故何性教

二五講錄

卷五

十

之不明而事紛紛聚訟也哉莫高于天莫遠于星辰苟求其故千歲日至可坐而致而况此性就在當人之身也此節是故字的註脚然要知此章書是爲言性者立說不是爲性字立言說故說利都是說言性不是說性學者看過此章書就該曉得此種學問不是倚聰明辨得來的不是事穿鑿做得出的蓋穿鑿的事都是可學而能可慮而知此是不學不慮之良所以直下一致字若要明善須從穿鑿不及處一眼

破不然鮮有不爲聰明用事者豈孟夫子立言之

旨哉。

高平子問性之謂性與食色性也何所分別先生曰生字落在形骸軀殼邊食色則指其食悅色之心而言也爲他將形軀認作性所以將物之但有形質而無生氣者以詰其執謬又將物之同有形氣而不能克全生理者以奪其淆亂蓋白是物之形體不是物之本性生是性之郭廓不是性之本體若但以有生者便謂性將物之白者可盡謂之白了亦將謂犬牛與人同此生氣便同此生理乎此孟子極善立

二五講錄

卷五

上

言處如今將這章書自己體認一番看將謂犬牛與人不同此性何以至誠盡己性而物性兼盡將謂犬牛與人同此一性則孟子反說得分別了須知天以性命下來原不曾分出這是人之性賦與人這是物之性賦與物如雨露降時不曾分這是大物的雨露這是小物的雨露而大者得其大小者得其小天降衷時只是一個生生之理人得之爲人物得之爲物其所以物與人得之不同者則受衷時習氣使然也人惟靈于物故不與同其癡蠢聖人惟最靈于人

故不與常人同其汨沒。物惟不與人同。人惟不與聖人同。故自己不能盡。而待盡于聖人。聖人惟悟得人物與我。原無二性。故但盡自性。而人物自然亦盡。只觀上古聖人。若于上下鳥獸草木。便是盡性的樣子。推若字之義。卽驅蛇龍。驅虎豹的驅處。都是盡物性。若曰驅之非所以盡之。然則狗彘食人食。到是盡物性乎。知此。不特性字有交割。連至誠盡性。亦自了然。雷雨若問平旦之氣。謂聖賢是以心去役氣。凡人未克以氣去役心。先生曰。氣如何役得心。兩若引蹶趨。

二孟講錄

卷五

三

一段。先生曰。此是動心。不是役心。且此個氣字。與那個氣字不同。那是血氣之氣。其所謂浩然。又是自家剛大之體。都屬在人身。此箇氣字屬平旦。屬天地。不屬人。其好惡與人相近。則屬人矣。最妙在與人相近的人字。他原不曾說與聖賢相近。何也。爲他聖賢的好惡。原不拂于常人。惟好惡不拂人。纔叫得個平情。纔叫得個無我。纔叫得個聖賢。若曰與聖賢相近。則聖賢必是遠人爲道的了。賢友做工夫。只消在平旦時。看那天地自然之氣。管取你浩然剛大之氣。復

此庵講錄 卷五

還當身。一一聽你良心直養。豈更爲血氣所動哉。宋直方問。苟得其養。還是養氣。還是養心。先生曰。養心莫善于寡欲。便是養心。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便是養氣。獨此泛泛說個得養不得養。蓋以此個養字。原不甚着力。從上面人物性情。一路說來。以若天地間。凡物之消長。只在得養與不得養耳。若以心與氣較論。則還宜主養心說。只截前面說仁義之心。又說良心。後面復指操舍存亡的心。而所謂平旦之氣。止一個氣字。則知養心之養。是養。且養得此心。則平旦之

二孟講錄

卷五

三

氣。自能常存而不伐。况此氣在平旦時。去旦旦之伐未遠。與昏亡之時。又最近。得力在夜之所息。故後又曰。夜氣。其所爲氣。止得一絲之氣。機與浩然剛大之全體不同。如何容得養。亦且養浩然之氣。卽所以養心。試觀此心之所以不動者。得力于養氣。豈非養氣正所以養心乎。然此章書。于山說性。于人反說情。蓋以山惟無情。故止有性。人之性體不可遽問。只爲他有情。而性之本善。就在情之可以爲善上見。山以生物爲性。不在觀他常美之時。就在若彼濯濯後。一草

一五一

一木不生。而生物之性具在。人以無有不善為性。不
但在良心未放之時。就使在特之反覆以後。而仁義
之良。原不曾斷滅。有且便有夜。有且旦之伐。自然就
有夜夜之息。若因夜氣不存。而便云無才。豈人之情
也哉。上材字謂材木之材。此材字則非材之罪也的
材字。猶妙在一放字。他原不曾說其所以喪其良心。
與斷滅其良心。蓋喪與斷滅。則一了便休。此心原與
人貼體相依。豈是一了便休的。放了去。便可求得來。
終日終年放了去。一刻一念便求得來。故曰。學問之

二孟講錄

卷五

五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而其所以不能使之不放者。
則得養與不得養之說也。養之得失。消長係焉。凡物
且然而况于心乎。故引孔子之言。以直指吾人心體。
其所云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乃心之體。非心之病
也。蓋操之則存。即入者機也。舍之則亡。即出者機也。
一面操存。稍一弛緩。便要舍亡。一面舍亡。纔一緊嚴。
便還歸腔子裡。豈是有時的。操之固存。存在何處。即
曰退藏於密。密又是何處。將什麼所在。喚作密。舍之
固亡。亡于何處。即曰放之彌六合。却彌在何處。能知

他嚮否。即此數句。將人一個活潑潑的靈元。描寫得
微妙活現。上古聖賢。看到這裡。所以說個人心惟危。
他人將人心對道心看。危對微看。此是對待說。如何
貫得精一執中下。人心惟危。繫指人心體是危的。如
孔子此言。豈不是危的極則。知得此心最危。便是道
心。此點道心。睹也。睹不得。聞也。聞不得。豈不是極微
的。所以惟精以研其幾。惟一以固其守。而允執厥中
也。豈對待之說哉。故某常因朱子論心性。有性如饅
頭。餽子之喻。深不謂然。餽子是既有包皮後。從外邊

二孟講錄

卷五

五

填入的。性豈是外邊填入得的。故某常曰。心性各為
其體。天命以前。心是性之體。此有降必有受之說也。
天命以後。性是心之體。若無此性。將何物作主宰。故
知此身雖死。此心不曾死。譬之草木。經霜雪而灰。春
回依舊發生。生艾蘭者。依舊艾蘭。生荆棘者。依然荆
棘。明善者。別艾蘭于荆棘也。誠身者。鋤荆棘而種艾
蘭也。直方曰。何不連艾蘭也不種。更覺得此中光光
的。先生喜曰。正要直方有此一問。此是至善無對之
本體。只須學者自認。聖賢不以之教人。若教到這處。

一第... 甲... 乙... 丙...

竟是引人到水窮山盡處。人從何處做得功夫。此時且教他種艾蘭去。直方躍然曰。不妨且教他鋤荆棘去。先生又爲之喜曰。直方可謂唧啾。到得荆棘去盡。根株無地。不是艾蘭佳種。方知此段光皎皎的田地。任他荆棘艾蘭。都是一般生意。此周子窓前草不除也。所謂造化在我。與天地參。人物兼盡之妙也。終不然至誠盡物性。只盡那蛟龍鱗鳳。與梗楠杞梓之性。而便不盡雞犬魚鱉。與蓬蒿茶藨之性也哉。聖賢教人。有說本體處。有說功夫處。有說病源處。無非要發

二孟講錄

卷五

十六

明人這一點良心。使他善體豁然開朗。如所云性善。仁人心也等語。皆說本體也。如所云盡心求放心等語。則所謂功夫也。至于此章。則借牛山爲發端。直指人放其良心。到惜亡及覆處。至與違禽獸不遠。而此點良心。究竟不曾漸滅殆盡。只在人養之何如耳。誠足令人痛發深省。而所以養之功。全未一指書。蓋謂人識得病。便知得藥。對症投機。全憑自家一手拈出。則自然得力。較之從人問方脈者。更覺親切也。

雷雨若問仁人心也。大意謂人只一個心。既曰放。又

曰求。豈不是放者一心。求者又一心乎。先生曰。此書原是說人只有這一點心。是仁天下的根本。率由出來。事事妥當。便叫做義。是如何放得的。一放了去。急忙收不回來。而人又不肯自己去求。所以聖賢設出個學問之道來。教你去求放心。這原是說學問之道。爲求放心而設。非求放心爲學問而設也。若使此心不放。即使放處。旋求得回來。連這學問。都可不用。今人却不知聖賢設學問。原爲求此放心。反要在學問上。做出許多活計。動則要以學問自鳴。還管聖賢以

二孟講錄

卷五

十七

之求放心者。今人到以之轉放此心。何也。終日窮。終日究。紛呶汗漫。不能洞見源本。此心一切放在問見強博上。何曾得反身約己之功。此句書真正說破千古來偽學問的骨髓。豈是以這學問的心。求那放失的心之謂乎。學者終日講仁。終日講義。便喚做大學問。却不想開口的是那個。總之喚作放心出。不與作攝心入。卽今有個做學問的出來。說我能寂守此心。保固此個仁體。使他常存而不放。某曰。此人解求不解放。假使此心是寂守得的。動用處。滿六合者。又是

何物。如此做學問。是之謂狹隘自守。全不得一些受用。須知能收者必能放。能放者必能收。纔不是心外覓仁心。外取義。纔喚真正學問之道。

孫丹扶問先立乎其大。還是思則得之。便能立否。先生曰。果爾。是後立乎其大。非先立矣。立是立。那能思的。說到思。便是心之官。早非心了。立起來纔會思。不立而言思。只是游情妄想。如何能得也哉。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兼耳口說。如云耳目與心。都是天所以與我者。與之在天。立之却在我。我先把大的立了起來。

二孟講錄

卷五

六

則其小者自不能奪。豈思得後。纔能立哉。丹扶曰。放開思。如何是自己本心。先生曰。問書的便是。若認得這個親切。再不受外物所移。丹扶曰。如何去立。先生曰。誰叶吾友來問此書。你知得問到此處。早已立多時矣。此是朱陸同異之一端。兩人異同。原有三大段。太極圖說。是陸子靜的不是。此與尊德性。是朱元晦的不是。元晦曰。陸子靜除却先立乎其大。別沒說的。子靜曰。唯然。元晦曰。陸子靜只是尊德性。其却是道問學處居多。子靜曰。元晦要合兩長去兩短。如何使

得。除了尊德性。將甚麼去道問學。二者是朱元晦的不是。夫人只有此心。在天未命之前。與維皇嫡體親承者。此物。天既命以後。日用動靜云爲。無處不是此物。今人不會料理。此件物事。讀書到此硬硬的把大者看做一物。却又有個先立其大的一物。豈不是一個人有兩個心。不則將一個心。硬硬畫作兩段。不知那先立的是甚麼物事。纔一動念。便早立起來了。豈是將一物去立一物也哉。故陸子曰。某于操履未能純一。然纔一警策。便覺與天地相似。諸友切須于日

二孟講錄

卷五

九

用動靜云爲處。認取此物。然動靜云爲的是誰。認取的又是誰。所以令某歎蒼天也。周伯仁問魯欲使慎子爲將軍。謂齊地甲于魯。律以先王之制。則齊亦在所損。孟子何以寬于齊而獨嚴于魯。先生曰。孔子作春秋。責備每在賢者。魯國爲禮教信義之邦。周家法度。大有韜于魯。一旦而出殃民之師。故孟子引先王之制以繩之。且損益兩字。從有王者作說來。齊固當損。亦非魯所能損。而慎子柰何爲附益之論。孟子譏之。從欲使二字上。看出聖賢幹

旋先事之功。若使既使。孟子亦付之成事遂事而已。此經生之學也。在儒者分中。只要看解手一句。說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堯舜之世。結尾說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于仁而已矣。殃民者必不仁。仁者必不殃民。引君當道。便有堯舜其君之想。孟子平日以仁義教天下。謂人皆可以爲堯舜。見人國興喜功好大之師。便想到仁上。便想到堯舜上。誠爲萬世臣子事君之的。引君當道緊關處。先在教民。人主好大喜功。只爲照管自己。全不念

二孟講錄

卷五

三

及百姓。平日無教之方。臨事又有驅之鋒鏑。及之事。皆由平日事之者。不能引君以當道。志仁。學者不可一日忘天下。便不可一日不作引君當道。志仁之想。萬一時勢行不將去。必不可一日不講明此義。使斯道大明于天地之間。方可以講窮則獨善。達則兼善之學問。不然。講學堂中。只終日講些身心性命的好說話。又何異于談苦空而與修証也哉。

郝水滌問舜發于畎畝之中。先生曰。此書一不可作提衡聖賢。二不得作援天以自慰。引舜說諸人。都是

此庵講錄 卷五

從動忍中來。說天降大任。不過從動忍中。體貼上天。所以生我之意。不然。天心要苦我勞我。也要我自己肯去勞苦。從古處困窮拂抑之時。如舜說諸人儘多。而能爲舜說諸人者有幾。故學者但辦必爲聖賢之志。利達通顯。則係天之事。非我所得援之。以自寬者。學人之遠于聖賢。只爲日欲見其所能。必不肯自見其所不能。不知生人之器局才品。只有這些分量。能得的較少。不能處較多。後來靡事。不能都從學問中增益得來的。非合下便能如此。人只有此心性。是百

二孟講錄

卷五

三

能之所出。而上以順承乎天者。此心在當大任之後。要他不動。在未受大任之先。全要他能動。有未降以前之動。而後有既降以後之不動。動者靜鎮之基。此性在既當大任之後。全要他不忍。不忍者仁覆天下之作用。在未當大任以前。全要他能忍。能忍者懲忿窒慾之極功。蓋以心是此身之靈竅。性是此靈竅中生生不息之妙。此竅不生則已。一生則任他率由處儘多。學問未做到聖賢田地。若當此心未生以前。不把一段極苦極艱之事。去動搖他。則力量必不老練。

一五五

在既生以後。不把一段極堅極硬的念頭。去固守他。必有恣所欲爲之事。一當大任。力量能得的便能。能不得的。便不復能振舉。以全副精神赴事。這豈但是力量不濟。蓋由他學問不克。不能增益故耳。所以然者。只爲他見不到這裡。所謂不能明萬善之本源。此心未嘗不欲善。然而明不真。則行不當。所以求無過者寡。求知過而能速改者亦寡。恒而後改。困橫而後作。徵發而後喻。皆所爲動之忍之而增益之之法也。在有國者且然。而況于恒人乎。而況于志聖賢之志。

二孟講錄

卷五

三

學聖賢之學者乎。吾人只是求安樂。求免憂患。不知安樂者。歿之基。憂患者。生之理。君子戒慎恐懼。只是不肯一刻放下憂患兩字。以自處于安樂。說到這裡。可見聖賢做事業。是這點心腸了。生歿也只是這點心腸。易所以云吉一而凶悔吝。恒處其三也。學者不能于生歿案頭。看出心性。不能于心性動忍處。直看破生歿關頭。斷不能舍却眼前安樂。去向那憂患處做學問。看來總是見得不真。所以人貴明善。

劉尊生問求則得之。先生曰。兩之字。一在字。不是空

下的。皆實實有所指。這箇物事。在聖不曾增。在凡不曾減。就在我當人之身。人病不求耳。求之不力。只爲見地上差了。若肯先從見地上求個一了百當。自然全體便是聖賢。陽明之致知。致此也。我之所謂明善。明此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不要看壞了。此是世界。上極有靶柄的人。人非聖賢。豈肯以道命自處。只對上面在我看。便覺得此係在外的。若曰此非聖賢路上人。則孔子所謂得之不得曰有命。又何說之辭也。學者做功夫。須要看到道命所在。尚非在我尚曰無

二孟講錄

卷五

三

益。何況違道以干譽。違義命以希利達者哉。看來好是不明白。又安可不明善。

黃序其問萬物皆備于我。先生曰。首節是直指聖凡同具之全體。所謂八字打開。靛面呈露。就中認得的。便該直下領取。不必向外馳求。所以反身而誠。便樂莫大焉。此節說到反身。說到誠。便在功夫上說。然天地間一反便誠。能得幾個。求誠之道。莫先求仁。求仁之功。莫先強恕。孟夫子之善于言仁者。是推恩兩字。孔夫子之善于論仁者。是克己二字。兩者皆所謂恕

也。惟字克字中。都有強的意思在。學者做工夫。只將強恕兩字。時刻放在眼前。何愁不全體聖賢。何愁不反身便誠。何愁不萬物皆備。若先不見得萬物備我極真。如何肯以萬物爲一體。便不肯反身。便不能強恕。故首一節是智之事。次二節是聖之事。方知明善二字。是千聖不易之的。孟夫子之言樂者有三。樂之實樂斯二者。君子有三樂。及反身而誠是也。至于中天下定四海。則非性分之樂。粹而益背。則從性分中流出。所謂樂善不倦也。先儒每教人尋孔顏樂處。不

二孟講錄

卷五

三

知者悞求之忽荒。只爲他不曾熟讀孟子。若是熟讀此書。則孔顏樂處。觀而相陳。豈復作恍忽摹擬之想。劉尊生問居深山之中。意旨何如。先生曰。說書者從幾希一斷。重看下半截。輕看了上半截。重看下者。爲其有見聞。若決江河之善也。輕看上。只爲錯看了幾希二字。謂與深山之野人。差不多兒。不知孟子說上一段。何等刻畫。真是形容到大舜微妙甚深處。說下一段。何等自然。正從上一段中來。吾賢只看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豈如舊解之所爲。困窮遭際乎此段學

問。真是大聖人涵養純粹。一毫殼臭都沒有處。今人只聽得說瞿曇釋氏。雪山真行。人所不及。却不知大舜這段風光。是千古學聖賢的極則。孟子當年。直觀到這裡。所以直云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于深山之野人者。只有這些子。真是人所不能及。人所不能窺。惟這些子。與人不同。所以由此而及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何非此心與天爲徒。與萬物爲一體。豈能于見聞處。從善如流。而莫之能禦也哉。學者只要從此

二孟講錄

卷五

三

章內覓功夫。直須高着手眼。窺到我與舜那些子處。是同是別。又將此身打想到木石鹿豕處。畢竟何如。是之謂明善到極則處。費殿卿問聖賢直此一心。從何處分別得堯舜便是性。湯武便是身。且本文之字。還是指心法。還是論治理。先生曰。聖賢學問。不是撇却治國平天下。去講身心性命之事的。遍天下是聖賢一個身心。遍天下是聖賢一個性命。堯舜是不勉不思。從容而中的。湯武是擇善而固執的。不勉不思。率性便是。故曰性之擇

善回執。反身而誠。故曰身之五伯也。見到這裡。却不能率性便是。又不能反身求誠。却又舍不得此種至理。便去假借起來。殷卿曰。五伯過處。還是在假上。還在不歸上。先生曰。憑他去假。只要歸到真實田地。五伯也見到堯舜湯武處。也知道堯舜湯武是聖賢。方纔去假他。只此一念。便是人皆可爲堯舜的種子。此時雖假。何嘗不知道非己所本有的。若使回轉頭來。自然漸漸到真實處。亦漸漸能有諸己。柰他一向手猾心粗。索性要假到底。連自家也不肯信是假的。遂

二孟講錄

卷五

三六

硬硬認作是真正堯舜。真正湯武。並向來非己所有。都不自知了。此所以爲五伯。殷卿曰。莫是將堯舜湯武來提醒五伯否。先生曰。此是作文章的議論。須知孟子此意。與孔子作春秋意同。故以堯舜湯武提起。而痛言五伯之假。猶曰五伯者。堯舜湯武之罪人也。而千百世之爲久。假不歸者懼。日在言外。豈知傳至末季。連個假的也不可待。哀哉。

高平子吳价仲問形色天性。大意謂形色既是天性。當夫形色既朽之後。天性安頓在何處。莫不與形色

俱朽否。且與告子食色性也。何所分別。先生曰。若使天性與形色俱朽。聖人便不須踐形。若使形色與天性分而爲二。聖人亦不須說踐形。告子食色之說。蓋指其食悅色。在嗜好邊說。此之所謂形色。蓋指當人之身。有體有質者言。除却形色。別無天性附麗處。除却天性。形色便與草木同朽腐。故形色有腐朽之時。天性決無腐朽之日。形卽天性之著。色卽天性之見。惟聖人看得形色之外。別無天性。故通身都是天性。惟字。然後字。吃緊提醒人。天地間那一個不有形色。

二孟講錄

卷五

三七

那一個不有天性。又那一個不是聖賢。說到踐形。惟聖人然後可。分明是人自汨其天性。而日溺于形色之中。究竟形色衰朽。而天性渺不可問。何如聖人洞見于形形色色之間。任他衰朽變遷。而此箇物事。依舊是形形色色之主宰。高勵昌問何以直曰踐形。不曰踐色。先生曰。莫將形色畫作兩段看。宋榕庵曰。至誠何以到要盡性。先生曰。至誠是體。備實理之名。聖人者大而化之之謂。至誠在實理上看。故還他箇盡性。聖人在大而化之上看。故還他個踐形。只觀中庸

自參贊化育起。至純亦不已止。皆曰至誠。此後則言大哉聖人之道。而推本于仲尼。以彰臨天下之盛德。豈非從實理說到聖化上。而究竟聖德不外此實理。故復以天下至誠結之。此孟子所爲直接子思之傳。王梅庵問口之於味也。與告子食色性也之旨何如。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還是畔然兩開的。還是相涵合一的。且上節在形骸邊說。如何下個性也二字。下邊在倫常上說。如何到下個命也二字。先生曰。上節性也二字。不在口目耳鼻四肢上看出。亦不在穀色臭味安佚上看出。細玩之於兩字。則知下性字。原不草草。下節命字。不在君臣父子等字上看出。却在仁義禮智天道上看出。此個命字。非指氣化而言。卽天命之謂性的命字。蓋謂仁義禮智等。原係降衷來。則與物同賦。既降以後。爲人之性。未降以前。係天之命。故曰命也。雖然命之自天。其所以順承天命而爲受爲稟者何物。有性焉。此性直與天命稟賦相承。若無此性。此命着在何處。此書所以曰降衷于民而民受之也。此性却是天命以前之性。君子不把來交在

二孟講錄

卷五

三六

命上。却引歸自己。天未命我以前。只將仁義禮智。與天道養成穀種。一到春意發生時。雨露來降。此種恰恰承受。便成佳穀。雖五穀生意之暢茂。命自東皇。然有種而後能涵生意。若是無種。此意從何處發生。君子必須看到這個田地。方信得平日做明善功夫。全是培養此性。爲順承天命之本。豈但爲眼前作道理會哉。至于上節五句。首四句要從安佚二字中。看出穀色臭味。却在求其美一邊。恒人之情。誰不欲求其美。求安佚。此念自性生而已然。故曰性也。然又有求之而未必得者何也。蓋嗜慾雖本于性生。其先降受之始。却有主之者。非人所得強也。現前受用。誰不欲其美。誰不欲安佚。奈何天命已定。君子豈肯謂此是我自己性生而使然。遂不去盡那一種居易俟命的功夫。以作素位的學問。君子必須看到這田地。纔不爲穀色嗜欲所轉。此與告子食色性也之性。全然不同。告子只說到其食悅色上。所以不思量盡性。孟夫子直看到聲氣之所以然處。故不肯謂之性。若謂此處是性。便不肯以命自安。遂有日費萬錢。無下箸處

二孟講錄

卷五

三六

恒舞酣歌。棲遲偃仰。而猶以爲未足者。此處不謂性。便有許多居易的念頭。蔬水曲肱。無入不自得。豈有願外之想也哉。悔庵曰。畢竟性命還是一是二。先生曰。仁義禮智之聖人。原不曾褻滅却。殼色臭味之性。特與貪着嗜慾者不同耳。認得殼色臭味之性。便是天命。則當盡知性立命之功。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孫丹扶問。可欲之謂善。還是善是可欲的。還是去欲那善。先生曰。若謂善是可欲的。是由外鑠我了。且人

二五講錄

卷五

三

那裡有個不欲善的。不善莫過盜跖。若當面指斥他爲盜跖。彼亦不樂受。豈不是欲善。前二句是指樂正子的人品。故下兩個人字。此二句因浩生不害。去了兩個人字。問何謂善。何謂信。故特與他解善信兩字。不連人字說。下面美大聖神。却又兼人言之。故曰。二之中。四之下也。與浩生不害言善。自是難與深談。故指出可欲處與他說。如對公都子說。乃若其情之意。若在他。人直與之言性善便了。此善在人。雖聖賢不增。雖凡夫不減。就在人可欲處。若立志決爲善人。欲

便是善的。人之所以自違本心而不肯欲善者。只爲自家信不過。即使遇大聖大賢。當面透體。指點出他本來面目。無有不善。他亦不肯自信。故人之爲學。莫先于自信。其所以不自信者。只爲自有而自失之。若是原來自有者。實實能有諸已。自家便肯承認。故有諸已者。非有目外至。不過將自家可欲的。立下承當。便爾隨欲隨有。亦便爾自己信得過去。朱若一口。可是從心所欲。先生曰。未遽到這田地。如云欲立欲達。則近之矣。從心所欲。不踰矩。便是大而化之了。只觀

二五講錄

卷五

三

他日說樂正子其爲人也。好善。好字是欲字的真實用處。惟其可欲。是以好之也專。惟其能好。是以能有諸已。此時善之體段。圓滿具足。只是空虛些。所以要克實。丹扶曰。旣云圓滿具足。如何又說空虛。先生曰。孩子生下來。何嘗缺了那一些。何嘗不圓滿具足。只是氣體不曾克實。如何能舉動自由。又如大病新愈。何嘗不是好端端個人。然而元氣空虛。必須補益。此克實之功。所以不可緩也。丹扶曰。克實之功如何做。先生曰。言舉斯心。如諸彼而已。故曰。知皆擴而克之。

矣。大學之絜矩。孟子之舉斯加彼。皆直言克實之學。然猶有善之一字在胸中。明明見得個主宰。却不是隨分自在。無處不自家做得個主宰。所以要大而化。聖而不可知。纔滿得善之分量。可見聖神功化。都只完得一個善字。這箇善體。真是內之則爲聖。外之則爲王。只要人自家信得過。信人也三字。真是孟子極玄妙。極切實的文章。如今做明善功夫。打點一個信心。便是爲善的根本。此之謂先立乎其大。卽今吾友看這信心。能立起來否。丹扶曰。自後只是立起此

二孟講錄

卷五

心來。便是。先生曰。情知吾友必到這裡。這是將一個心去立一個心了。豈不是將這一個心去信那一個善。不知人只有這點靈明。是自家本來面目。一切善。都是此點靈明中所見之理。若使此點靈明不昧。便通身透體。無一善不全備。且無一善可以形容。只有此個真。別無真過此者。吾友切莫錯會。

成均講錄

監丞王維

博士蕭譜元

貢監吳就恒立齋全紀錄

先生陸監。西班一生。出問聖賢傳授心法。與歷代大儒宗旨。答曰。此問最善。從來千聖相傳。止得一箇心法。大儒體認心法。不一其旨。如所云誠正。致知。慎獨。主敬。行恕。各有本領。總之要在千聖相傳處。討箇真正端的。譬之升堂入室者。外來門戶。四通八達。各有

成均講錄

卷六

塗路。總祈同登堂與而止。非心法之外。別有千聖不傳之祕也。雖然要看前賢毫釐差別處。此處看得的確。便能從前賢未着眼處。討箇自己得力功夫。不然。徒向尼山行處行。亦非學問得力處。卽如濂溪夫子。首著易通。以誠爲聖人之本。而程朱相繼宗之。已闢盡大學源頭。疑無復有餘蘊矣。然而仔細體勘將來。不先發明善成性之本。開口便要與人言誠。此箇誠字。從何處立得脚跟定。將使見理不明。自爲私欲竊發。豈非從一部大學中。第二義上做起。宜乎姚江

有致良知之一說也。致知自合在誠正之前。姚江恐人徒在事物上做活計。故直從生人不學不慮處。指出箇箇良字。所以曰箇箇人心有仲尼。又疑無復餘蘊矣。而當時排擯者。斥爲異學。抑又何也。繇于持論孤絕。是處叫學者看自己本來面目。所以得力者。便見自己性命根源。不得力者。便踏向空處。語涉禪家者流。便埋沒他一段有餘不盡之旨。我今日爲諸友說破。不在他處去求。只在這幾句四書上。大凡要討聖賢骨髓。莫在那斷章記述上看。須看他一筆著

成均講錄

卷六

二

作。便有分曉。論語是記述的。孟子七篇仁義與大學綱領條目。中庸天人性命之理。細細打疊。便有明白切當之旨。在太學以明德新民止至善爲綱領。當日何以不曰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善。而曰在止于至善。明乎明德新民亦有至有不至也。卽以明德論。明德譬之鏡。鏡體無不明。是其善也。然有一澄如水。寒芒畢現者。亦有大槩光亮。而不能照及寒芒者。此明體之有至有不至也。此體質之分也。銅之清濁辨之也。然學問之淺深。亦有至不至焉。今有最上者。下

剝磨一次。可以明照數月。其次開磨一次。光明不過十數日。若使三代以前之物。直須一經磨洗。可以數十年不染塵垢。由于歲月既深。浮氣渣質。久而淨盡。故能常明不暗。此卽學問至與不至之說也。故莫認定明德便是大學。就是明明德。也要止于至善之地。新民視此。雖然不知何以能止。故工夫先從知上去做。所以八條目中。緊緊趕到致知。方是親切下手處。然這段眼目。却埋在經傳之中。又在何處討個真正了當。在子思子原道一書。子思以道原于天。率于性。

成均講錄

卷六

三

修于教。而修之功。不外慎獨。只看那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便是吾人天命本體。中和位育。都從此畢具。故由天命順說。向位育。便是外王。從位育逆還之天命。則爲內聖。雖然天地間道理。有個真的。便有個假的。有箇戒慎恐懼。隨時處中的。便有箇儻侗豁達。模倣肖似的。真正能此者。豈可多得。然而何以不可多得。由于求道者多。明道者少。不能明道。豈能行道。坐此弊者。只爲自家看得太高。不向人心同然處討消息。不知智莫如大舜。却也从問察中來。不然。予智之

害障道不小。豈能拳拳弗失。以與中庸相依也哉。故曰中庸不可能也。雖然打疊一副精神。猛勉求去。如易所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窮通顯晦。皆莫能忒。方是體備中和的君子。隱惟之所以過求者。只爲不體貼于人倫日用之間。以爲宇宙間。別有此一種。瀾滿天地之物。不知舍却子臣弟友。別無當人踏脚處。此處一脚踏定。便是易。便是無入不自得。豈必求之高遠哉。高莫高于鬼神。遠莫遠于鬼神。而總之一誠。可以相格。學者何憚而不求誠也。舜之大孝。武周

成均講錄

卷六

四

之達孝。都只滿得個子臣弟友的分量。于這分量中。看得透。就是舜文順做去也可。就是武周逆做去也可。而皆無戾于中庸也。從天命說到此。文氣愈說愈開。愈說愈放。却如何收到性命源頭處。故引夫子與哀公論政一段。極之于三達德。五達道。三近。九經。而歸本于一誠。便是急切着力處。這個誠字。是達道達德。九經之本。所以周子著易通。開手便曰誠者聖人之本。惜乎周子到此。引而不發。姚江到此。發而未竟。引而不發。發之者其誰。發而不竟。其不流于空者幾

希矣。今日特與諸友指破。要看宋儒不曾說出明字。姚江不曾說出善字。所以謂之都留有餘地也。子思乎述至此。緊緊湊着自己。關竅。恐人必不着眼。所以一手擴開。說道盡天下只此兩種人。不是自誠明。便是自明誠。何以謂之自誠明。我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何以謂之自明誠。我所謂修道之謂教者是。誠明合一。方纔了得修道分中事也。故下以參贊了誠明。以致曲了明誠。曲字中有明字義在。此明一開。便有如神之智。而備仁智合一之理。與天命同其不已。故

成均講錄

卷六

五

可以體備至道之身。而講求帝王有天下者之事。以進而合之。無聲無臭之天。方纔了得個誠明的責任。故知學問宗旨。當從明善做起。然這個善。還是逐節明將去。還是于大頭腦處明得去。若說逐節明去。則工夫不若是之紛。若說于大頭腦處明去。這個頭腦在何處。諸友請試思看。人性原是善的。孟夫子道性善。只此二字。便了千聖傳心之秘。中庸明善。不明到此。不可謂明。大學止善。不止到此。不可言至。明到此。至到此。方可說個個人心有仲尼。方可曰人皆可以

爲堯舜也。故知道孟子性善二字。方可以談明善。曾看孟子至誠而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方可以談明誠。合一之義。王子悔庵引釋氏之學。以證周子無極之理。先生曰。此間不得雜以二氏之解。且此圖一立。諸方衲子上堂。動輒打一圓相。盡皆附會于其中。安知不從此圖中竊將去。某此間則直指聖賢切近下手之功。爲當人本領。全用他不着。吾友若要壓倒釋氏。何不連周子這一○也不用。更覺妄貼。王曰。如何可以無得。先生曰。你看此○還是未

成均講錄

卷六

六

有一畫以前的。還是既有一畫以後的。伏羲當日。只因馬上旋毛。劈空畫出一畫。又將一畫劈作一畫。由一得兩。由兩得四。由四得八。由八得六十四。並不聞有太極之說也。無極云乎哉。至夫子繫易。方從伏羲六十四卦中。看出陰陽動靜之理。劈空道出一句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亦止有太極字面。並無圖象也。濂溪夫子。又從孔子太極兩儀中。看出陰陽動靜之理。畫出圖象。又從夫子太極之前。看出無極。亦猶夫子從伏羲一一中。看出太極。故知伏羲畫卦。是從

一畫順將出去。故通行至六十四。後人繫辭立象。是從六十四卦中。逆將轉去。故由陰陽而窮太極。自太極而悟無極。故亦能劈空撰出曰。無極而太極。是之謂易也者。逆數也。後來朱陸同異。只爲有此一○圖。便生許多辨論。二氏亦常執此一○。以各樹談柄。夫子當日。豈不知太極以前。原是○如此。只是言語到此地位。便說不出。所以說予欲無言。子貢領會到此。所以曰不可得而聞也。悟得此。便知予所謂連周子這一○也不用。更覺妄貼。原不爾欺矣。

成均講錄

卷六

七

先生曰。吾儒學問。全要得個本領。如曾子當日。係聖門高弟。不知費了多少功夫。却不曾用到本領上。夫子却妙在不與他說破。到得摸索已極。功力持久。便如向岐路人指道。所以一呼便唯。蓋曾子平日功夫。全在之處做。夫子引向他到貫處去做。曾子如迷道人。一上直路。脫手便行。夫子又何容再說。所以便出。一時呼者呼唯者唯。出者出。聖賢各各心中明白。門人却不知從何處說起。所以動疑。曾子却與他各人一個安穩處。說你不須過疑。夫子之道。直是忠恕兩

字。你們但向忠恕去做。便是腳踏實地。何必多疑。要曉得曾子是脫開一步。與門人說。非以忠恕作一以貫之也。若認定忠恕作一貫。何以曰忠恕違道不遠也哉。須知聖賢相隔一閫。正在此。夫子說吾道曾子說夫子之道。承任與不敢承任。和盤托出。若謂學問必有宗主。正抹煞夫子不得。夫子又將推尊之何人乎。聖賢分隔。正自要了了學者切莫含糊過去。方有個入路。

先生以明善立教。與諸弟子互相發明。監丞王子梅成均講錄 卷六 八

庵進曰。學者先要認得此心在腔子裡。先儒有不能守一鍾聲盡者。亦有不及半炷香久者。而况今人乎。先生曰。此論却好。這個腔子。却是要着實理會。若以此身作腔子。如今死了的人。何常無腔子。心又何常在腔子外。然却不能說話。若謂此身一死。心亦隨死。何以精誠所格。呼吸能通。如在洋洋。誠不可掩。故知腔子二字。不是在血肉之軀上。討得消息的。此處不明。何云明善。此善不明。何能誠身。諸友切莫錯會。

示李太學

字之所見。大都落籠侷一邊。如釋子之所謂豁達空。所謂不思善。不思惡。並所謂生住異滅。為循環相也。真能如百川淨盡。萬里長空。都被一水攝住。只怕風波搖撼。水自不寧。尚能與月相照。此種風搖。有在道外者。欲障是也。有在道內者。理障是也。總之皆為心中有箇月在。比如子言萬緣俱放下。今還放下了否。又云勿與外物交。今還與之交否。又云一念未生前。善惡都不見。此語最是殺人。要曉得見那一念未生之前。早已生却一念了。便是善惡根本。若真真一念未生。豈尚有惡在。即如一盆淨水。內無渣滓。外絕塵埃。尚有不澄湛者乎。此幾落于善惡混之說矣。且既見到一念未生以前。何以又道生在一念後耶。而且與滅為對待之理耶。此處說無言。稍有一線。若使未也。夫子終日與門弟子嘵嘵不休。何得無言。所以只得存此一念罷了。子敢抹殺欲字耶。

示平陽李太學 丕隆

字之學問。恰有會心。蓋孫平日于禪宗中。求個光影。

所以一經撥動，便牽出許多絡索，吾儒真實以斯道爲己任，便要把自己心中淘洗得乾乾淨淨，如美味不盛于褻器，黃流不注于瓦缶，若不將平日自己心中曉得的，自己口中說得的，一切都消化淨盡，豈能明性善源頭，卽如子云，此心只要常在腔子裡，請問將其麼喚作腔子，又云時時體認，還體認個甚麼，且體認者何物，爲我所體認者又何物，豈非心外覓道理耶，若謂心外有道理，分作內外兩截，若說道理在心內，依舊籠侷，此處正好討箇明白，此處若明，是爲成均講錄 卷六 十一

明善此處不明處處都是影響。

示山右董太學楨

子蓋有心此道者，只是箇中也染有釋氏之糟粕，而于先儒誠正之旨，過生執著，不能別行一路，透出自已本地風光，卽如子云，心渾淪，意靈變，一時動著，此中自是一派覺生處，還問吾子，旣曰覺矣，尚有昏的覺否，覺旣不復有昏的，又曰從意之動著而生，是意能全體發見，一切現成了，何以又欲先致之也哉，致字豈是不費力的，此處未透真際，毋怪乎把帝王聖

賢分作兩項了，從古真帝王，豈在聖賢外，從古真聖賢，那有不擔荷帝王之任者，須猛着功夫求之。

二月二十三日陸監學者做功夫，先要討個聖賢的受用，若不得他受用，縱衣冠言動，堯步禹趨，終是個腐儒，一些經濟也沒有，蓋由源頭上不甚明了，便不得顯出己實落的受用，卽如古人所云，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若使不識東風面，安能見千紅萬紫，盡是春光，卽今萬紫千紅，那一年來，誰人不見，問他春光何在，都向樹頭樹底，去覓殘紅，豈

成均講錄

卷六

十一

能使春意現前，毫無障蔽，總因不識東風面，故將光景付無邊，諸生切莫草草，先儒所謂要尋孔顏樂處，正是此意。

一生問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請問孝弟之外，別有聖賢學問否，先生曰，此真正聖賢近裡着己之學，有子說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從來仁之道大，盡論語一書，發不了箇仁字，却在孝弟中收攝完了，豈孝弟之外，別有聖賢學問，此孟子所以云，孝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旋詰生云，子還是問書旨，還是問功夫，可將

子見陳來。生對如疏註。先生曰。此是歷來訓誥皆然。學者却要于訓誥外。討個下手。本文現有兩字。切莫被註疏瞞過。夫子他日說。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文行兩字。最要着眼。夫子當日示人。却由行後說向文。本監今日示人。却要由文上說到行。何也。蓋由夫子設教之時。諸弟子無行不與。做實落功夫者多。如今人脚跟未定。一日功夫未做。從童而習。便是語言文字上走。却不知聖賢語言文字。原是教人身體力行。若能在文上。討出聖賢教孝教弟

成均講錄

卷六

十一

之心。方是學文。以此實見之行。自與聖賢不相違背。只看成童舞勺之後。那一日不是學文的事。只是要善學文。故以一行字。勉子之功。以一文字。廣子之見。勉子之功。使之誠身。廣子之見。是爲明善。

一生問顏氏克己復禮。與爲仁由己。兩己字。是一是二。先生曰。此問大有關係。從來聖賢教人。絕不一口兩快。這箇己字。是意必固我之己。非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己。世人只爲將此己。認得太真。遂覺于己的十分愛惜。不干己的。便度外置之。本此一念。行將出

此庵講錄 卷六

來。都是利己不利人的。爲己不爲人的了。那得有禮。若是功力堅定。克得此己。便如鐵壁銅牆。一朝打破。將使天地間那一物是己的。那一物是人的。天上天下。無大無小。無一草一木。不是當愛惜的了。人已障除。何等。有禮。萬物皆備。何等至仁。然這功夫。豈是苦難的。若能立地悟去。卽能立地完成。所以說。一日克己。天下歸仁。這等看來。莫把這己。看做自私自利的。執着便成障礙。克着便是聖賢。除却此身。別無此理。爲仁由己。豈區區在人身上。日尋利濟之事。顏氏子

成均講錄

卷六

十二

。覺得痛癢切身。遂請問其目。夫子說。禮之不復。非禮之也。己之不克。又非禮障之也。故欲求克己。仍莫把禮去制他。除却視聽言動。別無己。除却四勿。別無克己功夫。顏子平日。做坐忘學問的人。一向守着屢空。墮在無事邊。一聞此語。便覺從前苦于無事。今日却有從事處矣。所以說請事斯語。生又問非禮勿動。動字。還在內。在外。先生曰。功夫說到這裡。無論動字說不向外。連非禮也不在外求。學者暗室屋漏之際。若不時時打點箇非禮二字在眼前。一時促與非

一六七

禮相值。豈能照顧得及。故知求誠之學。莫先于豫。四目皆從豫事得來。安得不求明善。

一生問平旦之氣。先生曰。孟夫子善于接引人。有兩處。一是以情言性善。一是以氣證心良。情字是從性體上。順看出為善的種子。氣字是從平旦後逆看出靜夜的天心。此氣養得厚。便自浩然。

一生問父母使舜完廩浚井。在舜當日。何以不執大杖則走之義。先生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萬章引證語多不經。孟子只借他這一段。發出舜的誠信。在學

成均講錄 卷六 四

者看書。不須膠柱鼓瑟。在儒者明善。不可不把未當大舜實事做。方能自處人父子骨肉之間。

示趙太學 雲程

子可謂善于體認者矣。其曰善者性之本然也。不善者。非性之本然也。非勉從于聖賢之教而云爾也。又曰。學者之于不善也。雖刑議不及。而勢有得為。而吾心自不為。而後為得其本心。俱說得切近真實。然要曉得究竟是聖賢之教。若不身在聖賢教中。何以能刑議不及。勢有得為。而自不肯為。即使果真不由

賢之教而使然。亦只是箇善人罷了。此吾夫子所以曰。不踐迹。亦不入于室也。故知學者。當以不出聖賢而具足者。明吾善之本體。以必由聖賢而後純者。明吾善之功力。纔做得到誠上。且中間亦有說得不妙處。如高告子之論。則曰。人生而靜而上。一物不着。安有善之可言。此語所謂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者也。且子未能親見人生而靜之上。若使親見。知子必將曰。此處一物不着。那得不善。故知凡善字。俱對不善而言。惟孟夫子此個善字。如皎日常空。羣陰盡伏。且說

成均講錄 卷六 五

向于聖未生以前。萬善不立以上。絕不與不善對。豈可曰既無不善矣。又何有善。故知子若親見及此。又必將曰。性既無不善矣。又安得有不善哉。明不及此。無惟乎走入孟子情上去了。子亦知孟夫子情字。是萬不得已。為執迷不悟者。因指點月乎。明到此。方知今人之林于刑。畏于議。束于勢。而不敢為不善者。雖非自然。却是他自然處。正見為性善之源本耳。何也。為他有林字。畏字。束字。在。克此一念。即君子之終日乾乾。夕惕若。正是求誠緊要功夫。而反以為中人以

下之事耶。

初六日陸監。一生出班。自陳所疑云。子貢是聖門高弟。文章性道。可聞不可聞。還是悟後話。是未悟前話。先生曰。學者看古人書。都要打轉在自已身上。試將此章書。自已體認一番。整論語家語。以及五經。刪訂。何處不可聞。何處不是夫子之文章。若就論語中。單提半句。着實理會。有經漢唐宋明諸大儒。詮釋不了者。豈非不可得聞。又何常在這幾行書本之外耶。一生問子張是聖門高弟。何以去干祿。夫子告以祿。

戊均講錄

卷六

上

在其中。又是如何說。先生曰。聖賢言句。有當求之玄與者。有不必強泥之玄與者。卽如此句書。夫子原在言行邊說。除却言行。便無學者真實下手處。就指寡尤寡悔之中。若將中字。過泥在心裡說。是反將言行看輕了。豈是夫子立言之旨。子張平日學問。在外者多。在內者少。是他之所學。足以干祿。且干祿二字。原非不好的字面。卽如詩云。干祿百福。子孫千億。子與曰。經德不同。非以干祿。弊病在以字。此處弊病。在學字。俱非在干祿二字邊也。夫子看得他受病處。在聞

處不廣。卽此干祿之學。早是尤悔之概。所以進之多。

且闕慎。則自家先立于尤悔之外。不必干祿。而祿亦在寡尤寡悔之中。平常把上六句。看得重。將下二句。看作過遞文法。大非本意。上六句。是說箇大槩。下二句。着實打轉在言行上。討箇寡尤寡悔。尤悔都是好字面。人若把這尤悔兩念。都一味放開。何處是希聖希賢的學問。易之爲道。吉居一而凶悔吝處其三。夫子韋編三絕。僅可以無大過。自有生以來。尤悔是那一日去得的。只寡得幾分就够了。學者今日反觀這

戊均講錄

卷六

上

委倫堂中講學的。還是干祿的。不干祿的。平時言行。還是寡尤悔的。還是不寡尤悔的。我這裡不管你干祿不干祿。只教你向聞見邊求個言行的本領。從言行邊。求個寡尤寡悔的實際。莫徒在文字上作活計可也。

先生曰。學者先要自家占個地步。方有進修功夫。卽如前日。與諸生講見賢思齊一書。須必我是個賢者。方能見得賢與不賢。若我不是賢。無論不能見人之賢。卽使見得也。只肯取法他。何以云思齊。思之云者。

如所云望道而未之見也。向來只說我是賢者。不想又有賢過我的。可見義理無窮。已精益求精。已密益密。勢必與他齊等纔罷。要曉得齊得他時。更有賢于他一等者。我又要思齊之矣。此兩個賢字。都是賢于堯舜之賢。不賢與不善不同。有了賢者。就顯出不賢者。如所云差却一成。便低了許多。非所云不才不肖之謂。所以須自省。若是不才不肖。自是做學問人所無。何待內自省乎。故知不特思字。內自省字。不說向外。連兩見字。亦不說在外面。都從身體力行中。看得微成均講錄 卷六 六

二十三日陞監。學者做工夫。要緊重貼身之。一者自視太卑。謂天地間。聖自是聖。賢自是賢。凡夫只是凡夫。如何能做得聖賢的事業。不知從古大聖大賢也。只是個人。非于當人之外。加得毫末。要知堯舜人人可爲。仲尼箇箇人心都有。只怕我自己不肯承當。便爲自暴自棄。一者自視太高。謂天地間。無非只這箇道理。我也曾說得。我也曾行得。我胸中也有一箇軛柄。由此一聽人言。且不理會言中之意。如何身體如何力行。先以自己意見。檢別言者。意見少有不合。便起異同。且言者譬之以果嗽人。止須適彼嗽者之口。而嗽者反不尋思滋味。却去分別此果根本穩否。此所謂以睥睨傲物之心。障聖賢之道。是千牛難拔之病。雖在大賢。亦自不免。子貢比方人物。正坐在此處。註云。較其短長。未是。蓋子貢聰穎明辨。自視不在人下。故每以人來况已。又以已去比人。覺得多。少人不如我。夫子所以直向他熱鬧處。當頭一杓冷水。說箇賢乎哉。我不暇。直將子貢平日自賢自勝處。處放開自己。照顧別人處。一針穿破。故于他日又把

回來比試他。意蓋謂你平日方人。覺得人都未必如你。你試自想。與回孰愈。妙在夫子此時。取一箇極勝他的來。當面考覈。他便冷然自失。說到何敢望回。夫子說。你也曉得弗如。卽此曉得弗如。便是子大有離會處。分十分二。子真知解不除。夫子也不照管他。只要他個何敢望三字。便把勝心指破。本監謂若在今人。必曰何敢望回。只是我胸中也各有幾分。自家做得個主宰。豈肯如賜之以分數相差等。而不肯毫忽自爽也哉。

戊均講錄

卷六

辛

又曰。昨試萬紫千紅總是春。原是講學時。與爾諸人說過的。此是宋儒的見春風面目。親切言語。奈何無一說着者。本監因自賦曰。眼前生意徧天涯。漏却春宵那一枝。信手拾來香片片。當陽拈出日遲遲。每從林外通消息。不向人間覓鼓吹。寄語草堂吟歸士。年年須看未開時。頌畢。良久。謂諸生曰。本監雖是如此說。就中倘有個具眼的。出班來問。怎麼是未開時面。便是會講消息的了。一生出。揖曰。萬紫千紅總是春。與孟夫子深造之以道章。意旨何如。先生曰。微有

小別。詩是直指自家當下悟後之語。孟夫子是歷指學人功力次第之語。子蓋爲取之左右逢源一句。與萬紫千紅總是春。是一個文意耳。生曰。唯然。先生曰。也難得子理會到此。要曉得這事。非是引書說詩。來比喻得的。卽使比喻得上。也是孟夫子的。拏來兩山撮合一處不得。爲其非子自家胸中流出也。

一生出問。何以謂之三根椽。先生曰。子是問椽下事。是問此三字。生曰。見禪家有此三字。門生不知。先生曰。此非奇特語。是序述他做工夫的苦處。說三根椽

戊均講錄

卷六

三

下七尺單前。不肯一時放過。若問椽下事。便非子所當知。生復請問楞嚴之旨。先生曰。長安市中。多少講堂法席。子不去聽。却來此處問本監。且莫論這羹餽。堂上。一筭用他不着。卽在彼法分中。亦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不得到此處來問。生欽揖而退。先生對諸生曰。也難得此生這一問。正好借這機會。與諸生說。學者自成童誦習。便念學而時習之。聰明旣開。便曉得有聖賢兩字。爲甚麼。却要走入在二氏邊去。蓋爲聰明旣開。不用以體認聖賢。却去貪名求利。縱欲

角智。口讀聖賢之書。身背聖賢之訓。清夜良心發見。便覺得平日所行。種種都是罪過。生怕日後。真正有箇閻羅天子。揀點罪孽。便把閻羅天子。作箇極利害的。只有這些和尚道士。是到他跟前。說得人情的。不知人情。只能動得罷軟的人。不能聳動那利害的人。且無論動他不得。卽金銀滿貫。延請僧道。作九晝夜水陸道場。可以聳動得他。恐我先師在天。亦必不肯叫他放過。以爲不善者戒。有等伶俐的。却不在因果邊討懺悔。以爲天地間。真箇有神仙。有菩薩。相者求

成均講錄

卷六

三

之陰陽服食。精者求之。打坐參禪。不知陽明先生。曾有言曰。凡今之言結胎。言出陽神。言拔宅飛昇。言尸解脫化。皆仙道之所謂旁門。而非清淨本然。無爲妙相之旨也。言破壁空行。言一葦可渡。言坐脫立亡。皆善知識之所謂神通。而非佛法的的意也。粗者勿論。卽使求其精者。謂真有禪可參。不必別尋話頭。卽在吾儒中。拈出學而時習之一句。晝夜尋思。學個甚麼。習箇甚麼。之處是箇甚麼。如此思維。果能時時不斷。卽此一言。便發爾諸生。三根椽子下。坐臥一生去。

豈吾儒聖賢理道之外。別有參禪道理耶。此種人。皆由不會明善。旣不明善。則所行自然未必皆善。如何叫得誠身。此身不誠。退密反觀。自然害怕。安得不走向二氏門頭去。若使明得善源。自然不做那不善之事。卽使未必盡皆能善。也少不得是寡過一邊人。管取臨歿之日。自然妥貼貼的。不必求僧。不必求道。天堂無則已。有則必登。地獄無則已。有亦不到得我分上。此夫子所以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未知生。焉知死。何必以吾儒真實學問。而反向外馳求也哉。且

成均講錄

卷六

三

今日見禪家說玄說妙。便思以我意見邊著作。附會他去。至于他們真實苦行。則一些不肯去學他。卽如他們在講席叅堂之中。見了和尚。便要磕頭。一有啟請。必恭必敬。卽使當面數十頓痛棒。還要去棒下。領略他宗旨。若使吾儒。一言不合。便成障得是非。誰肯必恭必敬。今日講堂人。明朝造語客。哀哉。聖學之所。以不絕如縷也。總之不能行恕耳。孟子說。萬物皆備于我。此是的親親。明善一句。然豈是明了便罷的。却要反求諸身。以盡誠身道理。便是求仁之功。然這

功夫却難。須是勉強行去。夫子之告顏子者曰。克已復禮。要知只了得個恕字。只完得個強恕二字。完得此二字。便是仁了。故曰。求仁莫近。所以他日說。終身可行。其恕乎。可見今日人。要占他二氏的玄要處。不盡他二氏的辛苦處。要取他二氏的宗旨處。不肯做吾儒的正學處。看來總只是不恕。總之叫不能明善。

四月初一日陸監。易云。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本監自講學以來。不啻耳提面命。而諸生中。尚無有一人。

成均講錄

卷六

三

肯出來承當此事者。固知昔人之講學。童蒙求我也。本監今日之講學。我求童蒙也。求之何爲。惴惴乎周孔之道。姚江處。不得其傳也。本監爲聖道求人。爲周孔求人。爲周程朱陸求人。爲姚江以後求人。而又豈敢憚焉。

又云。本監之不肯與諸生談二氏者。以吾儒中庸之外。別無二氏之學也。除却周易一書。別無丹經立脚處。除却無極而太極。別無禪林向上一路處。除却盡心知性。別無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處。除却夭壽。

不貳。亦別無三種丹仙。性命雙修處。蓋學二氏者。只做得離境去俗的功夫。一入俗緣。便生粘帶。學吾儒者。就在應事接物處。得箇本領。所以用處都圓。故吾儒一息打轉。便做得二氏的極頂事。二氏一出山齋。惡忙做不得吾儒家常事。

夫子云。攻乎異端。蓋不指老釋說。吾儒有吾儒之異端。老釋亦有老釋之異端。其所云旁門。云外道者。是也。天下理止一是。別無第二種學問。中間差不得毫釐。若是毫釐有差。便當天地懸隔。所以學問同異。不

成均講錄

卷六

三

于究竟。但于發端。端倪少有不同。便是于本分道理之外。別立意見。故曰異端。仔細看來。講學堂中。多少見地不合也。只是去箇異字不得。

一生出問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意。肯如何。先生曰。此箇端字。與異端端字不同。彼是差別處。此是互見處。天下凡事。俱有兩端。卽吾人一念之起。一言之發。皆有兩端。此箇兩端。自惡惡來。便單屬善上。執之者。所以用之也。人只知舜之妙在用處。却不知舜之妙在執處。一箇執字。卽有分別。如子莫執中。夫子何執。

所謂不當執而執。以執着心得道者也。虞廷十六字。不外允執。武周父子相承。不出執敬。卽如運規成圓。人只知得圓處。無少缺陷。不知中心抵定。不移分寸。方能運手立成。若少有所移。便不能圓滿如法。然要曉得用了便休。若着在用處。就是大舜之中。也少不得成子莫之執。故未用以前。不可不執。既用以後。不可再執。故曰。是道也。何足以減。學者但于兩端處。執得分明。管取用處。無一不活。

又生問。夫子叩其兩端。與大舜有同異否。先生曰。此

戊均講錄

卷六

三六

問絕妙。大舜是用以治天下。故要執。執者不問之民。而我自提撥之也。夫子是思以教天下。故用叩。叩者不執以我。而就彼闡揚之也。不問之民。則端不開于民。故得個用處。至于叩之鄙夫。則端已開自鄙夫。不把他淘洗得乾乾淨淨。便是渣滓。卽如覆鍾傾水。縱一滴也不留。而水痕未消。乾了到底有箇痕跡。須是連水痕也沒得。方還得他空鍾的本體。是。何也。以他來問時。胸中便帶得個影子。雖是空空。却如水痕落盞。一肯當天。鴈掠雲霄。影留碧海。何常不是空際。却

空際處。不得乾淨。所以要竭得他一絲不着。方能直透根源。立見自己本來面目。方能妥貼不疑。不然一點未融。驟與道破。終不是他自家悟出。如之何其可也。此處見地。或是吾友信得到的。却有一緊要關鍵。吾友未經着眼。却在何處。一箇是大智。一箇是無知。有舜之大智。方做得孔子的無知。必如孔子的無知。方纔做得舜的大知。中天之時。把舜看得怎樣。滄古文明。春秋之世。把夫子看得恁般莫究莫殫。無所不知。却不知一箇在愚夫愚婦。適言上得來。一箇在

戊均講錄

卷六

三七

空空的鄙夫上叩出。那一毫是自家的。今人只解把自己的知見。來發揮人。却不能自己掃除得空空洞洞。虛已受人。舍己從人。卽有所求。便要叩訪那最上一層。多聞廣記。絕不肯向愚夫愚婦。空空鄙夫邊。討箇消息。反覆看來。只是個放自己不下。

示彭太學源

吾友天資敏妙。所著詩辭。輒有掠鴻秋浦之意。因事繁不及竟讀。大約無甚病也。獨是詩餘一道。較之作詩。可以縱情寫意。其快人筆性。較易于詩。而按譜譜

嚴轉韻起務。則難于詩。蓋以詩止有韻而無譜。此道則每題各有前人之譜。中將入聲。派在平上。故名曰三聲歌。若宜上而平。宜平而上。固不可也。同一只也。宜上而去。宜去而上。亦不可也。其最宜辨者。同一平聲。而陰陽不一。宜用陰字。而誤用其陽。宜用陽字。而誤入于陰。必不能發響。此務頭之所由起也。故其道命曰填詞。謂其平上去。作平作上。俱有一定之格。但以文辭填上去耳。如此填得最熟。自于音律之上。能辨宮商。復于宮商之中。能分正變。方能自我命題。自

戊均講錄

卷六

天

我作譜。而與性情通也。學此者。須知嚴音之道。與性情通。性則自靜。靜中豈有淫蕩之聲。性則本善。善中原無鄙狎之理。其爲淫蕩。爲鄙狎。皆所爲性之戾氣。而非性之本體也。大約生乎其情。不知情原。可以爲善。但有淫鄙。卽反之性初。久久滌除。自成人生而靜以上。縱一時流爲觸景賦情之句。其根本已無大差。枝葉自無他病也。愚事此道最久。徧訪知音律者。互相攷訂。乃得窺其一斑。故爲吾友備悉言之。而使歸宗于性情。蓋謂吾友莫縱情而累性。當率性而制情。

吾人身分中。尚有此二字。未曾打透。其何能使善源明了。反求諸誠。縱使爲絕代才人。終是鄒魯牆外漢。而况此善。又人人令下具足。與堯舜周孔。同體共貫。推卸不去。擔荷卽來者乎。吾友卽于擲管拈鬚時。想我此情。從何處起。淫者其誰縱之。縱者其誰收之。自當置筆大呼。立見一念未動以前之面目。便是大儒。不僅僅騷壇詞客而已也。因贈之以詩。詩曰。

南歸莫道路無涯。笑折前塗菴李枝。別我不知精力倦。還家始覺步行遲。馬蹄踏處青山近。村酒沽

戊均講錄

卷六

三

來暮雨吹。便是出門好光景。依然芳草辟雍時。四月十三日。陸監論諸生曰。千聖相傳。止此一理。須由學者自悟。非可言傳。宋儒有言。堯以是傳舜。舜以是傳禹。湯文周孔。疊以是傳。所謂是者。何所指耶。只須學者自覺。猛着精采。極力覷破。纔是。若教本監爲諸友一口道破。諸友必不肯信。所以夫子曰。篤信好學。又曰。信而好古。諸友能自信。方能自悟。自解而自得之。然自得若非深造。其何能一驟而通。故深造須在平時。貫通豁于一旦。切莫自障虛靈。向別人喉下

討氣。

一生出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有云未發是中。中節是和。用戒慎恐懼的工夫去致他。便可位天地育萬物者。有云不先戒慎恐懼。何以知得中是大本。和為達道者。二說不知孰是。先生曰。兩者俱病。都是從未發處割斷。一止看得後半截。一止看得前半截。見後半者。謂中和必由戒懼後知。都是理外說理。本監曾與爾諸友道。此章書。順看是外王。逆看是內聖。當初亦未與諸友究

成均講錄

卷六

三

竟其說。蓋以未發是天命的本體。看得吾人在在處處。事事物物。皆有未發時氣象。此個氣象。在未發時。便與維天之命。同出一源。率出便是教。何曾須臾離得。固知吾人自率性後。處處都落觀聞。而所不睹。所不聞。處處俱在。即如爰倫堂上。而面相觀。口口相聞。而諸友意中之所思維。與口中之所擬議。還觀得聞得否。所以不可不戒慎。不可不恐懼。以慎。夫隱微之獨體也。然豈是抱空守寂。在人情事物之外。除却喜怒哀樂。別無人事。然此四者。各有未發之時。此時空

空洞洞。無少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故謂之和。致而極之。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豈非治平真本領。故曰外王。若從位育經綸。推本到中和上。又從中節。推本到未發上。工夫全在戒慎恐懼邊得力。所為須臾不離。以滿修道之事。而還率性之本來。便合天命之本體。豈非內聖之學乎。然而中庸本說喜怒哀樂。宋儒又添出愛惡欲為七情何也。中庸將愛攝入喜樂邊。將惡攝入悲哀邊。至于欲字。則該括在四者之內。以四者皆本于心之所欲也。故知喜怒哀樂

成均講錄

卷六

三

是用。其未發是體。喜怒哀樂是事。其未發則理。聖賢學問。理事全彰。體用不貳。故知喜時無怒容。哀時無樂意。各得其正。所以有中節之和。又要知喜時未嘗滅怒心。哀時未嘗遺樂意。故極快心時。突被人一掌。則起怒。人臨歿時。哭極其哀。死後氣轉少甦。則哀轉為樂。各不相碍。故亦為中節之和。所以先儒云。看未發時氣象。在疑者曰。未發時。有何氣象。不知此二字絕妙。草木當秋冬之時。有何象在。而氣實蘊隆。所以一逢春來。便爾大和敷暢。又譬之樓臺殿閣。是形象。

不是氣象。海市蜃樓是氣象。不是形象。學者但反當人之身。把喜怒哀樂未發時。看到蜃樓海市。則氣盡象空。頓現一大海水。無漚無泡之體。風帆檣楫。星斗雲山。無限天光。游行自在。而有不洒然自得者哉。或曰。內聖外王之學。若是其分乎。先生曰。內聖容有不外王者。外王不可以不內聖也。故內聖能備外王之理。外王須盡內聖之事。其于卒章也。從闡然說到潛伏。從人之所不見。說到篤恭而天下平。是由內聖說至外王。又從篤恭說到殷色化民之末。從殷色化

成均講錄

卷六

三

民之末。說向無殼無臭之天。又是從外王說向內聖。而皆備于闡然日章之君子。安見吾儒分中。無內聖外王之事。而欲爲之割裂也哉。四月二十五日陞監。聖賢爲學之道。有本體有功夫。千聖相傳。都是功夫。迨事。至于本體。則非言語之所能傳。只須吾人自己覺悟。比如虞廷十六字。止得道心二字。是指本體。究竟亦說不出。止就那極細極玄處。說個惟微。而亦不能拈何者爲道心。故知連道心二字。亦是于本體上。強立名色。人心則從道心對看。

此庵講錄

卷六

而有以人心說在道心之前者。要知天命以後。處處都落在人上。處處都住在危邊。而道心之綿綿若存者。僅微乎其微耳。是以貴乎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除却道心二字。都是說在功夫邊。只爲本體不明。所以要着許多功夫。以求復還本體。若能直從本體上。一眼覷破。功夫便多少省力。所以教人先明善也。其餘六經所在。無一不是做功夫的事。至于易之爲道。從乾元以後。都是功夫。所以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于坤元。則稱至。以坤之資生萬物。便要以陰體陽。

成均講錄

卷六

三

以地法天。便要做工夫了。故大哉二字。無功夫。至哉至字。便是從功夫裏出。而究竟乾元二字。亦止能極其稱贊。不能爲千百世學者。直指出何者是乾元本體。周子推原到此。只好圖畫一○亦不能各言之使著也。諸友試自求之。馬生逢臯出云。往在都門。領舊館師。管先生名席之者。云乾元在坤元裏。初不能曉。今領宗師之訓。大覺此旨豁然。先生曰。此老曾會談過來。蓋亦精于玄學者。彼竟指後天之氣。陽在陰中也。先天之真。陰從陽。

一七七

判陰在陽中。後天之氣。陽落在陰裏。從真陰中。認出真陽種子。故知陰在陽中。功夫無處可用。全是本體。陽在陰中。要在陰中。認取陽氣。不由功夫得乎。

賀太學良弼。以妄心易起。欲念欲除。著爲說以請。並將易之終日乾乾。詩之小心翼翼。書之欽厥止。禮之無不敬。求如古人箴銘之義。以求發明。先生判之曰。終日乾乾。志精守專。或飛或潛。無黨無偏。乃見天則。是曰乾元。小心翼翼。惟簡惟易。動靜合乎。理事不貳。是曰天載。乃建皇極。欽厥止。惡可已。四勿請事。成均講錄 卷六

克已復禮。乃合天德。養其大體。無不敬。克作聖。勉近自然。無動無定。是爲天心。所以立命。又曰。爲學須有本源。本源既得。隨處皆有作用。况夫習染既深。那得妄念不起。情緣種種。豈能使欲念不生。古人不怕欲念來。妄心見。只怕理念不切。真心不能見前。但使理念純熟。天真湛然。任他欲念與妄念。都來這裡拱。手聽命。卽如諸葛武侯。能使魏延不反。姜維非無武侯作用。却到不得武侯本領。那能得他不叛去。

輩。茫無入門。從何處下手。先生曰。本監講學兩月。無日不示諸友以入門。無日不教諸友以下手。本監只有一路引人。別沒第二條路。初次講學。便叫諸友明善誠身。豈明誠之外。別有門路可走。後恐諸友無下手處。故對諸友說出明善四禁語。亦謂之性善四牆。面是明明指與下手功夫。而諸友不卽體認親切。乃猶向本監問入門下手處。可見未嘗精進也。要知此正是引諸友直覩本體。除此一法外。都是功夫。蓋欲諸友從此四禁中。將胸中所有。眼中所有。口頭所有。

成均講錄

卷六

三五

一切都逼塞到沒可通氣處。自然親見本體。到得那時。不是手舞足蹈。生惡可已。則是痛哭流涕。自悔從前虛度光陰。何愁聖賢不立刻就成。故學者只怕不理會到此。出口便成膠漆。若是理會過來。一言半句。立見咽喉。卽如本監日昨。見胡秀巖館師。師云。子以明善教人。拈出繼之者善絕妙。蓋以繼字。是天人相續不斷處。所以把成之者性。到放在下邊。諸友只看此兩句話。豈是不透過關來的人。說得到的。夫繼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所謂有物有則也。天的事。到

此便完畢了。友試看有物必有則。豈則有不善也。此天命。以爲秉彜。便是人事。所以云繼之者善。繼者繼天之賦稟而生。此時渾是一團天心。那有不善。是之謂天則。這正是天人初判。形氣摩舉之時。繼此以往。遂成物性。所以曰成之者性。足知夫子繫易至此。已明明說出性善二字。孟子覩到這裡。故直以性善教人。一生疑曰。善既在性先。怎麼孟子又把善放在性字後。先生曰。夫子是從未成性先。次第疏明。孟子是從既成性後。一語斷定。

成均講錄

卷六

三

馬太學逢臯請曰。蒙師直指人性。本來至善。可謂接引後學。切且近矣。然竊見人家孩子。可稱童心未喪。然有生下便純粹和易者。亦有生下便剛狠暴戾者。這又是如何說。先生曰。得賢此問。最好發明。凡人未成童以前。有幾種名色。未出胞胎。是曰嬰兒。纔出胞胎。名曰赤子。彌月之後。則曰襁褓。七歲以上。則曰孩提。何後則稍長矣。未出胞胎以前。純是天命本體。其所謂性。乃是天命之性。在赤子時。此性未漓。故大人者。不失此時面目。從此以後。都是氣質之性用事。故

或地道之有剛柔。胎教之有善不善。只是不知說話。不知嗜欲以前。一些氣質。漸染他不得。一知說話。一知嗜欲以後。一些天命。自主張不得。故有一地道所生。而剛柔各不相同。一父母所生。而善惡各不相掩者。皆氣質之偏也。然要曉得天命之性。就在氣質之性中。所以有小時了了。而大未必佳者。亦有小時未必佳。而大能了了者。則又氣質勝而傷其本來。與消磨變化其氣質。而復還本來之故也。究竟豈有不善之性哉。

成均講錄

卷六

三

五月初十日陞監。寒暑往來。乘乎氣。陰陽消長。因乎時。惟仲尼能上律天時。所以爲聖之時。學者不能與時偕行。終是明善不勇。目今一陰生于午半。諸友正好從此刻着眼。夫天地間。有陰便有陽。故易辭云。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千古聖賢。必欲扶陽抑陰者何也。蓋以陽主剛。剛每難進而易退。陰主柔。柔每易進而難退。故曰。一陰一陽者。道之體。扶陽抑陰者。道之用。雖然。吾人一身。陽氣少而陰氣多。卽以一日論。應事接物。其氣用陽。燕私寤處。其氣用陰。畢竟一日之內。

應事接物之時少。而燕私寤處之時多。卽以應接論。明日張膽。無少顧忌。其氣用陽。口耳應接。內念周旋。其氣用陰。畢竟應接之時。明日張膽之意少。內念周旋之意多。若是出應同人。不須倚意想爲瞻顧。燕私寤處。依然對廣衆于大庭。豈有不陽氣克周者。所以君子貴扶抑也。

一生出問。昨西廂月試。望之儼然題。生等雖作過了。畢竟題理未透。先生曰。君子如夜光之珠。置于杲日之下。精采時現。五色畢呈。究竟珠光何嘗畧變。由他

戊均講錄

卷六

七

寶光內備。精氣湛滿。又在陽明炳煥之下。人之目光。爲彼所奪。只覺得一時一樣。而究竟珠光。未嘗有意要變也。雖然。惟君子爲能變。何也。不變不化。不化不爲至誠。故由致曲以至明動。方能趨變以幾于化。易曰。大人虎變。君子豹變。夫子見老子而贊其猶龍也。只看到他變化莫測處。故曰。惟君子爲能變。然要曉得三變中。和藹之氣少。嚴毅之氣多。望之儼然。不可犯也。聽言則厲。不可干也。仰之也溫。雖是藹然可親。却不是夷然可狎。詩稱赫喧。魯氏子註爲威儀。子思

子曰。威儀三千。孔子曰。不重則不威。可見真正聖賢。斷本有不威重者。但不猛耳。若在未嘗學問之人。不是放蕩于禮法之外。則是流連于情欲之中。豈能變與動俱。動與誠孚也哉。蓋爲源頭明得不清。故有此弊耳。看到此。愈不可不明善。

十五日陸監。一向與諸友說功夫。每言本體二字。必須諸友自悟自證。到得今日。亦不得不與諸友通個消息。夫子云。道不遠人。又曰。民可使由之。又曰。一以貫之。子思子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夫婦之不肖。可

戊均講錄

卷六

七

以能行。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又曰。不下帶而道存焉。皆指本體說。須知今日。褻倫堂上。穿衣喫飯。揮扇迎風。無處不是。以至從古帝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百姓。日用飲食。與知與能。亦無一處不是。所以曰。堯舜與共驩。同是一箇聰。明天縱。與愚賤。凡夫。無有兩種。見得到此。方是明善。方能誠身。若使不然。除却知寒暑的。則汗流夾背。不能揮扇而引清風。雪滿庭階。何以擁爐而迎煖氣。草木不惡暑。何以迨早魁而焦枯。鳥獸不知寒。何以生

軟饒細毛而自溫煖。可知天地之性。即人之性。人之性。卽物之性。我能見及于此。故能與天地參。知化育本矣。一生云。中和位育。不離一獨。先生曰。卽今中和位育且不問。且問吾友如何喚作獨。生指隱微見顯。不覩不聞等語。先生曰。莫見莫顯。不覩不聞。以至潛伏孔昭。無聲無臭。是子思子之獨。吾友今日。且把自家之所謂獨。指點出來看。生乃自陳平素曰。某在江南常領禪家學問。一日有病。遂學禪家空諸所有。但有一念起。隨起隨空。以至於空所空之一念。都空了。

戊均詳錄

卷六

早

後來病遂少愈。先生曰。我逆知子從事于此來。去得一身病。却害一心病。愈得子以前不空之病。却添了一空病。要知隨念起。卽隨念空。自下牀洗面以後。到上牀就褥之時。敢怕此念到不有百千個起頭。子却有百千箇空法。到得此邊空。彼邊又起。先念空。後念隨起。此原憲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夫子曰。可以爲難矣。故知子之空。是欲將這彙倫堂中。上至梁棟。下至甃石。中至棹椅器具人我。都拆卸得乾乾淨淨。完他箇空地。本監只是這彙倫堂中。上下棟梁甃石。中間

器具人物。來者來。去者去。全不見碍了這堂中些子。以至這彙倫堂。亦不曾碍了這天地些子。纔是中和位育的本體。纔是未發時氣象。纔是聖賢夫婦。萬善同歸之大原。

二十五日陞監。本監講學。已經三月。所欲言者已言。所當說者盡說。中間若有中人以上的。便能于本監言外會意。舉一及三。何得到今。尚無有通箇消息者。夫子當日。只爲及門。都在言句上求。所以一旦欲無言。本監今日。亦深悔前此之言。太覺多事。諸友亦肯

戊均詳錄

卷六

早

于言外求本監否。亦肯于言外自求否。吳生就恒出班曰。某親見了前日之所謂獨。先生曰。既親見了。何不呈來我看。吳生曰。覺得途途法法都是。先生曰。是不是。吳生曰。怎麼不是。先生曰。這都是人說得到的。馬生逢臯進曰。宗師豎論崇高。諸生不能領略。莫若講得一部書。俾上根者。可以于言下了然。下根者。亦有俾于制舉子業。先生曰。這也不妨。包生道隆。出問吾道一以貫之章。先生曰。這書前日已爲諸友講過。友比時尚未來。今不妨爲友再作理會。人只知從

既唯以後看參。不知夫子却在未唯以前看參。人只知參在既呼以後。識得夫子。却不知參在未呼以前。摸索夫子。夫子如看岐路人。認不着時。指他一直去。曾子却如迷途裡。一經指引。脫手便行。此段風光。除是夫子知道。曾子知道。門生那裡知道。所以不能了然。曾子到此。若要引他入玄奧處。便成膠柱。却將忠恕二字。平實指點。聖賢立言。各不粘縛。若說末句卽是首句。管教隔靴搔癢。一生出問顏淵喟然嘆。先生曰。此章書。久爲附會其說者所埋沒。附會者曰。此是

成均講錄

卷六

望

悟後光景。仰鑽瞻忽。極力形容其妙。欲從末由。在機不由已之時。却不知此是孔顏相隔一間處。仰鑽瞻忽。有夫子在。所以說到循循善誘。兩個我字。幾乎露出本來。却又爲博約者。提掇將去。故做到不能歇手時。才力旣竭。而第成卓立如有耳。要知孔顏別處。只將立則見其參于前二句。對看如有所立句。將從心所欲不踰矩句。對看欲從末由句。便知道夫子所云。顏氏子其庶幾乎。一生出問。朝聞道。夕死可。還是可以死否。先生曰。須要看得朝字妙。吾人何刻不是此

朝。何刻不可聞道。不知苦過了多少不能聞道之朝。方有此一朝之聞道。一生曰。卽如所謂一旦豁然貫通也。先生曰。一旦豁然。是自己胸中悟出。此所謂聞則隨天地間。莫非供我領會者也。會得此旨。則于子貢之所謂可得而聞。不可得聞。都是性天中。最親切話。此處不能了了。何以夫子欲無言。子貢求何述。夫子不與他纏擾。而却脫空道出箇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天何言哉。其所爲聞。豈淺淺也。知此。則知夫子之所爲耳順矣。故爲諸友轉一語曰。朝聞道。可不

成均講錄

卷六

望

死矣。非執定聞道之人。脫不了死。正見得聞道之人。死他不了耳。
八月十五日陞監。先生卽座。賦詩曰。一輪朗月上梧桐。秋色平分樹影重。但使一枝無掛礙。自能萬里見長空。萬里長空。一枝無礙。都拈向一邊。請問諸友。如何是當人之身。一輪朗月。若使此月自能湧出。則浮雲片翳。纖細不留。假使若留。都散作一派月華。裝點秋空景致。不則徧天地間。都成蕭索。豈能靜夜發光。還有能自呈者否。既無有自呈者。少不得與諸友強

下註脚。何者爲月。性善是。何者爲朗月。明善是。何者爲一輪當空。明誠合一是。然要曉得平分以前。是何光景。平分以後。是何光景。如今前後都置。正平分時。却是如何。諸生再有能呈露者否。卽如古太極圖。陰陽各半。豈非黑白平分。周子太極圖。却將陰陽交互寫出。豈非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乎。故古太極圖。靜陰靜陽之體也。濂溪圖。陽動陰靜之體也。識得動靜之元。方見平分之用。當夫月沉海底時。倘非猛着精采。突然迸出。豈能萬里亘天。故學者分中。本人有箇朗

成均講錄

卷六

四

月。只要你猛着精采。突然迸得出。自然不爲雲霧所遮。前此無一處。無一念。無一事。不是陰柔用事。迄今要使無一處。無一念。無一事。不是陽氣正中。自然于平分中。獨露出一輪孤月也。

向來與諸生。搬弄許多說話。諸生中有見領會不及者。遂請本監小貶其術。以說一書。與諸生相證。本監尋思起來。叫我講書。畢竟不會何也。以其少一開口。卽落訓詁也。既落訓詁。便是學究事。豈本監昌明正學之本旨哉。故本監今日。不論諸生領會得。領會不

得。只就本監口中。如此說去。使千百世後。莫謂周程朱陸之學。便中斷于此日。許魯齋與本監。所遇所見。所志。大抵略同。本監雖不敢望魯齋之建樹。然而此段苦心。竊比願學。毋謂本監今日。爲諸生改廢繩墨也。

十月十六日陸監。儒者修明正學。當先講求陰陽消長之理。以爲扶陽抑陰之用。只看天地之氣。自九月剥卦用事。剥極則爲純陰。今日之體。要知一陽來復。不復于復之日。而復于純坤陰極之中。此陰凝結到

成均講錄

卷六

五

極處。暖氣自然烘烘蒸動。但氣機全未發生。以他蒸動于陰中者。氣之自然。莫敢遏抑。而不能遽爾發生者。亦氣之不能順其自然。無所克溢者也。君子見到此。所以當羣陰得令之中。時時提獎出一線孤陽之體。使之自爲摩盪。如陰雲四合。地氣閉藏。一夜嚴寒。萬物愁慘。扶桑擁出。如萬寶光明。上燭天門。下蒸山海。只教晴空炳煥。片翳不留。雖南道晷短影長。大地陰邪未解。而物物噓喻陽光。各各含有暖氣。由一線以浸長。則陽氣漸至于二之日。三之日。而泰和具克

滿矣。此段功夫。只須在純陰罔結之外。微陽未煥之先。自識天心。單提正令。使一點微陽。從羣陰閉塞中。劈空迸出。猶恐保任不力。反爲石火電光。此所以曰。欲識孤陽真面目。應觀動靜未分前。如曰。無方無體。早見他夢影似。若謂我早已知之。只此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大好似痴人前說夢。諸友念之。

十一月十六日陞監。張太學三省。講費隱章畢。先生曰。此書有兩般解說。一者爲發明聖賢宗旨。一者爲訓詁經生舉業。若就舉業家言。則當暢明費隱之旨。成均講錄 卷六 異

從前說向後去。若作宗旨邊說。則當深究造端之義。從後拈向前來。夫婦者何。一陰一陽之體也。天地者何。一陰一陽之象也。象懸于天地。體備于人倫。夫婦缺一。則爲孤陰孤陽。便不能成人道。試看開闢之後。億人兆人。從一而生。由男女之垢精。方開方闢之初。此一人者。從何處生。則知億兆人。稟一人之精氣。此一人者。稟天地之精氣。故曰。天地爲一大父母。夫婦全備其理。天地顯藏其用。自我有生。以及飛潛動植。無一不本陰陽氣化而正性命。我欲正其性命。則物

物莫不欲各正其性命。以此實實體備于已。自然不傷殘物性。不違拂物情。而物物各安其正命。所以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此造端之旨也。蓋天地間是箇太和元氣。流行充滿。豈非此道之有以察乎天地耶。只看詩之咏鳶魚者。極之戾天躍淵。明明寫出箇察乎天地的樣子。怎麼見得。鳶之能戾。魚之能躍。鳶魚之氣體也。鳶之戾能至天。魚之躍能至淵。非淵魚之氣體也。乃天地陰陽之氣也。天地者。又一陰一陽之氣也。可見這箇道理。若說不在現前。愚夫愚婦可以

成均講錄

卷六

異

與知與能。若說現前可以摸索得着。就此與知與能者。推及其至。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豈特聖人。連天地也。做不得主。假使天地能自作主。何以人猶有憾。方顯得斯道之妙。誠在天地陰陽未判以前。惟君子一眼覷破。所以語大則天下莫能載。語小則天下莫能破。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也。須知此段書。原是實實指點斯道親切不傳之秘。伏羲見到這裡。所以劈空畫出一畫。所謂陽也。一落在當人之身。便覺陰氣多而陽氣少。陰氣盛而陽氣微矣。故君子之道。扶陽

以抑陰進陽而退陰。只看講學堂上。其一人專心致志。所謂陽也。其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此卽陰也。由此推之。一日之內。自朝至暮。仔細檢點將來。畢竟是陽氣少。陰氣多。便曉得一點靈明。不容白昧。便曉得伏羲六十四卦。各各一陽一陰。太極未分以前。止此一陽。別無陰氣爲之對待。爲他陽動之極。陰氣乘之伏生。所以千古聖賢。謂陽爲中正。爲君子。陰爲邪慝。爲小人。止此一點純陽。爲萬善同然之極。爲萬善同歸之本。保此萬善之所同歸者。純一不

成均講錄

卷六

四

貳。故曰至誠明善誠身。當體畢現。豈非察天察地。都從此處造端。所以文王繫易。直窺乾健之體。夫子繫傳。直窺太極之用。周子觀易。直窮到聖人所不知所不能處。援筆疾書一〇。白淨園子曰無極。只此無之一字。便盡聖人所不知不能之秘。便殺一切聰明才辯之士。坐卧三五十年。如此逆推上去。是爲聖聖相傳之旨。至于經生舉業之說。則有可言者。尋常說話。謂此書重費不重隱。欲以費字破隱也。不知此書之旨。原就賢知之過者。窮到他至極處。使他再索不來。

以絕他索隱行惟之路。意蓋謂賢知之人。以爲斯道原是隱的。遂極力去索。不知到這田地。任你蓋世聰明。絕代伎倆。一毫也沒用處。徒苦精力推索上去。行出來。都是些恠事。良由他只曉得君子之道是極隱的。却不知道隱處。原費得極。就天地間。形形色色。那一處不是斯道。滿滿。你如何索得將來。所以謂斯道在人倫日用間。却人倫日用間。收他不得。斯道在天地民物內。却天地民物內。摸索他不得。無人不在道中。却無人可以窮道之妙。即使愚夫愚婦。亦可與知

成均講錄

卷六

四

與能。然就此與知與能中。推原到至極處。卽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豈特聖人。卽天地也。自家作不得主。所以剛柔燥濕。各有宜忌。雨暘寒燠。不免愆期。惟君子看到這田地。見得這個物事。誠在包羅天地之外。要說他大。則大而無外。連天地都在包羅之中。要說他小。則小而無間。連纖芥都被他鑽透了。試看天地間。上至于天。下至于淵。便是全全一箇法象。而飛者戾天。躍者極淵。上上下下。莫非斯道之所克。周滿滿。隱惟到這裡。還索得去。索不去。君子一眼覷破。此箇

道理除却一陰一陽。別無體性。此箇體性。除却人倫日用。別無當人本分內事。只須在夫婦上做起。以夫婦者。一陰一陽之體性也。祇此陰陽兩字。體尚在乎人身。散見極之天地。天地以生物為性。夫婦以天地生物之心為性。任天地間。飛潛動植。天喬品類。無物不惡殺而好生。無物之生理。不從陰陽變變化化而正性命。却打轉在我夫婦身上一看。始知物物之性。莫不如我。夫夫婦婦一般。所以盡自性而人物之性。但盡。人物盡而更能與天地參。故曰。及其至也。察乎

成均講錄

卷六

辛

子。助教朱子象賢曰。隱不可索。惟大聖人。神而明之。故易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先生曰。此即乾坤之用。乾知太始。故曰知來。坤作成物。故曰藏往。同此知竅。一點靈光。未落物交。如皎日當空。故曰神。一經照物。便與物交。現在物上。便不得為神。故曰知。知者神也。明也。故曰陽也。藏者伏也。收也。故曰陰也。來者不可逆觀。惟陽明逆發。乃能炳燭機先。此點陽明。一經照徹。便將影事。藏伏根底。藏之既久。便是一箇陰氣。凝結閉固。連前所為神而明者。都不得為神矣。此氣

固結深厚。以至日之所喜。夜夢猶生戀戀。日之所忌。夜夢猶生怖恐。便知有生之日。所固結者。至成之日。猶為他粘縛。故吾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也。乾曰資生。生者陽氣潛通也。坤曰資始。始者陰氣凝結也。春夏秋冬。四序循環之氣。地未受而天早蒸變之。此知太始也。春夏之氣。已成既往。一切物所受春夏既往之氣。盡藏于地。以為來年春夏之所胚胎。此作成物也。故曰。知太始者。知來也。作成物者。藏往也。豈本監之臆說哉。張太學三省有詩四章。內有語在陰陽未

成均講錄

卷六

壬

判前之句。蓋頌先生也。先生曰。此事切忌與聰明人說。何也。以聰明人。平日讀聖賢書。多所詳明。開口便要道着。及至拈出一問。直教有口難開。請看張友所呈之詩。非不體備風雅。理饒蘊籍。一眼看將去。直教登壇執牛耳。然本監恐其說理真。去理反遠。必須親驗過始得。賢友云。語在陰陽未判前。把本監平日所說過的。都掃却。把賢友平日所說得的。都拋却。本監開口一問。賢友隨口便答。少落沉吟。便是陰陽判後。交戰胸中。問荅相應。如子呼參。唯方云。面面相覷。請

問賢友。如何是陰陽未判以前一句。張友徐徐曰。這想是說不出的。先生曰。既云說不出。何以又曰語在前乎。此之謂侗儻真儒也。吾友珍重。

附張太學三省詩

丁亥十月之望侍胡夫子講學述言四首

虎座春風普四筵。莘莘徒友各森然。心期富貴從游外。語在陰陽未判先。讀易自知時合聖。觀圖誰謂我非天。細思意必都忘處。退省能無媿習傳。

純陰十月數將窮。難說微陽不在中。未解聲希從子

戊均講錄

卷六

五

半。莫看花色向春紅。焚香可對天人語。閣筆皆全性命功。聞道去矜良未易。敢云消息我能通。

無極還居太極初。曰爲太極便非虛。陰陽不悟從來理。神聖空勞再著書。嗜欲可言皆是道。功名有立亦成餘。無端二氏休相混。強把圓通作悟歟。

航建良知聞未會。吾師一語水融冰。良無如善誠相印。知卽爲明擇可承。寧賴紫陽開秘鎖。偶從陸子發肩滕。還期寔證中庸義。臣子能分弟友能。

先生冬至和前韻四首

此庵講錄 卷六

喜無意見雜經筵。話到源頭亦悄然。萬善不迷千慮後。孤陽常在衆陰先。漫推玄奧爲賢聖。笑指文章是性天。得力不須求退省。知能忘處是薪傳。

萬物嚴寒歲欲窮。到頭消息有無中。春回午夜千門曉。日捧天閭八表紅。一物靜觀皆萬象。百昌榮暢見全功。莫言此際陽偏穉。早向羣陰暗裏通。

君言無極是皇初。極到無時早已虛。妙悟強存些箇理。屢空寧滯數行書。江天頻喜堪留戀。風月誰能惜有餘。不礙圓通最巔頂。肯從吾黨賦歸歟。

戊均講錄

卷六

五

姚江欲溯昔何魯。絕學堪傷似履冰。洗淨天光涵法象。掀翻窠臼是師承。鵝湖有路垂金鎖。仲晦多才固鑄。此理若還談實證。聖人無復不知能。

成均講錄

監丞王維城

博士蕭譜元

貢監吳就恒立齋全紀錄

正月二十六日陸監石太學在間講其爲人也孝弟章先生曰此書切勿草草曹立之曾有書與陸象山曰願先生且將孝弟忠信誨人象山曰立之之謬如此孝弟忠信如何說且將蓋當時各以陸子靜之學爲近于禪故曹立之云且將踏實處與人說不知陸

成均講錄

卷七

象山之所以立教者原不曾離却孝弟別有教人之法所云先立乎其大立此也大莫大于此也先莫先于此也任你說到極玄極妙處莫須只是了得孝弟邊事任你說到極廣極大處莫須只完得孝弟邊事所以象山捉住他破綻冷處一點說道箇孝弟忠信如何說且將若非陸子靜幾乎爲曹立之奪去了雖然象山亦有錯處象山曰吾讀論語至夫子曾子之言便無疑至有子之言便不喜只如此章書有何不同喜在當初記書者時習以後何以不廣及夫子之

言而便記及于此雖記載之士多有子曾子之門人豈有子之門人阿私所好而先及此乎蓋當時記書者拈出時習一章爲千古立學之祖說得渾渾淪淪若不拈出夫子平日急切教人緊關第一着不幾乎使千百世學者摸索不着乎所以從這章逗出箇仁字蓋夫子平日除却仁字別無發明斯道之旨然要從夫子論仁處討箇平實下手工夫指點生人當下覺得平日與門弟子言仁者都是于各人患處下針非爲同人普說卽如克己復禮是針他坐忘屢空處

成均講錄

卷七

二

見賓承祭是針他居敬行簡處何也顏氏子平日寂守一心仲弓平日默守一敬都不肯在事上做工夫夫子却點破他除却眼前作用別無內念功夫一味守着內心所以一箇走入坐忘不早早收回未免墮入顛冥一箇想到子桑伯子不早早收回只落得箇無事漢做將來必使理障不空處繁置便有碍所以一箇教他克己只須在視聽言動處求一箇教他敬恕只須在應事接物上做不然顏子三月其心何以反說向辨外仲弓若已以敬何以反說到極煩豎極

瑣屑處也哉。知得這兩箇大題目。是應病之藥。則他如其言也。只是針他燥處。愛人先難。是針他小處。恭寬信敏惠。是針他堂堂處。都非同人大共。下手極功。惟有孝弟兩字。是千聖千賢同歸之極。是愚夫愚婦共由之理。所以特將此段。續在時習之後。不知何以不當象山之喜也。夫子教人。只是一仁。仁之道大。除却孝弟。別無仁之本。是以君子務本。吾友先以孝弟爲用。仁爲本。便與木背。果爾。必天下仁人。纔能孝弟。若非仁人。便不能孝弟了。須知極不仁之人。說

成均講錄

卷七

三

起孝親弟長。亦有清夜猛省處。故知孝弟是本。仁是用。大本既立。則大用自能現前。故本監嘗曰。此章書。只要看穿了其爲人也。孝弟下面。便不費力。何以故。人自合下來。未必就做得箇仁者。却少不得要做人。做得這箇人成。便做成了這箇仁。做成了這箇仁。也不曾于這人字上。加得分毫。也只叫做成箇人罷了。故今日與諸友說。若要在經生時文上講。犯上作亂。都認認在自己身上。若做聖賢學問用世。身體力行。邊講。只須將其爲人也。孝弟句一斷。犯上作亂。只推

向世界邊去。方見得孝弟之大。方見得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不是徒說道理邊話。孝弟者。親其親長其長也。一人克敦孝弟。而犯上作亂以無。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所謂仁覆天下也。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真是拈撲不破。以是知象山之不喜有子者非也。先生又問諸生曰。賢友濟濟。各有親長。自反于身。果能克盡孝弟乎。果無犯上作亂之事乎。若說不能孝弟。誰肯無親。誰肯無長。若說能孝能弟。夫子何以說求子未能

成均講錄

卷七

四

求弟未能。在經生家。認做望道未見。在聖賢身體力行。實賓有許多未能處。只看古人侍親之疾。或加一飯焉而愈。或減一飯焉而愈。或加一衣焉而愈。或減一衣焉而愈。是何等心腸。人易能否。恐其枕之熱也。而扇之。恐其衾之寒也。而溫之。又是何等心腸。人強能否。日以殺舜爲事。而誠信而喜。人實能否。孔子曰。五十而慕。子于大舜見之。大舜而外。不多其人。所以口立未能也。豈曰望而未見之謂哉。若說有犯亂。誰非之者。若說無犯亂。直推到明夷遘難。尚難慊天王

明聖之心。故知不特責犯亂于小人。難免其無。即責犯亂于君子。亦深恐其有。何也。君子惡其好也。天下有極鞠躬。極盡瘁之人。而一事不行其志。未免奮激。未免投袂。雖改不旋踵。而此念早已過去。何也。好也。故曰。莽之篡漢。不篡于思加九錫之時。而篡于謙恭下士之日。亦以其好也。故曰。孝弟之學。所當急講也。明此之謂明善。實有此之謂誠身。諸友勉旃。

二月初六日陞監。吳太學就恒講鬼神之為德一章。先生曰。若不知道夫子之所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成均講錄 卷七

五

未許輕看此書。只看他開口說鬼神之為德之盛。旋即打轉到體物。到使天下之人。可見天地間。除却人物。別無鬼神之體用。鬼神無體。即物以為之體。鬼神無用。體物以著其用。又要曉得天地間。並無所謂鬼神。鬼神者。陰陽一氣之所聚也。陰陽之氣。離却現前一切物。更于何處附着。即如陽氣附着于天。陰氣附着于地。盡天地間。一切陽剛之物。皆為神之所依。一切陰柔之物。皆為鬼之所倚。所以日在吾人耳目之前。即從見聞中。摸索他不得。日透吾人見聞外。却從耳

前撇脫他不得。故曰。體物而不可遺。體物者。猶云附着于物之謂也。鬼神不能附着于物。其所以附着于物者。鬼神之德之為也。鬼神既能體物。則一切物莫非鬼神之所附着。至于人。又為萬物中之最靈者。若非他為德之盛。何以能使承祭之時。洋洋如在。此詩所以咏來格也。諸友好從此處着眼。即如日昨上丁釋奠。諸職事中。豈盡皆洋洋如在者乎。抑豈盡無一二洋洋如在者乎。鬼神至先師為極靈。鬼神之德。至先師為極盛。要說鬼神能使人。何以趨踰者。未免

成均講錄 卷七

六

空修俎豆之文。對越者。未免但奏升中之節。若謂鬼神不能使人。何以司俎豆者。猶知有其文。奏升中者。猶知有其節。可見吾儒明善誠身。莫問德于鬼神。先觀德于在我。鬼神之德。即吾之德。吾之所謂德。即鬼神之所為德。認得此德能體物。則我亦在鬼神所體之中。認得此體物不遺之德。我與鬼神同用同體。則我亦能體物不可遺。以鬼神視我。我物也。使我洋洋如在。體物也。以我視鬼神。鬼神物也。我之精誠洋洋如在。鬼神亦為我所體也。何也。誠也。除却人物別無

所爲鬼神之體也。鬼神者，斯道縱之以德，而主張人物者也。王者明禋，肇祀。如在，盡誠爲人物也。非爲鬼神也。爲鬼神者，誦也。爲人物者，德也。成湯以身代犧，牲爲人物也。非爲鬼神也。誠也。梁武帝以髮爲犧牲，爲鬼神也。非爲人物也。不誠也。成湯有躬代之誠，故桑林之禱，鬼神應之也。梁武帝以肖象而不誠，故臺城之厄，鬼神亦不之佑也。是以君子貴求誠也。求誠莫先明善也。善者何？體物不可遺之德也。此德不在鬼神，却在吾人眼根前。眼光不得而測也。就在吾人

成均講錄

卷七

七

耳邊際，耳根不得而通也。何也？微也。既已曰微，却能體物，一切物遺他不得，何也？顯也。微也者，非無多無幾之謂也。乃弗見弗聞之謂也。君子所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誠也。莫顯乎微。誠之不可掩也。是以君子貴求誠也。是以夫子告季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也。

是晚王覺斯學士高中孚宗伯戴巖學士太常孫二如太僕同坐先生書室。因問今日所講何學。先生答以前書。學士曰：首節一箇乎字，末語一箇夫字，煞有義。

又曰：鬼神妙處，在使天下之人。先生曰：鬼神不能使人。又曰：鬼神如何能使得人。同座默然。先生曰：此是鬼神之爲德。又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只是與他同體。學者雖未必就能與他合吉凶，然而此志不可一刻不在。何也？求誠也。求誠必先明善，所以曰：善

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頃宗伯與太常論顏氏子克己。先生曰：功夫到顏氏子，爲何尚有己在。宗伯曰：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只是無己。先

成均講錄

卷七

八

生曰：此語絕妙。夫子絕却意必固我也，只是克己。不然，意必固我，到夫子身上，豈猶是淺淺的。太常謂宗伯曰：既曰克己，何以又曰爲仁由己。先生曰：克己已字，將克字一斷，已字單看，爲仁由己，却將克己兩字，拈籠一處合看。太常與學士論一貫忠恕之旨。學士謂先生曰：一貫與忠恕，一樣否。先生曰：自是不同。夫子是夫子的，曾子是曾子的，又要曉得夫子是夫子的，自家的，曾子却還是夫子的。學士曰：善。學士又問太常曰：一與二三四五數目字同否。太常以問先生。先

生曰。此間只有一。竝無二三。何況四五。且說同異。耶。
學士又問太常曰。二與貳同否。太常亦以問先生。先
生曰。二者對也。貳者戾也。學士曰。不貳者純也。先生
曰。不貳者誠也。學士論良背。先生曰。陸子靜有無我
無物之說。與明道互相發明。某處則不然。請別取一
章。為下註脚。良其背。不獲其身。子曰。吾有知乎哉。無
知也。行其庭。不見其人。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
叩其兩端而竭焉。宗伯曰。善。

吳太學就恒呈詠道四言短篇。先生判之曰。一切都

戊均講錄 卷七

九

擲。何者是太學寸心。因歌曰。水流花落好風光。蕃變
紛紛動靜忙。不識此心真面目。繪成春色却無香。遂
進而語之曰。子功夫到這口地也。也見賢友用心處。子
云咏道。夫天地間。惟道能生一切。一切不能生道。子
云生于未有。豈更有一物以生道耶。有子謂本立而
道生。非此之謂也。前判子曰。一切不是。子遂著在此
四字上。若要與子說破。子必不肯如此作工夫。須知
天地間。無心外之道。心外求道。是曰向外。道外覓心。
是為妄心。太學即今看此心落在甚處。並將平日一

切應事接物。此心落在甚處。知心所落處。正眼一觀。
自然立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直教孔孟把臂同
行。別無影響枝葉。前教諸子明善。又曰。明善須明得
性善。直觀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天下未有不
能盡心而可云知性者。則知未有不能自識本心而
可云盡心者。俟吾友到這田地。方知吾不爾欺。附原
生于未有。主于既分。為蕃為變。若動若靜。水流山
峙。花落鳥鳴。飲食男女。日用百姓。六合之外。寸心
之中。像之無跡。叩之無聲。隨感而應。逐物而行。明

戊均講錄 卷之

十

月在天。清風居空。取之立到。用之難窮。嗚呼至哉。
二月二十五日陸監道太學人仰。講夫子之文章。先
生曰。此書乃講學喫緊處。人只知曾子之唯。得之最
捷。子貢之然。了之似難。却不知子貢平日揣摩夫子
之心。較諸賢為最苦。即吾夫子一言半句。亦都不肯
放過。所以可得聞。不可得聞。直下分別得出。故子貢
之在聖門。求吾夫子于言者也。所以夫子直從他極
力追求處。驀然喚破。說箇子欲無言。子貢仍復執在
言處。說箇不言何述。夫子却把眼根前。極大的箇物

事來指點與他看。若經生附會者流。只講性與天道。天說法時。物能代不言之天。傳寫出來。反將夫子一段平實商量。看做玄言與旨矣。不知夫子提獎子貢。只就目前寒暑往來。品物流暢。各各奉行天載處。廓開眼孔。朗然一看。却纔知天地間無處不是此道。一落語言。早已不是。任你說得亂墜天花。只好叫做文章。終是葛藤不了。若有箇出常格之外的人。却能在葛藤中。拈出箇纏縛他不倒的物事。在學者眼前。故知不特子貢平日。家夫子以言。連夫子平日教人。也

成均講錄 卷七

二

少不得用言。原言考何。性與天道也。夫子平日。能有幾處說性。幾處說天道。却要曉得無處不是說性。無處不是說天道。卽這拈一章。如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與性天了無干涉。仔細一看。乃知除却性道。別無作聖之功。別無君子之本。亦別無善人着脚處。無有恒者用心處。但將性與天道。引而不發耳。學者只爲把性天看在語言文字外。故曰求夫子之道于言外。子貢却不把性天看在語言文字外。故曰求夫子之道于言內。所以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性與天道。既

此庵講錄 卷七

在言中。宜乎可得而聞。却不知言到性與天道上。夫子却言得。學者却聞不得。何也。以其可得而聞者。皆文章也。可得而聞者。貴乎以聞聞也。不可得而聞者。貴乎以不聞聞也。子貢能以不聞聞。故知夫子之所言。皆性與天道也。子貢見及此。大約在與聞一以聞之之後。不然。必不能真見夫子若此耳。故曰。夫子身是性天。全體備道。並無所爲性道。無所爲文章。其曰文章。曰性道者。不從夫子身上分來。從學者之可聞不可聞辨出也。且看吾人這箇性天。在日用飲食

成均講錄 卷七

三

外。不在日用飲食外。惟其不在日用飲食外。所以言日用。言飲食。都是言性與天道。惟孟夫子看到這理。所以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可以踐形。形色兩字。原不但指一身而言。使形色單指人一身言。則聖人之踐形。亦只做得箇自了漢。如何能會天地萬物于一已。乃知盡世界中。有形有邑者。皆謂之形色。形形色邑。各有一天。各賦一性。天性原不在形色外。故聖人不須踐性。只須踐形。看得此書破。則知不必求夫子之所謂性。所謂天道。只須求夫子之言。而性與天道

一九三

無不該備。卽今夫子之言具在。誰是能領會者。夫子平日橫說豎說。只是箇仁。仁者性之德。天之理。日用常行之道。故曰。仁之道大。却誰肯向此處着眼。張太學三省。進曰。這莫是造端乎。夫婦之義麼。先生曰。造端蓋實指吾人陰陽健順之理。此却是盡性達天之學。吳太學就恒。進曰。夫子所謂不識此心真面目。蓋指此性也。不知此性如何能識得此心。先生曰。子誤矣。只如此。直須曰盡其性者。知其心也。何以曰盡其心者。知其性。吳生曰。然則心性二乎。先生曰。春日冰

成均講錄

卷七

三

化爲水。冬日水凝爲冰。是一是二。且子謂心與性。何者爲體。吳生曰。性是體。先生曰。無惟子道。心是體。將此心直豎起來。却有許多生意。是爲性。此性命于天。統于心。率而出之爲道。故曰。惻隱慈讓羞惡是非。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性統仁義禮智。故無有不善也。不明乎此。縱有惻隱慈讓羞惡是非。不能擴而克之也。吳生曰。此心何以能盡。先生曰。直須到知得性。方云盡心。若只講盡心。不到知得此性。從前都是枉用工夫。所以說。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

爲棄井也。掘井務期及泉。盡心務期知性。旣爲知性。而盡此心。先須辨得真妄兩種。真心必須推勘到盡處。妄心必須逼扎到盡處。且人自有生以來。都是妄心。那討真心。所以吾人自知有聖學後。都是去妄心的工夫。別無覓真心的工夫。不特礙真者爲妄。心也。去妄求真的一念。也都是妄心。謂夫人有生來。此妄橫于胸中。如木空中。釘着一楔。却把這去妄覓真之一念。硬硬楔將進去。此楔旣入。彼楔定出。彼楔旣出。連此楔也要拔去。不然。出得一楔。又補上一楔。依舊

成均講錄

卷七

十四

還他箇塞固的了。故終日用心處。刻刻去妄求真。到得妄念遍除。特地撒酒。便知道此心。原來無一不真。一向爲這妄念遮蔽住了。早使一真常抱。任他妄念千頭百緒。却何曾障得我着。不惟障我不着。亦且不降自伏。歸我本真。吳生曰。此卽所爲從心不踰矩也。先生曰。此又是一妄念了。未到那地步。却要說那箇地步。豈不是妄。夫子不到七十時。不肯說到此處。只是一真。當十五志學時。豈不志到這裡。却只可識之于心。不肯預出諸口。不似而今人。未曾夢見那地位。

要指點描畫也。真妄兩念。于何處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矣。未嘗學問之人。以世俗之利爲利。旣常學問之人。但有欣羨。卽成正心。必至而長。何也。以其有所利而爲之也。義則斷然無他。其有不合者。徙之。其有昭合者。比之。故夫子言仁。閻或兼言知。如所云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之類。而孟子之發明孔子。則不繫仁以知。而繫仁以義。蓋以仁之道太。非義不能勇爲也。不知仁。不知夫子之所謂性與天道也。不知義。不知夫子之所謂仁也。明此之謂明善。寔有諸此之謂誠。

成均講錄

卷七

七

身知得此善得全于天而率于性。就在學者當人之身。故就夫子一言半句中。皆可默會斯旨。所爲以不聞問也。文章皆性天也。不知此理。就在當人之身。却從夫子喉下討氣。所爲以聞問也。夫子之言性言天道。都作文章觀也。作文章觀。可得而聞也。作性與天道觀。不可得而聞也。諸子唯唯。

附先生手授答或問

愚于成均。有心是體。將此心直豎起來。却有許多生意。是爲性。此性命于天。統于心。率而出之爲道。

此庵講錄 卷七

之說。或有問于愚曰。朱子曰。性是體。情是用。又曰。心以性爲體。心將性做餡子模樣。而吾子乃謂心是體何也。愚曰。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闡揚道理者。或今日如此說。明日又如彼說。各有一時機用不同。總之使人滙歸此理便了。學者在象山之門。初聽象山如此說。後來又聽得如彼說。一時不能無疑。及至用功之久。乃見象山前後原不曾矛盾在。夫所謂體者。有體性之體。有體質之體。且如心將性作餡子模樣。此語譬上句有病。心以性爲體。

成均講錄

卷七

六

所謂體性也。却以做餡子譬性。是必以包皮譬心。愚謂必先有包皮。而後將餡子填在裡面。不成不必用包皮。只將餡子便可作點心也。若無包皮。餡子又于何處填起。且餡子是包皮外填入的。此性却不是心外填入的。不如直似愚見。性譬諸鬼神。心譬諸物。鬼神無體。卽物以爲體。故不可遺。性無體。卽心以爲體。故亦不可遺。此所以曰心是體也。故知朱子之所謂性是體。心以性爲體。是天命以後的。愚所謂心是體。是恰好在天命時節的。故又

知性是天命的。心是我自家的。性是天命的。講論可以發明。心是我自家的。必吾人親自到這裡的。的真真親見過始得。且與人開揚一絡索說將去。前前後後。自難得一印板印出。只要明眼人一線穿去便好。不然鮮有不疑杆者。卽如朱子。既云心以性爲體矣。他日又曰。性是理。心是包含該載。敷施發用底。夫天地間必有體。然後能敷施。有體然後能發用。豈非心又是體乎。又曰。心者主乎性而行乎情。夫主乎性。獨非體乎。須知人身中只此天

成均詩錄

卷七

七

命之理。有賦必有稟。有降必有受。降賦者性也。稟受者心也。一經賦稟降受。則二者合在一處。分開不得。由是靜則爲性。動則爲情。動而惻隱。慈讓。羞惡。是非。是情。惻隱。決定。惻隱。慈讓。決定。慈讓。羞惡。是非。決定。羞惡。是非。則是意。中間立起念頭。不忍。必不欲爲。忍所奪。是志。而求其委曲變通。必以合乎聖賢理道而止。不使不及位。亦不使出其位。是思。如此得其理而凝結不散。刻刻不忘。是念。念之而結成一相。安在心上。時時模擬肖像。自想。總之

不離此一心。性是理。用不得工夫的。心是體。却用得功夫的。故朱子平日。有一段極妥確議論。如曰。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當先說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以人之生言之。固是先得這道理。然纔生。這許多道理。却都具在心裡。且如仁義自是性。孟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則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蓋性卽心之理。情卽心之用。今先說一箇心。便教人識得箇性情。的總腦。教人知得箇道理的存著處。橫渠心統

成均詩錄

卷二

六

性情語。極好。顛撲不破。讀此一段。何等親切。而必左諭右譬也哉。故五峰胡氏曰。氣之流行。性爲之主。性之流行。心爲之主。

三月初六日陸盤。吳紹周講上論之首章。語多不契。復命恒講。恒曰。舉論首記此書。絕有意味。正夫子明道立教。繼往開來。大關鍵處。此書妙在箇之字。妙在箇學字。學者先要看箇之字。是箇甚麼。學是學箇甚麼。時習是時習箇甚麼。見得清白。方爲有得。又妙在一箇悅字。今人將此學。看做一椿極苦的事。故不肯

向前不知却是一樁極樂的事。若將此理看得明白，極力做去，愈做愈有精神，愈入愈有趣味，真覺險夷得失，富貴貧賤，皆是浮雲，只有我這一身，上天下地，優游自得而已，所以先儒每令人尋孔顏樂處，孔子蔬水曲肱，樂亦在中，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此等心境，不學而能之乎？且此學并不在語言文字上，全在身體力行，有朋自遠方來，不是目前，雖千古以上之聖賢，得斯道之真血脉者，心心相印，皆是吾人徒弟，人不知而不愠，愠怒意也。此種道理，只是吾人身

成均講錄

卷七

十七

上自盡，全不從人知不知上起見。人之不知，與我毫無干涉，何必愠？不知不愠，豈不是成德君子？講畢命坐。先生喟然曰：不意吾友今日亦能說到此。友今可與言學矣。向者出言支離，今日度幾近之。如此章書言，妙在箇之字。妙在箇學字。又妙在教人覩到孔顏樂處，足見吾友苦心，但以朋來指古先聖賢，人不知云與我毫無干涉，此言有病。孟子尚論古人，是指友善無已之心，由今而論之古，非畧今而求之古也。人不知曰與我毫無干涉，此不過自修之士，獨善其身。

惡不免置斯世斯人于度外，豈聖賢萬物皆備之義哉。餘俱說得是，但是尚未見本體耳。今且問友，學字是學箇什麼。之字是指箇什麼。就恒曰：之字蓋指理說。先生曰：之字既指理說，學字想指心說了。就恒曰：不然，理卽具于心中，只是常存此心便是。先生曰：如此亦將一件畫做兩斷，謂夫理卽具于心中，是一箇心了，常存此心者何物乎？豈非是又將一箇心來常存此心耶？且之字指理，理又是箇什麼理。學又在何處學。習字是好字面，是不好的字面，且對箇甚麼字

成均講錄

卷七

十八

說。就恒曰：習于善則好，習于不善則不好。如所謂習相遠之習。先生曰：習相遠之習，背了性說。此箇習字，緊跟着性說。先問吾友之字指理，理又何所指。蓋謂性者心之理，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理亦賦焉，是則所爲性也。此性在天命時，還是性用事。既落在天命後，都是習用事了。若不用希賢希聖希天之學，如何能知此性之賦于天者，原純粹至善。我當時時習之，如以善爲做，而我臨摹體貼，務不失原做一絲本來面目。久之久之，自能與時偕行。卽此二字，明明

寫出箇乾卦之體。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何也。也者。天行之健也。習也者。自強不息也。為學到得與天行同健。覺得乾乾夕惕。都是陽德正中。快莫快于此。適莫適于此。故曰。不亦悅乎。然這箇學問。不是獨修。獨證。不問同志的。天地間。我有此理。人亦同有此理。雖不敢望天下人。盡學此學。然豈無一二學此學者。不學此學者。不來。猶可言也。學此學者。不來。必是我之學。到不得那純粹至善田地。豈不可憂。惟是同志者來。方見得我之學。有以沁入人心。合乎同志。從

戊均講錄

卷二

五

前工夫。方有的據。是以可樂也。雖然。天下這樣朋友。能得幾箇。是我同志。方纔肯來。若非同志。方且不仰。安望其來。雖不敢謂人不能知。槩付之不相干涉。以寬自治之功。却亦不能悚動此心。以改我悅樂之意。所以曰不愠。愠訓含怒。殊覺粗淺。愠字對悅字樂字看。此字原從溫字來。時習之悅。藹然如春氣之溫。和不必到得怒上。只須此溫然冲養中。偶為人不知。却一念。便非冲然本體。連前悅樂。都是假的。豈叫箇君子。且註引不見是而無悶。無悶二字。解不愠。

好。其所云不見是是字。何解。諸生不能答。監丞王海庵曰。當作是非的是字。先生曰。然。不見是者。我的學問。已做到極是處。而人不肯是之。只為人不知耳。知者必是。不是者必不知。何悶之有哉。夫子說到此。已是聖學極功。何以不說聖者乎。而乃說君子。蓋聖人立教之意。原不欲以生知安行坐人。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其曰君子。若曰。斯真能學問者耳。如此便可尋孔顏樂處。夫曰。蔬水曲肱。時也有習焉。故樂亦即在其中也。浮雲富貴。其人不知

戊均講錄

卷七

五

而不愠者乎。筆瓢陋巷。時也。有習焉。故樂不改也。人不堪其憂。其不我知而愠者乎。今日且問吾友。當身中。亦自有孔顏樂處。何在。就恒曰。某只見得工夫到此。越發難了。越發苦了。先生曰。吾友可喜。所謂真做工夫者。就恒記

三月十五日陞監。李生景麟講。君子有三樂。章講畢。復命恒講。恒曰。學者看書。先要尋箇下手處。卽如此章。天人二字。大是聖賢關頭。不可不知。天以性命之理。賦在人身。刻刻要我完全。若天人路上。先有愧怍。

任你終日茫茫。求孝也不得。求弟也不得。求英才也不得。有何樂處。先生曰。若子所言。在學人做功夫。則可。若論此章書旨。只消平平三段說去。便見孟夫子立言之旨。學者平日。不知三者之可樂。由于不知道三者之可憂。卽如本監十七而孤。風木餘憾。終天不解。纔曉得父母俱存之樂。學者處其慶友于之地。一向蹉跎過去。只爲他不曾設身處地。到那風木生悲。棠棣增感之日。所以處此天倫至樂而自不知。首句之樂。猶可易見。至于兄弟無故。人只把做不故看了。

成均講錄

卷七

三

夫所謂無故者。非不故之謂也。身本同氣。胡爲而閨墻。胡爲而啟釁。其中蓋有故也。此故不可以告父母。不可以告外人。而竝不敢以告同氣。皆是我生平大不快意事。只觀舜之處象。司馬牛之憂向魍。一聖一賢。俱能善自反求諸己。周公雖誅管蔡。而鳴鴉之作。猶專責其罪于武庚。其曰旣取我子者。蓋傷武庚之叛。累及管蔡也。以鳴鴉比紂子。以子比管蔡。流言起于管蔡。而旣誅之後。猶與他回護。則周公之仁愛可知矣。今有人于此。譽之曰。子于俯仰之間。頗無愧也。

其人必躍然喜。若正襟危坐而相告曰。子試于俯仰間。自己體驗。得毋有愧心。忤心之事乎。其人必怫然不悅。此之謂勝心。此之謂驕志。毋論有愧忤而強曰無。是爲自欺。卽使無愧忤而恃心自信。學問已是疎了。念念求不愧。方能仰不愧。念念求不忤。方能俯不忤。至于天下英才。便非凡流。他眼中最能甄別人。我之學問未至。彼方且鄙之遠走。尚肯爲我教育。得他教育。也要是箇教育得他的人。始得。我可以教他。則我之學問必高出他數等。全是我學問得力處。如此

成均講錄

卷七

三

三者真是可樂。豈止天下所能與哉。這等看來。處父母兄弟之間。而不能旣翁以順父母。不樂也。欲順親。不可以不誠身。俯仰天人而未免愧忤。不樂也。欲對天人。蓋不可以不誠身。天下儘多英才。不肯受我教育。不樂也。欲得英才。蓋不可以不誠身。欲誠身。不可以不明善。此善賦于天。具于人。內而父母兄弟。外而天下英才。咸有至善之則。我能明了。則一切明了。明則誠。誠則自能動物。以此語樂。真王天下不以易此。恒曰。先生講樂。反拈出憂字來。豈非見得生人愧忤。

處最多。若孔子之無大過。顏子之有不善。必知之。不復行。都是俯仰天人處得力。先生曰。此言最親切。人若不把愧怍之念。常存在心。則隨在都放過了。何以能明善誠身也哉。就恒記

四月十五日陸監浙士新集。先生命一人出講一書。咸謝不敏。先生曰。原只借友說一章書。以爲論端。諸友復遜謝。先生曰。這些章句。都是聖賢說過的。學者拈來。或發揮聖賢未竟之旨。或自述一段各人見地。總是不妨。卽如夫子所云。有鄙夫問我。叩兩端而竭

戊均講錄

卷七

五

焉。若使鄙夫不問。夫子亦難劈空說起。于是林太學調鶴出講道千乘之國。先生曰。此書大有關係。曾憶伊川集中。載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于此。嘗言劉彛善治水利。足知從前大儒。原不曾空談理道。把天下國家。放在度外。只看孟夫子云。窮則獨善其身。原非單做箇自了漢。同是一箇善。以之善身。卽可以之善世。只是時處其窮。不得不把兼善天下的學問。盡之于身。若是時處其通。卽以此獨善一身之本領。公之天下。到得兼善。纔完

得獨善的事。真正能獨善。必能公此身于天下之用。以盡仁覆天下之量。此橫渠所以云。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看到此。方是有用的道學。不然。徒只講身心。講性命。舍却眼前民物。別言證修。幾何不向枯寂禪林。浮丘藥室。作描弄精魂之事也。此孔門記註者。于學習之後。直指爲仁之本。于言色之間。直指妨仁之病。這兩章書。是藥在先。而病在後。旣知病藥。便該去誠身。所謂明了便要誠。故以省身爲法。良由仁以爲己任。曾氏子旣得其宗。誠正以修身。曾氏子能求其慊。

戊均講錄

卷七

六

三省之學。求仁莫近焉。學問到此。便可以外王矣。故特紀此章。以著孔門如許大經濟。最宜著眼處。是一箇道字。不言治而言道者。蓋以治者。以我治國也。所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也。欲民之奉一人。爲有我也。以道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不以我與國也。所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也。內不見有我。外不見有國也。何也。爲民也。人主有何事。所事無非爲民。那一件是可以輕易得的。至于信者。國之樞紐。若曰。我那一事。不可以信自己。不可以信天下。只此一念。精神便滲漏許多。

人只知誓誥而疑。湯武不免。却不知虞廷征有苗。會羣后而誓師。已便有岌岌求信于人之意。豈但誓師明明揚側陋。尚曰我其試哉。便有一時不敢過信人處。秦以移木爲信而天下疑。漢以法三章約民而天下定。無非只是欲民信我。因民之勢而無我也。王者玉食萬方。富有四海。所節一身。能省得幾何。不知廣袖高髻。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一人奢侈。四海困窮。皆由于此。且要從用不可已中。最大頭腦處去節。如窮兵事遠。妨農病物之類。節省得一二件。便能養許多

成均講錄

卷七

三

物力。其先必自清心寡慾上做起。若夫人。則在廷者爲坐論之三公。不則弘化之貳公。竝諸司百職事。皆有股肱耳目之寄者。又不則爲陵藪之冥鴻。或兔置之忠義。在廷者以腹心元首之誼愛之。在野者以野無遺賢之義愛之。即使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者。亦須各全其屠釣之志。各盡其一才一藝之能。假如四老人不留之商山。其何與定危疑之儲位。愛惜人才。誠社稷之大計也。三農之時。非民之時。外府之歲。繫焉。軍國之需。繫焉。不以其時而妨在民。已不可言矣。

不得其時而竝使耗在國。其可乎。這段道理。以之治唐虞之天下。則爲堯舜。以之治商周之世界。必爲湯文。而夫子何以曰道千乘也。夫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之謂也。春秋之。夫子有許多不能自表見處。故託千乘之國。以發明之。諸友中轉眼逢時。此種學問。不可不講。講明此種學問。便是明善誠身的全體大用。有宋之世。未南渡以前。只是偏安。既南渡以後。亦是偏安。而猶能支持于數百年之後者。周程張朱之學。沁入人心。有以留之也。姚江致良知之

成均講錄

卷七

三

學出。而斥異學者紛紛。攻姚江者種種。明誠一脈。喪失人心。不求聖賢之正學。豈能明治天下之大體學。之不講。禍遂不僅在獨善之身。可見聖賢何曾負人。人自不爲聖賢耳。諸友只將獨善兼善兩善字。看得七穿八穴。便是內聖外王之學。便可與讀此書。便得謂之有用道學。便是得明善誠身之大本領。豈性分以外之事哉。

四月二十五日。先生廂事畢。因朱子樹庵請質。語不契。乃謂之曰。友昨迷論。語多駁雜。如云沉淪苦海。吾

儒分中。有何苦海。足以沉溺人。若論子臣弟友。日用飲食。都是作聖之基。二氏指點執迷不悟之人。以此二字來恐駭他。若是明善大儒。自不曾迷。觸處皆悟。豈是這兩字恐駭得的。若謂真正有箇苦海。只將明善兩字。便可以作慈航。豈能沉淪我也。又云真學問人。也要向禪宗邊走過。方得不貳法門。若要真正不貳之法。豈向禪宗邊討。釋教流入中國。在孔子數百年之後。不貳法門。又在曹溪說壇經之日。則知不貳兩字。是吾儒的。非禪客的。何也。其爲物不貳。非卽此

成均講錄

卷七

七

南方人。少有聰明。大半走入他窠臼中去。此時友要作功夫。直將此等想頭淘洗得乾乾淨淨。此等話頭。逼塞得乾乾淨淨。逼塞淘洗之法。無非作明善之功。將吾所謂四禁語。東西南北。逼將進來。氣也通不得。然後四面廓開。爽然透出。絕不依傍人一句。所謂不向尼山行處行。方是吾友的真有所得處。夫人稟陰陽之氣。具衆理而應萬事。千聖之所謂道。卽備在當人之身。大聖人不會增得一些子。賣菜傭亦不曾減得一些子。凡有陰陽者。莫不皆然。故曰。一陰一陽之

成均講錄

卷七

七

謂道。旋詰朱子曰。友平日把此句書如何看。朱無對。先生遂問誰是治周易者。一生出曰。某治周易。只見得凡卦之理。備于陰陽。先生曰。果爾。只須曰。陰陽之謂道。不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且乾之六爻皆陽。坤之六爻皆陰。坎二陽而四陰。離四陽而二陰。何以謂之一陽一陰也哉。生遂請先生發揮。先生曰。這却替友發揮不得。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友宜勉旃。

時韓子士希名範。以丁繼母艱。辭去。先生給與監滿

文帖。且勉之曰。古人以居喪爲讀禮何也。宰我曰。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不知終日讀禮。何異爲禮。樂以導禮之和。讀禮自得生惡可已之趣。豈曰不爲樂而樂壞乎。韓子感然曰。吾師待我輩。真如家人父子。其不幸遭此罪逆。實不忍舍吾師而歸。遂至淚下。先生曰。只此便是善。只此便是誠。楊柳在塗。時時不失。此彝倫堂中。師生至誠講貫之一念。便是明善。所云子歸而求之有餘師也。韓子揮淚再拜以別。可見學道之感人也如此。

成均講錄

卷七

注

閏四月初五日。先生陞監。張太學三省講弟子入則孝章。先生曰。友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可謂親切。魯論開手一第書。凡十六章。言孝弟者二。中間各逗出箇仁字。蓋以仁之道大。以孝弟爲本者。盡人之道于已。親仁者。資師友之力于人。總之欲人不失赤子之心。總之只完箇孝弟兩字。事親從兄。俱門內事。然何以孝言箇入弟。則言出乎手足。原稱同氣。即使另居異處。原非門外之人。蓋弟之道。豈是門外之事。蓋天下惟孝親之道。專于二人。若父母而外。則無不可以

弟之義自處者。所云出門交有功也。凡事以弟自處。則便留有許多餘地。受許多進益。他日夫子曰。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禮云。五年以長。以兄事之年長。以倍。則肩隨之。孟子徐行後長。謂之弟。疾行先長。謂之不弟。皆所謂出則弟之說也。此段實誼。體之于身。則爲庸德。出之于口。則爲庸言。謹信總之爲言行而設。中庸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可見功夫原是合一的。故君子先行其言。言非特出之于口。凡屋漏自矢。清夜盟心。皆是。人當隱微自許曰。我欲爲孝子。欲爲

成均講錄

卷七

注

弟弟。非不可以自信。及仔細一思。便覺聖賢之道。寔有不能盡者。則必不敢出諸口。雖不敢出諸口。不成便放開了罷。聖賢學問。到得求盡。又不能出言。又不。敢。却又放下不得。便有許多着忙處。功夫便一刻不敢放鬆。故曰謹。此古人耻躬不逮之義。在弟子時而已。然。弟子血氣未定。豈能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此愛云者。直須克擴他愛人之念。然使他無人不愛。不能使他專有所愛。是廣之者。實所以雜之。何以爲進德觀摩之助。人惟此一念。根于孝弟之良。全是仁體

中流出。不得箇仁人君子。以爲依歸。此泛愛一念。遂
沒淫爲泛交。將來不惟不足以成仁。反足以害仁。故
求所爲仁者而親之。所云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良
以孝弟者。爲仁之本也。言行者。踐仁之事也。愛衆以
廣仁之量。親仁以定仁之依。雖云弟子之事。而已教
之以培養仁德之功。故曰。聖功始於蒙養也。此是何
等學問。卽大聖賢到此。終身行之。亦不能盡。豈得有
餘力。然終身由之而不盡者。成人有德之全功。一行
甫畢而有餘者。小子有造之勤勉。行得一事。便有一

成均講錄

卷七

三

事之暇。非待孝弟謹信親愛。一日盡行過了。然後謂
之餘力也。童心未琢。聖學未成。一開暇豫之端。便減
力行之半。非學文不可。從古大聖大賢。留下許多文
字。無非欲人保守孩心。而克盡仁道。大旨不出乎教
孝教弟。討論要歸于庸德庸言。雖云學文。其實卽學
此入孝出弟。謹信親愛之事也。曾記陸子靜有言。若
在三代以上。教人。只消與他說箇入孝出弟罷了。何
必費許多力。故本監亦曾與諸友說。聖人當日。從行
說向文。本監今日。却要從文說何行。前者引而未發。

寔望諸友領會。今日不妨爲諸友明白說。只爲諸友
今日。俱非成童舞象之時。語及孝弟謹信親愛。豈不
自信以爲能之。雖然。入無不孝之人。然取孝經中。所
云立身行道之文。試讀一過。能之否乎。出無不弟之
人。然取孟子中。所云誠信而喜與夫徐行後長之文。
誦詠一過。能之否乎。言行無不謹信之人。然取中庸
中。所云庸德庸言之文。體勘一過。能之否乎。親愛亦
無不辨之人。然取孟子中。所云親親仁民。仁民愛物
之文。研求一過。能之否乎。則知平日之所謂能之者。

成均講錄

卷七

三

皆才氣使然。非學問得力。初猶自率其孩心。久之必
憑其私志。所以夫子循循善誘。只是博文約禮。約禮
之功。何以必須博文。正謂顏子之才太高。不教他由
博反約。必不能竭得他的盡。聰明才辨之人。多不嗜
學。卽使多學而識如子貢。一然一非。終無立地果敢
之氣。却不如參也。竟以魯得之。爲直捷痛快也。今有
兩人爲文于此。一則聰穎。一則魯鈍。題目到手。聰穎
者。腹笥富足。條然而成。非不省力。魯鈍者。刻苦而成。
反復性靈。及觀其文。聰穎者。或取之六經諸子。或襲

之秦漢六朝。一開卷而可知。魯鈍者。刻苦而得不。其
他人一語。却有獨立驚人之處。時文一道。尚有然者。
而此聖學乎。故學聖賢者。必須要一段極刻苦的功
夫。所以應從文上做起也。恒曰。學文之後。即記賢賢
一章。甚好。先生曰。何謂也。恒曰。子夏在聖門。爲文學
之士。賢賢一章。就是他的一篇文字。其言事親竭力。
事君致身。賢賢信友。却皆彙倫日用。遇事。可見古人
之學。非令人章句之學也。先生曰。吾友可謂能領會
于言外者。然說子夏到文學上。不如說到他篤信謹

成均講錄

卷七

七

守上。篤信謹守四字。恰好爲此章作箇榜樣。想當年
記書者。以爲餘力學文。固是緊切。若能于孝弟謹信
親愛。真正行得時。雖不學文亦可。何也。子夏有云。人
能于君親賢友之間。各盡其道如此。雖曰未學。吾必
謂之學矣。以其學莫大于此也。諸友試看這一章書。
如許廣大。而乃責之于弟子。夫弟子聖功未就。聖學
未成。何以便知入當孝。由當弟。行當謹。言當信。衆當
愛。仁當親。而能力行若此乎。以此數者。皆吾人不學
而能。不慮而知之事。未課其能。先致其知。使他曉得

蒙以養正。聖功也。原是如此。便是教他明善了。明了
便誠。許大學問。都在弟子時備了。豈非此箇仁體。自
合下來。便圓滿具足。聖賢不增。夫婦不減。人自不求
耳。諸友勉旃。

王梅庵問于先生曰。嘗疑不動心。爲孔孟真血脉。道
者率性而已。故曰。以利爲本。乃舜說一章。又言動心
忍性。莫相刺謬否。先生曰。此中須看得分明。動忍在
未降大任之先。不動在既降大任之後。動忍是功夫。
不動是本領。心須是從動上。做到不動地位。梅庵曰。

成均講錄

卷七

七

如此何不言定心。先生曰。心那得便定。定者知止后
能也。譬之一杯泥水。欲他澄澈。必假動搖。久之久之。
其泥自沉。便覺清湛。若待其自澄。則爲時遲緩。不如
從動求不動之爲捷也。梅庵曰。又恐大舜分上。着不
得動字。或爲傳說以下立說。先生曰。不然。只看舜處
父子兄弟之變。怨慕號泣。亦從動上。造到純粹以精
地位。梅庵曰。忍字又如何解。先生曰。譬一株樹。當霜
雪剝落之後。枝葉雕零。其性猶在。人以其剝落也。而
遂剪伐之。只爲忍不住。善培植者。獨能忍住不伐。則

生性自然不戕。請看困窮拂亂。何等景象。使忍不住。則此性便移于情了。那得有生活之機。悔庵為之豁然。

又問曰。孔明有言。才須學也。學須靜也。只此靜學二字。便見孔明生平本領。不然。即翰躬盡瘁。不過蕭霍一流。先生曰。出師二表。上擬訓命。盡由淡泊寧靜四字發出。故知孔明茅廬遠養。遠在董賈之上。悔庵曰。觀孔明與李平之子一書。千載之下。猶令人下泪。此等處。置便使聖人復生。不過如此。先生曰。然。

成均講錄 卷七

三

先生又謂悔庵曰。子立心皎然明白。而賦性剛直太過。學者變化氣質。若不速改。不惟學難精入。抑且後必致悔。自古血性男子。多以此取敗。戒之戒之。

悔庵曰。不敏之質。蹉跎歲月。自恨不學。先生曰。汝言心學。是近日之語。若在平时。尚以多學自負。肯曰不學乎。悔庵曰。少時只以博聞強記為學。中歲臥病一年。乃知有求心一事。但一時前後諸輩。無有作此一件事者。每存此意胸中。却無從實實下手。及聞吾師紹良知一派。以明誠為宗主。反復闡發。又恨遲暮難

成。先生曰。一息尚存。志不容懈。朱子晚年自悔。遂以有六十五歲為幸。子及今為之。尚云早也。

先生又謂。悔庵曰。子房事漢。為報韓也。志雖不成。事之可也。卒也。漢高不能用子房。其所用者。權謀攻取之計。皆龍爭虎鬪時。不得已而行之。及天下大定。易儲一事。尚不能得志于高祖。而假四老人以陰用其權術。高祖在其術中矣。又托言辟穀。以為明哲之計。此子房善用高祖處。故入關以後。用蕭相國者最專。雖其時法令稱畫一。然沿習秦弊者亦不少。假使子

成均講錄 卷七

三

房為相。其規摹必另是一番作用。有不僅于雜霸者。惜乎莫究其用也。悔庵曰。吾師此論。實唐宋以來。人所未發。

五月十五日陞監。鄔太學象鼎。講君子食無求飽。先生曰。聖賢真正學問。却有一段眼前平實道理。要體貼得出來。蓋聖賢學問。若止是言心言性。尋一箇極玄妙。的教人。令人如何下手。不知此箇道理。雖說到極玄妙處。却不離日用居食之間。故本監日前。曾有書答常學字云。學而時習之。少不得是日用飲食邊。

事彼一時以爲疑然試把聖賢言語與這箇道理打轉來到自己身上實實體驗一番便知日用處食處原是極親切的彼天地間豈無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高梁廣廈猶云無容膝處者皆因內欲未淨若是真正學問中人誰能枵腹而學少不得也要食誰能露處而學少不得也要居但志不在此則所求者便不在此故雖口食膏粱身居華屋而味同澹泊志在廣居倘功夫未必到此即使嚼斷菜根日處蓬戶甕牖與聖賢本分上毫沒相干豈止沒相干正恐

成均講錄

卷七

三

富貴移人一旦食甘居要。把平日淡泊容膝之意都奪在豪華受用。遷去了豈不可歎。故無求安飽者君子爲道之切無暇及此。非決志不必如此也。若將無字作不字看則誤矣。友言心上用一分功夫則世味上減一分嗜欲。不如轉一語曰嗜欲上淡得一分則心性上便得力一分。故先從不求安飽說起。既說敏于事而不指言何事者。正謂此理無處不在。則此學無處不是。除却此事別無餘事。終日辦之不見不足。終身辦之不見有餘。屋漏自照尚恐心口之不習。何

暇與人商量浩浩地。以自緩其精力。其不言先行後從。欲訥敏行。而反將慎言放在敏事之後者。蓋以學問至此。愈說愈細。不惟無所得之言。是輕易說不得的。卽自己真正有得之處。稍向人表暴。便是學問踈漏處。功夫原是一步密一步。友言敏得一分。便慎得一分。本監又欲轉之曰。慎得十分。纔笑敏得一分。蓋古者言之不出。正爲耻躬之不逮也。功夫到此。也就有幾分信得過了。若遽欲自信。萬一毫釐有差。豈不成千里之謬。况此道求之在我。未必有之自我求之

成均講錄

卷七

單

者尚在從事學問之時。有之者已到承當學問之地。自斯道在人。多少千岐萬派。一生參考。止求一正。欲求其正。除却典型在望。別沒師承。安得當面錯過。故曰可謂好學也已。諸生今日只看本監之所以立教者。總爲斯道不明。處窮達之時。打安飽未來帳處。安飽之時。猶復有作食前方丈之想者。求諸生之敏事。幾幾乎舌敝耳聾。而尚敢望諸生之就正哉。良由諸生不能勉爲善也。誠使勉爲善。自然以斯道爲己任。與本監表章而歸和之。又何富貴功名之足念也。故

本監直指諸生好學之本。曰明善。吳生就恒曰。求功名之心。與求安飽之心一也。君子之無求。全是居食之外。別有會心。不落一毫勉強。夫子當日論學論仁。多從人情世故上說。正見聖賢學問。先從富貴貧賤上打破。方做得真切功夫。故濂溪授學于二程。亦只教尋孔顏樂處。至所樂何事。濂溪不曾說出。二程也不曾說出。卽如所謂敏事二字。不曾指說所敏何事也。必須功夫到手。現出自己一段本地風光。始得箇落處。卽如朱子說到博文約禮。亦是教人從博約功

戊均講錄

卷七

里

夫做到欲罷不能處。自有如有所立光景。先生曰。周程不說出最妙。朱子說到博文約禮。此其所以爲朱子也。高堅前後。是顏子苦處。簞瓢陋巷。是顏子樂處。要曉得此是說不得的。又是靠人說不得的。又要曉得孔子是孔子的樂。顏子是顏子的樂。孔顏樂處。惟孔顏自知。又惟有孔子知得顏子之樂。顏子不能知孔子之樂。故顏子不曾說夫子樂亦在中。而夫子却說箇回也不改其樂。一聖一賢。于此可見。友言功名之心。與求安飽之心一樣。要知此非兩種人。求安飽

就指求功名者說。舍却求功名。那裡再去求安飽。然論功名于今日。又真有可爲痛哭者。上古明試以功。不尚名也。春秋之世。猶從功上去求名。至戰國時。便難言功矣。故淳于髡。只好講箇名實二字。至今日而名亦難言之。其所爲名者。科第富貴之名耳。聖賢兩字。豈若罔聞。功名二字。豈易言哉。

六月初五日陸監過太學人仰講仲尼祖述一章。先生曰。此書須要著眼。是尼山直接道統之一大關鍵。今之學者。上有鄒魯之遺書。下有諸大儒之傳記。表

戊均講錄

卷七

里

章羽翼。尚且不能窺見聖道之一斑。只看子思子推尊先聖到此。若非的確確。親見仲尼。並親見仲尼之所以爲仲尼者。亦何能發揮至此。學者若不自已擴開眼孔。直看到仲尼之所以爲仲尼處。不惟不能發明得仲尼出。卽此章書背。亦不能發揮透闢。總因不見當人真面目。其何以上窺聖蘊也哉。諸友試看此書。從堯舜文武說起。以至于天地四時日月。無不包舉而緊緊收到德上。便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一德爲之也。卽堯舜文武亦一德爲之也。進而至天時

水土以及天地四時日月萬物何莫非斯德之所爲也。仲尼直將此德體備于身。故能上下帝王準法天地。然堯舜以前非無聖人。而刪書斷自唐虞。蓋以開闢之功。關係治統者多。關係道統者少。惟唐虞一堂授受。直開萬古絕學之祖。故宗以爲祖而述之。文武以前非無聖王。然而祀宋徵微。至我周爲大備。是以道莫備于文武。故尊以爲憲而表章之。雖然堯舜文武猶然人也。使身爲聖賢而不能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其可乎。人只知孔子爲聖之時。不知孔子均講錄 卷七

子之所以爲聖之時者。全見與大爲徒。若以天時爲律令而恪守之。然而律天時者。太和元氣之克周。回應處頗多。求其動與爲動。靜與爲靜。行可爲行。止可爲止。惟有水土之性。流行艮止。決定不移。而仲尼下襲之。說仲尼至此。真是上下天地。進退帝王。德至此無以復加矣。更何說之辭。亦惟以法象譬之而已。天地定位矣。然何以先持載于覆幬。宇宙間沒有持物載物的。覆幬亦無所施。比如從天降下雨露來。若果沒有這地。卽雨露亦無處着也。春夏秋冬。以次運行

于天地之間。日月往來。相繼代明于天地之內。天亦可謂大矣。然而生麟鳳。不復生虎豹。鳴鳴。天地之仁不廣。使虎豹鳴鳴。與祥麟威鳳。竝生天地之間。而一味相傾相扎。則造物之仁亦不廣。乃竝育而不相害。方顯得天地之大。若使爲聖人者。止許我獨爲聖賢。而不許人各成其學問。則聖人亦不廣矣。不知人各爲其道。但所見有淺深。所得有精粗。各各不同。而無不可以自著。何至于相悖耶。其所以並行于異學紛馳之日。而不至于相悖。與天地同體者。聖人之德之

戊均講錄 卷七
爲也。此德如洪鍾在懸。大扣大鳴。小扣小鳴。德無大小。而見其大者爲大。見其小者爲小。脉絡分明。萬物各有一太極。根本盛大。萬物統體一太極。天地所以爲大。亦祇此德爲之耳。諸友只看此德在天地間。人本有。在仲尼不增。在愚夫愚婦不減。此之謂箇箇人心有仲尼。雖然認得此德在當人之身。只須在自巳身中體證。此之謂不向尼山行處行。諸友中有肯直下當仁不讓的麼。吳生就恒曰。此書發明仲尼。從堯舜文武。天時水土。說得極大真高。極與極妙。若不

說出這箇德字來。便令人驚為玄特。不知仲尼雖如此。只是庸德之行耳。先生曰。然。仲尼天地堯舜文武。都出不得這一箇德字。德者善之總也。大學明德新民。皆當止于至善。而八條目之首。不曰明新止至善于天下。而但曰明明德于天下。豈非此德為萬善同歸之極乎。學者若不求明何者是德。如何能明善。故明此德之謂明善。實有此德之謂誠身。諸友試自求之。

十一月念二。晚侍先生側。請問季路問事鬼神。先生

戊均講錄

卷七

四

曰。賢必有所疑。請試言之。吳子价仲。應以常解。先生曰。若作文章一道會。解說何難。論語惟此一章。及朝聞道章。是先聖直指人了當生處之法。蓋以季路只顧得鬼神。不知早忘却自己。只顧得死的一條路。不知早忘却眼前生的路。所以夫子直指向他當人。身與眼前處處發枝發節處。都是盡變的游魂。學者若直作功名富貴中人便罷。若要在聖賢理道上。求箇身體力行。只將早起櫛沐。以及上榻就寢。這一日所作所為。還是精氣用事。還是游魂用事。便知生處

處是死處。平日所作生計。都是死計。只觀生計。滿前處處都是自欺欺人之事。自欺便是趨死之道。欺人便非事人之理。生生死死。分明一條大路。放下矢為聖賢。蓋以情欲錮蔽之久。無時無處。不為游魂之所使。惟有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內照反觀。自己得失。歷歷分明。是精氣為用。可不慎歟。顧質夫記

是晚同質夫侍先生教。質夫問文集中有用九用六解。內云伏羲不識毛片。未達其義。先生曰。賢只觀負圖者何物。便得毛片二字。所云不識者。正為他太識

戊均講錄

卷二

四

破了。發洩從來不傳之秘。太過耳。所謂一手攬。一手擢之義也。因竝及一陰一陽之謂道。潘未達。先生以手畫案。作奇畫。曰。此不是陽。作偶畫。曰。此不是陰。不是指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乃以手畫案。極力而言。乃一陰一陽之謂道。猶恐潘等不契。次早以詩見示。曰。陰陽未判孰為分。指點從教畫畫新。萬物靜觀由此出。莫將奇偶問前人。吳鍾藩記

原性

胡統虞著

皇降第一

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降之者有其受之者也降之自天君子以是知事天矣受之自我君子以是知立命矣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生之斯有之矣秉之斯彝乃見天則夫自天生之天前民也秉之斯彝民後天乎故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原性

卷七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知一陰一陽之謂道則知天之所以降衷于民矣知一善成之者性則知民之秉彝若有恒性矣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見之者知之也知之時義大矣哉

陰陽第二

書曰惟天陰騭下民相厥攸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皇陶曰天敘有典秩我五典五惇哉序卦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也者性也知恒則知所以惇厚矣知恒則知彝倫之所以敘矣仲尼曰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也者久也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原性

卷七

生民第三

仲虺之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土乃亂惟天生聰時又泰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夫天下之亂未有不起于侈者也又天下之亂未有不出于聰明之主者也作君作師其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箕子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徯錫汝保極又曰凡厥庶民極之敷

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夫五品遜則百姓親矣五教敷則五品遜矣知此則知皇建之有極矣君道也親道也師道也故曰師道立而善人多

修道第四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子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人心惟危其斯之謂與危之斯戒慎之恐懼之矣戒慎恐懼者道心也

原性

卷七

三

道心惟微也故曰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不然吉凶悔吝生乎動而何以曰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知幾其神乎非以言其莫測也戒慎恐懼者實有其物也戒慎其所不覩恐懼其所不聞者實有其知也知與戒慎恐懼同體也所不覩所不聞者貞悔吝者存乎介也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者也戒慎恐懼者立天下之大本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易曰成

性存存道義之門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舉知來之體而言也故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也神不役于陰陽者也有物有則之後一陰一陽者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故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勅也畏也戒慎也恐懼也幾也時也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也故曰所以事天也

原性

卷七

四

萬物第五

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我也者備物之體也誠也者備物之理也仁也者備物之德也萬物皆備于我者始條理也知之事也反身而誠強恕而行者終條理也聖之事也誠必反身仁必強恕君子所以不貴自然之獲也知萬物之皆備而不反身不強恕者未之有也不知萬物之皆備而能反身能強恕者亦未之有也故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顏氏子其庶乎子曰河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善也者性之體也誠之本也擇而不得者有矣夫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不擇未有能得者也故君子莫大乎明善

孟子曰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夫善廣矣大矣精矣微矣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

原性

卷七

三

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疆而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非天下之至微其孰能與于此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非天下之至廣至大其孰能與于此故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

子曰顏氏子其庶乎有不善未嘗弗知知之未嘗復行君子以是知動而無過者鮮矣顏氏子且然而况

于恒人乎故遷善莫先于改過

積善第六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慶且有餘而謂善可不積乎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殃且有餘而謂不善可不積乎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蓋言積也

伊訓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夫自天降之自身受之不必于其後也故曰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中庸曰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

原性

卷七

六

誠如神君子以是知善爲誠之本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居室出言而應違于千里之外禹曰惟影響戒之也慎之也恐之也懼之也

原始第七

易曰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

故知鬼神之情狀夫有天之必有地也有明之必有幽也有死之必有生也有人之必有鬼神也此天地自然之理也使有精氣而無游魂則無鬼神矣使有死而無生則精氣亦不能為物游魂亦無所為變矣始亦不必原而終亦不必反矣善亦可以不明身亦可以不誠矣止有降而無受有生而無乘矣有一陰一陽而無繼之成之者矣聖人曷為乎齋戒以神明其德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子

原性

卷七

七

曰未知生焉知死人有處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而不能至誠以相格而可以格鬼神者乎五者非知仁勇不能行而謂事人可易能乎人之生也直枉之生也幸而免知人之生也直則知生矣知枉之生也幸而免則知死矣人知生之為生而不知生之為死也人知死之為死而不知生之為死也故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

性善第八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其

孟氏子性善之本乎王子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大哉性乎善且不有而况于惡乎

孟子曰人無有不善雖有惡人齋戒沐浴亦可以祀上帝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情可以為善而况于用情者乎

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善與人同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人人有美于穀者弗思耳

原性

卷七

八

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故曰所以立命也有命自天立之在人故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乾元第九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萬物統乎天天統乎道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之為言一也一之斯立之矣天且以道立而况于人乎而况于物乎君子行道以事天也

君子事天以行道也

停典庸禮以行道也以事天也

君師建極以事天也以行道也

戒慎恐懼以行道也以事天也

明善誠身以事天也以行道也

原始及終以行道也以事天也

先立乎其大以事天也以行道也

道原于天以統天也

天人交麗而道在其中矣

原性

卷七

九

盡人合天而聖在其中矣

天人合一而神在其中矣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為道第十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遠人

不可以為道而奈何求之停典庸禮君師建極之外

乎遠人不可以為道而奈何求之天所以與我者之

外乎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知此者鮮矣

繫辭傳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何謂也曰健順而易簡之理得矣大哉乾元萬物資

始不知太始而何以資始乎不知天行之健而又何

以知太始乎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不作之成之而何

以生物乎地不以厚德載物而又何以作物成物乎

故曰乾確然示人易矣坤隤然示人簡矣易簡而天

下之理得矣健順而易簡之理得矣

健順者剛柔之德也剛柔者動靜之分也動靜者陰

原性

卷七

十

陽之所繇生也天下之理求諸此至矣盡矣無以復

加矣以是名之曰太極惟易有之故曰易有太極理

造其極而謂可以擬諸其形容乎故周子曰無極而

太極

原性或問

或曰韓退之作原性實皆言已文字吾子則廣引經書何也曰韓子欲自立一端之論統則所謂述而不作者也韓子立性二品將孟子之言與荀楊提衡並論統則祖述孟子之性善而不敢以荀楊為是者也或曰何謂也曰韓子所引三段皆程張所云氣質之性孟子所言性善則伊川所云極本窮原之性也此性在聖賢註論已明統欲自立一說則都被從古聖賢說去更無處自關議論所以述而不作也

或問

卷七

或曰既是述而不作吾子又何為設立四禁豈非自禁而自犯之乎曰統是教學者明性善可以述得學者自家明善却不是學前人言語便來說得如吾子要學我述儘着君述

或曰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吾子却只原極本窮原之性何也曰為天下人性學不明都是氣質害事原之於此所以教人變化氣質或曰韓子既不宜以荀楊混孟子程張為何又立氣質之性曰此性即立得好大有功于後學為他韓子

不曾說到氣質上所以與孟子混程張特為標出再無復有能混者

或曰極本窮原之性與氣質之性是一是二曰這極本窮原之性就在氣質之中學者都只守着現前氣質不化不肯去窮極所以分作兩截請問本是何物之本原是何物之原窮到極處自然欺君不得

或曰先儒既有氣質之說吾子却為何說到天命以前曰人都把氣質看在此已成形之後孩提稍長之時統直要把氣質看在此現前日用動靜云為之際

或問

卷七

二

與將來天人交接之時成形者成此血肉之軀也故口質也氣却是何物朱子曰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且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着又曰若論本原即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其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信斯言也氣必非與形同具者也故曰氣以成形

或曰朱子曰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夫曰既有明明此氣亦在既有天命之後曰非是之謂也既有是文

章原猶云既然有這個道理須是有那個道理豈以
既始有天命以後哉

或曰宋儒所說之氣恐是陰陽之氣曰陰陽之氣是
人物同受的此氣却是自家的若無此氣連陰陽之
氣亦只遊行散現在天地之間不能頓放到人物上
如此看來不特人有是氣連物亦有是氣曰何也曰
今年生草木處原是去年有草木處不曾見去年沒
草木的石塊上長出樹枝來其所云化生萬物者是
這形骸體段由化而生不然母腹中不曾有模範何

或問

卷七

以生出這樣個東西此卽所謂化生學者不明此都
將這化生化育的化字着到二氏中所云六道四生
胎卵濕化之化也哀哉

或曰信如子言是宋儒亦止說得個氣而吾子曰天
未命以前心在性之前心與氣何所分別乎曰就那
時心在何處只可謂之氣統只爲要把那時頓放此
理之氣看在此時動靜云爲之中所云未知生焉知
死也既要從此處着眼活活的是個心豈可云氣請
問吾子現前此心離却了氣終不然方寸血肉是能

動作云爲之物乎故言氣質恐人爲氣稟所拘不若

直指出心來便有下手作工夫處便可以變化氣質
或曰吾子述而不作性先之心將何所述乎曰直爲
平日讀書到維天陰騭下民及天生蒸民與先儒人
受天地之中以生人稟陰陽五行之氣這幾個氏字
人字受字稟字無下落處所以悟出此個物事張子
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或曰現前爲心將來爲氣既得聞命矣然必曰心在
性前何也曰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其朱子旣嘗言之

或問

卷七

四

矣又曾憶朱子之言曰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當先
說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今先
說一個心便教人識得個情性的總腦教人知得個
道理的存着處橫渠說心統性情極好顛撲不破信
斯言也是在天命以後心方且在性之前何況未命
以前乎

或曰程子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吾子必欲說未
命以前豈非人生而靜以上是說程子不容說處矣
何也曰程子是爲人要把性說向人生而靜以上如

何說得所以下文曰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又曰人生而靜以上即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纔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是說性說理在天命一邊事統是說承當得此理者是說人一邊事無非要人莫失自本心迷自本性耳豈是說程子不容說處

或曰現前為心將來為氣又何以云氣稟氣質曰祇此一氣以之承受天命則曰氣稟以之成形則曰氣質

或問

卷七

五

或曰日用動靜云為處是自已知覺否曰然曰何以謂之心曰橫渠云由氣與知覺有心之名伊尹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朱子曰心者虛靈不昧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知覺非心從古聖賢大儒何以若合符節仁人心也原是解仁字不是解心字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原是圖繪此點虛靈之體非人心虛靈不昧外又有此個心體也知得此是心可與言易之所謂神矣

或曰畢竟人死後是如何曰此等須是自已潛心體認若與吾子道如何若何吾子必不肯信反起紛紛辨駁至哉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統只為此處不可明言所以直窮到現前動靜云為之心教人且從此際生時去做工夫做到相應處少不得自家親見何用統說謝顯道曾問明道云人死時還有鬼神否明道云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張子曾有言曰這個便是天地間妙用將來做個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吾子直

或問

卷七

六

體貼未知生焉知死有個入路自知道教人從動靜云為處作工夫非欺人的學問
或曰其理與釋氏輪迴之說何如曰輪迴者猶如彼經中所云人死為羊羊死為人互相食噉且立種種地獄變相又立六種道以為輪迴之趣生死流轉是為輪迴又曰非得道不免統之所說直如程子所云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故曰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又嘗記程子之言曰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死死生之說如是而已故以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卷七 五 反之下

春爲始而原之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
死生者其與是類也信斯言也可無疑于統之晝夜
寒暑往來及貞下起元之說矣

或曰釋氏人死爲羊之說既與吾儒不同吾子向又
何以對人曰眼前作的是禽獸事將來少不得作禽
獸曰噫非此之謂也彼所謂輪迴者是冤親果報之
說要一切人作平等觀統所謂作禽獸者是誅人當
下此一念以發其戒慎恐懼之心耳豈與彼說同日
語哉

或問

卷七

七

或曰橫渠云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
苦求免可謂知鬼乎吾子之說雖不同于輪迴能無
同於此否曰浮屠謂受生循環蓋卽彼之所謂識也
故橫渠曰有識之死卽程子所云釋氏不能知生知
死謂死後實有一物劫胎奪舍亦指此也彼謂實有
一物名曰中陰亦曰中有死時後去投胎先來統之
所言則指吾人一點不昧之虛靈在現前則作動靜
云爲之主在生時則爲承當此理之氣此點虛靈在
動靜云爲中耿耿不昧到得承當此理之際亦是耿

耿不昧豈是陰氣凝結不散見大地如潑墨之物也
哉固亦何苦之可厭而求免也故橫渠曰孔孟所謂
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

或曰然則彼所謂昭昭靈靈是也曰非然也昭昭靈
靈是彼所謂心意識邊著作統所說者原是最初不
昧之虛靈卽大學之所謂明德中庸之所謂大智陽
明之所謂良知徹始徹終能見天地之心能通萬物
之命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與鬼神合其吉凶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故至誠如神

或問

卷七

八

或曰此心爲承當此理之氣不識此氣能復歸于元
否曰精金入爐冶雖無變色亦須畧見消滅煎煉得
數次應須得滅却幾分所以江河日下氣運日沉從
現前動靜云爲中涵養得此點虛靈不致爲一冶銷
盡則生氣生理不至漸滅故程子曰物既散則盡豈
能復歸本原之地呼氣旣往則不返非吸旣往之
氣而後爲呼也統曰近取諸身于出入息氣見闔闢
往來之理亦須是生氣方有得出入若是死氣則往
而不返安有可復呼之氣乎涵養此心于動靜云爲

之中只欲保此氣爲生氣以承當那生理耳豈有他哉

或曰然則彼說直可如韓退之云人其人火其書可矣曰是又不然是得自家的定何妨他說竒說恠去所以子思子贊仲尼曰道並行而不相悖若直要吾儒說不許他說亦是私曰然則孟子闢之非乎曰孟子是爲尊崇孔子闢不是爲自家闢孟子學問已做到闢得他處故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退之未做到闢得他處所以後來未免見屈于大顛

或問

卷二

九

看來只是見得自家的理不明好是脚腿不定善哉程子之言曰闢二氏者在迹不在理何也使其理與聖賢異也不學之可也使其理與聖賢同也則求之六經而已具矣至于迹父棄家毀絕倫類獨處山林之下乃以所輕所賤者施諸人豈聖賢君子之心也哉此程子之言也程子又有言曰楊墨亦是堯舜而非桀紂其是非豈不當乎其所以是非之意蓋竊吾之似欲成其說耳何等含蓄何等深切著明至于他人則說得激烈更有一種極伶俐人平日不肯問自

已家裏聖賢見人言及學問便謂終日在繁擾中如何去談聖學畢竟不如他們清靜是之謂顛倒知見或曰輪迴之說亦足以駭示愚蒙乎曰非然也正以駭示天下極聰明人耳吾子試看愚蒙惑于其說不過恭敬布施作禮而已鑽研其理攻治其學以求免輪迴生死者都是極聰明人都是平日口裏闢他

或問

卷七

十

原性處說得煞有些沾帶直看周張兩程必不恁麼

明善堂學規

學期明善然必講而後明夫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友集講已立必為聖賢之志而且兢兢向統求規矩焉因倣朱子白鹿洞書院學規為立四則至于性善已明不論箴銘頌記各著一篇以驗此心此理之同為立四禁無非欲學者自盡本心自知本性述自已真知確見道自已全體大用不為一切習聞習見所轉移也因列規禁如左

一為學之要

學規

卷七

一

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一立身之要

主忠信毋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

一行已之要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

盡言顧行行顧言

一事天立命之要

存其心養其性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

一明善著作之要

- 一禁經書見成語
- 一禁宋儒疏註語
- 一禁經生訓詁語
- 一禁禪客機鋒語

學規

卷七

二

萬壽宮講錄

南雅大社。制舉子業。請先生發明聖學與舉業之同異。先生曰。聖學不明。有兩種貼骨之病。一種謂聖祖神伏以後。那裏再有聖賢。只是誦讀幾卷本頭。博取一箇科第。便完了讀書之事。一種却曉得天地間。原有這箇道理。須是一步一趨。一舉一動。都該嚴氣正性。絲毫出入。便不是真學問。欲如此行去。却恐桎梏煞人。如不依此行。徒在講說上。都是假道學。所以動則曰做道學人。須是堯趨禹步。不知當日那一箇曾

萬壽宮講錄

卷八

一

見過堯禹的步趨來。某謂此四字。蓋指立身行己之大德。不區區在衣冠劍履之小節也。卽如所謂服堯之服。行堯之行。言堯之言。都指孝弟說。若不明此而槩說步趨。是學步于邯鄲。求衣冠于優孟。其學愈僞矣。此兩種病源。都只爲富貴功名四字所誤。人謂他看四字太熱。某謂他見四字不明。唐虞之世。明明揚側陋。玄德升聞。豈非名乎。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豈非功乎。三代以前。功先于名。制科取士以後。名先于功。流弊漸至于但有名而無功。制科七篇。有何功于人

心世道。而名以此成。然考之敷奏以言。又非此不足以著士之名。名也者。知遇之榮。名之假者也。釋橋之後。便有服古入官之責。功先于名。故有清庶之功。而後可得清庶之名。有賢能之功。而後可得賢能之名。名也者。附其實之謂。名之實者也。學者務成其假。而不克力求其實。所以讀聖人書。作文時。亦能代說聖人話。却不肯學聖人學。以故揜取富貴而不能保其終。身在富貴中。行種種不善之事。皆爲此四字看得不明。若謂天地間。那裏有功名富貴中人。講得聖賢

萬壽宮講錄

卷八

二

學問的理。將堯舜周孔非聖。而巢許沮溺丈人輩爲聖學乎。秦火而後。修明者。如董仲舒。楊子雲。鄭康成。以及宋之周程張朱陸。與明之薛文清。陳白沙。王陽明。龍谿緒山。諸大儒。俱蟬脫軒冕。塵視科第。而迂談酸說乎。孟子曰。孔子三月無君則弔。此猶曰子輿氏之說尼山也。夫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非吾子之自謂乎。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非吾子之教人者乎。卽如三子之兵農禮樂是。則曾點之童冠咏歌非。曾點之童冠咏歌是。則三子之

兵農禮樂非。諸賢作何意會。須知三子之答夫子。各從知處以陳言。如文章家之正派。曾點之臨言而鼓瑟。舍瑟而言沂水春風。如文章家之奇派別派。夫子正聽到兵農禮樂。極熱鬧場中。忽聽得曾點瀟瀟洒洒。如不衫不履于鳴珂佩玉之間。不覺爲之喟然發歎。其實原不曾說兵農禮樂的不是。所以曾點再問。而夫子各說到他爲邦經濟處。夫子是聖。故可以兵農禮樂。亦可以童冠咏歌。曾點未免爲狂。故當對不對而鼓瑟。當對知對以。而對沂水春風。此是他狂處。

萬壽宮講錄

卷八

三

夫子聽到此。只知此之可樂。而並忘其所徵者在知。此聖之所以爲聖。曾點却因與而後。且以提衡三子。似此提衡三子。却又不是先時春風沂水的意趣。此狂之所以爲狂。故曰。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這是說書之法。至于將來作功夫用。則又不然。經生家謂曾點得素位之意。夫一堂言志。唯此數子。童冠在何處。舞雩沂水在何處。不特兵農禮樂。是打未來帳。連童冠春風也。只是想像到行歌互答。作一幅圖繪山水耳。何位之可素乎。只爲他說得忒煞自然。有夫子

老者安之二句之意。又說得忒煞受用。有夫子疏水曲肱之意。所以與他。故曰。有曾點春風沂水之意。而後可以建三子兵農禮樂之功。有三子兵農禮樂之經綸。而後可以具曾點春風沂水之胸次。吾賢直將曾氏子之童冠咏歌。實落受用。爲今日做舉業的格式。以取功前之名。直覺得讀書作文。都是風雩浴水行歌互答之事。管取後來兵農禮樂。無一不取之裕如。而遂成功後之名。即使運數不齊。機緣不偶。這舞雩沂水。不曾滅却春風。童冠行歌。不曾負我知己。這

萬壽宮講錄

卷八

四

便是實落工夫。爲真正聖學也。孫光焄出座。固請聖學下手之功。先生曰。復坐。示之曰。若問下手之功。只是以聖學去做舉業。莫把舉業去做聖學。光焄曰。畢竟下手如何。先生曰。不出某平日之所謂明善。明了善。便是真正聖學。自然做得好文字。將來亦自然做箇好官。功名也是真正功名。富貴也是真正富貴。光焄曰。這便是陽明致良知學問一般。先生曰。然。但致良知。只說得明字。某特指出善字。陽明如登浮屠者。由最下一層。登到絕頂處。不極頂。不叫致知。某之明

善則如立定在浮屠絕頂處。直看其下。覺得歷歷分明。更無有與他齊等並肩而立者。故明善要明到萬善同歸之極處。萬善同歸。豈非絕頂一步。到得這裡。連善之一字也着不得。光焘曰。此只是知。如何得行。持有定。先生曰。只怕不知。不怕不行。夫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弊病原在知處。若是知得極真。中間力量之淺深。功夫之疎密。且自由他。况善之源頭不差。其餘小有差處。卽聖賢亦不能無。試觀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

萬壽宮講錄

卷八

五

行。便知聖賢亦有未能盡善處。切不可因求善之太銳。見偶有不能盡善。而便自起狐疑也。此箇至善之體。人人都有。在聖不增。在愚不減。天下不特聖賢是善人。連盜跖都是善人。何也。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畢竟有畏死之意在。幾曾見做強盜的。說起犯了。不害怕。說起有人踪跡。不知遁者。只此害怕知遁之一念。便是懷刑的君子。便是真正聖賢的種性。其所以爲盜跖者。習也。非性也。人又有生下來孩子。便剛狠忤戾者。又是天未命以前習氣。非旣命以後之習氣。

也。光焘曰。未命以前。如何得有習氣。先生曰。未命以前。無習氣。君子便不須明善了。未命以前。就在如今這一刻。習于善。則旣死之後。帶去的習氣。也是善。那時與天命相承處。如以滄海水涵明月。習于不善。帶去的習氣。亦不善。那時與天命相承處。如以溝渠涵明月。天命之性。那有不善的。有不善者。習氣也。光焘曰。此卽輪迴之說。先生曰。不然。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原是吾夫子之旨。貞下自然要起元。死了自然要生的。不然。是一死便休。成斷滅之象。何以謂之原

萬壽宮講錄

卷八

六

始反終也哉。故某常曰。未命以前。心在性之前。旣命以後。性在心之前。非臆說也。此又卽某平日去荆棘。植艾蘭之說也。然要知得此性。不特在人是善的。連禽獸也是善的。虎最毒。不忍食其子。狐最妖。猶悲鬼之死。鴻鴈知義。蜂蟻知有君臣。何一物不善。光焘曰。這便是人物之性同源處。先生曰。然。萬物皆備于我。只是與我同體。同何體。同此善體也。不明到這裡。如何同得上來。如何備得上來。光焘曰。明善工夫。又如何做。先生曰。吾賢問及此。便非與衆共之之事。此一

席話。眾人共聞得。若有箇唧啾的。當下領取。直見此善之本來。不須起爐作竈。若其未也。少不得要將自己平日氣稟之近。與好樂之偏。細說一遍。然後與賢一箇氣質相應之學。如夫子以仁垂教。顏淵仲弓司馬牛樊遲。各來請問。各有箇仁字的學問。還他不成。只是一箇仁字。與一箇法則。硬楔將去。如禪林野狐涎。止有一槩頭。別無活人一路也。須知這便不是他家好手。而謂吾儒不有因人而施之一法乎。卽如今日語賢以聖學做舉業。莫以舉業做聖學。這便是因

高壽宮講錄

卷八

七

舉業而有之一法。豈拘拘于一定之論哉。雖然。某亦嘗有箇一定之法。所謂四禁語是也。比如吾友說我能明善。某何由得知。須是不論箴銘頌說。做得一篇。一不許涉經書現成語。一不許涉宋儒理學語。一不許涉吾儒註解語。一不許涉禪客機鋒語。日將此四禁。列在眼前。如四片版。堵將起來。外將繩索。緊緊纏縛。只塞得一些氣息也無。一些動作。都使不得。久久儘力一掙。繩索俱寸寸斷。版片都寸寸碎。自家躡身一躍。跳出禁外。蓋天蓋地說去。如風捲殘雲。無一字

無一句不說到至善之本體上。管取你一舉一動。一步一趨。無一不是善之絕頂極則。所謂衆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吾友能此。便知道某之所謂一定之法。是有活人的路。不是死死捉人。入牆壁裡面立也。若其不然。少不得向氣稟之偏處。討相應之學。男觀微紀

自涵問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這箇大人。分明是個擔當世道的大人了。如何說不失赤子之心。孟子夫子說箇性善。而先生性常教人。諄諄有曰。心在性之

高壽宮講錄

卷八

八

前。性在心之前。夫性無不善。而此性前之心。却未必箇箇是聖賢。依先生說來。孟子只該說不失赤子之性。如何反說不失赤子之心。豈赤子之心。有善有不善耶。先生曰。此問極妙。蓋有性前之心。所謂稟受天命者也。有性後之心。所謂有物有則者也。既謂之曰赤子。便是出離于裏之時。早已非天命以前之事。此時去天命以前未遠。此點虛靈。全是天命之性用事。無些子意必固我。全未落喜怒哀樂之後。過此以往。都是習氣邊事。所謂不失者。不失此一點本來面

目。豈是不失那未命以前在性前之心乎。論心說到在性前。只要人認得此稟受天命之物。原是我自家的。就在平常日用。動作云爲之中。爲甚麼不自家警策。作箇承受維皇之美種。此某所云性前之心。孟夫子說不失。非欲人之不失乎此也。性只是此心中所受于天之理。心是吾人之虛靈不昧。所以不日不失。赤子之性。而日不失赤子之心。自涵曰。不失之工夫當何如。先生曰。失字不對得字說。緊對失字說。爲人都是失却此心的。要作大人。只是不失此心。大人

萬壽宮講錄

卷八

九

也不是正已物正之大人。却是養其大體之大人。誰人不從赤子時長大來。却將自己原來最初之一念失却。若盡人不失。盡人都是大人。而無柰其自有而自失之也。孫丹扶曰。揚食我生而便作豺狼之彘。是何也。先生曰。這是習氣不怠。是以極不善之習心。稟受至善之天命。雖然自己習心是極不善的。而一受維皇之命。如銅鐵入爐冶。一點以丹鉛。亦自成至寶。所以向來極不善之習心。到此也要消歇一晌。而又未與後來之習氣相交。此時此念。常保不失。便是

聖賢柰何過了此一時。笑與之習笑語與之習語。向來習氣。與後來習氣。又混作一處。所以將天命來。純粹至善之體。一旦失却。不可復尋。故赤子之心。無有不善。而習却有善有不善。天地間。惟赤子無習。雞犬無習。故赤子之啼哭。不論齊楚吳越。以及溥海內外。皆無異聲。少知學語。便有分別。雞犬無習。故鳴吠之聲。四海無別。某之所以教人明善者。正欲人把這眼前的習氣習心。都造到無一不善處。以便將來天人交接之時。做個滄海水涵明月耳。不然。明月落溝渠。

萬壽宮講錄

卷八

十

豈不亦可歎哉。翁自溪紀

翰之問。昨讀金臺社講。內云明德是心體。至善是性體。已讀萬壽宮語錄。內云未命以前。心在性之前。既命以後。性在心之前。心與性。是一是二。且未命與既命一耳。何以心忽在前。又何以性忽在前。先生曰。明德是心體。蓋就明字上看出。虛靈不昧。非心而何。至善是性體。蓋指萬善同歸之極說。萬善同歸之極。非性而何。未命以前。有稟受乎天之具。而後天命有所施。稟受者心也。預先作承接天命之基。非在性前乎。

既命以後。應事接物。都要性作主宰。沒有則物何由各正其性命。不有性。則心亦可爲善。可爲惡之具。何以能止于至善。非在心前乎。韜之曰。畢竟是一是二。先生曰。未命以前。性在天。心在人。性是理。心是靈。覺說不得一。既命以後。性是心之主宰。心是性之作用。如朱子饅頭餡子之喻。說不得是二。然朱子謂性如餡子。豈不是心究竟在性前。不知性既命在人心。如本結爲水。心將一性。散爲萬殊。如水化爲水。冰之與

萬壽宮講錄

卷八

七

水。是一是二。韜之又問。蒙示心性明矣。敢問存養之功。先生曰。性賦在人心。如盪投于水。盪一盪水。都是盪味。盪却已化爲水。功夫那得再尋出個盪來做作。只好在水上去着精神。所以心說得個存字。盪字。性只下得個養字。門人張韜之紀

用礪問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他曰。又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仁既爲天之尊爵矣。何必又增出義與忠信。乃稱天爵。兩處天爵。是一是二。這是第一問。至于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似亦可疑。如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此修天爵而人爵從之者也。如孔孟則修天爵而人爵未必從之矣。此是第二問。至于今之人修其天爵。亦終必亡。夫修天爵以要人爵。固不如古人之純。然世人汨沒者多。何嘗曉得修天爵。若肯修其天爵。也是樂善之一念。便就是他好處。正該因其一念而誘進之。如何反斷定他終亦必亡。此是第三問。先生曰。聖賢立言。各有旨歸。亦各有來歷。如尊爵一章。是爲擇術者發。以見擇術者。不可不處于仁。故單說個仁字。天之尊爵四字。緊對術字說。此

萬壽宮講錄

卷八

七

處是對公卿大夫立言。故兼說個仁義忠信。樂善不倦。理未嘗不一也。且兩句中。要着眼看個善字。仁義忠信。卽所謂善。知得此處。卽是善。而樂之不倦。卽是尼山之蔬水曲肱。顏氏子之簞瓢陋巷。何等受用。故曰天爵。就此樂字中。便可想見孔顏樂處。不義而富且貴。干我如浮雲。其視人爵爲何等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固是修天爵而人爵從之者。就在孔孟當年。何嘗人爵不從。毋論聖人爲百世之師。卽如孔子轍環天下。何邦之君。不奉政以相從。孟子後車數十乘。

從者數百人。以傳食于諸侯。亦不可耶之君。不長跪而請教。止困難進易退。看得天爵。心般尊貴。非人爵之不從。自不肯苟從人爵耳。至若終亦必云。這云字。當作云失之云。不宜作有云之云。蓋爲他初時也知道修天爵。但是念頭原從人爵上起。及得人爵。便將從前那一念。不能善自保守。所以究竟云失。翁仲千曰。病痛總在棄其天爵一棄字。若不自棄。安得云失。先小曰。這看得絕妙。他既得人爵。便要棄天爵。待得天爵一棄。並所得之人爵。終亦必云。到底要不將來。豈

萬壽宮講錄

卷八

十一

不可畏。這正是孟夫子急切喚醒人處。較誘進之心。爲更苦也。門人朱用礪紀

發崙問居天下之廣居。註以仁義禮貼廣居正位大道。是否。富貴不能淫三句。說居立行了。自然如此。還是說居立行了。又要如此。先生曰。此書句句是對儀衍說。不必作孟夫子自家招認到身上來。便把孟夫子看小了。景春誇儀衍。說他喜怒動關天下之安危。看得恁般廣。恁般正。恁般大。不知他全然自家做不得主張。只平心去一看。諸侯不怒他。敢怒否。諸侯不

安居。他敢安居否。只是別人着眼在諸侯既喜怒之後。他却能着眼在諸侯欲喜怒未喜怒之前。刻意揣摩逢迎。所以做出來。人反說是他的喜怒。此真妾婦之尤者。故孟夫子以妾婦二字來描寫他。而後說出大丈夫的行徑來與他看。廣居三句。只閒閒說出處處對儀衍看。不必補出仁義禮來。儀衍在當日。堂高數仞。居非不廣。在有道者看他。一舉一動。時刻要揣摩人主。坐在上面。如芒刺針毡。位非不高。而趙孟所貴。趙孟能賤。其先得此位也。不由于正。其後立此位

萬壽宮講錄

卷八

十四

也。又不能持守其正。高視濶步。以恐駭天下人。其實一舉趾動足間。都要逢迎人主。豈如自家體備聖賢。直覺得海濶天空。守天下之正。而見天下之大也。何以能此。只爲他有志在。所以學者。先須要立必爲聖賢之志。此志得則與民由之。此志不得。則獨行其道。大丈夫胸中。只有個百姓兩字。除却百姓。便要立定自己脚跟。儀衍心中。何曾得有百姓。只有個能富貴我的人主在耳。有何物可與民由。何道可獨行也哉。無怪乎處富貴便要淫。處貧賤便要移。處威武便要

屈也。大丈夫自立處。全在于志。居立行。是志原如此。有了此志。便是自家靶柄。一切事。都從此志中出。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是自然如此。若說居立行。必要如此。連居立行。都不穩當。都自家做不得主。豈得謂之有志之士。而自命曰。大丈夫也哉。故士貴先立志。門人高發論紀

庭桂問。夫子不居仁聖而自任爲誨。豈有其實而辭其名。抑聖人望道而未之見與。又抑豈恐人畏聖仁之難而姑以是引進後學與。先生曰。是夫子實實

萬壽宮講錄

卷八

三

見得如此。夫子只看得聖人兩字。如此其大。如此其難。故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大聖賢必不周旋人。君子道四。丘未能一。君子道三。我無能焉。都是此意。若謂辭其名。便落周旋了。望道未見。亦是人贊他如此。若曰。恐人畏難而姑爲引進。便是誨人之倦。另作一難法了。豈其然。庭桂曰。公西華何以不能學。先生曰。公西華亦實實見得如此。不厭不倦。夫子說得來極平常。止惟平常了。一發學他不得。不能學。不但在爲誨處。而爲誨兩句。撮在一處看始得。庭桂曰。學者徒從

日用事物上求。又恐做工夫沒箇主腦。先生曰。從日用事物上求的。是那一箇。便是主腦。立起此一念來。便是仁聖的根本。日用事物。不用去求。都是聖仁的作畧。不厭不倦。都從此中出。庭桂曰。桂雖不敏。亦曾向心上討求。只是私欲雜乘。隨克隨復。未免有克不勝克之病。先生曰。說向心上討求。便不是。心是何物。向上討求者。又是何物。豈不是兩箇心。所以克不勝克。此是原憲的學問。宋儒曰。常使道心爲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其所謂人心道心。蓋分天理人欲說。若真

萬壽宮講錄

卷八

十六

能明善。直見了自家本心。便如明鏡止水。杲日空懸。有甚麼天人之分。與克復之弊。庭桂又曰。明善亦各有箇分量否。先生曰。自然分量是不同的。聖自是聖。賢自是賢。所見亦各有分量不同處。此點虛靈。從維天陰陽之時。承受此理。此理在天命下來。如雨澤滿盈。以統盛之。則爲統。以瓮盛之。則爲瓮。以江河湖海盛之。則爲江河湖海。器雖有大小。總是承受雨澤的淨具。絕不似以不淨之器。盛雨澤也。庭桂曰。此點虛靈。既是吾人本有的。便應常在天地之間。何以堯

舜之後。再無堯舜。湯武之後。再無湯武。先生曰。世道如江河日下。人心亦然。精金入大冶。縱無變色。亦須少有消滅。煎煉得幾次。亦須減却幾分。在精金且然。而況金體之原未純粹者。所以帝降而王。王降而伯。聖降而賢。大賢降而爲小賢。言至此。真是可恐懼。安得不修省。庭桂曰。工夫在求明吾善。但恐明而復晦。得而不能守。先生曰。只是未曾明。未曾得。若是真真如顏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豈有復晦不能守之理。故知不能期月守。原是擇得不精。

萬壽宮講錄

卷八

七

非是守得不固。門人史庭桂紀

五章問生死之于人大矣。孟子說舍生取義。斯道有何人承當。不知這生是可舍的。還是不可舍的。先生曰。能取義便是承當斯道。不是取義者。必要舍生。有了義。方看得生死二字清白。孟子不是與人說死的道理。正是教人以生的道理。孔子曰。有殺身以成仁。必于仁人之上。加志士二字。與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同蓋主氣節一邊說。此書則專爲不辨禮義而受萬鍾者說。故提出本心示入。義者合宜之謂。可以死。

可以無死。便不須舍生。到得舍生。聖賢必斟酌詳慎。到萬萬分無復生理。方纔舍而取之。如殷有三仁。比干便是舍生取義的。微子箕子。便見得此生可以不舍的。然亦不傷于仁。彼亦只是以義去酌量。兩人生法。全從義裡出來。故人之有義。猶物之有權。權然後知輕重。執中無權。正是失却這個分兩的主宰。此箇主宰。在何處。就在吾人自己本心中。彼不辨禮義而受萬鍾者。一鄉此心何嘗不明。只爲平日把禮義兩字。看作襲取得的。却不知禮義原從吾心中出。鄉爲

萬壽宮講錄

卷八

八

身死而不受。不是看得生死了然。只是箠豆小了。動他不得。若是萬鍾。便呼蹴也受了。故以鄉之不受。來形容他後日之受。而直指爲失自本心。其立言之初。說舍生取義。便將生字對末節身死的死字看。義字對末節不辨禮義的義字看。原是痛絕此輩人。豈是盡教天下人以死法也。學者亦莫把自家看得大低了。亦莫把世界看得江河日下了。只觀春秋戰國之時。君臣士大夫所爲。如詩與麟經所載者。豈是如今人幹得出的麼。則知當日所云昏夜乞哀。驕人白日。

亦必不是如今人這般行狀。程子云。古時取士有體。如公孫弘。猶是強之使出。今日取科策。則自家懷挾筆硯。去就試矣。某謂此語亦未必然。制科取士。原是朝廷勒爲功令。王土王臣。豈有不循功令的道理。且文章千古。得失寸心。售與不售。不曾乞哀昏夜。在有志者。尚存有一箇失諸正鵠。反求諸身的意思在。只要學者看平日自家立的地步何如。若是真正立志做聖賢。便應試事。亦不曾損却聖賢那些。若不立志做聖賢。便高語閉門。恐亦是終南捷徑。卽如公孫弘

萬壽宮講錄

卷八

二

這樣人。居官矯飾。究竟爲故人所暴白。某恐怕連他前日強而後出。莫不也有些矯在裡許。故做聖賢學問。只要一真。如程子論仕進之法。未嘗不好。若遂以公孫弘爲榜樣。某恐合論其人之始末。本心亦尚可議在。某非論世之刻。只是要學者自認本心。事事集義。把生死兩字。看得歷歷分明。方是真正聖賢學問。

門人張五章紀

光烈問行之而不著章。凡人饑食渴飲。蚤作夜息。莫非這道理。聖賢也每每爲人明白道破。何以漢唐

千餘百年。遂無一人問道。直至宋濂洛諸儒。始開絕學之傳。先生曰。吾賢試自己體認一番看。畢竟是甚麼緣故。良久。光烈曰。漢唐千餘百年。雖無問道之人。而此道未嘗不在天地之內。先生曰。然。此之謂人能弘道。然究竟當此之時。求弘道之人而不可得者。實有兩種緣故。唐虞以後。武周以前。此道在君相。治法便是心法。不以言顯。故人亦不言道。孔孟以後。道在師儒。祖述憲章。都成心法。不得不把二帝三王之淵源相接者。和盤托出。在日用常行庸言庸德之上。

萬壽宮講錄

卷八

三

說得太明。故人益看得太易。所以便成不著不察之事。而不能弘一也。秦火之後。孔孟之精義不傳。其後伏生孔安國鄭康成諸儒。雖能誦說孔子。口口相授。然所授者。平日章句之學。不曾于六經中講求自己身心性命之事。與聖聖薪火不絕之傳。黃老諸書。未經秦燬。攻治者多。故文景以前。任用黃老。明帝之時。釋氏流入中國。其說迂談生死。高語性命。嗣後再熾于貞觀。蔓延于梁武。遂以吾儒之學。爲治世之書。而二氏之說。居然據身心性命之一席。二也。有此兩種

緣故。所以斯道不能昭著于人心。而實未嘗不昭著于天地。宋濂溪周子。直從六經中。圖繪出無極而太極之理。著爲太極圖說。以明人物之故。一本萬殊。萬殊一本。而揭其存養省察。盡人合天之事于易通。又有邵堯夫。張橫渠諸子。互相發明。而兩程子。得濂溪之學爲最著。于是孔孟不傳之秘。經千餘百年。而始昭著于天下。此斯道絕續之大端也。至于孟子所云。行著三句。不宜開說。須是一串看來。吾人自穿衣喫飯。與夫日用動靜云爲。那一刻不行着這個物事。只

萬壽宮講錄

卷八

三

是無形迹。朕狀。可以著現出來。此處一察。便曉得吾人終日在道中。斯道終日在人動靜云爲之內。便知得我所行處。便是道。那裡有不知道的。奈何人之習矣。而不察何也。又何怪乎終身由之而不知者衆乎。若在異端。便有許多做作出來。如煅煉金石。及陰陽男女。與夫破壁空行。一葦飛渡等事。皆從個著字上着脚。所以唱爲邪說。逢人便說是有道。是得道。而究竟自陷溺其心于彼之所謂旁門。所謂外道。而不自知也。故不特吾儒之外。有異端。卽異端之中。亦有異端。

而斯道愈不明矣。若諸友肯向某問吾道之著處何在。少不得對諸友說個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是之謂中庸。是之謂易簡。是之謂教天下學者。腳踏實地。門人孫光熹紀

燁曾問仁者先難而後獲。他日夫子對樊遲曰。先事後得。先難卽此先事否。據程子說。先難爲克己。獲便是天下歸了。則對顏淵如此說。對樊遲也如此說。何以見夫子因人發付。夫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楊子

萬壽宮講錄

卷八

三

雲說耕道而道。獵德而德。是之謂獲。饗仁有何難處。樊遲有志爲仁。夫子方且誘掖之。樊遲之不暇。又說先難。何與。先生曰。難對仁說。事對德說。德乃統名。仁是德之一端。故一般樣仁字。有指該備衆理說者。如仁爲衆善之長是也。有指純備一理說者。如仁知分言之類是也。問崇德該得仁字。問仁兼不了德字。于仁說難者。蓋爲樊遲屢屢問仁。原看得仁之道是難的。故夫子教他就從難處先將去。于德言事者。兼崇字看。德有何事。崇德便是事。然要曉得對樊遲說是

如此其實學者立必為聖賢之志。只怕不肯把來作一場事去做。若當場事做。隨做便有效驗。那裡有個難的。若以為難。孟子却道個事在易而求諸難。若以為易。其實亦好一難在。惟學者用力既久。方討得個消息。如魚飲水。春暖自知。只是畏難則不可也。樊遲學稼圃。生平大抵可見。原不是不立志作聖賢者。只是做得沒效驗。便要歇手。此之謂正心。謂取長。故夫子每與他言。便說獲說得。若對顏曾。必不恁麼說。程子之言。是我們後來學者將夫子之所說。打成一片。

萬壽宮講錄 卷八

三

看作個一以貫之。謂是如此耳。非夫子當日之旨也。欲仁斯至。是理欲之欲。非要那仁來仁便來之說。則某平日已言之矣。揚子耕獵兩字。甚不安。道是何物。德是何物。纔說道德。早已不是道德了。切莫刻舟求劍。樊遲平日看得仁字難。為仁之道難。夫子就在難處接引他。正所為誘掖獎進。若他平日看得難。夫子却要與他說向易。便是對治鍼砭。不是誘掖獎進了。可見天下無難為的德仁。人自求之難耳。天下亦無不難的事。人自畏難耳。若不畏難。便打點一副精神。

去做。所謂立必為聖賢之志。即所謂深造之以道也。君子為甚麼深造。只求自得之。得須自得。方能居安資深。左右逢源。學者平日工夫。不向自己當人之身做。縱有所得。亦是同于耕獲獵取。故造惟深造。得方云自得。若自家實實無所得。縱人見你行得有合于聖賢處。自家信不過。終是沒幹。故漆雕開說到吾斯之未能信。先儒謂之已見大意。正謂此也。吾道豈諱言獲哉。門人馬輝曾。

萬壽宮講錄 卷八

三

徐致公問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這赤子之心。可便是無極而太極否。會環亦正問無極而太極。如洪範云。皇建其有極。明明是立下一個標準。必要說到無極上。是何也。先生曰。兩問正可合說。赤子之心。謂之太極。差可謂之無極。則不可。觀周子太極圖說。則赤子明明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之後。方且去太極遠。如何說得無極。其謂之說太極。差可者。蓋謂萬物統體一太極。則是陰陽待生。男女待成之物。一物各有一太極。則赤子之心。便是赤子之太極。豈可曰無極乎。若要認得無極。惟須理會程子所云。人生而靜以。

上不容說。便能親見周子之所謂無極。此一句便是朱陸異同原本。陸子之學。提于朱子。自不須說。然此段同異。却是陸子靜的不是。其說始于子壽誤認無極是有義謂的。遂說易繫止云。太極。為何杜撰出無極。不知伏羲文王。一畫一繫。亦並無太極字樣。太極兩字。是夫子從周易中。逆推至伏羲一畫未有之始。劈空悟出這個道理。遂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濂溪又從夫子太極二字中。窮究發揮。亦劈空悟出這個道理。遂云。無極而太極。至矣哉。朱子之言曰。其所謂

萬壽宮講錄 卷八

三

無極者。猶云無這光閃閃的物事。而人反謂有這光閃閃的物事。亦獨何哉。若謂陸子杜撰。連夫子太極兩字。亦是杜撰。並伏羲一畫。都是杜撰乎。學者須知極字是天地間。只此個陰陽的道理。此個道理。推原到此處。真是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所以說個極字。猶不足以盡之。而又加一太字。豈可以建極極字。渾作一樣看得的。學者只須體認極字上。一個說太字。一個說建字。便知道一個是死字。一個是活字。此字看得不明。所以修煉之家。着在光閃閃上。人人執定

一個太極圖。遂生出許多龍虎鉛汞。種種怪誕名目。轉相傳授。秘為至寶。真可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者也。瓊曰。夫子作圖書解。以文王後天方位。取配洛書。然當日大禹叙疇。連山首艮。周易則以首乾。同一洛書。而兩聖所見。何以各異。先生曰。夫子曾云。易不可為典要。善易者。于六十四卦中。隨取一卦為首。亦無不可。且無論三易。即房楊京焦之學。與邵子皇極經世之書。何嘗不各為一家言。而究竟與易理不相悖。又且不論儒。即一切小數。皆本大衍推測出去。而莫

萬壽宮講錄 卷八

三六

不有驗。總之易之道大。用之輒妙。非拘拘之說也。文王當日。實見得伏羲先天卦位。至此不得不變。所以取長子去用事。長女去代母。而為帝出乎震之位。其間陰陽消長。恰恰與洛書之數相應。故某取而配之。亦只是其見得如此。非謂文王當日。實實如此也。連山首艮。亦從羲易出。不從洛書出。大禹序疇。則實從洛書出。不由河圖出也。某平日讀周易而不能盡其精微。讀箕疇而不能窮其奧義。深信禹文兩聖。精義玄邈。至于連山歸藏。文義淺薄。不如周易箕疇之玄

與。深恐兩易。多是傳會之偽書。必非禹湯之本易也。
琅曰。周子無極之說。洵是一掃沾漶。得毋隣于禪家
無字之意乎。先生曰。此間微細分別。非賢等所知。須
是于吾儒道理。真知灼見。無少可疑惑。然後去看他
家的書。則知他家之所謂無者。從吾儒中出。直要美
得如彼之所謂大地平沉。虛空粉碎。故學者到這田
地。絕無巴鼻。美得到七八成。只是個豁達空。只是個
顛頂佛種。養成叢林中一派杜撰禪和。誑惑吾儒中
認光影。闢機鋒。學門庭。施設的昧心漢。一些也無實
萬壽宮講錄 卷八 三十七

落得力處。到得生死臨時。一場手作脚亂。怎麼做得
到知生知死。朝聞夕死。總不如周子之所謂無者。直
與周公之所謂無殷無臭。孔子之所謂無適無莫。無
可無不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一線穿却。其間得力處。歷歷分明。毫髮不爽。這是怎
麼說。為他平日有戒慎恐懼的人在。此事須得賢等
自求自信始得。亦非某所能授也。門人姚振紀

此庵講錄

身觀錄

戴巖竿問誠字與善字。有分別否。先生曰。善在誠之
先。誠在善之後。善是本體。誠是工夫。所以先要明善。
又問畢竟如何是腔子裡。先生曰。直須把此身放在
天地外。

先生一日看象山語錄。至生于末世。與學者言。費許
多氣力。蓋為他有許多病痛。若在上世。只須與他說
入則孝出則弟。初無許多事。因喟然曰。我前日在辟
雍。與諸生論孝弟。教他從學文上做。正是此意。故曰。
此庵講錄 卷九 一

夫子當日從行說到文。我今日直要從文說向行。數
百年先後。乃有同心。
戴巖竿問致知之學。何以必先格物。先生曰。此個物
字。從物有本末來。物既有本有末。則事必有終有始。
若不曉得個先後。豈不在末終上着精神了。格之者。
于衆物中。格出個物之本來。既得其本。方謂知先。
若不是求本。格他何用。
又問朱子釋格物致知之義何如。先生曰。此老得力
也在此。支離也在此。得力者。謂學者即凡天下之物。

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此語真正親切。真正着痛癢。不是此老身體力行。安能說到這裡。其所謂支離者。只爲自己割裂。無論古大學。不宜如此分截。卽就他考訂綱領條目言之。綱領止三。條目止八。不聞三綱八目之外。別有本末之當釋也。旣要釋本末。何以不釋終始。

戴巖牽問禪與吾儒之分。先生曰。只爲他少却終日。此菴講錄 卷九 二

乾乾夕惕若厲之意。戴問其旨爲何。先生曰。他不以此教人。要硬踏在一畫未有以前。做得來便爾出格。做不來便落莽莽蕩蕩了。吾儒有這個把柄。縱到做不出脫時。亦自不甚差遠。戴曰。此節與自強不息之旨何如。先生曰。此節是說功夫。天行健是說本體。天行健是通體一箇乾德。此則從九三中。看出箇乾卦之通體是天行。故以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法之。以字中有明善意在。乾乾夕惕。正是誠身。學者做工夫。但遇聖賢文字。俱要打轉在自家身上。卽如此卦。乾元

亨利貞。是此身未具以前。此善原圓滿具足。初九則在天命以後。渾身是未命前龍德之體。全未落在用處。玩潛之一字。便有九五天飛之氣。却會處潛。不似他釋迦佛子。纔脫胞胎。便要指天指地去也。九二則在稍長之時。龍德已見于外。爲在田之象。九三則在成童舞象之後。此時克念便作聖。罔念便作狂。所以乾乾夕惕。保攝此龍德。及至九四。則保攝功深。涵養已到。但體氣未克。如龍在淵中。未嘗不躍得起來。只是飛不將去。到得九五。則道明德立。渾身是個乾體。

此菴講錄 卷九 三

故爲天德正中。至于上九。則在趨暮之年。此時恰好復還潛龍勿用之初體。所謂七日來復。貞下起元之時。若尚恃此龍德。則爲亢而有悔之象。這等看來。乾之六爻。總統是個龍德。惜無一字冠于其首。則全體大用。不能動與吉俱。故周公酌準天數。用九以冠其首。而乾之大用出矣。學者如此理會。便覺周身是個天行。那得不乾乾夕惕。

姚弼侯問豫卦大象如此其吉。而六爻不甚吉。文周父子。各不相蒙何也。先生曰。請以吾子所見詳之。姚

解如義先生曰。此象山所謂文章一道也。其則不然。六十四卦中爻象。吉者十之三。不吉者十之七。卽如乾卦六爻。豈能皆九五中正哉。豫之大象咸吉者。爲全體是個豫。得豫之全體。那得不備吉。至于爻象。則各分豫之一體。分則有吉有不吉。卽如一物在此。全得之則完美。分領之則虧欠。六十四卦。莫不皆然。不特豫之爲道已也。故曰。學者明善。須是得全體大用。姚弱侯問從前大儒。許多路徑。各各不同。先生曰。前乎此者。要各把一條路。堵絕別人路。僕今日接人。直

此菴講錄

卷九

四

教他各行各路。只以到得這裡爲歇脚。故曰。家家有路到長安。雖然。不若一脚踏定長安。指點天下人水程。更妙。姚曰。何爲一脚踏定長安。先生曰。只教他明善。此善是四方之極。任他千岐萬派。都要歸在這裡。姚曰。此善如何明。先生曰。要他一句說透。不得影響尋思。纔妙。

戴巖羊問天下萬事萬物。俱有根本。何況學問大事。今之學者。憚尋源頭。只向枝葉上做工夫。故愈差愈遠。若是作聖賢事業。只相淺摩娑。便可了事。中庸何

此庵講錄 卷九

以云孔門傳授心法。先儒又何以云堯以是傳舜。舜以是傳禹耶。逐末忘本。不知起手受病在何處。先生曰。此有兩種弊病。其一是向枝葉上尋求者。其一也。知尋覓根本。却要向師門喉下取氣。不知伐樹者樹倒尋根。必須自家尋見。不是聽人說在那裡。便向那裡去尋覓得的。日向人前覓生活。無惟乎覓得則猛。覓不得則粗粗打發過去了也。只如吾子云。孔門傳授心法。果傳授個什麼。堯以是傳舜。舜以是傳禹。是字指個什麼。此兩處會得。處處是根本。此兩處不會。

此菴講錄

卷九

五

處處是枝葉。如何起手。卽此是起手。受病何處。卽此是受病處。若謂不是病。任他說到孔門授受。舜禹遞傳。終是數聖人的。自家好沒干涉。此病在裡。不在表。若非自知痛處。起手一針。必不能見孔門傳授。舜禹遞承。都是替我下註脚的。

再問先生。直指根宗。喚醒迷謬。覺二氏家學問。俱是平地上起堆。但這件事。說得到。用不到。終不是全體大用。學者必如何用工。方能使信手拈來。頭頭俱是。先生曰。此問雖是善討受用。却早向平地上起堆也。

一三七

既曰說得到。那有用不到的。說便是用了。到得用不到。卽是說不到。天下有說得親切。而不能大用見前者。還教說得到乎。須知全體大用。不是分開得的。體便是用。體全便是用大。請問吾子。體是個甚麼。此處會得。信手拈來。無處不是。豈于本體之外。更有一番機用。以斷制一切耶。

一長者問某年紀長大。此時從何處下手。先生曰。少年的。須辦必爲聖賢之志。老年的人。只要信得我當下無非聖賢。從前五六十年來。偶有錯悞。回頭一

此菴講錄

卷九

六

思。若是決意要作的。是爲不善。此時從根底邊。一刀剷斷。行無復作之理。若是我無心作的。是之謂過。此時急與改圖。聖賢學問。千言萬語。無非要人遷善改過。能改過。則自然遷善。既能遷善。則當下便是聖賢。口。還須指引個源頭。並日用邊着脚處。先生曰。只須曉得立命。立命之功。無非明善。明到人性原來無有不善。便是至善原來的真本體。常存此念。便是日用邊着脚處。又曰。功夫如何做。先生曰。靜處做工夫。動時便不得力。此年富力強之學也。若與高年的人說。

除非身三靜。每日晨起。櫛沐後。閉門焚香靜坐。一切游惰妄念都泯。直提起個性善二字在心目間。少不得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都從此際看出。午後亦然。暮晚復然。其餘則是品題風月。傍花隨柳而已。曰。十五十年間。亦知道說求放心。然不知是放心。乃在求。先生曰。切莫錯看。孟子本義。原是以求放心來指明學問之道。非是說做學問的人。當用求放心之功。如云學者當求放心。吾恐心之本源不明。還你一面放。一面求。一面方求得來。一面又放去了。將求之何

此菴講錄

卷九

七

時何事而已乎。徒目役役。全無本領。宋儒坐此者儘多。切忌錯會。又曰。性是天命的心。是自家的。義者如何。曰。此原是說破不得。須人自己悟到這裡。方纔得力。然畢竟要說。只須看有降者。必有受者。有賦者。必有稟者。若普天之下。沒有這個地。憑天降下若干雨露來。一切物。從何處生起。旁一老人曰。此卽釋氏所云含藏識耶。曰。你說他言藏識。是好的。是不好的。老人不能對。先生曰。彼所執者。生生滅滅之本。我所指者。生生不息之靈。彼所謂藏者。有善有惡。我所指

者。至善無惡。故能受陰陽五行。其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妙理。豈輪迴生歿之本哉。

戴巖峯問讀易之學。先生曰。孔子讀易。是從六十四卦中。順讀將去。悟出逆數之理。今不妨卽以逆讀之。問何爲逆讀。曰。直須先熟上下繫辭傳。後觀爻象。豈不是逆。又問讀一卦。必有一卦之本否。曰。只看他爻中。各有陰陽剛柔。一落剛柔。便分善惡。却取其中正者。以爲學易之本。故周子曰。性也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雖然。却要尋下手用工處。如乾之象曰。天行健。

此菴講錄

卷九

八

君子以自強不息。惟九三之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爲善于法天。二與五之剛健中正。則位與德之故。非君子學問之事也。且吾子看此。又何如。戴曰。已明白說乾乾兩字了。曰。果爾。是有息。非不息也。乾乾是日裡事。夜裡不成便罷。故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且健者非強壯之謂也。乃疾走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天一日一夜。遶一周而過一度。何有一刻停息。故曰。行健。君子法之。豈其能然。直須自強不息而已。乾乾惕厲自強之義也。終日與夕。其不息之謂乎。

戴巖峯問河圖雒書。理數如何。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皆從圖書中。悟出天地之理。以盡萬物之情。而備參贊化育之用。至于數。則又從此理既著之後。悟出相生相尅之用。以盡卦疇之蘊。人只知卦與疇皆數也。而不知兩聖人之則之者。從理透出。非從數笑出也。今且就理上去窮究。理既究心。則數亦可通曉。而究竟數不出理外。以數有定而理無窮也。有定者。不可轉移。若使窮理到極處。却能轉移乎數。是以君子窮理不窮數也。

此菴講錄

卷九

九

戴巖峯問乾卦之一畫。與孔子所謂一以貫之。禪門所謂萬法歸一。是同。是別。先生曰。聖人立言。各就一時。發揮出至當之論。絕不互相附會。乾之一畫。是陽之本體。君子以之象天。後來凡在陽者。俱從此出。凡屬陰者。俱從此分。孔子之所謂一。却是活字面。一事有一事之一。萬事有萬事之一。隨所貫處。都有個貫的物事。不是將一個死東西。貫盡天下事事物物也。未與事接。此個貫的物事。寂然不動。一與物接。此個物事。感而遂通。切莫作實道理會。亦莫作死道理會。

至于禪門之所謂萬法歸一。是就萬法中。立起一個標準。以掃除一切法。然隨立起。隨即眠却。並此之所謂一。亦即掃除。所以曰一歸何處。這等看來。是彼之所言者。以一空萬。更以一歸何處空一。逼迫人到淨裸裸的田地。不得到家。則流入爲莽莽蕩蕩。吾儒之所謂一。則認定事事物物。莫不有自然而然而之理。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是空不了的。何也。只看建此萬法歸一者。是誰。任他萬可掃。一可掃。站在此兩句外。建立此兩句宗旨者。不可掃。此却是一

此菴講錄

卷九

一

以貫之的真面目。吾儒此着。應占在他兩句之前。聖學不明。反使吾儒占作他第二義。豈能見聖學者哉。亦可悲矣。

王念尼問今日談學問何如。先生曰。如寡婦下堂。既到人家。便想去講求生理。以井曰蓋失德。若一味任性做去。如辱無所不至。只是不自己蓋愆耳。故談學問于今日。猶救得人品一半。

房海客論處世之道。先生曰。人都把做世法。故茫無着脚處。聖賢直把做自然當然之理。故有心應世。都

成鈔用。只看孔子用魯三月而國大治。季桓子受齊女樂。乃以不致膳肉請行。若使意氣未融。少不得與季桓子一場爭執。縱使不爭執。料應有臨行時。剖明心迹一疏。不則使子路爲慷慨激烈之談。或使端木子貢爲機鋒諷諭之語。豈肯自甘微罪。而去父母國哉。不特此也。陽貨囑云。賜士。可謂極奸極狡矣。夫子何嘗不覷破他。着在今日君子。應須麾之。大門之外。且向使者直發其奸。而且受之。且亦囑云。而往拜之。今日君子。若一旦爲此。則衆君子必群起而咻之曰。

此菴講錄

卷九

二

夫夫世法太熟也。夫夫用調劑工夫也。豈知聖賢道理。自合如此。塗遇數語。宋儒以爲不惡而嚴。把大聖人看得忒煞有心。不知大聖人原不以成心待人。陽貨發論。皆執于理。夫子亦不能外正經道理。而別用一番辨駁。假若陽貨當日。所言者悖謬。夫子豈亦諾諾連聲也哉。故欲爲賢者。不能無我。惟大聖人。方能無我。欲爲賢者。未免有心。惟大聖人。乃能無心。欲爲賢者。必至過甚。惟大聖人。不爲已甚。所以曰時中。善哉。程子之言曰。新政之猛。未必非吾黨相激而成。深

得孔子待陽貨季桓子之意。

陳百史與陳彥生論致知在格物。質之先生。先生曰。物字是物有本末的物字。知字是知所先後的知字。只爲他有本有末。有後有先。所以有格。格者于末中求本也。百史曰。何以不曰先而曰在。先生曰。功夫到致知上。已是絕頂了。聖賢學問。豈是除却眼前民物。空談玄妙的。故仍舊打轉在物上做。所以曰在格物。百史曰。功夫說到致知。豈是粗淺的。先生曰。從欲明明德于天下。歷數到致知。是層層指點出箇次第。若此菴講錄 卷九 三

論功夫。一些不會做起。此節順數出。下文逆數出。以推到心意知物。無非爲修身而設。家國天下。莫不由修身而推。方纔指出箇本。以便做工夫耳。彥生曰。諸大儒有幾樣註釋。先生曰。朱紫陽謂窮致事物之理。程明道訓作至。王陽明謂格去非心。各各不同。于理俱說得去。若論的的真肯。畢竟是于衆物中。格出一物來。爲衆物之本。又從此物中。格出箇至善來。爲此物之本。百史曰。莫須如此便休。先生曰。只觀戒欺求謙之後。所以釋齊治平者。何處不是格物工夫。以天

下國家身心意。莫不有始有終。有本有末。有後有先。格而後知。不格不知也。

先生憂太學諸生。能好學而願留者少。陳百史曰。胡安定當年莫不也是如此。先生曰。當初建學之意。原以教育人才。非以登用人才。當日立師之意。原以造就多士。非以羈縻多士。今則有不然者。百史曰。然則先生之憂。時爲之乎。

翁念吳自悔從前學問之道。爲舉業所擔悞。先生曰。此語誠然。昔人有云。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

此菴講錄 卷九 三

以聖賢教善之言。作經生帖括之事。則去聖賢之道遠。說出來。必有與聖賢相背者。以經生帖括之事。作聖賢明善之功。則與舉業之學爲切近。說出來。必不與聖賢相背。可見謀舉業。多有不售者。不售則爲功名淹滯之人。終其身不見道。謀道德。鮮有不得科第者。即使不得。猶不失爲廣居樂道之士。如此看來。舉業果足以擔悞人。

陳百史曰。某意真正理學。必要有真實表見。方可使人信從。如姚江之誅宸濠。二程之在元祐。各有着聞。

如禪家者流。必能一葦可渡。破壁空行。立忘坐脫。方是到家人。先生曰。果如此言。以之討論古人。則不無。以之激勸後學。則不可。必欲以此談理學。世間能得幾人。尼山從遊者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真實表見。又能幾人。不成謂顏曾而外。便非聖人之徒。卽如二帝三王以後。漢高祖。明太祖。也就要看作開闢的聖人。不成謂必須德若五帝。功等三王。而後可謂之天子也。故不妨嚴持此論以勸已。恕持此說以接人。姚江不云乎。禪客之所爲坐脫。爲一葦可渡。皆屬神通。

此卷講錄

卷九

百

邊事。亦曰外道。非正法眼藏。彼之正法眼藏。亦只是深明的的意。平等真實而已。豈貴此哉。百史曰。善張蓬玄曰。必須平日得個主宰。臨事便不忙亂。先生曰。未得主宰時。要求箇主宰。不知認定這箇主宰。能執而不能變化。一時爲事物奪去。反要忙亂。只是把此理。十分明得透切。自然因事應事。因物付物。不必求箇主宰。而自能主宰一切事物。

先生謂劉克猷曰。禪客機鋒。仰承許可。惟有吾儒絕不阻人爲聖爲賢之路。却亦不輕許可人。孔門從遊

者三千人。身通六藝者。僅七十二。至于無行不與之秘。承受者猶難其人。顏氏子欲罷不能。夫子也只說得其庶幾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及語之不情。回也不愚等語。曾氏子一呼一唯。夫子便出。兩箇大賢。在聖門親承指受。不過如此。豈如諸方禪客。纔有一點亮頭。便獎許云。某得予之皮。某得予之骨。某得予之髓也。先儒云。某可作吾門顏子。某可作吾門曾子。端木子。亦是急于接引學者之一病。

此卷講錄

卷九

三

曰。學者策名筮仕。一命皆朝廷之恩。或棘闈一日之知。或門牆受業之益。皆師友之恩。此身榮于君。成于師友。却生于親。膚髮肢體。皆親之恩。少知飲水思源。于此三者。皆有知恩圖報之意。至問誰使爾知有君親師友之恩。則皆冒矣。而不察。不知君能榮子。師能益子。親能尊師取友以教子。若無這箇垂教萬世之人。卽父母師友。亦無從開爾之迷。而發爾之悟。這點深恩。人日日受享于中。却不知圖報萬一。報之云何。不過只是將他垂教之意。萬古常明。辦一副決定爲

聖賢之心。擴一段普天之下。無人不是。可爲聖賢之心。卽所以報鄒魯深恩于不盡。豈難能哉。人自不爲耳。豈難爲哉。人自不察耳。馬曰。先生振起後學。苦心迫切。但願默而不言。以守明哲。先生曰。賢友之意。非不佳。但思從古來位極人臣。以及裨官末吏。莫不都有一篇文章。送歸林下。使某不知此道。而合默苟處。猶可言也。旣知鄒魯絕學待人而後行。乃欲以合默自守。豈不得罪于孔孟。况其眼眶中。全不見有一箇不是。做得聖賢之人。何不可逢人便說。

此庵講錄

卷九

六

友人戒殺。先生曰。須是戒自己心中的。若論到物命上。唯遠庖厨三字。是吾儒切近事。

張天柱問已所獨知處。爲何尚不是。先生曰。恐他習氣未除。自認太過耳。故聖賢于此處慎之。

一友佞佛。先生曰。學二氏者。爲了生灰。不知二氏不是了生灰的。是怕生灰的。吾儒不是怕生灰的。是能了生灰的。未達。先生曰。惟能了生灰。所以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歿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惟其怕生灰。故求長生。又曰。生灰事大。無常迅速。友曰。二氏亦各有玄

特。不但如先生所言。先生曰。縱有玄特。少不得要順受其正。

顧質夫問中庸一書。前面未說誠字。至鬼神之爲德。始逗出誠之不可掩。而後邊屢屢言誠何也。先生曰。中庸原道之書。蓋爲明善誠身而發。原重誠之者。其言誠者。特從向上一層說起。如一篇好文字。天命一章是個破頭。開首一節。便全蘊明誠兩字。但未曾說破。至鬼神之爲德章。方逗出個誠字。至哀公章。便痛發明誠之旨。又恐旨趣不曉暢。故于末後明明點破。

此庵講錄

卷九

七

說出個自誠明。自明誠兩種。隨卽打轉首節性教二字。其所云謂之性。謂之教。卽首章所云之謂性。之謂教也。故哀公章明善誠身。是一書要領。惟孟氏爲能推明是書。故特拈出此一段。列爲一章。而自結云。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愚切覷到此處。故亦特地以明善教人。

顧質夫問戒慎恐懼一段。朱子云存養省察。其旨何如。先生曰。此朱子落訓詁處。某以此章原不曾說功夫。前三句閒閒指點個道之大原出于天。二三節俱

指引人直觀天命以前之初覺。其云戒慎恐懼者。蓋爲修道之君子。覩到這田地。不宜輕輕放過。豈特地存養省察乎。四節恐人將睹聞不涉之獨。認在空寂處。不知就在人性情之間。未發之大本。天命之性也。中節之達道。率性之道也。致中和。修此道也。位育全脩。修道之全體大用也。原一路滾將出來。何必支離訓詁。破裂章旨爲耶。

又問致曲曲字。還是一偏否。先生曰。不然。求誠之道。如溯河而尋源。要從初一曲處。便見得源頭活水。又此卷講錄 卷九 六

問能有誠。先生曰。是曲之能有誠。不是致曲後能有誠。子思子原要誠之的人。莫忽畧曲處。故將曲字中。指出誠之全體。一滾說到至誠能化。都在曲中。安得不致。致之云者。卽所云擇善而固執之也。所謂明善也。說得曲字痛快。便見得致字是緊切功夫。豈一偏云乎。

又問誠者自成也。有云單指成己仁也說。是否。先生曰。不然。仁知原是拆不開的。若使拆得開。便不該說合外內之道。且所云自成者。蓋謂誠原物之終始。不

誠使無物。到得終始萬物。纔叫得箇誠者。而究竟與物無干涉。只完成得個自家性分中事。只完成得個自己率性之事。

又問時措之宜。是成物否。先生曰。不然。時宜是成物。措的是誰。人只會看時宜。却不會看時措。

又問尊德性一節。有云每句上截是尊德性。下截是道問學者。有云每句實字是德性。虛字是尊德性者。還是如何。先生曰。只爲如此破裂。所以起朱陸之異同。天下有除却德性。再可談問學者。有除却道問學。

此卷講錄 卷九 五

再可云尊德性者。合尊德性五句。總是個修德凝道。又問鄙夫章。如謂知是真覺。應自然有的。何謂無。知是情識。凡人未觸境時。亦自寂然。何獨夫子。旣喚做鄙夫。畢竟是沒學問的。沒學問的空。只叫做空疎之空。怎當得虛明之空。旣然叩竭。卽是誨人不倦。言者有許多機鋒。聽者有許多領悟。所謂成物知也。大學教人致知。夫子反辭了知的名色。未知何意。愚意此章雖爲聰明人下一鍼砭。其語頗近于禪定。先生曰。若將知作真覺。便不得執以爲有。何也。真覺如明鏡。

止水物來則現。然只須川着他時。便將水鏡高懸。若使用不着時。常懸在座。則寶鏡未免生塵。止水亦來塵垢。故真覺不能寂然。便落在情識邊去。賢友之疑一在把真覺認作實有的。未免看死煞了。一在把鄙夫看做沒學問的。不知天地間。一肚皮學問。不能徹見本源。啟口庸聲。便覺粗鄙。若當做沒學問人。賢友何以又云聽者有許多領悟。天下豈有沒學問人。能領悟言下者。一在將空空如也。屬在鄙夫身上。此句原領着我字。蓋夫子自言鄙夫來問我時。我此中空此卷講錄 卷九 三

所以大學教人。致知功夫。只在格物。說到格物。連知亦是物。豈得據以爲有耶。此吾夫子直將鏡臺拆倒。與人靚面相見。故天下學者。莫誤執聰明以爲已事。與禪定全不相干。豈曰毫釐之差已也。

又問莫我知一章。聖人每勸人近裡着已。却屢把名心挑人。如四十五十而無聞。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與遜世無悶。不見知而不悔。意若相反。卽說到自家身上。既有不怨不尤。下學上達公案。何爲又有莫知之嘆。待子貢採取。若謂學問無

此卷講錄 卷九 三
人領會。當時顏魯之徒。亦儘窺覩堂奧。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不恨。豈可抹煞。若謂世莫宗子。又未免從君相發慨。春秋世界。如何可以責備。且天既知之。何以不伸其志。而又云不怨。曰不怨者。處于可怨之地。而特安然受之者也。知我之天。聖人恰從何處見得。先生曰。此是夫子極得意話。原是自陳學問邊事。與用世全沒干涉。大聖人做學問。無論泛泛人。知不到這裡。就使顏魯之徒。相隔一間。未到這田地。亦豈能知得就裡。所以喟然發歎。子貢問到爲處。如夫子何

爲之爲。說到這裡。一派天機。正可自喻。豈說向人得的。只好把君子下學上達之功。當作自家傳神寫照。閒閒指點一句。非從聞達起見。今人只爲此三句看不了徹。遂將莫我知。當作慨然語。自宋儒塵埋至今。不特吾友也。若在賢友分中。只須在自己身上。打笑平日所學何事。還是下學得去否。還自上達得去否。如此體勘。便覺得通體汗下。何暇去怨尤。久之久之。自然天機呈露。有爽然自失。躍然自得之妙。纔知道種學問。非個中人。不易求知已也。

此菴講錄

卷九

三

又問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第二句似卽一陰一陽之謂道矣。性何以不言理。而單指虛與氣。人心惻隱四端俱備。何以獨拈知覺。下一合字與字。殊覺揣摩費力。先生曰。太虛氣化。豈是沒理的物事。虛與氣。全賴理周流。言虛氣。便指此理。非此外更有個理。知覺者。蓋指此性湛然發光處。非四端中知字。原俱說得去。渠原不落揣摩。但說得費力。二程亦常謂張子厚除却西銘。餘說俱覺吃力。總不若子思

子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孟夫子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說得渾然。合虛與氣。在合時看。蓋天人相繼之一刻也。合性與知覺。在合前看。蓋繼善成性之初體也。

李萬咸問盡心心字。還兼真妄說否。盡字功夫。似還在下文存養邊。先生曰。此心字。全不落真妄。蓋指當人最初一點。繼善成性之體。功夫全在此。從此以下。並用不得功夫。存養兩字。與盡字比較一看。便知存養是着不得功夫的。盡字是苦境。存養是甘境。學者

此菴講錄

卷九

三

如欲講求。且莫管他如何盡。如何存養。先將心性兩字。看得七穿八穴。便有入手處。又問如從心所欲。與復其見天地之心。這個心字。却是如何。先生曰。遠賢友此言。則從心所欲。與復其見天地之心。俱有三箇心字。何也。句中兩個心字。不消說是一個心。欲處見處。不又是一個心。從處復處。豈不又是一心乎。將以何者爲最初繼善之體。一座愕然。先生曰。此處只須自己去會。又曰。今人不解將復字斷了讀。不知其見天地之心乎一句。是贊復之爲道。將見字如何說得

去。

李萬成問孟子說持其志無暴其氣。從前俱主持志。其看下文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似乎無暴其氣。更是緊切。且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可。註云。連這可字。尚有未盡之辭。果否。先生曰。信然。其可者。以甚其不可也。不可處易明。可而不可處。不易明。故下文反覆以明之。萬成未達。先生曰。賢友莫將暴字錯會否。此字非暴戾暴棄之暴。吳价仲曰。毋乃作表暴暴字看乎。先生曰。引告子一段。只有言字心字氣字。却無志字。孟

此菴講錄

卷九

言

夫子補出志字來。蓋為心不可見。心之所之處却可見。所謂志也。看志處。便認得自心。將謂由用索體也。吾人周身之中。皆是此氣流行布濩。此氣一處不到。體使不克。既謂之氣。便易發揚于外。一味任他發洩。則克周之力量便減。豈能奉天地而配道義。其所以易于發揚向外者。只為心之所之處。持守不定。故便落入意氣血氣一邊。而反為動心之具。此二句中。已明明逗洩出養浩然之氣。故因丑一問。而隨即發明之。學者只須會天地于一已。天地與我同體。塞乎天

地。纔完得個體之克。

顧質夫問聖賢標義。如誠偽善惡。判然明白。不可移易。而忍字獨有二解。一曰容忍。一曰殘忍。夫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只是一個心。一個不忍。喚作容忍。又喚作殘忍。橫立名色。何所適從。先生曰。學者若真正作工夫。只須尋着本源。為自己安身立命之地。孔孟教人。只是個仁字。至于義字。原是仁字的註脚。其善發揮仁字者。無過不忍人之心一句。認得此句真。便是萬善同歸之極。賢友不看此句中心字。乃諄諄向忍

此菴講錄

卷九

言

字分別。是訓詁字義。非學問語也。既云只一個心。則不得復求之心外。不忍人之心。體也。自此一心。散為應事接物之千萬億心。則用也。豈得以解釋文義之語。為強立名色乎。顧質夫問口之於味也。全章以嗜欲論性。近于告子食色之說。以五常論命。却于顯然中。說到玄遠處。于性命合一之旨。極費尋思。先生曰。此正是性命合一之旨。首節本文。原說君子不謂性也。賢友乃日以嗜欲論性。次節原說君子不謂命也。賢友乃日以五常

論命。皆由不善看上文性也。命也。兩字。其所云性也。命也。乃指當時不知性者。妄將嗜欲認以為性。五常認以為命。而不知嗜欲遇事。則屬天命。以後氣稟落。在當人之身。已非天命時本來面目。五常之理。乘于降受之時。屬繼善成性之事。雖在人倫日用邊。却處處可認天命之本體。此原是性命合一之真肯。而人乃妄為分屬。賢友猶作此解乎。

曹木析問。蓋問道之在天下也。未嘗息。故斯道將晦。天必生一人以倡明之。今榮遭遇其時。而蓄疑

此菴講錄 卷九 庚

不問。無以進德修業。是自棄也。謹不揣愚昧。敬求為學之方。周子闡主靜之旨。程子有靜亦定。動亦定之說。王陽明傳習錄中。發明詳矣。榮從事有年。靜中稍有端倪。及至事來。又多雜亂。將欲却動乎。是自陷于寂滅也。將欲于動處用功乎。又恐愈求愈遠。失之支離也。以此未知把握。

先生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與從靜中養出端倪。不是撮在一處。圖圖看得。主靜之說。蓋以五性在形生神發之後。善惡分。萬事出。都涉

在動處。故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正在動處。靜。不是一味在靜地裡坐也。故程子曰。靜固靜也。動亦靜也。至于靜中養出端倪。則專在靜處做。此處如何下得工夫。却妙在看個養字。假使養得將來。亦只是個端倪。却不是全體。故先儒亦每疑此言未盡善。其實不知立言之旨。專妙在端倪二字。孟子曰。有是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克之矣。又曰。以直養而無害。認得直字。便會得無害。認得無害。便知道擴克。知得擴克。便知道端倪就是全體。只將孟夫子兩語。去看

此菴講錄 卷九 庚

此句。何得謂之不盡善。賢友靜中稍有端倪。却不是靜中養出端倪。所以動處又多雜亂也。然自有不雜亂者在。賢友只看聖人定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定者主者是何物。從靜中養出端倪。養者又是何物。認得此個物事親切。自知道形生神發。自有不隨動感者存。此個端倪。不待擴克。自然不為動感所亂。陸子靜所謂先立乎其大也。賢友只覩到此。自曉得程子所謂靜亦靜。動亦靜之說。而後可與談主靜。

伏承指示擴克二字。便見千聖真傳。蓋善端在人

本兼四海以爲量。然非致力擴克。善端亦恐滅息了。卽此指示用工。更自顛撲不破。竊以周子主靜。靜卽是本體。此與人生而靜。靜字一般。工夫全在無欲。故曰。無欲故靜。然學者合下恐不能便無。終當從持敬做起。不知是否。

先生曰。靜卽是本體。是矣。然欲以靜爲本體。主靜者。却是何物。豈非本體之中。又有本體乎。人生而靜。非謂人生下來原是靜。若曰。此時是靜。將謂未生以前是動乎。此一句。蓋指人生以後。處處都攝入動感一

此菴講錄

卷九

五

邊。若使人生而靜。則與天爲徒矣。非以靜爲本體。而曰人生而靜也。故後儒謂還其人生而靜之初。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上字初字。然有義。謂至于無欲二字。又有說在。周子曰。學聖之要在無欲。無欲則靜。虛動直。非謂無欲故靜也。無欲亦非見可欲而不欲。人生而後。日與欲爲應緣。那得無欲。豈惟合下不能無欲。卽使工夫純熟的人。要得無欲。除非逃身世外。豈是聖賢本領。只須明得此善。日在欲中。自不爲欲所攝去。蓋以此中原是淡淡漠漠的。處一切事都

是行雲流水。故曰靜虛。因應將去。自然時措得宜。故曰動直。此乃學聖之事。皆在本體未徹時。求洞見此本體。非謂無欲方能靜也。賢友只爲看一靜字。遺却主字。故多此疑。且多出持敬之義。若將主靜二字。合看得歷歷分明。自然不把靜字看到無欲上。而思從持敬做起也。若以無欲言靜。是二氏所謂無欲以觀其妙。將靜字認作靜裸裸的。豈程子所云靜亦靜。動亦靜之義耶。昨言擴克。從賢友端倪上說起。非是以此盡爲極則。今言主靜者何物。是賢友喫緊要透道

此菴講錄

卷九

五

處。所謂先立乎其大也。明此之謂明善。

又問伏承指示。只要明得此善。日在欲中。自不爲欲所攝去。榮覺有入處。謹繫四語。真常卽在妄緣中。借妄修真是聖功。識得太虛本無礙。浮雲去盡月當空。

先生曰。此善是無聲無臭之體。但着一字。卽是聲臭。卽不得謂之至善。卽在喜怒哀樂既發之後。連真常二字。尚着不得。何況妄緣。第一句若不掃除。將來必認賊作子。第二句全落二氏。非吾儒真正見道語。

却難得賢友到這地步。然要真正作聖賢。真正窮絕學。明到那極。則處庶知吾道。不得毫釐有差。

又問易言繼之者善。孟子言性善。陽明言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竊以陽明之意。謂未發以前。純粹至善。并無善之可言。此與吾師所言。此善原は無聲無臭的意思相同。學者驟見無善二字。便恐墮入禪家佛性本空之說。非中庸明善之旨。其姚江立言宗旨。幸暢示之。

先生曰。中庸曰。無聲無臭。至矣。若有善之可名。便要此卷講錄 卷九 三

落在聲臭處。便要與惡相對。所以屬意之動。姚江直覷到此。故能暢言至此。此處豈不純粹。豈不到至處。吾儒見到這裡。所以顛撲不破。禪客一味顛頂。說個佛性本空。既曰本空。何以又曰佛性。有這二字。早已不空。何若性善二字。爲明切簡易。絕不能侗。賢友能看到此。將來必爲斯道振興絕學。便罷手不得。欲賢友將明善兩字。或作一箴。或賦一頌。或述一解來。却不許犯前四禁。隨口道出。與前旨合一。方許賢友升堂入室。

方孝標問。玄成有志斯道。爲日已久。少讀四子之書。卽慨然慕其爲人。但不知工夫當從何處下手。每靜中曠覽。亦覺身心甚泰。天地甚寬。及至妄念一生。便毫無把柄。不知如何方可令妄念不生。心境常樂。亦知妄念消。則心境自樂。然必尋着孔顏樂處。乃可令妄念不生。先後深淺之序。敢求指迷。先生曰。賢友可謂善告醫者以病矣。靜中曠覽。亦覺身心甚泰。天地甚寬。及至妄念一生。便毫無把柄。可謂直陳無隱。其病源在曠覽二字。大儒做工夫。在靜

此卷講錄 卷九

三

中養。不在靜中長。看靜中氣象。不是在靜中曠覽氣象。若是工夫。由你在靜中做。離了這一刻。管取一些不得力。賢友謂妄念一生。毫無把柄。不知曠覽處。全是妄念。不是真心。其所云妄念。則又單指到人欲上去了。豈知一刻也不曾靜。並不知得靜字是何等光景。若止就閉門焚香。瞑目枯坐。纔合着眼。便去曠覽。此處如採升木。扳援欣羨。一齊都上心來。全是妄念用事。豈曰我這刻用心在天理上。爲不妄耶。故知工夫未到這田地。便要妄想這田地的受用。是曰妄念。

非專指人欲爲妄也。說破這病根。便好下藥。卽今賢友只在千動萬動中。去尋那不動者何物。在甚麼處。自然知得靜固靜。動亦靜。傷花隨柳。吟風弄月。更覓什麼把柄。又從何處問孔顏樂處。

又問玄成病源。全在曠覽二字。不覺通身汗下。此真病源也。但玄成于此處。亦真有微見。非瞑目枯坐之謂也。間嘗或讀聖賢一字一句。或見高人一言一行。或觸事觸物。或初念轉念。渙然冰釋。浩然自得。及至日用。亦有時用得着。亦有時用不着。但

此菴講錄

卷九

三

妄念一來。截然兩人。明知妄念卽伏在靜中。但何法可使伏者潛消。而浩然渙然光景常在。吾師又云。只得從千動萬動中。尋那不動的是何物。恐此一尋。又落曠覽窠臼。乞示實落手工夫。

先生曰。學問先務本。尋不動者何物。求本也不動的。與尋那不動的。是一是二。此是實實體認之功。非同曠覽也。曠覽之心。游移豁達。尋則切近篤實矣。要知賢友讀處見處觸處。與初念轉念處。都是游移豁達。不是切近篤實。無恠處處都逐在未上。不在本上。處

處都想在用上。不在體上。聖賢學問。既得本。不愁未。既得體。不愁用。千動萬動中。不動的。是體也。本也。尋着他。則本達矣。本達則全體大用。無不明矣。聖賢一字一句。與高人一言一行。何以使賢友渙然浩然。只爲他無一不善。賢友讀之見之。便能渙然浩然。則賢友與聖賢高人。同條共貫。截然處。是不切近篤實之故耳。從千動萬動中。尋那不動的。最切近。最篤實。自然妄念潛消矣。

曹木忻問大學格物。朱子以爲窮理。陽明云心卽

此菴講錄

卷九

三

理也。有格其不正以歸于正之說。夫格其不正以歸于正者。將止求之于心耶。抑尚不遺物理耶。若不遺物理。則朱子之言爲無弊矣。倘止求之于心也。吾恐事物之理未明。終不能知明處當也。

先生曰。聖賢立言。原極活潑潑地。儒者將作刻舟求劍。反看冰然了。聖經原從物有本末上。歷數古人知先之學。直到致知。別無先着。就在有本有末處。格出個本來。爭先做起。所以再莫先于誠意。朱仲晦截斷誠意數者。而單言格物。故少不得說向窮理。王陽明

山他破綻。說個心卽是理。蓋謂從來無心外之理。若使理有可窮。則窮理者何物。豈非于心外取理。故吾格其不正以歸正之說。總是各陳自家見地。下聖賢立言之旨。均未親切。吾賢又要坐在朱王兩儒理窟裡殺。豈能自出越格之見耶。惟有末句云。恐事物之理未明。終不能知明處當。爲極近裡着。卽謂事物之理既明。便能知明處當耶。如今滿世界人。那一個不是自信得明事物之理的人。然誰是知明處當者。請問吾賢。明事物之理的是什麼。認得此個此巷講錄 卷九

物事。將事物到前。都欺蔽他不得。更有何物理。遺在。他外。故曰。明此之謂明善。格此之謂格物。致此之謂致知。又問陽明教人。平日當好貨好色等根。一一追尋。搜剔。以爲此藥可醫人病。竊疑念未起而先有搜剔之心。是未發中多一障也。念已起而始致搜剔之力。是又克伐怨欲之不行也。然則何道爲端本澄源之法。

先生曰。誠意只要毋自欺。說得絕妙。可惟世上人。那

一個不是好貨好色的。吾人十二時中。那一時不是好貨好色的。却說念未起而先有搜剔之心。是多一障。一發將喜怒哀樂之未發。看得忒不濟。不知中庸此句書。是爲修道者發。是爲戒慎恐懼者發。是爲能中和位育者發。豈是平日並不會發修道之心。並未曾用戒慎恐懼之力。並不會講求中和位育之事。全全一個人。都在嗜慾戾賊中。而便容易講到未發時乎。刻刻先有此搜剔之一念。且搜剔得乾乾淨淨。纔能見得個未發的光景。管取你發出來。都是中節。夫此巷講錄 卷九

是之謂端本。夫是之謂澄源。又問聖人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本榮因此道未有所見。于一切文藝。皆以爲玩物喪志。不敢竟學。如此又恐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其間本末先後。伏望指示。

先生曰。聖人爲弟子說。故先行于文。如今自己反觀。已非弟子時精神心術。一切知解。早已漸染在文字一邊。所以玩物喪志。如今只將此四字。對治起來。作格物求志。還管你于一切文字中。認取本來一點至

善之體。夫是之謂學文。若曰恐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一念便障千古萬古。聖聖傳心之學。如今人一口兩快。談聖學則無理不通。作聖學文章。則無言不妙。議論聖賢。則無一着肯輕放過。只爲他言之太文。平日只求言之極文。不知早已流入在文人邊。不復得爲學者矣。哀哉。

郝永滌問。吾心原自包括天地萬物。連吾身都在心中。如何宋儒倒說心要在腔子裡。且吾心全在自家認取。若認取明白。吾心原不會在腔子中也。

此菴講錄

卷九

三

或曰你錯認做血肉腔子了。若說血肉腔子。卽病狂喪心之人。不聞其心自腔子中走將出來。某曰。這腔子却是甚麼事物。畢竟要着心在裡頭。

先生曰。大凡立言。要着人痛癢。將甚麼喚作腔子。余亦嘗有是言。今與吾友。却不是這等說。只問吾賢將什麼物事叫做心。吾賢又云。吾心全在自家認取。若認取明白。吾心原不會在腔子中。在中與不在中。都不必與賢辨。且說認取者是誰。又將誰喚作自家。便知明白的卽不是。

此菴講錄

卷九

又問文求有莘之女。是王者真權術。桓問包茅之罪。是伯者假仁義。若說假的不是。聖人曾親口說他如其仁。若說真的是。不代文寬假。且內既有艷妻姐已。此女之進不進一也。設使當日先無姐已。不進此女。則文必殺身。進此女。則紂必亡國。不知文王當日。于忠孝腔子中。却想出個甚麼法來。

先生曰。桓公行處。若盡說是假。夫子何以許其仁。若不是假。何以只成得個齊桓公。如其仁在事功上看。五霸假之也。在心術上看。不論事功。則治天下無術。

此菴講錄

卷九

三

不論心術。則建事功亦無術。夫子作春秋。不得不取桓公。孟子明王道。不得不黜霸主。聖賢所處不同。故作用亦不同道。文求有莘之女。原說太顛闔天之徒。文王未必知。如不肯信。只看羨里繫易。是何等安閒鎮靜。肯想到這段作用處。文之事紂。臣子之經也。太顛闔天之爲文。臣子之權也。權在聖賢。便與經合。在霸者用之。便是機械。故做聖賢學問的人。先要把自家安放得穩妥。而後舉動不錯。若論當日時事。進此女。文固不殺。不進此女。文亦不殺。何也。先師曰。天

生德于子。桓魋其如予何。進此女。紂因亡國。不進此女。紂亦亡國。何也。有文王而不能用。且必欲殺之。卽此便是亡國了。何待婦人。

又問孟子善學孔子者也。不知臣之事君如冠雉。這句話。從孔子何處得來。夫人一見冠雉。未有不手刃其頸而後愉快者。若君父可爲仇讎。則龍逢比干。罔送性命。豈非千古痴漢。若說孟子激切言之。原欲悚動時王。然既是垂世立教的人。不怕後世藉此以爲口實乎。其中或別有一段道理。

此卷講錄

卷九

三

先生曰。宋儒云。孟子英氣太露。就在此處。若在夫子。則說得極渾厚了。須知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就是這個道理。夫子說到源頭處。故能渾涵。孟子看到流弊處。故爲激烈。此亦在做聖賢者。立得跟脚何如。若是真聖賢。必在如字上有個分曉。只看他日論同姓之卿。異姓之卿。便是榜樣。若不能爲聖賢。便是莽操一流人。卽伍員尚且做不得。而詭聖賢乎。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又問云。何是心。如何是性。如何去明心。如何去見

性。如何便明了心。如何便見了性。

先生曰。吾賢此時。只該問盡心。知性。如何倒去問明心。見性。若問如何是心。如何是性。卽今解作此問者。是甚麼物事。便從此處盡起。不留他纖毫餘力。白能豁地猛醒。看見他真正面目。豈是我替吾賢說得的。又問聖人之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原不必在飲水曲肱中。樂在其中矣。夫子却如何寫于飲水曲肱之下。富貴自然都是浮雲。何必待不義而後浮雲耶。這般說話。分明像個隱者的行徑了。

此卷講錄

卷九

三

先生曰。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原是直指性體。從此二句中。便可見得性字的面目。豈是樂一邊事。夫子上三句。原是對下二句說。會此。便知顏氏子之不改。及明道先生之吟風弄月而歸。先儒所以教人看孔顏樂處。若謂富貴自然是浮雲。將堯舜湯文。都要做巢由。嚴子陵輩方可。所以與隱者行徑分別處。正在不義二字。切莫錯會。又問如何是上三句對下二句說。先生曰。只看春秋時。那一個不是富貴中人。那一個富貴。是從義上來的。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

有之。都只是見了富貴。便忘了義。夫子心傷目擊。到此。所以慨然說道。蕪水曲肱。樂亦在中。何必不義而富且貴。猶之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豈拘定要蕪水曲肱。簞瓢陋巷。纔可尋孔顏樂處耶。永滌曰。這等說來。春秋時真不是人。先生曰。虧了孔孟救下千百世後多少人。漢儒只爲談氣節。不談學問。故生出莽操董卓一流人。唐人只爲談風雅。不談學問。故生出黃巢安祿山史思明一輩人。宋學大明。縱有秦檜盧杞。亦不致如莽操之篡弒。安史之淫內。明學再振。此菴講錄 卷九 聖

附賔筵佳話

愚過陳百史先生書齋。時陳彥升先生在座。相與談及盡心章句。百史主文成。謂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夙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愚謂不然。越數日。復與彥升會于田心耕員外座次。同席者。霍魯齋

侍御全翼如吏部。愚謂彥升曰。昨日百史之說何如。彥升曰。某不敢信。愚曰。此原是傳習錄中語。是文成偏處。其錯在謂性是心之體。遂以知爲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背却良知本來面目也。蓋由一時問者突如其來。不免一絡索說將去。所以越說越倒在一處去了。霍魯齋曰。先生所言如何。愚曰。某則不然。只要先認得個心字。工夫只在個盡心。又曰。心如何盡。愚曰。只須到得知性知天。方纔了得盡心。彥升曰。可是盡得一分。便知得一分麼。愚

此菴講錄

卷九

聖

曰。不然。知得十分透徹。別無些子障蔽。纔叫得盡心。非一分分積得去的。若有一分不知。只是不曾盡心。彥升曰。觀文義知其性也。知其天矣。口氣却不象這樣說。愚曰。正爲看此兩字文義。所以說工夫只在盡心。蓋心是體。用得工夫的。所以云盡。性是理。用不得工夫的。所以曰知。性者心之理。所謂萬善同一源也。卽文成之所謂良知也。盡心者。致此良知也。致此良知。便見這萬善同源的本來面目。所以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至于天者。性所稟

賦之主。知性便知天矣。工夫到此。天人之路已明。心性本源既徹。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心到這時。純是一箇天理。別無一毫人欲夾雜。工夫到此。只須常常存此一心。非復向來辨真妄。做擇善固執的學問。而此理之具于心者。亦覺得許多生意。都溫養于其中。而原初之賦。我以此理者。亦即精誠昭格。無復敢背却稟賦時。一大父大毋矣。金翼如曰。存字說得妙。但養字猶不豁然。愚曰。性不在心外。存處便是養處。譬如草木。春氣發生。却是一

此卷講錄

卷九

星

冬伏陽之氣。養得他在。冬氣養物。亦何曾灌溉培養。但是知得他有生生不息之意。只須存在地裡。不用去戕賊他。便養住了。彥升曰。善。遂問立命之說。愚曰。心性天都是首節有的。惟命字是此節補出的。此孟子所以得子思之傳處。何也。此性統于心。却命于天。天把這性命與我。也要我立得住。比如天是個人主。命是個誥勅。性是個職掌。心却是一個官。人主將這誥勅。付與作官者爲職掌。也要那做官的。有力量。有操守。能見得做官的道理。十分

透亮。方纔立得個官方起。是誥勅雖命自朝廷。而予奪亦操自朝廷。我立不起。則命與我者。亦可削奪而去。我立得住。則命與我者。常操之我。非朝廷不能奪我的。由于我自己站得穩故耳。故曰立命。此書首尾責成于人。中間原本于天。首責成人者。盡心在我分中也。說到事天。豈不是把我分中事。推到天上。所以急急打轉在修身立命。仍舊責成于人。霍魯齋曰。善。却問云何又說修身。又說夭壽。愚曰。心統性而承天。身却是心的郭郭。由盡而得

此卷講錄

卷九

星

知。由知而存養。以盡事天之學。統而謂之修身。言夭壽者。富貴貧賤。一切境遇。都是人打得過的。所最難打破者。惟此夭壽耳。此處不貳。纔叫得知性。知天。纔叫得存養事天。且此貳字。于命字更親切。不貳兩字。于立命亦親切。彥升曰。俟者是等。那夭壽來否。愚曰。不然。俟者俟命也。修身者居易也。即子思所云。居易以俟命也。衆曰。善。是日觴政不嚴。別無戲論。優人絃管。三次登場。而三次擯斥靜談。移燭侍者。不知其何說之辭。此愚在長安賓筵時

第二段佳話。故自筆之。

此庵講錄

卷九

四

此菴書問

男觀微錄

復常擊字 附來書

來書云。恭惟台臺。主盟斯道。重行濂洛關閩之風。柱不勝欣幸。謹因面諭。首辨二章。學而時習之。畢竟所學為何事。或本章君子二字便是主意。既云朋來。又云人不知。或君子之學。原是人知不得的。且君子二字。屬在不愠下。豈悅樂與不愠。有二境。悅樂時。尚不得為君子乎。或不愠。纔是悅樂。學至悅樂如是。纔是君子。君子者。統學之終始而名之。

此菴書問

卷十

一

也。次章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世間亦有不孝不弟之人。又何者。為孝弟之本。且孝弟亦為仁之事。如何說是為仁之本。或所為孝弟者。指最初之本。念而言。以別于五伯之假。正為首章學字辨真偽。欲人為君子儒也。未審台臺以為何如。嗣容面質不一。

斯道不明久矣。得先生毅然自任。深為吾黨慶幸。不肖某頑鈍無知。乃亦承明問下及。足知先生求道之專而翼道之猛也。兩問具見苦心深遠。然亦不敢不

答。大凡看聖賢書。須看聖賢當年下語時光景。若是吃力與學者指點處。則當吃力求之。若是閒閒指點。則亦以閒閒指點看之。卽如此二書。首章是夫子于爲學分中。閒閒指點個光景。隨口道出。俱是天倪。不必扼定以何二字爲主意。以何爲終。以何爲始。將夫子活潑潑地之句。看作死句也。至于孝弟爲仁之本。是有子喫緊爲人處。則當儘力搜求。得個爲仁之本。方能了此一。段旨趣。故知兩章書。都是分疏不明的。只是先生于平日用力處。做到罷手不得。生惡可已。

此菴書問

卷十

二

時。便知道自家悅處。便知道夫子悅處。原不我欺。天下知己無如友。友最難得。只如今日。先生與某未會時。曾有一段應求否。既會後。曾有一段相賞否。便知道自家樂處。便知道夫子樂處。亦不我欺。若云君子之學。原是人知不得的。又恐埋沒君子了。古人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此處不能打破。便是聖凡機關。君子小人的界限。妙在不愠二字。全不與人干涉。亦不必拈合說樂。只將平日自得處。與不如意處。體驗我愠與不愠。便是真正功夫。不向書本中求活

計也。今特爲先生註明。子曰二字。須是從夫子未開口前領取。學而時習之。少不得是穿衣吃飯邊事。不亦悅乎。只看自家耳煖時。是何光景。有朋自遠方來。却是招致不得的。不亦樂乎。爲是招致不來。恰好握手道故。人不知而不愠。荆人抱璞。必傷其足。不亦君子乎。豈非常情所難。如此看書。雖不能闡發聖賢玄奧。然猶覺于夫子當日語。不甚着殺。急急。至于問所學何事。直須先生坐卧其中始得。次章孝弟爲仁之本。原是極頂議論。而先生致疑于不孝不弟之人。又

此菴書問

卷十

三

何者爲孝弟之本。不知有子未開口以前。見得春秋時。不孝不弟者多。故開口便叫他孝弟。要知天下最不孝弟之人。原自有孝弟之性在。反其所爲不孝弟者。卽盡其所爲能孝弟者。此處再要覓本是爲頭上安頭矣。先生又曰孝弟亦爲仁之事。如何說爲仁之本。天下有無本之事乎。凡事無本。便與聖賢理道不親切。故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事事有本。方是聖賢學問。只看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便知道爲仁之本了。仁莫仁于堯舜。而道亦不外于孝弟。孝弟豈非

爲仁之本乎。妙哉先生之言。云指最初之本念。此念最初。還有不孝不弟時否。還有不仁時否。人只爲失却初念。所以與仁相去最遠。不失此念。便是仁體純備。故亦爲先生下一註脚。有子曰三字。須知他有多少說不出口處。其爲人也。孝弟一句。千了百當。而好犯上者鮮矣。只是原來所無。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便覺天下恁的太平。君子務本也。只爲人是難爲的。本立而道生。此是立本後一句。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這是立本前一句。若此二句中。分不出先後。只教道字仁字。都沒着落。先生以爲然否。

此菴書問

卷十

四

第二書

來書云。承教極服台臺。近裡着功。汲引後學之至意。柱有請益者。聖賢立教。不止爲最下立法。欲使學者洞徹本源。證修最上乘也。子曰。莫我知也夫。原不是憾世語。後自解曰。知我者其天乎。此中玄對。不但尋常人不能喻。卽朋友知己。亦不能代爲喻也。如穿衣吃飯。其間酸鹹冷煖。斟酌加減。各有獨得之妙。別人不能知也。且其食煖衣。乃是食色

之性。中間別是非。辨理義。自己一段受用。別人不知也。如乞人不屑。行道之人弗受。其心豈非各有至安處。夷齊求仁而得仁。悉是物也。若只以顯晦用舍言知。以寂守淡處言君子。恐非聖賢精微之旨也。聖賢立教。如射之有的。匠之有規矩。使學者深造自得。似非但虛言光景也。但學者須要從真寔一念做起。然後學爲真學。朋友爲真朋友。並君子爲真君子。若起念不真。將假仁假義。忠孝節義之事。悉爲亂臣賊子之資。試觀五霸尊王。學非真

此菴書問

卷十

五

學也。樓諸侯以伐諸侯。朋友非真朋友也。問鼎請隧。犯上作亂。莫此爲甚。若是真正忠孝之人。焉有如此舉動。故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有子此言。所以著假仁假義之罪也。君子務本。務其本來最真之念耳。孝弟之解本。猶忠恕之解一貫。有子與曾子同在不卽離間也。孝弟二字。不在視膳問安徐行。後長儀節上講。正指不學不慮本來最真之念而言也。本立而道生。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

之政。王者之事也。有子不直指孝弟爲本。先說個君子務本。後說個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際最有斟酌。台臺云。有子見得春秋時。不孝不弟者多。故開口便叫他孝弟。春秋時犯上作亂者亦多。何不開口便叫他犯上不作亂乎。蓋孝弟之人。可不犯上作亂。不犯上不作亂之人。亦可孝弟。果何者是本也。可見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亦指本來最初之念而言。所謂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若不從本念辨別。并孝弟之事。亦有可棄

此菴書問

卷十

六

置者。何以教人立本乎。大學之道。明明德。盡之明德之事。格物致知。總只要誠意。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可知所以爲仁矣。此可知所以爲學矣。物有本末。豈外是耶。下章巧言令色。鮮矣。仁仁字。正打轉上爲仁仁字。巧言令色。則非務本之爲矣。下章又繼之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忠信二字。正爲學之本。可見聖賢論學。反覆在真僞上辨別。不可不察也。其曰朋友。若應首章朋友意。曰傳不習。若應首章時習意。數

章合爲一書可也。總之柱之所疑者。爲孝弟止是爲仁中一事耳。凡事似不必由此爲推。且人亦有生來不見父兄而爲仁自若者。豈必先務孝弟而後能爲仁乎。特作前解。似可無疑。然不自知其舛謬也。容端日面質。恐費裁答。拙作一册呈教。亦晰理之一端。

先生見地高超。可謂有本之學。淺知粗見。豈敢故爲辨論。然亦有不得不辨者。只爲先生所云。聖賢立教。不止爲最下立法。欲使學者洞徹本源。證修最上乘。此菴書問 卷十 七

也。此語大得聖賢立教之本意。然要曉得本原在何處。最上一乘。作何證修。將以爲希奇玄奧。則證修無下手處。須知天下最上邊事。就在最下邊求。是爲原本。故中庸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察乎天地。只在夫婦造端。所爲穿衣吃飯邊事。先生亦便作穿衣吃飯邊事。無惟乎其食煖衣。將來作食色之性也。又寧肯看其于子曰二字之下。註夫子未開口時領取乎。只看未開口時領取。是最下人能得否。還不是教人洞徹原本否。若曰食色之性。

而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亦只以食色之性教人矣。噫。此原是將吾人最玄最妙之事。打轉在布帛菽粟中。莫使人踏在空處。豈是虛言光景。若云深造。莫深于此。若云真實。莫真于此。可知道古來忠孝節義。別人看作希奇。所以做不出。爲做不出來。却去假仁假義。聖賢分中。只看做布帛菽粟。如穿衣吃飯一般。所以順逆奇正。都是忠孝節義。與假借者不同。君子務本。正務此耳。若不在立身行己。日用飲食。起心動念處用功。都是務末。非務本也。可知除却

此菴書問

卷十

八

問安視膳。徐行後長。別無不學不慮。本來面目。老先生將謂周文王之問視。子輿氏之後徐。都是學慮後事乎。除却眼前問視後徐。最真最篤。最發不自覺不自持之一念。而別尋本來最初。是舍河源而問水。舍脚下信步踏將去。而問天地河山也。豈自卑自適之謂哉。而先生又云春秋時。犯上作亂者亦多。何不開口便叫他不上作亂。是先生將犯上作亂。與不孝不弟。看作兩項人矣。人只爲看輕了不孝不弟之罪。犯亂無不可爲。犯亂之好。從不孝不弟上來。故有子

持點他本來最初曰其爲人也。孝弟正是教他莫犯亂耳。故某于有子曰下註云。有多少說不出口也。至于人有生來不見父兄而爲仁自若者。且無論不見父兄是時勢。親見父兄是精氣。只須爲仁自若。便是時時與父兄對面了。若云爲仁不得力于父兄。不敢得罪于父兄矣。豈必先務孝弟而後能爲仁。不幾于又把孝弟二字。作等閒看乎。某不敢執已見以問朱陸之異同。惟先生教之誨之可耳。

第三書

此菴書問

卷十

九

來書云。敬復穿衣吃飯。便是無上道理。此台臺絕頂語。前只因台註耳。暖時。是何光景。所以補出。辨是非一段說話。正如台教所爲知味也。今承台臺暢發。已無剩義矣。至子曰二字。從未開口領取。畢竟學個甚麼。是者言學。非者亦言學。真者言學。僞者亦言學。所悅所樂。亦皆不同。柱恐閒說箇光景。無以清學問之源也。故指出君子二字。以見聖人欲人爲君子儒也。正與台教相關發。視膳問安。徐行後長。卽是不學不慮。本來面目。此亦台臺絕

頂語。但王莽謙恭下士。併徐行後長。亦可假也。所以其補出不學不慮。本來最初一段說話。若緝黑如周文王。則視膳問安。亦卽不學不慮矣。此與台教。亦非相背謬也。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孝弟不犯上。不作亂。悉是此中分立名色。中庸曰。大德敦化。又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又曰。立天下之大本。皆未嘗以本字專屬孝弟。子思與有子豈有背謬。然究到真切處。卽孝弟是本矣。故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某之意。原只在學問真僞上論。非將

此菴書問 卷十

孝弟二字。作等閒看也。不知于台臺有當否。

先生用心之苦。見道之捷。故能心心相印。悉拜高明矣。辨是非別真僞。只是弘獎斯道。非體備斯道。要知是非真僞。非是徒以聖賢言句。辨晰得明的。只須我做。到極是處。極真處。非者僞者。自然來混淆不得。只看荀揚豈能混孟子乎。任他非者僞者。亦言學。終是非。終是僞。他做到沒意思處。自知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也。若謂我做工夫。辨得明。方纔行得正。可知放下功夫。且去分別。恐無許多閒氣力耳。所謂閒說個

光景。正要人在閒處討消息。方得夫子活潑潑地之意。須知此個閒閒。豈是等閒。此個光景。豈是光影。十分真。萬分是。乃有此也。君子是指點德成之名。只看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則知君子二字。豈是極則。而便足以盡時習之學耶。若認定此二字。恐便開僞君子以優孟衣冠矣。王莽謙恭。是學慮之敗壞。豈能假不學不慮之天良。然究竟敗露。亦安見其能假也哉。此賢言大德。言大本。各以一時之言。立一時之教。聖聖不必相緣。人人不必相襲。若

此菴書問 卷十

必欲拈合一處。非附會。則強紐矣。知得究竟真切。不外孝弟。又何必旁引曲諭之爲。卽今孝弟大本大德。都不問。請問老先生。如何是道。並吾字一字貫字以字之字。都不問。蓋欲老先生說自家的。不必解夫子的也。幸不吝珠玉爲懇。

第四書

來書云。嚮某立雪馮門。馮先生惓惓于友天下善士之語。今某幸住京師。恭遇台臺。孝弟守先。知覺啟後。卽其見諸吐談者。無非近裡着功。鳶魚著象。

機倪隱躍。令人遊活潑之天。此真洙泗之真傳。而程朱之正印也。卽北面允宜。豈曰友之云乎。昨某恭叩。且將有所請益。值台臺公出。未能面質。嗣容領教。茲先有陳者。學問一途。質疑辨難。唐虞君臣。不廢吁咈。鄒魯師弟。略無寬假。帝欲用威。而禹曰。俞哉。夫子先正名。而子路以謂有是哉。子之迂。君臣師弟之間。畧不含疑如此。馮少墟先生曰。吾斯之未能疑。蓋貴其疑之可悟。亦貴其疑之能問也。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又曰。起予者商也。曰。助曰。

此菴書問

卷十

十三

起。悉從疑難而得名者也。某不能有所悟。時每有所疑。其于台臺之教。不能當下了徹。非敢逞爲辨難也。昔告子與孟子。反復辨論。後世多言告子之非。然告子原是學問中人。意主求益。亦非好辨也。惟台臺不吝提撕。闡明聖學。俾某在京師。日就月將。不負馮先生風教。此亦千古一時也。不知于台臺有當否。

來教。深感先生同志虛懷。所爲求與之友。而不可得者。况久奉教于少墟先輩。則蒼論必有師承。僕敢不

傾心以聽。其所以不敢深言者。一師授受。各有淺深。一理孤存。各成見地。朱陸同異。本自無心。門下悞傳。遂成水火。况僕寡聞孤陋。不能窺見先聖之一般。敢以此滋論議哉。如必不能以心心默喻。卽請得就先生之教而進之。少墟曰。吾斯之未能疑。此語絕妙。學者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漆雕開此句。總是一個疑字。而少墟曰。未能疑。則更進一步矣。僕有所商者。漆雕當日是疑斯。少墟當年亦未能疑斯。只此一個斯字。便是千古疑團。前後兩賢。俱從此個疑團。

此菴書問

卷十

十三

中。猛着精采。非泛泛在章句中。尋摘辨別也。一切章句。皆以發明此疑。學者更要于發明疑團上。更起疑惑。則疑將何時而已乎。先生前書云。聖賢教人。在源本上。可見今日之疑。就該在源本上疑。只須少墟之所謂未能疑者。猛起疑情。看他之謂斯。指個什麼。如此疑他。十日半月。一旦豁然。將使從古聖賢書。橫說豎說。無處不可了了。把別人辨的爭的。都拿來作一處用。如大冶銷金。一入紅爐。高者低者。莫不鎔成足色。而豈必更于爐冶中檢別也哉。是何也。蓋以聖賢

著書各人說到足色處。學者看書。也有見得十分的。也有見得七八分的。也有超出古人言句外。所謂越格的。卽如一個題目。十人作文。十出共見。卽以一人前後數次幾首。亦將數出其見。非執一以到底也。至于源本之地。則東西南北。有聖人出。此心此理。莫不皆同。告子之與孟子辨性。蓋辨此心此理。非辨六經也。若使先生不鄙僕爲妄談無忌之人。只將少墟之所謂斯。宋儒之所謂此心此理。一派疑去。不妨千百其問以求互相發明。僕敢不凜凜哉。

此菴書問 卷十 十四

復陳念蓋 附來書

來書云。門人陳協臆見開口不是。不如不說。與其不說。不如不見。與其不見。何如不生。然歟。否歟。老師明示之。

此事須是見得真。說得着。生趣滿前。方喚作真消息。若如先生之言。只是要從開口處。一刀截定。使生意枯槁便了。豈有是理乎。

第二書

來書云。打破識情。渾淪一氣。或物或我。茫無比類。

一掬六合。千古瞬夕。花落鳥啼。萬事俱備。本末終始。歸之太極。

此事原就在眼前。須是極力猛着精采。看將上去。用力若久。未有不豁然一旦者。今日此問。與昨問雖云不同。然語中未見超脫。請得爲先生一一辨之。如云打破識情。渾淪一氣。請問此渾淪中。還夾帶識情也無。若是夾帶。則依舊不曾打破。若謂打破了。正自夾帶不妨。又何須打破他纔妙。况吾人此點靈明。如明鏡止水。大學之所謂明德。中庸之所謂明善。皆是此

此菴書問 卷十 十五

物。故夫子曰默而識之。原不似作禪學者。認作根塵中分別和合之物也。且云或物或我。茫無比類。須知萬物皆備于我。若認作是物。連天地也是物。何況于我。認作是我。則六合之內。六合之外。開闢以前。既闢以後。何物非我。豈得曰茫無比類乎。又曰一掬千古。六合瞬息。此時六合千古。瞬夕都不問。只問先生如何是一掬。此處見得破。管教六合千古。都在瞬夕間。若少有沉吟。終是將口去說理。至于花落鳥啼。萬事俱備。請問花未開。鳥未啼時。這萬事在那里。若曰本

未終始歸之太極。此處便極要清楚。須是先生趁此精神。努力前進。到了如木如石。沒開口處。自然親見聖賢是我。不假外求。而所云萬事俱備之物。真正描不成畫不就也。故曰。識情原不得虛舟。物我從教自在遊。覷破那些名一掬。鳥啼花落總悠悠。又曰。太極從何浪得名。強將花鳥說幽情。佳人別有無情淚。對鏡分明寫不成。

第三書

次承老師之教。日夜思維。食寢俱廢。茫無所得。從

此菴書問

卷十

六

前思路愈覺塞矣。但于隨時隨事。俱增愧赧。遇人遇物。到處淒涼。或者此是識見愚下。再無明透日子也。老師何以教之。

先生用意之專。用功之苦。此段光景。正自難得。但所爲食寢俱廢。原自未廢在。且不必廢也。茫無所得。且是乾淨。夫子曰空空如也。又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到得盡頭時。自知此個消息。從前思路愈覺塞矣。塞得極妙。某猶病其能通氣也。識見只爲忒高。所以明透轉難耳。如此苦心。某只以一語斷定曰。日夜思維卽

不是。老先生久久當自得之。

答宋玉叔

仁兄道器凝重。可以打點精神。振衰起廢。生浮塵二十餘年。無所表見。欲以螳螂之臂。奮當車輪。雖不敢望許魯齋言聽計從。爲斯文續命。然一念不敢忘却聖賢兩字。思能少竭頂踵。以補此半生過失。知下堂之婦。緜末路可觀。已非完璧。倘亦時人所云善補道者乎。此副擔子。非獨力所能任。計惟仁兄。可以少分衷曲。若能自許孟晉。則生與足下。實爲斯道骨肉。不比菴書問

卷十

七

僅僅世緣中一日知己也。拳切拳切。

復呂見齋附來書

問大極無極之說。學者尊之如蒼龜。然及陽明有無善無惡句。遂起後人多少貶駁。只因語同告子無善無不善。乃自陽明之學爲異端。曾過江南。與二三學者。偶論及此。皆若驚走。不敢信從。近嘗自泰勘。亦不無疑議。將謂陽明非耶。不知與無極句異。將謂陽明是耶。不知與告子何殊。此處關係學脈匪淺。敢請暢發。俾萬世宗向。

先生留心最久。故別無泛問。僕二三年來。求一善問者不多得。以其開口。非分別。則膠執已見。縱有所問。其不親切。夫學者尚論。所以定宗。除却大聖人。執兩用中以降。卽是大賢。少不得亦有些習氣。此是聖賢毫釐之差。所謂相隔一間。卽如無極而大極。肇自周子。演于二程。發明于考亭。後因象山與考亭書。蓋因陸子壽曾以太極圖說。非周子之書。卽使出自周子。亦必定非明道以後之說。考亭不謂然。象山深是其說。此處便當着眼。何也。象山平日學問。較考亭爲得

此菴書問

卷十

七

其宗。故考亭晚年悟道。亦自悔從前支離。至欲膠執子壽之論。而以無極爲杜撰。則象山習氣之未除也。如云古無無極字。劈空立出。則爲杜撰。伏羲畫易。文王繫辭。亦並無太極字。太極二字。起于吾夫子。則夫子亦爲杜撰乎。夫子太極二字。是由六十四卦。溯至乾坤父母。從乾坤兩卦。溯至一畫未有以前。故立太極名色。周子又從太極源本。溯到言語不可形狀處。立个無極。此處真是萬聖同源。萬理同會。至當而不

可易。至大而不可名。一毫善也着不得。何況不善。陽

明覲到此。所以曰無善無惡。心之體。當時不在道中。不曾深入姚江堂奧。並不曾全領姚江宗旨。止是道聽塗說。聞得姚江有無善無惡之論。遂羣訛爲異端。抑曾少知陽明無善無惡之語。爲直覲到性善本源而立論哉。如謂此言之不然也。曾記姚江因薛侃去花間草。便及善惡兩字。侃曰然則無善無惡乎。陽明日。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于氣。卽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此段具在語錄。學者知此。則知告子之所謂無善無惡者。落在濛濛蕩蕩一

此菴書問

卷十

九

邊。陽明之所謂無善無惡者。却站在萬善回歸。並無一善可建之地。豈告子善惡混之義哉。

報金豈凡

先生眼明見定。于諸人闢筆處。輒能指畫了了。不惟提獎不肖。亦且羽翼斯道。並喚醒今日人心。有功不淺。拙錄俱一時信口妄談。不假思索。差謬儘多。先生當大賜評駁。毋使人謂先生輕輕放過不肖。不能力反之歸正。思過半矣。切切。

與陳百史

今日病少愈。接金豈凡先生序言。捧讀一過。二豎遠遁。占人檄愈頭風。信不誣矣。豈凡持論之高。寓意之遠。出筆之快。誠爲斯道中極暢快。極高爽文字。先生留心正學。蓋復有年。語云。學必講而後明。先生會輒津津。別輒默默。使後有作者。謂先生輕輕放過僕。猶可言也。謂先生在此。不能昌明正道。使僕狂吐狐涎。而不一救正。不于斯道有礙乎。從來講學分中。不憊同異。但求同異中。各無我耳。陸子靜云。彼間無考亭。此間無象山。非乎。又云。今日真實究明此理者。惟吾

此菴書問

卷十

三

上林任先生

手教中見先生入山受用。誠哉放下世緣。靜修白業。但計統追隨先生。十有餘年。既不能步後塵。以買山。又不能望急流而勇退。飲乳辜恩。不覺涕零如雨。此

身業已如此。益不得不立必爲聖賢之志。日進成均多士。講習討論。參朱陸之異同。拯蕪雜之未墜。示人以自求本心。明自性本善。一年講論。諸生記註。將可成編。實不敢望許魯齋之如此。而後吾道可行。亦欲竭此一副精神。代鄒魯闡揚。莫謂斯道自今日遂斬也。統行實踈落。未必如高冠古服。可式後生。然存得幾句說話。使後有作者。于千罪萬罪之身。覓微功于斯道。統卽以膚髮受千百載之非刺。所不惜矣。至于先生燃慧炬于空山。寄烟霞于象外。直當把承當斯

此菴書問

卷十

三

道四字。拋落坑塹。並把從前理會得到。眼前有願未成。都看作夢裡回裡。一總勾却。不復起爐作竈。日向水流花謝處。吟風弄月而歸。在俗眼視之。名爲投閒。在吾道觀之。實爲明哲譬之。籓籠彩羽。一脫繩索。則當高舉。如冥飛之鴻。使弋者無所慕。若猶欲營鳩之巢。濡梁之翼。曰我實有願。終須一成。恐弋者之張羅而置且也。

復王雪園

附來書

無端而起一念。思禪宗非一意寂滅。必有下手處

夫偶于禪堂內。知今天下有所謂覺浪和尚者。越一日。在百史老師座上。譚及南中人物。因知覺浪見在金陵。無意之言。曠世之逢。深幸此中似有夙緣。百史老師。因暢言聖教禪宗。原是一理。今日以聖道爲已任。惟老年臺一人。卽出手札以示。正欲竭誠北面。尚苦世緣糾纏。殊少一棒。承雅召。正是僕主之期。懇老年臺勿以俗障待弟。容弟放下俗緣。清心領教。家常茶飯。勝設嘉筵。萬萬矣。匆匆九頓。不盡欲陳。

此卷書問

卷十

三

聖教禪宗。雖云一理。却有微細差別。無論兩家微有差別。卽聖教亦有聖教之差別。禪宗亦有禪宗之差別。吾儒曰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彼亦曰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此處檢辨不出。如何能使千岐萬派。統歸于一。百史先生。接引苦心。槩云一理。若欲悉心究論。正有不容草草處。此處檢辨。便有下手工夫。不須向人喉下討氣。夫儒與釋。各爲其人。不問爲釋子者。無端而起一念曰。我欲學儒。向理學先生處借徑。而儒者却無端而起一念曰。我欲參禪。有所謂某和尚

者。聞其居址所在。遂爾慶幸。爲夙緣。亦又何也。要知吾儒但苦世緣糾纏。思句善知識。邊乞棒。抑知大善知識。與人賓主相見時。別無奇特。只是當下一棒。却不知吾儒中。亦有四方八面來。打盡天下人手段。人自不肯乞求耳。今試畧施一問。卽如來書云。無端而起一念。此念從何處起。卽今此念落在何處。若云爲禪宗而起。起處卽不是。爲俗緣放不下而起。連這一念。早是俗緣。若云此念落在覺浪處。覺浪替先生做不得工夫。若云不落在覺浪處。好好一個王雪園。却

此卷書問

卷一

三

爲耳邊聽得一個覺浪。早被他回頭展騰。若欲放下。連此念先放下。若云放不下。又早是添一放不下的了。故向先生大敲一問曰。一念不起時如何。請道請道。此處道得。覺浪就在先生耳目之前。若道不得。卽飽奈覺浪禪堂。終不能替先生開口。先生還以爲棒耶。非棒耶。天地間。惟真正聖學。能函蓋一切禪宗。若問真正禪宗。却不曾于吾儒明善之外。別談希有。先生見覺浪後。自能知之。不待僕饒舌也。

復孫北海附來書

適讀金豈老語錄序。始知老先生已刻有成書。乞賜教以醒憤憤。因憶萬曆中。長安有首善書院。諸前輩每次會講。輒以問答語。付之刷刻。一時士風。翕然宗之。當此大道榛蕪。一番提唱。其可少耶。望老先生無多讓也。恙中手怯。不能悉語不盡。

僕薄德。未嘗學問。雖平日揣摩諸先輩語錄。亦多私見附會。不能直透源本。偶以職在教育。遂不揣狂惑。與諸生妄爲論畧。亦止可爲學究之言。非于羽翼有窺也。金豈允先生。輒爲序說。僕亦不敢災木。但繕錄

此卷書問

卷十

三

一稿。存之案頭。可刊與否。必須論定後。商之同人。方可問世。至于首善書院。則從前先正。或有氣節已經著明。操履別無滲漏。而二三同志。又相與昌明唱和。故能使上風翕然。僕則大節已無足觀。操履復難信世。雖自欠不敢昧善。不敢自欺。畢竟和光處多。介石處少。信人不過。豈能使人不議而宗。但得蔽其說于枕中。後有修明。庶幾再振。老先生素履動衆。今世之所謂北斗泰山。肯不以僕言爲迂。容遲日錄稿求政。與孫北海

日前得侍清塵。見先生天資高爽。有他人極力講求不明。而先生一口道破者。亦有他人極力領會不及。而先生直下了當者。足知先生非浮慕學語之流也。僕非敢故爲謙遜。弟恐此時不能得大信不疑。如先生輩。互相提獎耳。今之諱此不談者。惟恐以異學來論。僕則謂不談學。便能絕口不言耶。與其談學問外事。不若談學問內事。學問外必及之。人情事故。少。有議論。亦必在人情事故之中。學問內則必不暇及人情事故。卽有議論。亦必在人情事故之外。不然。則如此

此卷書問

卷十

三

所云群居終日。飽食終日。又皆廢時失事者之爲矣。見不妨于異同。但要統異而求之同。此所以曰學必講而後明也。即使門內執之甚堅。門外排之益力。則爲斯道受過。爲聖賢受過。不猶愈于爲功名富貴受過也哉。謹將拙錄一冊。呈請教政。

再復王雪園 附來書

一旦置我于四堵牆中。覺心猿意馬。無從走出。先生教我矣。弟子受教矣。率成一贊。以見見地所見如此。願先生進而教之。附贊四禁語。這也不是。那

也不是打破關頭。此處便是。

先生虚心下問。且决志勇猛。如此為學。誠不易得。但是學者做工夫。須是真積力久。纔能一旦豁然貫通。只如來札所云。以見見地所見。雖云為學先貴見地。為夫實實親見。只此一見真。別無見外見。今台教豈非見地是一見。所見又一見。見見地所見。為更一見乎。第恐此見不穩。離却閉目合眼時。被事物依舊攝去耳。台贊云。打破關頭。此處便是。關頭且擲。打破不打破。亦且放開。但不知先生將甚麼地方。喚作此處。此椿書問 卷十 三

必須說得親親切切始得。工夫到此。最是難得。切不可中道而止也。望望。

答戴巖牽 附來書

人問陽明不睹聞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工夫。陽明曰。見得真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聞是工夫。意旨如何。請師開示。

此全體大用也。問者是未做工夫的人。却問工夫邊事。陽明是從工夫中得本體的人。故與他指點本體邊事。且如戒慎恐懼。不是本體。做工夫者是誰。不睹

不聞。不是工夫。管取到這裡時節。一場混沌。若謂不睹聞是本體。到得睹聞時。本體安在哉。毫釐之差。實實如此。

與潘章宸

僕匏繫一身。日在長安道上。取宋與先朝諸大儒舊話。反復發明。明善之旨。以續鄒魯一綫之未墜。士大夫。即未必盡然。而間有互相考訂者。僕亦不顧此時頭面。但覺得今日人心。益不可不令之知有此道耳。知罪俟之定論。僕亦不遑恤也。瞻切不盡。

此椿書問 卷十

三

與陳百史

前承先生大教。深佩相成之義。非不知子思子作中庸。從天命之謂性說起。如今教人。亦只宜從天命以後立說。何必更推到天命以前。其推論到此者。非教人逆推之。此身未受天命時。作荒唐之論。蓋欲人認取此心原不曾死。現前日用動靜云為之物。即是將來承受天命之物。此物在而今。是自家本心。將來却去承受維皇降衷之性。豈不是此心在未命以前。人生何一時何一刻。離得喜怒哀樂識得未發時氣。

象便是中和位育根本。日用中未發之氣象便是將
 來天未命以前之氣象。雖未發而談未命幻也。雖
 却未命而看未發。則是着在人上。非儒者盡人合天
 之學也。統當初此學。從夫子未知生焉知死。朝聞道
 夕死可處得來。又從孟夫子死壽不貳。修身以俟。及
 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處得來。人只知死處是死。却不
 知生處是死。毋論穀色貨利。是耗損精神之大毒。只
 看此點虛靈不昧之體。能有幾何。日夜之所息。平旦
 之氣。纔露得些子。却早又被情之反覆。十二時中。將
 此菴書問 卷十 天

一點虛靈。役使得千頭萬緒。到得夜來。寃夢俱無所
 主。豈不是鑿喪此心。向死處去也。所以孟夫子說存
 心。說盡心。說求放心。無非要人涵養此點虛靈。莫竭
 了他生意生理。所以曰死壽不貳。修身以俟。為立命
 之學。命賦于天。而却立之自我。豈非將此現前事天
 之心。看到將來承天之日乎。此之謂知生知死。方纔
 可以夕死。學者作工夫。須是時時刻刻。將箇死字放
 在眼前。到得死時。方能妥貼。曾氏子臨深履薄。在平
 日方可幸免于易簧之時。故孟子曰生于憂患而死

于安樂。統之立言教人。必欲本諸此者。蓋欲直指出
 眼前動靜云為之心。是死不了的。要人戒慎恐懼。極
 力修省。以為將來承受天命之美種。所以激發人憂
 患之一念。若曰何必推原到此。我只是從天命以後。
 守聖賢之學。立聖賢之志。便是真實學問。統恐未曾
 時刻提一死字在眼前。多少自命為聖賢。自許為舉
 動合乎天理。都暗被好勝好名之一念。欺瞞過去。到
 得臨窮反本。一場手忙脚亂。勇如項羽。仗劍自殺。而
 不免流連于虞姬。好惡如曹瞞。弑君弑后。而賣履分
 此菴書問 卷十 天

香。作兒女子俗態。何也。皆為平日不曾體認一死字
 耳。或曾有問統者曰。人死後也有作禽獸時否。統答
 曰。只看他生時作何等事。若作禽獸事。便要去作禽
 獸。故孟子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若謂此說
 近于輪迴。不可據以為是。彼文王之於昭于天。在帝
 左右。只是死了後精神為聖。不入輪迴生死耳。不知
 統正要人做一箇死了後精神為聖。不然。原始反終。
 故知生死之說。原之于始。反之于終。終而復始。貞下
 起元。寒暑往來。晝夜通復。豈有死了不復生之心乎。

果爾。便亦可生而不復成矣。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夫精氣爲物。必有以爲物者。至于游魂爲變。變之一字。豈有窮盡。豈有不變之物也哉。安得爲避他輪迴兩字。便將吾夫子知生知死。及孟夫子修身以俟之學。不三復也。人平日學問。做不到精神爲聖處。少不得要落在變變化化之中。只觀人死。魂升而魄降。明明說下箇魂魄。明明說下箇升降。明明說了箇知鬼神之情狀。明明說了箇鬼神之德之盛爲誠之不可掩。安知二氏輪迴兩字。不反在吾夫子知生知死

此菴書問

卷十

三

中看得去。爲別立一端之旨哉。二氏與吾夫子生同其時。二氏之學。却在吾夫子斯道大明。千有餘年之後。爲二氏之說者。都是讀過吾夫子刪定贊修諸書諸語之人。今之學者。舍却吾儒原有極昌明極正大之學不信。而反崇信其探玄取幽之言。一見其言之稍有相類者。却不討論其毫釐之差。而遂疑以爲是彼氏之說。毋怪乎學術之愈不明也。統只欲天下學者。知得現前此點虛靈不昧之心。是將來承受維天之命的源本。就在現前一切事。一切物上。戒之慎之。

跋

周程山而孔孟之大義復明。程氏四傳而有象山考亭二夫子嗣。又數百餘年而姚江續其獨闢致良知爲拔本塞源。是卽虞廷道心之傳。孔門求仁之旨也。末學支離或惓惓知識之辨。或壘壘虛寂爲宗。豈爲善繼其志者歟。吾師

此菴先生崛起師承。默契道體。特拈明善爲指歸。其議論開闔。雖絕不蹈襲前人。要之善卽不慮之良明。乃獨知之體。非有二也。本榮少賦蠢愚。長經憂慮。從

跋一

事于文成之學有年。幸從教習弟子後得承

先生指授。用功恍然。真見夫天之所以與我者。本如是其廣大。易簡而向之求道于杳冥之間。索理于事物之表者。固已陋矣。夫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固有之理。非由外鑠。勿戕之賊之耳。愛敬之知。與生俱生。在率之由之耳。道不遠人學。須自得持此以求。姚江良知之旨。豁然當也。持此以求。象山所云先立其大者。考亭所云天命人心之本然。豁然當也。更持此以求。周子所云五常之本。百行之

源程子所云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又粹然常也蓋聖賢廣大易簡之理于是乎在矣嗟乎道本坦平人匪著察心之精神是謂聖復其本心之謂學斯文未墜來彥無窮聞斯言而感發者是且慕之也敬識敷語以告我二三同志云

順治八年六月庚午門人黃岡曹本榮謹識

跋二

序



自渾沌開闢亘古迄今莫
不有物焉為之主宰故分
而為三才合而為一理此
漢晉唐稱儒者紛紛皆以
文章名世或以勲業濟時
若夫剖三才之秘義晰理
學之精微道莫過於宋宋

同此心同此理而通天徹
地盡人盡物使萬古之乾
坤不毀千聖之道脉常存
職此而已自孔子孟而下歷
橫渠先生後裔膺文宗之
任而深於理學克紹先傳
因討論五子之書詳其奧
妙究厥指歸由博反約集

莫過於濂洛關閩之數子
者乃直接孔孟之傳而千
百世後學之宗主也奈世
風漸薄而儒道日衰昔之
呂序
學者以問業爲進德之基
而今人視爲梯榮之徑卽
讀四子書昔人以是爲明
心見性之藉而時俗視爲

工章句拾青紫之先資儒
術之不真理學所由晦息
也理學之晦息人心所由
邪僻也惟我西山張子爲
呂序
理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
行地無一息不昭著天壤
間而獨蘊含發越于虛靈
不昧之人心故儒者之學

成理要用是彰明教術提
醒人心而挽回世道猗歟
休哉昔橫渠先生自稱繼
孟子而以道自任我張子
又將繼橫渠而復明此道
矣詞約而旨深義簡而居
要使讀者既不苦於泛濫
而皆可得其本原蓋瓊瑤

以寡而奇積礫以多爲賤
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二
儀老氏言不滿萬而道德
備舉所願讀是書者以身
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
於幽閒靜一之中而超然
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將
見理學明而人心正繼前

聖之絕學開萬世之太平

端有賴於此矣厥功豈淺

鮮哉

賜進士狀元及第太子太保

特荷

天恩存問原任內翰林弘文

院大學士前吏部右侍郎

兼秘書院學士右春坊右

中允秘書院脩撰壬辰會

試分考

順治戊戌中秋望前二日

治年弟呂宮拜撰

呂序

八



序

督學張西山先生家于燕而祖母貫洪
中為宋橫渠先生之裔留心理學有
年遭逢

今上重道崇儒興賢造士廣厲學官

一惟尊經翼傳是務期于化民成

揚序一

俗一道因風謂科目帖括之文詎且
闡發醒賢潤真乃論次先儒所著述
集其大成樹之標準斷以周張程朱
五子功在繼往開來是謂儒宗則定
其書名曰理要以詔後之學者刻既
成命廷銜綴一言序述所以明道泚

人之意廷銜敢以不文辭蓋自

童年讀中庸至仲尼祖述堯舜
竊疑布衣何以上接帝王之統
戒懼慎獨意即危微精一之傳
既後一二先輩指授濂洛閩洵
微旨稍一窺見吾儒學問本源

揚序二

天地有太極主靜立人極誠者天之
道誠之者人之道醒之相承綱宗要
旨不出數言以是宗要博觀古今
諸儒之說若大海之有揚南而羣
星之皆拱北矣夫五子起于宋代
當五季之後而紹千年絕學良繇

藝祖洞開重門正如我心二語實開其先今幸

朝

廷表章聖學先生干城儒教俾五子之書揚日月而麗中天學者知所指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皆人之外內事何多讓焉昔孔子

揚序三

至聖羣弟子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惟顏魯獨得其宗漢以後諸儒繁星燦列代不乏人至五子幾于二曜無他理居其要焉耳先生挈以示人之識要以立乎其大俾世間聰明才智之士不至猷布帛

其藪粟為無奇而流于玄虛寂寞之弊蓋有實理然後有實學有實學然後有實用文章空垂不朽政事必有可觀使其得志當令萬物得所推其用心無非三代以上盡人以合天同流而贊

揚序四

化即以追唐虞之盛不難矣子輿七篇功不在禹下錄淵楊墨而正仁義也先生儒宗理要一書功名不在子輿氏下有識者必以為知言

蘭陵後學楊廷鑑敬書



序

學之不明也士有利欲之溺有
聞見辭章之溺有意見之溺有
異學之溺溺已因以溺人相溺
於利欲者忘身相溺於聞見辭

高序

章者喪志相溺於意見異學者
亂天下欲救其溺而反其喪也
如之何亦曰治之以五經而已
矣五經之在天下也如揭日月
而行孰為翼之周程張朱五子

之書是也自帖括取士以來士
習日下有能通經若漢儒者尠
矣况翼經若五子者乎其書具
存其人皆可師百世在乎上之
人有以表章之表章其翼經者

高序

而經明經明而天下治若夫紹
絕學之心傳通聖人於寤寐亦
未有舍五子之一脉而能溯源
於洙泗者也

西山玉甲張公來視學吾吳六

條之示甚切異端邪說禁甚嚴
既行之三季矣而尤念士皆儒
也儒得其宗而偽者屏儒之言
皆理也理得其要而雜者除於
較士之餘取五子之書而訂之

高序

三

研之擇之區之有總序有分序
有論有說有緒言無非昭揭乎
理之所為一與儒之所以一者
讀之如得指南而遊學海五子
之書不患其浩博又如秉列炬

而八義府五子之書之蘊繇此
而發揮其開示來者繇五子以
會五經學術醇而人心正端必
賴之矣夫督學者之于士以法
制閑之孰若以理義誘之以理

高序

四

義誘之而油然生其悅則法制
有不閑而閑之化豈非作人之
盛事歟三吳才藪士之好讀書
者非不多但讀書而不得其要
領故浸淫以至於溺溺而思反

仍在讀書讀書而歸之儒宗理
要之書則讀書即以復性耳先
忠憲一生學力主于天性上不
加毫末此理之所為一與儒之
所以一也向輯朱子節要以續

四子近思錄今得公此全書而
厥懷乃大暢矣五子中橫渠先
生為公十七世祖公表先生之
學曰苦心力索與周子不同者
人皆知之而起然自得直造精

微與周子同者人未必知之也
嗚呼闡明祖德悠悠孝思讀是
書者亦可以感公之發於誠而
宣為教也已

治錫山同學弟高世泰頓

首謹序



序

儒宗理要者今

文宗西山張公所輯周張程

朱五大儒之書以教天下萬

世者也公裔接橫渠紹聞衣

德約五子全集之繁益廣近

思之未盡倡明絕學扶進人

心功至偉矣竊聞之儒者需

也孔子以師之聖爲人所需

與皇帝王之爲人需皆儒也

人需天以覆需地以載天地

亦儒也揚子曰通天地人之

謂儒孔子論儒行詳矣又曰

爲君子無爲小人斯辨儒之

祖歟司馬遷曰儒者博而寡

要緇其指矣儒術之岐昉自

秦漢抑其徵也宋興七十年

周元公出自江都河汾來又

各五百年繇孔子而來則旣

千五百年矣然後開源於洛

關中翼之至微國而鬱者彌
昌晦者彌著大儒之難也如
此雖然先後一儒也古今一
理也人自以其理爲理則不
衷於理不衷於理則各自以
其儒爲儒而不壹乎儒楊陸
二山豈不賢者顧論太極爲
莊老疑西銘爲兼愛介甫子
噤未易才也當其推先周子
深語退思贈言全德有莫逆

包序

三

焉卒於二程一往佛異又奚
怪乎談易之林栗志而肆詆
於正心誠意之紫陽哉今夫
嶽有四而岱爲宗瀆有四而
河爲宗謂夫流派之所共也
周子似顏張子似孟或以默
契或以深苦安勉微殊其底
於粹精一也二程之學或推
純公純公天勝固近於周正
公十八上書較簿鄆之年未

包序

四

嘗不少豈非夙成何獨神明
大程哉大程性寬而規廣次
程方矣密矣造德異而至道
同世有竝大程於周子者卽
於次程烏得不竝大程也文

包序

五

公旣紹二程棄其勝大專思
實踐著述弘多更覃精於註
釋至於太極西銘力疾不廢
啓後之功開先埒烈矣學者
目眩經史之全手復棘乎文

集語類之浩汗雖於集註猶
弁而棄之視濂洛之言不足
乎攻也此無他不明乎理斯
見異而遷不舉乎理之要故
見理而不入也系儒而迷其

包序

六

宗不亦宜乎今觀五大儒之
書周張約矣周更約於張程
朱博矣朱更博於程於其約
者純以守之於其博者精以
擇之然後足以續往聖迪來

學當吾世而屹然茲任者非
 公疇屬哉史記傳儒林歷代
 仍之洎乎宋史始標道學明
 道之所存也嗟夫此吾儒之
 統所繇更數百禩而未墜於
 地者也論者又謂乾德間五
 緯集奎天子特於戴記中表
 章學庸時賜諸臣權輿風厲
 不數傳而儒益顯公率祖攸
 行窮理規要會當投戈講藝

之日淑已淑人五大儒而後
 西山振其宗矣

雲間包爾庚長明氏拜撰



儒宗理要序

天地古今一理而已天地古今之理一儒而已自大道晦而三教之名儼然竝稱孔孟衰而諸子百家雜沓竝進天下且不復知所謂理所謂儒夫理者先天地生萬物而

自序

儒者贊化育叅三才者也故天地間一日非理則不可以爲天地而一日非儒則不可以爲人彼世俗之儔無論矣卽號爲聰明才智者日誦習四書五經而不知此卽身心性命之資齊治均平之道惟研

求帖括精工文辭以弋取科第尤可異者以爲道在科第之外因并在四書五經之外離去經常尋求恍忽或流于玄默或墮于空虛甚且自誣先聖以爲曾師二氏甘爲之下而不惜嗚呼人心之惑如此

自序

其奈之何哉夫人心不明理學之不彰也理學不彰儒術之不著也能鱗竊深憂之今

天子聖明聿興文治謝遣西域之使稱佛來朝者設

先師木主于內庭弘德殿橫經論道

崇禮師儒脩國學衍孝經凡所以
課士興賢無不臨軒親命根本性
原夫

朝廷欲一道德同風俗而奉

天子命來校多士顧不能承德意以
宣教化豈所云恪共厥職者乎能

鱗不敏幼讀

先橫渠諸書卽探求理學期以自
淑淑人今得稍行其志意欲大集
羣儒之言發明全體之理恐博則
不精泛則寡當竊謂古今先後之
儒皆儒也而儒必有其宗天地萬

物之理皆理也而理必有其要若
周張程朱五子者上以續往聖不
傳之緒下以開來學入德之門自
孔孟後以儒而言則固儒之宗也
舉五子則凡爲理學而稱儒者皆
可卽此該之矣又其爲書弘深浩

博梓不勝梓而其間亦不無應酬
游行之作雖無非妙理而非其要
因僭刪之存其什一以爲理要則
凡窮天下之理者又可卽此而通
之矣學者試舉而觀之讀通書則
太極陰陽表裏洞徹可以破誕謾

虛無杳冥昏默之惑讀西銘則乾
父坤母萬物一體可以樂知白守
黑知雄守雌之偏其若定性何學
諸篇則心性明而學術正觀心大
紀諸作則本原徹而異學清凡天
下之外吾儒以為學者皆非學也

外吾儒之理以為理者皆非理也
而天地古今之道一以貫之矣學
者其可弗盡心乎

順治戊戌夏後學西山張能鱗敬書



儒宗理要凡例十二則

一五子書向有全集行世然卷帙浩繁約共二百六十餘卷貧士力不能致即能致往往不能終讀今約為二十餘卷以便貧士且以便世之讀是書者
一周張二程四子向經朱子與呂伯恭先生採輯為近思錄此集似贅然近思錄卷帙太簡讀者每憾管闕又朱子文集語錄多未輯入則於五子為未全是集惟以廣近思而全五子也

凡例

一五子之輯詳略不同蓋周子之書純粹以精不可復刪况易通一書元屬未備方患其少豈容復有去取若橫渠公則惟去易說如朱子之易學啓蒙可另集行世也程之刪多於張朱之刪多於程非程朱之多疵也其書愈博則其擇當愈精耳
一集中程朱之集分類周張不類者簡則不可類也近思錄雖周張亦分類然以簡從簡則可類茲集則稍詳矣鱗於五子皆欲務其全而勢有不能程

朱之類皆不得已非近思之比也

一程朱集皆分類其復有不同者程之文集經解爲簡於朱簡則不能從類故莫如分別而輯之爲善也至於分類命名亦有不同者朱之書較程爲博博則無所不可取裁故可以惟吾所類若程亦拘此類則所缺者多矣故莫若就簡分類之爲得也一集中文字如朱子封事之類本應全錄不應類分但封事所言非一端而其多至於累帙不得不分

凡例

二

以就類者亦勢也讀者若欲觀其全篇則有全集在

一集中文字語錄惟朱子最多收之不勝收茲集止取其關係極大者存之雖有遺珠未暇惜也然亦有表彰功業論略古今而類所不能收者復爲類餘一卷總以見朱集之弘博精深未易輕於去取耳

一集中文字槩不用註釋惟義有難通及綱領事目

間註釋之如太極圖西銘正蒙之類是已其餘不能多載限於卷帙學者當自求之耳

一集中文集語錄雖有去取而其存者一字不敢竄易卽有闕文疑字仍原書之舊明敬慎也

一周程張朱世人向有是稱全書次第似當仍之今考橫渠公世數先後與二程同時而於二程復爲表叔則次居其後或二程所未安也今定以周張程朱爲次亦揆之於理耳

凡例

三

一是書之成擬名爲五子書而坊刻向有五子全書則老莊荀列淮南也吾儒之所以尊於天下萬世者正與諸子不同豈容復混特名之曰儒宗理要使讀者顧名思義觸目警心識者詳之

一是集始於丁酉之秋成於戊戌之夏編輯校讐鳩工剞劂凡八閱月欲明先聖之統務盡心手之勞佐予成者婁江陸子道威慈水姜子桐侯剡溪姚子代人西泠趙子積生也道威名世儀諸生高隱

精理學有品行桐侯名晉珪直節松檠先生冢孫
嘗舉明經飭躬力學代人名工亮予戊子所取士
自期古處能守身以事其親積生名驪淵予任武
林時執經問字皆深心斯道者也無忘共事因并
識之

能鱗白

凡例

四

儒宗理要總目

周子

序

本傳

卷之一

太極圖說

卷之二

通書

附錄言

太極歌

儒宗理要

總目

張子

序

本傳

卷之一

西銘

東銘

卷之二

正蒙上

卷之三

正蒙下

卷之四
理窟上
卷之五
理窟下
卷之六
語錄抄
文集抄
拾遺
附緒言
天地之師論
儒宗理要 總目
二程子
序
本傳
語錄姓氏
卷之一
文集
卷之二
經解
卷之三
遺書外書類編

儒宗理要 總目

卷之四
遺書外書類編
卷之五
遺書外書類編
卷之六
遺書外書類編
附緒言
論定性書
朱子
序
儒宗理要 總目
本傳
語錄姓氏
卷之一
格致類文集
卷之二
格致類語錄
卷之三
誠正類文集
誠正類語錄
卷之四

脩齊類文集

脩齊類語錄

卷之五

治平類文集

卷之六

治平類文集

卷之七

治平類語錄

卷之八

天道類文集

儒宗理要 總目

天道類語錄

卷之九

人道類文集

人道類語錄

卷之十

禮樂類文集

禮樂類語錄

卷之十一

經史類文集

卷之十二

經史類語錄

卷之十三

諸儒類文集

諸儒類語錄

卷之十四

異學類文集

異學類語錄

卷之十五

類餘文集

類餘語錄

儒宗理要 總目

附緒言

居敬論

正學論

學術之岐。始於秦漢。秦漢以上。道止一儒。戰國縱橫。而百家興。漢室中衰。而佛老盛。自是以後。各道其道。非吾所謂道矣。賢者憂之。故唐昌黎有原道之文。宋歐陽有本論之作。皆以指示來學。啓迪沉迷。二千年來。賴茲一炬。能解學問不及五子。文章不及二公。既冒昧輯書。而復諄諄爲此贅論。得無重爲學者所笑乎。然嘗流覽天下之士。竊觀天下之文。憂之深。憫之

正學論

切。而終不能已於言也。夫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達云者。取其足以發揮吾心。載天下之道。不至流爲詖淫邪遁之歸也。夫自古至今。操觚者多矣。而秦漢以來。言詩者必推李杜。謂之正派。言文者必推韓歐。謂之大家。蓋李杜得三百篇之遺。而韓歐得辭達之旨也。不特文字爲然。古今詩文之家。類多無行。至李杜韓歐。則俱信爲端人。良以文章所在。皆道之所在。而非徒辭句聲律之爲沾沾。故

鱗以爲今之學者。苟欲學爲文章。亦學道而已。道足於已。而發爲文章。則於詩必爲李杜。於文必爲韓歐。卽於制義。必爲王唐瞿薛。而其立身制行。則又爲周張程朱。昔人有言。其人不雜。其文不雜。其言不雜。則爲醇儒矣。豈非古今來有數人物。參天地。關盛衰者乎。奈何今之學者。不此之務。而徒取青儷白。蠅聲蚓竅。爭一句之巧。矜一字之工。其或流爲隱怪者。絕去仁義中正之言。務爲誕謾虛無之說。昏迷塾溺。自謂

正學論

高明。試思四書五經中。曾有一言與彼教相近否耶。又從來聖賢相傳。光明正大。中和平易。曾有如彼教之飾智驚愚否耶。世俗不察。往往墮其雲霧。而號稱賢知者。又箋經釋疏。樂爲前驅。後生不讀聖賢之書。不聞正論。而日浸潤於邪說。其不去人倫滅天理。流爲異類者。幾希矣。故鱗以爲人心之不明。文章之不純。皆由於學術之不正。五子之輯。所以使人知學問之要。而學術之不正者。多由賢智者汨沒於二氏之

敏故又以其餘意作是篇言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先儒之語豈無謂哉

能鱗識

正學論

三

朱陸異同說

人同心也心同理也苟非下愚其聰明才智豈遽遜於人者但同是聰明同是才智正用之其究必歸於正悞用之其始已墮於偏殆墮於偏而不覺其非又恐人之議其後也故寧執始學之悞爭勝是非而一時頗僻之徒復喜為新奇便易之說轉相師習世道人心因之蠱壞此非聰明才智之禍更什伯於下愚者哉如朱陸異同前人辨之已詳何容復贅但鱗謬

朱陸異同說

一

輯五子一書區區苦心不唯欲世之宗異端者廢然知返即世之宗理學者本末源流尤不可以不察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良能豈不足貴但此為孩提之童未嘗學問者發耳吾儒自入學以來格物致知皆從平實地上真積力踐以至於天地位萬物育若云不假脩為合下便是孔子何以言時習言克復子思子何以言戒慎恐懼耶夫格致工夫莫先居敬居敬之

道莫先主一積累漸摩自覺煩苦聞有一術焉簡而易從則相與尤而效之然天下之事物無窮其理亦難執一勢有常變法有經權譬如忠孝難以兩全必求忠不礙孝孝不礙忠自非聰明才智之人不可而苟無學術以濟之伍員王陵其得謂之善全否耶象山之學但守一心故以涵養為主翁以省察爲奴婢甚至以粗惡之性皆認爲此心妙理正如禪家者流冥心求悟不落言詮此朱子所云大段粗暴深似告

朱陸異同說

二

子者也至王陽明獨提良知二字空諸所有益爲禪家立赤幟可與大學之道同年而語哉若朱子一生學問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其存之也靜而虛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其教人必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以爲不先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察之語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究中庸之旨趣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

經綸大經而論天下之事垂萬世之則也哉觀其所與象山論質諸書初如旗鼓互陳終能折服其心自云力弱不能謹於幾微此本末源流之辨朱子所能上接孔孟之傳而下廣濂洛諸儒之教也雖然象山之病止任一己之私至於持守此心堅凝強固用力特勤學者不察其用力之勤而但祖其合下便是之說其流至於空虛寂滅陷入異端而不自覺其不爲象山罪人者幾希烏乎佛老之害彰明較著儒者猶

朱陸異同說

三

得以正言距之至號爲吾儒浸淫異教如父捍敵於外而子納款於內滅人倫而絕天理豈不哀哉讀五子之書源流本末釐然具陳千古來聖聖相傳之統如日中天雖與六經並垂可也而或棄而不講豈其聰明才智有獨勝耶是誠可哀也已

能鱗識

徵刻理學姓氏引

道日行于宇宙而聞道為難理各足於人心而入理者寡豈學者有未究與抑同志之未廣也鱗幼習家學微聞大義衡校制藝不足以窺性命之旨而正學失緒迷惑滋深不得已而輯儒宗理要一書期以上廣濂洛關閩之傳俾後學無支離假借之習凡平時留心理學者皆吾道之干城也用是廣稽博采藉重簡端其先輩賢達譽望夙著高山仰止無俟表章唯理學姓氏引

是鴻儒碩隱閉戶藏脩抑或膠庠止課帖括而絕學無所見長鄉間視為迂疎而著述因以自秘耳目所隘咨諏未週潛谷幽芳獨行遺世豈無調高寡和末學無師之歎也哉謹告同志群引類推不限以人不限以地南海北海心理攸同即學有淺深識有小大而能卓然有見守正不偏所謂聖人之徒他日學成道立與五先生並垂不朽易著同人詩歌秋水予能無厚望于天下哉 西山張能鱗具白

周子序

宋之有周子蓋孔顏之繼起程朱諸子之開先孟子之流亞歟自孟子沒微言絕千五百年雖儒者間起譬猶列星麗天終不能使堯舜以來相傳之道煥然如揭日月其間若董仲舒者天人三策固煌煌大言也哉然窺其所造不過升堂繁露一書又啓識緯之漸王文中倡道河汾頗為特立中說之言大有醇者而語多依傍學無傳人若韓昌黎雖有原道諸篇猶周子序

文人之雄耳自秦漢以迄隋唐天下聰明才智之士不入於黃老則入於禪玄天人之學晦冥龐雜英得指歸子周子起契性命之微於大易接孔顏之學於一誠以太極人極發明天人之蘊剖析毫釐根極理要俾世之謬言臆說豁然若昏霧之見朝陽功斯偉矣自是而後二程朱子凡言天人悉本其說而朱子師尊尤篤於其所著太極通書字釋句疏然後天下萬世莫不曉然因周子而知千五百年以上孔顏之

爲道如此而性命以昭異端以熄學術以傳然則周子之於斯道可不謂之揭日月而行乎抑嘗有慨於世之尚論者三代而上其人苟功及於物或特立獨行皆謂之聖三代而下亞聖之稱斷自孟子後此無聞焉嗚呼孟子之所以稱亞聖者以其能尊孔子闢異端也然而去聖人之世未遠與聖人之居甚近其私淑猶易若周子則去聖人也爲已遠矣而其尊孔子闢異端蓋不殊乎孟子而獨不謂之聖何歟夫聖

周子序

二

人豈異人任有開天明道之聖有振起絕學之聖有窮神知化之聖有致曲而誠之聖有生知之聖有通明之聖伏羲以一畫啓易人知其爲開天矣若夫根本太極發揮陰陽中正仁義主靜立極豈非振起絕學者乎文王衍易周公設象體天地之撰類萬物之情人知其爲窮神知化矣若夫以誠爲學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豈非致曲而誠者乎至如孔子之聖人更曉然知爲生知矣若夫不由師傳默契道妙雖與

生知有間豈非所謂通明者乎然則讀周子之書論周子之功而以爲孟子之流並稱亞聖夫豈過情之論歟昌黎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周子之功豈在孟子下哉全書凡六卷今去其詩文雜著止存太極通書爲四卷蓋周子之精神本不著於詩文而詩文亦非學者急務故僭爲刪訂如左學者苟能潛心是書則五子之學亦可一以貫之矣

後學張能鱗敬書

周子序

三



本傳

宋史

周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先名惇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珣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惇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叅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眾莫敢爭惇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板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惇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族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

儒宗理要

周子

本傳

令為憂而又以污穢善政為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惇頤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為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為已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管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煢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

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大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掾南安時程珣通判軍事視其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因與為友使二子顥頤往受業焉惇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此矣故顥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訪惇頤惇頤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顥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子壽熹官至寶文閣待制

儒宗理要

周子

本傳

儒宗理要周子目錄

卷之一

太極圖說

卷之二

通書

誠上第一

誠下第二

誠幾德第三

聖第四

慎動第五

儒宗理要周子目錄

道第六

師第七

幸第八

思第九

志學第十

順化第十一

治第十二

禮樂第十三

務實第十四

愛敬第十五

動靜第十六

樂上第十七

樂中第十八

樂下第十九

聖學第二十

公明第二十一

理性命第二十二

顏子第二十三

師友上第二十四

師友下第二十五

儒宗理要周子目錄

過第二十六

勢第二十七

文辭第二十八

聖蘊第二十九

精蘊第三十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家人揆復元妄第三十二

富貴第三十三

陋第三十四

擬議第三十五

刑第三十六

公第二十七

孔子上第三十八

孔子下第三十九

蒙良第四十

儒宗理要 周子 目錄

三

周子卷一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太極圖

朱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通書易通數十篇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廬山之麓有溪焉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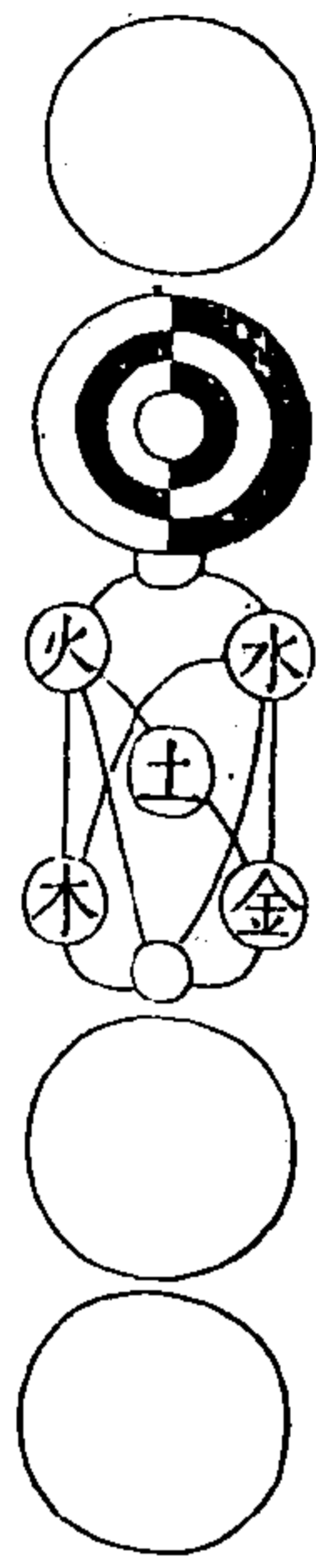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

公志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潘清逸誌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指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种放穆脩而來而五峰胡氏作序又以為先生非止為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攷之然

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二公益有未嘗見此誌而云云耳。

陰靜

坤道成女



萬物化生

陽動

乾道成男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

三

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木陽稗故次火金陰稗故次水土冲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

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

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

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剥圖體。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

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為也。神○之發也。五

性○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

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

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

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

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

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為主焉。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

三

則人○於是乎立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
能違矣。君子之戒慎恐懼所以脩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
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
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
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
之謂也。

群書句解 太極圖說朱子據圖而釋其義也。後有山陽度氏

園下未隨着釋各圖及發朱子之意耳。陰陽動靜誠已躍如但各

初學一時難悟因重附此以便觀覽。

朱子曰○太極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是所言無定極之中所
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所以為動而生○靜也。然非有以

離乎陰陽也。然又不能出。即陰陽而指其本體。就陰陽中指
 不離乎陰陽而為言爾。而為言也。○陰靜此○極太之動而陽
 靜而陰也。此即太極之動而中○者其本體也。○動者陽之
 動也。○太之用所以行也。動者為用故為○陰者陰之靜也
 陰靜即所○太之體所以立也。靜者為體故為○陰中者
 謂靜而陰○極太之體所以立也。太極之體立○陰中者
 動之根也。由以生也。○陽中者○陰之根也。由以生也。
 此陽變陰合。是陰陽動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變者陽
 之變也。陽之合陰者陰之合也。陰之合水陰盛故居右。左陽
 陰之盛故火陽盛故居左。火乃陽之盛。木陽稱故次火。木陽
 居于右。故次水。金陰之少。土冲氣故居中。土為中氣而
 于火。金陰稱故次水。故次于水。土冲氣故居中。故居中央而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 四

水火之○八根陰交系于上。而水火之交相系。陰根陽陽根
 陰也。水為陰根于陽動。水而木。由木而火。由火而土。由
 而土而金。由金而復水。由金而如環無端。初無端倪。五氣
 布。是五行之四時行也。土主春。火主夏。金主秋。水主冬。○極
 氣順布。五行一陰陽。是五行之運。只五殊二實。其各則
 陽動○五行一陰陽。是五行之運。只五殊二實。其各則
 水火土五者之殊其本則無餘欠也。既無有餘。陰陽一太極
 不外乎陰陽二氣之質。太極為精。陰陽為粗。無彼此也。是
 一太極之理。精粗本末。太極為本。五行為末。無彼此也。是
 一理無彼。太極本無極。本於無極。上天之載。即上天。無聲臭
 也。無臭可聞。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其性各一。如火燥。水濕。氣
 無臭可接。五行之生。各一其性。其性各一。如火燥。水濕。氣
 殊質異。其質亦異。各一其性。其性各一。如火燥。水濕。氣
 極。○言各具無假借也。然非有

所相○真精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此無極之
 假借○妙合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此無極之
 行之精所以妙於○坤道成女乾男坤女。乾屬陽。父道也。故
 疑合無間斷也。○坤道成女乾男坤女。乾屬陽。父道也。故
 也。故以氣化者言也。可見者而言。不各一其性。乾健坤順。故
 成女。以氣化者言也。可見者而言。不各一其性。乾健坤順。故
 具一而男女一太極也。是為男女。○萬物化生。天下萬
 性。以形化者言也。亦有是氣則有是形。以各一其性。飛潛動
 生。以形化者言也。亦有是氣則有是形。以各一其性。飛潛動
 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是萬物各一太極。○此以上引說。惟人
 也。得其秀而最靈。行有秀而為人心。稟二氣。五則所謂人。○極
 者。於是乎在矣。則凡所言之極。於此然形。○陰之為也。但
 之形質疑合一。神。○陽之發也。人之精神運用。不五性。五常
 定者陰之所為。神。○陽之發也。人之精神運用。不五性。五常
 曰仁義禮智信。○五行之德也。是即稟五行之理。以為性。木神則
 禮智信。○五行之德也。是即稟五行之理。以為性。木神則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 五

士神則信。五者善惡。天地之道。陰貴陽賤。男女之分也。貴者
 之德。蓋無不善。善惡猶言貴賤也。男女之分也。貴者
 為男。陰而賤者為女。萬事。萬變。萬物之象也。象之善者。此天
 男女之所以分也。萬事。萬變。萬物之象也。象之善者。此天
 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所以紛擾錯雜。而吉凶悔吝。之善凶
 者。吉之反。悔者。吉之未成。所以紛擾錯雜。而吉凶悔吝。之善凶
 未成。者。凶之未成。所以紛擾錯雜。而吉凶悔吝。之善凶
 之精一。秀至精而不雜。至一而不二。而有以全乎。○極太
 體用者也。極之全體大用。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所以或
 各詣至。而天下之故。天下常感通於寂然不動之中。常感而
 理之極。而天下之故。天下常感通於寂然不動之中。常感而
 此心凝寂。蓋中也。仁也。禮曰仁。感也。禮屬夏。仁屬春。造化
 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禮曰仁。感也。禮屬夏。仁屬春。造化
 事所謂。○陽也。○太之用。所以行也。動者為用。即正也。義也。
 正為智。曰寂也。智屬冬。義屬秋。造化事所謂。○陰也。○極太之
 智曰義。曰寂也。智屬冬。義屬秋。造化事所謂。○陰也。○極太之

體所以立也。靜者為體，即中正仁義，渾然全體。禮智仁義乃太極之體立。而靜者常為主焉。靜者常為主於中。則人於是乎立。道自人而立。而而靜者常為主焉。靜者常為主於中。則人於是乎立。道自人而立。而而靜者常為主焉。靜者常為主於中。則人於是乎立。道自人而立。

無極而太極。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

六

中有至陰之謂也。陰陽之中指出極之理。本體而言者也。

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說

七

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火木金土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土金水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

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

儒宗理要調子 卷一 太極圖說

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眾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無欲，立人極焉。

儒宗理要調子 卷一 太極圖說

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

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脩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脩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脩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說 十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

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論曰。思既爲此說。讀者病其分裂已甚。辯詰紛然。苦於酬應之。不給也。故總而論之。大抵難者。或謂不當以繼善成性。分陰陽。或謂不當以太極陰陽分道器。或謂不當以仁義中正分體用。或謂不當言一物各具一太極。又有謂體用一源。不可言體立而後用行者。又有謂仁爲統體。不可偏指爲陽動者。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是數者之說。亦皆有理。然惜其於聖賢之意。皆得其一而遺其二也。夫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論 十一

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而乃所以爲道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爲大。而樂言之。而不知夫所謂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信同疑異。喜合惡離。其論每陷於一偏。卒爲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已。豈不誤哉。夫善之與性。不可謂有二物明矣。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始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復易。陰之靜也。以此辨之。則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爲陽而性爲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爲當屬之此耳。陰陽太極。不可謂有二

理必矣。然太極無象而陰陽有氣，則亦安得而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為道器之別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則庶乎其不偏矣。仁義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析為體用，誠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宜也，正者貞之體也，而元亨者誠之通也，利貞者誠之復也。是則安得為無體用之分哉？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不曰各具一理哉？若夫所謂體用一源者，程子之言蓋已密矣。其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為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為無間也。然則所謂一源者，是豈漫無精粗先後之可言哉？况既曰體立而後用行，則亦不嫌於先有此而後有彼矣。所謂仁為統體者，則程子所謂專言之而包四者是也。然其言蓋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則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未嘗離夫偏言之一事，亦未有不識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驟語夫專言之統體者也。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論 十一

况此圖以仁配義而復以中正參焉，又與陰陽剛柔為類，則亦不得為專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統體者言之而昧夫陰陽動靜之別哉？至於中之為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仁不為體，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謂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為中之幹，而義者所以為仁之質，又可知矣。其為體用亦豈為無說哉？大抵周子之為是書，語意峻潔而混成，條理精密而疎暢，讀者誠能虛心一意，反復潛玩，而毋以先入之說亂焉，則庶幾其有得乎周子之心而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熹既為此說，嘗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竊謂以為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惟程子為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近年已覺頗觀其答張閔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為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論 十二

爲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熹於周子程子亦云。旣以復於敬夫。因記其說於此。乾道癸巳四月旣望熹謹書。

太極圖附錄

總論

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先生之精。因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哉。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旣以爲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爲太極。則又無所依據。而重以病夫先生。○戊申六月。在玉山。邂逅洪景廬內翰。借得所脩國史。中有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圖說。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爲有功矣。然此說本語首句。但云無極而太極。不知其何所據。而增此自爲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論

五

儒宗理要 周子卷一

二字也。夫以本文之意。親切渾全。明白如此。而淺見之士。猶或妄有譏議。若增此字。其爲前脩之累。啓後學之疑。益以甚矣。謂當請而改之。而或者以爲不可。昔蘇子容特以爲父辯。謗之故。請刊國史。所記草頭木脚之語。神祖猶俯從之。况此乃百世道術淵源之所繫耶。正當援此爲例。則無不可改之理也。○濂溪太極圖。首尾相因。脈絡貫通。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卽以人所稟受明之。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陽動陰靜之爲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象也。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又有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無間矣。故下文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者無不合也。○周子喫緊爲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脩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凡看道理。要見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雖是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論

五

儒宗理要 周子卷一

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又是大段分明指出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處推將去則是此心之仁仁即四德之元元即太極之動處如此節節推將去亦自見得大頭腦處若看得太極處分明則盡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物物上皆有此箇道理元無虧欠也○太極圖其若不分明別出許多節次出來如何看得但未知後人果能如此子細去看否

論太極圖與諸書同異

朱子曰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太極儒宗理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論 七

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極圖又有許多詳備○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即推至於萬物易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言陰陽洪範則止言五行或略或詳皆不同何也曰理一也人所見有詳略耳然道理亦未始不相值也○問先天太極二圖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

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為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柔遂加其一 中以爲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一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有許多道理須虛心平氣就事觀理不可只就圖想像思惟也○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即周子所謂太極否曰只一般但名不同中只是恰好處書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亦只是恰好處極不是中極之為物只是在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論

七

中如這燭臺中央簪處便是極從這裏比到那裏也恰好不曾加些從那裏比到這裏也恰好不曾減些○問濂溪作太極圖發明造化之原橫渠作西銘揭示進為之方然二先生之學不知所造為孰深曰此未易窺測然亦非學者所當輕議也○問近思錄載橫渠論氣二章其說與太極圖動靜陰陽之說相出入然橫渠立論不一而足似不若周子之言有本末次第也曰橫渠論氣與西銘太極各是發明一事不可以此而廢彼優劣亦不當輕議也○問橫渠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却只說得無字曰無極是該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

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無一箇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多少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問此是誰語曰此是古人語象山常要說此語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用裏面許多節拍却只守得箇空蕩蕩底公更看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拍却似狹充其量是其麼樣大○問康節所謂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曰某嘗謂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所說小有不同康節於那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故多舉此處爲說不似周子說無極而太極與五行一陰陽陰

儒宗理要周子

卷一

太極圖論

十六

陽一太極如此周遍若如周子程子之說則康節所說在其

中矣康節是指貞元之間言之不似周子程子說得活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山陽度氏曰正始讀晦庵先生所釋太極圖說莫得其義然時時覽而思之不敢廢其後十有餘年讀之既久然後始知所謂上之一圈者太極本然之妙也及其動靜既分陰陽既形而其所謂上之一圈者常在乎其中蓋本然之妙未始相離也至於陰陽變合而生五行水火木金土各具一圈者所謂分而言之物一太極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復會於一圈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一太極也然其指五行之

合也總水火木金而不及土者蓋土行四氣舉是四者以該之兩儀生四象之義也其下一圈爲乾男坤女者所謂男女一太極也又其下之一圈爲萬物化生者所謂萬物一太極也以見太極之妙流行於天地之間者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也然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之可名無聲臭之可議學者之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矣學者誠能自識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間則將有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之既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

儒宗理要周子

卷一

太極圖論

十九

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於此深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庶乎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於所謂無極云者真以爲無而以爲周子立言之病失之遠矣先生嘗語正曰萬物生於五行五行生於陰陽陰陽生於太極其理至此而極正當時聞之心中釋然若有以見夫理之所以然名之所以立者先生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也此程子所謂海上無人之境而人忽生乎其間者此天地生物之始禮家所謂感生之道也又曰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即太極動靜生陰陽之義蓋先生晚年表裏洞然

事理俱融。凡諸子百家一言一行之合於道者亦無不察。況聖門之要旨哉。遂寧傳者伯成。未第時嘗從周子遊。而接其議論。先生聞之。嘗令正訪其子孫。而求其遺文焉。在吾鄉時。傅嘗有書謝其所寄。姑說其後在永州。又有書謝其所寄。改定同人說。但傅之書蕪無恙。而周子之易說則不可復見耳。聞之先生。今之通書本名易通。則六十四卦疑皆有其說。今考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無妄蒙艮等說。而亦無所謂。姑說同人說者。則其書之散逸亦多矣。可不惜哉。夫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用也。通書者。又所以發明太極之妙用也。然其言辭之高深義理之微密。有非後學可以驟而窺者。

備宗理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論 序

陸象山與朱晦菴書

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為。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辯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

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謂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盡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示必果當於理。大學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梭山之書。已不能酬斯言矣。尚何以責梭山哉。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為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

備宗理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論 序

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耶。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于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若也。尊兄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真所謂輕於立論。徒為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也。兄號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疑。辯惑。乃反疎脫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後書又謂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為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曉文義者。舉知之矣。自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為一物。

者設有愚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尚煩老先生特
地於太極上加無極二字以曉之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
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
學者泥於形器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
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
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
攷希夷之學老子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確章吾
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
之母而卒同之此老子之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卽是此旨老
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用力之深爲日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論

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
類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
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
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
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爲是也兄今攷訂註釋表顯尊信如此
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
濂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濂溪當時名賢居潘右者亦復不
少濂溪之誌卒屬於潘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
據之篤乎梭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辯則
據其愛無差等之言與許行辯則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

子辯則據其義外與其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爲科
度之說兄之論辯則異於是如其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
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糾者亦差有證
據抑所謂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朱晦菴荅陸象山書

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
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
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
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
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論

此之紛紛哉今旣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群
言之折衷又况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旣
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
何也卽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蘊於三者之
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
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耳初不以其中而命之
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
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當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
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轉將
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

停勻故謂之極爾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為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為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為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為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喻乃指其中者為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說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為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一陰而一陽者乃是道體之所為也故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論 五

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况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為當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論 五

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書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以為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泄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為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為加損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以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為何如而亦為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

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為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為何如。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一 太極圖論 三

周子卷二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通書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或莫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用意高遠而已。集按濂溪著者。有太極圖易說。易通。朱子曰。易說世無傳本。依經以解義者。此則通論其大意。故曰易通。持不知去易字。而曰通書。始於何時。爾。熹自蚤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益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游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于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今歲。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
輒為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
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
熹謹序

誠上第一 此篇論天以實理賦予於人而為性命之本源也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
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
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為健乃天德之
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為始者乃
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言乾道變化而
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為一物之主矣
即圖之陰靜也

純粹至善者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
然無不善之雜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
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成之
謂也善即理之方行而未有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
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
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己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為五行之性
矣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
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誠下第二 此篇論聖人全此實理而為五常百行之本源也

聖誠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弟忠信之屬萬物之
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修矣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動而陽

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眾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四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偽不能奪之矣。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

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

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五

發微不可見克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克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聖第四 此篇論誠精而明神應而妙幾微而燭其幽乃性焉安焉之謂聖者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眾事吉凶之兆也。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慎動第五

此篇言君子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邪則不和而辱害君子所以慎其動也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眾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儒宗理要調子

卷二

通書

六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道第六

此篇言聖人之道只是仁義禮智守之貴行之利靡之可以配合乎天地否則道自道矣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克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為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言為之則是而嘆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或問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儒宗理要調子

卷二

通書

七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疆

梁柔善為慈為順為異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焉

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

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疆梁懦弱之病

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故先覺覺後覺聞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以為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

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為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

象以為水火金木而即其中以為土蓋道體即一而人之所

見詳略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幸第八 此篇言人貴於聞過尤貴於有耻不然則有不與大不幸者存焉玩註可見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耻我不仁也

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耻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為賢然不可教則

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耻之不幸為尤大也

思第九 此篇言思之一字所以為聖功之本以見君子貴於思也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睿通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

人

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以誠神幾曰聖人也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

通微生於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

於凶咎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沈

聖也

志學章第十 此篇言人之為學當要立志士當志於為賢賢當志於為聖聖當志於希天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

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

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

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

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事則知此

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順化第十一 此篇言天以陰陽生成萬物聖人順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十一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眾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 此篇言聖人心純乎理則賢才輔而天下可治故以純心為要用賢為惡也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眾哉故

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

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為主而必

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眾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十一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

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

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務實第十四 此篇言君子當使實勝名不可使名勝於實也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

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

休小人日憂。

實修而無名勝之耻。故休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憂。

愛敬第十五

此篇言君子見善則學。欲兼有眾善。見不善則勸。不棄人於惡。無不用其愛敬也。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十一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

此事之為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為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辭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

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

不能改。

此亦答問。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真。

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故君子悉有眾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眾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

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

此篇言動一於動。靜一於靜。則為物不通。必動有靜。靜有動。斯為聖人神妙萬物。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渠考物滯於一偏。則不能通。神妙於萬物。則無不通。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結上文起下意。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

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

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即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

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綱網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古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淡者理之發和者聲之為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欲心中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

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

此篇論樂本於政善則作樂以宣暢其和心故天地和而萬物順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古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如此

樂下篇十九

此篇論樂聲之淡樂辭之善自可移風而易俗耳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艷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

此篇論學聖要在於此心之一也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

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此章之指最為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公明第二十一 此篇言已私既克自能明察而無所疑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

此為不勝已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為明者發然明與疑正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去

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理性命第二十二 此篇言理乃人心之太極性則氣稟之不齊命則萬殊而一本也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萬分

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

未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

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為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未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此章十六章意同。

顏子第二十三 此篇言顏子窮居自有其樂富貴貧賤不足以動其心也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說問以發其端

天下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七

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

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齊字意複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

齊而未至之名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 此篇言道德可尊可貴人必隆師親友然後可得於身也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

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

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此篇言道義由師友有之無師友則乏此師友之義重而聚樂也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復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儒宗理要周子

卷二

通書

九

過第二十六

此篇言仲由喜聞過則垂今各人而諱過必至於滅身也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已心醫

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此篇論勢之所趨極重而不可反則歸之天可反而不用力人之尤也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重未及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夫之所為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為

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第二十八

此言文以載道今乃有文而不以道是猶虛車而不濟於用者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為車者必飾其輪轅為文者

必善其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

為虛詞而無益於實况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

儒宗理要周子

卷二

通書

九

亦何為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

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

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為一事而

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備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

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於德而已矣。

聖蘊第二十九

此篇言聖人之蘊貴乎宏深，彼世人急求聞知於人，薄亦甚矣。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子曰：子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此。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

顏子也。聖同天，不亦聖乎。

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

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唯顏子為得其全，故因

其進修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

生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

之極，警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

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十

此篇言聖人之精蘊，寄之易為文字之，履義理之宗，天地鬼神之蘊，畢萃於此。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

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

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為書，所以為文

字之祕，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

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

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二

注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

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此以乾卦爻辭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

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

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吉凶悔吝，各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

○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之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去。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象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

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

而異志。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三

堯所以釐降二女子。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

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以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

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

物唯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此章發明四卦亦皆

所謂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 此篇言君子之富貴以道德而不在乎富貴之富貴也。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

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為外物

所移也。

陋第三十四 此篇言聖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

而已者。陋矣。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三

意同上。意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

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

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

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

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意與十一章略同

情偽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孟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蒙良第四十 此篇引三卦以明主靜之意是亦聖人之蘊也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此通下三節維引蒙卦象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

師也筮揲著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

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

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

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

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

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

不如不告之為愈也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孟

慎哉其惟時中乎

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此一節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

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為

一有為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二卦皆所為聖

人之蘊而主靜之意矣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一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

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熹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熹按先

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繆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為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與其可以象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為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叙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為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讀者遂誤以為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五

說有失其本意者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錄而誤遺之者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神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嘗欲別加是正以補其闕而病未能也茲乃被命假守南康遂獲嗣守先生之遺教於百有餘年之後顧德弗類慙懼已深瞻仰高山益切寤歎因取舊帙復加更定而附著其說如此鈔板學宮以與同志之士共覽觀焉新安朱熹謹書

儒宗理要 周子 卷二

通書

七

讀周子緒言

或問儒者之論皆以周子繼孔孟子獨以周子繼孔顏得無過耶曰以周子繼孔孟子此以世數言也若論學問則周子實繼孔顏觀通書中所述自孔子外獨三稱顏子則可知學問之所自矣非故為軒輊也

先儒言孔子如玉孟子如水晶此最善形容有道氣象若顏與周則非水晶也溫栗之資已同于玉但于孔子微有高低大小之分耳

周子之於孟子可相伯仲未可分差等孟子才大周子心細其為亞聖則一也

儒宗理要

緒言

孟子之後無傳人周子之後却得程朱接續以後便源源不竭非豈有不同時為之也戰國時聰明才辯之士皆為縱橫之流引入勢利誰能為此迂遠之學若周子時方是全盛而人才又莫多焉故遂得程朱其人也

昔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謂其有關楊墨之功也若周子則太極人極說得最分明使二氏不能欺人以暗尤為不動聲色功豈在孟子下

周子之學渾是一誠字故通書首章即曰誠者聖人之本二章曰聖誠而已矣三章曰誠無為幾善惡四章曰誠神幾曰聖人都是一誠字誠者天之道也非聖人之流亞近於生知者乎

周子通書全從易出太極圖全從繫辭出不曾造作一毫或謂得之陳搏種放穆脩或謂師事鶴林寺僧壽涯此二氏無稽之言謬欲引為己重如謂孔子為釋伽老子之弟子也至朱子序通書亦謂莫知師傳之所自夫易與繫辭即師傳也何必舍是而更問哉今觀其首一圖即易有太極也次☵即是生兩儀也次☲☱即兩儀生四象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也何嘗自出一毫私意學者不肯細心觀圖又不肯細心讀易或以為無師傳或以為師二氏此皆未知周子者太極圖甚平易人都看得鶻突其實極易曉中間一小圈即易經上太極一圖傍邊兩抱即易經上兩儀二畫分黑白者白為

儒宗理要

緒言

二

陽黑為陰黑之中有白白之中有黑者陰之中有陽陽之中有陰也但伏羲在太極上面直畫兩畫周子便把伏羲兩畫變轉抱在太極兩傍是恐人把太極兩儀看作二物故特作此圖以明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旨耳

朱子謂周子太極圖當在通書之首先先生手授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卒章不復釐正愚謂周子通書本名易通山陽度氏載傳伯成未第時嘗得周子所寄如說同人說今其書獨有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等說而無所謂姤說同人說則知易通之為書六十四卦皆有說特散逸不全耳其間議論次序當悉依周易非自立體格別為一書也

太極圖之在後實以繫辭在六十四卦之後故耳朱子取以冠通書於義無不可然太極圖所以爲通書之卒章則實因此故特記之

朱子註太極通書語語依太極圖分太極陰陽老少雖拘而亦無疑總之周子作太極圖說天人之間已自分配得十分恰合任他人信手拈來自然頭頭是道也

一篇太極圖說止說得天命之謂性一句故謂太極圖說爲繼繫辭而作可謂繼中庸而作亦無不可繫辭中庸而後未嘗有此書也

周子作太極圖發揮天地萬物之理太極二字原本繫辭不過

儒宗理要周子

緒言

三

祖述孔子之舊至於主靜立人極人極二字則自周子開闢出來後半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一段都是說人極人極與太極句句相對則知人身與天地處處相合絕非矯揉造作故人能踐形卽能盡性能盡性卽能達天天與人總只是一理此是周子獨得處太極圖說一篇主意全在人極上今人讀太極圖說不論人極而止論太極失周子之意矣

不知太極無天地不知人極無人此之謂不誠無物

天地生萬物妙處只在妙合而凝一點人心周應萬事要處只在誠無爲幾善惡二句

周子通書云誠則無事矣此語非幾于聖者不能道語云天下

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庸人何妨所惡于庸人者爲其作爲耳機械百出事變日多不惟世界不得太平究竟身心愈勞擾愈無益所謂心勞日拙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此正是說誠則無事

人極要處在主靜二字主靜要處在中正仁義四字有中正仁義四字則主靜自不入于一偏自非二氏之學所能混

仁義二字上復着個中正二字惟中正則仁不流于偏義不流于過故可以主靜可以立人極

程子善惡皆天理一語諸儒皆以爲疑不知此語是從周子太極圖中出來不過是陰陽皆太極

儒宗理要周子

緒言

四

太極圖最好觀性太極不離乎陰陽故有氣質之性而實不雜乎陰陽故有義理之性

從來聖賢學問相傳止是一條線索于思天命之謂性是祖繫辭繼善成性孟子知其性則知天矣是祖中庸天命之謂性周子太極人極則亦祖繼善成性而暗合于子思孟子者也自周子以後則凡言性與天道者無不祖之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

全本太極圖說朱子中庸天命句亦本太極圖說也

朱子與陸氏兄弟論太極書語極辨博然愚謂猶未切要也周子圖說妙處全以太極發明人極天人之間契若毫髮枝枝相對葉葉相當以見吾人此心此理全本天來俱出自然絕非勉

對葉葉相當以見吾人此心此理全本天來俱出自然絕非勉

強所以爲妙若無下面一段議論則無極太極二語雖謂之出于莊老可也今圖說云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是何等識見乃泛執字句之微而謂之莊老陸氏兄弟固未嘗細心讀周子之書而朱子亦但就有形無形反覆辨論此其所以多議論之往復也讀書不貴讀字句而貴讀全篇大率如此

能鱗謹識

儒宗理要周子

緒言

五

太極歌

太極本一理萬物一太極有物必有則一物一太極太極本無極未始有二物無極非虛無中正是其則理至氣以兆氣生象則曜受氣有陰陽陰陽之謂道道不離須臾形上爲至妙動靜固無方根抵互爲藏此中有神理窮神化乃彰五德配五行性情有柔剛生理之謂性性動而情生情生有善惡要皆統于心心爲萬事宰眾理之所聚元者善之長義宜因心制禮中智復正信爲中孚吉五德固相生其實歸于一惟誠而後明聖人殆天篤生知不恒有習遠學斯復好惡僅幾希人禽判其屬絜矩平迺心先平其所惡人情不相遠違道非忠恕忠恕克常操一貫從此悟強恕與自然雖分勉與安一問之未達擴充在四端存察兼動靜慎獨謹幾先格物以窮理主敬致知全明新止至善中和位育間萬物皆我備泉達火更然赤子至大人不虧迺爲完吾儒立人極絕續繫斯篇

後學能鱗撰

儒宗理要周子

太極歌

張子序

能麟祖貫關中來燕者八世按譜則麟爲

先明公橫渠先生十七世孫也麟以後裔讀先人書宜無容贊一辭然昔子思子何嘗不表章仲尼雖家學亦道統也豈有嫌疑引避於其間哉先生登嘉祐進士行實槩見本傳獨其得道統之正不敢不少贊焉者先生自范文正公勸讀中庸遂究極六經臯比講易有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之嘆當是之時雖有周

張子序

子開其先然周子居道州學問不相及又先先生卒豈有人焉爲之發明指示於其先哉昔史臣稱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妙能麟於先生亦云雖其所著諸書與周子稍有安勉之分然讀西銘乾父坤母民胞物與善於言仁使學者曉然知萬物一體之學呂晦叔曰學有本原竄其然乎讀正蒙而天地陰陽鬼神郊禘皆發前人所未發朱子所謂親切嚴密是也讀經學理窟諸書其於禮樂詩書井田學校宗法喪記

之類皆討論精確令可舉而措之施行司馬溫公曰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可復三代洵非過矣其他若語錄文集拾遺一字一句皆可想見當日左編右簡仰思俯讀之誠惟易說一書全書自備但五子中既有通書易傳又有本義理可相通非敢去取也抑更有進者呂與叔曰苦心力索是橫渠之學則先生之爲先生其艱深刻苦與周子不同者人皆知之矣其超朕自得直造精微與周子同者人未必知之也

張子序

如性之一字自孔子以相近爲言孟子以無不善爲言雖大旨若一而後賢紛紛之說究不能得其旨歸惟周子以形生神發推明理氣之由而先生亦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此卽周子理氣之旨也後儒知性分理氣出於程子本於周子而不知當時有未見周子而直與周子同其悟者又有先生在焉豈非超然自得者乎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又曰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

先生與周子之謂歟先生嘗有言曰為天地立心為
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呂與叔之
狀先生曰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
來未之有也鱗不敏不克紹明祖德亦惟就前人之
所表章而序之云爾

後裔能鱗敬書



張子序

三

本傳

宋史

張載字子厚長安人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
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
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
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
聽從者甚眾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
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
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傍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舉進士
為祁州司法叅軍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
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
儒宗理要 張子 本傳

民疾苦及告所以訓誡子弟之意熙寧初御史中丞呂公著言
其有古學神宗方一新百度思得才哲士謀之召見問治道對
曰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為崇文院校書他日見
王安石安石問以新政載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
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明州苗振獄起往治之末殺其
罪還朝即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
仰而思有得即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
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
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
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

儒宗理要

張子序

張子本傳

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歛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貧無以歛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載學古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著書號正蒙又作西銘云云程頤嘗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

儒宗理要

張子

本傳

二

學者至今尊其書嘉定十二年賜諡曰明公淳祐元年封郟伯從祀孔子廟庭

儒宗理要張子目錄

卷之一

西銘

東銘

卷之二

正蒙上

太和篇第一

參兩篇第二

天道篇第三

神化篇第四

儒宗理要

張子

目錄

動物篇第五

誠明篇第六

大心篇第七

中正篇第八

卷之三

正蒙下

至當篇第九

作者篇第十

三十篇第十一

有德篇第十二

有司篇第十三
大易篇第十四
樂器篇第十五
王禘篇第十六
乾稱篇第十七
卷之四
經學理窟上
周禮
詩書
宗法
儒宗理要張子目錄
禮樂
氣質
卷之五
經學理窟下
義理
學大原上
學大原下
自道
祭祀
月令統

喪記
卷之六
語錄
文集
拾遺
儒宗理要張子目錄
外書
文集
精義
卷之六
喪記

張子卷一

後裔西山能麟纂輯

西銘

朱子曰橫渠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為關中士子宗師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啓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味有窮

儒宗理要張子卷一

西銘

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以貫之之旨同日語哉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位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位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渾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

儒宗理要張子卷一

西銘

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眾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儒宗理要張子卷一

西銘

三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
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
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
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
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
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

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忤則不忝
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
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
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得
私也故育英才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
矣

儒宗理要張子卷一

西銘

穎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
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
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啟手啟足則體其所
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
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
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
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

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

儒宗理要張子卷一 西銘 五

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

故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特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為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嘉既為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

儒宗理要張子卷一 西銘論 六

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壬辰孟冬朝旦。嘉謹書。始子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

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于竊悍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今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

儒宗理要張子 卷一 百篇論 七

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得養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思不能守也。

西銘其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

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更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碁盤。後一段如人下碁。

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被義題。天地之帥之。塞兩句。恰似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顯連而無告者也。乃統論

儒宗理要張子 卷一 西銘論 八

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

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為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須得正謂此也。

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強假耶。

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却似狹。充其量。是甚麼樣大。合下

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
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
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
後面節節如此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說這般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
說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
便是流行不息曰然
游酢得西銘讀之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
言語之外者也

東銘

儒宗理要張子

卷一

東銘論

九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
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于聲繆
遂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于
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
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張子卷一終

張子卷二

後裔西山能繁纂輯

正蒙上

太和篇第一

此篇推明太和之氣陰陽
運化人物賦受皆是物也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網緼相盪勝
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
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
不如野馬網緼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
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

儒宗理要張子

卷二

正蒙

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
者一之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為物
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
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
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
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狗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
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

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大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塗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儒宗理要張子

卷二

正蒙

二

氣塊然大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親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氣之聚散於大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大虛卽氣則無無故聖人

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太虛爲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爲濁濁則礙礙則形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

儒宗理要張子

卷二

正蒙

三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

猶人一寤寐而說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揉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為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為感者網緼二端而已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與

信宗理要張子 卷二 正蒙 四
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咨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參兩篇第二 此篇論天地陰陽常變之道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

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

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凡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

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一作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

信宗理要張子 卷二 正蒙 五

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自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降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至於一晝夜之盈虛升降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則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魂反交則光為之食矣虧盈法月於人為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

終初如鈞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爲之食精之不可以三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網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術蓋有不儒宗理要張子卷二 正蒙 七

知而作者爾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聚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辰氣曠霽陰常放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

者歟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

水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及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儒宗理要張子卷二 正蒙 七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

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

天道篇第三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歟。成變化行鬼神陰陽之氣而已矣。韓本有此一段。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為而成。為物不貳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儒宗理要張子 卷二 正蒙 八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

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

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

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

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則知天載之

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

物而知。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

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為體爾。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

神化篇第四 此篇論聖人神化不測之妙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儒宗理要張子 卷二 正蒙 九

虛明一作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

間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神示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

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

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

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

化之實。何施中庸曰。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

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爲象？時若非象，指何爲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爲化，此直可爲始學遺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所可同日語哉？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二 正蒙 十

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以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吝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爲也。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二 正蒙 十

見易則神其幾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問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狗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狗物而喪已也。大德

教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

無我然後得正已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
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義以反經
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為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
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動物篇第五 此篇論人物化生之妙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
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
儒宗理要張子 卷二 正蒙 三

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
謂魄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
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伊川程子改與為有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
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竝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
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
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
矣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
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
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
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
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賢謂飢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
儒宗理要張子 卷二 正蒙 三

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各

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
軋形人聲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之而不察者爾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形之別同
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誠明篇第六此篇論性有差等之殊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
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

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偽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信宗理要 張子 卷二 正蒙 五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光有大小。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為有所喪爾。明天人之本無二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爾。屬類也。厭足也。攻取之性。即人心飲食臭味亦氣。有之性。知德者但取厭足。不以嗜欲累其心而已。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

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已成物。不失其道。

以生為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此與周子幾善惡之言互相發明。後世論性無出于此。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

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疊疊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性是以其一定者言命是以此流行者言

儒宗理要張子 卷二 正宗 其

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弘於性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私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在帝左右祭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

其必由學乎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偽且慢故知不免乎偽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非謂不當勉也勉而後然是與性為二猶未純也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苟也回邪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偽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險幸也

儒宗理要張子 卷二 正宗 其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為之招也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入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

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由象識心狗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

象物也如好樂者心好色者亦心樂與色物也因物而知吾心之好若狗于物及喪吾心之好與物無異故不可謂之心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耳目所知者物心所知者理以理處事故知之也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耳目雖為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為啓之之要也。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功為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知爾。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二

正蒙

七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為人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天即道也工夫在一能字道能體身即能體物矣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成心者私意也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此章言心者亦指私心為言也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

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

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凝冰者歟。夏蟲疑冰以其不識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

虛空之大。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

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

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

能究所從也。

中正篇第八 此篇論人當植立大中正之道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二 正蒙 七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

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

子不致其學。足以為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

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致推極也足僅足也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

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

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

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

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為之像。此顏子之歎乎。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為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

兩成身成性有內外無彼此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

儒宗理要張子 卷二

正蒙

下

誠者必變而後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中謂時中止其中者大而能化也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

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

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

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為未盡。况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場兩端之教也。不得已而後為。至於不得為而止。斯智矣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為不相似。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

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

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儒宗理要張子 卷二

正蒙

五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

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博文

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

智也。此言順理徙義為窮理精義之本。而窮理精義又為資深習察之本。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

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

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

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已

一身當然爾無欲無惡但知責已自脩也上四句見坊記

行之篤者敦篤乎云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

者共攻之攻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

己蓋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

善達不善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各之必可言

也如是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

有諸已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

若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

仁義之道徒善或流於不當徒是或失於兼愛好仁仁也惡不仁義也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

仁為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為

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嘆曰已矣

乎思之甚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說命遜志時敏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溫故知新多識

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

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

也

問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

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

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為山平地此仲尼所以借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

儒宗理要張子 卷二 正蒙 五

學者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

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以心求道正猶以已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為不思而得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為無失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

其說不可推而行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者見一曲致文則餘

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徒義誠能徒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

變則圓神無滯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為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安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儒宗理要張子卷二 正蒙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為而後教之也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遜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直鈞諸枉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攻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已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為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為謀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子而孚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民物皆吾子也而以誠信感化之衆好所

謂善也而相輔翼上進則吾儒者之教行也
儒宗理要張子卷二 正蒙

也

一四 續修四庫全書 第 4 版 反文內

張子卷三

後裔西山能鱗纂輯

正蒙下

至當篇第九 此篇言天理求至當之歸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儒宗理要張子卷三 正蒙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

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

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

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

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

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禮器則大矣。脩性而非小成者歟。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

爾。脩性而非小成。猶左傳所謂能自由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是也。此又申明上章禮器禮運之意。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脩己以安人。

脩己而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愾於天下。愾。怒也。謂不行於家。可怒於天下乎。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眾。擴之

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為己而脩。行非為人。也。況人有不善。可強同乎。

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有苟合之行。者必無反己之心。

儒宗理要張子卷三 正蒙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

下。莫盛於感人心。

道遠人。則不仁。仁者道之體。道者仁之用。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

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

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

以變。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

或害。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立必正。方則安。于禮仁主。靜不易。方者安于靜也。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大海無潤。因賜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

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助寡則親。戚畔之。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能

身則資安。處以置之。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

矣。得道多助。愛人保身也。不擇地而安。處平居患難無不可也。如是則所知所行之通乎理者亦極大矣。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已。治已則無尤。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三 正蒙 三

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君子於仁。聖為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為能也。能

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治諸物。故大人

有所不與。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夫聰明之盡者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

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

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清為異物。和為狗物。清者與物異。和者與物同。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

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遠矣。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一者守之正。兼者畜之多。此承上道。所以可大可久。兼天地聖人而言也。

大則直不絞。方不剝。故不習而無不利。絞曲也。剝闕也。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

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為能以屈為伸。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

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順焉。利

莫大焉。儒宗理要 張子 卷三 正蒙 四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有立以體言。有為以用言。

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

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禮直斯清。撻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徒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

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物前定而不疚。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不以禮性之不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為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三 正蒙 五

闡然脩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作者篇第十 此篇論聖人有為之迹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稽眾舍己。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別自其所生。分析其眾類。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為善也。隱惡也。所覺者先也。過化無所留滯不

好問好察。適言隱惡。揚善與人為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為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慙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己。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疑周公上有坐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三 正蒙 六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已不敢不聽。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縻繫于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為政。不革命而有中國。熙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

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眾脩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所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重耳姪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姪姪謂也直正也

魯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為有命如晏嬰知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耶

山濼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眾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興僑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三 正蒙 七

之病與子產既使民矣又教之既愛民矣又教使之若相背相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顧更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三十篇第十一 此篇論為學之序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器者拘局之謂守道也精義致用精察義理之當然以致于人倫政事之用也天命者天道之木然與天同德者聖人之自然也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裁裁成也知其日益也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

夢周公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疾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三 正蒙 八

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知我也夫知我者其天乎處困之時能警悟通曉故為德辨奮發典起故為感速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且法壞夢寐不忘為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

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為所為不顧乎其外也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三 正蒙 九

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祝史宗廟之官舉近以該遠約而言之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表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擯趨進翼如沒階趨翼如賓不顧矣相君送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紆君敬也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紆也

冉子請粟與原思為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為已甚也如是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為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為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應問答人之問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憚卑以求富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三 正蒙 十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各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己者不輒貳之于後也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避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龍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

同者矣。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為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為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為有是也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備宋理要 張子 卷三 正蒙 十一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為眾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爻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犖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駢且角縱不為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有德篇第十二 此篇論人有德之實

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志于仁而無惡能為無也

行修言道則當為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

說皆取人之弊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矜矜信其小者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皆挈之他皆放此二章復也此令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備宋理要 張子 卷三 正蒙 十一

君子於民導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無徵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程子曰禮之與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

正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於性與天道卜者性與天道之所寓達者感通之也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憚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物之象其生者必取

歸罪為尤罪已為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已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已

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已能無怨也能無怨又進一步非解無怨二字或疑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為非禮之恭也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三 正蒙 十三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程子曰意與志異志是所

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不同也

藝者日為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分義循日限程也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皆懷居也

老而不死是為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者皆賊生之道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徙義

不僭不賊其不忤不求之謂乎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

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于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

得之矣或失之吝或失之驕皆有意而為之者也

罪已則無尤能罪乎已則有自修之實故於人無尤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足稱也

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不思之甚

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執不得

反亦理也勢不得反勢之實也文意使伴而得免孟子之言猶信

克已行法為賢樂已可法為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

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

仁辟色者遠恥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為士清濁淹速

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為

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進賢如不獲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

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焉不慤

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

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虎變者光明文顯也。

言從作。又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忠為政難。患民難喻。

有司篇第十三 此篇論有司為政之道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為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先正者先正其已也。

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為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三 正蒙 五

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為政必身倡之。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

之伐。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弑逆。諸侯當不

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

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

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

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

入私已。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善者有勸之報。不善者有沮之報。此根之合於德者。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蹟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

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為貴。惡厭也。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

德也。而謂之人。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大小。及繫辭其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三 正蒙 六

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一本大作。又無其爻二字。○撰具也。小大陰陽也。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

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

易乾坤毀卦。畫不立也。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

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兩爻為一極。六爻為三極。合言之曰。太極。分言之。則天地人各具一太極。

陽徧體眾。陰眾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

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

下皆君子之道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羸不足而生亦兩而已

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為孰能與於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著龜之用也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神德行者

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為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

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賤則於易深矣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

象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

此下專論乾之理

父母萬物乾德終始萬物猶父母之生

子乃萬物之不能離者也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利且貞也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得者時不得舍

也九五大入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九龍以位畫為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為其大大人望之所謂

絕塵而奔峻極於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

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大人要作孔子看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

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慮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惟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於聖智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三 正蒙 六

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為已而已未暇及人者也

成德為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三 正蒙 九

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九四以陽居陰故日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為邪也終其義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以下雜論卦義

乾至健無體為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先後解與朱子異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

健不置乎勞終始乎止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程子曰凡陽在下者動之象在中者陷之象在上者

止之象陰在下者入之象在中者麗之象在上者說之象也

與為木萌於下滋於上為繩直順以達也為工巧且順也為白所遇而從也為長為高木之性也為臭風也入也於人為寡髮

廣顛躁人之象也以下八節詳卦傳所廣八卦之象

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為赤其色也

離為乾卦於木為科上稿附且躁也躁當作燥○科謂科

艮為小石堅難入也為徑路通或寡也或一本作且字

兌為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為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

坤為文麗色也為眾容載廣也

乾為大赤其正色也為冰健極而寒甚也

震為萑葦為蒼黃竹為專皆蕃鮮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

艮一陽為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

多艮之象者則明之義也

蒙無遽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

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

而往有功也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三 正蒙 十

中乎上與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乎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無妄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為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井潔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歎與

闔戶靜密也闔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視耳聞受於陽也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

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

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

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

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存一作考

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

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蕩所以妙乎神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三 正蒙 五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為難察變化之象為易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

往之為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此言讀易之法

樂器篇第十五 此篇論樂章之大意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已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

之無隱諷諫之巧也相替之相也周召同心輔相王室也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大學

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酌周公沒

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十三舞焉以下因論樂而論

典已之善觀人之志群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出可

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各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贊

化育之一端也

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未美故絢

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繪事後素素謂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三 正蒙 五

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亦黑必綯以粉素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

江沱之濞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喪其朋故不以勝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采泉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歟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心敬而不瀆之以拜非善教寔明能取是於民哉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三 正蒙 五

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則知其怨苦嗟嘆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知其無也

綢直如髮貧者紛紜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爾
蓼蕭蒙華有譽處兮皆謂君接已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初疑當作物

采芣之詩合旃則無然為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試厚之至也人之為言以告子者則求得其所譽者也必有所試而無遠以為然厚之至也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飢寒不恭莫甚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為士者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為徒破缺我斧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伐柯言正當加禮于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晝于小子其新逆新當作親逆逆也

九罭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三 正蒙 五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堯時高辛子孫為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誣言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

序已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朱子曰唐棣自是一兩段物夫子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可不思則何遠之有與上文通漢儒合為一章故誤認偏其反而為反經合道也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禮者也

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滅者與
就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擊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而
止也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蹄豕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
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爲可知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也

考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爲和氣之應也
以下解書

九疇次叙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已
故次五事已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三 正蒙 五

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
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
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
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尊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
則親其親爲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於有親
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爲
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於疎之賢者爲必然克明俊
德於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臯陶亦
以惇叙九族庶明勵翼爲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

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叙而及大學謂克明俊德爲自明其德不
若孔氏之註愈 此章所引書皆非本旨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牧無義民
治昏則俊民用微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决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朕志
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故不必卜筮
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衍推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

王禘篇第十六 此篇論禮遜之實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三 正蒙 五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爲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爲春
以禴爲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爲六矣諸侯不禘共四享
歟夏商諸侯夏特一禘王制謂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
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禘於夏周爲春夏嘗於夏商爲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
而言爾

享嘗云者享爲追享朝享禘亦其一爾嘗以配享亦對舉秋冬
而言也夏商以禘爲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商天子
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禘而五也周改禘爲禴則天子享六諸
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禘祫祫禘

禘嘗禘烝既以禘為時祭則禘可同時而舉禘以物薄而諸侯

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矣下又云嘗禘烝禘則烝嘗且禘禘嘗從舊

無疑矣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禘禘則

不嘗禘子如天禘一牲一禘言於夏禘之時正為一祭特一禘而已

庶子不祭祖不止言王明其宗也明宗子不祭禘以父為親之

庶子不祭禘考而已明其宗也當祭也不祭禘極甚者故又

數特以已不祭禘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雖無後以

庶子不祭禘與無後者註不祭禘者父之庶蓋以禘未足語世

其成人備世數當附祖以祭之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

庶之殤則自祭之也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已為其祖

矣無所耐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

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耐食無

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

大宗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為祧者二無不遷之太祖

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為親廟二為文武二

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

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為太祖若禘則請於其君并

不嘗

庶子不祭祖不止言王明其宗也明宗子不祭禘以父為親之

庶子不祭禘考而已明其宗也當祭也不祭禘極甚者故又

數特以已不祭禘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雖無後以

庶子不祭禘與無後者註不祭禘者父之庶蓋以禘未足語世

其成人備世數當附祖以祭之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

庶之殤則自祭之也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已為其祖

矣無所耐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

高祖于禘之于禘之不當禘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

詳爾而特禘之也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求

之或於室或於祊也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事鬼神

事之至也理之盡也天莫報之祭百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諡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據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大廟就藏朔之處告祖

而行

儒宗理要張子 卷三 正蒙 天

受命祖廟作龜禰官次序之宜

公之士及大夫之眾臣為眾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

家邑之士為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

所以別士於家者也眾臣不以杖即位疑義與庶子同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益益三命方受

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辟除未有位於

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于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

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

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

一命為可知

賜官使臣其屬也。若卿大夫以室老士為貴臣未賜官則不得臣其士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官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為謙讓而已。

君子之射以中為勝不必以貫革為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為可知矣此為力不同科之一也。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

博依善依永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也。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三

正蒙

元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為一說。

乾稱篇第十七 此篇論佛法虛寂不如吾道之正

西銘為此篇首章故取首句為篇名今自為一書而其篇名猶在也

按此篇與太和篇互相發明學者宜合而觀之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

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天地間無一物非太虛之神為性

虛之氣所生則亦無一物非太虛之神為性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

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合氣有象否非象有意否此以中

庸性命之理明易神化之意

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為此說

久矣果暢真理乎。分而言之則有與無對合而言之則有無皆性也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蕞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為蕞然起見則幾矣。蕞然言蔽于耳目猶外而遺內也

有無一內外合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感也以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三

正蒙

元

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

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

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此節只是明理不外氣之意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

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神指其發見處

言體猶言主也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至虛二句即首篇太虛之容形至靜二句即首篇至靜之容感一字當作聚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已百

人十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

可以言遇此言性命之道於無無即太虛蓋欲人之修已而俟其時耳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若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

儒宗理要張子卷三 正業 三

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詭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韓愈云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張子又從而大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為幻妄有為為疣贅以世界為陰濁遂厭而不有遣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八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

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誠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未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實際捨實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太虛之性晝夜陰陽之理也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此以大傳之言釋告子路之意

儒宗理要張子卷三 正業 三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與名爾晝夜陰陽即物也與兼體而不累之意互相發大率天之為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子况諸谷以此老子謂谷神必死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

殊也。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為變，與所為變者對。聚散存亡為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說也。此正形容天地萬物為一體之意，先儒數辨其非亦未之過也。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

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

不設信夫。施之妄，益物不誠也。學之不勤，自益不誠也。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固矣。忠信進

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不固不剛，滯也。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三 正義

張子卷四

後裔西山能辨纂輯

經學理窟上

周禮

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添入者，如盟詛之屬，必非周公之意。蓋盟詛起於王法不行人，無所取直，故要之於神，所謂國將亡，聽於神，蓋人屈抑無所伸，故也。如深山之人，多信巫祝，蓋山僻罕及，多為強有力者所制，其人屈而不伸，必呪詛於神，其間又有偶遭禍者，遂指以為果得伸於神，如戰國諸侯盟詛，亦為上無王法，今山中人凡有疾者，專使巫者視之，且十人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四 理窟

間有五人自安，此皆為神之方，如周禮言十矢四已為下鑿，則十人自有五人自安之理，則盟詛決非周公之意，亦不可以此病周公之法，又不可以此病周禮。詩云：侯詛侯呪，靡屆靡究，不與民究極，則必至於詛呪。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肉刑猶可用於外刑，今大辟之罪，且如傷舊王者，外軍人犯逆，走亦外，今且以此比刑足，彼亦自幸得免，外人觀之，更不敢犯，今之妄人，往往輕視其外，使之刑足，亦必懼矣，此亦仁術。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釋氏錙銖

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為大。則為事不得。若界之一錢。則必亂矣。至如言四句偈等。其先必曰。人所恐懼。不可思議。及在後。則亦是小人所共知者事。今所謂外。雖奴隸竊聞。豈不知皆是空。彼實是。小人所為。後有文士學之。增飾其間。或引入易中之意。或更引他書文之。故其書亦有文者。實無所依取。莊子雖其言如此。實是畏。亦為事不得。

一市之博。百步之地。可容萬人。四方必有屋市。官皆居之。所以平物價。收滯貨。禁爭訟。是決不可闕。故市易之政。非官專欲取利。亦所以為民。百貨亦有全不售時。官則出錢以留之。亦有不。可買時。官則出而賣之。官亦不失取利。民亦不失通其所滯。而。儒宗理要 張子 卷四 聖訓 二

應其所急。故市易之政。止一市官之事耳。非土政之事也。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咎一人而定。蓋人無敢據土者。又須使民悅從。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為富。借如大臣有。掘土千比者。不過封與五十里之國。則已過其所有。其他隨土。多少與一。官使有租稅。人不失故物。治天下之術。必自此始。今。以天下之土。基畫分布。人受一方。養民之本也。後世不制其產。止使其力。又反以天子之貴。專利。公自公民。自民。不相為計。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術自城起。首立四隅。一方正矣。又增一表。又治一方。如是百里之地。不日可定。何必。毀民廬舍墳墓。但見表足矣。方既正。表自無用。待軍賦與治溝。

洫者之田。各有處所。不可易。旁加損。井地是也。百里之國。為方。十里者。百十里。為成。成出革車一乘。是百乘也。然開方計之。百里之國。南北東西各三萬步。一夫之田。為方步者。萬。今聚南北。一步之博。而會東西三萬步之長。則為方步者。三萬也。是三夫之田也。三三如九。則百里之地。得九萬夫也。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千乘計之。凡用七萬五千人。今有九萬夫。故百里之國。亦可言千乘也。以地計之。足容車千乘。然取之。不。如是之盡。其取之。亦什一之法也。其間有山陵林麓。不在數。廛而不征。廛者。猶今之地基錢也。蓋貯物之地。官必取錢。不征。者。不稅飲之也。法而不廛。法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廛與不。儒宗理要 張子 卷四 聖訓 三

廛也。既使為采地。其所得亦什一之法。井取一夫之出也。然所食。必不得盡。必有常限。其餘必歸諸天子。所謂貢也。諸侯卿大夫。采地。必有貢。貢者。必於時享。天子皆廟受之。是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之義。其貢亦有常限。食采之餘。致貢外。必更有餘。此所謂天子幣餘之賦也。以此觀之。古者天子。既不養兵。財無所用。必大殷富。以此知井田行。至安榮之道。後世乃不肯行。以為至難。復以天子之威。而飲奪人財。汲汲終歲。亦且不足。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為永業。所謂世祿之家。然古者世祿之。

家必不如今日之官戶也。必有法。蓋舍役者。惟老者疾者貧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舍此雖世祿之家。役必不免也。明矣。

井田亦無他術。但先以天下之地。基布畫定。使人受一方。則自是均。前日大有田產之家。雖以田授民。然不得如分種如租種矣。所得雖差少。然使之為田官。以掌其民。使人既喻此意。人亦自從。雖少不願。然悅者眾而不悅者寡矣。又安能每每恤人情。如此其始。雖分公田與之。及一二十年。猶須別立法。始則因命為田官。自後則是擇賢。欲求古法。亦先須熟觀文字。使上下之意通貫。大其胸懷。以觀之。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封建功。有大功德者。然後可以封建。當未封建前。天下井邑。當如何為治。必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四

理窟

立田大夫治之。今既未可議封建。只使守令終身。亦可為也。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簡。則治之精。不簡則不精。故聖人必以天下分之於人。則事無不治者。聖人立法。必計後世子孫。使周公當軸。雖攬天下之政治。之必精。後世安得如此。且為天下者。奚為紛紛。必親天下之事。今便封建。不肖者復逐之。有何害。豈有以天下之勢。不能正一百里之國。使諸侯得以交結。以亂天下。自非朝廷大不能治。安得如此。而後世乃謂秦不封建為得策。此不知聖人之意也。

人主能行井田者。須有仁心。又更強明果敢。及宰相之有才者。唐太宗雖英明。亦不可謂之仁主。孝文雖有仁心。然所施者淺。

近但能省刑罰。薄稅歛。不慘酷而已。自孟軻而下。無復其人。楊雄擇聖人之精。艱難而言之。正止得其淺近者。使之為政。又不知如何據此所知。又不遇其時。無所告訴。然楊雄比董生。孰優。雄所學雖正當。而德性不及董生之博大。但其學差溺於公羊。識緯而已。

婦人之拜。古者首低至地。肅拜也。因肅遂屈其膝。今但屈其膝。直其身。失其義也。

一畝城中之宅。授於民者。所謂廛里。國中之地也。百家謂之廛。二十五家為里。此無征。其有未授閑宅。區外有占者。征之一使自賦也。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四

理窟

五畝國宅。城中授於士者。五畝以其父子異宮。有東宮西宮。聯兄弟也。亦無征。城外郭內授於民者。亦五畝。於公無征。

十畝場圃。所任園地也。詩十畝之間。此也不獨築場納稼。亦可毓草木也。城在郭外。征之二十。而一蓋中有五畝之宅。當受而無征者。但五畝外者出稅耳。

二十五畝宅田。士田賈田。所任近郊之地也。孟子曰。餘夫二十。五畝此也。宅田。士之在郊之宅田也。士田。士所受圭田也。兼宅田共五十畝。賈田。賈者所受之田。孟子曰。卿以下有圭田五十畝。此言士者。卿士通言之。

五十畝官田。牛田。賞田。牧田者。所任遠郊之地也。官田。庶人在

官者之田牛田牧公家牛之田賞田賞賜之田牧田有二牧六畜者一也授於鄉民者一也此四者皆以五十畝為區賞田以厚薄多寡給之

百畝鄉民所受井田不易者也此鄉田百畝兼受牧田五十畝故其征二十而三

百五十畝田百畝萊五十畝遂人職曰夫廩餘夫亦如之廩者統百畝之名也又有萊五十畝可薪者也野曰萊鄉曰牧猶民與民之別其受田之家耕者之外猶有餘夫則受二十五畝之田萊亦半之故曰亦如之其征二十而三

二百畝田百畝萊百畝此在二十而三與十二之征之間必更有法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四 理窟 六

三百畝田百畝萊二百畝者其征十二以萊田半見耕之田通田萊三百畝都計之得十二也惟其添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其上園地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添林也

周制受田自一畝至三百畝計九等餘夫增減猶在數外耳國中以免者多役者少故晚征而早蠲之野以其免者少役者多故早征而晚蠲之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疾者多居國中故免者多

宅不毛者乃郭中受五畝之宅者於公則無征然其間亦可毓草木取利但於里中出布止待里中之用也

居於田而不耕者出屋中之粟

間民轉移之餘無職事者無所貢故出夫家之征或征其力不用力則必有他征孟子所謂力役之征夫者一夫家者兼餘夫旅師間粟野之田者有未受而闕者或已受之民徙於他處或疾病死不能耕者其民之有力者權耕所出之粟也旅師掌而用之勸粟助貸於民之粟或元有官給之本或以屋粟間粟貸之得其與積則平頒之

幣金玉齒革泉布之雜名
近郊疑亦通謂之國中十一使自賦之者蓋迫近王城未容井授故其稅十一以為正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四 理窟 七
遠郊二十而三謂遠郊地寬雖上地猶更給萊田五十畝故其法二十而三餘夫則無萊田六遂然後餘夫有萊田故遂人職云餘夫亦如之國宅無征則遠郊之宅有征可知

勸粟與助之粟 屋粟不授田徙居之粟 間粟井田耕民不時死徙其田偶闕而未歸空土有量力者暫資以為生者之粟 此三粟非公家正賦專以資里宰之師所謂旅師者里中之養供服器之用為賞罰之柄

廩里與園廩之別廩城中族居之名里郭內里居之稱園廩在園地其制百畝之閒十家區分而衆居者詩人所謂十畝之閒之田也作詩者以國地侵削外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園廩而

已故耕者無所用其力則棄者閑閑而多也十畝之外他人亦然則削小無所容尤為著矣

一夫藉則有十畝之收盡入於公一夫稅則計十畝中歲之收取其一畝借如十畝藉中歲十石則稅當一石而無公田矣十而稅此必近之

夫家之征疑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餘夫竭作或三人或二人或二家五人此謂之家夫家之征疑但力征而已無布縷米粟之征若歲無力征則出夫布閭師所謂無職者出夫布非謂常出其布不征其力則出夫布以代之也

周制上田以授食多者下田以授食少者此必天下之通制也

儒宗理要張子 卷四 理窟 八

又遂人上田萊五十畝中百畝下二百上田萊五十畝比遠郊井受牧田之民二十而稅三者無以異中萊百畝以肥瘠倍上萊下萊二百畝以肥瘠倍中萊此三等蓋折衷之均矣然授上萊者稅二十而三受下萊者乃多至十二蓋田均則食少者優不得不加之稅爾周道如砥此之謂也

周禮惟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故議論天下之是非易處天下之事難孔子常語弟子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守祧先公之遷主於后稷之廟疑諸侯無祧廟亦藏之於始祖

之廟謂之圭田恐是畦田若菜圃之類故授之在近又少也

詩書

周南召南如乾坤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但儀刑文王則可以取信家邦言學文王者也

蟬蛻者陰氣薄而日氣見也有二者其全見者是陰氣薄處不全見者是陰氣厚處

聖人文章無定體詩書易禮春秋只隨義理如此而言李翱有言觀詩則不知有書觀書則不知有詩亦近之

儒宗理要張子 卷四 理窟 九

順帝之則此不失赤子之心也冥然無所思慮順天而已赤子之心人皆不可知也惟以一靜言之

言之能知詩者惟孟子為以意逆志也夫詩之志至平易不必為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焉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只觀天意如何耳觀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美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

萬事只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為難遽去其君則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不堪而去之也

高宗夢傅說先見容貌此事最神夫夢不必須聖人然後夢為有理但天神不問人入得處便入也萬頃之波與汗泥之水皆足受天之光但放來平易心便神也若聖人起一欲得靈夢之心則心固已不神矣神又焉有心聖人心不艱難所以神也高宗只是正心思得聖賢是以有感

天無心心都在人之心一人私見固不足盡至於衆人之心同一則却是義理總之則却是天故曰天曰帝者皆民之情然也謳歌訟獄之不之焉人也而以爲天命武王不薦周公必知周公不失爲政

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

儒宗理要張子

卷四

理篇

十

書稱天應如影響其福禍果然否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見惟占之於民人所悅則天必悅之所惡則天必惡之只爲人心至公也至衆也民雖至愚無知惟於私已然後昏而不明至於事不干礙處則自是公明大抵衆所向者必是理也理則天道存焉故欲知天者占之於人可也

稽察舍已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欽明文思堯德也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舜德也舜之德與堯不同蓋聖人有一善之源足以兼天下之善若以字之多寡爲德之優劣則孔子溫良恭儉遜又多於堯一字至於八元八凱齊

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則其字又甚多如是反過於聖人如孟子言堯舜之道孝悌而已蓋知所本今稱尚書恐常稱尚書尚奉上之義如尚衣尚食

先儒稱武王觀兵於孟津後二年伐商如此則是武王兩畔也以其有此故於中庸言一戎衣而有天下解作一戎衣蓋自說作兩度也孟子稱取之而燕民不悅弗取文王是也只爲商命未改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此事間不容髮當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爲獨夫故予不奉天厥罪惟均然問命絕否何以上之只是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當時豈由武王哉

儒宗理要張子

卷四

理篇

十

靈臺民始附也先儒指以爲文王受命之年此極害義理又如司馬遷稱文王自姜里歸與太公行陰德以傾紂天下如此則文王是亂臣賊子也惟董仲舒以爲文王閔悼紂之不道故至於日昃不暇食至於韓退之亦能識聖人作姜里操有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之語文王之於紂事之極盡道矣先儒解經如此君臣之道且不明何有義理哉如考槃之詩永矢弗過弗告解以永不復告君過君豈是賢者之言詩序必是周時所作然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辨也如言不肯飲食教載之只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便云教載絕不成言語也

文如高子曰靈星之尸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一也
七月之詩計古人之為天下國家只是豫而已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者溫潤之物若兩玉相攻則無
所成必石以磨之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凌則脩省畏
避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如此便道理出來

宗法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
與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則人不知統系來處古人亦鮮有不知
來處者宗子法廢後世尚譜牒猶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
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儒宗理要張子卷四 理窟 十二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
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
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
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
止能為三四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眾子分裂
未幾落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
夫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已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
宗已非已宗於人也所以繼嗣則謂之繼嗣之宗繼祖則謂之
繼祖之宗曾高亦然

言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

子之家非獨宗子之為士為庶人亦然

宗子之母在不為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與宗子共事宗
廟之祭者豈可夫婦異服故宗子雖母在亦當為宗子之妻服
也東酌犧象西酌鬱尊須夫婦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也未娶而
死則難立後為其無母也如不得已須當立後又須并其妾母
與之大不得已也未娶而死有妾之子則自是妾母也

天子建國諸侯建宗亦天理也譬之於木其上下挺立者本也
若是旁枝大段茂盛則本自是須低摧又譬之於河其正流者
河身若是涇流汎濫則自然後河身轉而隨涇流也宗之相承
固理也及旁支昌大則須是却為宗主至如伯邑考又不聞有

儒宗理要張子卷四 理窟 十二

罪只為武王之聖顧伯邑考不足以承太王之緒故須立武王
所以然者與其使祖先享卿大夫之祭不若享人君之禮
至如人有數子長者至微賤不立其間一子仕宦則更不問長
少須是士人承祭祀

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
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
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為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
從此義雖不與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
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今日大臣之家且可方宗子
法譬如一人數子且以適長為大宗須據所有家計厚給以養

宗子宗子勢重即願得之供宗子外乃將所有均給族人宗子須專直教授宗子之得失責在教授其他族人別立教授仍乞朝廷立條族人須管遵依祖先立法仍許族人將已合轉官恩澤乞回授宗子不理選限官及許將奏薦子弟恩澤與宗子且要主張門戶宗子不善則別擇其次賢者立之

後來朝廷有制曾任兩府則宅舍不許分意欲後世尚存其官之宅或存一影堂知嘗有是人然宗法不立則此亦不濟事唐狄人傑顏杲卿真卿後朝廷盡與官其所以旌別之意甚善然亦處之未是若此一人死遂却絕嗣不若各就墳冢給與田五七頃與一間名目使之世守其祿不惟可以為天下忠義之勸

備宗理要 張子 卷四 理窟 十四

亦是為忠義者實受其報又如先代帝王陵寢其下多有閒田每處與十畝田與一間官世守之

禮言祭畢然後敢私祭為如父有二子幼子欲祭父來兄家祭之此是私祭祖有諸孫適長孫已祭諸孫來祭者祭於長孫之家是為公祭

王制言大夫之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若諸侯則以有國指始封之君為太祖若大夫安得有太祖

宗子既廟其祖禰支子不得別祭所以嚴宗廟合族屬故曰庶子不祭祖禰明其宗也

宗子為士立二廟支子為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為大夫

立不為宗子立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於宗子之家

禮樂

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禮別異不忘本而後能推本為之節文樂統同樂吾分而已禮天生自有分別人須推原其自然故言反其所自生樂則得其所樂即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

周樂有象有大武有酌象是武王為文王廟所作下武繼文也武功本於文王武王繼之故武王歸功於文王以作此樂象文王也大武必是武王既崩國家所作之樂奏之於武王之廟酌必是周公七年之後制禮作樂時於大武有增添也故酌言告

備宗理要 張子 卷四 理窟 十五

成大武也其後必是酌以祀周公 治亂以相為周召作訊疾以雅為太公作

人門而縣與金奏此言兩君相見凡樂皆作必肆夏也至升堂之後其樂必不皆作奏必有品次大合樂猶今之合曲也必無金石止用匏竹之類也八音克諧堂上堂下盡作也明矣

古樂不可見蓋為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為不可知只此虞書詩言志歌末言聲依末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盡於是

詩只是言志歌只是末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人可聽今日歌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為善歌長言後却要入於律律則知音者知之知此聲入得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

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於此乎哀則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於嘯殺太下則入於嘯緩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

周禮言樂六變而致物各異此恐非周公之制作本意事亦不能如是確然若謂天神降地祇出人鬼可得而禮則庸有此理問角徵羽皆有主出於唇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口以兼五聲也徵恐只是徵或避諱爲徵如是則清濁平仄不同矣齒舌之音異矣

今尺長於古尺尺度權衡之正必起於律律本黃鐘黃鐘之聲以理亦可定古法律管當實千有二百粒秬黍後人以羊頭山

備宗理要

張子

卷四

理窟

七

黍用三等篩子透之取中等者用此特未爲定也此尺只是器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袂一尺二寸以古人之身若止用一尺二寸豈可通用即知因身而定羊頭山老子說一秤二米秬黍直是天氣和十分豐熟山上便有山下亦或有之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深厚者必能知之

後之言曆數者言律一寸而萬數千分之細此但有其數而無其象耳

聲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蠶吐絲而商絃絕正與天地相應方蠶吐絲木之氣極盛之時商金之氣衰如言律中大簇律中林鐘於此盛則彼必衰方春木當盛却金氣不衰便是不和

不與天地之氣相應

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至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如爲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矣

鄭衛之音自古以爲邪淫之樂何也蓋鄭衛之地濱大河沙地土不厚其間人自然氣輕浮其地土若不費耕耨物亦能生故其人偷脫怠墮弛慢頹靡其人情如此其聲音同之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其地平下其間人自然意氣柔弱怠墮其土足以生古所謂息土之民不才者此也若四夷則皆據高山谿谷

備宗理要

張子

卷四

理窟

七

故其氣剛勁此四夷常勝中國者此也

移人者莫甚於鄭衛未成性者皆能移之所以夫子戒顏回也今之琴亦不遠鄭衛古者必不如是古音只是長言聲依於未於聲之轉處過得聲和婉決無預前定下腔子

禮所以持性蓋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須禮以持之能守禮已不畔道矣

禮卽天地之德也如顏子者方勉勉於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勉勉者勉勉以成性也

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禮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欲養民當自井田始治民則教

化刑罰俱不出於禮外。五常出於凡人之常情。五典人日日為但不知耳。

今之人白少見其父祖從仕。或見其鄉間仕者。其心正欲得利。祿縱欲於義理更不留意。有天生性美。則或能孝友廉節者。不美者縱惡而已。性元不會識磨礪。

時措之宜便是禮。禮即時措時中見之事業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槩言。如孔子喪出。母子思守禮為非也。又如制禮以小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義甚大。須是精義入神。以致用觀其會通。以行典禮。此則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信矣。理要張子 卷四 禮窟 六

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敘天秩。如何可變。禮不必皆出於人。至如無人。天地之禮自然。而有何假於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為禮也。學者有專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告子專以義為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皆非也。當合內外之道。

能答曾子之問。能教孺悲之學。斯可以言知禮矣。進人之速。無如禮樂。

學之行之而復疑之。此習矣。而不察者也。故學禮所以求不疑。仁守之者在學禮也。

學者行禮時。人不過以為迂。彼以為迂。在我乃是徑。提此則從。

吾所好文。則要察察心。則要洪放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古人無椅卓。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則體恭。可以拜伏。今坐椅卓。至有坐到起。不識動者。主人始親一酌。已是非常之欽。蓋後世一切取便安也。

氣質

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况居天下之大。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為。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大體胖。心既弘大。則自然舒大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大。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備矣。理要張子 卷四 禮窟 七

大則入於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為冠者。以重其首。為履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為銘。皆所以慎戒之。

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天壽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為氣所使。而不得為賢者。蓋為不知學。古之人在鄉間之中。其師長朋友。日相教訓。則自然賢者多。但學至於成性。則氣無由勝。孟子謂氣壹。則動志。動猶言移易。若志壹。亦能動氣。必學至於如天。則能成性。

誠意而不以禮。則無徵。蓋誠非禮。無以見也。誠意與行禮。無有先後。須兼脩之。誠謂誠有是心。有尊敬之者。則當有所尊敬之。

心有養愛之者則當有所撫字之意此心苟息則禮不備又不當故成就其身者須在禮而成禮則須至誠也

天本無心及其生成萬物則須歸功於天曰此天地之仁也仁人則須索做始則須勉勉終則復自然人須當存此心及用得孰却恐忘了若事有汨沒則此心旋失失而復求之則才得如舊耳若能常存而不失則就上日進立得此心方是學不錯然後要學此心之約到無去處也立本以此心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亦從此而辨非亦從此而辨矣以此存心則無有不善

古人耕且學則能之後人耕且學則為奔迫反動其心何者古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四

理窟

二十

人安分至一簞食一豆羹易衣而出口只如此其分也後人則多欲故難能然此事均是人情之難故以為貴

所謂勉勉者謂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繼不已乃善而能至於成性也今聞說到中道無去處不守定又上面更求則過中也過則猶不及也不以學為行室則有與而不居反之他而求位猶此也是處不守定則終復狂亂其不是亦將莫之辨矣譬之指鹿為馬始未嘗識馬今指鹿為之則亦無由識鹿也學釋者之說得便為聖人而其行則小人也只聞知便為了學者深宜以此為戒

孔子文王堯舜皆則是在此立志此中道也更勿疑聖人於此

上別有心人情所以不立非才之罪也善取善者雖於不若已采取亦有益心苟不求益則雖與仲尼處何益君子於不善見之猶求益况朋友交相取益乎人於異端但有一事存之於心便不能至理其可取者亦耳可取者不害為忠臣孝子

如是心不能存德虛牢固操則存捨則亡道義無由得生如地之安靜不動然後可以載物生長以出萬物若今學者之心出入無時記得時存記不得時即休如此則道義從何而生

於不賢者猶有所取者觀已所問何事欲問耕則君子不如農夫問織則君子不如婦人問夷狄不如問夷人問財利不如問商賈但臨時已所問學者舉一隅必數隅反

儒宗理要

張子

理窟

二十

後生可畏有異於古則雖科舉不能害其志然不如絕利一源學者有息時一如木偶人捧搖則動舍之則息一日而萬生萬死學者有息時亦與死無異是心死也身雖生身亦物也天下之物多矣學者本以道為生道息則死也終是偽物當以木偶人為譬以自戒知息為大不善因設惡譬如此只欲不息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欽則怠墮事無由立况聖人誠立故事無不立也道義之功甚大又極是尊貴之事

苟能屈於長者便是學問之次第二爾
整齊即是如切如磋也鞭後乃能齊也人須偏有不至處鞭所不至處乃得齊爾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

必有不行處是疑也譬之通身會得一邊或理會一節未全則須有疑是問是學處也無則只是未嘗思慮來也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客氣其為人剛行則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記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已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人之有朋友不為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

儒宗理要張子 卷四 理篇 五

最速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于學詩曰溫柔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

多聞見適足以長小人之氣君子莊敬日強始則須拳拳服膺由於牽勉至於中禮却從容如此方是為己之學鄉黨說孔子之形色之謹亦是敬此皆變化氣質之道也

道要平曠中求其是虛中求出實而又轉之以文則彌堅轉誠不得文無由行得誠文亦有時有庸敬有斯須之敬皆歸於是而已存心之始須明知天德天德即是虛虛上更有何說也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心大則百

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觸理皆在吾術內觀一物又敲點着此心臨一事又記念着此心常不為物所牽引去視燈燭亦足以警道大率因一事長一智只為持得術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

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不得其要鑽研大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心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無由得虛切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然而得博學於文以求義理期亦動其心乎夫思慮不違是心而已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

儒宗理要張子 卷四 理篇 五

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交相養之道夫屈者所以求伸也勤學所以脩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惟博文則可以力致人平居又不可以全無思慮須是考前言往行觀昔人制節如此以行其事而已故動焉而無不中理

學者既知此心且擇所安而行之已不愧疑則闕之更多識前言往行以養其德多聞闕疑多見闕殆而今方要從頭整理將前言往行常合為一有不合自是非也

人能不疑便是進德蓋已於大本處不惑雖未加工思慮必常在此積久自覺漸變學者惡其自足足則不復進

立本既正然後脩持。脩持之道既須虛心。又須得禮。內外發明。此合內外之道也。當是畏聖人之言。考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度義擇善而行之。致文于事業而能盡義者。只是要學。曉夕參詳。比較所以盡義。惟博學然後有可得以參較。琢磨學博則轉密。察鑽之彌堅。于實處轉為實。轉誠轉信。故只是要博學。學愈博則義愈精微。舜好問好察。邇言皆所以盡精微也。舜同仲尼心則同。至于密察處。料得未如孔子。大抵人君則有輔弼。疑承中守至正而已。若學者則事必欲皆自能。又將道輔于人。舜為人君猶起于側微。

學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淺。况可使志其小。苟志其小。志在行。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四

理窟

一節而已。若欲行信亦未必能信。自古有多少。要如仲尼者。然未有如仲尼者。顏淵學仲尼。不幸短命。孟子志仲尼。亦不如仲尼。至如樂正子為信人。為善人。其學亦全得道之大體。方能如此。又如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亦未說信甚事。只是謂于道未信也。

慎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若天祺氣重。也亦有矯情過實處。

人多言安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管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須是誠知義理之樂。于利欲乃得。

天資美不足為功。惟矯惡為善。矯惰為勤。方是為功。人必不能。

便無是心。須使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處以易簡。為是接物處。以時中為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四

理窟

注

張子卷五

後裔西山能鱗纂輯

經學理窟下

義理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吾徒飽食終日不圖義理則大非也工商之輩猶能晏寐夙興以有為焉知之而不信而行之甚於不知矣學者須得中道乃可守

人到向道後俄頃不捨豈暇安寢然君子向晦入燕處君子隨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五

理窟

物而止故入燕處然其仁義功業之心未嘗忘但以其物之皆息吾兀然而坐無以為接無以為功業須亦入息

此學以為絕耶何因復有此議論以為與耶然而學者不博孟子曰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

其如予何今欲功及天下故必多栽培學者則道可傳矣

人不知學其任智自以為人莫及以理觀之其用智乃癡耳基

酒書畫其術固均無益也坐寢息其術同差近有益也惟與朋

友燕會議論良益也然大義大節須要知若細微亦必知也

凡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不能為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

偽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已嘗為之則能使人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

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

今人自強自是樂己之同惡己之異便是有固必意我無由得虛學者理會到此虚心處則教者不須言求之書合者即是聖言不合者則後儒添入也

要見聖人無如論孟為要論孟二書於學者大足只是須涵泳以有限之心止可求有限之事欲以致博大之事則當以博大

求之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也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五

理窟

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着實地性剛者易立和者易達人只有立與達已

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然則剛與和猶是一偏惟大達則必立大立則必達

學者欲其進須欽其事欽其事則有立有立則有成未有不欽而能立不立則安可望有成

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情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

學不成也

聞見之善者謂之學則可謂之道則不可須是自求已能尋見

義理則自有自趣自得之則居之安矣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道德性命是長在不死之物也己身則死此則常在

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墮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

反躬者也

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盡亦可有終日善言而只在一物者當

識其要總其大體一言而乃盡爾

釋氏之學言以心役物使物不役心周孔之道豈是物能役心

虛室生白

今之性滅天理而窮人欲今復反歸其天理古之學者便立天

儒宗理要張子

理孔孟而後其心不傳如荀楊皆不能知

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蓋惟深則

能通天下之志只欲說得便似聖人若此則是釋氏之所謂祖

師之類也

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今日復有知者若此道天不欲明則

不使今日人有知者既使人知之似有復明之理志於道者能

自出義理則是成器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曰能者是今日不能而能

之若以聖人之能而為不能則狂者矣終身而莫能得也

學貴心悟守舊無功

知德斯知言已嘗自知其德然後能識言也人雖言之已未嘗

知其德豈識其言須是已知是德然後能識是言猶曰知孝之

德則知孝之言也

三代時人自幼聞見莫非義理文章學者易為力今須自作

為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

與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

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

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

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大率玩心未熟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

儒宗理要張子

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

粗

觀書必總其言而求作者之意

學者言不能識得盡多相違戾是為無天德今舉眉以思已失

其心也蓋心本至神如此則已將不神害其至神矣

有言經義須人人說得別此不然天下義理只容有一箇是無

兩箇是

且滋養其明明則求經義將自見矣又不可徒養有觀他前言

往行便畜得已德若要成德須是速行之

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成章不

達及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知所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學者潛心略有所得。即且誌之紙筆。以其易忘。失其良心。若所得是。充大之以養其心。立數千題。旋注釋常改之。改得一字。即是進得一字。始作文字。須當多其詞。以包羅意思。

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已亦了。

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嘗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為之憂。則不敢墮四益也。

有意求義。理復不得。於閒暇有時得。蓋意樂則易見。急而不樂。則失之矣。蓋所以求義理。莫非天地禮樂鬼神至大之事。心不洪。則無由得見。

語道不簡易。蓋心未簡易。須實有是德。則言自歸約。蓋趣向自是。居簡久則至於簡也。

聞之知之得之有之。孔子適周。誠有訪樂於萇。弘問禮於老聃。老聃未必是今老子。觀老子薄禮。恐非其人。然不害為兩老子。猶左丘明別有作傳。

者也

家語國語。雖於古事有所證明。然皆亂世之事。不可以證先王之法。

觀書且勿觀史。學理會急處。亦無暇觀也。然觀史又勝於游山水。林石之趣。始似可愛。終無益。不如游心經籍義理之間。

心解則求義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目明者。萬物紛錯於前。不足為害。若目昏者。雖枯木朽株。皆足為梗。

觀書且不宜急迫了。意思則都不見。須是大體上求之。言則指也。指則所視者遠矣。若只泥文而不求大體。則失之。是小兒視指之類也。常引小兒以手指物示之。而不能求物以視焉。只視

於手及無物。則加怒耳。

博大之心未明。觀書見一言大。一言小。不從博大中來。皆未識盡。既聞中道不易處。且休會歸諸經義。已未能盡天下之理。如何盡天下之言。聞一句語。則起一重心。所以處得心煩。此是心小。則百物皆病也。今既聞師言此理。是不易。雖掩卷守吾此心。可參。凡經義。不過取證明而已。故雖有不識字者。何害為善。易

曰一致而百慮。既得一致之理。雖不百慮。亦何妨。既得此心。復因狂亂而失之。譬諸亡羊者。挾策讀書。與飲酒博塞。其亡羊則一也。可不鑒。

人之迷經者。蓋已所守未明。故常為語言可以移動。已守既定。

人之迷經者。蓋已所守未明。故常為語言可以移動。已守既定。

雖孔孟之言有紛錯亦不須思而改之復鋤去其繁使詞簡而意備。

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瞽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記。

其觀中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已長得一格六經循環年欲一觀觀書以靜爲心但只是物不入心然人豈能長靜須以制其亂。

發源端本處既不誤則義可以自求。

學者信書且須信論語孟子詩書無舛雜理雖雜出諸儒亦若無害義處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禮記則是諸儒雜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五

理篇

七

記至如禮文不可不信已之言禮未必勝如諸儒如有前後所出不同且闕之記有疑議亦且闕之就有道而正焉。

嘗謂文字若史書歷過見得無可取則可放下如此則一日之力可以了六七卷書又學史不爲爲人對人耻有所不知意只在相勝醫書雖聖人存此亦不須大段學不會亦不甚害事會得不過患及骨肉間延得頃刻之生決無長生之理若窮理盡性則自會得如文集文選之類看得數篇無所取便可放下如道藏釋典不看亦無害既如此則無可得看唯是有義理也故唯六經則須着循環能使晝夜不息理會得六七年則自無可

語道斷自仲尼不知仲尼以前更有古可稽雖文字不能傳然義理不滅則須有此言語不到得絕。

由學者至顏子一節由顏子至仲尼一節是至難進也二節猶二闕然而得仲尼地位亦少詩禮不得孔子謂學詩學禮以言以立不止謂學者聖人既到後直知須要此不可闕不學詩直是無可道除是穿鑿任已知詩禮易春秋書六經直是少一不得。

大凡說義理命字爲難看形器處尚易至要妙處本自博以語言復小却義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從此學者苟非將大有爲必有所甚不得已也。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五

理篇

八

學大原上

學者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養浩然之氣須是集義集義然後可以得浩然之氣嚴正剛大必須得禮上下達義者克已也。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爲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着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只生是也更無別理。下學而上達者兩得之人謀又得天道又盡人私意以求是未必是虛心以求是方爲是夫道仁與不仁是與不是而已。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為學須是要進。有以異於人。若無以異於人。則是鄉人。雖貴為公卿。若所為無以異於人。未免為鄉人。

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已求之。而無不得者也。漢儒極有知仁義者。但心與迹異。

戲謔直是大無益。出於無敬心。戲謔不已。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善戲謔之事。雖不為無傷。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如孔子之盛德。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五 理窟 九
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其問老子。剡子。既知。則遂行。而更不須講。

日月星辰之事。聖人不言。必是顏子輩。皆已理會得。更不須言也。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小程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子之無我。

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非較然易見。當為不當為之事。自知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其始且須道體用分別。以執守至熟。後只一也。道初亦須一意。慮參較比量。至已得之。則非思慮所能致。

古者惟國家。則有有司。士庶人皆子弟執事。又古人於提孩時。已教之禮。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近來思慮大率少。不中處。今則利在開。開得數日。便意思長遠。觀書到無可推考處。

顏子所謂有不善者。必只是以常意有迹處。便為不善而知之。此知幾也。於聖人則無之矣。

耳不可以聞道。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以為不聞。是耳之聞。儒宗理要 張子 卷五 理窟 十

未可以為聞也。
愛道則凡為貧者皆道憂貧。則凡為道者皆貧。

道理今日却見分明。雖仲尼復生。亦只如此。今學者下達處。行禮下面。又見性與天道。他日須勝孟子門人。如子夏子貢等人。必有之乎。

氣質猶人言性。氣氣有剛柔緩速清濁之氣也。質才也。氣質是一物。若草木之生。亦可言氣質。惟其能克已。則為能變化。却習俗之氣性。制得習俗之氣。所以養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集義猶言積善也。義須是常集。勿使有息。故能生浩然道德之氣。其舊多使氣。後來殊減。更期一年。庶幾無之。如太和中容萬物。

任其自然

人早起未嘗交物須意銳精健平正故要得整頓一早晨及接物日中須汨沒到夜則自求息反靜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反馳故學者要寡欲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樂則生矣學至於樂則自不已故進也生猶進有知乃德性之知也吾曹於窮神知化之事不能絲髮

禮使人來悅已則可已不可以妄悅於人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勵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性成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五

理窟

十一

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爾

學得周禮他日有為却做得些實事以某且求必復田制只得一邑用法若許試其所學則周禮田中之制皆可舉行使民相

趨如骨肉上之人保之如赤子謀人如己謀眾如家則民自信火宿之微茫存之則烘然少假外物其生也易久可以燎原野

彌天地有本者如是也孔子謂柴也愚參也魯亦是不得已須當語之如正甫之隨躬

之多疑須當告使其病則病上偏治莊子謂牧羊者止鞭其

後人亦有不須驅策處則治其所不足某只是大直無隱凡某人有不善即而舉之

學大原下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饜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

聖人設教便是人人可以至此人皆可以為堯舜若是言且要設教在有人有所不可到則聖人之語虛設耳

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進則漸到盡則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為聞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

某與人論學二三十年所恨不能到人有得是人人各自體認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五

理窟

十二

至如明道行狀後語亦其鋪陳若人體認儘可以發明道理若不體認亦是一場閑言長語

今人為學如登山麓方其迤邐之時莫不濶步大走及到峭峻之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

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畜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工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耻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

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襄弘鄒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眾人之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

聖人也

心且寧守之其發明却是末事只常體義理不須思更無足疑

天下有事其何思何慮。自來只以多思為害。今且寧守之以攻其惡也。處得安且久。自然文章出。解義明。寧者無事也。只要行其所無事。

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失者。只為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人言必善聽。乃能取益。知德斯知言。

所以難命辭者。只為道義是無形體之事。今各者已是實之於外。於名也。命之又差。則繆益遠矣。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五 理窟 十一
人相聚得言皆有益也。則此其善。計天下之言。一日之間。百可取一。其餘皆不用也。

答問者命字為難。已則講習慣聽者。往往致惑。學者用心未熟。以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縱其間有命字未安處。亦不足為學者之病。

草書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筆札已來便有之。但寫得不謹。便成草書。其傳已久。只是法備於右軍。附以已書為說。既有草書。則經中之字。傳寫失其真者多矣。以此詩書之中。字儘有不可通者。

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能慮。則小也。始學

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

學不長者。無他術。惟是與朋友講治。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是養心之術也。苟以前言為無益。自謂不能明辨是非。則是不能居仁由義。自棄者也。決矣。

人欲得正已。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可緩。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已亦然。蓋精思潔慮。以求大功。則其心隘。惟是得心。洪放得如天地。易簡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捷文者。皆是小德。應物不學。則無由知之。故中庸之欲前定。將所如應物也。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五 理窟 十二
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鑒。則人與已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已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為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已。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已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無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固必以為當絕於已。乃不能絕。即是私已。是以天正已。而物正。須待自己者。皆是著見於人物。

自然然而正。以誠而明者。既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已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已與物。皆見。則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為有身。使有此。至如恐懼憂患。忿懣好樂。亦只是為其身。虛亦欲忘其身。賊害而不顧。只是兩公平。不私於已。

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也。

教之而不受雖強告之無益譬之以水投石必不納也。今夫石田雖水潤沃其乾可立待者以其不納故也。出莊子言內無受者不入外無主者不出。

學者不論天資美惡亦不專在勤苦但觀其趨嚮着心處如何。學者以堯舜之事須刻日月要得之猶恐不至有何媿而不爲此始學之良術也。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

日間朋友論着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五

理窟

注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譬之行道者將之南山須問道路之出自若安坐則何嘗有疑。

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穠是蕪雖在饑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所得。

道理須義從理生集義又須是博文博文則利用又集義則自是經典已除去了多少掛意精其義直至於入神義則一種是義只是尤精雖曰義然有一意必固我便是繫礙動輒不可須是無倚百種病痛除盡下頭有一不犯手勢自然道理如此是快活方真是義也。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謂下頭必有此道理但

起一意必固我便是助長也浩然之氣本來是集義所生故下頭却說義氣須是集義以生義不集如何得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義集須是博文博文則利用利用即身安到身安處却要得資養此得精義者脫然在物我之外無意必固我是精義也。然立則道義從何而生灑掃應對是誠心所爲亦是義理所當爲也。

凡所當爲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爲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爲其不虛心也。又病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不能下官長爲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五

理窟

注

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己克己下學也下學上達交相培養蓋不行則成何德行哉。

大抵人能洪道舉一字無不透徹如義者謂合宜也以合宜推之仁禮信皆合宜之事惟智則最處先不智則不知不知則安能爲故要知及之仁能守之仁道至大但隨人所取如何學者之仁如此更進則又至聖人之仁皆可言仁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猶可謂之仁又如不穿窬已爲義精義入神亦是義只在人所洪。

在始學者得一義須固執從麤入精也如孝事親忠事君一種

是義然其中有多少義理也。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為盈約而為泰亡而為有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人之有耻於就問便謂我好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為心故學者當無我。

聖人無隱者也聖人天也天隱乎及有得處便若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但通得處則到只恐深厚人有所不能見處以顏子觀孔子猶有看不盡處所謂顯諸仁藏諸用者不謂以用藏之但人不能見也虛則事物皆在其中身亦物也治身以道與治物以道同是治物也然治身當在先然後物乃從由此便有親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五 理窟 七

疎遠近先後之次入禮義處

只有責已無責人人豈不欲有所能已安可責之須求其有漸世儒之學正惟灑掃應對便是從基本一節節實行去然後制度文章從此而出。

自道

某學來三十年自來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只是億則屢中譬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或探知於外人或隔牆聽人之言終不能自到說得皆未是實觀古人之書如探知於外人聞朋友之論如聞隔牆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家室之好比歲方似入至其中知

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復出天下之議論莫能易此譬如既整一穴已有見又若既至其中却無燭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移動方有所見言移動者謂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觀一物必貯目於一不如明者舉目皆見此某不敢自欺亦不敢自謙所言皆實事學者又譬之知有物而不肯捨去者有之以為難入不濟事而去者有之。

祭祀用分至四時正祭也其禮特牲行三獻之禮朔望用一獻之禮取時之新物因薦以是日無食味也元日用一獻之禮不特殺有食寒食十月朔日皆一獻之禮喪自齊衰以下不可廢祭。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五 理窟 八

某向時謾說以為已成今觀之全未也然而得一門庭知聖人可以學而至更自期一年如何今且專與聖人之言為學閑書未用閱閑書者蓋不知學之不足。

思慮要簡省煩則所存都昏惑中夜因思慮不寐則驚壓不安某近來雖終夕不寐亦能安靜却求不寐此其驗也。

家中有孔子真嘗欲置於左右對而坐又不可焚香又不可拜而瞻禮皆不可無以為容思之不若卷而藏之尊其道若召伯之甘棠始也勿伐及教益明於南國則至於不敢伐。

近作十詩信知不濟事然不敢決道不濟事若孔子於石門是信其不可為然且為之者何也仁術也如周禮救日之弓救月

之矢。豈不知無益於救。但不可坐視其薄蝕而不救。意不安也。凡忌日必告廟。爲設諸位。不可獨享。故迎出廟。設於他次。既出。則當告諸位。雖尊者之忌。亦迎出。此雖無古。可以意推薦。用酒食。不焚楮幣。其子孫食素。

書啓稱台候。或以此言無義理。衆人皆曰。安得不台。

上曰。慕堯舜者。不必慕堯舜之迹。有是心。則有是迹。如是則豈可無其迹。上又曰。嘗謂孝宜能總人君之權。繩漢之弊。曰。但觀陛下志在甚處。假使孝宜能盡其力。亦不過整齊得漢法。漢法出於秦法而已。

祭用分至。取其陰陽往來。又取其氣之中。又貴其時之均。寒食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五

理窟

十九

者。周禮四時變火。惟季春最嚴。以其大火心星。其時太高。故先禁火。以防其太盛。既禁火。須爲數日。糧既有食。復思其祖先祭。祀寒食與十月朔日展墓。亦可爲草木初生初死。

某自今日。欲正經爲事。不奈何。須着從此去。自古聖賢莫不由此始也。况如今遠者大者。又難及得。惟於家庭間行之。庶可見也。今左右前後無尊長可事。欲經之正。故不免須責於家人輩。家人輩須不喜。亦不奈何。或以爲自尊大。亦不奈何。蓋不如此。則經不明。若便行之。不徒其身之有益。亦爲其子孫之益者也。今衣服以朝燕齊祭。四等分之。朝則朝服也。燕則尋常衣服也。齊則深衣。祭則緇帛。通裁寬袖。須是教不可使用。

某既閑居橫渠。說此義理。自有橫渠。未嘗如此。如此地。又非會衆教化之所。或有賢者經過。若此。則似繫着在此。某雖欲去。此自是未有一道理去得。如諸葛孔明在南陽。便逢先主。相召入蜀。居了許多時日。作得許多功業。又如周家。發迹於邠。遷於岐。遷於鎬。春積漸向冬。漢積漸入秦。皆是氣使之然。大凡能發見。卽是氣。至若仲尼在洙泗之間。修仁義興教化。歷後千有餘年。用之不已。今倡此道。不知如何。自來元不曾有人說着。如楊雄。王通。又皆不見。韓愈又只尚閑言詞。今則此道亦有與聞者。其已乎。其有遇乎。

某始持期喪。恐人非笑。已亦自若羞耻。自後雖大功小功。亦服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五

理窟

二十

之人。亦以爲熟。已亦熟之。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粗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義所在。

人在外。姻於其婦氏之廟。朔望當拜。古者雖無服之人。同爨猶總。蓋同爨則有恩。重於朋友也。故壻之同居者。當拜。以其門內之事。異居則否。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近使家人爲之。世學泯沒久矣。今試力推行之。

祭堂後作一室。都藏位板。如朔望薦新。只設於室。惟分至之祭。設於堂。位板正世與配位宜有差。

日無事夜未深便寢中夜已覺心中平曠思慮速曉加我數年六十道行於家人足矣

某平生於公身於私怯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大凡事不惟於法有不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

思日變服為曾祖祖皆布冠而素帶麻衣為曾祖祖之妣皆素冠布帶麻衣為父布冠帶麻衣麻履為母素冠布帶麻衣麻履為伯叔父皆素冠帶麻衣為伯叔母麻衣素帶為兄麻衣素帶為弟姪易褐不肉為庶母及嫂亦不肉

祭祀

無後者必祭借如有伯祖至孫而絕則伯祖不得言無後蓋有

儒宗理要張子

卷五

理窟

注

子也至從父然後可以言無後也夫祭者必是正統相承然後祭禮正有所統屬今既宗法不正則無緣得祭祀正故且須參酌古今順人情而為之今為士者而其廟設三世凡筮士當二廟而設三世似是只於禰廟而設祖與曾祖位也有人又有伯祖與伯祖之子者當如何為祭伯祖則自當與祖為列從父則自當與父為列苟不如此使死者有知以人情言之必不安禮於親疎遠近則禮自有煩簡或月祭之或享嘗乃止故拜朔之禮施於三世伯祖之祭止可施於享嘗平日藏其位版於牖中至祭時則取而祫之其位則自如尊卑只欲尊祖豈有逆祀之禮若使伯祖設於他所則似不得祫祭皆人情所不安便使庶

人亦須祭及三代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近世亦有祭禮於男子之位禮物皆同而於其配皆有降殺凡器皿俎豆筵席純絲之類莫不異也此意亦近得之其從食者必又有降雖古人必須有此降殺以明尊卑親疎故今設祔位雖以其班亦須少退其禮物當少損其主祭者於祔食者若其尊也則不必親執其禮必使有司或子弟為之祭接鬼神合宗族施德惠行教化其為備須是豫故至時受福也羞無他物則雖羞一品足矣既曰庶矣則惟恐其不多有則共載一器中薄正之外多無妨

儒宗理要張子

卷五

理窟

注

古者既為孟月之祭又為仲月之薦薦者祭之略今之祭不若仲月祭之大抵仲月為薦新今將新物便可仲月祭之蓋物之成不如仲月因時感念之深又不如仲月祭必卜日若不卜日則時同時同則大宗小宗之家無由相助今之士大夫主既在一室何不合祭之分而作春秋特祭則無義天子七廟一日而行則力不給故禮有一特一祫之說仲特則祭一祫則偏祭如春祭享祖夏祫祭廟秋祭曾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禰冬又祫

鋪筵設同几只設一位以其精神合也後又見合葬孔子善之知道有此義然不知一人數娶設同几之道又如何此未易處奠酒奠安置也若言奠摯奠枕是也謂注之於地非也

祭則香茶非古也。香必燔柴之意。茶用生人意事之。胾骨升首。今已用之。所以達臭也。

古人因祭祀大事。飲食禮樂以會賓客。親族重專殺。必因重事。今人之祭。但致其事。生之禮。陳其數而已。其於接鬼神之道。則未也。祭祀之禮。所總者博。其理甚深。今人所知者。其數猶不足。又安能達聖人致祭之義。

凡薦如有司執事者。在外庖爲之。則男子薦之。又如籩豆之類。本婦人所爲者。復婦人薦之。

禮義之家。雖奴婢出而之。他必能笑人之喪祭無理者。賢者之效。不爲細也。

備宗理要 張子 卷五 理窟 三

庶羞不踰牲。不豐於牲也。傳者以品之不踰。非也。豈有牲體少而羞掩豆。是謂之踰牲。

尸惟虞則男女皆有。是初祔廟時也。至於吉祭。則唯見男尸。而不見女尸。則必女無尸也。當初祔時。則不可以無尸。節服氏言郊祀而送逆尸。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亦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詩序有言靈星之尸。此說似不可取。絲衣之詩。正是既祭之明日。求神於門。其始必有祭。其實所以賓禮尸也。天子既以臣爲尸。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皆有漸。言絲衣已。

不着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漸有從便之禮。至於燕尸。必極醉飽。所謂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吳敖猶言娛樂也。不娛樂何以成其休考。

祭所以有尸也。蓋以示教。若接鬼神。則室中之事足矣。至於事尸。分明以孫行。反以子道事之。則事親之道。可以喻矣。

抱孫不抱子。父於子主尊嚴。故不抱孫。自有其父。故在祖則可抱。非謂尸而抱也。

七廟之主。聚於太祖者。此蓋有意。以其當有祧者。且祧者當易擔。故盡用出之。因而祧之。用意婉轉。古者言遷主。不見所以安置之所。若祭器祭服。則有焚埋之說。木主不知置之何地。又公

備宗理要 張子 卷五 理窟 三

出疆。及大夫出聘。皆載遷廟之主。而行。以此觀之。則是主常存也。然則當其祔時。必皆取而合祭也。庶人當祭五世。以恩須當及也。然其祔也。止可謂之合食。

祔祭既不見男女異廟之文。今以人情推之。且不若男從東方。女從西方。而太祖居南面。男祔其祖。婦祔其姑。雖一人數娶。猶不妨東方虛其位。以應西方之數。其次世。則復對西方之配也。凡人家正廳。似所謂廟也。猶天子之受正朔之殿。人不可常居。以爲祭祀。吉凶冠婚之事。於此行之。廳後謂之寢。又有適寢。是下室所居之室也。

去壇爲墀。去鬼從廟。數以至壇。墀皆有等差。定數至於鬼。只是

鬼饗之又非孝經所謂鬼饗也。此言鬼饗既不在廟與壇。壇之數即并合上世一齊饗之而已。非更有位次分別。直共一饗之耳。只是懷精神也。鬼者只是歸之太虛。故共饗之也。既曰鬼饗之。又分別世數位次。則後將有百世之鬼也。

既有壇。壇則其禮必不如宗廟。但鬼饗之耳。鬼饗之者。血毛以爲尚也。孝經言爲之宗廟而鬼饗之。又不與此意同。彼之謂鬼者。只以人死爲鬼。猶周禮言天神地祇人鬼。

山川之祀。止是其如此。巍然而高。淵然而深。蒸潤而足以興雲致雨。必報之。故祀之。視三公諸侯。何嘗有此人像。聖人爲政必去之。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五 理窟 五

八蜡先蒿一也。始治稼穡者。據易則神農是也。司耆是修此職者。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百種八也。百種百穀之種。舊說以昆虫爲八。昆虫是爲害者。不當祭。此歲終大報也。

龍見而雩。當以孟夏爲百穀祈甘雨也。水旱既其氣使然。祈禱復何用意也。民患若此。不可坐視。聖人憂民而已。如人之疾。其子祈禱。不過卒歸無益也。故曰丘之禱久矣。

月令統

秦爲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文字。未必實行之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皆法外之意。秦苟有愛民。

爲惠之心。方能行。徒法不以行。須實有其心也。有其心而無其法。則是雖有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道。不能爲政於天下。

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雖有不賢者。象之而已。天子使吏治其國。彼不得暴其民。如舜封象。是不得已。用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蓋皆建大國。其勢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大莫不有法。

秦社王爲羣姓所立。必在國外也。民各有社。不害爲秦社。王社王自立爲社。必在城內。在漢猶有秦社。在唐只見一社。

章旒之數。自九降至五。皆降。差以兩奇。數有君之象。四以下。悉是諸侯卿大夫之服。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五 理窟 五

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

四時蒐狩田獵。教師行於草莽之法。行於草莽。則潛師。潛師夜戰。聲相聞。易曰。伏戎於莽。

喪紀

喪不慮居也。非無薪也。必毀屋扉。明於死者。無所愛惜。所以趨其急也。

鄭氏之說。恐非。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祭於殯宮。則哭於何處。古者君薨。三年。

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

卒喪者卒去非常之時哭非不哭也故伯魚甚而猶哭也

古人於忌日不為薦奠之禮特致哀示變而已古人亦不為影像繪畫不真世遠則棄不免於褻慢也故不如用主古人猶以主為藏之於槨設之於位亦為褻慢故始無設為重鬲以為主道其形制甚陋止用葦篋為之又設於中庭則是敬鬼神而遠之之義重主建也士大夫得其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五 理窟

無主故設立及其已作主即不用苴

重主道也謂人所嗜者飲食故死以飲食衣之既葬然後為主未葬之時棺柩尚存未可為主故以重為主今人之喪既設魂帛又設重則是兩主道也

古之梓言井梓以木自下排上來非如今日之籠棺也故其四隅有隙可以置物也

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昏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是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為同穴同

筵几然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室別為一所可也

正叔嘗為葬說有五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為道路不置城郭不為溝渠不為貴家所奪不致耕犁所及

安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為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東而女西臥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

葬法有風水山崗此全無義理不足取南方用青囊猶或得之西方人用一行尤無義理南人試葬地將五色帛埋於地下經年而取觀之地美則采色不變地氣惡則色變矣又以器貯水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五 理窟

養小魚埋經年以死生卜地美惡取草木之榮枯亦可卜地之美惡

韓退之以少孤養於嫂故為嫂服加等大抵族屬之喪不可有加若為嫂養便以有恩而加服則是待兄之恩至薄大抵無母不養於嫂更何處可養若為族屬之親有恩而加等則待已無恩者可不平乎哉昔有士人少養於嫂生事之如母死自處以齊衰或告之非先王之禮聞而遂除之惟持心喪遂不復應舉人以為得體

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疑大功之末已下十二字為衍宜直云父大

功之末云云。父大功之末，則是已小功之末也。而已之子，總庶之末也。故可以冠娶也。蓋冠娶者，固已無服矣。凡卒哭之後，皆是末也。所以言行者，以上十二字，義無所附着。已雖小功，既卒哭，可與冠娶，是已自冠娶妻也。

子之上，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先君子無所失，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則安能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子於母則不忘喪，若父不使子喪之，為子固不可違。父當默持心喪，亦禮也。若父使之喪而喪之，亦禮也。子思以我未至於聖孔子聖人處權，我循禮而已。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五 理窟 无

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如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

禮稱母為長子，斬三年。此理未安。父存子為母期，母如何却服斬？此為父只一子，死則世絕，莫大之戚，故服斬。不如此，豈可服斬？

父在，母服三年之喪，則家有二尊，有所嫌也。處今之宜，但可服齊衰一年外，可以墨衰從事，可以合古之禮，全今之制。

同母異父之兄弟，小功服之可也。或云未之前聞，當古之時，又豈有此事？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兩月為禫，共二十七月。禮鑽燧改火，天道一變，其期已矣。情不可以已，於是再期。再期又不可以已，於是加之三月，是二十七月也。

大功以下，算閏月。期已上，以卦斷，不算閏月。三年之喪，禫，禫，閏月亦算之。

古者為舅姑齊衰期，正服也。今斬衰三年，從夫也。

孔子惡哭諸野者，謂其有服之喪，不哭。諸家而哭，諸野者也。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不論其族遠近，並以期服服之。據今之律。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五 理窟 三千

五服之內，方許為後，以禮文言，又無此文。若五服之內，無人，使後絕可乎？必須以疎屬為之後也。

有適母在其所生母死，禮雖服總，亦當心喪，難以求仕。

祭器祭服，以其嘗用於鬼神，不敢褻用。故具埋焚之。禮至於衰。

經冠履不見，所以毀之。文惟杖則言棄，諸隱者棄，諸隱者不免。

有時而棄，何不即焚埋之？常謂喪服非為死者，已所以致哀也。

不須道敬喪服也。禮云：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皆言主。

在哀也。非是為敬喪服。不邊坐，專席而坐。禮云：有憂者側席而。

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有憂則意不安，故側席而坐。側席者，坐不。

安也。有喪者則專在於哀，不為容也。故專席而坐，得席則坐，更。

無所遜於前後是以無容也大功不以服勤不以服勤勞之事皆是不二事之義也毀喪服者必於除日毀以散諸貧者或諸守墓者皆可也蓋古人不惡凶事而今人以爲嫌留之家人情不悅不若散之焚埋之又似惡喪服

練亦謂之功衰蓋練其功衰而衣之爾據曾子問三年之喪不弔又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以弔又服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又雜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云尚功衰蓋未祥之前尚衣輕練之功衰耳知既練猶爲之功衰者以下文云則練冠三年之喪禮不當弔而雜記又云雖功衰不以弔兼服之服重者以易輕者舊注不可用此爲三年之喪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五

理窟

三

以上而言故作記者以斬齊及大功明之若斬衰既練齊衰既卒哭則首帶皆葛又有大功斬衰之麻則與齊之首經麻葛兩施之既不敢易斬葛之輕以斬葛大於大功之麻又不敢易齊首之重者固當存故麻葛之經兩施於首若大功既葬則當服齊首之葛不服大功之葛所謂兼服之服重者則變輕者正謂此爾若齊麻未葛則大功之麻亦止當免則經之而已如此喪變雖多一用此制前後禮文不相乖戾

練衣必煨煉大功之布以爲衣故有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蓋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

之心亟忘於內也此說昔嘗與學者言之今二年始獲二人同矣

古之冠也縮縫古之吉冠縮縫也今之冠也衡縫今之吉冠衡縫也吉冠當縮縫喪冠皆衡縫今喪反吉非古也

小功大功言未恐止是以卒哭之後爲未齊衰不言未謂其無是禮也

小祥乃練其功衰而衣之則練與功衰非二物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尚功衰謂未祥猶衣所練之功衰未衣麻衣也

儒宗理要

張子

卷五

理窟

三

張子卷五終

張子卷六

後裔西山能麟纂輯

語錄抄

上智下愚不移。充其德性則為上智。安於見聞則為下愚。不移者。安於所執而不移也。

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云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不以苟知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有是說明賢思之。

仲尼自志學至老。德進何晚。竊意仲尼自志學固已明道。其立固已成性。就上益進。蓋由天之不已。為天已定。而所以為天不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六

語錄抄

一

窮如有成性則止。則舜何必孜孜。仲尼何必不知老之將至。且歎其衰。不復夢見周公。由此觀之。學之進德可知矣。

舜三十而徵庸。是有聞於一朝也。成聖之速。自古無如舜也。舜為仁之大端也。

學者至于與孟子之心同。然後能盡其義而不疑。

賢人為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受命。然為聖為賢。乃吾性分當勉耳。

賢者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者。亦有甚不幸者。是亦有命也。即智之於賢者。不獲知也。

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也。凡言道皆能盡天地。但不得其理。

至如可欲皆可以至聖神。但不嘗得聖神滋味。天地之道。以術知者却是妄。

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為怪且難之。甚者至于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於不可知者。少行之。已為多矣。但不出戶庭。親行之可也。毋強其人為之。已德性充實。人自化矣。正已而物正也。

今人過憂盜賊禍難。妄動避之。多自致傷者。又禍未必然。而自禍者。此惡溺而投河之類也。

人言不信怪。須是於實事上不信。又曉其理。方是了當。苟不然。方才切之以不測。又畢竟信也。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六

語錄抄

二

某比來所得義理。儘彌久而不能變。必是屢申於其間。只是昔日所難。今日所易。昔日見得心煩。今日見得心約。到近上更約。必是精處尤更約也。

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釋氏便不窮理。皆以為見病所致。莊生儘能明理。及至窮極。亦以為夢。故稱孔子與顏淵語曰。吾與爾皆夢也。蓋不如易之窮理也。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言美。輕重不同。近思作程語

鄉原徇欲而畏人其心乃穿窬之心也苟徇欲而不畏人方明盜耳遁辭乃鄉原之辭也無執守故其辭妄

孟子之言性情皆一也亦觀其文勢如何情未必為惡哀樂喜怒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釋氏之說所以陷者以其待天下萬物之性為一猶告子生之謂性今之言性者汗漫無所執守所以臨事不精學者先須立本

陰陽者天之氣也謂道剛柔緩速人之氣也謂性生成覆幬天之道也謂理仁義禮智人之道也謂性損益盈虛天之理也謂性天授於人則為命謂性人受於天

則為性謂命形得之備不必氣得之備不必道得之同理得之異亦可此非學造至約不能區別故互相發明貴不碌碌也

大率玩心未發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子夏未盡反身處可更求之題不動告子所止到已言所不及處孟子所止到已所難名處然則告子所言與孟子所守

所見可知矣同上不知命則大無信故命立而後心誠題盡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

人生固有天道人事當行不行則無誠不誠則無物故須行實事惟聖人踐形為實之至得人之形可離非道也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六 語錄抄 三

與天同原謂之虛須得事實故謂之實此叩其兩端而竭焉更無去處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者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惟太虛無動搖故為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靜猶對動虛則至一氣之蒼蒼日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當以心求天之虛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可知也以其虛也

天地以虛為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中宮土寄王之說於理非也大率五行之氣分王四時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施錯見金木水火皆分主四時獨不見土之所主是以有寄王之說然於中來在季夏之末者且以易言之八卦之作坤在西南西南致養之地在離兌之間離兌即金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

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以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

禮文參校是非去取不待已自了當蓋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六 語錄抄 四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六 語錄抄 三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六 語錄抄 三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六 語錄抄 三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六 語錄抄 三

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即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諸儒添入可
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
校

知之於賢者知人之謂知賢者當能知人有於此而不受知於
賢者知不施於賢者也晏嬰之賢亦不知仲尼於仲尼猶吹毛
直欲陷害孔子如歸女樂之事

時中之義甚大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何以有亨以九二之亨
行蒙者之時中此所以蒙得亨也蒙無遽亨之理以九二循循
行時中之亨也蒙卦之義主者全在九二象之所論皆二之義

教者但只看蒙者時之之所及則導之是以亨行時中也此時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六 語錄抄 五

也正所謂如時雨化之若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教者之過
也當時而引之使不失其正此教者之功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是養其蒙以正聖人之功也

孟子言水之有本無本者以况學者有所止也大學之道在止
於至善此是有本也思天下之善無不自此始然後定止於此
發源立本樂正子有本者也日月而至焉是亦有本者也聲聞
過情是無本而有聲聞者也向後偽迹俱辨則都無也

某比年所思慮事漸不可易動歲年間只是變得些文字亦未
可謂辭有巧拙其實是有過若是達者其言自然別寬而約沒
病痛者不是到了是不知知一物則說得仔細必實聖人之道

以言者尚其辭辭不容易只為到其間知得詳然後言得不錯
譬之到長安極有知長安仔細者然某近來思慮義理大率億
度屢中可用既是億度屢中可用則以大受其倡此絕學亦輒
欲成一次第但患學者寡少故貪於學者今之學者大率為應
舉壞之入仕則事官業無暇及此由此觀之則呂范過人遠矣
呂與叔資美但向學差緩惜乎求思也福求思雖似福隘然福
不害於明福是氣也明者所學也明何以謂之學明者言所見
也大凡寬福者是所稟之氣也

湯征未至而怨者非史氏之溢辭是實怨今郡縣素困弊政亦
望一良吏莫非至誠平居亦不至甚有事當其時則願望其上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六 語錄抄 六

之來是其心若解倒懸也天下之望湯是實如父母願耕願出
莫非實如此至朋來而樂方講道義進是實可樂也

武成取二三策言有取則是有不取也孟子真知武王故不信
漂汙之說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

顏子知當至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見其
止也知必至者如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
直是精約顏子方止求而未得故未見其止也極善者須以中
道方謂極善故大中謂之皇極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
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
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

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者須是學顏子發意便要至聖人猶不得况便自謂不能雅意則然非宜見於議論

顏子樂正子皆到可欲之地但一人向學緊一人向學慢

言盡物者據其大總也今言盡物者未說到窮理但恐以聞見為心則不足以盡心人本無心因物為心若只以聞見為心但恐小却心今盈天地之間者皆物也如只據已之聞見所接幾何安能盡天下之物所以欲其盡心也窮理則細微甚有分別至如作樂其始亦但知其大總更去其間比較方盡其細理若便謂推類以窮理為盡物則是亦但據聞見上推類聞見安能盡物今所言盡物蓋欲其盡心耳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六 語錄抄 七

坎惟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卽下無復凝滯險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

人所以不能行已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為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已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况吾於義理已明何為不為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

伸則伸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妄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日勉率而為之則豈有由誠哉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問也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六 語錄抄 八

文集

答范巽之書

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說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語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為異端所劫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期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為疑撓智為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

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卒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為而強施之於天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六

文集

九

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已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已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恩必不為五霸之假名巽之為朝廷言人不足於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

女戒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婦止柔順是曰天明天之顯道是其帝命命女嘉爾婉婉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呂氏汝家克施克勤能行孝順能勤爾順惟何無違夫子夫子無然無然與言也無然與事也訛訛與事也彼是而違爾

焉作非違是則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改舊乃汝安正制度惟非惟儀女生則

戒在毛詩斯千篇王姬肅雍酒食是議周王之女亦然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

爾佩巾墨子誨言銅爾提匣謹爾賓薦賓客祭禮玉爾奩具素爾藻

紉藻紉粧飾不可大華枕爾文竹席爾吳莞念爾書訓因枕又思爾退安

安爾居之席彼實有室男當有室爾勿從室不得從而遜爾提提遜謹退也

也安爾生引逸引長也也遜樂也

策問

問三代道失而民散民散浸淫而盜不勝誅矣魯之衰也季康子患盜孔子謂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夫制產厚生昭節儉賤貨財使人安有分宜若可為也今欲使舉世之民厚賞焉不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六

文集

十

竊如夫子之言其亦有道乎

問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為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嗣述世風而近世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為不得已為貧之仕誠何心哉蓋孤秦以戰力竊攘滅學法壞田制使儒者風義浸弊不傳而士流困窮有志糴糶不厭自非學至於不動心之固不惑之明莫不降志辱身起皇皇而為利矣求口實而朶其頤為身謀而屈其道習久風變固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為不能不知磨礪為榮而反以虛名為善繼今欲舉三王教胃之法使英才知勸而志行修阜四方養士之財使寒

暖有歸而衣食足取克之計講權之方近於古而適於今必有中制衆君子彊學待問固將裨益盛明助朝廷政治著于篇觀厥謀之得失

邊議

城中之民既得以依城自郊外百姓朝廷不豫爲慮非潰上失生則殺戮就死縱或免焉則其老幼莖苗屋廬積聚莫不爲之驅除蕩蕩於死亡均矣欲爲之計莫如選吏行邊爲講族閭隣里之法問其所謀論之休戚使之樂羣以相聚協力以相資聽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爲免患之計官不拘制一從其宜則積聚幼老得以先自爲謀而處之有素寇雖深入野無所資而民免

儒宗理要張子卷六

文集

十一

誅掠此爲計之當先者也右清野

師爲寇致則喪陷之患多城不自完則應援之兵急凡今近城邊邑尤當募善守之人計定兵力庶使勢可必全不假外救足以支吾踰月應援之師不爲倉皇牽制則守必力而師不勞此禦患之尤急者也然所謂善守者要以省兵爲能假設一城之小千夫可完不才者十倍之而未必固善守者加損之而尚可全則守城乘障之人必也力與之計而省吾兵厚賞其功而不之信右固守

戍而費財豈善戍之計欲不費必也計民以守不足然後益之以兵如是則爲守之力在民居多而用兵無幾守旣在民則今

日守兵凡城有餘皆得以移用他所或乘間可戰以自解其圍矣竊計關內守餘之兵無慮十萬四帥之城各餘萬人爲備則舉中大數有移使之卒常不減六七萬人義勇旣練則六七萬人從而省去亦攻守爲有餘矣兵省費輕就使戎壘對峙用日雖多而吾計常足顧朝廷未嘗資守於民以兵多爲患耳種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射中則釋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縱之百姓繫者以能射則必免租稅逋負以能射必寬當是時環之內外莫不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卒而守以此觀之省戍豈甚難之計哉右省戍

儒宗理要張子

卷六

文集

十一

計民以守必先相視城池大小夫家衆寡爲力難易爲地緩急周圍步尺莫不盡知然後括以保法萃以什伯形以圖繪稽以文籍便其居處正其分位平時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付兵人各謹備老幼供餉婦女守室如是則民心素安伎藝素講寇不能恐吏不能侵無倉卒之變無顛亂之憂民力不足然後濟之以兵此三代法制雖萬世可行不止利今日之民右固民

城池之實欲其牢不可破甲盾之實欲其堅不可攻營陣之實欲其虜不可搖士卒之實欲其人致死力講訓之實欲其伎無不精兵矢之實欲其中無不發今衆物備具而事不可期蓋實未始講而講不致實今朝廷未假塞外之功徒欲自固然尚且

憂形廟堂而民不安土則講實之說豈容一日而緩蓋億萬矢之利其致利也必自一矢而積億萬人之能其盡能也必自一人而求千里之防必由一鍾而致堅江河之廣必由一勺而浸至今欲物一作均求其實而濶步高視謂小事無傷而忽之恐卒不見其成也本朝之論雖必以大計為言至於講治之精亦不可不思慮而至思可至而力不容緩則授補之方當知未易輕議右講實

擇帥之重非議者得言本朝以武臣典強藩輕戰志患故選用文臣節制為計得矣然寇讐入境則舉數萬之甲付一武人驅之於必戰之地前後取敗非一二而已然則副總管之任繫安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六

文集

十三

危勝負之速甚於元帥而大率以資任官秩次遷而得竊為朝廷危之右擇帥

帥得其人則守邊之守聽帥擇為宜帥不可知則守之廢置一從內也不為過矣御大體極邊之郡攻守兼固須精選異才方稱其任其次邊及腹心州軍利於滋穀食教民戰為持久取勝之策為守必擇愛民謹事精審之人愛民則雖亟使之而不匱精審謹事則大小必舉事無不舉則雖深入不能乘間於腹心民不匱則戰精而食足右擇守養兵之費在天下十居八九今邊患作矣將謹防於外修實於內為持久之計而不愛用吾財則患日增而力日不足豈善為

計議者哉今關內諸城誠能因民固守以省戍教義勇知戰以省兵則每歲省費不啻二百餘萬不踰數年粟實財豐而不可勝用矣不如是恐財匱力殫敵乘吾敝將無從而制也右足用警敗者以中國取敗戎敵古今相繼而莫知所以致敗之端此言敗一作警之由一作欲既知此弊則免為所敗故曰警敗其不以制勝為言者以戎敵用兵習知此利今吾亦得之適與之勢均法同故止可以免為所敗而已制勝之法當他圖矣凡用兵於山必能制人於原用兵於水一作原必能制人於川除高下逆順之利餘利皆得以繼此而言矣屋瓦將墜人居其下則不安巖壁有罅人過其下則必走女子乘城勇夫不敢出其前寇讐據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六

文集

十四

勝地苟不計利而後進一作苟暗於戰而必敗也不疑間或獲全者非將之才智殊絕不倖則天耳大凡居高瞰下無可遁之情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付兵云云右警敗

文集卷六

性理拾遺

天地變化至著至速者。目為鬼神。所謂吉凶害福。誅殛窺伺。豈天所不能耶。必有耳目口鼻之象。而後能之耶。

范巽之嘗言神姦物怪。其以言難之。謂天地之雷霆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今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嘗推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為之。人之陶冶舟車。天地亦莫能為之。今之言鬼神以其無形。則如天地言其動作。則不異於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今更就世俗之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六

拾遺

其

言評之。如人死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憑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或小惡反遭重罰。而大慈反享厚福。不可勝數。又謂人之精明者。能為厲秦皇。獨不罪趙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后耶。又謂衆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人獨不傳一言耶。聖人或容不言。自孔孟而下。苟况楊雄王仲淹韓愈。學亦未能及聖人。亦不見略言者。以為有數子。又或偶不言。今世之稍信實。亦未嘗有言親見者。

所謂山川門雷之神。與郊社天地陰陽之神。有以異乎。易謂天且不違。而況於鬼神乎。仲尼以何道而異其稱耶。又謂游魂

為變。魂果何物。其游也。情狀何如。試求之。使無疑。然後可以拒怪神之說。知亡者之歸。此外學素所援據。以質成其論者。不可不察。以自祛其疑耳。

天下凡謂之性者。如言金性剛。火性熱。牛之性。馬之性也。莫非固有。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富貴貧賤者。皆命也。今有人均為勤苦。有富貴者。有終身窮餓者。其富貴者。即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問智愚之識。殊疑於有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六

拾遺

其

性善惡之報。差疑於有命。曰。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爾。心統性情者也。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發於性則見於情。發於情則見於色。以類而應也。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則謂之非道。顯諸仁。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或謂

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也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累於其心蓋有一介存焉未免乎私已也

孟子於聖人猶是麓者

為學所急在於正心求益若求之不已無有不獲惟勉勉不忘為要耳 人若志趣不遠心不在焉雖學無成人情於進道無自得達自非成德君子必勉勉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放下德薄者終學不成也

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六 拾遺 七

而已 利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猶言美之為美利誠難言不可一槩而言 教之而不受則雖強告之無益莊子謂內無受者不入外無正者不行

近臣守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為之者

近思錄拾遺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寢

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遜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為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為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六 拾遺 六

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學問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為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

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

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

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爲也。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遂已更不復求。

秦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聖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始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

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六

拾遺

九

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之來。

等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爲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斯千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斯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

儒宗理要

張子卷六

四〇七

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

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爲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

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疎。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

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

儒宗理要

張子

卷六

拾遺

十

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意情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

是皆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爲物所移耳。

張子卷六終

讀明公緒言

先生少喜談兵范文正授以中庸一卷遂成理學名儒從來聖賢豪傑未有不體用兼備者

先生與安石同時安石新法以周禮為說先生召對亦以漸復三代為說神宗將大用之此際若有一毫苟且必將迎合執政同行新法矣又或主角未融必至動色相爭如程子所謂新法之禍吾黨激成矣先生獨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雕琢則宜有不用命者矣語和而介非學養之邃未易及此

或有言先生文難讀者誠然自是人不肯讀耳昔朱子與蔡

儒宗理要 張子

緒言

季通諸人登雲谷山半塗大雨通身皆濕到得地頭因思得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遂命季通諸人各解此二句已亦作二句解後來遂作西銘註又朱子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如朱子季通則天下自無難書矣已不肯讀而謂古人書難讀恐為古人所笑也

古人虛心誠樸無一念自是無一念欺人如先上講易關中二程來過相與論易遂自撤其臯比曰吾不如也程子亦不以為歉此是古人虛心誠樸處近代儒者各立宗旨各分門戶互相標榜互相詆排此俱蹈襲禪門惡套以視古人真愧死矣西銘在先生集中最是明白通暢然楊龜山讀之猶有兼愛之

疑甚矣書不易讀也

朱子言西銘有箇直劈下的道理又有箇橫截斷的道理黃勉齋謂每句直下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子謂不然直劈下道理謂理一也橫截斷道理謂分殊也

太極西銘二書當作一串讀若明得太極則知男女萬物皆從天地來是真乾父坤母也安得不以萬物為一體

正蒙謂天地之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蓋天地之風雨霜雪萬品山川猶聖人之視聽言動善觀天地者無非教也此可與論語子欲無言

儒宗理要 張子

緒言

及吾無隱乎爾兩章參看

正蒙論曰有修短地有升降一則全本曆家四游儀之舊至如置閏而謂閏餘生于朔不盡周天之氣一語簡當說盡氣盈朔虛之要此先生之筆力所為精深渾厚也

封建井田學校三者致治之本三代而下能言井田封建者惟先生然欲封建井田非先復古學校令學者人人知三代之治人人知封建井田之法而又斟酌變通于古今之間不可復也先生平生得意處第一在復井田其論經界只看四標竿及經界不避山河之險處皆發人所未發荆公方田法亦此意也然行之未得其人適足以為累故曰有治人無治法

晉人最放達然史稱謝安其功之慘不廢絲竹是晉人猶重其
功也先生理窟謂其始持期喪恐人非笑已亦自若羞恥自後
雖大功小功亦服之人不為異已亦熟之則是宋人不重其功
矣世道愈趨愈薄於此可見安得數先生者起而砥柱頽波為
後世則耶

理窟所言多周禮政事及宗法祭禮雖考據未必確然存之可
備查考

周子好稱顏子先生好稱孟子亦其資稟相近處

先生學問於五子中特為艱苦其理窟中自道一篇語語真切
學者苟能如此不患不至聖賢地位

儒宗理要 張子

緒言

三

能麟謹識

論天地之帥吾其性

讀西銘之書知父天母地之義矣天子為宗子大臣為家相民
胞物與此天下一家之理也親九族和萬邦非有天下者不能
緊惟天子而後父天母地乎抑特為得位乘時者言之耳若夫
性則人人具一天地人性天地之性剛健中正純粹以精含弘
光大安貞以利乾坤之德也陰陽之道也天地分之而人備之
故未發之中其靜也專而翕既發之和其動也直而闢天地易
簡之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則是天地之志為氣之帥人所得
以為性而人既得以為性直謂之天地之帥可也天地無心即
人之心以為心志動而氣從是帥之義也於穆不已非至誠何

儒宗理要 張子

天地之帥論

一

以感通品物流行非葆合何以各正水旱剝蝕陰陽愆伏非變
理則不得其太和動靜相生剛柔摩盪非錯綜則不能成其變
化然則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帥也者參之兩之仰司
天地之命者也請得而譬言之師出無律弟子與尸小人也剛
中而應行險而順君子也若夫師貞丈人呼吸夫陰陽而運用
乎四時天高地下不能不俯而聽其財成苟非聖人孰能當此
而無憾者哉天地無心而有其理聖人因理而擴其性聖人而
君臨萬國者乎則將以宗子而為帥聖人而疑丞弼亮者乎則
將以家相而為帥聖人而匹夫者乎乾健自強二軍莫奪先天
而天弗違而況于人乎而況于鬼神乎故知天地之帥吾其性

是言也不僅為宗子家相言之也富哉言乎

後學能鱗撰

儒宗理要 張子

天地之神論

02080

二程子序

宋儒之學周張而後至於二程當世之言學者始多家矣蓋絕學久湮始則著著則盛盛則岐勢使然也二程之時小者不足論論其大者王荊公以經學著蘇氏父子以文章經術著抑偏者不足論論其正者司馬溫公以通達治體著邵康節以明晰天人著當是時二程與諸賢特相伯仲耳烏能辨其孰為正傳以迥出乎羣儒而上接夫孔孟耶夫盈天地間皆道

二程子序

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抑人所以神明乎道者亦非一格有大賢焉有小賢焉大賢識其大小賢識其小而惟嗣續道統者則獨識夫道之原夫所謂道之原者何也性與天道是也以聖門七十子之多其間聞性與天道者不過數人然則性與天道可易言耶彼王氏蘇氏無論矣以溫公之粹而潛虛之著等於太玄邵子之高而皇極一書尚依數學雖功業蓋天地智慮通鬼神以言乎學術原本終有毫釐千里之分

未可混夫洙泗之淵源也惟二程子早歲已稟父命
師周子及其學問既至又足以上窺周子之微彼明
道之定性書伊川所好何學論皆聞性與天道之微
者所謂定性卽周子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也顏
子論惟人得其秀而最靈卽周子太極圖說之言也
惟其聞之確知之真故雖有善惡皆天理之言不可
謂不知天有惡亦不可不謂性之論不可謂不知性
卓然出乎漢唐諸子之上王蘇司馬康節諸人同時

二程子序

比肩不得不以正傳推二先生者夫固有說非敢阿
私所好也顧二先生之書頗不同於周張蓋其所謂
文集經解出自先生手筆所謂遺書外書則皆門人
所述載記所傳夫門人所述載記所傳固不能盡同
於當日卽二先生手筆如五經四子諸解亦未能盡
聖人之蘊固不得以其源本之同并其支流而合之
也能鱗竊不自揣節其繁蕪定爲六卷先之以文集
經解次之以遺書外書文集經解不爲類者不可類

也遺書外書獨爲類者便觀覽也後之讀二子者因
簡以窺其深因嚴以領其要庶幾不失刪輯者之苦
心如以是爲定本焉則吾豈敢

後學張能鱗敬書



二程子序

三

本傳

宋史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父珣仁宗錄舊臣後以為黃陂尉久之知冀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為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至冀珣使詰之曰比過潯潯守以為妖投祠具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珣使復投之順流去其妾乃息徙知磁州又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謹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不可禁珣安坐不動頃之遂定熙寧法行為守令者奉命唯恐後珣獨抗議指其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大中大夫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珣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儒宗理要 明道先生 本傳

處唯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煖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詣父之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奉祿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寡居奉養甚至從兄女既適人而喪其夫珣迎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侄時官小祿薄克己為義人以為難文彥博蘇頌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顥舉進士調鄆上元主簿鄆民有借兄宅居者發地得瘞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顥問幾何年曰四十年彼借居幾時曰二十年矣遣吏取十千視之謂訴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皆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不能答茅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

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為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且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曰身為醫遠出治疾而妻生子貧不能養以與張顥質其驗取懷中一書進其所記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偽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儒宗理要 明道先生 本傳

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熙寧初用呂公著薦為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材為言務以誠意感悟主上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為便言者攻之甚力顥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顥未嘗

一語及於功利居職八九月數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况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微倖有小成而與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但出提點京西刑獄顯固辭改僉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顯公直以為已所不如程昉治河取澶卒八百而虐用之衆逃歸羣僚昉昉欲勿納顯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即親往啓門拊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驩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

儒宗理要 明道先生

本傳

三

後過州揚言曰澶卒之潰蓋程中允誘之吾且訴於上顯聞之曰彼方憚我何能為果不敢言曹村婦決顯謂郡守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為盡遣廂卒見付渙以鎮印付顯立走決所激論士卒議者以為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顯命善泗者度決口引巨索濟衆兩岸並進數日而合求監洛河竹木務歷年不敘伐闕特遷太常丞帝又欲使脩三經義執政不可命知扶溝縣廣濟蔡河在縣境瀕河惡子無生理顯脅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顯捕得一人使引其類貫宿惡分地處之令以挽緯為業且察為奸者自是境無焚剽患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焰章震諸邑競修供帳悅之主

吏來請顯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爾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歸故官又坐獄逸囚責監汝州鹽稅哲宗立召為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顯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益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亦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以來未有臻斯理者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學者厭卑近而騫高遠卒無成焉故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

儒宗理要 明道先生

本傳

四

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污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辟之而後可以入道顯之死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其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

後無真儒則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嘉定十三年賜諡曰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

程頤字正叔年十八上書闕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見胡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頤因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

儒宗理要 伊川先生

本傳

五

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此其好之篤學之得其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瑗得其文大驚異之卽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首以師禮事頤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

儒宗理要 伊川先生

本傳

六

式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爲秘書省校書郎既入見擢崇政殿說書卽上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夫人民善教其子弟者亦必延名德之士使與之處以薰陶成性況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講罷留之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願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願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願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旣除喪有司請開樂置

實願又言除喪而用吉禮尚當因事張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皆從之帝嘗以瘡疹不御邇英累日願請宰相問安否且曰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翼日宰相以下始奏請問疾蘇軾不悅於願願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軾胡宗愈願臨詆願不宜用孔文仲極論之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久之加直秘閣再上表辭董敦逸復撫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中削籍竄涪州李清臣尹洙即日迫遣之欲入別叔母亦不許明日贖以銀百兩願不受徽宗即位徙峽州俄復其官又奪於崇寧卒年七十五願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

儒宗理要 伊川先生 本傳 七

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張載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為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於是著易春秋傳以傳於世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涪人祠願於北巖世稱為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

儒宗理要 一程子遺書姓氏

河南程氏原集書目姓氏

遺書

- 第一 端伯傳師說 李顛字端伯洛人伊川曰語錄只李顛得其意不拘言語無錯編者
- 第二上 元豐己未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于橫渠先生之門先生卒乃入洛
- 第二下 東見錄後 亦與叔所記
- 第三 謝良佐記憶平日語 良佐字顯道上蔡人元豐中從學二先生之門此書蓋追云
- 第四 游定夫所錄 定夫名酢建州人元豐中從學
-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此四篇名并姓氏關
- 第九 少日所聞諸師友說 姓氏關以上五篇以其不姓氏關
- 第十 洛陽議論蘇李明錄 李明名明張氏門人熙寧十年橫渠過洛與二先生議論最在諸錄之前以雜○以上十篇皆有橫渠議故次于此○二先生語
- 第十一 師訓劉質夫錄 質夫名絢緱人
- 第十二 戊冬見伯淳先生洛中所聞 元豐五年
- 第十三 亥八月見先生于洛所聞 元豐六年
- 第十四 亥九月過汝所聞 時先生監汝州酒稅○以上四篇皆明汝州酒稅○道語皆劉錄
- 第十五 入關語錄 關中學者所記
- 第十六 己巳冬所聞 姓氏關
- 第十七 篇名姓氏關

第十八 劉元承手編元承名安節未嘉人

第十九 楊遵道錄遵道名迪延平人

第二十 周伯忱錄伯忱名字先隗陵人

第二十一 師說張繹錄繹字思叔壽安人

第二十二 附師說後

第二十三 伊川襍錄唐棣彥思隗陵人

第二十四 附襍錄後

第二十五 鮑若雨錄若雨字汝霖一云商霖

第二十六 鄒德久本隗陵鄒柄道翁公之子

第二十七 暢潛道錄潛道名○以上皆大隱伊川語

儒宗理要二程子 遺書姓氏 二

外書

第一 朱公揆錄拾遺公揆名光庭從二先生學元祐中為給練

第二 朱公揆問學拾遺

第三 陳氏本拾遺陳淵字幾叟楊文靖公門人

第四 程氏學拾遺李參錄參即端伯之弟學于伊川先生者

第五 馮氏本拾遺馮理字聖先汝州人學于伊川先生自號東臯子

第六 羅氏本拾遺羅從彥字仲素延平人楊文靖公門人

第七 胡氏本拾遺胡文定公家本

第八 游氏本拾遺即游定夫

第九 春秋錄拾遺吳人王蕤信伯學于伊川先生集錄諸言春秋者

第十 大全集拾遺建陽印本

第十一 時氏本拾遺時紫芝所集號程子微言

第十二 傳聞襍記自王氏塵史下共二十種

儒宗理要二程子 外書姓氏 三

儒宗理要二程子目錄

卷之一

文集

明道先生

論王霸劄子

論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論十事劄子

論養賢劄子

論新法疏

論遣張載按獄狀

儒宗理要二程子目錄

與橫渠張子定性書

晉城縣令書名記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伊川先生

顏子所好何學論

論經筵第一劄子

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上太皇太后書

又上太皇太后書

代彭中丞上論濮王稱親疏

代呂晦叔應詔疏

為家君上宰相書

為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再書

答朱長文書

答楊時論西銘書

答張闔中書

與方元宋手帖

謝執政書

儒宗理要二程子目錄

易序

易傳序

書解

詩解

禮序

禘說

春秋傳序

襍飲詩序

卷之二

經解

明道先生	易	十四則
	書	五則
	詩	六則
春秋		三則
三禮		六則
四書		三十三則
伊川先生		
易		二十七則
書		五則
儒宗理要 二程子目錄		
詩		八則
春秋		八則
三禮		四十六則
四書		三十六則
卷之三		
遺書 外書		
心性類 附神		明道三十六則 伊川二十八則
道德類 附仁		明道七十則 伊川四十八則
卷之四		
遺書 外書		

志學類		明道二十九則 伊川二十四則
敬義類		明道九則 伊川七則
知行類		明道十則 伊川十則
處事類 附責		明道二十五則 伊川二十則
教法類		明道十六則 伊川十二則
治道類 附齊		明道二十七則 伊川三十二則
卷之五		
遺書 外書		
天地類 附鬼		明道二十則 伊川十五則
聖賢類		明道五十七則 伊川四十九則
儒宗理要 二程子目錄		
六經類 附讀書法		明道四十一則 伊川四十五則
卷之六		
遺書 外書		
史評文字類		明道十八則 伊川四十三則
諸子百家類		明道十一則 伊川二十九則
異端邪說類		明道十九則 伊川十四則
附 朱子遺書外書目序		
儒宗理要 二程子目錄 終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文集

明道先生

論王霸劄子

臣伏謂得天地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所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其道不同，在擇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耻比管仲者，義所不繇也。况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為能克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為也。然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一 明道文集

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有為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為不待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為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校千古深錮之弊，為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聰覺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一，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謹，易於更張則為害大矣。臣獨以為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為謹莫備。宗理要 二程子卷一 明道文集

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聖人之治，將大有為而反成禍亂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需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耻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才不足者，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崇尚教育之道，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

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克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才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州縣津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閒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授其業稍久則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明道文集 三

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之以為郡守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行然後辨論其差等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克薦其自州郡升於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眾所信服者雖未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眾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明道文集 四

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皆通其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太學及州郡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使教於學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修其庠序之制為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眾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郡士以經義

其懷奸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一官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蒞事未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為賞罰凡公卿大夫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縣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陰者並如舊制唯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術才能者於朝其在學賓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大學五年及三十已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為二等上者聽授以筦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選論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

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外選者皆論致大學而考
之爲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
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
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
臣謂既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之去其聲
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
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爲帝
王之道莫尚于此願陛下特留宸意萬世行之

論十事劄子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一 明道文集 五

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于爲治之大源牧民之要道則前
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
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
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于今姑
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倘謂
今人之情皆已異于古先王之迹不可復于今趨便目前不務
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亦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
如宮室飲食衣服器用之類苟便于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
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
之所必爲者固可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急若夫裁成

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
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
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
于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已上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
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
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
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已上天生蒸民立
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
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
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一

明道文集

六

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
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
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已上古者政教始于鄉里其法起于
比閭族黨州鄉鄴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
犯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
也已上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
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于鄉里而行實不修秀
士不養于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也
已上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
國力亦已竭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

府吏胥徒之役毒徧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已上古者民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為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饑饉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將何道以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以不至是因以幸為可恃也哉因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儲粟之法以為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已上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因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賞度觀其窮促辛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一 明道文集 七

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偽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久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已上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豐阜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脩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脩虞衡之職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已上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差等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

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脩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已上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為措置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論養賢劄子

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一 明道文集 八

也是雖眾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為艱而不為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為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已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已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為善今天下之大豈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識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使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

林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詔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為輔弼為公卿施之無不稱也若是則引策竝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於天下矣取進止

論新法疏

臣近累上言乞罷預儀青苗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觀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為害已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係乎事始眾心睽乖則有言不信

儒宗理要 二程子 卷一

明道文集

九

萬邦和協則所為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語言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為未便伏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動眾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輿情大鬱眾論益謹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萬方孰若沛大恩而新眾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况難羅之法兼行則儲蓄資自廣在朝廷未失於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論遣張載按獄狀

臣伏聞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久為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獎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為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原于治政之大體者僉使之講求議論則足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獄非謂儒者不當為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鈞濊練覈之能攻摘斷擊之用止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之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脩潔之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失伏乞朝廷別賜選差貴全事體

儒宗理要 二程子 卷一

明道文集

十

與橫渠張子定性書

為鄆縣簿時橫渠以書通問而先生作此答之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率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

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以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心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明道文集 十一

者為是也。今以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遠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拙於文辭。又吏事匆匆。未能精慮。當否。行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晉城縣令書名記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故其善惡皆見乎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自非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殘之極者。以酷見傳。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

百。其間郡縣之政。可書宜亦多矣。其見書者。率纔十數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得傳。蓋其意與古史之意異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賢為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為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為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自其始至。即皇皇然圖所設施。則亦教令未熟。民情未孚。而吏書已至矣。儻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已之政。而盡去其舊。則其迹固已無餘。而况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又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欲聞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則因謂今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為記者。尚為近古。而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牒。訪之吏民。總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為師戒。云耳。來者請嗣書其大。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於家。洛之人弔者相屬於途。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屬吾伯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姬姓。系出召公。故世為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逮事。祖始家衛。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明道文集 十一

先生之幼從父徙共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川遂爲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簿後又以爲隸州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源勤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嘆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遠可已乎於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頽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一

明道文集

三

幾三十年始也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汚清明坦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疎之間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取其異於人顧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常以春秋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悌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先生之功多矣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及子思所以授孟

子者其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醇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名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附於先塋實其終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嗚呼先生志豪力雄濶步長趨凌高厲空探幽索隱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飲以豐天不愆遺哲人之凶嗚臯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先生所終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一

明道文集

四

伊川先生

顏子所好何學論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

使令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特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知其心知其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五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中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

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之者也孟子則學而知之者也後人不達以為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伊川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方主教導以顏子所好何學試諸生得先生論大驚異之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原明首師事焉學以至乎聖人之道是一篇主意

論經筵第一劄子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六

道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幼冲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其德義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欲之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七

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樸質一應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

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祇懼為首從古以來未有不尊賢畏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竊聞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

今後特令坐講不惟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取

進止此伊川上哲宗及宜仁太后疏也初哲宗嗣位大臣司馬光等上其行誦於朝而諫官朱光庭亦上言願道德醇備

乃聖代之真儒俾專講席以輔養聖德先生以布衣被召自有故事欲先進見而後受命於是召對宜仁太后除崇政說

書奏論經筵三劄云其一即古師傳疑丞輔養君德之意其二即古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之意其三請令講官坐講如藝

祖召布衣王昭素坐便殿講易經故事而其大旨則曰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又曰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六

生靈長久之計在輔養君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已也要在跬步不離正人而已

上太皇太后書

六月日具位臣程頤昧死再拜上書太皇太后陛下臣愚鄙之人自少不喜進取以讀書求道為事於茲幾三十年矣當英祖朝暨神宗之初屢為當塗者稱薦臣於斯時自領學之不足不願仕也及皇帝陛下嗣位太皇太后陛下臨朝求賢願治大臣上體聖意搜揚巖穴首及微賤蒙恩除西京學官臣於斯時未有意於仕也辭避方再而遽有召命臣門下學者促臣行者半勸臣勿行者半促臣行者則曰君命召禮不俟駕勸臣勿行者則曰古之儒者召之則不往臣以為召而不往惟子思孟軻則

可蓋二人者處賓師之位不往所以規其君也已之微賤食土之毛而為王民召而不至邦有常憲是以奔走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乃以義辭遂蒙召對臣於斯時尚未有意於仕也進至簾前咫尺天光未嘗敢以一言及朝政陛下視臣豈求進者哉既而親奉德音擢至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竊內思儒者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使臣自擇所處亦不過於此矣臣於斯時雖以不才而辭然許國之心實已萌矣尚慮陛下貪賢樂善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覲詳察如小有可用則敢不就職或狂妄無取則乞聽辭避章再上再命祇受是陛下不以為妄也臣於是受命供職而來夙夜畢精竭備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九

慮惟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廟社固無窮之基乃臣之心也臣本山野之人稟性樸直言辭鄙拙則有之矣至於愛君之心事君之禮告君之道敢有不盡上賴聖明可以昭鑒臣自惟至愚蒙陛下特達之知遭遇如此願效區區之誠庶幾毫髮之補惟陛下留意省覽不勝幸甚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躬行大道開納忠言委用耆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為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為必可信先

王之訓為必可行勿徂滯於近規勿遷惑於眾口古人所謂周公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為知恤茲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且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性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為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耳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也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十 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仁厚必為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耳臣供職以來六侍經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旁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養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為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小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識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正論日陳於前雖未知曉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眾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

卑乎。或又以為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尤。此又非
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臯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
慢遊，作傲虐。夫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
不知乎。蓋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此也。且人心豈有
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
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
常乎。是以聖賢雖明盛之時，不廢規戒為慮，豈不深遠也哉。况
冲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暑熱罷
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
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亦不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五

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於內殿，或後苑清
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
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眾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
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導官都不
為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
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為至切。故周公輔
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為，必無不當。真廟使蔡希伯侍仁
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寮家子弟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
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
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侍二人，隨

逐。若不得暫離，當情笑語亦勿禁止。惟須言語必正，舉動必
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訓，使知嚴憚。年纔
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
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侍立。史官之職，言
動必書。施於視政之時，則可經筵講疑一作之所，乃燕處也。主
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
失，旁立史官，出言輒書，使上欲遊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
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
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
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五

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
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况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為宜。春
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為典故。殊
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
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
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
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體。限以日數，但旬月
之間適意則往可也。今講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
別官。近復差脩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
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才不欲使之閒耳。又以為

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故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觀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爲迂誕陛下識見高遠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脩園子監條制俾備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三

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爲重事不以爲閒故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益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覩能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爲信何不一賜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僞願從誅殛臣愚不任懇悃惶懼待罪之至

又上太皇太后書

臣近言邇英講讀漸熱乞移就寬涼處貼黃稱如別無穩便處所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竊聞給事中顧臨有言以延和講讀爲不可臣本謂邇英熱恐於聖體非宜今聞脩展邇英苟得寬涼則臣志願遂矣於臨之言在臣自可不恤然有所甚害不得不爲陛下辨之若臨之言止於疑惑太皇太后聖意臣官非諫諍不辨尚可也今以臨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安得不辨臣竊謂自古家國所患無大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人主不得聞大道朝廷不能致善治不聞道則淺俗之論易入道義之言難進人君功德高下一繫於此臣非敢以諛言悅陛下竊聞陛下博覽前史請陛下歷觀簡策前世母后臨朝有不壞紀綱者乎有以至公爲心孜孜求治爲英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有簡策所無之盛德則天下亦望陛下爲簡策所無之功業不止維持歲月俟人主長大而已蓋望陛下致海內於治安詒孫謀於久大詒謀致治之道當使聖德日躋善治日新進德在於求道圖治莫如稽古道必詢於有道之士古必訪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淺士以守道爲迂以稽古爲泥適足以惑亂人主之聽近年以來士風益衰志趣汚下議論卑淺高識遠見之士益少習以成風此風不革臣以爲非興隆之象乃凌替之勢也大率淺俗之人以順從爲愛

君以卑折為尊主以隨俗為知變以習非為守常此今日之大患苟如是者衆則人君雖有高世之見豈能獨任哉臣不知進道德之言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損陛下之遠圖移陛下之善意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夫殿上講說義理之至當古者所嘗行也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當以為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為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讀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五

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是避正殿也若避正殿則不應置崇政說書之職雖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必不肯於不可講說之所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講未嘗不規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為法如臨之意則是禁止主上不得復為優禮昭素之事及有崇政設職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為若主上信以為然所損豈不甚大殿上說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甚有重於此者臣今口未敢言然心中惟欲輔養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王光耀史冊不止此一事而已臨之見與臣之心何其異也且講經與飲宴孰重真宗仁宗時皆宴講讀官於崇政殿從來侍宴皆在殿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諭其

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時之事耳日常則不可夫於義苟當日常何寧義或不可一時亦不可也臣始言之執政大臣未以為非也及臨一言則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之言為是者亦或有之若謂四五大臣皆以為是則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四五人所見皆如是也特以陛下信臨之言而又迫於尊君之意故不敢言耳恐非以道事君之意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則崇高極矣尊嚴極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尊則不尊漢明帝於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謙屈矣周宣帝稱天自比上帝羣臣齋戒數日方得朝見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賢明之君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五

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之見則必以桓榮為不能尊君以周宣之臣為能尊君矣不知道之人益進不合禮之言日聞雖人主聖明見聞習熟亦恐不能無損耳後世功業益卑先王粹美之道不復見於世者正由淺俗之論易信而得行爾夫先王之道雖未能盡行然稽古之心不可無也猶學者於聖賢之事雖未能盡行然希慕之心不可無也此乃進學求益之道今臨之意則以古先之事為不足法本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進也此乃塞進善之門絕稽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進德之際而其所獻納如是使勸講之官稍思職業敢不辨乎若陛下以臣言為非則狂妄之誅不敢避也萬一以臣

言為是則願陛下明示好古求遠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雖鄙陋之人見陛下聖慮高明不喜淺近亦將勉思義理不敢任其卑俗之見思獲鄙於聖鑒矣誠如是則將見道學日明至言日進弊風日革為益孰大於此臣職當辨明義不敢默默臣無任懇切惶懼待罪之至

代彭中丞論濮王稱親疏

臣思永言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章奏交上中外議論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為陛下明辨其事切以濮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為嗣承祖宗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三

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為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為姪此天地大義人生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為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辨論而後見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實生聖躬曰伯則無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類如此而已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又致

陛下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為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理使濮王與諸父夷等而無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為所生之義至尊之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恩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係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濮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三

為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二故避父而稱親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為決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奸人以邪說惑陛下言親非一不止謂父臣以為為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疎遠早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為本乃以疑似無正定之名贖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仁廟乃有向背之嫌去之於濮王不損所生之重絕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謂不加殊名無別於臣列臣以為不然惟所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况當揆量

事體則必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爲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爲濮國太王如此則負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爲率借如既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姪嗣皇帝名敢昭告於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廟無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爲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爲後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爲疑此則不然蓋係於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論列不已前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五

遇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之日海宇億兆涵被仁恩始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以濮王爲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孝事仁皇之心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復稱親則仁廟不言自絕羣情洵懼異論喧天王者之孝在乎四海之歡心胡爲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爲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聖人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廟在位濮王豈不側懼是必君臣兄弟立致慶院

其視陛下當何如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歡於上當垂佑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立大孝之名光於萬世矣夫奸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爲身謀害義傷孝以陷陛下今既如此不無回惶百計搜求務爲巧飾欺罔聖聽支吾言者微與得已尚圖自安正言未省而巧辨已至使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伏乞將臣此章省覽數遍裁自宸衷無使奸人與議其措心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贊陛下者卽奸人也幸陛下察而辨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大願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三

代呂晦叔應詔疏

伏觀今月十三日詔敕以彗出東方許中外臣僚直言朝廷闕失臣自言事得罪久去朝廷無所補報退就閒冗尚敢區區以言自進者誠見陛下寅畏天命有所警懼脩省之意草萊之人當悉效其忠懇况臣世荷國恩久參近侍雖罪戾之餘敢不竭其愚誠以應明詔臣伏觀前史所載彗之爲變多矣鮮有無其應者蓋上天之意非徒然也今陛下既有警畏之心當思消弭之迹且以今日之變孰爲而來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豈非政令之所致與如曰非政之由則經爲誣矣臣復何言詔之所求亦爲虛設若以爲政之所致則改而順天在陛下

而已。晏子所謂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傳曰：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又曰：所以除舊而布新，願陛下祇若天戒，思當除者何事，而當新者何道。如曰：舊政既善，無所可除，則天為誣矣。臣復何言。若以為當求自新，則在陛下思之而已。自非大無道之世，苟嘗不遇災而懼，然而能自新者，蓋寡。大率蔽於所欲，惑於所任，明不足以自辨，視是而為非，以邪而為正，敗亡至於不寤，天亦不能戒也。豈其惡存而好亡，憎治而喜亂哉。亦惑而不能辨耳。臣以為辨之非艱，顧不得其道也。誠能省己之存心，考己之任人，察己之為政，思己之自處，然後質人之言，何惑之不可辨哉。能辨其惑，則知所以應天自新之道矣。臣請為陛下辨之。所謂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三

省己之存心者，人君因億兆以為尊，其撫之治之之道，當盡其至誠惻怛之心，視之如傷，動敢不愼，兢兢然惟懼一政之不順於天，一事之不合於理。如王者之公心也。若乃持所據之勢，肆求欲之心，以嚴法令，舉綱條為可喜，以富國家，強兵甲為自得，銳於作為，快於自任，貪惑至於如此，迷錯豈能自知。如是者，以天下徇其私欲者也。動心勞力，適足以致貪敗，夙興夜寐，適足以招後悔。以是心而致善治者，未之聞也。願陛下內省於心，有近於是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考己之任人者，夫王者之取人，以天下之公，而不以己求其見正，不求其從欲逆心者，求諸道，遜志者察其非，尚孜孜焉懼其失也。

此王者任人之公也。若乃喜同而惡異，偏信以害明，謂彼所言者，我之所大欲也，悅而望之，信而惑之，至於其惡而不察，恣欺而不悟，推是而往，鹿可以為馬矣。願陛下攷己之任人，有近於是者乎。苟有之，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方陛下思治之初，未有偏主好惡，取捨一以公議，天下謂之賢，陛下從而賢之者眾矣。進之朝者有矣，及乎既有為也，皆以不合而去，更用後來之人，皆昔未嘗以為賢者也。然後議論無違，始之所賢者皆愚，始之未嘗賢者皆賢，此為天下之公平。意之私乎。自議論無違之後，逆耳拂心之言，亦罕聞矣。夫以居至尊之位，負出世之資，而不聞拂逆之言，可懼之大者也。知人之難，雖至明不能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三

無失。然至於朝合，則為不世之賢，暮隙則有無窮之罪，顛錯亦已甚矣。在任人之道，當改亦明矣。所謂察己之為政者，為政之道，以順民心為本，以厚民生為本，以安而不擾為本。陛下以今日之事，方於即位之初，民心為懼，悅乎為愁，怨乎民生為阜足乎為窮，感乎政事為安之乎為擾之乎。億兆之口，非不能言也。願恐察之不審耳。苟有不察，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思己之自處者，聖人謂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陛下必不以斯言為妄。自古以來，何嘗有以危亡為憂而致危亡者乎。惟其自謂治安而危亡卒至者，則多矣。不知陛下今日自處，以天下為何如。聖心所自知也。苟有憂危恐懼之心，嘗

慮所任者非其人。所繇者非其道。唯恐不聞天。心之言如此。則聖王保天下之心也。上帝其鑒之矣。或以爲已。且治所任者當矣。所爲者至矣。天下之言不足恤矣。如此則天之所戒也。當改而自新者也。所謂質之人言者。當有其方。欲詢之衆人乎。衆人之言可使同也。欲訪之下民乎。下民之言亦可爲也。察之以一人之心。蔽之以衆人之智。其可勝乎。是不足以辨惑而足以固其蔽。爾臣以爲在外。一。二。老臣事先朝數十年。久當大任。天下共知其非欺妄人也。知其非覆敗邦家者也。臣願陛下禮而問之。宜可信也。及天下所謂賢人君子。陛下聞之於有爲之前。而不在今日利害之間者。亦可訪也。以是數者參考之。則所當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聖

改者何事。所當新者何道。固可見矣。天下之人。一聞詔音。豈不鼓舞相慶。謂陛下必能上應天心。召迎和氣。臣以爲唯至誠可以動天。在陛下誠意而已。昔在商王中宗之時。有桑穀之祥。高宗之時。有雉維之異。二王以爲懼。而脩政。遂致王道復興。皆爲商宗百世而下。頌其聖明。近世以來。引咎之詔。自新之言。亦常有之。倘人君不由於至誠。天下徒以爲虛語。其能感天心。弭災變乎。臣願陛下因此天戒。奮然改爲。思商宗之休實。鑑後代之虛飾。不獨消伏災沴於今日。將永保丕基於無窮。天下幸甚。

爲家君上宰相書

聆聞古之君子。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無他術。善惡明

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爲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爲惡。二者爲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也。伏惟閣下。以上賢之資。爲聖王之輔。深功厚德。卓出前古。所以致今日之治者。蓋由盡心勸懲之道。而天下之善惡明也。今若有善人於此。而不得彰顯。以至於泯沒。則於閣下。豈不甚惜。而欲聞之乎。珣是以敢忘其僭易之罪。而布其誠懇於左右。伏念珣之曾祖。當五代之亂。棄官避世。以俟真主之興。我朝受命。首赴闕庭。一言遭遇。受聖祖非常之知。及太宗皇帝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聖

帝之在晉藩。親自選擢。俾之輔佐。於時真宗皇帝親受經訓。太宗纂緒。傾遇益隆。凡所獻替。無不開納。稱其忠厚。待以腹心。前後兩欲相之。而奸臣虛多遜。惡其方正。皆因四方之事。薦之使行。暨於還朝。復將大用。而先祖自以衰老。瀝懇辭避。乃特爲改置文明殿學士之職。俾處庶僚之右。制辭丁寧。復示終用。爲相之旨。至於沒身。不許告老。歷事兩朝。受恩三聖。終始一節。存沒被遇。考於謚法。宜得美名。而當時有司。失於舉行。門生故吏。不能論請。以至於今。未有易其名者。珣大懼年祀浸遠。遂至湮晦。近三請於朝廷。而有司引條例。以旣葬爲限。夫聖人作謚之意。本以彰善。瘴惡。若以請之後時。遂廢其禮。則爲善者未必見

褒而為惡者得以自隱也况國家推恩率循舊例竊見近日王嗣宗輩亦是已葬朝廷恩旨特許追賜獨珣之曾祖以條例為限某竊惑焉若以官言之則三品以上皆應令文以德言之則先祖清儉之節淳厚之德寬大之量周通之才比於嗣宗誠亦無媿何嗣宗得請於無例之前而先祖見抑於有例之後若以先祖非兩府而異之耶則太宗皇帝眷遇如此累將柄用至於老疾聖意未已制詞具在遺旨如存繼聖之朝得不念之哉古之聖賢生非其時身無其位不得主懲勸於天下尚猶論古之人觀其言考其世以分別其賢愚善惡何哉有至仁之心而自任之重也故人有一善晦而不顯其心媿耻若已揜之今閣下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三

當明盛之時居宰執之任褒賢勸善是所職也若使本朝賢士名跡湮晦以為朝廷之闕閣下得不惜之乎矧主上以至孝御天下祖宗之朝一政一令靡所更易一器一玩弗忍遺棄而恩舊之臣豈不存念伏望閣下體聖祖選擢之意感神宗恩遇之厚念真皇受經之舊副主上繼志之心力賜主張許循近例如此則恩漏泉底光生後昆則珣闔門粉骨不足以報厚德矣

為家君請宇文中允典漢州學書

中允明公執事竊以生民之道以教為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於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於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人莫不從教小人脩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羣聚

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為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方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風俗而成善治乎往者朝廷深念其然究思治本詔京師至於郡縣皆立學雖未能如古之時比屋人人而教之可以教為士者矣誠能教之由士始使為士者明倫理而安德義知治亂之道政化之本處足以為鄉里法出可以備朝廷用如是則雖未能詳備如古之教亦得其大端近古而有漸矣是朝廷為教之意非不至也願州縣之吏奉承之如何爾珣庸瑣之質叨恩領郡雖才不足以有為然少承父師之訓久從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三

士大夫之後涉聞學古為政之道不敢斷斷如俗吏之為專以簿書期會為事勉思所以副朝廷明教化育賢才之意以學校為先務然念教道之職非得豪傑之士學術足以待問行義足以率人則何以為眾人之矜式竊聞執事懿文高行為時所推仕不合則奉身而退不為榮利屈其志歸安田間道義為鄉里重豈特今人之難能古人所難能也愚謂執事非甘於退處而樂於自善也蓋道既不偶去就之義不得不然在執事之心諒無一日忘天下不以行道濟物為意也蓋聞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導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

出處雖異推已及人之心則一也此鄉人所望於執事而執事所宜自任也珣是以敢布其區區之意願執事從鄉人之望在屈軒馭來憇郡庠俾後進子弟得所依歸不獨一郡學者漸被善教四方之士聞風慕義亦將奔走門下是執事之道雖未用於時而所及人者固已博矣孟子所謂天下之樂也執事豈無意乎或賜允從不勝幸甚

再書

近者書其鄙懇陳于左右輒欲邀致軒從內省不度方負媿惕辱教之答詞意甚厚且承燕居休適感慰深矣然而過持謙異未許臨屈區區之意有所未盡輒敢再浼聽覽珣至郡之初延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三

見察吏士民首道朝廷所以憂念遠方愛養元元之意既則詢州郡之賢人足以取則為治者於是聞執事之名於眾人之口珣退而三思三省之始曰彼鄉先生也吾將奉之以教郡人既而曰賢者以類至惟賢能致賢彼賢豈我屑耶既又曰賢者雖有為而退豈將自善其身耶必將化導鄉里教育後進自古賢者未有不然者也豈特守之為乎於是決之不疑以請於左右豈意執事未賜深亮拒而弗從珣竊觀在易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上九以剛陽之德居无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而不居其位為眾人仰觀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為眾人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意謂已无與於天下

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无咎聖人又從而贊之謂志當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无所慮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賢者存心如是一仁與夫索隱行怪獨善其身者異矣今執事居是鄉為一鄉所宗仰適當觀上九之義豈得圖一身之安逸而不以化導為意乎見論曰近多微疾憚於應接此大不然古者庠序為養老之地所養皆眉壽之人其禮有扶有杖有鯁噎之祝則其羸廢可知蓋資其道德模範豈尚其筋力也哉幸執事觀觀文之義詳聖人贊之之意思賢人君子所當用心勉從鄉人之願不勝幸甚

答朱長文書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三

相去遠未知何日復為會合人事自難前期也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為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為此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為至當之言也某於朋友闕其問不切者未嘗敢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為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為文與詩者非止為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耳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

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為先平生所為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莫盛於唐。唐善論文莫如韓愈。愈所稱獨高李杜。二子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為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為學之末乎。某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為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為文之心非區區懼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無善可稱。

儒宋理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罕

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勵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辯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為本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志雖使億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遠書不復思釋故言無次序多注改勿訝辭過煩矣。理或未安却請示下足以代面話。

答楊時論西銘書

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纔一觀便為人借去。俟更子細看。

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答張閔中書

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覩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儒宋理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罕

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徒是已。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與方元家手帖

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眾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

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覲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

謝執政書

公知射乎？有人執弓於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為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旁，道之以穀率之法，不從羿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一作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願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易序

易之為書，卦爻象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細縵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知，情偽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為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為之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聖

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象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聖

易傳序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益無傳矣。予生千一，有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公沂一作沂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象，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

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一作乎人焉。伊川嘗言王弼以老莊解易。失聖人之旨。此九年而為大觀元年始授門人。尹焞張繹益七十四五時矣。

書解

孔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又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以二典之言。簡遠如此。其上可知。所謂大道。雖性與天道之說。固聖人所不可得而去也。如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聖
亦必至之要語。非後代之繁行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不去也。使誠有所謂義農之書。乃後世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所為神農之言。及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或疑陰符之類。是甚非也。此出戰國權變之術。竊窺機要。以為變詐之用。豈上古至淳之道邪。又五典既皆常道。去其三何也。蓋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為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之職。以志其事。自堯始。其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前世說易之書也。易本八卦。故以八名。夫子贊易道。以黜去是書。所謂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舊書之過。可見也。堯夷繁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人或疑前代之書。聖人必無

所刪改。此亦不然。若上古聖人之世。史官固當其人。其辭必盡善。若後世之史。未必盡當。其辭未必盡善。設如其書足以垂範。不可去之。而其或有善義。聖人不得不有芟除更易也。其不可更易者。其事耳。未必須會刪改。但辭苟有害。有可刪改之理耳。或疑血流漂杵之辭。何不刪改。此乃非善義理之辭也。堯典為虞書。蓋虞史所脩。舜典已下。皆當為夏書。故左氏傳引大禹臯陶謨。益稷等。皆謂之夏書也。若以其虞時事。當為虞書。則堯典當為唐書也。大抵皆是後世史所脩。典則也。上古時淳朴。因時為治。未立法度典制。至堯而始著治迹。立政有綱。制事有法。故其治可紀。所以有書而稱典也。楊子曰。法始乎伏羲。成乎堯。蓋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聖

伏羲始書。其造書契。開其端矣。至堯而與世立。則著其典。常成其治道。故云成也。書序。夫子所為。逐篇序其作之意也。見氏川書說一卷。凡四十餘篇。今所傳止堯典舜典。攷正武城數十條。餘不可睹矣。典讀共五篇。皆稱虞書。舜經紹堯而授禹。故虞史亦尚述堯而下紀禹也。或問墳典。丘索左史。倚相能讀之矣。而書不盡傳。豈聖人刪之。過乎。曰。蚘蚘文字。歷世綿遠。所謂能讀者。亦猶衡嶽禹碑。周宣石鼓。讀者各以意象揣摩。恍惚疑信。言人人殊也。况上古蚘蚘文字。平然則倚相之能讀。亦類是矣。故墳典丘索。即不經聖人刪削。亦難保其必傳也。學易無過一作易書之過。一作聖人刪削。亦難保其程說。當從朱子所定。書序稱孔子所作。豈其然乎。伯禽魯之先君。論語止稱魯公。而書序斥言魯侯。伯禽春秋書。素伯任好卒。而書序稱秦穆公。殊非諱魯。損秦之義。疑史氏所作。而託言出於孔子者也。

詩解

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

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可
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慶和始見於書夏商之世雖
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
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
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故曰興於詩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
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古之人幼而聞歌
誦之聲長而識刺美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
尚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也世之能誦三百篇者多矣果能
達政專對乎是後之人未嘗知詩也夫子慮後世之不知詩也
故序關雎以示之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天下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聖

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
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
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
如小雅鹿鳴而下各於其事而用之也為此詩者其周公乎古
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之成至
如一作於麟趾騶虞乃其應也天下之治由茲而始天下之俗
由此而成風之正也自衛而下王道衰禮義廢今正風者無幾
矣其刺上至指詆其惡豈復有諷諫之義也蓋發於人情怨憤
聖人取其歸止於禮義而已惟雅亦然所美者正也所刺者變
也規誨者漸失而未至於刺也為詩之義有六曰風曰賦曰比

曰興曰雅曰頌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皆是
也賦者詠述其事蔽帝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是也比者以
物相比狼跋其胡載鼃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是也興者興
起其義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是也雅者陳
其正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頌者稱
美其事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是也學詩而
不分六義豈知詩之體也詩之別有四曰風曰小雅曰大雅曰
頌言一國之事謂之風言天下之事謂之雅事有大小雅亦分
焉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有是四端所謂四始也詩不
出此四者故曰詩之至也得失之迹刺美之義則國史明之矣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聖

史氏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
說詩者之辭也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南化自周
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國君而下正家之道先王之
所以教天下也故繫之召南化自召而南也今本南字皆誤作公召伯為
諸侯長故諸侯之風主之於召南二南者正家之道王化之所
由興也故關雎之義樂得淑女以為后妃配君子也其所憂思
在於進賢淑非說於色也哀窈窕之切也切於思賢才而不在
於淫色無傷善之心也是則關雎之義也按伊川詩解首篇其
言則非大序所及序謂史氏明得失達事變而吟詠性情以
感刺其上言作詩者史氏明得失達事變而吟詠性情以
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是言序詩者史也朱子則曰詩之
作或由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匹夫匹婦蓋非一人而序以轉

出於國史則誤矣且援周禮太史掌書而不掌詩以証之夫周禮亦言王巡狩則太史太師同車太史採詩以陳於王然後付之太史太史記其出於何地作於何人主於何事如左傳鄭文之惡高克則曰鄭人爲之賦清人莊姜美而無子則曰衛人爲之賦碩人曰鄭史衛史而曰鄭人衛人則是作詩者鄭衛之人而載事者鄭衛之史也故大序言史氏載事以明詩本於理有據而朱子駁之爲當伊川言史氏載事以序爲子夏作以小序爲衛宏作者要之皆卜度之說也古序原無姓名而亦何嘗分大小於其間哉今之大序卽古關雎爲小序也仍有辨載之別簡

禮序

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僞貌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逡巡遜卻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有於教與要譽於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聖

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爲冠婚喪祭朝聘燕饗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迨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爲備是以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義之薄情文之繁林放思究禮之本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爲禮者

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家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攷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通之衢珠珍器帛隨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說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終於聖人之歸惟達於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其禮然則禮之所以爲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從事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者也

禘說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聖

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以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卽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

惟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
如堯舜不可以爲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爲所生也故祭法言
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苟非其子雖授舜以
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爲養男也禪讓
之事蔑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
圓丘器用陶匏蒸秸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
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
以太祖配於圓丘以禰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
帝又祭昊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禰
配之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巽

春秋傳序

天生之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
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
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
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

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
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尊以智
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
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
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
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
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
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
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伊川文集 丑

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
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
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
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
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
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
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諸
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
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程傳隱桓二公一年偷釋數事
莊僖以後一年止釋一事襄昭
以後有數年止釋一二事者蓋伊川作傳至桓公九年冬止
餘卽舊有解說者纂集之以附於後也序云孔子作春秋立

百王不易之大法如答顏子以四代禮樂是已而呂氏大圭乃斥其為一切謬妄之論大意謂孔子所脩者史所用者時王之制非兼取乎四代而自任乎禮樂征伐之權也禮亦友矣春秋誠無所為時幣昆韶者而停庸命討之實御漢夏周所不能改者也以此垂憲萬世 ○以上文集篇末有註者何害於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哉 俱係大儒文要原刻

襍飲詩序

上已襍飲風流遠矣而蘭亭之會最為後人所稱慕者何哉蓋其遊多豪逸之才而右軍之書復為好事者所重耳事之顯晦未嘗不在人也潁川陳公廡始居洛則引流回環為泛觴之所元豐已未首撰襍事公廡好古重道所命皆儒學之士既樂嘉賓形於歌詠有不愧山陰之句諸君屬而和者皆有高致野人程頤不能賦詩因論今昔之異而為之評曰以我好賢方逐樂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一

潁川文集

至

之心禮義為疎曠之比道藝當筆削之工誠不愧矣安知後日之視今日不若今人之慕昔人也哉

二程子卷一 終

二程子卷二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經解

明道先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性情猶言資質體段亭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貞也 以下易解

脩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脩飾言辭為心只是為偽也若脩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二

明道經解

一

何處下手唯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終日乾乾大事小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為實脩業處

利字不聯牝馬為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德陰必從陽然後乃終有慶也

他卦皆有悔吝惟謙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惟謙則便亨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為心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艮思不出其位乃止其所也動靜不失其時皆止其所也艮其背乃止也背無欲無思也故可止

良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惡而去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止乎。

天下之說不可極。唯朋友講習雖過說無害，兌澤有相滋益處。素履者，雅素之履也。初九剛陽，素履已定，但行其志，故曰獨行願也。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反觀吉凶之祥。周至則善吉也，故曰其旋元吉。

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一也。

謙者，治盈之道。故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儒宗理要 二程子 卷二 明道經解 二
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用也。以下書解。

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固而從人者輕也。

萬物皆只是一箇天理。已何與焉。至如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喜，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怒，彼自絕於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於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為他惡未著，那誅得他。

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廁於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再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至剛。

惟聖罔念作狂，如周官六德之聖，通明之謂也。

詩有六體，須篇篇求之。或有兼備者，或有偏得一二者。今之解詩者，風則分付與國風矣，雅則分付與大小雅矣，頌即分付與頌矣。詩中且沒却這三般體，如何看得詩。風之為言，便有風動之意，與便有一興喻之意。比則直比之而已。蛾眉瓠犀，是也。賦則賦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雅則正言其事，頌則稱美之言也。如于嗟乎騶虞之類，是也。以下詩解。

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為之，則無所自入。古之學者，必與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猶正牆面而立。

儒宗理要 二程子 卷二 明道經解 三
益斯惟言不妬忌，若茅言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妾御皆無所恐懼而樂有子矣。

綠衣，衛莊姜傷已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故曰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訖兮。綌兮綌兮，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絲之綠，由女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絺綌，所以來風也。

赤鳥几几，只是形容周公一箇氣象。乃孟子所謂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之意。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亦只是形容文王氣象。大抵古人形容聖人多此類。如倬彼雲漢，為章于天，亦是

形容聖人也

夫子言與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如

言秉心塞淵騅牝三千須是塞淵然後騅牝三千塞淵有義理又

如駟之詩坳牧是賦事其中却言思無邪詩三百一言以蔽

之者在此一句又如考槃之詩解者謂賢人永誓不復告君

不復見君又自誓不詐而實如此也據此安得有賢者氣象

孟子之於齊是其君臣然其去未嘗不遲遲顧戀今此君才

不用便躁忿如此是不可磯也乃知此詩解者之誤此詩是

賢者退而窮處心不忘君怨慕之深者也君臣猶父子安得

不怨故直至於寤寐弗忘永陳其不得見君與告君又陳其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二 明道經解 四

此誠之不詐也

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

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須作也以下春秋解

春秋書戰以戰之者為客受戰者為主以此見聖人深意蓋彼

無義來戰則必上告於天子次告於方伯近赴於鄰國不如

是而與之戰者是以聖人深責之也若不得已而與之戰者

則異文以示意來戰於乾時是也

春秋書災異蓋非偶然不云霜隕而云隕霜不云夷伯之廟震

而云震夷伯之廟分明是有意於人也天人之理自有相合

人事勝則天不為災人事不勝則天為災人事常隨天理天

變非應人事如初寒暑雨天之常理然人氣壯則不為疾氣

羸弱則必有疾非天固欲為害人事德不勝也如漢儒之學

皆牽合附會不可信

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之

盡也以下禮解

嫂叔無服先王之權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矣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

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

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

父子異宮者為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父子異宮猶今有逐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二 明道經解 五

位非異居也

禮云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似亦太早雖不以卑廢尊

若既葬而行之宜亦可也蓋未葬時衰威方甚人有所不能

祭爾

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

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

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故也

禘自既灌而往皆不足觀從首至末皆非也知孔子不欲觀之

說則於天下知萬事各正其名則其治如示諸掌以下四書解

問道知所以為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

以已及物忠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
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
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
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

三月不違仁言其久過此則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也聖人則
渾然無間斷故不言三月此孔子所以惜其未止也

顏子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
先難克已也

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君子所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二 明道經解 六

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也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不累於已爾

彼之事是則我當師之彼之事非則我又何校焉是以君子未
嘗校也

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亂
母意母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母意與母我相

近母固與母必相近須要分別不同意與志別志是所存處
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別也意發而當即是理也非意

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又問聖人莫是任理而不任意否曰
是

叩其兩端者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舉其近者
衆人之所知極其遠者雖聖人亦如是矣其與人莫不皆然
終始兩端皆竭盡矣

克者勝也難勝莫如已勝已之私則能有諸已也反身而誠者
也凡言仁者能有諸已也必誠之在已然後為克已禮亦理

也亦有諸已則無不中於禮君子慎獨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
以為克已復禮也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人

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
先後之序人能克已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作其樂可知

有息則餒矣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二 明道經解 七

為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飲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
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

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
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與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

私之間耳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昏面盎背有諸中必形諸外觀

其氣象便見得
君子為善只有上達小人為不善只有下達

望之儼然秉天陽高明氣象即之也溫中心和易而接物也溫
備人道也聽其言也厲則如東西南北正定地道也蓋非禮

一勿言也君子之道三才備矣

子張既喪而見予之琴扣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過於薄故難與並為仁矣

大學乃孔氏之遺書學者須從此學則不差

格物者格至也物者凡遇事皆物也欲以窮至物理也窮至物理無他唯思而已矣思曰睿睿作聖聖人亦自思而得况於事物乎

中庸之言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鳶飛魚躍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二 明道經解 八

弄精神

孟子知言則便是知道

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心所蔽則歆然而餒知其小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合我其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匡人其如予何喪乃我喪木喪乃我未喪我自做着天理聖人之言氣象自別

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非自得也此亦妄人也是以義斷在聖人如天地涵容但哀矜而已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天理人情於是為至舜之於象周公之

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使周公逆知其將

畔舉何心哉唯其管叔之畔非周公所能知也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孟子之時去先王為未遠其學比後世為尤詳又載籍未經秦

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

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入身來自能

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二 明道經解 九

所存者神在已也所過者化及物也

伊川先生

易八卦之位元不會有人說先儒以為乾位西北坤位西南然

乾坤任六子而自處於無為之地此大故無義理風雷山澤

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則有

各任以事而父母自間風雷之類於天地間如人身之有耳

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無為乎

因見賣兔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

看此兔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

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兔何以無尾有血無脂只是為

陰物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愈長如雉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車者多植尾於車上以候雨晴如天晴雨則尾先垂向下纔晴便直立以下易解

或問劉牧言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經言雲雷屯雲雷豈無形耶曰牧又謂上經是天地生萬物下經是男女生萬物曰天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於男女卽是天地之生安得爲異曰牧又謂乾坤與坎離男女同生曰非也譬如父母生男女豈男女與父母同生既有乾坤方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時六子生理同有則有此理謂乾坤坎離同生豈有此理說是同生則何言六子耶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二

伊川經解

十一

問劉牧以下經四卦相交何如曰怎生地交若論相交豈特四卦如屯蒙師比皆是相交卦之序皆有義理有相反者有相生者爻變則義變也劉牧言兩卦相比上經二陰二陽相交下經四陰四陽相交是否曰八卦已相交了及重卦只取二象相交爲義豈又於卦畫相交也易須是默識心通只如此窮文義枉費力

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反復道也言終日乾乾往來皆由於道也三位在二體之中可進而上可退而下故言反復知至至之如今學者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幾也非知幾者安能先識至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然後可與守義王荆公云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大煞害事使人臣常懷此心大亂之道亦自不識湯武知至至之只是至其道也

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存斯爲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

荆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羣龍元首吉用九便是行健處天德不可爲首言乾已至剛健又安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二

伊川經解

十一

可更爲物先爲物先則有禍所謂不敢爲天下先乾順時而動不過處便是不爲首六爻皆同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陰爲小人利爲不善不可一槩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

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已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
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
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
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

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自卑而人益尊之自
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

夫子之於母當以柔順輔導之若仲已陽剛之道遽然矯拂則
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柔順將承使之
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且以周公之聖輔成王成王非
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為成王而已固不能使之為義黃堯舜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二 伊川經解 十一
之事也

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
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
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大小
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

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後
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變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
至也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責其耻舍車而
徒

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
正者固有矣

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人之惡止
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
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
刑戮莫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犒則元吉也

居大過之時與大過之功立大過之事非剛柔得中取於人以
自輔則不能也以聖人之才雖小事必取於人當天下之大
任則可知矣九三以過甚之剛動則違於中和而拂於衆心
安能當大過之任乎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二 伊川經解 十一
九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為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聖人感天
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不通无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
中无我之謂也

赴湯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於克已復禮則非君子之
大壯不可能也故曰君子以非禮弗履

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
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曲
徑也故曰遇主於巷未失道也

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
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

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恒。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為大吉乎。得為无咎乎。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後為无咎也。

雖聖人在上。天下未嘗無小人。然不敢肆其惡也。聖人亦說其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賢之可說也。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人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而強仁耳。

中孚。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二 伊川經解 五

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

問舜能化瞽象。使不格姦。何為不能化商均。曰。所謂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害已。與不至大惡也。若商均則不然。舜以天下授人。欲得如已者。商均非能如已。爾亦未嘗有大惡。大抵五帝官天下。故擇一人賢於天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與子。論其至理。治天下者。當得天下最賢者一人。加諸衆人之上。則是至公之法。後世既難得人而爭奪。故以與子。雖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守法者有私心耳。以下書解。

亨。仲問介甫言。堯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事天。如何。曰。介

甫自不識道字。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為天道。在地則為地道。在人則為人道。如言堯典於舜。丹朱共工驩兜之事。皆論之。未及乎升黜之政。至舜典。然後禪舜以位。四罪而天下服之。類皆堯所以任。舜所以治。是何義理。四凶在堯時。亦皆高才。職事皆脩。堯如何誅之。然堯已知其惡。非堯亦不能知也。及堯一旦舉舜於側微。使四凶北面。而臣之。四凶不能堪。遂逆命。鯀功又不成。故舜然後遠放之。如呂刑言。遏絕苗民。亦只是舜。孔安國誤以為堯。

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日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

又問金縢周公欲代武王死。如何。曰。此只是周公之意。又問有此理否。曰。不問有此理。無此理。只是周公人臣之義。其辭則不可信。只是本有此事。後人自作文。足此一篇。此事與舜喜象意一般。須詳看舜周公用心處。尚書文顛倒處多。如金縢尤不可信。

夢說之事。是傳說之感。高宗高宗感傳說。高宗只思得聖賢之人。須是聖賢之人。方始應其感。若傳說非聖賢。自不相感。如今人卜筮。著在手。事在未來。吉凶在書策。其卒三者必合矣。使書策之言。不合於理。則自不驗。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二 伊川經解 五

周南召南如乾坤以下詩解

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為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國鄉人皆得歌詠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不自齊家始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之人有能脩其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詩關雎詩所謂窈窕淑女即后妃也故序以為配君子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益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之心為然也

丘中有麻大都言丘言阿言山多喻朝廷丘山是物所生聚處麻是亦生其間不謂丘中更豐美但言丘中有麻麻能衣人有用底物喻賢者有益於人言朝廷當有賢者今彼留乃小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二 伊川經解 去

人賢者却吞嗟不見用將其來施施思其來當有賢者以施惠澤也麥人所賴以食亦喻賢者却反在鄉國故思其來食李徒能悅人口而不足以濟人如小人在位徒能悅人而無實效及於民又貽我佩玖止以其玩好而不切於用賢者則如麻麥之衣食人

兔爰兔奔走意詩序閔周由桓王失信故諸侯背叛構怨連禍而使王師傷敗却周人受其禍難羅本以豎兔今却雉雉于羅如諸侯不軌周人受害

狡童褰裳此兩節都只一意別無異義然謂君為狡童於義有害離騷之中憂君之心則至然謂之不合道者後面比君為

禽又况目之曰狡童言不與我即是鄭國人臣罪當誅天子聖明文王之心以紂為聖明何可比君為禽又况目之狡童但作詩者未必皆聖人孔子各有所取此則取其不能與賢人圖事

凡說婚姻男女多言東東取生育之意人君多言南凶喪多言北又有各就其國所有而言者如周詩多言南

伐檀檀材可適用者言君子雖不得進亦自致身於清潔之地檀美材須是作梁棟用至於輪輻非檀可為

采苓苓是甘草喻讒最好若首陽之上却無

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

儒宗理要 一程子卷二 伊川經解 七

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亦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以下春秋解

春秋之文莫不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止欲人君重民力也

問春秋書日食如何曰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蓋欲人君因此恐懼脩省如治世而有此變則不能為災亂世則為災矣

人氣血盛雖遇寒暑邪穢不能為害其氣血衰則為害必矣問夏逆文姜於齊何故便書婦曰此是文公在喪服將滿之時

納幣故聖人於其逆時便成之為婦罪其居喪而取也春秋

微顯闢幽乃在如此處。凡事分明可見者，聖人更不微文以見意，只直書而已。如桓三年及宣元年逆女，皆分明在喪服中。成昏故只書逆女也。文公則但在喪服納幣，至逆女却在四年。聖人欲顯其居喪納幣之罪，故書婦姜便成之爲婦也。其意言雖至四年方逆女，其實與喪昏同也。

春秋書隕石隕霜，何故不言石隕霜隕？此便見得天人一處。昔嘗對哲宗說：天人之間，甚可畏，作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作惡，則千里之外違之。昔于陵與漢光武同寢，太史奏客星侵帝座，甚急。于陵匹夫，天應如此，况一人之尊，舉措用心，可不戒慎。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二 伊川經解 六

春秋書盟如何？先王之時有盟否？或疑周官司盟者曰：先王之時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爲之，未可非司盟也。但春秋時信義皆亡，日以盟詛爲事，上不遵周王之命，春秋書皆貶也。唯胥命之事，稍爲近正，故終齊衛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喜也。

有欲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雖有強力，弗能爲也。今有劫人以殺人者，則先治劫者而殺者次之，將以垂訓於後世，則先殺者而後劫者。春秋書鄭公子歸生殺其君夷是也。

伯溫問西狩獲麟已後，又有二年經，不知如何？曰：是孔門弟子所續，當時以謂必能盡得聖人作經之意，及再三考究，極有

先作經意處。

周禮不全是周公之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者，亦有漢儒選入者，如呂刑、文侯之命，通謂之周書。以下禮解。

問周禮之書有訛缺否？曰：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也。又問：司盟有誑萬民之不信者，治世亦有此乎？曰：盛治之世固無此事，然人情亦有此事，爲政者因人情而用之。

問周禮有復讎事，何也？曰：此非治世事，然人情有不免者，如親被人殺，其子見之不及，告官遂逐殺之，此復讎而義者，可以無罪。其親既被人殺，不自訴官而他自己謀殺之，此則正其專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二 伊川經解 九

殺之罪可也。問避讎之法如何？曰：此因赦罪而獲免，便使避之也。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爾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爾。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

大凡禮必須有義，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

問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如何？曰：此言坐位非祭祀，昭穆之位，昭穆之位，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自內以及外，古之坐位皆以右爲尊。范公甫問韓信得廣武君德

東向坐而西面師事之。是否曰。今則以左為尊。是或一道也。問古者何以不脩墓。曰。所以不脩墓者。欲初為墓時。必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久。曰。孔子為墓。何以速崩。如此耶。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脩虞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纔雨而墓崩。其為之不堅固可知。然脩之亦何害。聖人言不脩者。所以深責弟子也。

受祥肉。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况彈琴可乎。使其哀已忘。何必彈琴。亦見橫渠集中

禮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語至常淺。孔子固能如此。儒宗理要 二程子 卷二 伊川經解 二

但觀其氣象。不似聖人之言。

祭法如夏后氏郊。鯀一片皆未可據。

禮言惟天地之祭。為越紼而行事。此事難行。而言越紼。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致得齊。又安能脫喪服。衣祭服。此皆難行。

縱天地祀不可廢。則消使冢宰攝耳。昔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先生。答曰。古人居喪。此有闕字百事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為愈也。子厚正之曰。父在為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為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以非禮見上帝也。故不如無祭。

祭祀須別男女之分。生既不可雜坐。祭豈可雜坐。

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為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先生甚愛表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

禮記儒行經解。全不是。因舉呂與叔解。亦云。儒行誇大之語。非孔子之言。然亦不害義理。先生曰。煞害義理。恰限易便只潔淨精微了。却詩便只溫柔敦厚了。却皆不是也。

儒行之篇。全無義理。如後世遊說之士。所為誇大之說。觀孔子平日言語。有如是者否。

郊祀配天。宗祀配上帝。天與上帝一也。在郊言天。以其冬至生

物之始。故祭於圓丘而配以祖。陶匏稿秣掃地而祭。宗祀言

上帝。以季秋成物之時。故祭於明堂而配以父。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皆義甚彰灼。但孝經之文。有可疑處。周公祭祀當推成王為主人。則當推武王以配上帝。不當言文王配。若文王配。則周公自當祭祀矣。周公必不如此。

問禘是如何。曰。禘是天子之祭。五年一禘。祭其祖之所自出也。又問祫。曰。祫合祭也。諸侯亦祭祫。只是祠禴嘗烝之祭。為廟禮。煩故每年於四祭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獨祭諸廟也。

問祧廟如何。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不祧也。所祧者。文武以下。廟曰。兄弟相繼如何。曰。此皆自立廟。然如吳太伯兄

也。

也。

也。

也。

也。

弟四人相繼如此若上更有二廟不祧則遂不祭祖矣故廟雖多亦不妨祧只祧得服絕者以義起之可也如本朝太祖太宗皆萬世不祧之廟河東閩浙諸處皆大宗取之無可祧之理

所謂宗者以已之旁親兄弟來宗於已所以得宗之名非已宗於人也

禮云宗子如一作為殤宗子有君之道豈有殤之理

凡言宗者以祭祀為主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別子為祖上不敬宗諸侯故不祭下亦無人宗之此無宗亦莫之宗也別子之嫡子即繼祖為大宗此有大宗無小宗也別子之諸子祭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二 伊川經解 三

其別子雖是祖然是諸子之禰繼禰者為小宗此有小宗而無大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此句極難理會蓋本太宗之祖別子之諸子稱之却是禰也

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之禮雖不言可以義起

立宗必有奪宗法如卑幼為大臣以今之法自合立廟不可使從宗子以祭

冠禮廢則天下無成人或人欲如魯公十二而冠此不可冠所以責成人十二年非可責之時既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他也徒行此節文何益雖天子諸侯亦

必二十而冠

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着却是偽也必須用時之服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此說却是婦質明而見舅姑成婦也三日而後宴樂禮畢也宴不以夜禮也

昏禮執雁者取其不再偶爾非隨陽之物

問士未仕而婚用命服禮乎曰昏姻重禮重其禮者常盛其服况古亦有是土乘墨車之類今律亦許假借曰無此服而服之亦偽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二 伊川經解 三

曰不然今之命服乃古之下士之服古者有其德則仕士未仕者也服之其宜也若農商則不可非其類也或曰不必用可否曰不得不以為悅今得用而用之何害過期非也

有死而復蘇者故禮三日而歛然趙簡子七日猶蘇雖蛆食其舌鼻猶不害唯伏地甚者遂致腹腫背冷故未三日而歛皆有殺之之理

問喪止於三年何義曰歲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於親至此猶未忘故必至於再變猶未忘又繼之以一時

問嫂叔古無服今有之何也曰禮記曰推而遠之也此說不是

嫂與叔且遠嫌姑與嫂何嫌之有古之所以無服者只為屬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叔父伯父父之屬也故叔伯母之服與叔伯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已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妻此古者所以無服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又問既是同居之親古却無服豈有兄弟之妻死而已憇然無事者乎曰古者雖無服若哀戚之心自在且如隣里之喪尚不相春不巷歌匍匐救之況至親乎

服有正有義有從有報古者婦喪舅姑以期今以三年於義亦備宗理要二程子卷二 伊川經解 五

可但名未正此亦謂之從服從夫也蓋與夫同奉几報服若姑之子為舅之子服者是也異姓之服只推得一重若為母而推則及舅而止若為姑而推則可以及其子故舅之子無服却為他既與姑之子為服姑之子須當報之故姑之子舅之子其服同

八歲為下殤十四為中殤十九為上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無服之殤更不祭下殤之祭父母主之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兄弟主之終兄弟之身上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若成人而無後者兄弟之孫主之亦終其身凡此皆以義起也祭祀之禮難盡如古制但以義起之可也富公問配享先生曰

合葬用元妃配享用宗子之所出又問祭用三獻何如曰公是上公之家三獻太薄古之樂九變乃是九獻曰兄弟可為昭穆否曰國家弟繼兄則是繼位故可為昭穆士大夫則不可

又問祭起於聖人制作以教人否曰非也祭先本天性如豺有祭獺有祭鷹有祭皆是天性豈有人而不如鳥乎聖人因而裁成禮法以教人耳又問今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二如何曰此亦只是禮家如此說又問今士庶家不可立廟當如何庶人祭於寢今之正廳是也凡禮以義起如富備宗理要二程子卷二 伊川經解 五

家及士置一影堂亦可但祭時不可用影又問用主如何曰白屋之家不可用只用牌子可矣如某家主式是殺諸侯之制也大凡影不可用祭若用影祭須無一毫差方可若多一莖鬚便是別人

士大夫必建家廟廟必東向其位取地潔不喧處設席坐位皆如事生以太祖面東左昭右穆而已男女異位蓋姑婦生無並坐也姑婦之位亦同太祖之設其主皆刻木牌取生前行第或銜位而已婦各從夫每月告朔茶酒四時春以寒食夏以端午秋以重陽冬以長至此時祭也每祭訖則藏主於北夾室拜墳則十月一日拜之感霜露也寒食則又從常禮祭

之飲食則稱家有無祭器坐席皆不可雜用廟門非祭則嚴局之童孩奴妾皆不可使褻而近之。

庶母亦當為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室主之制度則一蓋有法象不可增損增損則不成矣。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一本有道字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古人為尸者亦自處如何三代之末已是不得已而廢

儒宗理要 二程子 卷二 伊川經解 三五

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為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為再拜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却是瀆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或問今拜掃禮何據曰此禮古無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禮古人直是誠質葬只是藏體魄而神則必歸於廟既葬則設木主既除几筵則木主安於廟故古人惟專精祀廟今亦用拜掃之禮但簡於四時之祭也。

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稗禘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享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飲食故墓亦

有祭如禮望墓為壇并墓人為墓祭之尸亦有時為之非經禮也後世在上者未能制禮則隨俗未免墓祭。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以為事某舊嘗脩六禮冠婚喪祭見禮將就後被召遂罷今更一二年可成家間多戀河北舊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使漸知義理一二年書成可皆如法

禮從宜事從俗有六故害義理者須當去每月朔必薦新仲春薦鬯四時祭用仲月用仲見物成也古者天子時祭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厥初生諸侯於五月者為首時也他則不祭冬至陽之始也立春者生物之始也季秋者成物之始也祭始祖無主用祝以妣配於廟中正位享之祭只一位者 夫婦同享也祭先祖亦無主先祖者

儒宗理要 二程子 卷二 伊川經解 三五

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祖妣二位一云二位異所者見婦不同常祭止於高祖而下自父而推止於三旁親有後者自為祭無後者祭之別位為叔伯父之後 凡配止以正妻一人如諸侯用元妃是也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者即以所

生母配如葬亦惟元妃同穴後世或再娶皆同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蓋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家必有廟古者庶人祭於寢士大夫祭於廟廟中異位祖居中左右昭穆配為位男婦廟必有主既祀埋於所葬處如奉祀 其大略如不同坐也人之高祖而上即當祀埋

此且如豺獮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祖先甚不可也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至於嘗新必

薦享後方可。薦數則賣必因告。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惟人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鳥獸無異矣。

問臣拜君必於堂下。子拜父母如何。對曰。君臣以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父子主恩。有尊卑。無貴賤。故拜於堂上。若婦於舅姑。亦是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禮也。

伯叔父之兄弟。伯是長。叔是少。今人乃呼伯父叔父為伯叔。大無義理。呼為伯父叔父者。言事之之禮。與父同也。

先生語子良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已所尊敬。有德義服人。者不可。余平生只拜二人。其一呂申公。其一張景觀。奉議也。

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間有二人不說。問其故。其一曰。某曾拜他。其一曰。某曾受他拜。王拱辰君貺。初見周茂叔。為

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大風起。說大畜卦。一作說風。君

君貺。此一事亦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否。曰。分已定。不受。乃

是。謝天中。字用。休。溫州人。忠者無妄之謂也。忠。天道也。恕。人事也。忠為體。恕為用。忠恕違

道不遠。非一以貫之之忠恕也。以下四書解。正其理。萬事一以貫之也。

又問。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曰。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

問伯夷不念舊惡。何也。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為。須不容於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却為他不念舊惡。氣象甚

寬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問伯夷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可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只此便是他隘處。

君尊臣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祿。非餓而不食也。至如史記所

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一作或二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二。伊川經解。居敬則心中無物。是乃簡也。

小人之怒在已。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若君子之怒。如

舜之去四凶。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

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為三公矣。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為心。易曰。利

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罕言仁者。以其道大故也。論語一部。言仁豈少哉。蓋仁者大事。門人一一紀錄。盡平生所

言如此。亦不為多也。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者嗜欲將至有開必先也
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

論語是孔門高弟所撰觀其立言真是得見聖人處如閔子侍
側云云不見得聖人處怎生知得子樂閔閔行行侃侃亦是
旁觀見得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皆是善觀聖人者
子張之意以人知為達故孔子抑之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
方是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
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而學志於名而足矣然其心猶恐
人之不知韓退之直是會道言語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
然有餘厥聞四馳大抵為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自是無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二 伊川經解 三

意於名如孔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此一句人多錯理會此
只是言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為善非是使人求名
也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此為作春秋而言也晉文
公實有勤王之心而不知召王之為不順故譎掩其正齊桓
公伐楚責包茅雖其心未必尊王而其事則正故正掩其譎
孔子言之以為戒正者正行其事耳非大正也亦猶管仲之
仁止以事功而言也

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
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

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生
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眾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
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
通處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
類推至如言孝其所以為孝者如何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
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深淺如千蹊萬徑
皆可適國但得一道入得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為萬物皆是
一理至如一物一事雖小皆有是理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二 伊川經解 三

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皆有是理
又問如荆公窮物一部字解多是推五行生成如今窮理亦
只如此着工夫如何曰荆公舊年說話煞得後來却自以為
不是晚年盡支離了

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
其所不聞蓋言學者始於誠也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為
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蘇季中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
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

樂未發之前求中可乎曰不可既思於未發前求之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纔發便謂之和所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

問橫渠言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此言恐過當曰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只我知言一句已盡橫渠之言不能無失類若此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二 伊川經解

孟子養氣一篇諸君宜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物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如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去堂下則却辨不得

用休問夫子賢於堯舜如何子曰此是說功堯舜治天下孔子又推堯舜之道而垂教萬世門人推尊不得不然伯溫又問堯舜非孔子其道能傳後世否曰無孔子有甚憑據處

不祥凶也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智出於人之性人之為智或出於巧偽而老莊之徒遂欲棄知是豈性之罪也哉善乎孟子之言所惡於知者為其鑿也予天民之先覺者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為先覺之民豈可不覺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之所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二 伊川經解

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義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為學者言終始之義也樂之作始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詩曰依我磬聲是也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所以人皆可以為堯舜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唯聖人乎

所過者化身之所經歷處所存者神存主處便是神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固非小補者是而小補而已

君子不成章不達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成章之謂也

力... 卷三

成章者篤實而有光輝也。今以瓦礫積之，雖如山嶽，亦無由有

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有大光輝。

仁之於父子，至知之於賢者，謂之命者，以其稟受有厚薄清濁

故也。然其性善可學而盡，故謂之性焉。稟氣有清濁，故其材

質有厚薄，稟於天，謂性。感為情，動為心，質榦為才。

充實而有光輝，所謂脩身見於世也。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二

伊川經說

十四

二程子卷三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遺書 外書

心性類 附神

明道先生

天地之間，非獨人為至靈。自家心便是草木鳥獸之心也。但人

受天地之中以生爾。以下論心

人心莫不有知，惟蔽於人欲則亡天德也。

人心不得有所繫。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心性

一

須是大其心，使開濶，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

玩心神明，上下同流。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

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

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寡欲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

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

耳目能視聽而不能遠者，氣有限耳。心則無遠近也。

人於天理昏者，只是為嗜欲亂着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

機淺此言却最是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

已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則直養之而已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中却有至憂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即是坐馳有忘之心乃思

也

呂與叔嘗言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

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

四面空虛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心性 二

入若以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

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謝良佐嘗習忘以養生先生曰施之養生則可於道則有害習

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而勿

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

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之心如鑑孟子所以異

於釋氏者此也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

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

先生昔在長安倉中閑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

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

越着心把捉越不定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以下論性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告子此言是

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

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

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自幼而惡是

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

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

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心性 三

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

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

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

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

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

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

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

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

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

也

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為之。胡不乘牛而服馬乎。理之所不可。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蘊也。

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

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汗壞。即當直而行之。若。

小有汗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以下論神

窮神知化。化之妙者神也。

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

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無速亦無至。須如此言者。不。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心性 四

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若上竿弄瓶。至于斲輪。誠至則不可得。

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于百尺。習化其高。矧聖人誠至。

豈可得而知。

中庸言誠便是神。

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無方。故易無體。若。

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

氣外無神。神外無氣。或者謂清者神。則濁者非神乎。

立清虛一大為萬物之源。恐未安。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

體物不遺。不應有方所。

橫渠教人。本只是謂世學膠固。故說一箇清虛一大。只圖得人。稍損得沒去。就道理來。然而人又更別處走。今日且只道敬。人之知思。因神以發。

伊川先生

心與理一。而人不能會之為一。以下論心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我心。猶。

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

但苦勞而不知悅處。豈能養心。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心性 五

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

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

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

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

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

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義也。

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舍。此以義制心者也。義。

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

有人說無心曰無心便不是當云無私心

思曰齋齋作聖致思如掘井如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思慮久後齋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着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着雖強思無益也

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人纔有意於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為理此乃是私心

思慮雖多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皆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

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即性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論其所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心性 六

主為心其實只是一箇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問日中所不欲為之事夜多見於夢此何故也曰只是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豈特一日之間所有之事亦有數十年前之

事夢見之者只為心中舊有此事平日忽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故雖白日所憎惡者亦有時見於夢

也譬如水為風激而成浪風既息波猶洶湧未已也若存養久底人自不如此聖賢則無這箇夢只有朕兆便形於夢也

人有氣清無夢者亦有氣昏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清也若人困甚時更無夢只是昏氣蔽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

事與常人夢別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有謂因苦學而至失心者學本是治心豈有反為心害其氣本不盛然而能不病無怠倦者只是一箇慎生不恣意其於外事思慮儘悠悠

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即直前捕執之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以下論性

天之生物無窮物之所成却有別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心性 七

問先生云性無不善才有善不善揚雄韓愈皆說者不然觀孟子意却似才亦無有不善及言所以不善處只是云舍則失

之不肯言初稟時有不善之才如云非天之降才爾殊是不善不在才但以遇凶歲陷溺之耳又觀牛山之木人見其濯

濯也以爲未嘗有才焉此豈山之性是山之性未嘗無才只為斧斤牛羊害之耳又云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才焉

是豈人之情也哉所以無才者只為日晝所為又枯亡之耳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

才之罪也則是以情觀之而才亦未嘗不善觀此數處竊疑才是一箇為善之資譬如作一器械須是有器械材料方可

爲也。如云惻隱之心仁也。云云。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則四端者。便是爲善之才。所以不善者。以不能盡此四端之才也。觀孟子意。似言性情才三者皆無不善。亦不肯於所稟處說不善。今謂才有善不善。何也。或云善之地便是性。欲爲善便是情。能爲善便是才。如何。先生云。上智下愚。便是才。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只云非才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辨之。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心性 八

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性相近。對習相遠而言。相近猶相似也。上智下愚。才也。性則皆善。自暴自棄。然後不可移。不然則可移。

今習俗如此不美。然人却不至大故。薄惡者。只是爲善在人心者不可亡也。魏鄭公言。使民澆漓。不復返朴。今當爲鬼爲魅。此言甚是。只爲秉彝在人。雖俗甚惡。亦滅不得。

陳經正問曰。据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爲我。伊川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

仲尼于論語中未嘗說神字。于易中不得已言數處。以下論神。神與性元不相離。則其死也。何合之有。禪家謂別有一物常在。偷胎奪蔭之說。則無是理。

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先生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物形便有大小精粗。神則無精粗。神則是神。不必言作用。三十輻共一轂。則爲車。若無轂輻。何以見車之用。

道德類 附仁理 明道先生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以下論道。

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着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

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戾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

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

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

道一本也。或謂以心包誠。不若以誠包心。以至誠參天地。不若

以至誠體人物。是二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

道。

道無精粗。言無高下。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灰。豈有直

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知周天下萬物而不遺。又幾

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道德 十

術無如孟子也。只為必有事焉。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

處有事。

持國嘗論克己復禮。以為克却不是道。伯淳言克便是克之道。

持國又言道則不須克。伯淳言道則不消克。却不是持國事。

在聖人則無事可克。今日持國須克得已。便然後復禮。

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為我盡達諸介甫。

我亦未敢自以為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

能明辨。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

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始得。以下論德。

心得之。然後可以為己物。

學者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于行事動容周旋中禮得之。

欲知得與不得。于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

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

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孟子言已志者。有德之言也。言聖人

之事者。造道之言也。

有德者得天理而用之。既有諸已。所用莫非中理。知巧之士。雖

不自得。然才智稍高。亦能窺測見其一二。得而用之。乃自謂

泄天機。若平心用之。亦莫不中理。但不有諸已。須用知巧。亦

有反失之。如蘇張之類。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道德 七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粹然達于外。故不得于心。

勿求于氣可也。

學至于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為樂。造道者也好之

者。如遊他人園圃。樂之者。則已物耳。然人只能信道。亦是人

之難能也。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

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

受變于俗者鮮矣。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

則可以見誘之小。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矣。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克勤小物最難。

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

子張子夏論交。各有所以。初學與成德者自殊。

學者須學文。知道者進德而已。有德則不習無不祧。未有學養

子而後嫁。蓋先得是道矣。學文之功。學得一事是一事。二事

是二事。觸類至於百千。至於窮盡。亦只是學。不是德。有德者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道書外書道德 十一

不如是。故此言可為知道者言。不可為學者言。如心得之則

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譬如學書。若未得者。須心手相須

而學。苟得矣。下筆便能書。不必積學。

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是守。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以下論仁。

切脉最可觀仁。

觀雞雛可以觀仁。

觀天地生物氣象。周茂叔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

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于我。須及身而誠。乃為大樂。

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

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此條備載西銘後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

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

人特自小之何耶。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

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

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

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於取譬者。孔子所以告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道書外書道德 十三

子貢以為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為

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

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

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已。自與已不

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

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焉。仁道難

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為仁。則失之矣。施諸已

而不願。亦勿施于人。夫子之道。忠恕。非曾子不能知道之要。

舍此則不可言。

忠恕二字要除一箇除不得

或問如何斯可謂之恕曰克擴得去則為恕心如何是克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克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于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

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

者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于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

夫能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

是以仁者無對放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二

遺書外書道德 十四

準放之北海而準

仁者在已何憂之有凡不在已逐物在外皆憂也樂天知命故不憂此之謂也若顏子簞瓢在他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唯一理人須要復其初以下論理

理則天下只是一箇理故推至四海而準須是質諸天地考諸

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則只是敬此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

信此者也又曰顛沛造次必於是又言吾斯之未能信只是

道如此更難為名狀

物理最好玩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而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有私心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

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成偏則為禽獸夷狄中則為人

中則不偏常則不易唯中不足以盡之故曰中庸

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為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

為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道德 十五

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為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為中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無欠少不為堯存不為桀

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

感便通感非自外也

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却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

推人則能推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時減

得一分百理具在平鋪放着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

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減

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爾

只是一箇誠天地萬物鬼神本無二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天人無間斷

若不一本安得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言有無則多有字言無無則多無字有無與動靜同如冬至之

前天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不息謂之無動

可乎但人不識有無動靜爾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其事

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道德 十六

冬至一陽生而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

斷絕之理故相攙掩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亦是理也大抵

終始萬物莫盛乎良此儘神妙須儘研窮此理

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

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

齊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箇消長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

此所以不窮至如松柏亦不是不彫只是後彫彫得不覺怎

少得消息方夏生長時却有夏枯者則冬寒之際有發生之

物何足怪也

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本乎天者親土本乎

地者親下然粟之雖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

息訓為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間無斷碩果不

食則便為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

焉

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良始終萬物

人有壽考者其氣血脉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蒂底道理人

脉起于陽明周旋而下至於兩氣口自然勻長故於此視脉

又一道自頭而下至足太衝亦如氣口此等事最切于身近

取諸身自理具備背在上為陽胸在下為陰男女之生已有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道德 十七

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臟心火也着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

發燥肝木也着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臟皆

然孟子將四端便為四體仁便是一箇木底氣象惻隱之心

便是一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秋底氣象只

有一箇去就斷割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四端皆然此箇事

又着箇甚安排得也此箇道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

備具足只是流形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他氣如其子愛

其母母愛其子亦有木底氣象又豈無羞惡之心如避利就

害別所愛惡一一理完更如獼猴尤似人故於獸中最高為智

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唯聖人氣最清可以輔

相財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為三才
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為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
天為上地為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臟所感者

語默猶晝夜猶生生死死猶古今消息

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三事一時並了元無次序不可將窮理作
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
失於大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則推

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道德 六

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
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
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命之曰易便有理若安排定則更有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

二扇磨升降盈虧剛柔初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
齊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

之情也而莊周強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堯夫有言泥空

終是着齊物到頭爭此其肅如秋其和如春如秋便是義以
方外也如春觀萬物皆有春意堯夫有詩云拍拍滿懷都是

春又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又曰卷舒萬古

興亡手出入幾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他放蕩之
場堯夫却皆有理萬事皆出於理自以為皆有理故要得縱
心妄行總不妨

伊川先生

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

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者如何以下論道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書言天敘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

釋氏本心

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孔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

者宜也尊賢為大惟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惟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惟仁與義盡

人之道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人此特聖

人為始學者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與不可離而遠與近

之說哉

問忠恕可貫道否曰忠恕固可以貫道但子思恐人難曉故復

於中庸降一等言之曰忠恕違道不遠忠恕只是體用須要

理會得又問恕字學者可用功否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

用須得忠以為體不忠何以能恕着忠恕兩字自見相為用

處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恕字其難孔子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三百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說無形迹無色其寔不過無聲無臭必竟有甚見處大抵語論間不難見如人論黃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金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說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暴富貧子橫渠論此一事甚當

配義與道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方其未養則氣是氣義自是義及其養成浩然之氣則氣與義合矣本不可言合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道德 三

為未養時言也如言道則是一箇道都了若以人而言則人自是人道自是道須是以人行道始得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道自微而顯自小而彰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若雨問先生曰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父母其斯之謂與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尚期盡其職事又况親受

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敦一行然不知有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古人有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則我亦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古人有高尚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逸不肯仕如此等則做做前人所以為耳于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為不知道也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以下論德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積力久則

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能及此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知天命是達天理也必受命是得其應也命者是天之所賦與

如命令之命天之報應皆如影響得其報者是常理也不得其報者非常理也然而細推之則須有報應但人以狹淺之見求之便謂差互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脩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末命常人之至于聖賢皆此道也

義訓宜禮訓理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約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以下論仁

敦厚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閔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于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

仁亦在乎熟之而已此條亦見張子近思錄拾遺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道德 五

不能克已則為楊氏為我不能復禮則為墨氏兼愛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之謂也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辟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

先生教其孝弟為仁之本其謂脩為其仁者必本於孝弟故也

先生曰能如此尋甚好夫子曰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親者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不敢惡於人便是又問為仁先從

愛物推上來如何曰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能親親豈不仁民能仁民豈不愛物若以愛物之心推而

親親却是墨子也

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有忠矣而行之以恕則以無我為體以恕為用所謂強恕而行者知以己之所好惡處人而已未至於無我也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所以為仁之方也

周伯溫問回也三月不違仁如何曰不違處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又問博施濟眾何故仁不足以盡之曰既謂之博施濟眾則無盡也堯之治非不欲四海之外皆被其澤遠近有間勢或不能及以此觀之能博施濟眾則是聖也又問孔子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但稱其有仁之功也管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遺書外書道德 五

仲其初事子糾所事非正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糾不當立者也不當立而事之失於初也及其敗也可以死亦可以無死與人同事而死之理也知始事之為非而改之義也召忽之死正也管仲之不死權其宜可以無死矣故仲尼稱之曰如其仁謂其有仁之功也使管仲所事子糾正而不死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耶若以聖人不觀其死不死之是非而止稱其後來之是非則甚害義理也又問如何是仁曰只是一箇公字學者問仁則常教他將公字思量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以下論理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常而不窮常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常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地常久之理非知理者孰能識之

萬物之始皆氣化既形然後以形相禪有形化形化長則氣化漸消

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
網緼陰陽之感

凡物之名字自與音氣義理相通除其他有體質可以指論而得者之外如天之所以為天天未名時本亦無名只是蒼蒼然也何以便有此名蓋出自自然之理音聲發於其氣遂有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道書外書道德 五
此名此字如今之聽聲之精者便知人性善卜者知人姓名理由此也

物有自得天理者如蜂蟻知衛其君豺獾知祭禮亦出於人情而已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孝弟不是兩般事只孝弟便是神明之理

又問王祥孝感是通神明否曰此亦是通神明一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誠中來非王祥孝於此而物來於彼也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

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灑掃應對其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至也

先生指庭下羣雀示諸弟子曰地上原有物則羣雀集而食之人故與之則不即來食須是久乃集蓋人有意在爾若負粟者適遺下則便集而食矣

犬吠屠人世傳有物隨之非也此正如海上鷗鷺

隕石無種種於氣麟亦無種亦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

雲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濕氣蒸然自出如濕物在日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三 道書外書道德 五
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尚亦有氣則龍之興雲不足怪虎行處則風自生

問龍能有能無如何曰安能無但能隱見爾所以能隱見者為能屈伸爾非特龍凡小物甚有能屈伸者

人之有寤寐猶天之有晝夜陰陽動靜開闔之理也如寤寐須順陰陽始得問人之寐何也曰人寐時血氣皆聚於內如血

歸肝之類今人不睡者多損肝

問魂魄何也曰魂只是陽魄只是陰魂氣歸於天體魄歸於地是也如道家三魂七魄之說妄爾

或曰傳記有言太古時人有牛首蛇身者莫無此理否曰固是

既謂之人。安有此等事。但有人形似鳥喙。或牛首者耳。荀子中問太古之時。人還與物同生否。曰。同。莫是純氣為人。繁氣為蟲否。曰。然。人乃五形之秀氣。天地清明。純粹氣所生也。或曰。人初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當徐論之。且如海上忽露出一沙島。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或曰。先生語錄中云。焉知海島上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極遠處。亦有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若腐草化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着新衣服。過幾日便變。虱生其間。此氣化

儒宗理要 二程子 卷三

遺書外書道徳 三

也。氣既化後。便以種生去。此理甚明。或問宋齊丘化書云。有無情而化為有情者。有情而化為無情者。無情而化為有情者。若楓樹化為老人是也。有情而化為無情者。如望夫化為石是也。此語如何。曰。莫無此理。楓木為老人。形如老人也。豈便變為老人。川中有蠅化為花。蚯蚓化為百合。固有此理。其在南中時。聞有採石人。因石陷。遂在石中。幸不死。饑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別人復來採石。見此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硬。纔出風。便化為石。此無可怪。蓋有此理也。若望夫石。只是臨江山有石如人形者。今天下凡江邊有石立者。皆呼為望夫石。

問。上古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曰。氣便是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歟。曰。盛衰之運。卒難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帝三王為盛。後世為衰。一代言之。文武成康為盛。幽厲平桓為衰。以一君言之。開元為盛。天寶為衰。以一歲則春夏為盛。秋冬為衰。以一月則上旬為盛。下旬為衰。以一日則寅卯為盛。戌亥為衰。一時亦然。如人生百年。五十以前為盛。五十以後為衰。然有衰而復盛者。有衰而不復反者。若舉大運而言。則三王不如五帝之盛。兩漢不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漢之盛。至其中間。又有多少盛衰。如三代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復盛之理。譬如月既晦。則再生。

儒宗理要 二程子 卷三

遺書外書道徳 三

四時往復來也。若論天地之大運。舉其大體而言。則有日衰削之理。如人生百年。雖赤子才生。一日便減一日。形體日自長而數日自減。不相害也。

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功。為國家而至于祈天。未命。養形而至于長生。學而至于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為爾。故關朗有周能過曆。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

問。邵堯夫能推數見物壽長短。始終有此理否。曰。固有之。又問。或言人但壽得一百二十數。是否。曰。固是。此亦是大綱數。不必如此。馬牛得六十。按皇極經世。當作三十。猫犬得十二。燕雀得六年。

之類蓋亦有過不及又問還察形色還以下日數推考曰
形色亦可察須精方驗

先生謂釋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
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
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釋曰先生豈以受氣薄
而後爲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狗欲爲深恥

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常禮院
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爲禮房檢正所奪所議惟小
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謚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
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蓋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道德

天

曰其則不能既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
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
龍有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
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爲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邪
子曰天下之事其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
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某知之堯夫不知
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也以其不知
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
夫瞿然稱善

卷三終

二程子卷四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遺書 外書

志學類

明道先生

懈意一生便是自暴自棄以下論志

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

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凡人纔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以下論學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志學

一

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

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

性靜者可以爲學

學始於不欺聞室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

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去

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

其左右大事小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

過如此

學只要鞭辟近裏着已而已
所守不約泛濫無功

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

孟子論四端處則欲擴而克之說約處則博學詳說而反說約
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

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
處

才高者過過則一出一入卑者不及則怠惰廢弛

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矣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志學二

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勿忘勿助間正當處也

王道與儒道同皆通貫天地學純則純王純儒也

正已而物正大人之事學須如此

只學顏子不貳過

忿懣怒也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人患乎懾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

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

古人互相點檢如今之學射者亦然

學射者互相點檢病痛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益

伊川先生

問學者須志於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

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

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

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論志

率氣者在志養志者在直內

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科舉奪志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志學三

做官奪人志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怎

生倦得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

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

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簣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爲他志已定

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在

也

博奕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况學道而悠悠安可得也仲

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來迫切了底死地如此文

意不難會。須是求其所以如此何故始得。聖人固是生知。猶如此說。所以教人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纔說姑待。來日便不可。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爲善。不誠無以爲君子。脩學不以誠。則學雜爲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况欲爲君子者乎。

堯舜之爲善。與桀跖之爲惡。其自信一也。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於仲尼。得他言說。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這箇。怎生是。怎生非也。此信於人者。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志學 四

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奪亦不得。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猶可。尚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先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民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二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適道。舍儒者之學。不可。以下論學。

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於異端。苟無

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

古之學者。優柔厭飭。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十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如此。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學也。若使人求于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末。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于身。君子弗學也。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志學 五

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怠。纔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學。學是至廣大的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爲之。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爲始也。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一箇習。今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有一般氣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其舊嘗進說於主上及太后。

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官官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其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

孔子之道發而為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為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顏子所以為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此皆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則有可憐之言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志學 六 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為形氣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敬義類 明道先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體物而不可

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則無間斷以下合論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

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

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故中庸言鬼神之神盛而終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不愧屋漏是持養氣象

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敬者

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不敬不正也

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即天道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仲弓之問仁而仲尼所以告之者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敬義 七 以仲弓為可以事斯語也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聖人齋戒敬也以神明其德惡人齋戒亦敬也故可以事上帝敬勝百邪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李願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

古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

久則自然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學者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

衆人安則不恭恭則不安

存養後泰然行將去便存進

靜然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

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于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敬義 八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釋氏內外之道不備者也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問集義

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寡為君子小人之別義

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伊川先生

嚴威儼然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以下合論

敬則無已可克始則須絕四

震驚百里不喪七鬣臨大震懼能安而不失者唯誠敬而已此

處震之道也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是都無事

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

字只用敬字纔說着靜字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

長

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

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

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敬義 九

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

為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唯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

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

主也事之為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

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

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

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

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

理明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已之道義便知有是非順理而行是

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待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朱公揆為御史端笏正立嚴毅不可犯班列肅然蘇子瞻語人曰何時打破這敬字

知行類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知行 十

明道先生

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以下合論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

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

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所謂約之以禮者能守禮而由于規矩者也未及知之也止可以不畔道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與此相近子貢之知亞于顏子知至而未能至之也

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知仁勇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

三者臧武仲知也孟公綽仁也下莊子勇也

只着一箇私意便是餒便是缺了他浩然之氣處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這裏缺了他則便這裏沒這物浩然之氣又不待外至是集義所生者這一箇道理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只是人不到他這裏知此便是明善

伊川先生

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于寡慾二字以下合論

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終之須以知為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

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為不善只為不知

觀物理以察已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天下物皆可以理照

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問觀物察已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

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或曰人問某以學者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何求某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于此五者上行樂處便是曰此

固是然怎生地樂勉強樂不得須是知得了方能樂得故人

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維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材。能力行者。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也。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于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更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知行 止

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于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于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為穿窬。必不為。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禮義。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有經傷于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得之于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殞

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勉而中。思而得。何止有差等。直是相去懸絕。所謂從容中道者。指他人所見而言之。若不思不勉者。自在道上行。又何必言中不中。不勉不思。亦有大小深淺。至於曲藝。亦有不勉不思者。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畧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于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為可勉。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知行 止

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得行。若不知。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幾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學。且如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者。便有欲嗜膾炙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无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小時自別。

處事類 附責

明道先生

靜居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為難。以下論處事。百官萬務。金華百萬之眾。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

實無一事

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

聖人于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得天理。茂對時育萬物。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著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

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唯義利而已。

聖人緣人情以制禮。事則以義制之。

儒宗理要 二程子 卷四

遺書外書處事 十四

職事不可以巧免。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若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以入於惡。流於一物。

以物待物。不以已待物。則無我也。聖人制行不以已言。則是矣。

而理似未盡於此言。夫天之生物也。有長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

一作安可使小者亦大乎。天理如此。豈可逆哉。

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用一心而處之。必得其要。斯可矣。然則古人處事。豈不優哉。

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則古人處事。豈不優哉。

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然而

為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自甲乙至于戊巳。春

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別一

君子之遇事也。無巨無細。一於敬而已。備細故以自崇。非敬也。

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風竹便是感應無心。如人怒我。勿留胸中。須如風動竹。

人以料事為明。便疑駁入於逆詐億不信去也。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

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便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

儒宗理要 二程子 卷四

遺書外書處事 十五

便是無義無命也。

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數。直到不得已處。然後歸之命可也。

聖人責已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以下論責躬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

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

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為賢習以

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為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

苟如是為。則是為已。尚有私意在。却不在朝廷。不干事理。

伊川先生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以下論處事

君子不以天下為重，而身為輕，亦不以身為重，而天下為輕。凡盡其所當為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孝之類是也。此孔子之道也。蔽焉而有執者，楊墨之道也。

孔子既知宋桓魋不能害已，又却微服過宋，舜既見象之將殺已，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

儒宗理要 二程子 卷四 遺書外書處事 六

為人處世間得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

妄得之福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人能知此，不為妄動矣。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

恒之初六曰：浚恒，凶，知常而不知變者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常者也。

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纔知義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綽有餘裕。

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

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明道嘗謂人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耳。以問伊川，曰：此事甚大，當自識之。曰：緩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

遺金閑志曰：元豐庚申歲，予行至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予以千錢掛馬鞍，比就舍則亡矣。僕夫曰：非晨裝而忘之，則涉水而墜之矣。予不覺嗟曰：千錢可惜，坐中二人者應

儒宗理要 二程子 卷四 遺書外書處事 七

曰：千錢失去甚可惜也。次一人曰：千錢微物，何足為意。後一人曰：水中囊中，可以一視，人亡人得，又何嘆乎。予曰：人得之

乃非亡也。吾嘆乎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則不復為用矣。至雍以語與叔曰：人之器識固不同，自上聖至於下愚，不知有幾

等。同行者數人耳，其不同如此也。與叔曰：夫數子者之言，如何。予曰：最後者善。與叔曰：誠善矣。然觀先生之言，則見其有

體而無用也。予因書而識之。

事上之道莫如忠，待下之道莫如恕。以下論責躬

人當反已，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為悔。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已固可為親奈何曰為已為親也只是

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為中人以上者設非為上智者言也中人以上

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處事 六
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

郭達新貴時眾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

然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為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有晉公則不可寧使耕壤及他有力者致之已則不可取

教法類
明道先生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修身

善養者不患氣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以書傳道與口相傳然不相干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併意思一時傳了書雖言多其實不盡

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自幼子常視無証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教法 九
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

養異類且爾况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亦見橫渠集中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故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畧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

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才能言便習穢惡。日日消鑠。更有甚天理。須人理皆盡。然尚以此些乘彝消鑠盡不得。故且恁過一日之中。起多少巧偽。萌多少機穽。據此箇薰蒸以氣動氣。宜乎聖賢之不生。和氣之不兆也。尋常間或有些時和氣。豐亦出於幸也。不然何以古者或同時。或同家。竝生聖人。及至後世。乃數千歲寂寥。

王彥霖以爲人之爲善。須是他自肯爲時。方有所得。不亦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是自爲善。然又不可爲如此。却都不管他。蓋有教焉。脩道之謂教。豈可不脩。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教法 子

人雖睡着其識知自完。只是人與喚覺。便是他自然理會得。然而識之。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善問者斯可矣。

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牯。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之大者。其次則豨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豨其勢。則性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爲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置其櫛楚。別以道格其心。則不須櫛楚。將自化矣。

謂張子厚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如孔子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

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也。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于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果爲政。皆興水利有功。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

伊川先生

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教法 子

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

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不入學者。三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揖讓之序。如今所傳之詩。人人諷誦。莫非止於禮義之言。今人雖白首。未嘗知有詩。至於里俗之言。盡不可聞。皆繁其習也。以古所習。安得不善。以今所習。安得不惡。

古之小兒。便能事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教法 五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

先生嘗語學者。病其於己之言。有所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不能同也。

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眾人。以眾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

人有實無學。而氣蓋人者。其氣一作有剛柔也。故強猛者當抑之。畏縮者當充養之。古人佩韋絃之戒。正為此耳。然剛者易

抑。如子路。初雖聖人亦被他陵。後來既知學。便却移其剛來。克己甚易。畏縮者氣本柔。須索勉強也。

荀氏八龍。豈盡賢者。但得一二賢子弟。相薰習。皆然耳。

勘會學制云。所謂道德之士。不必遠引古者。以近時言之。如胡太常瑗。張著作載。邵推官雍之輩。所居之鄉。學者不遠千里而至。願一識其面。一聞其言。以為模楷。有如此之人。至於京師。則長貳造門求見。道學者願得矜式之意。延請居於堂中。

或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不可必其久速也。不獨學者得。以矜式而已。又以見長貳之為教。不敢足諸已。既上求古之人。復博求今之士。取善服義。如恐不及。乃為教之大本。化人之要道。

又云。往年胡博士瑗講易。常有外來請聽者。多或至于數人。孫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教法 五

殿丞復說春秋。初講旬日間。來者莫知其數。堂上不容。然後謝之。立聽戶外者甚眾。當時春秋之學。為之一盛。至今數十年。傳為美事。

治道類 附齊家

明道先生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要識體。以下論治道。

必有關係。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才與誠合。則周天下之治。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為而誠。

不足今日正須才與至誠合一方能有濟子厚謂才與誠須一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為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一本無只是治道在於立志責任求賢一物四字

天地生一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談經論道則有之少有及治體者如有用我者正心以正身正

身以正家正家以正朝廷百官至於天下此其序也其間則

又緊用之淺深臨時裁酌而應之難執一意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治道一語

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頽常愧此四字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

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

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

得人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

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

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眾可也

劉安禮問臨民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五畝之宅田二畝牛郭二畝耕則居田休則居郭三易再易不易三易三易三易二易三易三易耕之此地之肥瘠不同也

古者百步為畝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古以今之四十二畝之田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今以古之二百五十畝猶不足農之勤惰相懸乃如此

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調抹之義故亦可足

方今有古之所無者二兵與釋老也

古今異宜不唯人有所不便至於風氣亦自別也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治道一語

識變知化為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

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

已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

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為治者終苟道也

當春秋戰國之際天下小國介于大國奔命不暇然足以自維

持數百年此勢却似稻塍各有界分約束後世遂有土崩之

勢道壞便一時壞陳涉一叛天下遂不支吾今日堂堂天下

只西方一敗朝廷遂震何也蓋天下之勢正如稻塍各有有限

隔則卒不能壞今天下却似一箇萬頃陂要起卒起不得及

一起則洶湧遂奈何不得以祖宗德澤仁厚涵養百餘年間

一時柔了人心雖有豪傑無箇端倪起得便只要安靜不宜使搃動雖夷狄亦散兵却關恃一本無恃字此此中國之福也

賈誼有五餌之說當時笑其迂疎今日朝廷正使着故得許多時寧息

徐禧奴才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死彼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二萬人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苻堅下淮百萬而謝玄才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治道 三

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如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軍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號疎曠前古未之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將帥不慎任人闖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中覆皆受廟筭上下相徇安得不如

此元豐五年未樂城事

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仁祖不答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朕思之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

事今既加兵王子未必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答不覺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而寢兵他都不言彼兵事勢只看這一箇天地之量亦至誠有以格他也

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語佞介甫以爲有才知變通適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副樞以去范堯夫辭脩注得罪張天祺以御史面折介甫被責介甫性狠愎衆人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則小人無隙可乘其害不至如此之甚也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治道 三

介父當初只是要行己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把得定他人不能搖以是拒絕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他已去不知今日却留下害事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一年有一年工夫以下論齊家

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伊川先生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以下論治道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

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夫民合而聽之則聖散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大同之中有箇秉彝在前是是非非無不當理故聖散而聽之則各任私

意是非顛倒故愚蓋公義在私欲必不能勝也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各分正則天下定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

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

若須救之則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

為天下安可求近效才計較着利害便不是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治道 天

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

天地之間皆有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君子小人之氣常

停不可都生君子但六分君子則治六分小人則亂七分君

子則大治七分小人則大亂雖堯舜之世不能無小人然言

比屋可封者以其有教雖欲為惡不能成其惡然於其家乖

戾之氣亦生朱均在朝則有四凶久而不去

三王不足四無四三王之理如忠質文之所尚子丑寅之所建

歲三月為一時之理秦強以亥為正畢竟不能行孔子知是

理故其志不欲為一王之法欲為百王之通法如語顏淵為

邦是也其法度又一寓之春秋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

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於他處亦不見說獨答

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於四

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示其大法

使後人就上脩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識者

文中子言封禪之費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此言極好古者

封禪非謂誇治平乃依本分祭天地後世便把來做一件矜

誇底事如周頌告成功乃是陳先王功德非謂誇自己功德

李嘉仲問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如何曰天地之道不

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相之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民播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治道 天

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裁成也教民耨耘灌溉是輔相也又問

以左右民如何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

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比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

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鬪而已

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

而民不病放封建而治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

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也迹也者聖人因一

時之利而制之也

用休問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

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着得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

豈存人多地少之理

嘉仲問封建可行否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夫法律之意蓋本諸經先能知經乃可議律專意法律者胥吏之事也可以行文案治期會貫通經義者士人之事也可以為政治民所以律學必使兼治經史

魏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治道 三

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之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范希文前日西舉以虛聲而走敵人今日又不知誰能為希文者

宣仁山陵時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國家用兵乃良策凡四方有警百姓皆不知先生曰相公豈不見景德中事耶驅良民刺面以至及士人蓋有限之兵忽損二五千人將何自而補要知兵須是出于民可也

者患人不為耳

人注擬差遣欲就主簿者問其故則曰責輕於尉某曰却是尉責輕尉只是捕盜不能使民不為盜簿佐令以治一邑使民不為盜簿之責也豈得為輕問授司理如何曰甚善若能充其職可使一郡無冤民也幕官言事不合如何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須權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去則當去事小於去亦不須去也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不須爭也今人只被以官為業如何去得

范文甫將赴河清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曰正者謁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當謁之又問城隍當謁否曰城隍不與土地之神社稷而已何得更有土地邪又問只恐駭眾爾曰唐狄仁傑廢江浙間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吳太伯伍子胥二廟爾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同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眾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

正叔言今責罪官吏殊無養士君子廉恥之道必斷言徒流杖數贖之以銅便非養士君子之意如古人責其罪皆不深指斥其惡如責以不廉則曰俎豆不脩

禮院者天下之事無不關此但得其人則事儘可以考古立法

苟非其人只是從俗而已。

酒者古人養老祭祀之所用。今官有權酷。民有買撲。無故輒令人聚飲。亦大為民食之蠹也。損民食。惰民業。招刑聚寇。皆出於此。如損節得酒課。民食亦為小。充分明民食。却釀為水。後令人飲之。又不當饑飽。若未能絕得買撲。若且只諸縣都鄙為之。亦利不細。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為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時也。豈謂合髻乎。以下論齊家

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治道 三

以出妻為醜。行遂不敢為。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為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惡為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修身刑家。最急。纔脩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蒸梨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為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事細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矣。何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

知之也。如必待形暴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蓄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

又問再娶皆不合禮否。曰。大夫以上無再娶禮。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至諸侯天子。自有嬪妃。可以供祀禮。所以不許再娶也。

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為之。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四

遺書外書治道 三

疎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耳。

同姓相見。當致親親之意。而不可敘齒。以拜。蓋昭穆高下。未可知也。

二程子卷四終

二程子卷五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遺書 外書

天地類 附鬼神

明道先生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以下論天地

乾陽物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物也不靜則不柔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天地一

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無人則無以見天地

極為天地中是也然論地中儘有說據測景以三萬里為中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而天地之運蓋如初也

然則中者亦時中耳地形有高下無適而不為中故其中不可定下譬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子莫於此二者以執其中

則中者適未足為中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若是因地形高下無適而不為中則天地之化不可窮也若定下不易

之中則須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四隅既定則各有遠近之限

便至百千萬億亦猶是有數蓋有數則終有盡處不知如何為盡也

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為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

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唯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日月陰陽發見盛處

日之形人莫不見似輪似餅其形若有限則其光亦須有限若

只在三萬里中升降出沒則須有光所不到處又安有此理

今天之蒼蒼豈是天之形視下也亦須如是日固陽精也然

不如舊說周回而行中心是須彌山日無適而不為精也地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天地二

既無適而不為中則日無適而不為精也氣行滿天地之中

然氣須有精處故其見如輪如餅譬之鋪一溜柴薪從頭焚

着火到處其光皆一般非是有一塊物推着行將去氣行到

寅則寅上有光行到卯則卯上有光氣充塞無所不到若這

上頭得箇意思便知得生物之理

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月正相當陰盛亢陽也鼓者所

以助陽然則日月之膏皆可鼓也

陰陽盈縮不齊不能無差故曆家有歲差法

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

霜露星之氣異乎雨雪

季冬行春令名之曰逆者子勉母也

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子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
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今人居覆載中却不知天地在照臨之內却不理會得日月此
冥然而行者也

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嘆息之聲亦不曾
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曾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
人只為道士先說與在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
作詩亦曰是耶非耶嘗問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只
是說燭理不明便傳以為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天地 三

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所不足
信者耶此言極善 以下論鬼神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理會則
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卜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享亦只是一箇理著龜雖無情然所以
為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有此理故應也如響若以私心及錯
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
箇理故應也至如祭祀之享亦同鬼神之理在彼我以此理
向之故享也不容有二三只是一理也如處藥治病亦只是
一箇理此藥治箇如何病有此病服之即應若理不契則藥

不應

楊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
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理間事只是一箇
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甫詩者是世界上實有杜
甫詩故人之心病及至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
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死者託夢亦容
有此理既說有感通更說甚生死古今之別

伊川先生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
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為中庸 以下論天地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天地 四

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息故曰貞
明

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南北之位豈可不
定下所以定南北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是人安排得來莫
非自然也

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為主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
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
地之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定否
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此

用休又問六天之說曰此起於識書鄭玄之徒從而廣之甚可

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又問周禮之說果如何？曰：周禮中說祭祀更不可考證。六天之說正與今人說六子是乾坤退居不用之時同也。不知乾坤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爾學者大惑也。

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着。却於山川外，木土人身上討雨露，木土人身有雨露耶？

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天地 五

電便有雷擊者，是一作甚也。或傳京師少聞雷，恐是地有高下也。

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鑪，雖生物銷鑠亦盡，况既散之氣，豈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無也。月出則潮水生，却非將已涸之水為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真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為之，但以水涵養，魚乃得生。爾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

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真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當闕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真元也。

天地之氣遠近異像，則知愈遠則愈異。至如人形有異，曾何足論？如史冊有鬼國狗國，百種怪異，固亦有之。要之這箇理則一般，其必有一作異者譬如海中之蟲魚鳥獸，不啻百千萬億，卒無有同於陸上之物，雖極其異，要之只是水族而已。

日月謂一箇亦得，謂通古今只一箇亦得。

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亦如此。天道之運亦如此。如言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直謂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天地 六

形而上者言以鬼神為天地矣。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闔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著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以下論鬼神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遊魂為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亡者腐，更無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或

曰何以得無恐懼曰須是氣定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强不得

因說與長老游山事

伯有為厲之事別是一理

聖賢類

明道先生

元氣會則生聖賢以下台論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唯善通變便是聖人

聖人天地之用也

人有斗筭之量者有鍾鼎之量者有江河之量者有天地之量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聖賢七

者斗筭之量者固不足算若鍾鼎江河者亦已大矣然滿則

溢也唯天地之量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

聖人未嘗無喜也象喜亦喜聖人未嘗無怒也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聖人未嘗無哀也哀此笑獨聖人未嘗無懼也臨事而

懼聖人未嘗無愛也仁民而愛物聖人未嘗無欲也我欲仁

斯仁至但中其節則謂之和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

廉

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

學者須識聖賢之體聖人化工也賢人巧工也

體道少能體即賢盡能體即聖

樂天知命通上下之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

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

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

此

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

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

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

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

聖人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聖賢八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

子亦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

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

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

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仲尼儘是明快人顏子儘是弟孟

子儘是雄辨

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

切函容覆載但處之有道耳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

不與者多矣安得為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於老者安之朋友

信之少者懷之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他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

萌作顏子大率與聖人皆同只這便有分別若無則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緊約束顏子便能三月之久到這些地位

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

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然顏子底一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後來曾子子夏煞學得到上面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聖賢 九

也

西室所聞云顏子得淳和之氣何故天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

養得仲尼已是多也

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

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為同心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

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曾子易簣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為律身為度也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與之

子路亦百世之師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索學以充之

人須學顏子有顏子之德則孟子之事功自有孟子者禹稷之事功也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

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賢人如孟子若為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綵為花花則未嘗不似只是無他造化功綏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聖賢 十

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

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

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

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

與未改耳

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

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聖人之言沖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孟子論王道便實徒善不足為政徒法不能自行便先從養生日說將去既庶既富然後以飽食煖衣而無教為不可故教之也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近理若西銘明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到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荀子極是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林希謂揚雄為祿隱後人只為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說得是

儒宗理要 二程子 卷五

遺書外書聖賢 十一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道即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

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法矣今人皆反之者也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糾糾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為利回不為義改行之方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之

極有理

孔明有王佐之才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與劉氏可也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

孔明庶幾禮樂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干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如揚子看老子則謂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槌提仁義絕滅禮樂或作學字則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為救時反本之言為可取却尚可笑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道德則有取則蓋自是揚子已不見道豈得如愈也

儒宗理要 二程子 卷五

遺書外書聖賢 十一

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邵堯夫猶空中樓閣

一日二程先生侍大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廬康節攜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明道悵然謂門生周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論議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純明曰所言何如明道曰內聖外王之道也邵堯夫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明道曰真風流人豪也

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伯淳嘗戲以亂世之奸雄中道

學之有所得者。然無禮不恭極甚。又嘗戒以不仁。已猶不認。以為人不會來學。伯淳言堯夫自是悠悠。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張子厚則高才。其學更先從博雜中過來。張子厚聞生。至子喜甚。見饑寒者。食便不美。

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即書。伯淳云。子厚却如此不熟。

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已。

其接人多矣。不雜者二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聖賢 三

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大者也。君實之能忠孝誠實。只是天資。學則元不知學。堯夫之坦夷無

思慮紛擾之患。亦只是天資。自美爾。皆非學之功也。

君實嘗患思慮紛亂。有時中夜而作。達旦不寐。可謂良自苦人。都來多少血氣。若此。則幾何而不摧殘以盡也。其後告人曰。

近得一術。常以中為念。則又是為中所亂。中又何形。如何念得他。只是於名言之中。揀得一箇好字。與其為中所亂。却不

如與一串數珠。及與他數珠。他又不受。殊不知中之無益於治心。不如數珠之愈也。

伊川先生

誠立賢也。明通聖也。以下合論

鼓舞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為天之所為處。

揚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聖人與理為一。故無過無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或問周公勤業人不可為也。已曰。不然。聖人之所為人所當為也。盡其所當為。則吾之勤業亦周公之勤業也。凡人之弗能為者。聖人弗為。

石曼卿有詩。言伯夷恥居湯武干戈地。來死唐虞揖讓墟。亦有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聖賢 四

是理。首陽乃在河中府虞鄉也。問不食周粟如何。曰。不食祿耳。

仲尼當周衰。轍環天下。顏子何以不仕。曰。此仲尼之任也。使孔子得行其道。顏子不仕可矣。然孔子既當此任。則顏子足可閉戶為學也。

伯溫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棧問去驕吝。可以為屢空否。曰。然。驕吝最是不善之總名。驕只為有己吝。如不能改過。亦是吝。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問顏子勇乎曰就其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

問舜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耘瓜事雖不可信却有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哲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從父母只殺他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也若舜須逃也

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合禮何也曰曾子者過

儒宗理要上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聖賢

五

於厚者也聖人大中之道賢者必俯而就下不肖者必跂而及若曾子之過過於厚者也若眾人必當就禮法自大賢以上則看他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聖賢則無害他人便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使之循禮法而已

孔子歿曾子之道曰益光大孔子歿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

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

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知孟子孔子之時諸侯甚強然大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為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為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者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而已矣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聖賢

六

孔子之時道雖不明而異端之害未甚故其論伯夷也以德孟子之時道亦不明異端之害滋深故其論伯夷也以學道未盡乎聖人則推而行之必有害矣故孟子推其學術而言之也夫關邪說以明先王之道非拔木塞源不能也

孔子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為太山許多水然後為海

苟卿才高學陋以禮為偽以性為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揚子雲仕莽賊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關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為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龜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為大丈夫哉。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怨。

揚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甚悔恨。不能先知。遜於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若聖人先知。必不至於此。必不可奈何。天命亦何足保。耶。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况一玄乎。

儒宗理要 二程子 卷三

遺書外書聖賢 七

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符之量。有金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

有器量。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叔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最重。及為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終強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一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使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今人所見卑下。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儒宗理要 二程子 卷五

遺書外書聖賢 十八

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傳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始非荀揚所及也。若續經之論。皆非其作。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韓退之作。美里操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道得文王心。出來。此文王至德處也。

退之晚年為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退之正在好名中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

退之言漢儒補綴千瘡百孔漢儒所壞者不少安能補也

問漢儒至有白首不能通一經者何也曰漢之經術安用只是以章句訓詁為事且如解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是不知要

也東漢則又不足道也東漢士人尚名節只為不明理若使

儒宗理要 二程子 卷五 遺書外書聖賢 九

明理却皆是大賢也

未叔詩笑殺穎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夙興趨朝非可笑之事不必如此說又言常秩晚為利昏元來便在此鄉黨莫之尊也

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魏公

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

侯師聖學於伊川未悟因見茂叔茂叔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

乃還伊川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纒謹嚴便有迫切氣象

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些英氣纒有英氣便

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

髮之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問英氣於甚處見曰但以

孔子之言比之便見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

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司馬溫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

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申公起知河陽明道以詩送

行復為詩與溫公蓋恐其以不出為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

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為優劣二先

生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諱臣不得不退處

李朴請教先生曰當養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子厚所作西銘

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答橫渠先生書曰觀吾叔之見至正而謹嚴以大槩氣象言之

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

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更願完養思慮

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

張子正蒙云冰之融釋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與為有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

堯夫詩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古元未
有人道來

堯夫在急流中被渠安然取十年快樂

堯夫嘗言能物物則我為物之人也不能物物則我為物之物
也亦不消如此人自人物自物道理甚分明

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能謹細行

異時伊川同朱公按訪先君先君留之飲酒伊川因指面前食
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是安在甚處先君為極論天

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嘆曰平生唯見周茂叔論

至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也邵伯溫易學辨惑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聖賢 五

伊川又同張子堅來方春時先君率同遊天門街看花伊川辭

曰平生未嘗看花先君曰庸何傷乎物物皆有至理吾儕看

花異於常人自可以觀造化之妙伊川曰如是則願從先生

遊同

答晁以道書云願與堯夫同里巷居三十年餘世間事無所不

論惟未嘗一字及數耳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蓋

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重其往視之因警之

曰堯夫平日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

有聲如絲髮來大答曰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

又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乎

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

自能之只如堯夫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

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

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便能要終知得死

理若不明得便雖萬般安排着終不濟事

六經類 附讀書法

明道先生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適用

奚益哉以下論六經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六經 五

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

孟子則幾乎息矣

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之用也

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如治法

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

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

此沈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無人理

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

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為道也天只是以生為道繼此生理

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

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性却待他萬物自成其性始得。

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體通論易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詩書中凡有箇主宰底意思者。皆言帝有一箇包函徧覆底意思。則言天有一箇公共無私底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

或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繫辭雖始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六經

五

中庸亦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豈不同。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有節。故有餘。止乎禮義者。節也。

有問詩三百非一人之作。難以一法推之。伯淳曰。不然。三百三千中所擇。不特合於雅頌之音。亦是擇其合於教化者。取之。

篇中亦有次第淺深者。亦有元無次序者。

春秋大抵重嫡妾之分。及用兵土功。皆因說伐顛更事。對上言。春秋重兵。如來戰於郎。潞公甚喜。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義理以養其心。禮樂以養其血氣。

蔡軾太羹鸞乃須用誠相副。

月令儘是一部好書。未易破他。柳子厚破得他不是。若春行賞。秋行刑。只是舉大綱如此。如云湯執中文。王祝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不成聖人。各只有一事可稱也。且據一處言之耳。又如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不成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六經
五

日不得飲湯也。

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古人乘車。車中不內顧。不親指。不遠視。行則鳴環佩。在車則聞和鸞式。則視馬尾。自然有箇君子大人氣象。自五胡亂華以來。惟知鞍馬爲便利。雖萬乘之尊。猶執鞭上馬。執鞭非貴人。事。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者。將以爲亂。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斟酌去取古今恐未易言須尺度權衡在胸中無疑乃可處之無差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能不與古異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先生嘗至禪寺方飯見趨進揖遜之盛嘆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

樂者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若夫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至於如此則又非手舞足蹈之事也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六經 五

大呂黃鍾全冲和氣

和平依磬聲玉磬聲之最和平者

舞蹈本要長袖欲以舒其性情某曾觀舞正樂其袖往必反有盈而反之意今之舞者反收拾袖子結在一處

彈琴心不在便不成聲所以為琴者禁也禁人之邪心

或問孝天之經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輕清者是也本乎地者親下重濁者是也天地之常莫不反本人之孝亦反本之謂也

元經天子之史也書帝正月非也

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

看以下論讀書法

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

與於詩便須見有着力處立於禮便須見有得力處成於樂便須見有無所用力處

詩可以興顯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先生言詩渾不當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

伯淳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二字點平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

學者多蔽於解釋註疏不須用功深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六經 五

賢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謝顯道曰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謂曰玩物喪志

伊川先生

古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人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治經

語高則旨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言涵蓄無有精粗欲言精微言多則愈粗

韓愈言春秋謹嚴深得其旨韓愈道他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

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

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左春秋如用藥治疾

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

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以此形容天地間事

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出義後之人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至如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過只是當年數人而已學者不觀他書只觀春秋亦可盡道子夏易雖非卜商作必非杜子夏所能為必得於師傅也

詩大序孔子所為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小序國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六經 三

史所為非後世所能知也

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以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以此為中

問漢儒談春秋災異如何曰自漢以來無人如此董仲舒說天人相與之際亦略見些模樣只被漢儒推得大過亦何必說某事有某應

雋不疑說春秋則非處事應機則不異於古人董仲舒論事先引春秋論事則是引春秋則非

左傳非丘明作虞不臘矣并庶長皆秦官秦語

先生嘗說某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脩改期以七十其

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然某

於易傳後來所改者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

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

解詩全無意思此却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今農夫那

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

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

却如此閒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壺也功力又不及民別

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

尹彥明曰伊川易傳序既成其中有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彥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六經 三

明告伊川曰似太洩漏天機伊川曰汝看得如此甚善伊川

作詩序二篇昔人傳之不真彥明一日請問曾作否伊川曰

有之但不欲示人再三請乃得之曰為子出此二篇今傳之

者是也

昔見伊川問易乾坤二卦斯可矣伊川曰聖人設六十四卦三

百八十四爻後世尚不能了乾坤二卦豈能盡也既坐伊川

復曰子以為何人分上事對曰聖人分上事曰若聖人分上

事則乾坤二卦亦不須况六十四乎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溫於春秋則可易則未也。程子曰：以某觀之，二公皆深於易者也。公曰：何謂也？子曰：以監司論學，而主簿敢以為非為監司者，不怒為主簿者，敢言非深於易而何。

尹彥明嘗問先生春秋解，先生每曰：已令劉絢去編集，俟其來。一日劉集成，呈於先生，彥明復請之，先生曰：當須自做也。自涪陵歸，方下筆，竟不能成書。劉集終亦不出。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一作人往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

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分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謂不道者，然亦有禮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六經 无

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禮樂不在玉帛鍾鼓，先儒解者多引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固是禮樂之大用也。然推本而言，禮只是

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又問：禮莫是天地之序，樂莫是天地之和，曰：固是。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置兩隻，倚子纔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便不和。又問：如此則禮樂却只是一事，曰：不然。如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

相背然必相須而為用也。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有一便有一，纔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更無窮，老子亦曰：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為，人如使可為，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為無為，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使釋氏千章萬句，說得許大無限說話，亦不能逃此三句，只為聖人說得要，故包含無盡，釋氏空周遮說爾，只是許多。

顏淵問仁，而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禮孰為大，時為大，亦須隨時，當隨則隨，當治則治，當其時，作其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 六經 子

事，便是能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尋常人言隨時為且和同，只是流徇耳，不可謂和，和則已是和於義，故學者志在不能識時，時出之亦須有溥博淵泉方能時出之。

今之人自是與古之人別，其風氣使之，至如壽考形貌皆異，古人皆不減百餘歲，今豈有此人，觀古人形象被冠冕之類，今人豈有此等人，故籩豆簠簋自是不可施於今人，非特不相稱，時不同也。時上儘窮得理，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他嘿識得此體用，大約是如此，豈可催促得他。不席地而倚卓，不手飯而七筋，此聖人必隨時，若未有當且作

之矣

堯之於民匡輔翼聖賢於此間見些功用舉此數端可以常
久者示人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損益可知嘿觀得者須知三
王之禮與物不必同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備只為時也
若不是隨時則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沒事

四時改火不得不然蓋水之為患常少火之為患常多龍見而
雲可見寒食禁人只是將出新火必盡熄天下之火然後出
之也世間風俗蓋訛謬之甚耳四時取火用木各異必據時
之所宜不必盡考也

問先生曾修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被召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六經 三

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為私書既而遭憂又疾
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
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其說撰成之禮之
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
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文亦非親作不可也禮記
之文亦刪定未了蓋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垂謬之說
垂謬之說本不能混格言只為學者不能辨別如珠玉之在
泥沙泥沙豈能混珠玉只為無人識則不知孰為泥沙孰為
珠玉也聖人文章自深與學為文者不同如繫辭後人決學
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為之者或

有繪畫為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
般生意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
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簡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
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其
嘗語學者必先看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
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
見孔孟何異以下論讀書法

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
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六經 三

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
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好氣質

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淡洽蓋
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六經之言在涵蓄中默識心通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
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且如隨卦言君
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
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更別有甚義或曰聖人

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某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

自孔子贊易之後，更無人會讀易。先儒不見於書者，有則不可知。見於書者，皆未盡。如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莊老解之，是何道理。某於易傳，殺曾下工夫。如學者見問，儘有可商量，書則未欲出之也。

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六經 三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

善學者要不為文字所怙，故文字雖解錯，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

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

棣問看春秋如何看？先生曰：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聲問問某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則終看義理不見。

讀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

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有疑，方是進矣。此上三則亦見橫渠集中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五 遺書外書六經 四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細繹六十以後著書。

焯初到，問為學之方。伊川曰：公要知為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願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

二程子卷五 終

二程子卷六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遺書 外書

史評文字類

明道先生

古之時民居少，人各就高而居。中國雖有水，亦未為害也。及堯之時，人漸多，漸就平廣而居，水泛濫，乃始為害。當是時，龍門未闢，伊闕未拆，砥柱未繫，堯乃因水之流濫而治之，以為天下後世無窮之利，非堯時水特為害也。蓋已久矣。上世人少，就高而居，則不為害。後世人多，就下而處，則為害也。孟子曰：當堯之

儒宗理要 二程子 卷六

遺書外書史評 一

時天下猶未平，可以參看。以下史評。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聖人所欲不踰矩，既欲遷社，而又以為不可，欲遷是則不可，為非矣。不可是則欲遷為非矣。然則聖人亦有過乎？曰：非也。聖人無過。夫亡國之社，遷之禮也。湯存之，以為後世戒。故曰：欲遷則不可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春秋書亳社災，然則皆自湯之不遷始也。

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皆適於義。孔子惺受命立輒，若納蒯瞶，則失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納蒯瞶可也。如輒拒父，則引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

惺無與於此，忠於所事也。而孔惺既被脅矣，此子路不得不死耳。然燔臺之事，則過於勇暴也。公子郢志可嘉，然當立而不立，以致衛亂，亦聖人所當罪也。而春秋不書，事可疑耳。天下之習皆緣世變，秦以棄儒術而亡，不旋踵。故漢興，頗知尊顯儒術，而天下厭之，故有東晉之放曠。

韓信多多益善，只是分數明。

薛公言黥布出上策，則關東非漢有，非也使出上策亦敗。

事君須體納約自牖之意。人君有過，以理開諭之，既不肯聽，雖當收止，於此終不能回，却須求人君開納處。進說牖乃開明處。如漢祖欲廢太子，叔孫通言嫡庶根本，彼皆知之，既不肯

聽矣。縱使能言，無以易此。惟張良知四皓素為漢祖所敬，招之使事太子。漢祖知人心歸太子，乃無廢之意。及左師觸龍事，亦相類。

贊馬遷巷伯之倫，此班固微詞。

漢之儒者，所以從學者數百人，非惟風俗亦皆篤行君子也。晉人高尚，不足道矣。

後漢之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以至道。

陳實見張讓是故舊，見之可也。不然則非矣。此所謂大丘道廣。

唐之有天下數百年，自是無綱紀。太宗肅宗皆篡也。更有甚君。

臣父子其妻則取之不正，又妻殺其夫，篡其位，無不至也。若

太宗言以功取天下此尤不可最降僭奪之端其惡大是殺
兄篡位又取元吉之妻後世以為聖明之主不可會也太宗
與建成史所書却是也肅宗則分明是乘危而篡若是則今
後父有事安得使其子

凡立言欲涵畜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以下論文字

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明道曰此語
形容得浩然之氣

世有以讀書為文為藝者曰為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
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其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六 遺書外書史評 三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

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着
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
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唯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
足知喪志也

伊川先生
看史必觀治亂之由及聖賢脩己處事之美以下史評

先生始看史傳及半則掩卷而深思之度其後之成敗為之規
畫然後復取觀焉然成敗有幸不幸不可以一槩看

伊氏之耕於有幸傳說之築於傳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

天下之賢亦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已而已矣

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

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公位冢宰百
官總已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薨百官聽於

冢宰者三年爾周公至於七年何也曰三年謂嗣王居憂之
時也七年為成王幼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

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禮樂哉成
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一作罪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

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
功業因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六 遺書外書史評 四
為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為爾人

臣而不當為其誰為之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
孟子纔言可也蓋日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

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
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

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為
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怏怏之心者必此言矣若唐高祖賜

平陽公主葬以鼓吹則可蓋征戰之事實非婦人之所能為
也故賜以婦人所得用之禮樂若太宗却不知此太宗佐

父平天下論其功不過做得一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太子

之與功臣自不相干。唐之紀綱自太宗亂之終唐之世無三綱者自太宗始也。李光弼郭子儀之徒議者謂有人臣不能為之功非也。

幽王失道始則萬物不得其性而後恩衰於諸侯。及其九族其甚也。至於視民如禽獸。無澤之什其序如此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

先生曰。司馬遷為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紀本尚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嘉仲問項籍作紀如何。曰。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六。道書外書史評五。

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班固嘗議遷之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

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他人來者有三事。一是有二十萬未坑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為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韓信初亡。蕭何追之。高祖如失左右手。却兩日不追。蕭何反問之曰。何亡也。曰。臣非亡。乃追亡者也。當時高祖豈不知此二人乃肯放與項羽。兩日不追。邪。乃是蕭何與高帝二人商量做出來。欲致韓信之死。爾當時史官已被高祖瞞過。後人又被史官瞞過。

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妄發。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良本不事高祖。常言為韓王。送沛公。觀良心只是為天下。且與成就却事。後來與赤松子遊。只是不肯事高祖如此。

王介甫詠張良詩最好。曰。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當此每從容。人言高祖用張良。不知張良用高祖耳。秦滅韓。張良為韓報仇。故送高祖入關。既滅秦矣。故辭去。及高祖與義師誅項王。則高祖之勢可以平天下。故張良助之。良豈願為高祖臣哉。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六。道書外書史評六。

無其勢也。及天下既平。乃從赤松子遊。是不願為其臣可知矣。張良才識儘高。若鴻溝既分。而勸漢王背約。追之則無行也。或問張良欲以鐵槌擊殺秦王。其計不已疎乎。曰。欲報君仇之急。使當時若得以鐵槌擊殺之。亦足矣。何暇自為謀耶。蕭何大營官室。其心便不好。只是要得歛怨自安。謝安之營官室。却是隨時之宜。以東晉之微。寓於江表。其氣奄奄欲盡。且以慰安人心。

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却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君臣當恁時。豈有撲實頭為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變却時。他也則隨却。如令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推功讓能。底人只

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

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如此。

周勃入北軍。問曰。為劉氏左袒。為呂氏右袒。既知為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為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諸呂時。非陳平為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願請問。此豈請問時耶。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為。可謂至無能之人矣。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六 遺書外書史評 七

周勃當時初入北軍。亦甚拙。何事令左袒則甚。忽然當時皆右袒。後還如何。當時已料得必左袒。又何必更號令。如未料得。豈不生變。只合驅之以義。管他從與不從。

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為殺之不當。溫公以為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奈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他那箇輕。那箇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論事須着用權。古今多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變。

詐或權術。不知權正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經也。今人說權不是詐。便是術也。權只是稱錘。稱量輕重。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祥瑞。何也。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混。此是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為小惡。宣王小惡。為大惡。此是一理也。又問日食有常數。何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然須燭理。明也。天人之際。甚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數人事。看那邊勝否。曰。似之。然未易言也。又問魚躍於王舟。火覆於王屋。流為烏。有之否。曰。魚與火。則不可知。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六 遺書外書史評 八

若兆朕之先。應亦有之。

日再中。只是新垣平詐言也。史冊實之。後世遂以為誠。然如丁謂天書之類。當時人却未必全信。却是後世觀史者已信矣。霍光廢昌邑。其始乃光之罪。當時不合立之。只被見是武帝孫。擔當不過。須立之也。此又與伊尹立太甲不同也。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年。當時湯既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須立太甲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若無是質。伊尹亦不立也。史記以孟子三年四年之言。遂言湯崩六年之後。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字。且看尚書。分明說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又看王祖桐宮居憂三年。終能思庸。

伊尹以服冕奉嗣王可知凡文字理是後不必引證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是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着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已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宜若有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是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六

遺書外書史評九

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已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已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是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為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為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雖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

東漢趙苞為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遠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遠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

招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荀爽從董卓辟遜迹避禍君子亦有之然聖人明哲保身亦不至轉身不得處如揚子投閣失之也荀爽自度其材能與漢室乎起而圖之可也知不足而強圖之非也

思叔問荀或如何曰或才高識不足孟純問何顛常稱或有王佐才曰不是王佐才嘉仲問如霍光蕭曹之徒如何曰此可為漢時王佐才棟問史稱董仲舒是王佐才如何曰仲舒是言其學術若論至王佐才須是伊周其次莫如張良諸葛亮陸宣公

王通言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興信乎曰諸葛近王佐才禮樂興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六 遺書外書史評十

不興則未可知問曰亮果王佐才何為僻守一蜀而不能有為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其嘗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其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已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為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為此偽言安一軍耳兵自高地來

可勝先生嘗自觀五丈原非一作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

問羊祜陸抗之事如何曰如送絹償禾之事甚好至抗飲祜藥則不可羊祜雖不是醜人底人然兩軍相向其所餉藥自不當飲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鑑其弊必尚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學然宗經師古識義理者衆故玉莛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褒尚各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故當時名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蕩尚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六 遺書外書史評 上

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無異故五胡之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有天下第能驅除爾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纔使肅宗便篡肅宗纔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甚正然萬目亦未盡舉
大綱不正萬目即紊唐之治道付之尚書省近似六官但法不具也後世無如宇文周其官名法度小有可觀隋文之法雖

小有善處然皆出於臆斷惟能如是故維持得數十年

司馬溫公脩通鑑先生一日問脩至何代溫公曰唐初也先生曰太宗肅宗端的如何溫公曰皆篡也先生曰此復何疑先生曰魏徵如何溫公曰管仲孔子與之其於魏徵亦然先生曰管仲知非而反正忍死以成功業此聖人所取其反正也魏徵只是事讐何所取耶溫公竟如舊說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三代之盛乎曰開雕麟趾之意安在元祐中客有見先生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讐也安定以為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六 遺書外書史評 上

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讐無傷也苟或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為東漢之衰或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為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為不忠在或為不智如以為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為心未暇恤人議已也則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或問漢高祖可比太祖否曰漢高祖安能比太祖太祖仁愛能保全諸節度使極有術天下既定皆召歸京師節度使竭土地而還所畜不貲多財亦可患也太祖逐人賜地一方蓋第所費皆數萬又嘗賜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歸太祖

送至殿門謂其子弟曰汝父各許朝廷十萬緡矣諸節度使醒問所以歸不失禮於上前否子弟各以縉事對翌日各以表進如數此皆英雄御臣之術

嘗觀自三代而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爲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

得意則可以忘言然無言又不見其意以下論文字

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却有此語云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意所謂書不盡言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六 遺書外書史評 三言不盡意也

書銘曰含其英茹其實精於思貫於一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專意則志局於

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云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

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佛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一作惟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

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

人非優俳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摠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一作所謂有

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未嘗秉筆學

一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或問詩可學否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語錄連下王子真曾寄藥來其無以答

他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閑言語且如今言能詩無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閑言語道出做甚其所以不曾作詩今寄謝王子真

詩云至誠通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子真所學只是獨善雖至誠潔行然大抵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六 遺書外書史評 四

只爲長生久視之術止濟一身因有是句

人有二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一日偶見秦少游問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詞否少游意伊川稱賞之拱手遜謝伊川云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駢然

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又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和靜偶學虞書伊川曰賢那得許多工夫

諸子百家類

明道先生

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也以下合論

與奪翕張固有此理老子說著便不是

或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

為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

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

憂聖人則仁此其為能弘道也

莊子有大底意思無禮無本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六 遺書外書諸子 十五

神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毒非也若小毒亦不當嘗若

大毒一嘗而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視色嗅味知

得是甚氣作此藥便可攻此病須是學至此則知自至此

病卧於床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

有田即有民有民即有兵鄉遂皆起兵

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

兵能聚散為上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

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佗為二者為己為人之道也為人

吳本作治 已治人

伊川先生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為非以

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矣以下合論

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

問老子書若何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其初意欲

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必

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原乃自

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初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

揣摩其如何然後稗闔稗闔既動然後用鈞鉗鈞鉗其端然後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六 遺書外書諸子 十六

鉗制之其學既成辭鬼谷去鬼谷試之為張儀說所動如入

論也說令然其學甚不近道人不甚道之孟子時已有置而不足

陰符經非商末則周末人為之若是先王之時聖道既明人不

敢為異說及周室下衰道不明於天下才智之士甚眾既不

知道所趨向故各自以私智窺測天地盜竊天地之機分明

是大盜故用此以簧鼓天下故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云

豈非盜天地乎

孟敦夫問莊子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

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

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學者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他須看莊子，為他極有膠

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

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

問莊周與佛如何。先生曰：周安得比他佛。佛說直有高妙處，莊

周氣象大故淺近，如人睡初覺時，乍見上下東西，指天說地，

怎消得恁地，只是家常茶飯，誇逞箇甚底。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含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

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所謂學者非學也。

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六 遺書外書諸子 十七

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苟

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

邪。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邪。

劉子之學甚支離，只立名做法語，便不是了。

素問之書，必出於戰國之末，觀其氣象，知天之氣運，只如此

但繫着者如何，設如定四方，分五行，各配於一方，是一般絡

角而看之，又一般分而為二十四，又一般規模大則大，規模

小則小，然善言亦多，如言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

必有驗於今，善觀人者，必有見於已。

觀素問文字氣象，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非也。道理

却總是想當時亦須有來歷，其間只是氣運使不得，錯不錯

未說，就使其法不錯，亦用不得，除是堯舜時十日一風五日

一雨，始用得，且如說潦旱，今年氣運當潦，然有河北潦，江南

旱時，此且做各有方氣不同，又却有一州一縣之中，潦旱不

同者，怎生定得。

律曆之法，今亦粗存，但人用之小耳。律之遺，則如三命是也，其

法只用五行支幹納音之類。曆之遺，則是星算人生數一作

然皆有此理，苟無此理，却推不行。

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作曆

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六 遺書外書諸子 十八

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

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

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

一作裏差了。曆上若是通理所通為多，堯夫之學大抵似揚

雄，然亦不盡如之。

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既律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

正，惟此為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

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為準，則

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亦須人為之，但古人為

之得其自然，至於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

八十四聲清者極吹盡清濁者極吹盡濁就其中以中聲上生下生

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下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

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大惑

有人言郭璞以鳩鬪占吉凶子厚言此為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吉凶耳

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使玉人雕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雕琢之也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六

遺書外書諸子 十九

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必不肯任其自為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之道理別病是何如藥是何如故可任醫者也或曰已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是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可說與他商量

醫者不論理則處方論藥不盡其性只知逐物所治不知合和之後其性又如何假如訶子黃白攀白合之而成黑黑見則黃白皆亡又如一二合而為三三見則一二亡離而為一二則三亡既成三又求一與二既成黑又求黃與白則是不知

物性一作理古之人窮盡物理則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其其物合其則成何性天有五氣故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居其一而有其四至如草木也其黃者得土之性多其白者得金之性多

世間術數多惟地理之書最無義理祖父葬時亦用地理人尊長皆信惟先兄與某不然後來只用昭穆法或問憑何文字擇地曰只昭穆兩字一作眼便是地理書也但風調地厚處足矣某用昭穆法葬一穴既而尊長召地理人到葬處曰此是商音絕處何故如此下穴某應之曰固知是絕處且試看如何某家至今已數倍矣

儒宗理要 二程子卷六

遺書外書諸子 二十

葬說云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之地之美者土色之老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

思慮矣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塋穴葬之

葬埋所慮者水與蟲耳晉郭文舉爲玉導所致及其病乞還山欲枕石而死貴人留之曰深山爲虎狼食不其酷哉曰深山爲虎狼食貴人爲蠅蟻食一也故葬者鮮不被蟲者雖極深亦有土蟲故思木之不壞者得相心爲久後又見松脂錮之又益久故用松脂塗棺

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爲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爲異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六

遺書外書諸子 五

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弟衛父兄之心則制挺以撻秦楚之兵矣

問用兵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之事使王者之師當如此否曰固是用兵須要勝不底要敗既要勝須識所以勝之道但湯武之兵自不煩如此固有敵於我師自可見然湯亦嘗升自陲陲亦間道且如兩君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不成道我不用計也且如漢楚既約分鴻溝乃復還襲之此則不可如韓信囊沙壅水之類何害他師衆非我敵決水使他一半不得渡自合如此有甚不得處又問問謀之事如何曰這箇不可也

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亦能有幾人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

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施施量九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若遊騎大遠則却歸不得至如聽金鼓聲亦不忘却自家如何如苻堅養民一敗便不可支持無本故也

異端邪說類

明道先生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六

遺書外書異端 五

楊墨之類 以下合論

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煉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矣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常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

一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胎息之說謂之愈疾則可謂之道則與聖人之學不干事聖人

未嘗說着若言神住則氣住則是浮屠入定之法雖謂養氣

猶是第二節事亦須以心為主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兩則駸駸然入

於其中矣顏淵問為邦孔子既告之以五帝三王之事而復

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六 遺書外書異端 三

佞耳然而於已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

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着如此戒慎

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

亂得

聖人致公心盡天地萬物之理各當其分佛氏總為一己之私

是安得同乎聖人循理故平直而易行異端造作大小大費

力非自然也故失之遠

釋氏說道譬之以管窺天只務直上去惟見一偏不見四旁故

皆不能處事聖人之道則如在平野之中四方莫不見也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周茂叔云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

學要在自得佛氏言印證者豈自得也其自得者雖其人言亦

不動待人之言為是何自得之存

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般看則有甚妨礙

雖萬身何傷乃知釋氏苦根塵者皆自私者也

佛學一作只是以生死恐動人可怪二千年來無一人覺此是

被他恐動也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可懼故不論死生佛

之學為怕死生故只管說不休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

至於禪學者雖自曰異此然要之只是此箇意見皆利心也

舊嘗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千七

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

曾子易簣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

胡服而終是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

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也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

也方是道莊子曰遊方之內遊方之外者方何嘗有內外如

此則是道有隔斷內面是一處外面又別是一處豈有此理

學禪者曰草木鳥獸之生亦皆是幻曰子以為生息於春夏

及至秋冬便却變壞便以為幻故亦以人生為幻何不付與

他物生死成壞自有此理何者為幻

經德不回乃教上等人禍福之說使中人以下知所畏懼修省

亦自然之理耳。若釋氏怖以學道則立心不正矣。

或問維摩詰云：火中生蓮花，是可謂希有。在欲而行禪，希有亦如是。此豈非儒者事？子曰：此所以與儒者異也。人倫者天理也。彼將其妻子當作何等物，看望然以為累者，文王不如是也。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此所以為常也。為釋氏者以成壞為無常，是獨不知無常乃所以為常也。今夫人生百年者常也，一有百年而死者，非所謂常也。釋氏惟其私智所及而言之，至以天地為妄，何其陋也。張子厚尤所切齒者此耳。

又曰：釋氏處生死之際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為事者，亦有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六 遺書外書異端 五

昏愚為人所誤，以前路自有去處者。

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備，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汗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據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尚不廢者，猶只是有那些乘勢卒殄滅不得，以此思之，天壤間可謂孤立其

將誰告耶

伊川先生

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以下問至誠可以蹈水火，有此理否？曰：有之。曰：列子言商正開之事，有乎？曰：此是聖人之道，不明後莊列之徒，各以私智探測至理而言也。曰：巫師亦能如此，誠邪？欺邪？曰：此輩往往有術，常懷一箇欺人之心，更那裏得誠來。

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釋氏之學，更不消對聖人之學比較，要之必不同，便可置之。今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六 遺書外書異端 五

窮其說未必能窮得他，比至窮得自家已化而為釋氏矣。今且以迹上觀之，佛逃父出家，便絕人倫，只為自家獨處於山林，人鄉裏豈容有他物，大率以所賤所輕施於人，此不惟非聖人之心，亦不可為君子之心。釋氏自己已不為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而謂他人不能如是，容人為之而已，不為別做一等人。若以此率人是絕類也。至如言理性，亦只是為死生，其情本怖死愛生，是利也。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為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

亂說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一作儒者其卒必多一作入異教其志非願也其勢自然如此蓋智窮

力屈欲休來又知得未安穩休不得故見人有一道理其勢須從之譬之行一大道坦然無阻則更不由徑只為前面逢著山逢著水行不得有窒礙則見一邪徑欣然從之儒者之

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為不致知知至至之則自無事可奪今夫有人處於異鄉元無安處則言其處安其處不安須就安處若已有家人言他人家為安已必不肯就彼故儒者

而卒歸異教者只為於已道實無所得雖曰聞道終不曾實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六 遺書外書異端 三

有之

釋氏之學又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乎高深然要之卒歸乎自私自利之規模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

哀釋氏所在便須覓一箇殺打訛處言免死生齊煩惱卒歸乎自私老氏之學更挾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

之乃意在翁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然則秦之愚黔首其術亦出於此

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為他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自逃去固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道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却渴飲而饑食戴天而履地

佛家有印證之說極好笑豈有我曉得這箇道理後因他人道是了方是他人道不是便不是又五祖令六祖三更時來傳法如期去便傳得安有此理

問惡外物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便如此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邪合無邪若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屏什麼彼方外者苟且務靜乃遠

迹山林之間蓋非明理者也世方以為高惑矣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曰有之向見嵩山童

五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為否曰何必聖人使釋氏稍近道者便不肯為釋氏常言庵中

儒宗理要二程子卷六 遺書外書異端 三

坐却見庵外事 莫是野狐精 釋子猶不肯為况聖人乎

程子之蓋屋時樞密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門謝客使侯臨語子以釋氏之學子曰禍莫大於無類釋氏使人無類可乎臨

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不知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為君子則君子將誰使侯子以告子曰

豈不欲人人盡為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為使也若然則人類之存不賴於聖賢而賴於下愚也趙公聞之笑曰程子未知佛道弘大耳子曰釋氏之道誠弘大吾聞傳者以佛逃父入山始能成佛若儒者之道則當逃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佛也

聖人之言依本分至大至妙。事語之若尋常。此所以味長。釋氏之說。纔見得些。便驚天動地。言語走作。却是味短。只爲乍見。不似聖人見慣。如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少釋氏言。非黃非白。非鹹非苦。費多少言語。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

附錄

朱子遺書外書目序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

儒宗理要 二程子 卷六

遺書外書目序 五

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沒而其傳浸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篇。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

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學。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况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儒宗理要 二程子 卷六

遺書外書目序 三

二程子卷六 終

讀二程子緒言

讀二程子書親切莫如文集文集皆二程手筆煌煌制作生平盡見次則經解經解猶當日手筆也遺書次經解外書又次遺書蓋遺書雜出門弟子手筆外書則并出外人也

大程與周子後儒往往並稱然大程以天資而言則近於周而優於朱以功用而言則開先之力固讓於周而啓後之勞亦遜於朱也

二程之學人多推大程然大程實是天資勝其所行自無障礙若學問則次程儘有深入處不易及也橫渠集中亦推次程然行處却每有隔礙

儒宗理要 二程子

緒言

朱光庭謂明道得聖人之誠此言雖似少過然亦庶幾近之明道生平論新法及待介甫最爲得宜只是胸中廓然大公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惟以朝廷天下爲心故能如此他人却便不能此同爲君子而有化與未化之分也

明道請修學校劄子與伊川看詳學校文公貢舉私議皆論學校然語其等第則伊川不如文公文公不如明道蓋伊川文公不過近代之法明道則通於三代矣

明道論十事亦近三代設施與王荆公上神宗書似同而實不同若使見諸事業隆古之風可復惜乎舍此而就彼亦有宋之不幸也

程子定性書在鄂時作年甚少朱子言其一篇之中無下手處予謂卽此可見明道天分高近於生知下語自別也

明道說詩只點撥地念過便令人意解此是明道善開發人處今讀其解詩益知親承之妙也

程子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語本無可疑蓋說性離氣質不得猶之說太極離陰陽不得也

入或以三黨之說爲伊川咎者非也人除是不講學講學則必有徒與有徒與則人必忌之不惟小人忌之君子亦忌之雖孔孟猶所不免但君子不黨則存乎立心公正耳次程立心近隘

不如大程自是氣質之性世以其學術近方來蜀黨之謂者宜

儒宗理要 二程子

緒言

二

矣至於明道接人渾是一團和氣宜乎與世無尤然讀年譜李定何正臣亦劾其學術迂濶趨向僻異士憎茲多口庸何傷

伊川隘邵堯夫不恭然兩人之學過夷惠遠矣予是以嘆三代而後人多吝人以聖人之稱也

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全本周子太極圖說此見古人學問淵源不苟而胡安定復能於稠人中識之針芥之投豈欺我哉

經筵是人主莫大焉從來視屬具文伊川克舉其職上太皇太后書及經筵三劄真可爲古今作則彼以坐講爲嫌者俗儒之見諛臣之習耳講官坐講所以重聖人所以重道非以自夸大

也輒近君臣佞佛率往往膜拜僧徒而不以爲恥一聞儒官坐

講。輒羣然爭執為不可。雖賢者亦不能卓然有見。不知何以顛倒悖謬若斯極也。

上仁宗書。大槩似賈誼治安策。語猶有少年氣。但所見不同。便能置身三代。高視叔季。儒者所以不同於縱橫也。集中不載學者另讀之可耳。

伊川易傳。一生精力在此。畢竟與他經解不同。觀者須讀全書。勿以此限可也。

性即理也。一語。朱子極稱述為伊川所獨造。予竊謂不過祖述周子太極圖說。非創語也。圖說以人極配太極。理則一耳。在天地萬物為太極。在人即為人極。人極者性也。性非理而何。

儒宗理要

二程子

緒言

伊川言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也。南軒云。伊川此處小差。未發之中。眾人之常性。寂然不動。聖人之道心。予謂伊川不錯。但未發時。聖凡之性。同而有養之功。異耳。

伊川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語說得最好。朱子以為太深無捉摸。恐亦為初學言之耳。

伊川語有近禪者。如雷從起處起。及東西銘。恐起爭端之類。大抵語近掉弄。便易入禪學者。不可不察。

讀經解見程朱議論有不同者。亦不必甚異。蓋古人讀書各有悟入自得處。非同帖括家言。如孔子讀易。孟子引詩。引書。大槩可見。讀者得之。言外可也。

讀二程遺書。如觀三代鼎彝。古色淵然。時有水土剝蝕。不可辨識處。

大抵學問從草昧中開闢最難。五經四書在周程時。左草昧。經營漸開闢。至朱子則木拔道通矣。然朱子註說中。或尚有一二未安。譬猶康莊大道。不無微草餘芟。後人偶見芟除。輒欲以傲前烈。祇見其不知量也。

能辨謹識

儒宗理要

二程子

緒言

四

論定性書

人得天地中氣以生而性各焉性者理而已而非氣則理罔附
 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故論性不論氣不備而竟執氣以為
 性則又淪于告子之偏矣孔子曰性相近也言所賦雖有清濁
 厚薄之殊而理則一若習則倍徙千萬遠莫甚焉此誠萬世言
 性之祖也純公程子定性書謂性無內外竊得申其說而論之
 彼以性為空者曰性無善惡然則謂太極無陰陽可乎程子曰
 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即其所謂惡者非指夫不仁不智無禮無
 義之鋼于習者而言也不過謂陰陽剛柔燥濕之偏耳仁義禮
 智根于心性所同也仁過而柔義過而剛氣所殊也沉潛剛克
 備宗理要二程子 論定性書

高明柔克由殊以歸於同也孟子曰非天之降才爾殊又曰是
 豈人之情也哉又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才情且不任惡
 而何疑於性善乎性善則合內外而皆定于理也若必收視逐
 聽絕慮忘言廢棄一切而後言定則既遺其外安所為內也故
 自視聽言動約于禮久而動容周旋無不中焉靜而定動而亦
 定動中之靜固定靜中之動亦定不分二時不落二義呼吸相
 生如環無端不能判呼為動而吸為靜也動靜不分所以為動
 靜者自定定也者固所云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與是故推而
 言之以堯為君文思安安定之則也萬邦協和定之效也即洪
 水懷襄而亦未嘗不定以舜為臣玄德升聞定之通也百揆時

叙定之復也即烈風雷雨而亦未嘗不定故曰堯舜性之也禹
 稷定焉而治水如是躬稼如有天下而不與焉亦如是湯武
 能定慝德與養晦同心伊周能定放桐與征東同道文王不定
 烏能不帝孔子不定安得不王顏子定而不改其樂孟子定而
 四十不動心易曰殊途同歸百慮一致定故也由是觀之從古
 內聖外王非定不能盛其德非定不能大其業日新富有往而
 不窮又何必灰心稿形棲玄入窈抑絕其外而固蔽其內然後
 為定性也哉是故兩儀立而定尊卑三才分而定高下五行定
 而有象八卦定而有方四時定而有候萬物定而草木禽魚有
 形雖其間陰陽開闔莫知終始化育流行於穆不已似不可以
 儒宗理要二程子 論定性書

後學能麟撰

一定言者抑知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
 其情順萬物而無情誠有如書中所指語約而義精者哉是故
 聖人與天地準盡其性而未能盡人物之性猶之乎未盡其性
 節已而未能安人安百姓猶之乎未能脩己性焉得有內外耶
 以義為外者既不知義以方外之旨又烏可以語定性哉讀
 程子而求其旨當以是書為要領云

朱子序

自天地開闢以來著述之盛莫過於朱子矣孔子刪述六經集大成於羣聖其著作爲絕盛然上古文字希少竹簡重大所傳固無多也自後世楮墨利與字畫輕簡人務多言筆劄之繁遂至倍蓰故鱗以爲當今之時而有聖人復起欲自附於刪述視古之爲聖人者倍難蓋卽其耳目手口之精神已不能周馳而四給矣惟吾朱子其生平著述固盡見於四子集註

朱子序

而次第又及於五經及於史鑑又以其餘力表章周程四子而憂愁感憤中又游衍及於楚辭集註韓文考異之類然則朱子一生豈猶有暇日耶而後人哀集其應酬筆劄如所謂奏記詩文之類者又一百卷語言應對門人所記錄者又百四十卷何其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如山海之無不包涵而生育也觀至此觀止矣而或者曰朱子之精神全力旣在經史成書則此特文章議論之緒餘耳何汲汲爲是

不然今夫泰岱之高其巔千仞東可以觀日出西可以觀日入固登之而小天下矣然其坡陀逶迤綿亘百里洞壑之幽奇峰巒之雄偉猶足跨龍門而囊禹穴凌雁宕而俯天台是皆泰岱之全體也而觀泰岱者以爲餘事而不之及則雖負探奇之志又豈爲真知泰岱者哉况夫四子之書其所爲議論文章者固未嘗廢也而朱子之議論文章又足以包舉四子而發明其書是烏可不讀耶獨患其浩瀚博衍積時難

朱子序

二

罄讀者如入大海無指南易起望洋之嘆是用分別採擇區爲類者凡十有一第爲卷者凡十有五使誦法朱子者旣讀其五經四子之成書而其文章議論又足以羽翼經書而發揮大道則所謂集羣儒之大成者不於此益見耶嗚呼今之學士大夫能好古讀書者鮮矣以四子集註之切於日用身心也習其讀者猶必鈎貫刪塗惟恐字句之多或累進取之捷况能於集註之外廣探文集語類之繁哉雖然此世俗

見也有豪傑之士不以淺近自期而以聖賢自任則由集註而求諸經史由史而求諸文集語錄且以并求四子之書則是集之編豈曰無少助歟

後學張能麟敬書



朱子序

三

本傳

宋史

朱熹字晦菴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松字喬年中進士第胡世將謝克家薦之除秘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招松為屬辭賜再相除校書郎遷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歷司訓吏部郎秦檜決策議和松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于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

儒宗理要 朱子

本傳

講說聖賢脩己治人之道禁女婦之為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與徐度呂廣問韓元吉同召以疾辭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言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脩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徧舉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

次乾道元年。促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歸。三年。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脩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家奏。熹屢召不起。宜蒙褒錄。執政俱稱之。上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令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求退得進。於義未安。再辭。淳熙元年始拜命。二年上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龔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秘書郎。方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一時權倖羣小。乘間譏毀。乃因熹再辭。卽從其請。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熹再辭。不許。至郡興利除

儒宗理要 朱子

本傳

二

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間。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其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傳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陛下所謂宰相師傳賓友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吉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

一二人者。陰執其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關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舉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改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卽日單車就道。復以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納粟賞行。遂受職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人之說。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始拜命。卽移書

儒宗理要 朱子

本傳

三

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客舟之米。已輻輳。熹日鈞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役法。權酷之政。有不便於民者。悉釐而革之。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有短熹者。謂其疏於爲政。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熹以前後奏請。多所見。抑幸而從者。率稽緩後。時蝗旱相仍。不勝憂憤。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

足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
 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于官吏。而上及于國家也。知
 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為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
 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
 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辨。淮乃以熹章
 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
 實。仍令熹速往。早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
 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受熹辭不拜。遂歸
 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太府寺
 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縉紳有所謂道學者。大

儒宗理要 朱子

本傳

四

率假名以濟偽。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十年詔以熹
 累乞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既而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
 五年。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點江西刑獄公事。以疾辭。不許。
 遂行。十五年淮罷相。遂入奏。首言近年刑獄失當。次言經總制
 錢之病民。及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而其末言陛下即位二十七
 年。因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思之。無乃燕
 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
 以為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
 非得失之機。交戰於其中。故禮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側媚得
 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英豪非不切。而柔邪庸繆得以久竊廊

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望讒說殄行。而
 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離恥。而未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
 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
 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
 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
 至于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此是裁之。則聖心洞
 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
 陛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為正心誠意
 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為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
 隱然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

儒宗理要 朱子

本傳

五

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為煩也。時曾覲已死。王朴亦逐。蜀內
 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為言。上曰。昇乃德壽所薦。為其有才耳。熹
 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
 侍郎林栗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
 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
 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偽不可掩。上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
 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
 薛叔似亦奏。援熹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太常博士葉適上疏
 與栗辨。謂其言無一實者。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
 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詔熹昨人對。所論皆新任職事。

朕亦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
栗執拗不通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為黨乃黜栗知泉州熹
再辭免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熹又
辭始熹常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
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支無一
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
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
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凡此六事本在于陛下
之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
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
儒宗理要 朱子 本傳 六

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
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脩撰奉外
祠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
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
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
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士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為傳經
會女不嫁者為菴舍以居熹悉禁之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
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訪事宜擇人物及弓量之法上
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為不便沮之宰相留正泉人也
其里黨亦多以為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詔且需

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
下人望乃除熹秘閣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熹再辭詔論撰之
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
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
潭州力辭黃裳為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為宮僚王
府直講彭龜年亦為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剛
恐到此不合反為累耳熹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為重遂
拜命會洞獠擾屬郡熹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
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即位
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有旨赴行在奏事熹行且辭除煥章
儒宗理要 朱子 本傳 七

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
寅紹不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自頃至今三月矣
或反不能無疑于逆順名實之際竊為陛下憂之猶有可諉者
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
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
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而大倫
正大本立矣復面辭待制侍講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
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
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土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
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中輟熹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

冠之藏當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時論者以為上未還大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金使且來或有窺伺有旨脩葺舊東宮為屋三數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脩省之時不當與此大役亦恐畿甸百姓饑餓流離陷于死亡之際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翩然委而去之以

備宗理要 朱子

本傳

八

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將有扼腕不平者矣願陛下明詔大臣首罷脩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自責減省輿衛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懽意浹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其實有勲庸而所得褒賞未愜眾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稽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有不當者繳駁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

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于得失之筭矣若夫山陵之下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遺體得安于內而宗社生靈皆蒙福于外矣疏入不報然上亦未有怒熹意也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熹又奏勉上進德云願陛下日用之間以求放心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于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熹奏禮經教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為其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

備宗理要 朱子

本傳

九

元

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干有餘年莫能釐止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為萬世法程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會孝宗耐廟議宗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併祧億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億順翼

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浸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汝愚雅不以復祀僖祖為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祧孝宗。熹以為藏之夾室。則是以祖之主下藏于子孫之夾室。况神宗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于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為廟制以辨。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即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數以為言。且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共論之。會龜年出護使。客熹乃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

儒宗理要 朱子

本傳

十

四十五

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熹。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傅良旋封還。錄黃脩注官。劉光祖鄧驛封章交上。熹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仍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元年初。趙汝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熹獨惕然。以侂胄用事為慮。既屢為上言。及數以手書啟汝愚。當用厚賞。酌其勞。勿使得預朝政。有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以為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胄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辭職謝事。非

儒宗理要

朱子本傳

朕優賢之意。依舊秘閣脩撰。二年。沈繼祖為監察御史。劾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熹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幹奉奉以勉學。及脩正遺書為言。翼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單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于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熹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為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偽。劉德秀仕長沙。不為張栻之徒。所禮。及為諫官。首論留正引

儒宗理要 朱子

本傳

十一

偽學之罪。偽學之稱。蓋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偽學猖獗。圖為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任進擬。遂召陳賈為兵部侍郎。未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徐誼之徒。前日之偽黨。至此又變而為逆黨。即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為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偽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異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

之孫也。與侂胄有姻連，勸侂胄勿為已甚。侂胄意亦漸悔，然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稍弛，二年，詔熹已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胄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父松病亟，嘗囑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二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輩也。故熹之學，即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嘗學于羅從彥，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為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所著書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熹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宮，又有儀禮經傳通解未脫藁，亦在學宮。平生為藁池三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理宗紹定末秘書郎李心傳乞以

儒宗理要 朱子

本傳

十一

司馬光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七人列于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上視學，手詔以周張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為知言。熹子在紹定中為吏部郎中。

儒宗理要 朱子

本傳

十一

陳芝 字庭秀

黃灝

黃卓 字先之

汪德輔 字長孺

吳振

吳雉 字和中

鍾震 字春伯

林子蒙

林學履

蕭佐

舒高

李杞 字良仲

張洽 字元德

黃士毅 字子洪

李壯祖 字處謙

李公謹

儒宗理要朱子

語錄姓氏

三

儒宗理要朱子目錄

卷之一

格致類 文集

壬午應詔封事一

論古今帝王務學之要

已酉擬上封事一

論人主宜講學以正心

經筵講義

論古人為學次第之要

經筵講義

論人主之學在於敬

經筵講義

論大學物格知至之義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

論聖賢為學先後之道

答何叔京

論就覺處加持敬之功

儒宗理要朱子目錄

答何叔京

論無一事不敬之義

答程允夫

論持敬寡欲之義

答余正叔

論程子敬義夾持之說

答余正叔

論周程言敬之說

答吳晦叔

論知行先後之義

答林擇之

論格物當先涵養

答連嵩卿

論窮理不必深求之非

答潘文叔

論格物致知之義

答陳齊仲

論格物先後緩急之序

答江德功

論物則形上形下之義

答胡廣仲	論天理人欲之異
答吳晦叔	論人心私欲之蔽
答何倅	論感物而動性之欲
答陳明仲	論已私當克之義
答曾景建	論文辭要當達意
答鞏仲至	論文字當從學問中來
答鞏仲至	論詩體平淡之義
答謝成之	論詩詞非切已事
卷之二	
格致類	語錄
儒宗理要	朱子目錄
總論爲學	十八則
居敬	十六則
窮理	十三則
讀書法	三十則
小學	八則
舉業	十五則
卷之三	
誠正類	文集
戊申封事一	謂天下事皆本於聖心
戊申封事總論	謂君心正凡事無不正

辛丑延和奏劄二	謂心有天理人欲之異
經筵講義	論誠意一傳之義
與陳侍郎書	論格心之義
與張南軒書	論未發已發之旨
與張南軒書	再論未發已發之旨
答張南軒書	再論未發已發之旨
與湖南諸公第一書	論中和體用之異
答范秘閣	論忠恕有二之說
又答范秘閣	再論忠恕有二之說
程子養觀說	
儒宗理要	朱子目錄
明道論性說	
定性說	
誠正類	語錄
誠正	二十五則
收放心	十六則
動靜	十則
卷之四	
脩齊類	文集
戊申封事二	謂宜選東官官以善輔導
癸未垂拱殿奏劄一	謂大學之道以脩身爲本

巳酉擬上封事二	謂宜脩身以齊家
巳酉擬上封事六	謂宜擇師傅以輔皇儲
甲寅擬上封事	謂慈孝本於天性
經筵講義	論大學脩身之義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一	謂處天下之事有變有權
甲寅經筵面陳劄子一	謂宜務抑損以盡孝道
脩齊類	語錄
脩身	四則
廉恥	六則
處事	十二則
儒宗理要	朱子 目錄
力行	二十四則
齊家	十則
卷之五	
治平類	文集
壬午應詔封事二	謂宜正朝廷本原之地
庚子應詔封事一	謂恤民之實在省賦治軍
庚子應詔封事二	謂當正心術以立紀綱
戊申封事六	謂催督財賦重困民力
辛丑延和奏劄一	謂當採擇人言以消災變
辛丑延和奏劄二	申請前後救荒合行事件

辛丑延和奏劄四	再奏講求荒政之一
戊申延和奏劄一	乞正尊卑上下之分
戊申延和奏劄三	乞除州縣經總制錢
戊申延和奏劄四	乞禁州縣科罰之弊
浙東奏狀	乞募饑民脩水利
浙東奏狀	論義役利害條件
浙東奏狀	論鹽課私販之弊
漳州奏狀	條奏經界行否利害
卷之六	
治平類	文集
儒宗理要	朱子 目錄
巳酉擬上封事三	謂宜遠便變以近正直
巳酉擬上封事七	謂宜精選任以明體統
巳酉擬上封事八	謂宜振綱紀以勵風俗
巳酉擬上封事九	謂宜節財用以固邦本
戊申封事五	謂風俗不知忠義名節
經筵講義	謂大學齊治平之道
答張南軒	謂當正心術以立大本
答鄭景望	論刑法輕重之義
井田類說	
學校貢舉私議	

上宰相荒政書

卷之七

治平類 語錄

總論治道 十則

井田封建 六則

選舉 十八則

官制 十八則

賦役 十則

軍政 十二則

刑法 三則

儒宗理要 朱子 目錄

六

卷之八

天道類 文集

太極說

楚詞註 論天地日月星辰之位

楚詞註 論天形地氣之說

答陸子美 論太極西銘

答楊子直 論太極持敬

答陳安卿 論天日行度之數

答董叔重 論天健不息之義

答胡用之 論天地形質理氣之說

答胡用之 論天文地理之說

答虞士朋 論天地以生物為心

答廖子晦 論日月所行之道

答張敬之 論潮汐進退之義

天道類 語錄

太極 八則

天地 四十一則

鬼神 二十三則

曆法 六則

卷之九

儒宗理要 朱子 目錄

七

人道類 文集

論仁說 論仁道包四德而貫四端

答蔡西山 論性與氣合之理

答黃道夫 論理氣形上形下之異

答廖子晦 論理氣聚散有無之異

答陳器之 論性具仁義禮智之理

答吳仲玘 論聖賢言道之旨

答李伯諫 論存心養性之義

答林德久 論盡心知性之說

答何叔京 論仁義孝弟之說

答蔡西山	論仁剛義柔之說
答萬嵩卿	論天地之性即我之性
答徐子融	論伊川性即理之說
答張南軒	論程子類聚孔孟言仁處
答張南軒	論程子言仁本末
答張欽夫	論仁有體用之分
答張南軒	論天命人物之所同得
答徐元聘	論人物氣稟之異
答余方叔	論人為最靈之義
答馮作肅	論諸人言有得失之義
儒宗理要 朱子 目錄	八
答何叔京	論孟子養氣之說
人道類 語錄	
總論人道	七則
性命	二十五則
心意才情	十一則
仁義禮智	十則
知行	十四則
卷之十	
禮樂類 文集	
乞脩三禮劄子	

明堂說 附圖	
禘祫議 附圖	
漢同堂異室廟及原廟議	論僖祖之廟不當遷
廟制議狀	再論僖祖之廟不當遷
面奏劄子	再論僖祖之廟不當遷
別定廟議圖說	追論僖祖不當遷之義
答陸子壽	論遷廟附主之義
答吳晦叔	論廟必東向之非
山陵議	謂宜擇吉土以安神穴
家禮序	
儒宗理要 朱子 目錄	九
聲律辨	
律呂新書序	
答陳安卿	論分定正聲子聲之說
答廖子晦	論定律候氣之義
禮樂類 語錄	
禮論	十三則
祭法	十則
冠昏	六則
喪禮	十四則
雜儀	七則

樂論 十則

卷之十一

經史類 文集

大學章句序

中庸集解序

語孟集義序

皇極辯

詩集傳序

禮記序說

樂記動靜說

儒宗理要 朱子 目錄

周禮三德說

資治通鑑綱目序

讀唐志

答李方子

答呂子約

答呂東萊

答陳體仁

答魏元履

答胡平一

答李季章

論近世讀書之失

答趙幾道

答呂子約

卷之十二

經史類 語錄

易

尚書

詩

孝經

春秋

儒宗理要 朱子 目錄

儀禮

周禮

小戴禮

大戴禮

卷之十三

諸儒類 文集

答江元適

答張南軒

答林德久

王氏續經說

論史記數事不足信

論史漢通鑑之疑

三十五則

三十則

三十則

三則

二十五則

七則

十二則

三十一則

二則

論聖門精義之學

論顏孟動變之義

論韓子諸子言性不同

論文中子好名欲速之心

答張南軒	論漢儒最善說經
答劉子澄	論二程所處不同
答范文叔	論明道是不違仁影子
答王欽之	論緇次二程遺書
答汪尚書	論王蘇歐馬之學
答汪尚書	論兩蘇王氏之學
答汪尚書	論楊謝天資力學之異
答劉子澄	論劉李游楊學力所到
答薛士龍	論湖學之盛甲東南
張南軒文集序	
儒宗理要 朱子 目錄	五
尹和靖言行錄序	
江州濂溪書院記	
黃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	
諸儒類語錄	
孔子	四則
顏子	
曾子	
子貢	
子張	
子游	

子路	以上共六則
孟子	二則
周子	二則
二程子	十則
張子	八則
邵子	九則
謝顯道	二則
楊龜山	三則
侯希聖	一則
尹彥明	二則
儒宗理要 朱子 目錄	五
胡康侯	一則
胡致堂	二則
胡五峰	二則
羅仲素	三則
李愿中	二則
呂東萊	四則
張南軒	三則
陳同甫	四則
陸子壽	二則
陸子靜	六則

卷之十四

異學類 文集

戊申封事一

論佛老異端之害

養生主說

論莊子言善惡之非

觀心說

論佛氏觀心之非

讀大紀

論吾儒佞佛之非

釋氏論下

論釋氏真偽之辨

答廖子晦

論釋氏與聖學不同

答吳斗南

論儒釋似是而非

答李深卿

論儒釋邪正之辨

儒宗理要 朱子 目錄

答范伯崇

論異端之害

答嚴仲亨

論楊墨之害

異學類 語錄

總論 一則

老子

莊子

以上十四則

釋氏

二十三則

儒釋之辨 四則

卷之十五

類餘 文集

白鹿洞賦

答韓尚書書

與留尚書書

送陳宗之序

王梅溪文集序

李丞相奏議後序

楚詞集註序

百丈山記

雲谷記

江陵曲江樓記

儒宗理要 朱子 目錄

跋歐陽文忠公帖

跋顏魯公棗里詩

跋韓魏公帖

跋張魏公詩

跋東坡帖

四齋銘

敬齋銘

六先生像贊

濂溪先生

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
康節先生
橫渠先生
涑水先生
張南軒像贊
呂東萊像贊
自贊
除秦檜祠移文
類餘 <small>語錄</small>
外任內任 <small>十三則</small>
儒宗理要 <small>朱子 目錄</small>
雜記言行 <small>七則</small>
論文 <small>附詩二十七則</small>
歷代 <small>三十四則</small>
史記漢書
晉書
五代史
南北史
通鑑
趙武靈王
樂毅

共

藺相如
韓非
蘇秦
漢高祖唐太宗
漢高祖
張良
叔孫通
文帝景帝
賈誼
武帝
儒宗理要 <small>朱子 目錄</small>
霍光
楊惲
吳漢朱然
漢先主
諸葛亮
羊祜陸抗
晉元帝
王導
陶淵明
唐太宗

七

李白
顏真卿
陸贄
李德裕
朱梁
唐莊宗
周世宗
本朝 十則
太祖
太宗
儒宗理要朱子目錄 十六
真宗
仁宗
英宗
神宗
徽宗
高宗
孝宗
寧宗
法制 四則
論歷代承襲之弊

儒宗理要 朱子目錄

論主管宮觀之失
論學規非安定所撰
論經制總制錢之設
本朝人物 三十二則
王曾
范仲淹
石介
韓琦
富弼
歐陽脩
儒宗理要朱子目錄 十九
王安石
司馬光
范純仁
曾鞏
蘇洵
蘇軾
蘇轍
蘇過范溫
黃庭堅
晁說之

五四五

章惇

蔡京

張孝純 附子灝

李綱

張浚

秦檜

施全

宗澤

岳飛

曲端

儒宗理要 朱子 目錄

胡安國

王十朋

朱子理要目錄終

朱子卷一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格致類

文集

壬午應詔封事

論古今帝王務學之要 孝宗新政

是年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先生應詔上書論講學脩攘任賢三事此居其首

臣聞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宜無事於學矣而

猶曰精猶曰一猶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資學以成之也陛

下聖德純茂同符古聖生而知之臣所不得而窺也然竊聞之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一 格致類文集 一

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衡石之程不過諷誦文辭吟味情性

而已比年以來聖心獨詣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

氏之書疎遠傳聞未知信否然私獨以為若果如此則非所以

奉承天錫神聖之資而躋之堯舜之盛者也蓋記誦華藻非所

以探淵泉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

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

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照瞭然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

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

矣苟惟不學與學焉而不主乎此則內外本末顛倒繆戾雖有

聰明睿智之資孝友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

理終亦無補乎天下之治亂矣。然則人君之學與不學，所學之正與不正，在乎方寸之間，而天下國家之治不治，見乎彼者如此。其大所係豈淺淺哉。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類之謂也。蓋致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於孔子集厥大成，然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為六經，以示後進之為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于戴氏之記，所謂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頤與其弟崇政殿說書頤近世大儒，實得孔氏以來不傳之學，皆以為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論也。臣

備宗理要

朱子

卷一

格致類文集

二

愚伏願陛下捐去舊習，無用浮華之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詖之說，少留聖意于此遺經，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充廣，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後知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而獨得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迹，會之于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以陛下之明聖，而所以浚其源，輔其志者，如此其備，則其所至，豈臣愚昧所能量哉。

已酉擬上封事

其一謂宜講學以正心

時壽皇已有倦勤之意，欲以為燕翼之謀。先生嘗草疏十事，此其一也。會執政有不合者，疏不果上。

臣聞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故

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濁而流汗，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于天下者，莫不壹以正心為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華，貨財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體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于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

備宗理要

朱子

卷一

格致類文集

三

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正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為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係于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惟聖明之留意焉。

經筵講義

論古人為學次第之要

先生受詔進講大學兼實錄院脩撰，遂編次成帙，以進此其首序也。

天生此民，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序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則天下之理固已無不具于一人之身矣。但以

人自有生而有血氣之身則不能無氣質之偏以拘之於前而又有物欲之私以蔽之於後所以不能皆知其性以至于亂其倫理而陷于邪僻也是以古之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歲而入小學十有五歲而入大學必皆有以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以復其性以盡其倫而後已焉此先王之世所以治日常多而亂日常少也及周之衰聖賢不作於是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藝不脩大學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其書雖有存者皆不過為世儒講說口耳之資而已未有能因其文以既其實必求其理而責之於身者也是以風俗敗壞人才衰乏為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一 格致類文集 四

君者不知君之道為臣者不知臣之道為父者不知父之道為子者不知子之道所以天下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皆由此學不講之故也至於我朝天運開泰於是河南程顥及其弟頤始得孔孟以來不傳之緒而其所以開示學者則於此篇之旨深致意焉若其言曰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又曰大學乃初學入德之門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序者賴有此篇尚存其他則莫如論孟其可謂知言之要矣後之君子欲脩己以治人而及於天下國家者豈可以舍是而求哉

又經筵講義 論人主之學在干主敬

抑臣聞之治古之世天下無不學之人而王者之子弟其教之

為尤密蓋自為赤子之時而教化行矣及其出就外傅則又有小學之學及其齒於胄子則又有大學之學凡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之具已先熟於為臣為子之時故其內外凝肅思慮通明之效有以見於君臨天下之日所以能秉本執要酬酢從容取是舍非賞善罰惡而姦言邪說無足以亂其心術也降及後世教化不脩天下之人例不知學而尊且貴者為尤甚蓋幼而不知小學之教故其長也無以進乎大學之道凡乎日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者既以一切鹵莽而無法則其一旦居尊而臨下決無所恃以應事物之變而制其可否之命至此而後始欲學其小學以為大學之基則已過時而不暇矣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一 格致類文集 五

夫手握天下之圖身據兆民之上可謂安且榮矣而其思乃茫然不知所以御之之術使中外小大之臣皆得以肆其欺蔽眩惑于前騁其擬議窺覷於後豈不反為大危大累而深可畏哉然而尚幸有可為者亦曰敬而已矣若能於此深思猛省痛自策勵兼取孟子程氏之言便從今日從事於敬以求放心則猶可以涵養本原而致其精明以為窮理之本伏惟陛下深留聖意實下工夫不可但從空言以應故事而已也

又經筵講義 論大學物格知至之義

臣謹按此傳之五章其次當釋格物知至之義今亡其辭而獨留此一句乃章末之結語也臣嘗竊考此篇之旨其綱領有二

其條目有八而格物致知最爲先務今乃獨遺其本傳之文不知其所以發明此旨者果爲何說甚可惜也然而尚賴程氏之言有可以補其亡者如曰學莫先于正心誠意然欲正心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但能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既多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一

六

格致類文集

七

其他可以類推至于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物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至於論其所以用力之本則其言又曰學道以知爲先致知以敬爲本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于寡欲論其所以爲敬之方則其言又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存之久而天理明矣至其門人謝良佐之言則曰敬是常惺惺法尹焞之言則曰人能收斂其心不容一物則可以

謂之敬矣此皆切至之言深得聖經之旨傳文雖亡然於此可以得其梗槩矣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

論聖賢爲學先後之道

是年七月寧宗即位八月除先生煥章閣待制侍講十月至自長沙入對延和殿此第二劄也初上在藩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爲本宮講官至是首加召用皆出聖意

臣嘗聞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序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脩身而爲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問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一

七

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可爲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爲學之道莫先于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于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于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渺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

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吉背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無不具于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忽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追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于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一 格致類文集 八

速正謂此也誠能鑿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于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騫飛揚以徇物欲于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心之所在而况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

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遜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平生為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始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為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切慨歎今者乃遇陛下始初清明無他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特蒙引對故敢忘其固陋而輒以為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于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強不息以緝熙于光明使異時嘉靖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一 格致類文集 九

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為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

答何叔京 論就覺處加持敬之功

持敬之說前言亦未盡今見嵩卿具道尊意乃得其所所以差者蓋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尊兄乃於覺而操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為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功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為用之妙若便以覺為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

答何叔京 論無一事不敬之義

示喻根本之說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原無間隔。今日專在諸內而略夫外。則是自為間隔。而此心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遍。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今乃曰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往往一向外馳。無可據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所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着意安排。振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一 格致類文集 十

答余正叔 論程子敬義夾持之說

前日所論正為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尊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恐亦未免於昏憤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却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

領則固當以敬為主。但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蓋有不待着意安排。而無昏憤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正叔本有遲疑支蔓之病。今此所論。依舊墮在此中。恐亦是當時鄙論不甚分明。致得如此。故今復如此剖析。將去使正叔知得鄙意不是。舍敬談義。去本逐末。正欲兩處用工。交相為助。正如程子所謂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者耳。今亦不須更生疑慮。別作商量。但請依此實下工夫。久遠純熟。便自見得也。

答程允夫 論持敬寡欲之義

又謂能持敬則欲自寡。此語甚當。但紙尾之意。以為須先有所見。方有下手用心處。則又未然。夫持敬用工處。伊川言之詳矣。只云但莊整齊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欲罷不能。而其敬日躋矣。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致之聖賢之言。如此類者。亦眾。是知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箇敬字而已。又承若於妄念而有意於釋氏之學。此正是元不曾實下持敬工夫之故。若能持敬以窮理。則天理自明。人欲自消。而彼之邪妄。將不攻而自破矣。至於

鳶飛魚躍之間則非他人言語之所能與亦請只於此用力自當見得蓋子思言君子之道費而隱以至於天下莫能載莫能破因舉此兩句以形容天理流行之妙明道上蔡言之已詳想非有所不解正是信不及耳欲信得及舍持敬窮理則何以哉

答余正叔

論程子周子言敬之說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着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一

格致類文集

三

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矣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此言者此言既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為理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自得才方是守禮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克已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難亦不考諸此而已矣

答吳晦叔

論知行先後之義

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

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哉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間各有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及其十五成童學其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乎大學之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一

格致類文集

三

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夫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脩辭者聖學之實事貫終始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母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為用力之始終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

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

答林擇之 論格物當先涵養

仁者心體之全其用隨事而見所舉伊川先生格物兩條極親切上蔡意固好然却只是說見處今且論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

答連嵩卿 論窮理不必深求之非

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即是固然至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一 格致類文集 十四

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為安是以不可為可也子路以正名為迂是以可為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况於餘人恐不但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為皆出於私意之鑿真行而已雖使或中君子不貴也

答潘文叔 論大學格物致知之義

知行之說恐古人說知字不如此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乃是即事物上窮得本來自然當然之理而本心知覺之體光明洞達無所不照耳非是回頭向壁隙間窺取一霎時間已心光影便是天命全體也

答陳齊仲 論格物先後緩急之序

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先後之序豈遽以為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且如今為此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一草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來喻似未看破此處病敗恐不免出入依違之弊耳不可不察

答江德功 論物則形下形上之義

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而求之知求其理矣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未有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而意無不誠心無不正矣此大學本經之意而程子之說然也

答胡廣仲 論天理人欲之異

竊謂天理固無對然既有人欲即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為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即善便不得不與惡為盛衰譬如晉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本豈有對哉至於晉有五胡唐有三鎮則華夷逆順不得不相與為對矣但其初則有善而無惡有天命而無人欲耳

答吳晦叔 論人心私欲之微

人心私欲之說如來教所改字極善本語之失亦是所謂本源未發了之病非一句一義上見不到也但愚意猶疑向來妄論引必有事焉之語亦多未的當蓋舜禹授受之際所謂人心私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也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則雖云本是道心之發然終未離人心之境也所謂動以人則有妄顏子之有不善正在此間者是也既有妄則非私欲而何須是都無此意思自然從容中道才方純是道心必有事焉却是見得此理而存養下功處與所謂純是道心者蓋有間矣然既察見本源則自此可加精一之功而進夫純爾中間儘有次第也惟精惟一亦未離天人心特須如此乃可以克盡私欲全復天理儼不如此則終無可至之理耳

答何倅 論感物而動性之欲

經書中所說欲天慙意所見人之生不能不感物而動曰感

物而動性之欲也言亦性所有也而其要係乎心君宰與不宰耳心宰則情得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矣心不宰則情流乎偽陷溺其性專為人欲矣若夫所謂可欲之謂善蓋指言體元者善之長之意心之所謂宰者也要當默識之而不可以言語誨也

答陳明仲 論已私當克之義

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已為要佛氏論性以無心為宗而以龜山心不可無之說為非某謂所謂已者對物之稱乃是私認為已而就此起計校生愛欲故當克之克之而自復於理則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虛明純一貫徹感通所以盡性體道者由於此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一 格致類文集 七

今以為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真心存焉此亦來書之語則又是有心矣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甚而不言無心之說何必全非乎若以無心為是則克已乃是有心無心何以克已若以克已為是則請從事於斯而足矣又何必克已於此而無心於彼為此二本而枝其辭也

答曾景建 論文辭要達意

文辭之說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鄉來前輩蓋其天資超異偶自能之未必專以是為務也故公家舍人公謂王荆公曰文字不必造語及模擬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况又聖

賢道統正傳見於經傳者初無一言之及此乎至於讀書則固吾事之不可已者然觀古今聖賢立言垂訓亦未始不以孝弟忠信收斂身心為先務然後即吾日用之間參以往訓之旨反復推窮以求其理之所在使吾方寸之間虛明洞徹無毫髮之不盡然後意誠心正身脩而推以治人無往而不得其正者若但泛然博觀而槩論以為如是而無非學如是而無非道則吾恐其無所歸宿不得受用而反為彼之指本心講端緒者所笑矣

答輩仲至論文字當自學問中來

古之聖賢所以教人不過使之講明天下之義理以開發其心之知識然後力行固守以終其身初非此外別有岐路可施巧力以致文字之華靡事業之恢宏也故易之文言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所謂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真好惡之若好好色而惡惡臭也所謂脩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曰脩辭豈其文之謂哉今或者以脩辭名左右之齋吾固未知其所謂然設若盡如文言之本指則猶恐此事當在忠信進德之後而未可以遽及若如或者賦詩之所詠歎則恐其於乾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

又答輩仲至論詩體平淡之義

來書所論平淡二字誤盡天下詩人恐非至當之言而明者亦復不以為非是則其所深不識也夫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平淡哉但對今之狂怪雕鏤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腥臊酸鹹苦澀則見其淡耳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非一而其高處無不出此左右固自以為亦嘗看過一遍而諳其升降沿革矣則豈不察於此者但恐如李漢所謂易以下為古文因以為無所用於今世不若近體之可以悅人之觀聽是不免有是今非古之意遂不復有意於古人高風遠韻耳又謂有意於平淡者即非純古然則無意於今之平淡者得為純古乎又謂水落石出自歸此路則吾未見終身習於鄭衛之哇淫而能儒宗理要朱子卷一 格致類文集 十九

卒自歸於英莖韶濩之雅正者也

來喻所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為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然既就其中而論之則又互有短長不可一槩抑此伸彼况權度未審其所去取又或未能盡合天下之公也此說甚長非書可究他時或得面論庶幾可盡但恐彼時且要結絕脩辭公案無暇可及此耳

答謝成之論詩詞非切已事

諸詩亦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若論為學。治已治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罰。皆是着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空言。以校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若但以詩言之。則淵明所以為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費安排處。東坡乃欲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合湊得着。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况今又出其後。正使能因難而見奇。亦豈所以言詩也哉。東坡亦自曉此。觀其所作黃子思詩序。論李杜處。便自可見。但為才氣所使。又頗要驚俗眼。所以不免為此俗下之計耳。

需宗理要 朱子 卷一 格致類文集 二十

朱子卷一 終

朱子卷二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格致類

語錄

總論為學

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為聖為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人傑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于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

需宗理要 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一

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此。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理。這理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賀孫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若識得此路頭。須是莫斷了。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鷄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把湯去盪便死了。若抱才住。便冷了。然而實是見得入頭處。也自不解住了。自要做去。他自得些滋味了。如吃菓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吃也得不消。吃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賀孫

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為。此學者大病。謀為學須思所以超凡入聖。如何昨日為鄉人。今日便為聖人。須是疎拔。方始有進。砥

今之學者。本是困勉。行底資質。却要學他。生知安行。底工夫。便是生知安行。底資質。亦用下困勉。行工夫。况是困勉。行底資質。文蔚

為學極要求把篙處着力。到功夫要斷絕處。又更增工夫着力。不放令倒。方是向進處。為學正如撐上水船。方平穩處。儘行不妨。及到灘脊急流之中。舟人來這上一篙。不可放緩。直須着力撐上。不得一步不緊。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洽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二
譬如煎藥。先猛火煎。教百沸大滾。直至湧空出來。然後却可以慢火養之。帶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樂
學者只是不為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事上。時多。于義理却生于閒事却熟。方子

近世講學不着實。便有夸的意思。便如有飯不將來自吃。只管鋪攤在門前。要人知得我家裏有飯。打疊得此意。盡方有進。振

須是在己見得。只是欠闕。他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備
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振

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却來湊着這裏看。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方子

開濶中又着細密。寬緩中又着謹嚴。廣

今人言道理說要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習纏繞。如何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箇新巧者。易作要平淡。便難。然須還他新巧。然後造于平淡。又曰。自高險處移下。平處甚難。端蒙

今學者之于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鈍。却須終有到時。唯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必大

看得道理熟後。只除了這道理。是真實法。外見世間萬事。顛倒。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三

迷妄耽嗜。戀着無一不是。戲劇真不堪着眼也。又答人書云。世間萬事。或更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為究竟法耳。備

居敬

問恭敬二字。以謂恭在外。功夫猶淺。敬在內。功夫大段細密。曰。

二字不可以深淺。恭敬猶忠信兩字。文蔚曰。恭即是敬之發見。先生默然良久。曰。本領雖在敬上。若論那大處。恭反大如敬。若不是裏面積盛。無緣發出來。做得恭。文蔚

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

小事莫不本于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賀孫

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天理明自不消講學。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濁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濁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緊着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四

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鏖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是謂我自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緊處正在這裏。錄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的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則一理。道夫曰。泛泛于文字間。祇覺得異。實下工夫。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

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道夫。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于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為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着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脩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五

之時。將不敬乎。都不思量。只是信口胡說。個敬只是收斂來。程夫子亦說敬。孔子說行篤敬。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聖賢亦是如此。只是工夫淺深不同。聖賢說得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節

為學有大要。若論看文字。則逐句看將去。若論為學。則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箇敬來。與學者說。要且將箇敬字收斂。箇身心放在腔子裏。面不走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理。嘗愛古人說。學有緝熙於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

下緝熙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常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常不光明然只是才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今釋氏自謂光明然父子則不知其所謂親君臣則不知其所謂義說他光明則是亂道維

仲思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伯利

敬非是塊然兀坐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思而後謂之敬只是有所畏謹不敢放縱如此則身心收斂如有所畏常常如此氣象自別存得此心乃可以為學砥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六

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概

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着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要無事除是死也自早至暮有許多事不成說事多撓亂我且去靜坐敬不是如此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為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緊要處個

誠敬寡欲不可以次序做工夫數者雖則未嘗不串然其實各是一件事不成道敬則欲自寡却全不去做寡欲底工夫則是廢了克己之功也但恐一旦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平日慎起居節飲食養得如此了固是無病但一日意外病作豈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工夫克己是去病須是俱到無所不用其藥端蒙

問且如持敬豈不欲純一于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已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胸中無箇主若有主邪不能入又問不敬之念非出于心如忿怒之萌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七

學者固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于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才覺恁地自家便掣起了但莫先去防他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才意誠則自然無此病

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即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會做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人傑

或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箇要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公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掇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

是好事合當做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着思量透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才覺得如此這敬便在

這裏賀孫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

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

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

端則內外透徹從周

窮理

器遠問致知者推知事物之理還當就甚麼樣事推致其理曰

眼前凡所應接底都是物事事都有箇極至之理便要知得

到若知不到便都沒分明若知得到便着定恁地做更無第

二着第三着止緣人見道理不破便恁地苟簡且恁地做也

得都不做得第一義曹問如何是第一義曰如為人君止於

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之類决定着恁地不恁地

便不得又如在朝須着進君子退小人這是第一義有功決

定着實有罪決定着誅更無小人可用之理更無包含小人

之理惟見得不破便道小人不可去也有可用之理這都是

第二義第三義如何會好若事事窮得盡道理事事占得第

一義做甚麼剛方正大且如為學決定是要做聖賢這是第

一義便漸漸有進步處若便道自家做不得且隨分依稀做

些子這是見不破賀孫

窮理格物如讀經看史應接事物理會箇是處皆是格物只是

常教此心存莫教他閒沒勾當處公且道如今不去學問時

此心頓放那處賀孫

格物須是從切已處理會去待自家者已定疊然後漸漸推去

這便是能格物道夫

問格物最難日用間應事處平直者却易見如交錯疑似處要

如此則彼礙要如彼則此礙不審何以窮之曰如何一頓便

要格得恁地且要見得大綱且看箇大胚模是恁地方就裏

面旋旋做細如樹初間且先斫倒在這裏逐旋去皮方始出

細若難曉易曉底一齊都要理會得也不解恁地但不失了

大綱理會一重了裏面又見一重一重了又見一重以事之

詳略言理會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淺深言理會一重又一重

只管理會須有極盡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成四

節次第恁地方是高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八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九

世間之物無不有理皆須格過古人自幼便識其具且如事親事君之禮鐘鼓鏗鏘之節進退揖遜之儀皆目熟其事躬親其禮及其長也不過只是窮此理因而漸及於天地鬼神日月陰陽草木鳥獸之理所以用工也易今人皆無此等禮數可以講習只靠先聖遺經自去推究所以要人格物主敬便將此心去體會古人道理循而行之如事親孝自家既知所以孝便將此孝心依古禮而行之事君敬便將此敬心依聖經所說之禮而行之一一須要窮過自然浹洽貫通如論語一書當時門人弟子記聖人言行動容周旋揖遜進退至爲纖悉如鄉黨一篇可見當時此等禮數皆在至孟子時則漸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十

已放棄如孟子一書其說已寬亦有但論其大理而已側

問竇從周曾看格物一段否因言聖人只說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箇天理人欲須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得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了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如居仁便自能由義由義便是居仁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能義以方外便是敬以直內

明德

問格物之義固要就一事一物上窮格然如呂氏楊氏所發明大本處學者亦須兼考曰識得即事事物物上便有大本不知大本是不曾窮得也若只說大本便是釋老之學德明致知格物固是合下工夫到後亦離這意思不得學者要緊在求其放心若收拾得此心存在已自看得七八分了如此則本領處是非善惡已自分曉惟是到那變處方難處到那裏便用子細研究若那分曉底道理却不難見只是學者見不親切故信不及如漆離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若見得親切自然信得及看得大學了閑時把史傳來看見得古人所以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十一

處事變處儘有短長賀孫

問格物須合內外始得曰他內外未嘗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如此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見合內外之理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殺好生惡死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皆是順陰陽道理自家知得萬物均氣同體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非其時不伐一木不殺一獸不殺胎不歿夭不覆巢此便是合內外之理齊亦知至謂天堯四物之理知無不到之謂若知一而不知二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要須四至八

到無所不知乃謂至耳履孫

守約問物格知至到曾子悟忠恕於一唯處方是知得至否曰

亦是如此只是就小處一事一物上理會得到亦是知至賀

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善惡關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却一節

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尚有些工夫只為天下濶須着

如此點檢又曰誠意是轉關處夔孫

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反成不靜

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為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率

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流入

此者不可不察壽昌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十一

讀書法

讀書已是第二義蓋人生道理合下完具所以要讀書者蓋是

未曾經歷見許多聖人是經歷見得許多所以寫在冊上與

人看而今讀書只是要見得許多道理及理會得了又皆是

自家合下元有底不是外面添得來至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祖道

學者初看文字只見得箇渾淪物事久久看作三兩片以至于

十數片方是長進如庖丁解牛目視無全牛是也人傑

學者讀書須是于無味處常致思焉至于羣疑並興寢食俱廢

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此字

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兵相殺爭得此兒小可一
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為學之效亦是
如此賀孫

看文字須大段着精彩看聳起精神豎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
劍在後一般就一段中須要透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
應方始是不可按冊子便在掩了冊子便忘却看注時便忘
了正文看正文又忘了註須這一段透了方看後板淳

看文字正如酷吏之用法深刻都沒人情直要做到底若只恁
地等閒看過了有恁滋味大凡文字有未曉處須下死工夫
直要見得道理是自家的方住賜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十三

讀書須是徧布周滿其嘗以為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
寧近毋遠方

讀書須逐段逐字細理會小兒讀書所以記得是渠不識後

面字只專讀一進耳今人讀書只滾滾讀去假饒讀得十遍

是讀得十遍不曾理會得底書耳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

王之尺也讀書當如此舜

讀書須是端一讀這一句且理會這一句讀這一章且理會這

一章須是見得此一章徹了方可看別章未要思量別章別

句只是平心定氣在這邊看亦不可用心思索太過少間却

撒了精神前輩云讀書不可不敬敬便精神不走了這心間

山谷與李幾仲帖云。不審諸經諸史。何者最熟。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于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為有補于學者。若海

書只貴讀。讀多自然曉。今只思量得。寫在紙上底。也不濟事。終非我有。只貴乎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氣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縱使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已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註。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卧。心嘗在此。自然曉得。嘗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就就不安。一似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未遠不忘。其舊苦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孟子論語。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着如此讀。只是他讀時。便只要模寫他言語。做文章。若移此心。與這

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是知書只貴熟讀。別無方法。備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十四

今人所以讀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寫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與謗。王陽以衣囊微名。正謂此也。如黃霸在獄中。從夏侯勝受書。凡再踰冬。而後傳。蓋古人無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至于講誦者。也是都背得。然後從師受學。如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那時書猶自難得。是以道嘗欲得公穀傳。遍求无之。後得一本。方傳寫得。今人連寫也。自厭煩了。所以讀書苟簡。錄

歐公言作文有三處思量。枕上。路上。厠上。他只是做文字。尚如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十五

此况求道乎。今人對着册子時。便思量册子不在。心便不在。如此濟得甚事。義剛

曾表父詩話中。載東坡教人讀書小簡。先生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按詩話載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為學者。每與一今與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作別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做此。若學成入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會收得。如何記得。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備

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根本上工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

雜亂心去看。不會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源。且將已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老蘇自述其學為文處。有云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此無他於學文上工夫有見處。可取以喻今日讀書。其工夫亦合如此。又曰看得一兩段。却且放心胸寬闊。不可貪多。又曰陸子靜嘗有旁人讀書之說。亦可且如此。時舉

讀書不可只揣就紙上求理義。須反來就自家身上。以手推究秦漢以後。無人說到此。亦只是一向去書冊上求。不就自家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十六

身上理會。自家見未到。聖人先說在那裏。自家只借他言語來就身上推究始得。淳

讀書之法。有大本大原處。有大綱大目處。又有逐事上理會處。又其次則解釋文義。雜

學者理會文義。只是要先理會難底。遂至於易者。亦不能曉。學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日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攻堅則瑕者堅。不知道理好處。又却多在平易處。齊

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着。且放在一邊。益更讀書。以來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譬如一片淨潔田地。若上面纔安一物。便須有遮蔽了處。聖人七通八

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箇廣大寬弘之意。學者要須體之。廣

看文字且自用工夫。先已切至。方可舉所疑與朋友講論。假無朋友。久之自能自見得。蓋蓄積多者。忽然爆開。便自然通。此所謂何天之衢亨也。蓋蓄極則通。須是蓄之極則通。皆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道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不解得不成。文王猶勤而况寡德乎。今世上有一般議論。成就後生懶惰。如云不敢輕議前輩。不敢妄立論之類。皆中怠惰之意。前輩固不敢妄議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十七

然論其行事之是非。害固不可鑿空立論。然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精義諸家說相比。並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齊

學者觀書。先須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義。事物各義。發明經旨。相牽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來。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透處。若不如此。只是虛設議論。如舉業一般。非為己之學也。曾見有人說詩。問他關雎篇。於其訓詁名物全未曉。便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某因說與他道。公而今說詩。只消這八字。更添思無邪三字。共成十一箇字。便是一部毛詩了。其他二百篇。皆成查滓矣。因憶頃年見

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
一源。頭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
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
得此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某
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不濟事。自此讀書益加詳細。
云。此一段係先生親
書示書堂學者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着一字。如楊子於仁也
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
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此等
須自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淳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十八

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
繁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此今
日談經之大患也。蓋夫

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割記問人。
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已病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
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之紙耶。備

浩曰。趙書記云。自有見後。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
不必看。其說謂買金須問賣金人。雜賣店中那得金銀。不必
問也。曰。如此即不見古今成敗。便是荆公之學。書那有不可
讀者。只怕無許多心力讀得。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

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這邊。
自若也要有主。觀得破。皆是學。浩

饒宰問看通鑑曰。通鑑難看。不如看史記漢書。史記漢書事多
貫穿。紀裏也有。傳裏也有。表裏也有。志裏也有。通鑑是逐年
事。逐年過了。更無討頭處。道夫錄云。更無蹤跡。饒廷老曰。通鑑歷代具
備。看得大槩。且未免求速耳。曰。求速却依舊不會看得。須用

大段有記性者方可。且如東晉以後。有許多小國夷狄姓名。
頭項最多。若是看正史。後却看通鑑。見他姓名。却便知得他
是其國人。其舊讀通鑑。亦是如此。且草草看正史一上。然後
却來看他。芝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十九

人讀史書。節目處須要背得始得。如讀漢書高祖辭沛公處。義
帝遣沛公入關處。韓信初說漢王處。與史贊過秦論之類。皆
用背得方是。若只是略踔看過。心下似有似無。濟得甚事。讀
一件書。須心心念念。只在這書上。令徹頭徹尾。讀教精熟。這
說是如何。那說是如何。這說同處是如何。不同處是如何。安
有不長進。而今人只辦得十日讀書。下着頭不與閒事。管取
便別。莫說十日。只讀得一日。便有功驗。人若辦得十來年讀
書。世間甚書讀不了。今公們自正月至臘月三十日。管取無
一日專心致志在書上。又云。人做事須自專一。且如張旭學
草書。見公孫大娘舞劍器而悟。若不是他專心致志。如何會

悟耶義剛

小學

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為忠信孝弟者驥

古人便都從小學中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也更不大段學便只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填實是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三

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于自家身子甚事賀孫器遠前夜說敬當不得小學其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賀孫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稍大即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每嘗思欲做一小學規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須有益先生曰只做禪苑清規樣做亦自好大雅

先生初令義剛訓二三小子曰授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亦不妨蓋兒時讀書終身改口不得嘗見人教兒讀書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義剛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眼前明白者教之何如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義剛

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人能用得否曰姑使知之古人自小皆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誨到得大來涵養已成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成立可學

弟子職一篇若不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底亦未可知或是自作亦未可知竊疑是他作內政時士之子常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三

為士因作此以教之想他平日這樣處都理會來然自身又却在規矩準繩之外義剛

舉業

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為力舉業乃分外事倒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賀孫

或以不安科舉之業請教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二者不能兩立知其所不安則反其所不安以就吾安耳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前日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非爾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專做時文底人他說的都是聖賢說話且如說廉他且會說得

好說義他也會說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只自不義緣他將許多話只是就紙上說廉是題目上合說廉義是題目上合說義都不關自己身上此子事賀孫

語或人曰公且道不去讀書專去讀此時文下梢是要做甚麼人屢試不得到老只恁地衰颯了沉浮鄉曲間若因時文做得一箇官只是恁地鹵莽都不說着要爲國爲民興利除害盡心奉職心心念念只要做得向上去便逐人背後鑽刺求舉覓薦無所不至賀孫

專一做舉業工夫不待不得後枉了氣力便使能竭力去做又得到狀元時亦自輸却這邊工夫了人於此事從來只是強儒宗理要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三

勉不能捨命去做正似今人強勉來學義理然其平生窮理惟不敢自以爲是伯羽

說脩身應舉重輕之序因謂今有恣於不忠不孝冒廉恥犯條貫非獨他自身不把作差異事有司也不把作差異事到得鄉曲隣里也不把作差異事不知風俗如何壞到這裏可畏其都爲之寒心賀孫

科舉累人不淺人多爲此所奪但有父母在仰事俯育不得不資於此故不可不勉爾其實甚奪人志道夫

問科舉之業妨功日程先生有言不恐妨功惟恐奪志若一月之間着十日事舉業亦有二十日脩學若被他移了志則更

無醫處矣大雅

以科舉爲爲親而不爲爲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方

舉業亦不害爲學前輩何嘗不應舉只緣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才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問祖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其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儒宗理要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三

人天資有不好啖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爲害如何也又人有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要緊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知此須用力勝治方可伯羽

或問科舉之學曰做舉業不妨只是把他格式擧括自家道理都無那追逐時好回避忌諱底意思便好節

南安黃謙父命之入郡學習舉業而徑來見先生先生曰既是父要公習舉業何不入郡學日則習舉業夜則看此書自不相妨如此則兩全硬要拂父之命如此則兩敗父子相夷矣何以學爲讀書是讀其底舉業亦有何相妨一旬便做五日

脩舉業亦有五日得暇及此若說踐履涵養舉業儘無相妨

只是精神昏了不得講究思索義理然也怎奈之何淳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有七分

志科舉上有七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二分將來必被

他勝却况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着蓋不關為已

也聖人教人只是為已沫

若欲學俗儒作文字縱攫取大魁因撫所坐倚曰已自輸了一着力行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二 格致類語錄 五

朱子卷三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誠正類

文集

戊申封事

謂天下事皆本於聖心 孝宗朝

先是淳熙丁未七月除先生江西提刑是歲六月奏事 延和殿上獎諭甚渥是日除兵部郎官前數日會與本 部侍郎林栗議易西銘不合於是請祠八月除直寶文 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九月復召促入對先生迫於 足疾嘗面奏以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別具封事以聞 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 除主管太乙宮 兼崇政記說書

臣輒以陛下之心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文集 一

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 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 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感各隨所向勢 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 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有不可得而窺而其符 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 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 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 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 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

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雉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供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奸，眾志成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擾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矣。心一有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得而正，是數者一有不正，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文集 二

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進師保之官，以白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凜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陛下試

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效乎？官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視其影，不覩其內而占其外，則爵賞之濫，貨賄之流，閭巷竊言，久矣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修之家者，恐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觀說抹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况其有才適所以為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向來

主管喪事，欽奉几筵之命，遠近傳聞，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播於夷狄，傳於後世，且以陛下為何如主也。縱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諭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耶？刑餘小醜，不比人類，乃熒惑聖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臣拱手熟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此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至其納財之塗，則又不止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日，亦嘗輒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為誠當深察而痛懲之矣，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

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嘗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即便安此曹無知無所忌憚况中外將帥其不為此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為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怨置謗譏悖逆絕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為將帥者巧為名色頭會箕歛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貨賄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為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下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闈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蔽欺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為也哉據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文集 四

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為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強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為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賦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邪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為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早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亦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繆儉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貽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修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國勢日卑一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文集 五

日猝有不虞。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

又戊申封事 謂君心正凡事無不正

凡此數者。根株深固。枝葉廣濶。若不可以朝變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則亦在夫陛下之反諸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帑以歸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闕。必能復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相以選牧守矣。擇臺諫以公刺舉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嚴宦官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將屬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為陛下擇將帥以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文集 六

作士氣。討軍實。廣屯田。以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達州縣。治民典兵之官。既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議省監司之員。而精其選。宜其責。又詔銓曹。使以縣之劇易。分為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為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非若。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黜而退之。凡州縣之間。無名非禮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其太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寬矣。

辛丑延和奏劄二 謂心有天理人欲之異

是年除浙東提舉冬奏事延和殿

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

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臣嘗竊怪陛下。以大有為之資。膺受付托。憂勤願治。恭儉愛民。二十年於此矣。而間者。臨軒慨然發歎。乃或未免以治效之不進為憂。因竊以是推之。而得其說。請昧萬死。為陛下一陳之。夫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陛之上。突奧之間。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為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為。有守者。隨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修眾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致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守百官眾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為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黜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好偽譏慝。叢脞眩昏。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恭惟陛下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文集 七

卽位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矣。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或以庸陋猥瑣，不堪委寄，或以朋比欺罔，自速罪辜，而陛下之心，又本有前日權臣跋扈之疑，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承順不違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清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既而陛下亦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又時聽外庭之論，雖甚強訐，無所違忤，意者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欲其有所忌憚，而不敢肆於爲惡。陛下之用力則已勞矣，而其翕張擒縱之機，周防畏避之計，又可謂無遺巧矣。然而天下之勢終不免於偏有所重，而治亂安危之效，又未能盡如聖志之所欲。蓋既未能循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文集

八

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辟側媚之態，既足以蠱惑心志，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則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數中矣。是以比年陛下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其輕而姦者，又借力於陛下之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至於姦窮惡稔，蹤跡敗露，然後其素輕者不免於譴訶，然猶委蛇盤礴，不失其崇資峻秩，而攫取

陛下之厚賜優禮以去，其素重者則陛下固未嘗一問其朋比援引之姦也。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敗，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怨民愁，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洊臻，蓋羣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是則陛下之勞，既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而反以敗之。其巧既不足以勝羣小之奸，而反以助成其勢，若彼之所以蔽遮天理，濁亂聖心，則將益深，銅而遂至於不可解。蓋其失萌於一念之疑大臣，而其爲害展轉至此，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者，臣恐陛下於此偶未察也。是以往歲蒙恩賜對，去年應詔言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說，陳於陛下之前，惓惓深衷，實在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文集

九

於此而學淺辭拙，不足以起發聖意，恐懼至今，乃幸復以職事，得望清光，敢畢其餘忠如此。誠願陛下深察天理以公聖心，廣求賢才以修聖政，則夫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固已無隙可投，以誤恩顧，則又痛斥而遠屏之，以永除後日蔽遮濁亂深錮之害。庶幾天下之事，猶可復爲陛下之國家，將不至於卒受羣小之弊。臣至愚極陋，學無所成，獨有螻蟻愛君憂國之心，不能自己，妄論至此，悲憤填臆，伏惟陛下赦其罪而納其忠，深爲宗廟社稷大計，不俟終日，斷然行之，則不惟愚臣之幸，實天下之幸。

經筵講義

論誠意一傳之義 事目見格致類

臣謹按此傳之第六章，承上章之言，以釋誠意之義者也。臣又

詳說之曰。民之秉彜。本無不善。故人心之發。莫不知善之當爲。而欲爲之。惟其氣稟之雜。物欲之私。有以害之。是以爲善之意。有所不實。而不免爲自欺也。所謂自欺者。外有欲善之形。而其隱微之間。常有不欲者以拒乎內也。外有惡惡之狀。而其隱微之間。常有不惡者以主乎中也。是以其外雖公而中則私。其形常是而心則否。是皆自欺之類也。所謂誠其意。在於毋自欺而已矣。能禁乎此。則其心之所發。在於好善。則表裏皆好。而隱微之間。無一毫之不好。心之所發。在於惡惡。則表裏皆惡。而隱微之間。無一毫之不惡。是以其好善也。如好好色。其惡惡也。如惡惡臭。而方寸之間。無有纖芥不快不足之處。是則所謂自慊而意之誠也。能自慊而意誠。則其隱微之間。無非善之實者。君子於此。亦致其謹。而不使一毫之私得以介乎其間而已。若小人之自欺。則不惟形於念慮之間。而必見於事爲之際。此知其爲惡而掩之。則既不足以自欺。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則又不足以欺人。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又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其引曾子之言以下。則所以明夫隱微之間。實有不善。則人皆知之。如十目之所同視。十手之所同指。無不見之。甚可畏也。隱微之間。實無不善。則其形於外也亦然。蓋多財之人。其屋必美。有德之人。其身必修。其心廣大。則其體必安舒。此又以著其理之必然。而見君子所以必誠其意之指也。然考之於經。則所以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文集

十一

能誠其意者。乃在夫知至。蓋知無不至。則其於是非得失。皆有以剖析於毫釐之間。而心之所發。必無外善內惡之弊。所以有主於中。有地可據。而致謹於隱微之間。若知有不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爲自欺之主。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注之能爲。而無地之可據矣。此又傳文之所未發。而其理已具於經者。皆不可以不察也。然猶爲衆人之耳。若夫人君則以一身托乎兆民之上。念慮之間。一有不實。不惟天下之人皆得以議其後。而禍亂乘之。又將有不可遏者。其爲可畏。又不止於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已。願陛下於此。深加省察。實用工夫。則天下幸甚。如其不然。則今日區區之講讀。亦徒爲觀聽之美而已。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文集

十一

何益於治道有無之實。以窒夫禍亂之原哉。

與陳侍郎書 論格心之議

嘗聞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救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爲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也。且以今日天下之事。論之上。則天心未豫。而饑饉薦臻。下則民力已殫。而賦歛方急。盜賊四起。人心動搖。將一二以究其弊。而求所以爲圖回之術。則豈可以勝言哉。然語其大患之本。則固有在矣。蓋講和之計。決而三綱頽。萬事隳。獨斷之言。進而主意驕於上。國是之說行。而公論鬱於下。此三者。其大患之本也。然爲是說

者苟不乘乎人主心術之蔽則亦無自而入此熹所以於前日之書不暇及他而深以夫格君心之非者有望於明公蓋是三說者不破則天下之事無可爲之理而君心不正則是三說者又豈有可破之理哉不審閣下前日之論其亦常及是乎抑又有大於此者而山野之所弗聞弗知者乎閣下誠得其本而論之則天下之事一舉而歸之於正殆無難者而吾之去就亦易以決矣熹竊不自勝其憤懣之積請復得而詳言之夫沮國家恢復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拂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苟追目前宵旰之憂而養成異日晏安之毒者亦講和之說也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文集

十三

此其爲禍固已不可勝言而議者言之固已詳矣若熹之所言則又有大於此者蓋以祖宗之讐萬世臣子之所必報而不忘者苟曰力未足以報則姑爲自守之計而蓄憾積怨以有待焉猶之可也今也進不能攻退不能守顧爲卑辭厚幣以乞憐於仇讐之戎狄幸而得之則又君臣相慶而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細故吾旣捐之矣欣欣然無復分毫忍痛含冤迫不得已之言以存天下之防者嗚呼孰有大於祖宗陵廟之讐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夫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有國有家者所以維繫民心紀綱政事本根之要也今所以造端建極者如此所以發號施令者如此而欲人心固結

於我而不離庶事始終有條而不紊此亦不待知者而凜然以寒心矣而爲此說者之徒懼夫公論之沸騰而上心之或悟也則又相與作爲獨斷之說傳會經訓文致姦言以深中人主之所欲而陰以自託其私焉本其爲說雖原於講和之一言然其爲禍則又不止於講和之一事而已是蓋將重悞吾君使之傲然自聖上不畏皇天之譴告下不畏公論之是非挾其雷霆之威萬鈞之重以肆於民上而莫之敢撓者必此之由也嗚呼其亦不仁也哉甚於作俑者矣仁人君子其可以坐視其然而恬然不爲之一言以正之乎此則既然矣而旬日之間又有造爲國是之說以應之者其欺天罔人包藏險惡抑又甚焉主上旣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文集

十三

可其奏而羣公亦不聞有以爲不然者熹請有以告之夫所謂國是者豈不謂夫順天理合人心而天下之所同是者耶誠天下之所同是也則雖無尺土一民之柄而天下莫得以爲非况有天下之利勢者哉惟其不合乎天下之所同是而強欲天下之是之也故必懸賞以誘之嚴刑以督之然後僅足以劫制士夫不齊之口而天下之真是非則有終不可誣者矣不識今日之所爲若和議之比果順乎天理否耶合乎人心否耶誠順天理合人心則固天下之所同是也異論何自而生乎若猶未也而欲主其偏見濟其私心彊爲之名號曰國是假人主之威以戰天下萬口一辭之公論吾恐古人所謂德惟一者似不如是

而子思所稱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者不幸而近之矣昔在熙寧之初王安石之徒嘗爲此論矣其後章惇蔡京之徒又從而紹述之前後五十餘年之間士大夫出而議於朝退而語乎家一言之不合乎此則指以爲邦朋邦誣而以四凶之罪隨之蓋近世主張國是之嚴凜乎其不可犯未有過於近時者而卒以公論不行馴致大禍其遺毒餘烈至今未已夫豈國是之不立而然哉惟其所是者非天下之真是而守之大過是以上下相徇直言不聞卒以至於危亡而不悟也傳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况所差非特毫釐也哉嗚呼其可畏也已奈何其又欲以是重誤吾君使之尋亂亡之轍迹而躬駕以隨之也嗚呼此三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文集

西

說者其爲今日大患之本明矣然求所以破其說者則又不在乎他特在乎格君心之非而已明公不在朝廷則已一日立乎其位則天下之責四面而至與其顛沛於末流而未能所濟孰若汲汲焉以勉於大人之事而成已成物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熹杜門求志不敢復論天下之事久矣於閣下之言竊有感焉不能自已而復發其狂言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也尚書王公計就職已久方羣邪競逐正論消亡之際而二公在朝天下望之屹然若中流之砥柱有所恃而不恐雖然時難得而易失事易毀而難成更願合謀同力早悟上心以圖天下之事此非獨熹之願實海內生靈之願也

與南軒書

論未發已發之旨

人自有生卽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其間初無頃刻停息舉世皆然也然聖賢之言則有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夫豈以日用流行者爲已發而指夫暫而休息不與事接之際爲未發時耶嘗試以此求之則泯然無覺之中邪暗鬱塞似非虛明應物之理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爲已發而非寂然之謂蓋愈求而愈不可見於是退而驗之於日用之間則幾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文集

五

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然則天理本真隨處發見不少停息其體用固如是而豈物欲之私所能壅遏而格亡之哉故雖汨於物欲流蕩之中而其良心萌蘖亦未嘗不因事而發見學者於是致察而操存之則庶乎可以貫乎大本達道之全體而復其初矣不能致察使格之反覆至於夜氣不足以存而陷於禽獸則誰之罪哉周子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其論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程子曰未發之前更如何求只平日涵養便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二先生之說如此亦足以驗大本之無所不在良心之未嘗不發矣

又與南軒書 再論已發未發之旨

前書所叩正恐未得端的所以求正茲辱誨諭乃知尚有認爲兩物之蔽深所欲聞當時乍見此理言之唯恐不親切分明故有指東畫西張皇走作之態自今觀之只一念間已具此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間斷隔截處夫豈有物可指而名之哉然天理無窮而人之所見有遠近淺深之不一不審如此見得又果無差否所謂龜山中庸可疑處鄙意近亦謂然又如所謂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驗之則中之體自見亦未爲盡善大抵此事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着一時字一際字便是病痛當時只云寂然不動之體又不知如何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文集 六

語錄亦嘗疑一處說存養於未發之時一句及問者謂當中之時耳目無所見聞而答語殊不痛快不知左右所疑是此處否向見所著中論有云未發之前心妙乎性既發則性行乎心之用矣於此竊亦有疑蓋性無時不行乎心之用但不妨常有未行乎用之性耳今下一前字亦微有隔截氣象熟玩中庸只消著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息停住時耶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箇未發底耳若無此物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絕有古無今久矣此所謂天下之大本若不真的見得亦無揣摸處也

答張南軒 論心未發已發之旨

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爲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甚多未爲精切比遺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始初自信以爲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所施之矣聖賢方冊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奮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着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柁而沿回上下惟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自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文集 七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論中和體用之異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

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而天命之性。全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

儒宗理要

卷三

誠正類文集

六

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書。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爲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徒執其已改之言。

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如何。

答范秘閣論忠恕有二之說

某前書所論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之別耳。孟子之言。不可謂以仁義爲有二。則某之言。亦非謂忠恕爲有二也。但聖賢所論。各有所爲而發。故當隨事而釋之。雖明道先生見道之明。亦不能合二者而爲一也。非不能合。蓋不可合也。強而合之。不降高以就卑。卽推近以爲遠。始倚一偏。終必乖戾。蓋非理之本然。是乃所以爲不一也。蓋曾子專爲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文集 九

子思專以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行忠恕者也。所指既殊。安得不以爲二。然核其所以爲忠恕者。則其本體。蓋未嘗不同也。以此而論。今所被教。間曲折可以無疑矣。若夫曾子所言發明一貫之旨。某前書一再論之。皆未蒙決其可否。某又有以明之。蓋忠恕二字。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爲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既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爲道體。而判形而下者爲粗迹也。此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間。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正以道爲無形。以日用忠恕爲粗迹。故曾子於此。指以示之耳。此說雖陋。乃二程先生之

舊說上蔡謝先生又發明之。顧某之愚實不及此。但以聞見之知推衍為說。是以不自知其當否。而每有請焉。

又答范秘閣 再論忠恕有二之說

垂諭忠恕說。仰荷不棄其愚。與之反覆。敢復為說以請益焉。其所謂忠恕者。乃會子於一貫之語。默有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體之中。指此二事。日用最切者。以明道之無所不在。所謂已矣者。又以見隨寓各足。無非全體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會子所言。則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致。一程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者。正所以發明此義也。如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說。則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文集 子至廿二

為學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會子所言。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皆處極。會子之所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參校。彼已推已及人。則宜其未能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會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與性與天道者。未嘗有二。所以為一貫也。然此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苟下學而上達焉。則亦豈有所隔閡哉。

程子養觀說

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何也。曰。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

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良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然則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

明道論性說

生之謂性 止 生之謂也

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受於天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即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存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以性即氣。氣即性者言之也。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文集 子至廿二

大生氣稟 止 不可不謂之性也
所稟之氣。所以必有善惡之殊者。亦性之理也。蓋氣之流行。性為之主。以其氣之或純或駁。而善惡分焉。故非性中本有二物相對也。然氣之惡者。其性亦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先生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

蓋生之謂性 止 水流而就下也

性則性而已矣。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故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韞。因可默識矣。如孟子之論四端是也。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下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韞善亦可知也。

皆水也。止各自出來。

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而不汚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為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文集

五

然則人雖為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特謂之性。則非其本然。謂之非性。則初不離是。以其如此。故人不可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

此理天命也。止此舜有天下而不與者也。

此理天命也。該始終本末而言也。修道雖以人事而言。然其所以修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明之。

定性說

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擴然而大公。仁之所以為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為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知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為心。而反求炤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良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文集 五

語錄

誠正

知與意皆出於心知是知覺處意是發念處周丑

大學所謂知至意誠者必須知至然後能誠其意也今之學者只說操存而不知講明義理則此心憤憤何事於操存也某嘗謂誠意一節正是聖凡分別關隘去處若能誠意則是透得此關透此關後滔滔然自然去為君子不然則崎嶇反側不免為小人之歸也致知所以先於誠意者如何曰致知者須是知得盡尤要親切尋常只將知至之至作盡字說近來看得合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如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語錄 五

程先生所謂真知者是也談

知至而後意誠須是真知了方能誠意知苟未至雖欲誠意固不得其門而入矣惟其胸中了然知得路徑如此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後自然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因指燭曰如點一條蠟燭在中間光明洞達無處不照雖欲將不好物事來亦沒安頓處自然着他不得若是知未至譬如一盞燈用罩子蓋住則光之所及者固可見光之所不及處則皆黑暗無所見雖有不好物事安頓在後面固不得而知也所以貴格物如佛老之學它非無長處但它只知得一路其知之所以及者則路徑甚明無有差錯其知所不及處則皆顛倒

錯亂無有是處緣無格物工夫也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曰固然豈可說物未能格意便不用誠自始至終意常要誠如人適楚當南其轅豈可謂吾未能到楚且北其轅但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由如人夜行雖知路從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得致知知至則道理坦然明白安而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知道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臨事不如此者只是實未曾見得若實見得自然行處無差側

欲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真箇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道夫

問知至而後意誠故天下之理反求諸身實有於此似從外去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語錄 五

討得來云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

耳矣馬聲言弗思二字又笑曰某嘗說人有兩箇兒子一箇在家一

箇在外去幹家事其父却說道在家底是自家兒子在外底不是節

或問知至以後善惡既判何由意有未誠處曰克己之功乃是知至以後事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念纔放下便是失其正自古無放心底聖賢然一念之微所當深謹纔說知至後不用誠意便不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毫釐間不可不予細理會纔說太快便失却此項工夫也錄

誠意方能保護得那心之全體

問心本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今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似倒說了。曰：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揆拄？須是從心之所發處下手。先須去了許多惡根，如人家裏有賊，先去了賊，方得家中寧。如人種田，不先去了草，如何下種？須去了自欺之意，意誠則心正。誠意最是一段中緊要工夫。下面一節輕一節，或云致知格物也。緊要曰：致知知之始，誠意行之始。斐孫

或問意者心之所發，如何先誠其意？曰：小底却會牽動了大底。心之所以不正，只是私意牽去，意才實心便自正。聖賢下語一字是一字，不似今人作文字，用這個字也得，改做那一字也得。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語錄 天

或問意者聽命於心者也。今日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意乃在心之先矣。曰：心字卒難摸索，心譬如水，水之體本澄湛，却為風濤不停，故水亦搖動，必須風濤既息，然後水之體靜。人之無狀汗穢皆在意之不誠，必須去此，然後能正其心。及此既正後，所謂好惡哀矜與脩身齊家中所說者，皆是合有底事。但當時時省察其固滯偏勝之私耳。端蒙

問心如何正？曰：只是去其害心者。

或問正心誠意莫有淺深否？曰：正心是就心上說，脩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那事不自心做出來，如脩身如繫矩，都是心做出來，但正心却是萌芽上理會，若脩身與繫矩等事，却是各

就地頭上理會。

或問誠其意者，毋自欺。曰：譬如一塊物，外面是銀，裏面是鐵，便是自欺。須是表裏如一，便是不自欺。然所以不自欺，須是見得分曉。譬如今人見鳥喙之不可食，知水火之不可蹈，則自不食不蹈。如寒之欲衣，饑之欲食，則自是不能已。今人果見得分曉，如鳥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見善如饑之欲食，寒之欲衣，則此意自實矣。祖道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慊者，無不足也。如有心為善，更別有一分心在，主張他事，即是橫渠所謂有外之心，不可以合天心也。祖道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語錄 天

問誠意章曰：過此關方得道理牢固。或云：須無一毫自欺，方能自慊，必十分自慊，方能不自欺。故君子必謹獨。曰：固是然。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若未至，何由得如此？蓋到物格知至後，已是意識八九分了，只是更就上面省察。如用兵禦寇，寇雖已盡，剪除了，猶恐林谷草莽間有小小隱伏者，或能間出為害，更當搜過始得。錄

誠意者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皆是真情。既是真情，則發見於外者，亦皆可見。如種麻則生麻，種穀則生穀，此謂誠於中，形於外。又恐於獨之時，有不到處，故必謹獨。節

此一節須每日提撕，令常惺覺，頃刻放寬，便隨物流轉，無復

收拾。如今大學一書。豈在看他言語。正欲驗之於心。如何。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試驗之吾心。好善惡惡。果能如此乎。閒居為不善。見君子。則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已。必有長進處。今不知為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大雅

次日又曰。夜來說得也未盡。夜來歸去。又思。看來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一段。便是連那毋自欺也。說言人之毋自欺時。便要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樣方得。若好善不如好好色。惡惡不如惡惡臭。此便是自欺。毋自欺者。謂如為善。若有些子不善。而自欺時。便當斬根去之。真個是如惡惡臭始得。如小人閒居。

信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語錄 子

為不善底一段。便是自欺底。只是反說。閒居為不善。便是惡。惡不如惡惡臭。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若只如此看。此一篇文義。都貼實。平易坦。然無許多屈曲。某舊說。說濶了。高了。深了。然又自有一樣人。如舊說者。欲節去之。又可惜。但終非本文之意耳。備

問。意既誠。而有憂患之類。何也。曰。誠意是無惡。憂患忿懣之類。却不是惡。但有之。則是有所動。節

問。忿懣恐懼好惡憂患。皆以有所為言。則是此心之正不存。而是四者得以為主於內。曰。四者人不能無。只是不要它留。而不去。如所謂有所。則是被他為主於內。心反為它動也。道夫

看心有喜怒。說曰。喜怒哀樂。固欲中節。然事過後。便須平了。謂如事之可喜者。固須與之喜。然別遇一事。又將此意待之。便不得其正。蓋心無物。然後能應物。如一量稱稱物。固自得其平。若先自添着些物在上。而以之稱物。則輕重悉差矣。心不可有一物。亦猶是也。節

四者心之所有。但不可使之有所私爾。才有所私。便不能化。梗在胸中。且如忿懣。恐懼。有當然者。若定要他無。直是用死方得。但不可先有此心耳。今人多是才忿懣。雖有可喜之事。亦所不喜。才喜。雖有當怒之事。亦不復怒。便是蹉過事理了。便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了。蓋這物事才私。便不去。只管在胸中推盪。終不消釋。設使此心如太虛。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則便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真知其味矣。道夫

信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語錄 子

人心如一箇鏡。先未有一箇影象。有事物來。方始照見妍醜。若先有一箇影象在裏。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虛明。事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見得高下輕重。事過。便當依然。恁地虛方得。若事未來。先有一箇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之心。在這裏。及忿懣好樂。恐懼憂患之事到來。又以這心相與滾合。便失其正事了。又只苦留在這裏。如何得正。質孫

收放心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夔孫

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麼人。備

人昏時便是不明。才知那昏時便是明也。

人心常爛爛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為人心有

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

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爛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

之。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升卿

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

喚醒。廣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它本自光明。廣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語錄 三

大自家只着此子力去提省。照管它便了。不要苦着力着力

則反不是。伯羽

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千斤擔相似。須

硬着筋骨擔。賀孫

今於日用閒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

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

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

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賀孫

今說求放心說來說去。却似釋老說入定一般。但彼到此便死

了。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所以不同也。

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脩

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

知即心知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

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

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檢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

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自然有契。如中庸

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為物

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為物欲繫累。故於高明

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

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

量。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定當。即今見得如此。則更無

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着力處。大抵只要

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大雅

或問存心。曰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

此對客。方子

或言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備

三國時。朱然終日欽欽。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長不放矣。升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裁只如種得一物在

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

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追求之。則此心已

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蒙
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地虛
明如日月要開心却不閑隨物走了不要開心却閑有所主
人須將那不錯底心去驗那錯底心不錯底是本心錯底是失
其本心廣

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祖道

動靜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

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佐

靜坐無閒雜思慮則養得來便條暢淳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語錄 三

始學工夫須是靜坐靜坐則本原定雖不免逐物及收歸來也

有箇安頓處譬如人居家熟了便是出外到家便安如茫茫

在外不曾下工夫便要收斂向裏面也無箇着落處士毅

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如坐禪入定斷

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閒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

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

事而惹出二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

觀文王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

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灑掃時加

帚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絃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

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
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沒奈何須着從今做去方得若不
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
柱處今且說到營營底心曾與道理相入否曾與聖賢之心
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為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
處然後為學便有歸着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
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令就敬字做工夫
正為此也大雅

一之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做工

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為人自然用事君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三 誠正類語錄 三

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

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

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

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

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

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

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

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

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

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

則靜此段徐居甫錄說此次日見徐云事來則動則靜事過了靜如潮頭高船也高潮頭下船則下雖然動靜

無端亦無截然為動為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

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

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然從此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

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

推去只管恁地砥

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因頓如鏡樣明遇事時方

好心要收拾得緊如顏子請事斯語便直下承當及犯而不

校却別從固

人身只有箇動靜靜者養動之根動者所以行其靜動中有靜

儒宗理要朱子 卷三 誠正類語錄 三

如發而皆中節處便是動中之靜祖道

問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煞少動時常多曰若聖人動時亦未

嘗不靜至眾人動時却是膠擾亂了如今人欲為一事未嘗

能專此一事處之從容不亂其思慮之發既欲為此又欲為

彼此是動時却無那靜也端蒙

要得坐忘便是坐馳道夫

靜坐久時昏困不能思起去又鬧了不暇思德明

朱子卷三終

朱子卷四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脩齊類

文集

又戊申封事謂宜選東宮官以善輔導事目見誠正類

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前日所謂數世之仁者蓋已微發其

端未敢索言之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

保傅傳者詳矣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宜不待臣言而喻然

臣嘗竊怪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疎略之甚也由前所論

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疎略因是亦以是為當然

儒宗理要朱子 卷四 修齊類文集 一

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貌為得人而

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儂薄關冗庸妄之輩或

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間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

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燕遊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

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

氣習易汚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

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

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

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

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

其選甚重。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媒狎奇袤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官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四 脩身類文集 二

府則宜稍放六典親王之制。置傅友咨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眾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為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已略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從容啓迪。凡古先聖王正心脩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子弟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

癸未垂拱殿奏劄一 謂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 孝宗朝

是年三月召先生赴行在十月至在所入對垂拱殿首論及此

臣聞大學之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而家

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然身不可以徒脩也。深探其本。則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繆。是以意誠心正而身脩。至於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舉而措之爾。此所謂大學之道。雖古之大聖人。生而知之。亦未有不學乎此者。堯舜相授。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此也。自是以來。累聖相傳。以有天下。至於孔子。不得其位。而筆之於書。以示後世之為天下國家者。其門人弟子。又相與傳述。而推明之。其亦可謂詳矣。而自秦漢以來。此學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四 脩齊類文集 三

絕講。儒者以詞章記誦為功。而事業日淪於卑近。亦有意其不止於此。則又不過轉而求之老子釋氏之門。內外異觀。末本殊歸。道術隱晦。悠悠千載。雖明君良臣。間或一值。而卒無以復三代之盛。由不知此故也。恭惟皇帝陛下。聖德純茂。爰自初潛。以至為帝。仁孝恭儉之德。信於天下。紛華盛麗。一無所入於其心。此其身可謂脩矣。而臨御天下。朞年於此。平治之效。未有所聞。臣竊疑之。意者前日勸講之臣。限於程式。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詞章記誦之習。而陛下求所以進乎此者。又不過取之老子釋氏之言。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

賜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聰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虛無之過也臣願陛下清閒之燕博訪真儒知此道者講而明之考之於經驗之於史而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則今日之務所當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當為者不得不止以至於臣下之忠邪計慮之得失不待燭照數計而可否黑白判然矣若是則意不得不誠心不待不正於以脩身齊家平治天下亦豈有二道哉臣之所聞於師者如此自常人觀之疑若迂濶陳腐而不切於用然竊以為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天下之事無急於此矣伏惟陛下擴天日之照俯賜開納非獨微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四

脩齊類文集

四

又已酉擬上封事

謂宜脩身以齊家事目見格致類

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脩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承接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脩身動以禮義使之有以服吾

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何以正其官壺杜其請托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惟聖明之留意焉

又已酉擬上封事

謂宜擇師傅以輔皇儲事目見格致類

臣聞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其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義禮為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警詩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四

脩齊類文集

五

器用則雖及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寮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

甲寅擬上封事

謂父慈子孝本於天性

時壽皇退位。光宗御極。先生帥長沙。嘗草封事。欲以和協兩宮之情。言甚切直。會寧宗即位。遂不果上。

臣聞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強暴之儒宗理要 朱子 卷四 脩齊類文集 六

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為而然哉。初無所為。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為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為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性素具。但為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假如或好飲酒。或好貨財。或好聲色。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清明之地。物欲昏之。則父或忘其為慈。子或忘其為孝。然後造為讒慝者。指疑似以為真實。指毫髮以為丘山。潛之於其父。則使施之於其子者。不無少過。潛之於其子。則使施之於其父者。寔失其常。然後巧為利害之說。以劫之。蓋謂如此。則必受其利。不

如此則必蹈其害。利害既有以蔽其心。此心日益猜疑。猜疑不已。子一舉足而得罪於其父。父一出言而取怨於其子。父子之情壞而禍亂作矣。試於暇時。或於中夜。或於觀書之際。或於靜坐之頃。捐去物欲之私。盡祛利害之蔽。默觀此心之本然。則父子之間。果未嘗不慈且孝也。臣竊觀陛下天資仁孝。初政清明。進退人才。動合公論。一言之善。天下誦之。豈獨於天性至親。反用其薄。况備物之養。無大虧闕。政事之間。無大更革。過宮定省。本非難行。猶豫遲回。動踰時月。亦獨何也。無乃事起於纖微。情阻於踈濶。方間隙之將萌。羣臣不能救之於早。及形迹既著。又不能察陛下事親之本心。且無以和陛下父子之情。往往語言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四

脩齊類文集 七

拙直。援引過當。其心雖忠於陛下。而不足以感悟陛下之聽。徒以激怒陛下。故近日臨欲過宮。而輟者。陛下未必不曰。吾身為萬乘之主。乃不得一事自由乎。故不肯屈獨斷之權。為羣論所迫耳。而陛下父子之情。所以至此者。臣竊料陛下即位之初。便有奸人造為邪說。離間陛下之父子。如一飲宴之失。壽皇慮陛下或怠於為政。一言動之愆。壽皇憂陛下或至於成疾。此皆愛陛下之至切。故或形於言。而不自以為嫌。其意惟欲陛下遷善改過。正心脩身。以奉天地。以承祖宗。為有宋萬年無疆之休而已。曷嘗有纖芥忿恨。如浚井塗廩之意哉。而姦人因之。造為危語。往來間諜。以誤聖聽。不惟使陛下之身常懷疑懼。而使陛下

之官中亦皆嚴憚重華而不敢親近日遠月疎間隙愈大天下之人但見壽皇慈覆天下而於陛下爲尤篤陛下所以事壽皇者乃不以孝聞而以失禮聞又不知其爲羣小之姦而直以爲陛下之失街談巷議偶語族談至有臣子所不敢聽者臣恐不惟如此一旦上帝震怒匹夫流言草野僭亂將仗義而起夷狄外侮興問罪之師當是之時六軍之情能使之親附乎萬姓之心能使之固結而不解乎讒邪之人雖復變而食之其能有及於國家之敗乎如臣之愚雖百千輩咸欲粉身赤族爲陛下死其能有補於社稷之存亡乎又聞壽皇聖躬比者小愆和豫雖未必因此而天下後世寧不曰意念鬱鬱而至此乎夫事固有儒宗理要朱子 宋四 脩齊類文集 八

陋實宗社之至計也

經筵大學講義 論大學脩身之義 事日見格致類

臣竊謂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而天下國家爲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則本必亂而未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天下國家皆本於身又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皆本於此蓋君猶表也民猶影也表正則影無不正矣君猶源也源清則流無不清矣若夫天下之物則有親有疎有近有遠而心之應物則有重有

儒宗理要朱子 宋四 脩齊類文集 九

輕有長有短親者重而疎者輕近者長而遠者短重而長者在所先輕而短者在所後亦理勢之必然非人之所能爲也是以此章詳陳大學之條目曰格物曰致知曰誠意曰正心曰脩身曰齊家曰治國曰平天下凡有八事而於章末獨以脩身齊家二事結之亦猶前章知所先後之云而其旨亦已深矣臣願陛下清閒之燕從容諷味當存於心不使忘失每出一言則必反之而思之曰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每行一事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脩身得無有所害乎小而嘖笑念慮之間大而號令黜陟之際無一不反而思之必無害也然後從之有害則不敢也則又夙興而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夜寒而思之曰

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以至於出入起居造次食息無時不
反而思之。必已厚也。然後守之而勿失。一有未厚。則又恐懼而
益加厚焉。念念如此。無少間斷。則庶乎身脩親悅。舉而措諸天
下無難矣。惟陛下深留聖意。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 謂處天下之事有變有權 寧宗初政

寧宗即位召先生赴行在先生發長沙在道聞南內朝禮尚缺十月奏事便殿此第一劄也

臣竊聞之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
父子君臣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
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
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四 脩齊類文集 十

不外乎此而眾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而唯
大聖大賢為能不失其正而非眾人之所及也故孔子曰可與
立未可與權蓋言其難如此而夷齊季札之徒所以輕千乘之
國以求即乎吾心之所安寧隕其身亡其國而不敢失其區區
之節者亦為此也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天變為之見於上
地變為之作於下人情為之哀恫怫鬱而皆有離叛散亂之心
方此之時宗廟社稷危於綴旒是則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
以常理處焉者也是以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
圖未及號令之間不越須臾之頃而鄉之危者安離者合天下
之勢翕然而大定此亦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乎有以不失其

正者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而天變未盡消地變未盡弭君
親之心未盡懼學士大夫羣黎百姓或反不能無疑於顛逆名
實之際至於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特待時而發耳臣
雖至愚亦知竊為陛下憂之而未知其計之所出故嘗反覆以
思而參以所聞則尚猶有可誘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
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爾嗚呼此則所謂道心
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而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
本也誠即是心以充之則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孟子所
謂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
命神器不可以無傳宗廟社稷不可以無奉則轉禍為福易危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四 脩齊類文集 十一

為安亦豈可以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
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
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天倫可正大本可立矣陛下誠能動心
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常如前日未嘗有位之時內有宮掖
燕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敢一毫有所加於潛邸之舊外至
百辟多儀之享恩澤匪頒之式不敢一旦而全享乎萬乘之尊
專務積其誠意期以格乎親心然後濬發德音痛自克責嚴飭
羽衛益勤問安視膳之行十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五日五
日一至而不得見則繼以三日三日而不得見則繼以二日而一
至於無一日而不一至焉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

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遂慈愛猶未復初逆順名實之疑不
渙然而冰釋則臣不信也若夫災異之變禍亂之幾有未盡去
則在乎陛下疑神恭默深鑒古先日與大臣講求政理可否利
濟惟是之從必使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材無一
不合乎公論不為偏聽以啓私門則聖德日新聖治日起而天
人之應不得違彙孽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計莫大於此惟陛
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若復因循日復一日所以行權者遂失
其正則臣恐禍變之來不但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而已也人心
易離天命難保厥監不遠深可畏懼臣山野戇愚不識忌諱惟
陛下寬之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四

上

甲寅經筵留身面陳劄子

謂當務抑損以盡孝道

先生留身講筵時有旨修舊東宮先生不勝憂懼乃具
奏乞寬移御之期益勤定省之禮并言近習及散宮卜
批事反覆數千言講畢
奏之上感動為之泣下

臣之所言其最大者則勸陛下凡百自奉深務抑損自官闈之
私居處服用宜如潛邸之舊以至外庭禮數僕御恩澤亦未可
遽然全享萬乘之尊庶幾有以感格親心早遂晨昏定省之願
以為陛下必垂開納而數日來乃聞有旨修葺舊日東宮為屋
三數百間外議皆謂陛下意欲速成以遂移蹕以為便安之計
不惟未能抑損乃是過有增加臣不知此果出於陛下之心大
臣之議軍民之願耶抑亦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誤陛下而款

儒宗理要

朱子卷四

因以遂其奸心也臣恐不惟上帝震怒災異數出正當恐懼修
省之時不當興此大役以拂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饑
餓流離陷於死亡之際忽見朝廷正用此時大典土木修造宮
室但以適己自奉為事而無矜惻憫憐之心或能怨望忿切以
生他變不惟無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以致未有進見之期亦
恐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
皆以尊老之年煢然在憂苦之中晨昏之養尤不可闕而四方
之人但見陛下亟欲大治宮室速得成就一旦翻然委而去之
以就安便六軍萬民之心必又將有扼腕而不平者矣前鑒未
遠甚可懼也至於一離尊親之側輕去倚廬之次深宮永巷園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四

上

囿池臺耳目之娛雜然而進臣又竊恐陛下之心未易當此紛
華盛麗之熒惑感移雖欲日親儒士講求經訓以正厥事而進
德脩業亦將有所不暇矣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至於壽康定省
之禮則臣嘗言之矣而其意有未盡也今聞適日一再過宮亦
未得見而不亟為之慮如臣所謂下詔自責頻日繼往者顧乃
逶迤舒緩無異尋常之時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聞之
必以為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
肯見固亦宜矣又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之意不欲其聞
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此又慮之過者殊不知若但
一向如此而不為宛轉方便使太上皇帝灼知陛下所以不得

已而卽位者但欲上安宗社下慰軍民姑以代已之勞而非敢
遽享至尊之奉則父子之間上怨怒而下憂懼將何時而已乎
父子天倫三綱所係不惟陛下之心深所未安而四方觀聽殊
爲不美久而不圖亦將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
大懼也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
各有職業不可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爲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
給舍使之熟議以求公議之所在然後揚於王庭明出命令而
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詳審雖有不當天亦皆曉然知
其繆之出於其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
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今者
備宗理要 朱子 卷四 脩齊類文集 四

陛下卽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甚者方驟進而忽
退之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
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以啓將來
之弊况中外傳聞無不疑惑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
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
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
嘗再三深爲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
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
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已有不可勝言
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也奈何又欲襲其跡而蹈

之乎且陛下自視聰明剛斷孰與壽皇更練通達孰與壽皇壽
皇尚不能制之於前而陛下乃欲制之於後臣恐其爲患之益
深非但前目而已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臣願陛下深察愚言而
反之於心明詔大臣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
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又於官門之外草
創供奉宿衛之廬數十間勿使其有偪仄暴露之苦如是則上
有以感格太上皇帝之心而速南內進見之期又有以致壽皇
几筵之奉而盡兩宮晨昏之禮下有以塞羣下窺觀眩惑之奸
而慰斯民饑餓流離之歎若夫過宮之計則臣又願陛下下詔
自責減省輿衛八官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
備宗理要 朱子 卷四 脩齊類文集 五

控前馬者預詔近屬尊行之賢使之先入首白太上皇后以臣
前所陳宛轉方便之說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皇帝卽當流
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誠而太上皇后宗戚貴臣
左右環擁更進譬喻解釋之詞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
且霍然雲消霧散而歡意浹洽矣

語錄

脩身

問正心章既說忿懣四者脩身章又說之其所親愛之類如何

曰忿懣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廣

親愛賤惡畏敬哀矜赦惰各自有當然之則只不可偏如人饑

而食只合當食食纔過些子便是偏渴而飲飲纔過些子便

是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是因其所重

而陷於所偏惡惡亦然下面說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

之碩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泳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如父子是當主於愛然父有不義子不

傷宗理要朱子 卷四 脩齊類語錄 六

可以不爭如為人父雖是主於慈若一向辟將去則子有不

肖亦不知責而教焉不可人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人固自有

一種可厭者然猶未至於可賤惡處或尚可教若一向辟將

去便賤惡他也不得人之其所畏敬而辟焉如事君固是畏

敬然說大人則藐之又不甚畏敬孟子此語雖稍粗然古人

正救其惡與陳善閉邪責難於君也只管畏敬不得賀孫

蔡問教情之說曰有一般人上未至於可親愛下未至於可賤

惡只是所為也無甚好處令人懶去接他是謂教情此教情

不是惡德淳

廉恥

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升

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

都沒了親於其身為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問子路此

箇病何以終在曰當時也須大段去做工夫來只打疊不能

得盡再求比子路大差升卿

人須是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

恥則能有所不為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

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

求所以百事非人言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

之傳此雖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

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

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

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歉乎哉底言語可見雖是

做工夫處比顏子覺粗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

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亦永遠又如論語

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

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

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

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

是入門便差了也廣

儒宗理要朱子 卷四 脩齊類語錄 七

因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檢點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捐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大雅

因說貧曰朋友若以錢相惠不害道理者可受分明說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若以不法事相委却以錢相惠此則斷然不可明作

味道問死生是大關節處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放過一一如此用工夫當死之時方打得透曰然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四 脩齊類語錄 一

處事

有是理方有這物事如草木有箇種子方生出草木如人有此心去做這事方始成這事若無此心如何會成這事斐孫或說事多曰世事無時是了且揀大段無甚緊要底事不要做又逐漸就小者又揀出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先且就睹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覩不聞處用力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一層做事睹處與聞處原不會有工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梢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

得須從十日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明作

這一邊道理熟那一邊俗見之類自破

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兵始常懼難乃心

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至勝則目

驕膽大而恃兵強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壽昌

今人未有所見時直情做去都不見得一有所見始覺所為多有可寒心處極

今人多是安於所不安做此事明知是不好只說恁地也不妨

正所謂月攘一雞以待來年者也賀孫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於害者可學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四 脩齊類語錄 九

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死生存亡之際

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

一面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歟是甚意思璘

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為君子

陰柔為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會困

倒了賀孫

人最不可曉有人奉身儉嗇之甚充其操上食糲壤下飲黃泉

底却只愛官職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它只緣私欲不能克

臨事只見這箇重都不見別箇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

下底曰不得如此說才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它只

愛官職便弑父與君也敢夔孫

李問世間有一種人慈惠溫厚而於義不足作事無斷制是如
何曰人生得多般樣這個便全是氣稟如唐明皇為人它於
父子夫婦君臣分上極忍無狀然終始於兄弟之情不衰這
只緣寧王讓位所以如此寧王見它有功自度不可居儲
嗣遂力讓位緣這一節感動得他所以終始恩重不衰

叔蒙問程子說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若是有一項
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為避嫌曰自是道理合
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意如十起與
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四 齊齋類語錄 三

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又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
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
他趨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這箇是
好人當薦舉之却緣平日與自家有恩意往來不是說親戚
親戚自是礙法但以相熟遂避嫌不舉他又如有某人平日
與自家有怨到得當官彼却有事當治却怕人說道因前怨
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蹉過多了賀孫

力行

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
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泛泛地過則

又不可升卿

若不用躬行則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
便盡何用許多年隨着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獸
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
個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
之達冉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不用他求若是大底功業
便用大聖賢做小底功業便用小底賢人做各隨他分量做
出來如何強得備

問大抵學便要踐履如何曰固然是易云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既探討得是當又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四 齊齋類語錄 三

故曰寬以居之何嘗便說仁以行之謨
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會自去體察
自去涵養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
箇引路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備

有個天理便有個人欲蓋緣這箇天理須有個安頓處才安頓
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夔孫

天理人欲分數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裏面做出
來雖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問莫是本來全是天理否曰
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後來沒巴鼻生底幹
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

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精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大雅

人只有個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凡人不進便退也譬如劉項相拒於滎陽成臯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則要牢剗定脚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漸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祖道

凡一事便有兩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即克治擴充功夫隨事著見然人之氣稟有偏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四 脩齊類語錄 三

所見亦往往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祖道

徐子融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若是人欲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奈何曰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知者還當真知人欲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就克伐怨欲上面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去求勝做甚麼要去矜夸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箇甚麼耳目口鼻四支之欲惟分自安欲箇甚

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冰消凍解無有痕迹矣賀孫

敬不是閉眼默坐便為敬須是隨事致敬要有行程去處如今且未論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截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為說此行程也方其當格物時便敬以格之當誠意時便敬以誠之以至正心脩身以後節節常要惺覺執持令此心常在方是能持敬今之言持敬者只是說敬非是持敬若此心常在軀殼中為主須常如烈火在身有不可犯之色事物之來便成兩畔去又何至如是纏繞大雅

或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為己為人之分纔為己這許多便自做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四 脩齊類語錄 三

一邊去義也是為己天理也是為己若為人那許多便自做

一邊去義利之辨初時尚相對在若少間主義功深後那利如何着得如小小竊盜不勞而却矣祖道

才有欲順適底意思即是利祖道

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熹

凡事只去看個是非假如今日做得一件事自心安而無疑便是是處一事自不信便是非處壽昌

學者工夫只求一個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從其是則為善徇其非則為惡事親須是孝不然則非事親之道

事君須是忠不然則非事君之道凡事皆用審個是非擇其是而行之聖人教人諄諄不已只是發明此理十五志學所志只在此三十而立所立只在此四十而不惑又不是別有一般道理只是見得明行得到為賢為聖皆只在此聖人恐人未悟故如此說又如彼說這裏既說那裏又說學者不可不知所擇哉今讀書而不能盡知其理只是心粗意廣凡解釋文義須是虚心玩索聖人言語義理該貫如絲髮相通若只恁大綱看過何緣見得精微出來所以失聖人之意也

所謂道不須別去尋討只是這個道理非是別有一箇道被我忽然看見攬拏得來方是見道只是如日用的道理恁地是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四

脩齊類語錄

丙

恁地不是事事理會得個是處便是道也近時釋氏便有個忽然見道的說話道又不是一件物事可摸得入手

人未說為善先須疾惡能疾惡然後能為善今人見不好事都只恁不管他民之秉彜好是懿德不知這秉彜之良心做那裏去也是可怪

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

為血氣所使者只是客氣惟於性理說話涵泳自然臨事有別處

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接物胷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規模寬濶使人人各得盡其

情多少快活 大雅

問待人接物隨其情之厚薄輕重而為酬酢耶一切不問而待之以厚耶曰知所以處心持已之道則所以接人待物自有準則

齊家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謂之誠心耶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葉誠之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如何曰從古來自有這樣子公看舜如何後來此樣事多有只是為人子止於孝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四

脩齊類語錄

壬

之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入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是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

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民賢人君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語何故程子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是非欺誑眾人直是有說須是有轉語方說文王心出看

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處。莊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而非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舊嘗題跋一文，字曾引此語，以為莊子此說，乃楊子無君之說，似他這意思，便是沒奈何了。方恁地有義，却不知此是自然有底道理。又曰：臣之視君如寇讐。孟子說得來怪差，却是那時說得如云：三月無君則弔等語，似是逐旋去尋個君，與今世不同。而今却是只有進退，如有去之之理，只得退去。又有一種退不得底人，如貴戚之卿是也。賈生弔屈原文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又為懷王傳：王墜馬死，誼自傷，傳王無狀。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四

脩齊類語錄

五

悲泣而死。張文潛有詩譏之：當時誼何不去，直是去不得。看得誼當初年少也，只是胡說。賜

問與朋友交後，知其不善，欲絕則傷恩，不與之絕，則又以匿怨而友其人，曰：此非匿怨之謂也。心有惡於人，而外與之交，則為匿怨。若朋友之不善，情意自是當疏，但疏之以漸，若無大故，則不必峻絕之。所謂親者母失其為親，故者母失其為故也。淳

問人倫不及師何也。曰：師之義，即朋友而分，則與君父等。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又問：服中不及師何也。曰：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

居則經卓

教導後進，須是嚴毅，然亦須有以興起開發之方得。只恁嚴徒拘束之，亦不濟事。道夫

某嘗言：今教導之法，皆失真，無一箇人曉得說道理底。盡說錯了，說從別處去，做文章底，也只學做那不好底文章。做詩底，也不識好詩，以至說禪底，也不是他元來佛祖底禪。脩養底，也非老莊之道，無有是者。偶

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僕。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盥輿，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四

脩齊類語錄

五

干却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與陶漁之事，皆是也。後世驕侈日甚，及以臣子之職為恥，此風日變，不可復也。士君子知此為學者言之，以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人傑

問齊家治國之道，斷然是父子兄弟足法，而後人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而周公則上見疑於君，下不能和其兄弟，是如何。曰：聖人是論其常，堯舜是處其變。看他恁恁，又不格，姦至於瞽瞍底豫，便是他有以處那變處。且如他當時被那兒子恁地，他處得好，不將天下與兒子，却傳與賢，便是他處得那兒子好。若堯當時把天下與丹朱，舜把天下與商均，則天下

如何解安他那兒子如何解寧貼如周公被管蔡恁地他若
不去致辟於商則周如何不擾亂他後來盡死做這一着時
也是不得已着恁地但是而今且去理會常倫而今如何便
解有個父如瞽瞍有個兄弟如管蔡未論到那變處賀孫

儒宗理要朱子

卷四

脩齊類語錄

天

子卷四終

朱子卷五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治平類

文集

壬午應詔封事

謂宜正朝廷本原之地
事目見格致類

四海之利病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乎守令之賢否
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使民之皆得
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陛下以爲今日之監司奸賊
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誰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乎其既失勢
者陛下既按見其文私之狀而斥去之矣尚在勢者豈無其人
儒宗理要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一
願陛下無自而知之耳然則某事之利爲民之休某事之病爲
民之戚陛下雖欲聞之亦誰與奉承而致諸民哉臣以爲惟以
正朝廷爲先務則其患可不日而自革而陛下亦似有意乎此
矣蓋前日所號召數君子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所以正
朝廷之具豈有大於此者哉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
宜者亦異願陛下於其大者使之贊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
者使之居官在職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明
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之列位以共
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主
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

取舍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又何足以勞聖慮哉。苟惟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適增其擾者有之。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紛紜叢脞既非君道所宜宣布奉行徒為觀聽之美而已。則亦何補之有。况今旱蝗四起民食將乏。圖所以寬賦役備賑贍業流通銷盜賊之計尤在於守令之得其人而其本原之地則又有在。願陛下深留聖意毋忽。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二

庚子應詔封事 謂恤民之實在省賦治軍

是歲夏大旱詔監司郡守條具民困利病先生時知南康軍應詔上書

臣嘗謂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為恤民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蓋謂此也。夫民之不可不恤不待智者而後能知亦不待明者然後能言也。然欲知其憔悴困窮之實與其所以致此之由則臣請以所領之郡推之。然後以次而及其所以施置之方焉。臣謹按南康為郡土地瘠薄生物不暢水源乾淺易得枯涸人民稀少穀賤農傷

固已為貧國矣。而其賦稅偏重比之他處或相倍蓰民間雖復盡力耕種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納稅賦須至別作營求乃可賙貼輸官是以人無固志生無定業不肯盡力農桑以為子孫久遠之計。幸遇豐年則賤糶禾穀以苟目前之安一有水旱則扶老携幼流移四出視其田廬無異逆旅之舍蓋出郊而四望則荒疇敗屋在處有之。故臣自到任之初即嘗具奏乞且將星子一縣稅錢特賜蠲減又嘗具申提點坑冶司乞為敷奏將夏稅所折木炭價錢量減分數其木炭錢已蒙聖慈曲賜開允獨減稅事漕司相度方上版曹若得更蒙聖恩特依所請則一方憔悴困窮之民自此庶幾復有更生之望矣。然以臣計之郡之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三

接境江饒等州土田瘠薄類此者非一郡一縣而已也。稅賦重大如此者非一料一色而已也。若不為經理深加隱卹雖復時於其間少有縱舍如以杯水救車薪之火恐亦未能大有所濟而剝膚椎髓之禍必日愈深愈酷而不可救元氣日耗根本日傷一旦不幸而有方數千里之水旱則其橫潰四出將有不可如何者。未知陛下何以處此。此臣之所謂民之憔悴困窮而不可不恤者。然而臣所謂省賦理軍者請復為陛下言之。夫有田則有租為日久矣。而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為苦者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也。夫二稅之入盡以供軍則其物有常數其時有常限而又有貼納水脚轉輸之

一第 丹 黃 參 日 庚 子 封 事 9 反 之 卜

費州縣皆不容有所寬緩而減免也。州縣既無贏餘以給官吏養軍兵而朝廷發下雜軍歸正等人又無紀極支費日增無所取辦則不免創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且如納米收耗則自七年八年以至於一倍再倍而未止也。豫借官物則自一年二年以至於三年四年而未止也。此外又有月椿餘用諸雜名額拋賣乳香科買軍器寄招軍兵打造鐵甲之屬自版曹總所以至漕司上下相承遞相促迫今日追究人吏明日取勘知通官吏無所從出不過一切取之於民耳蓋不如是無以補舊欠支目前雖明知其一旦發覺違法抵罪而不及顧也夫以罪及其身而不暇恤尚何暇於民之恤乎以此觀之則今日民貧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四

賦重其所從來亦可知矣。若不討理軍實而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然國家感處東南恢復之勳未集所以養兵而固圉者常恐其力之不足則兵又未可以遽減竊意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資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鍊習民兵可以益邊備誠能行此三者而又時出禁錢以續經用民力庶幾其可寬也。今將帥之選率皆膏粱驕子廝役凡流徒以趨走應對爲能苞苴結托爲事物望素輕既不爲軍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費已是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哀歛刻剝經營賈販百種搜羅以償債負債既足則又別生希望愈肆誅求蓋上所以奉權責而求陞擢下所以飾子女而快已私皆於此乎取之

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凡軍中之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既已困於刻剝苦於役使而其有能者又不見優異無能者或反見親寵怨怒鬱積無所伸訴平時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至於軍中子弟亦有素習弓馬諳曉戰陳者例皆不肯就本軍投募而朝廷反爲分責州郡枉費錢物拖拽短小生疎無用之人以補軍額凡此數端本末巨細無不乖錯而所謂將帥者私欲飽滿鑽研有效則又可以束裝問塗而望他軍之積以爲己資矣故近歲以來管軍臣僚遷代之速至有一歲而再易者是則不惟軍中利病無由究治冗兵浮食日益猥衆而此人之所盜竊破費與夫送故迎新百色支用已不知

其幾何矣。至於總餽輸之任者亦皆負倚幽陰交通賄賂其所程督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於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若乃屯田民兵二事又特爲誕謾小人竊取官職之資而未聞其有絲毫尺寸可見之效凡此數弊天下之人孰不知之而任事之臣略不敢一言以告陛下惟務迫趣州縣使之急征橫賦戕伐邦本而其所以欺陛下者則曰如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可強陛下亦聞其說之可喜而未究其要往往誤加獎寵畀以事權是以比年以來此輩類皆高官厚祿志滿氣得而生民日益困苦無復聊賴草茅有識之士相與私議竊嘆以爲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顧獨陛下未

之知耳。為今之計，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則必盡反前之所為。然後乃可與也。蓋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托之私，務求忠勇沈毅實經行陣，曾立勞效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弊。無苞苴請托之私，則刻剝之風可革。將得其人，則軍士畏愛奮厲，蒐閱以時，而贏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得人而久其任，則上下相安，緩急可恃，而又可以省送迎之費。軍之汰卒與凡北來歸正，添差任滿之人，皆可歸之屯田，使之與民雜耕，而漸損其請給。其有材勇事藝之人，則計其品秩而多與之田，因為什伍之長，使教其人習於馳射擊刺行伍之法，罷去諸州招軍之令，而募諸軍子弟之驍勇者，別授以田。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六

使隸尺籍大抵令與見行屯田民兵之法相為表裏。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其事，付以重權，久其事，任毋貪小利，毋急近功。俟其果能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然後議其課最，增秩而因任之。如此十數年間，自然漸見功效。若其功效未能遽見之間，而欲亟圖所以紓州縣民間目前之急者，則願深詔主計將輸之臣，其於見今椿積金穀綿絹數內，每歲量撥三二十萬，視州郡之貧乏者，特與免起上供官物三五分，而代其輸。向後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則上項量撥之數，可以漸減，而州郡免起之數，可以漸增。州縣事力既益，寬舒，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以寬恤，歲課而時稽之，不惟去其

加耗預借，非法科敷之弊。又視其土之肥瘠，稅之輕重，而均減之。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意。所在曠土，亦當漸次有人開墾布種，而公上之賦亦當自然登足。次第增羨，不俟程督迫促，而國真可富，其真可強矣。此臣之所謂省賦治軍之說也。

又庚子應詔封事

謂人主當正心術以立紀綱

至於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復為陛下畢其說焉。夫所謂綱者，猶網之有綱也。所謂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網無綱則不能以自張，絲無紀則不能以自理。故一家則有一家之綱，紀一國則有一國之綱，紀若乃鄉總於縣，縣總於州，州總於諸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七

路諸路總於臺省，臺省總於宰相，而宰相兼統眾職，以與天子相可否而出政令。此則天下之綱紀也。然而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可得而正也。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臾，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不而不謹也。今天下之事，如前所陳，亦可見矣。陛下欲恤民，則民生日促，欲理財，則財用日匱。欲治軍，則軍政日紊。欲恢復土宇，則未能北向以

取中原尺寸之士欲報雪讐恥則未能係單于之頸而飲月氏之頭也此其故何哉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所與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也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謹言而安於私勢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為引拔擢實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私排擠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雖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壻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八

公論者乃略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巢窟之所為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綱紀而已乃并與陛下所與立綱紀者而壞之使天下之忠臣賢士深憂永嘆不樂其生而貪利無恥敢於為惡之人四面紛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然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士心何自而復宗廟之仇恥又何時而可雪耶

又戊申封事

謂州縣催督財賦重困民力事目見誠正類

今請即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為相也蓋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在簿書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其為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三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易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九

足為限以為不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勵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利民奉上者為賢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屬尚未論也其次則陛下所用之宰相不能擇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行糾劾而惟快己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忤臺諫而遭斥逐也至於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於一銓法雖密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然其本正則此等不難區處其本未正則雖或舉此臣

恐未見其益而反有害也。

辛丑延和奏劄一

謂宜採擇人言以消災變
事目見誠正類

陛下臨御以來，夙興夜寐，畏天恤民，誠敬寬仁，格於上下，宜其天心克享，民物阜安。而一十年之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邇者垂象差忒，識者寒心，饑饉連年，民多流殍。陛下側席興嘆，進賢退奸，分命朝臣，振廩出粟，凡所以奉承天意，慰悅人心者，無所不至。又宜若可以少回災沴，召致和平矣。而間者冬氣太溫，雷電震激，嗣歲之計，尚有可憂。臣誠愚昧，有不識其所以然者，嘗竊推迹前事，以深求之意者，德之崇者有未至於天歟，業之廣者有未及於地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其小者無所繫歟，刑之備宗理要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十

遠者或不當，而其近者或幸免歟。君子或有未用而小人或有未去歟。大臣或失其職而賤者或竊其柄歟。直諫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歟。德義之風未著而汗賤者騁歟。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歟。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今以陛下之明聖，則豈有是哉。然而天心未豫，邦本動搖，宸慮雖深，早氣未究，是則必有說矣。臣竊不自量，敢冒萬死，伏願陛下聽斷之餘，虚心靜慮，試以前數條者，反之於身，驗之於事，而深自省焉。則淵默之中，無微不照，而凡此得失之端，孰有孰無，孰存孰改，皆無所遁其情矣。若猶以為未也，則願濬發德音，布告中外，反躬引咎，以圖自新，內自臣工，外

及氓庶有能開寤聖心，指陳闕政者，無間疎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數人，寓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省閱，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於聰聽。則夫天人之際，謹告所繇，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畫為科品，以次施行。使一日之間，雲消霧散，堯天舜日，廓然清明，則上帝鬼神，收還威怒，群黎百姓，無不蒙休矣。

辛丑延和奏劄三

申請前後救荒合行事件

救荒之務，檢放為先行之及早，則民知有所恃賴，未便逃移，放之稍寬，則民間留得禾米，未便闕乏。然而州郡多是吝惜財計，備宗理要 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十

不以愛民為念，故所差官承望風指，已是不敢從實檢定分數。及至申到帳狀，州縣又加裁減，不肯依數分明除放。又早田收割日久，檢踏後時，致有無根查者，乃是州郡差官遲緩之罪，而檢官反謂人戶違法，不為檢定，其有檢定申到者，州郡亦不為蠲放。就中下戶所放不多，尤被其害。訪聞本路州縣亦有似此去處，欲乞候臣將來到任，廣行詢究，更與從實蠲減。

伏覩近降指揮，早傷州縣上戶賑糶，止令勸諭，毋得科抑。仰見聖明深察物情，恤貧安富，兩得其所。然竊恐官吏被此指揮之後，其間或有便文自營之人，必將泛然不以勸諭為意，而上戶亦有詞說，難以勸諭。官司米斛不多，將來無以接續，其害又有

不可勝言者。欲乞且令州縣將來勸諭者。權以去年認數為約。已勸諭者。權據見認之數為準。多方詰訪。加意考核。不得比同尋常報應空文。須管究心體訪。得其實數。其實不能及數者。更與量減實可更多出者。則與量添。其有鹵莽滅裂。徒為煩擾。去處將來本司覺察得知。具名聞奏。庶幾所認之數必得其平。而無科抑之患矣。

今年旱地廣闊。只有湖南二廣及浙西兩三郡豐熟。而廣東海路至浙東為近。臣昨受命之初。訪聞彼處米價大段低平。即嘗印榜遣人散於福建廣東兩路沿海去處。招邀米客。許其約束稅務。不得妄收力勝雜物稅錢。到日只依市價出糶。更不裁減。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七

如有不售者。官為依價收糶。自此向後。必當有人與販前來。但臣元榜約束本路府縣稅場。不得妄有邀阻收稅。及力勝一節。更乞聖慈申嚴行下。有違戾者。官吏並比見行條法。各加一等坐罪。至來年六月。却依舊法。其收糶本錢。乞許行下本路沿海諸處。將今年糶過米錢。及兌那諸色窠名。支撥充應。庶幾不失於於客人。向後易為招誘。如或更蒙朝廷量立賞格。召人與販。將下諸路曉示。勸誘仍先降空名付身。數十道付本司。俟有上件販到米斛之人。即與書填給付。蓋緣客人糶貨了畢。便欲歸回元處。不能等候。即與土居上戶不同。救荒之政。著於令甲。及近年節次。雖已詳察。然而全在官

吏道奉施行。然後民被實惠。况今年薦饑公私置竭。比之常歲。事體不同。欲乞聖慈特降指揮。或敕本路守令以下。令其究心奉行。悉意推廣。其故有違慢不虔之人。俾臣奏劾一二。重作施行。以警其餘。其有老病昏愚。不堪驅策者。亦許具名聞奏。別與差遣。却選本路官吏。惻怛愛民。才力可仗者。特許不拘文法。時暫權差。謂如治獄捕盜官。不許差出之類。仍依富弼趙抃例。選差得替待闕官。廟持服官員。時暫管幹。事畢具名申奏。量與推賞。如減磨勘。陞名次之類。庶幾官吏向前人蒙實利。

辛丑延和奏劄四

再奏請求荒政之一

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糶鄉。有社倉一所。昨係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當年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本縣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支息米造成教倉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二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累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即申府差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十五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強。妄意欲乞聖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七

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斂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元米還官却將息米斂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為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搔擾此在今日之難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亦公私儲蓄預備久遠之計及今歉歲施行人必願從者眾其建寧府社倉見行事目謹錄一通進呈伏望聖慈詳察特賜施行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十四

戊申延和奏劄一 謂當先正尊卑上下之分 事目見該正類戊申封事

臣聞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為司徒之官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慮其教之或不從也則命皋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教而期於無刑焉蓋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為之教以明之為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之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

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為惡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為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臣伏見近年以來或以妻殺夫或以族子殺族父或以地客殺地主而有司議刑卒從流宥之法夫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雖二帝三王不能以此為治於天下而況於其係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三綱之重又非凡人之比者乎然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十五

臣非敢以此之故遂勸陛下深於用法而果於殺人也但竊以為諸若此類涉於人倫風化之本者有司不以經術義理裁之而世儒之鄙論異端之邪說俗吏之私計得以行乎其間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泯滅而舜之所謂無刑者又何日而可期哉故臣伏願陛下深詔中外司政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疎之分而後聽其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雖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於殺傷者雖有疑慮可憫而至於奏獄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又詔儒臣博采經史以及古今賢哲議論及於教化刑罰之意者刪其精要之語聚為一書以教學古入官之士與凡執法治

臣之官... 惟嗔知古先聖王所以救典敷教制刑明辟之大端... 而不致陰為姑息果報便文之計則庶幾有以助成世教而仰... 釋陛下好生惡殺期於無刑之本意

戊申延和奏劄三 乞除州縣經總制錢

竊見諸路提刑司所管拘催州縣經總制錢蓋前代之所無而... 祖宗盛時亦未之有特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當... 時建議之臣方且自以為功而其兄聞之乃為哭於先廟以為... 作備之禍且及子孫渡江以後雖知其弊然費出愈繁遂不能... 罷復有增加以至於今乃為大農之經賦有司不敢復有蠲除... 之議然其始者亦但計其出納多寡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則事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去

雖失體而未有甚害及紹興中推行經界之法民間違限契約... 悉出投印故一二年間此錢之額倍於常歲逮其畢事則便復... 常數而無復前日之羨矣而一時乃有憮佞培克之人輒為比... 較之說以誤朝聽使凡歲入經總制錢悉以經界之年為額其... 後雖或知其非義而小變之然猶必使趁及一年所收最多之... 數至其甚無藝者則雖或災傷年分檢放倚閣苗米稅錢已無... 所入而所謂經總制錢者版曹總所猶不肯與之蠲除上下相... 臨轉相逼迫下吏無所措其手足則其勢必至於巧為名目取... 之於民以求其可察之官雖知其然然既利其歲額之盈則... 亦不容有所訶問顧猶不足以及數則遂不過將新改舊轉後

為前歲月逾深逋負日積大郡所欠十數萬緡小郡亦不下一... 二萬數官吏操切日益嚴峻而莫有知其事之本原者臣愚不... 知州縣之前熬局促果何日而少紓斯民之嘆息愁怨果何時... 而少息也陛下厚德深仁愛民如子疾痛疴癢無細不知抑搔... 按摩無遠不及顧偶未聞此法之弊而已故臣輒敢冒昧以聞... 伏望聖慈深照本末特詔有司先將災傷年分檢放倚閣苗稅... 數內所收經總制額盡依分數豁除然後別詔大臣深圖所以... 節用裕民之術討論經總制錢合與不合立額比較之利病而... 罷行之以幸天下臣不勝大願

戊申延和奏劄四 乞禁州縣科罰之弊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十七

竊見江西諸州舊有科罰之弊蓋因歲入有限而費出無常... 是以不免巧取於民以備支發凡是百姓有事入門不問曲直... 恣意誅求無有藝極民間受弊不可勝言為監司州縣者欲一... 切繩之法則財計頓闕州縣不可復為雖有良吏亦無以免若... 一切恣之不問則法廢不行民怨無告而貪虐之吏更復並緣... 以濟其私為害愈甚前此漕司蓋嘗頗捐羨錢以補州縣歲計... 之闕而禁其科罰然後遠民得以粗安然聞其間亦有循習舊... 態未能盡革去處欲望聖慈特降聖旨令本路帥臣諸司博訪... 事宜共行指畫逐一條奏以俟聖裁庶幾官用不乏民賦有經... 仰寬宵旰之憂潛消災沴之氣一路幸甚

浙東奏狀 乞募饑民修水利

孝宗淳熙七年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先生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

臣昨所奏逐項事理並蒙開允獨有依準舊制募饑民脩水利一事未蒙施行臣竊見連年災旱國家不忍坐視大民之死大發倉廩以拯救之其費以巨億計蓋其賑給者固不復收其賑糶者雖曰得錢而所折閱亦不勝計仁聖之心於此固無所吝然饑民百萬安坐飽食而於公私無毫髮之補則議者亦深惜之故臣嘗竊仰稽令甲私計以為若微於數外有所增加以為募民興役之資則救災興利一舉而兩得之其與見行糶給之法利害之算相去甚遠故不自揆既以奏聞而輒下諸州委自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大

通判詢究水利合興復處以俟報可至於近日巡歷又得親見所至原野極目蕭條唯是有陂塘處則其苗之蔚茂秀實無以異於豐歲於是竊嘆益知水利之不可不脩自謂若得奉承明詔悉力經營令逐村逐保各有陂塘之利如此則民間永無流離餓莩之患而國家亦永無蠲減糶濟之費矣不謂言語疎略未蒙鑒照敢竭其愚重以為請伏望聖慈深察上件事理許臣前項所謂百七十萬貫者而於內量撥什三候諸州通判申到合興脩水利去處審實應副其合糶給人有應募者即令繳納糶給由曆就願入役俟畢工日糶給如舊則所捐不至甚多而可以成永久之利絕凶年之憂費短利長不為失策

又浙東奏狀 論義役利害條件

臣巡歷到處州竊見本州昨奉聖旨依布衣楊權所請結立義役此見陛下愛民之切雖草茅之言苟有便於民者無不采納施行天下幸甚然本州目今奉行却有未盡善者如今上戶官戶寺觀出田以充義田此誠善矣而本州却令下戶只有田一二畝者亦皆出田或令出錢買田入官而上戶田多之人却計會減縮所出殊少其下戶今既或被科出田將來却不充役無緣復收此田之租乃是因貧民以資上戶此一未盡善也如逐都各立役首管收田租排定役次此其出納先後之間亦未免有不公之弊將來難施刑罰轉添詞訴此二未盡善也又如逐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十九

都所排役次今日已是多有不公而况三五年後貧者或富富者或貧臨事不免却致爭訟此三未盡善也所排役次以上戶輪充都副保正中下戶輪充夏秋戶長上戶安逸而下戶賠費此四未盡善也凡此四事是其大槩目下詞訴紛然何況其間更有隱微曲折未可猝見若不兼采衆論熟加考究竊恐將來弊病百出詞訴愈多改之則枉費前功不改則反貽後患將使義役之名重為異議者所笑無復可行之日誠有未便臣昨見紹興府山陰縣見行義役只是本縣勸諭人戶各出義田均給保正戶長各有畝數具載砧基其保正戶長依舊只從本縣定差更不別置役首亦不先排役次而其當役之戶既有義田可

收自然樂於充應不至甚相糾評但其割田未廣去處未免尚仍舊弊若更葺理增置便無此患竊謂其法雖似濶疎然却簡直易明無他弊病又且不須衝改見行條法委實利便故嘗取其印本砧基行下州縣然以未經奏請畫降指揮州縣往往未肯奉行臣愚欲望聖慈詳酌行下處州止令合當應役人戶及官戶寺觀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止用山陰縣法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俟處州行之有緒却令諸州體做施行庶幾一變義風永息爭競

又浙東奏狀 論鹽課私販之弊

浙東所管七州而四州瀕海既是產鹽地分而民間食鹽必資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下

客鈔州縣又有空額比較增虧此不便之大者夫產鹽地分距亭場去處近或跬步之間遠亦不踰百里故其私鹽常賤而官鹽常貴利之所在雖有重法不能禁止故販私鹽者百十成羣或用大船搬載廷尉既不得訶州郡亦不能詰反與通同資以自利或乞覓財物或私收稅錢如前日所奏台州一歲所收二萬餘貫是也以此之故除明越兩州稍通客販粗有課利外台溫兩州全然不成次第民間公食私鹽客人不復請鈔至有一場一監累月之間不收一袋不支一袋而官吏糜費士卒搔擾有不可勝言者然以有鉅較之法州縣恐有殿罰則不免創立監舖抑勒民戶妄作名色抑令就買出入暗昧不可稽考大約

瘠民以肥吏困農民以資游手為州縣為提舉主管者非不知之然皆以國計所資不敢輒有陳說日深月久民愈無聊若不變通恐成大患臣生長福建竊見本路下四州軍舊行產鹽之法令民隨二稅納產鹽錢而請鹽於官近歲官鹽雖不支給而民間自食私鹽官司既得產鹽稅錢亦不復問其私販雖非正法然實兩便欲乞聖慈特詔有司取會福建路轉運司下四州軍見行產鹽法其餘州軍自依舊法施行則亦革弊救民之一事也

漳州奏狀 條奏經界行否利害

光宗即位除先生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漳汀三州經界先生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五

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董之法上之而土居豪右侵漁貧弱者以為不便沮之卒不得行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指揮今臣相度漳州先行經界事聞奏者臣衰晚迂疎無所能似猥蒙聖恩畀以郡綬靜維僥倖當懼無以補報萬分今者幸逢聖朝不忘遐遠推行仁政首於二郡以臣適守是邦使得與討論之列其為慶幸何可勝言臣自早年即為縣吏實在漳泉兩郡之間中歲為農又得備諸田畝之事竊見經界一事最為民間莫大之利其紹興年中已推行處至今圖籍有尚存者則其田畝猶可稽考貧富得實訟訟不繁公私之間兩得其利獨此泉漳汀州不曾推行細民業去產存其苦固不勝言而州縣坐失常賦日朘月削其勢亦將何所

底止然而此法之行其利在於官府細民而豪家大姓猶更奸民皆所不便故向來議臣屢請施行輒為浮言所沮甚者至以汀州盜賊藉口恐脅朝廷殊不知往歲汀州累次盜賊正以不曾經界貧民失業更被追擾無所告訴是以輕於從亂其時初未嘗有經界之役也以此相持久無定論不惟汀州之民不能得其所欲而漳泉二州亦復并為所累弊日益深民日益困論者惜之今者議臣之請且欲先行泉漳二州而次及於臨汀既免一州盜賊過計之憂又有以慰兩郡貧民延頸之望誠不可易之良策也臣雖多病精力早衰無以仰副使令然不敢先一身之勞佚而後一州之利害竊獨任其必可行也然今已是仲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五

秋向去十月農隙之時只有兩月之久若蒙聖恩特許施行則所有合行事件欲乞便令監司州郡一面施行若候得旨方行奏請更俟報可竊恐遲緩不及於事須至條畫并此奏聞今具下項

一推行經界最急之務在於推擇官吏臣昨因本路諸司行下詢究嘗具已見申陳欲乞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主其事使擇一郡守臣汰其昏繆疲軟力不任事如臣等者而使郡守察其屬縣令或不能則擇於其佐又不能則擇於他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闕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或權領縣事或只以措置經界為各使之審思

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果得其人則事克濟而民無擾矣

一經界之法打量一事最費功力而紐折算計之法又人所難曉者本州自開初降指揮即已差人於隣近州縣已行經界去處取會到紹興年中施行事目及募本州舊來有曾經奉行諳曉算法之人選擇官吏將來可委者日逐講究聽候指揮但紹興年中戶部行下打量攢算格式印本多方尋訪未見全文竊恐諸州亦未必有欲乞聖慈特詔戶部根檢騰黃點對行下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五

一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濶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眾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為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人戶田宅之濶狹高下也其諸郡合為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為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然猶竊慮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賠備若蒙朝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為買紙額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倅及所差官會計買紙額工之費實用若干錢物具申漕憲兩司許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如此則大

利可成而民亦不至甚病矣。又據龍巖縣尉劉璧申經界之行。惟里之正長其役最爲煩重。驢理畝畝分別土色均攤賦稅。其在當時動經再歲。彼出入阡陌妨廢家務。固不勝其勞。一有廣狹失度。肥磽失宜。輕重失當。其詞訴並興。而督責又隨至矣。然有產則有役。適當重難。使出心力以應役使。亦無可奈何。然彼皆鄉民。安知經界書算。則必召募書人以代此役。而書人能書算及嘗爲胥史之傑黠者。莫不乘時邀求高價。執役之人急於限期。不免隨索則酬。而又簿書圖帳所用紙札亦復不貲。執役之人安能勝此勞費。竊謂經界之在今日不可不行之。亦不患無成。若里正里長書人紙札之費。儒宗理要 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五

有以處之。則可舉行。若坐視則殫力耗財。如曩日恐非仁政之意也。
一紹興經界打量既畢。隨畝均產。而其產錢不許過鄉。此蓋以算數太廣。難以均敷。而防其或有走弄失陷之弊也。若使諸鄉產錢祖額素來均平。則此法善矣。若逐鄉產錢祖額本來已有輕重。卽是使人戶徒然遭此一番打量。攢算之擾。而未足以革其輕重不均之弊。無乃徒爲煩擾。而不免有害多利少之歎乎。今來推行經界。乃是非常之舉。不可常守常法。欲乞特許產錢過鄉通縣。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實爲利便。

一本州民間田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有常平租課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納稅租。輕重亦各不同。政使坐落分明。簿書齊整。尚難稽攷。何況年來產田之稅。旣已不均。而諸色之田。散漫參錯。尤難檢計。姦民猾吏。並緣爲奸。實佃者或申逃。闕無田者反遭依寄。至於職田。依寄不足。則或撥別色官錢以充之。如此之類。其弊不可偏舉。今來欲行經界。若更存留此等名字。則其有無高下。仍舊不均。而其名色猥多。不三數年。又須生弊。爲今之計。莫若將見在田土。打量步畝。一槩均產。每田一畝。隨九品高下。定計產錢幾文。而總合一州諸色租稅錢米之數。却以產錢爲母。別定等則。一例均敷。每產一

文納米若干。錢若干。米只一倉受納。錢亦一庫交收。却以到官之數。照元分數。分隸若干。爲省計。若干爲職田。若干爲學糧。若干爲常平。遂旋撥入諸色倉庫。除逐年二稅造簿之外。每遇辰戌丑未之年。逐縣更令諸鄉各造一簿。開具本鄉所管田數。四至步畝等第。各注每人管業。有典賣。則云原係某人管業。某年典賣。某人見今管業。却於後項通結。逐一開具某人田若干。某產錢若干。使其首尾互相照應。又造合縣都簿一扇。類聚諸簿。通結逐戶田若干畝。產錢若干文。其有田業散在諸鄉者。則并就煙爨地分。開排總結。並隨秋料稅簿。送州印押。下縣知佐通行收掌。戶人遇有交易。卽將契書及

兩家砧基照鄉縣簿對行批鑿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矣
但或者尚疑如此則本州產田納稅本輕而今當反重官田
納稅本重而今當反輕施行之後爭競必多須俟打量了畢
灼見多寡實數方可定議其說似亦有理伏乞聖慈并與行
下俟一面打量了畢別具利害申奏聞次

一本州更有荒廢寺院田產頗多目今並無僧行住持田土為
人侵占逐年失陷稅賦不少將來打量之時無人照對亦恐
別生奸弊加以數年將遂不可稽考欲乞特降指揮許令本
州出榜召人實封請買不惟一時田業有歸民益富實亦免
向後官司稅賦因循失陷而又合於韓愈所謂人其人廬其
儒宗理要朱子 卷五 治平類文集 五
居之遺意誠厚下足民懷斥異教不可失之機會也

朱子卷五 終

朱子卷六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治平類

文集

已酉擬上封事三

謂宜遠便嬖以近正直
事目見格致類

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
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
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
忠直蓋君子小人如水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
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
儒宗理要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一

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
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
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權有
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
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
有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
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苟非心正
身脩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
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
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本朝大儒程頤

在元祐間常進言於朝以爲人主當使一日之中親賢臣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此皆切至之言也然後主不能用亮之言故卒以黃皓陳祗而亡其國元祐大臣亦不能自用願說故紹聖元符之禍至今言之猶可哀痛前事不遠惟聖明之留意焉

已酉擬上封事七

謂宜精選任以明體統
事目見格致類

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和承意爲能不

信宗理要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二

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以爲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諫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彊綱

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臣不信也

已酉擬上封事八

謂宜振紀綱以厲風俗
事目見格致類

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意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

信宗理要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三

紀既正則天下之人自將各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加之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爲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羣議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自聖志灑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

乃滅亡賈誼嘗為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為寒心也哉一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惟聖明之留意焉

已酉擬上封事九

請宜節財用以固邦本 事目見格致類

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國家承五季之弊祖宗創業之初日不暇給未及大為經制故其所以取於民者比之前代已為過厚重以熙豐變法頗有增加而建炎以來地削兵多權宜科須又復數倍供輸日久民力已殫而間者諸路上供多入內帑是致戶部經費不足遂廢祖宗破分之法而上供歲額必取十分登足而後已期限迫促科責嚴峻監司州縣更相督迫唯務自寬已責何暇更察民情捶撻號呼有使人不忍聞者而州縣歲入多作上供起發則又於額外巧作名色黃綠刻剝此民力之所以大窮也計其所以至此雖云多是贍軍然內自京師外達郡邑上自宮禁下至胥徒無名浮費亦豈無可省者竊計若能還內帑之入於版曹復破分之法於諸路然後大計中外冗費之可省者悉從廢罷則亦豈不能少有所濟而又擇將帥核軍籍汰浮食廣屯田因時制宜大為分別則供軍不貲之費庶幾亦可減節而民力之寬

於是始可議矣

戊申應詔封事

謂風俗不知忠義名節 事目詳見時政類

紀綱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唱則唱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耻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疑眾排指為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聽下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五

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眾以為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仗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為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

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奸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慮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以頓顛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臬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爲仗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雖以臣知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蓋其奸而其爲害至於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爲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爲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耶

經筵講義 論大學齊治平之道 事目見格致類

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物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六

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心之發則意也不能純一於善而不免爲自欺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不能推而致之使其內外昭融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際私欲萌焉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物則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也不能即而窮之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固不盡雖欲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於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

答張敬夫 謂當正心術以立大本

奏草已得竊觀所論該貫詳明本末巨細無一不舉不欲有爲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七

見已如欲有為未有舍此而能濟者但使介途行此害義理失
幾會之大者若敵人有謀不拒吾請假以容車之地使得往來
朝謁不知又將何以處之今幸彼亦無謀未納吾使不若指此
為變追還而顯絕之乃為上策若必待彼見絕而後應之則進
退之權初不在我而非所以為正名之舉矣某常謂天下萬事
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
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
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
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
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

信論六理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八

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
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
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濶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
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却是成已功夫於立
本處未甚端的故其論此使人主亦無下功夫處今乃知欲圖
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為先務
聲色貨利為至戒然後乃可為者此區區近日愚見之拙法若
未有孟子手段不若且循此塗轍之無悔吝也

答鄭景望 論刑法輕重之美

虞書論刑最詳而舜典所記尤密其曰象以典刑者象如天之

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
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
可宥者也曰流宥五刑者流放竄極之類所以待夫罪之稍輕
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動勞而不可加以刑
者也四凶正合此法曰鞭作官刑朴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以待夫
罪之輕者也曰金作贖刑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朴之刑而情法
猶有可議者也疑後世始有贖五刑法非聖人意也此五句者從重及輕各有條
理法之正也曰眚災肆赦者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
而入於當贖之刑則亦不罰其金而直赦之也此一條專為輕刑設春秋肆大
眚則過誤之大入于典刑者亦肆之矣所以為失刑也書又曰
曰宥過無大眚過之大入於典刑者特用流法以宥之耳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九
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宥之
法則亦不宥以流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
輕而入重猶今律之有名例又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
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
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
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
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矣夫豈一於
輕而已哉又以舜命臯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
已 鞭朴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
行不領於士官事之宜也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

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為空言，以悞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為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為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彊暴賊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况君子得志而有為，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為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

井田類說

漢文帝十三年除田租，荀氏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彊富人，占田逾侈，此處疑有闕字，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富，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彊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彊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彊，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已，是自專其地也。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十

十一

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弗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彊，卒而規之，並起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綱紀大略，其致一也。本志曰：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十一

十二

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出入相交，佇望相接，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更耕之，換易其處。何休曰：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墾肥饒不得獨樂，墾墾不墾，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得獨苦三年一換土易居。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稅，賦謂計口發財。六字係班志，六字係班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稅給郊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充實以下俱班志文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中弗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環廬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畔，雞豚狗

豕無失其時。女脩蠶織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比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爲大夫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於野。其詩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疇至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云。同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春則出。民間胥平旦坐於左塾。比長坐於右塾。畢出而後歸。多亦如之。入者必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何休日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冬則民既入。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燭火。同工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所者。因而相與歌詠以言其情。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六 台平類文集 七

是月餘。子亦在序室。未征役。爲餘子。八歲入小學。學上。十甲五行四方書。計之書。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始知以下。班志文。十五入大學。學先王禮樂。而知朝廷。二字。班志。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於鄉學以下。以何休說。增損脩定。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將散。行人振木鐸以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

後仁。錄此道也。九年以下。班志脩定。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衆。班志並。作終字。衆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圃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于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有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牧有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年大簡輿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連帥以下。並依班志。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六 台平類文集 七

學校貢舉私議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

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爲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塗。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

傷宗理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五

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爲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爲患。而唱爲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於太學。其說雖若賢於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塗之狹。又將有甚於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校計得失於日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又不唯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而改制。以漸復

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眾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諭。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兢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其詳則繼此而逐陳之。夫所以必均諸州之解額者。今之士子。不安於鄉舉。而爭趨

傷宗理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五

大學試者。以其本州解額窄。而試者多。太學則解額濶。而試者少。本州只有解試一路。大學則兼有舍選之捷徑。又可以智巧而經營也。所以今日倡爲混補之說者。多是福溫處婺之人。而宅州不與焉。非此數州之人。獨多躁競。而他州之人。無不廉退也。乃其勢驅之。有不得不然者耳。然則今日欲救其弊。而不以大均解額爲先務。雖有良法。豈能有所補哉。故莫若先令禮部取見逐州三舉終場人數。通比舊額。都數定。以若干分爲率。而取其若干。以爲新額。又損太學解額。舍選取人。分數使與諸州不至大段殊絕。則士安其土。而無奔趨流浪之意矣。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

所當爲。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爲增益而欲爲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唯可以脩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爲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胥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復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可不以其漸。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備宗理要。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七

又折其半以爲德行科。明立所舉德行之目。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俸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入太學。於近上齋舍安插。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時延請詢攷。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薦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人分數。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住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所以必罷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寧罷之。而議者不以爲是者。非罷詩

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溫公呂申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唯劉摯爲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而爲言耳。是其識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議先王教學官人之本意哉。今當直罷。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衆。未欲遽罷。則限以三舉而遞損其取人之數。俟其爲之者少。而後罷之。則亦不駭於俗。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諸經子史時務之業者。古者太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況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爲

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需。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也。然欲其一且而盡通。則其勢將有所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書詩爲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爲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爲一科。

而百年試之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論則分諸子為四
 科而分年以附焉策則諸史時務亦然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
 習之史而皆可為當世之用矣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
 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
 斷者其制度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
 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
 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謬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
 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
 明辨以求真是則為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
 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
 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
 為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
 文不暇恤也蓋諸經皆然而春秋為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謬
 乃反以為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
 益甚名為治經而實為經學之賊號為作文而實為文字之妖
 不可坐視而不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
 法而皆以注疏為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脩王安石邵
 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
 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脩蘇軾
 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九

時儀禮則劉敞一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炎
 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
 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今應舉
 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內一般聲說
 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為主而旁通它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
 不敢妄牽已意而必有據依矣其命題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
 治經既無家法其穿鑿之弊已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又多
 為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
 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
 趨附離合之巧其始蓋出於省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
 王之一題然而當時傳聞猶以為怪及今數年則無題不然而
 人亦不之怪矣主司既以此唱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
 務裁剪經文巧為偃餽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為經學賊中之
 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於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已各立家
 法則此弊勢當自革然恐主司習熟見聞尚仍故態却使舉子
 愈有拘礙不容下筆願下諸路漕司戒敕所差考試官今後出
 題須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剪如有故違許應舉人依經直
 答以駁其謬仍經本州及漕司陳訴將命題人重作行遣其諸
 州申到題目亦令禮部國子監長貳看詳糾舉違罰則主司不
 敢妄出怪題而諸生得守家法無復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賢文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九

集策問皆指事設疑據實而問多不過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尚存舊體而呂申公家傳記熙寧事乃云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為說詞以應之然則此風蓋未遠也今亦宜為之禁使但條陳所問之疑略如韓歐諸集之為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而息其諛佞之姦心矣其必使答義者通貫經文條陳眾說而斷以己意者其說已略具於家法之條矣蓋今日經學之難不在於治經而難於作義大抵不問題之大小長短而必欲分為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後多者三二千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如此不唯不成經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二十

學亦復不成文字而使學者卒歲窮年枉費日力以從事於其間甚可惜也欲更其弊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它說而以己意反復辯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今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今日經義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答義不至枉費辭說日力亦有餘矣至於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弊而論子史者不復訂以經指又俗學卑近之失皆當有以正之使治經術者通古今議論者識原本則庶乎其學之至矣其學較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為學官以求實學之士裁減解額

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者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為義而不為利且以本朝之士言之如李廌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為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為道藝稱弟子者中心說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浸壞所謂太學者但為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為科舉之文而嘗得雋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所求於學其奔趨輻輳而來者不過為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二十一

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耻之心殊非國家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為人師者以為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利誘之法而使為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大學之教不為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為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嚴為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

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為甚失職矣其計會監
試潛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
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
義理之教而不但為私舉之學矣至於制舉名為賢良方正而
其實但得記誦文詞之士其所投進詞業亦皆無用之空言而
程試論策則又僅同覆射兒戲初無益於治道但為仕宦之捷
徑而已詞科則又習於諛諛夸大之詞而競於駢儷刻雕之巧
尤非所以為教至於武舉則其弊又不異於儒學之陋也欲革
其弊則制科當詔舉者不取其記誦文詞而取其行義器識罷
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於廷訪以時務之要而不窮以隱僻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卷六

五

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其文字之體使以深厚簡嚴為主而
以能辨析利害敷陳法度為工武舉則亦使學官放經義論策
之制參酌定議頒下武經總要等書而更加討論補其遺逸使
之誦習而立其科焉則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為
俗學之所病矣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
以復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方來與夫規規然
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變一二於其間者利害相絕固有
間矣草茅之慮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說以為當路之君子其
或將有取焉

上宰相荒政書

儒宗理要

朱子卷六

竊惟朝廷今日之政無大無小一歸弛緩今亦未暇一一條數
以恩崇聽且以荒政論之則於天下之事最為當急而不可緩
者而荒政之中有兩事焉又其甚急而不可少緩者也一日給
降緡錢廣糴米斛今二廣之米艫舳相接於四明之境乘時收
糴不至甚貴而又顆粒勻淨不雜糠粃乾燥堅碩可以久藏欲
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數奏降給緡錢二三百萬付熹收糴則
百萬之粟旬月可辦儲蓄既多緩急足用政使朝廷別有支撥
一紙朝馳而米夕發矣且逢時不免轉大農之粟發內帑之幣
以應四方之求矣積之於此與彼何異而又乘賤廣糴利重費
輕殆與臨期支撥糴貴傷財者不可同日而語且今米船已集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五

求售無所停住日久坐失本利後者懲創因不復來無窮之害
實自今始此一事也二曰速行賞典激勵富室蓋此一策本以
誘民事急則藉之以為一時之用事定則酬之以為後日之勸
旋觀今日失信已多別有緩急何以使眾欲望明公察此事理
特與數奏照會元降即與推恩使已輸者無怨恨不滿之意未
輸者有歆豔慕用之心信令既行願應者眾則緩急之間雖百
萬之粟可指揮而辦况是此策不關經費揆時度事最為利宜
而乃遷延歲月沮抑百端使去歲者至今未曾完實而今歲者
方且反覆卻難未見涯際是失信天下固足以為今日之所甚
憂而自壞其權宜濟事之策者亦今日之所可惜也謀國之計

垂戾若此。臨事而悔。其可及哉。此二事也。然或者之論。則以爲朝廷樽節財用。重惜名器。以爲國之大政。將在於此。二者之請。恐難必濟。愚竊以爲不然也。夫樽節財用。在於塞侵欺滲漏之弊。愛惜名器。在於抑無功倖得之賞。今將預儲積蓄。以大爲一方之備。則非所謂侵欺滲漏之弊也。推行恩賞。以昭示國家之信。則非所謂無功倖得之賞也。且國家經費。用度至廣。而耗於養兵者十而八九。至於將帥之臣。則以軍籍之虛數。而濟其侵欺之姦。餽餽之臣。則以簿籍之虛文。而行其盜竊之計。苞苴輦載。爭多鬪巧。以歸於權幸之門者。歲不知其幾巨萬。明公不此之正。傾乃規規焉。較計毫末於饑民口吻之中。以是爲樽節財用之計。愚不知其何說也。國家官爵。布滿天下。而所以與之者。非可以限數也。今自上執政。下及庶僚。內而侍從之華。外而牧守之重。皆可以交結託附而得。而比來歸正之人。近習戚里之輩。大者荷旄仗節。小者正任橫行。又不知其幾何人。明公不此之愛。而顧愛此。迪功文學。承信校尉。十數人之賞。以爲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說也。然熹亦嘗竊思其故而得其說矣。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者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者也。蓋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五

民心一失。則不可以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明公試觀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饑餓。赤眉黃巾。葛榮黃巢之徒。其事已可見也。明公當此無事之時。處置一二小事。尚且瞻前顧後。踰時越月。而不能有所定。萬一薦饑之餘。事果有不可知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明公自度。果有以處之。則熹不敢言。若無以處之。則與其拱手熟視。而俟其禍敗之必至。孰若圖難於易。圖大於細。有以消弭其端。而使之不至於此也。古之人固有雍容深密。不可窺測。平居默然。若無所營。而臨大事。決大策。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然從今觀之。自其平日無事之時。而規撫措畫。固已先定於胸中。是以應變之際。敏妙神速。決不若是其泄泄而沓沓也。况今祖宗之讎。恥未報。文武之境。土未復。主上憂勞惕厲。未嘗一日忘北向之志。而民貧兵怨。中外空虛。綱紀凌夷。風俗敗壞。政使風調雨節。時和歲豐。尚不可謂之無事。况其饑饉狼狽。至於如此。爲大臣者。乃不愛惜分陰。勤勞庶務。如周公之坐以待旦。如武侯之經事綜物。以成上意之所欲爲者。顧欲從容偃仰。玩歲愒日。以僥倖目前之無事。殊不知如此不巳。禍本日深。熹恐所憂者。當不在於流殍。而在於盜賊受其害者。當不止於官吏。而及於邦家。竊不自勝。漆室婺婦之憂。一念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五

至此心膽墮地念不可不一為明主言之而猶未敢率然以進敢先以告於下執事惟明公深察其言以前日遲頓寬緩之咎自列於明主之前君臣相誓務以盡變前規共趨時務之急而於熹所陳荒政一二事者少加意焉則熹雖衰病不堪吏役尚可勉悉疲駑以備鞭策至其必不可支吾而去後來之人亦得以因其已成之緒葺理整頓仰分顧憂如其不然則熹之愚昧衰遲明公不如早罷其官守解其印綬使毋得以其狂瞽之言上竇聖聰則熹也謹當緘口結舌歸臥田間養雞種黍以俟明公功業之成羞愧以死是亦明公始終之厚賜也

備宗理要 朱子

卷六

治平類文集

五

朱子卷七

治平類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語錄

總論治道

立一箇簡易之法與民由之甚好夏商井田法所以難廢者固是有聖賢之君繼作亦是法簡不似周法繁碎然周公當其時不得不恁地惟繁故易廢使孔子繼周必能通變使簡易不至如是繁碎今法極繁人不能變通只管築塞在這裏

問歐公本論謂今冠昏喪祭之禮只行於朝廷宜令禮官講明

備宗理要 朱子

卷一

治平類語錄

一

頒行於郡縣此說如何曰向來亦曾頒行後來起告訐之訟遂罷然亦難得人教他問三代規模未能遽復且講究一箇粗法管領天下如社倉舉子之類先生曰譬如補鍋謂之小補可也若要做須是一切重鑄今上自朝廷下至百司庶府外而州縣其法無一不弊學校科舉尤甚又云今之禮尚有見於威儀辭遜之際若樂則全是失了問朝廷合頒降禮樂之制令人講習曰以前日浙東之事觀之州縣直如視民如禽獸豐年猶多饑死者雖百后夔亦呼召他和氣不來德明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其餘萬事各有一根本如理財以養民為本治兵以擇將為本

今世有二弊法弊時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時弊則皆在人。人皆以私心為之如何變得嘉祐間法可謂弊矣。王荆公未幾盡變之。又別起得許多弊。以人難變故也。揚

今日之法。君子欲為其事。以拘於法而不得。小人却徇其私。敢越於法而不之顧。人傑

今人只認前日所行之事而行之。便謂之循典故也。須揀箇是底始得。學蒙

古人為政一本於寬。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後有以得其當。今人為寬。至於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梢却是姦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海若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七 治平類語錄 二

為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則所更一事未必成。閉然成紛擾。卒未已也。至於大家且假借之。故子產引鄭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人傑

因言處置天下事直是難。救得這一弊。少間就這救之之心。又生那一弊。如人病寒下熱藥。少間又變成燥熱。及至病熱下寒藥。少間又變得寒。到得這家計壞了。更支吾不住。剛

問州縣間寬嚴事。既已聞命矣。若經世一事使先生見用。其將何先。曰。亦只是隨時。如壽皇之初是一樣。中間又是一樣。只合隨時理會。問今日之治。奉行祖宗成憲。然太祖皇帝以來。至今其法亦有弊。而當更者。曰。亦只是就其中整理。如何便

超出做得。如薦舉。如科場。如銓試。就其中從長整理。問向說諸州廂禁軍。與屯戍大軍。更互教閱如何。曰。亦只是就其法整理。既而歎曰。法度尚可移。如何得人心變易。各人將他心去行法。德明

井田封建

井田之法。要行。須是封建。令逐國各自去理會。如王畿之內。亦各有都鄙家。鄙。漢人嘗言郡邑在諸國之外。而遠役於中都。非便。問漢以王國。雜見於郡縣間如何。曰。漢本無法度。德明

問市廛而不征。此市在何處。曰。此都邑之市。人君國都。如井田樣。畫為九區。而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官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七 治平類語錄 三

室前一區為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賦其廛者。謂收其市地錢。如今民間之鋪面錢。蓋逐末者多。則賦其廛而抑之。少則不廛。而但治以市官之法。所以招徠之也。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市中惟民乃得入。凡公卿大夫有爵位者。及士者。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如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則罰之。幕世子過市。則罰之。帶命夫命婦過市。則罰之。蓋帷之類。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在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

封建實是不可行。若論三代之世，則封建好處，便是君民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輒易，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

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為得？曰：論治亂畢竟不在此，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為己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為得。賈誼於漢言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武帝。

端蒙

柳子厚封建論，則全以封建為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建為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七 治平類語錄 四

來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為固也。如役法亦然，荆公只見差役之害而免役之利，先生云：差役時皆土著家戶，人州縣亦較可靠，免役則皆浮浪之人。靖康間州縣亦有守令要守，而吏民皆散去，無復可恃。然其弊亦不勝其多。

因言宗室之盛，曰：頃在漳州，因壽康登極，恩宗室重試出官。一日之間，出官者凡六十餘人。州郡頓添許多俸給，幾無以支。吾朝廷不慮久遠，宗室日盛，為州郡之患。且如一人有十子，便用十分孤遺請受，有子孫多則寧不肯出官，蓋出官則其子孫孤遺之俸皆止，而一官之俸反不如孤遺眾分之多也。在法，宗室無依倚者，方得請孤遺俸，有依倚者不得請，有依

倚謂其伯叔兄弟有官，可以相依倚而不至於困乏。今則有伯叔兄弟為官者，反得憑勢以請孤遺之俸，而真孤遺無依倚者，反艱於請，以其無援而州郡沮抑之也。不知當初立法如何，煞有不公處。如宗室丁憂，依舊請俸，宗室選人待闕，亦有俸給，恩亦太重矣。朝廷更不思久遠，他日為州郡之害未涯也。如漢法，宗室惟天子之子，則裂地而王之，其王之子則嫡者一人繼王，庶子則皆封侯，侯惟嫡子繼侯，而其諸子則皆無封。故數世之後，皆與庶人無異，其勢無以自給，則不免躬農畝之事，如光武少年自販米是也。

選舉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七 治平類語錄 五

呂與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政事、曰文學。德行則待州縣舉薦，下三科却許人投牒自試。明經裏面分許多項目，如春秋則兼通三傳，禮則通三禮，樂則盡通諸經所說樂處。某看來樂處說也未盡，政事則如試法律等，及行移決判事，又定為試辟，未試則以事授之，一年看其如何，辟則令所屬長官舉辟，遠器云：這也只是法，曰：固是法也，待人而行。然這却法意詳盡，如今科舉直是法先不是了。今來欲教吏部與二三郎官盡識得天下官之賢否，定是了不得。這事，林擇之曰：今士人所聚多處，風俗便不好，故太學不如州學，州學不如縣學，縣學不如鄉學，曰：太學真箇無益於國家教化。

之意何在向見陳魏公說亦以為可罷義剛

祖宗時科舉法疎濶張乖崖守蜀有士人亦不應舉乖崖去尋得李旼出來舉送去如士人要應舉時只是着布衫麻鞋陳

太守略看所業方請就客位換襪相見方得請試只一二

人試訖舉送舊亦不糊名仁宗時方糊名揚康節謂天下治則人上行天下亂則人上文太祖時人都不理會文仁宗時人會說今又不曾說只是胡說因見時文義甚

是使人傷心揚王介甫三經義固非聖人意然猶使學者知所統一不過專念

備宗理要朱子 卷七 治平類語錄 六 本經及看注解而以其本注之說為文辭主司考其工拙而

定去留耳豈若今之違經背義恣為奇說而無所底止哉當

時神宗令介甫造三經義意思本好只是介甫之學不正不

足以發明聖意為可惜耳今為經義者又不若為詞賦詞賦

不過工於對偶不敢如治經者之亂說也聞虜中科舉罷即

曉示云後舉於某經某史命題仰士子各習此業使人心有

所定止專心看一經一史不過數舉則經史皆通此法甚好

今為主司者務出隱僻題目以乘人之所不知使人弊精神

於檢閱茫然無所向方是果何法也備包顯道言科舉之弊先生曰如他經尚是就文義上說最是春

秋不成說話多是去求言外之意說得不成模樣某說道此

皆是侮聖人之言却不如王介甫樣索性廢了較強又笑云

常有一人作隨時變通論皆說要復古至論科舉要復鄉舉

里選却說須是歇二十年却行要待那種子盡了方行得說

得來也是義剛器遠問今士人習為時文應舉如此須當有箇轉處否曰其舊

時看天下如何有許多道理如今看來只有一箇道理只有

一箇學在下者也着如此學在上者也着如此學在上若好

學自見道理許多弊政亦自見得須要整頓若上好學便於

學舍選舉賢儒如胡安定孫明復這般人為教導之官又須

將科目盡變了全理會經學這須會好今未說士子且看朝

廷許多奏表支離蔓衍是說甚麼如語宰相只須說數語戒

諭如此做足矣敬之云先生常說表奏之文下諛其上也諛

敕之文上諛其下也賀孫問今日科舉之弊使有可為之時此法何如曰也廢他不得然

亦須有箇道理又曰更須兼他科目取人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法是第一義今不能行只是就

科舉法中與之區處且變着如今經義格子使天下士子各

通五經大義一舉試春秋一舉試三禮一舉試易詩書祭懷

挾出題目使寫出註疏與諸家之說而斷以己意策論則試

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如此亦不為無益欲革奔競之弊則均諸州解額稍損太學之額太學則罷月書季考之法皆限之以省試獨取經明行脩之人如此亦庶幾矣木之

因說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着實因歎息云最可愛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糊是非都沒理會賀孫

有少年試教官先生曰公如何須要去試教官如今最沒道理是教人懷牒來試討教官其嘗經歷諸州教官都是許多小

兒子未生髭鬚入學底多是老大底人如何服得他其思量須是立箇定制非四十以上不得任教官又云須是罷了堂

儒宗理要朱子 卷七 治平類語錄 八

除及註授教官却請本州鄉先生為之如福州便教林少穎這般人做士子也歸心他教也必不苟又曰今教授之職只

教人做科舉時文若科舉時文他心心念念要爭功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設官置吏費廩祿教他做也須

是當職底人怕道人不曉義理須是要教人識此如今全然無此意如何恁地賀孫

坐中有說赴賢良科曰向來作時文應舉雖是角虛無實然猶是白直却不甚害事今來最是喚做賢良者其所作策論更讀不得緣世上只有許多時事已前一齊話了自無可得說如筆酒相似第一番淋了第二番又淋了第三番又淋了如

今日管又去許多糟粕裏淋有其麼得話既無可得話又只管要新最切害處是輕德行毀名節崇智術尚變詐讀之使人痛心疾首不知是甚世變到這裏可畏可畏這都是不祥之兆隆興以來不恁地自隆興以後有恢復之說都要來說功名初不會濟得此事今看來反把許多元氣都耗却管子孔門所不道而其言猶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如今將禮義廉恥一切掃除了却來說事功賀孫

問學究一科沿革之故曰此科即唐之明經是也進士科則試文字學究科但試墨義有才思者多去習進士科有記性者則應學究科凡試一大經者兼一小經每段舉一句令寫上

儒宗理要朱子 卷七 治平類語錄 九

下文以通不通為去取應者多是齊魯河朔間人只務熟讀和注文也記得故當時有董五經黃二傳之稱但未必曉文義正如和尚轉經相似又有可待之禮亦不與進士等進士入試之日主文則設案焚香垂簾講拜至學究則徹幕以防傳義其法極嚴有渴至飲硯水而黔其口者當時傳以為笑歐公亦有詩云焚香禮進士徹幕待諸生其取厭薄如此荆公所以惡而罷之但自此科一罷之後人多不肯去讀書儒用

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一世之用自古及今只是這一般人但是有聖賢之君在上氣焰大薰蒸陶冶得別這箇自爭八九分

只如時節雖不好，但上面意思略轉，下面便轉，況乎聖賢是甚力量，少間無狀底人，自銷鑠改變，不敢做出來，以其平日為己之心，為公家辦事，自然脩舉，蓋小人多是有才底。儒用荀悅曰：教化之行，挽中人而進于君子之域，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塗。若是舉世恇地，各舉其職，有不能者，亦須勉強去做，不然也。怕公議既無，公議舉無忌憚了。葉孫今日人材，須是得箇有見識，又有度量人，便容受得。今日人材，將來截長補短使。升卿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去為事，挨得過時，且過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會。事且恁鶻突，才理會得分。朱子 卷七 治平類語錄 十

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少經挫抑，却悔其太惺惺了。一切利方為圓，且恁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識長進，當官者上下大小，以不見吏民，不治事為得策，曲直在前，只不理會。庶幾民自不來，以此為止訟之道。民有冤抑，無處伸訴，只得忍過。便有訟者，半年周歲不見消息，不得了決。民亦只得休和。居官者遂以為無訟之可聽，風俗如此，可畏可畏。周今日人才之壞，皆由於詆排道學。治道必本於正心修身，實見得恁地，然後從這裏做出。如今士大夫，但說據我逐時恁地做也，做得事業，說道學說正心修身，都是閒說話。我自不消得用此。若是一人叉手並脚，便道是矯激，便道是邀名，便道

是做崖岸，須是如市井底人，拖泥帶水，方始是通儒實才。孫

官制

周不置三公之官，只是冢宰以下六卿為之。周公嘗以冢宰為太師，顧命乃同召太保、爽、蒞、伯、彤、畢、公、衛、侯、毛、公。注謂此六卿也。稱公則三公矣。揚

或問漢三公之官與周制不同，何耶？曰：漢初未見孔壁古文尚書，中周官一篇，說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或錄云：自古文尚

書中周官一篇，說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伏生口授二十五篇，無周官。故漢只置大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而無周三公。少蓋未見古文尚書。但見伏生

口授，故誓立政篇中，所說司徒、司馬、司空，遂誤以是為三公而置之。愚按：漢高后元年初，置少傅、平帝元始元年，又置太保、太師，然當時所建三公實司徒、司馬、司空，非此之

謂但因其字義以為師保之職，故亦甚尊崇之。位在三公上，東漢稱為三公，後世易為三師，皆是意也。使西漢明見周官有所據，依必不若是外矣。又按漢書百官表中，却曰：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又曰：或說司馬、司徒、司空，是為三公。其說與周官合者，豈孔氏書所謂傳之子孫，以賂後代者，至是私有所傳，授故班固得以此述之歟？抑但習聞其說，無所折衷，故兩存之，而不廢耶？古文尚書至東晉時，因內史梅願始行于世。東晉之前，如楊雄以酒誥為虛談，趙岐杜預以說命、皋陶謨等篇為逸書，則其證也。古者諸侯之國，只得置司徒、司馬、司空三卿為天子方得置三公。三孤六卿，牧誓立政所紀，周是時方為諸侯，乃侯國制度。周官所紀，則在成王時，所以不同。三公三孤，以師道輔佐天子，本是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宗伯，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後世官職益紊，今遂以三公三孤之官為階官貼職之類，不復有師保之

謂但因其字義以為師保之職，故亦甚尊崇之。位在三公上，東漢稱為三公，後世易為三師，皆是意也。使西漢明見周官有所據，依必不若是外矣。又按漢書百官表中，却曰：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又曰：或說司馬、司徒、司空，是為三公。其說與周官合者，豈孔氏書所謂傳之子孫，以賂後代者，至是私有所傳，授故班固得以此述之歟？抑但習聞其說，無所折衷，故兩存之，而不廢耶？古文尚書至東晉時，因內史梅願始行于世。東晉之前，如楊雄以酒誥為虛談，趙岐杜預以說命、皋陶謨等篇為逸書，則其證也。古者諸侯之國，只得置司徒、司馬、司空三卿為天子方得置三公。三孤六卿，牧誓立政所紀，周是時方為諸侯，乃侯國制度。周官所紀，則在成王時，所以不同。三公三孤，以師道輔佐天子，本是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宗伯，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後世官職益紊，今遂以三公三孤之官為階官貼職之類，不復有師保之

任論道經邦之責矣。舊來猶是文臣之有勲德重望者方除。以其有輔教天子之名故也。後世或以諸王或以武臣為之。既是天子之子與武臣豈可任師保之責耶。儒用

或問僕射名義如何。曰舊云秦時置僕射專主射恐不然。禮云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即周官太僕之職君薨以是舉僕射之名。蓋起於此。以其朝夕親近人主後世承誤輒失其真遂以為宰相之號。如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亦是如此。侍中秦官漢因之多是侍衛人主。或錄云或執唾壺虎子之屬行幸則從其初職甚微行則參錯於宦

官之間其初猶以儒者為之。如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嘗掌唾壺是也。以其日與人主相親故浸以用事尚書是掌羣臣

書奏如州郡開拆司管進呈文字凡四方章奏皆由之以達其初亦甚微只如尚衣尚食尚輦尚藥之類亦緣居中用事所以權日重中書因漢武帝游宴後庭去外庭遠始用宦者典事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尤與人主親狎故其權愈重

元帝時弘恭為令石顯為僕射嘗權傾內外。按蕭望之云中書人蓋自武帝始用宦官出入奏事非舊制也及光武即位政事不任三公而盡歸臺閣。或錄云臺即尚書閣即禁中也三公皆擁虛器凡天下事盡入於中書嘗見後漢羣臣章奏首云臣某奏疏上書猶今言殿下陛下之類雖是不敢指斥而言亦足以見其居要地而秉重權矣

當時事無巨細皆是尚書行下三公或不經由三公徑下九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七 治平類語錄 十一

卿。或錄云三公之權反不如九卿所以漢世宦者弄權用事故東漢時不惟尚書之權而九卿之權亦重者此也。按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者蓋時謂六尚書為臺猶今言尚書省也曹操開魏王府未敢即擬朝廷建官。或錄云但置秘書令或

作篡漢之後始改為中書監以其素承寵任故荀勗自中書監尚書監人賀之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或錄云蓋如中書之居中用事親密也問侍中是時為何官曰黃門監即今之門下省左右散騎常侍皆黃門監之屬也西漢時中書之權重東漢時尚書之權重至此則中書之權復重而尚書之權漸輕矣問省字何義曰省即禁也舊謂之禁避漢元后父諱遂改為省。或錄少異

古者人主左右攜提執賤役若虎賁綴衣之類皆是士大夫日相親密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不似而今太隔絕人主極尊嚴真如神明人臣極卑屈望拜庭下不交一語而退漢世禁中侍衛亦是士大夫以孔安國大儒而執唾壺雖儀盆亦是士人執之宋文帝時大臣劉湛入見則與坐語初間愛之視日影之斜惟恐其去後來厭之視日景之斜惟恐其不去後竟殺之魏明帝初說大臣太重則國危小臣太親則身蔽

當時於大臣已為之處置後來左右小臣親密至使中書令某人上床執手強草遺詔流弊便有此事漢宣懲霍光之弊事必躬親又有宦者恭顯出來光武懲王莽之弊不任三公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七 治平類語錄 十二

專歸臺閣尚書御史大夫謁者謂之三臺義剛

昔周公立許多官制都有統攝連屬自秦漢而下皆是因一事

立一官便無些統攝連屬了意

唐之兵盡付與刺史節度使其他牙將之類皆由刺史節度使

碎置無如今許多官屬廣

或問東宮官屬曰唐六典載東宮官制甚詳如一小朝廷置詹

事以統眾務則猶朝廷之尚書省也置左右二春坊以領眾

局則猶中書門下省也左右春坊又皆設官有各率其屬之

意崇文館猶朝廷之館閣贊善大夫猶朝廷之諫議大夫其

官職一視朝廷而為之降殺此等制度猶好今之東宮官屬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七 治平類語錄 十四

極苟簡左右春坊舊制皆用賢德者為之今遂用武弁之小

有才者其次惟有講讀數員而已如贊善大夫諸官又但為

階官非實有職業神宗以唐六典改官制乃有疎略處如東

宮官屬之不備是也其舊嘗入一劄子論東宮官制疎略宜

放舊損益之不報又曰唐之官制亦大率因隋之舊府衛租

庸調之法皆是也當時大亂殺傷之後幾無人類所以宇文

泰與蘇綽能如此經營三代而下制度稍可觀者唯宇文氏

耳蘇綽一代之奇才今那得一人如此備用

唐六典明皇時所撰雖有是書然其建官却不依此其書却是

齊整然其說一切繁冗迂曲神宗喜之一一依此定官制神

宗本欲富強其後因此皆迂曲緩弱了左僕射行事右丞相

取旨溫公元祐間甚苦之入文字要改祖宗官制雖各不齊

整然其實徑直紹興間以其不便方改之二相之權均矣揚

方今朝廷只消置一相三參政兼六曹如吏兼禮戶樞密可能

如此則事易達又如宰相擇長官長官却擇其寮今銓曹注

擬小官繁劇而又不能擇賢每道只令監司差除亦好每道

仍只用一監司人傑因舉陸宣公之言以為豈有臺閣長官

則不能擇一二屬吏為宰相則可擇千百具秦曰此說極是

當時如沈既濟亦有此說之意人傑

古者王畿千里而已然官屬已各令其長推擇令天下之大百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七 治平類語錄 十五

官之眾皆總於吏部下至宰執幹辦使臣特其家私僕爾亦

須吏部差注所以只是衰衰地鶻突差將去何暇論其人之

材否今朝廷舉事三省下之六部六部下之監寺監寺却申

上六部六部又備申三省三省又依所申行下只祠祭差官

其不過在朝職事官其姓名亦豈難記然省中必下之禮

部禮部行下太常太常方擬定申部部申省省方從其所申

差官不知何用如此迂曲只三省事亦然尚書關中書取旨

中書送門下審覆門下送尚書施行又如既有六部即無用

九卿周家只以六卿分職漢人只以九卿釐庶務事各歸一

本朝建官重三疊四多少勞擾此須大有為後痛更革之若

但宰相有志亦不能辦必得剛健大有為之君自要做時方可書曰豈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須是剛明智勇出人
意表之君方能立天下之事又如今諸路兵將官有總管路
分路鈐都監監押正將副將都不曾管一事廂軍既無用又
養禁軍禁軍又分揀中不揀中兩等然亦無用又別養大軍
今大軍亦漸如廂禁軍矣此是耗蠹多少通其變使民不倦
今變而不通民皆倦了故鼓舞不動國初緣藩鎮強故收其
兵權置通判官今已無前日可防之弊却依舊守此法可謂
不知變也只通判是要何用繆者事事不管只任知州自為
疆者又必妄作以撓郡政是何益哉必大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七 治平類語錄 七

自秦置守尉監漢有郡守刺史如今監司專主按察至漢末令
刺史掌兵遂侵郡守之權兼治民事而刺史之權獨重後來
或置或否漢有十二州百三郡郡有太守州有刺史歷代添
置州名愈多而郡愈少又其後也遂去郡而為州
故刺史兼治軍民而守廢至隋又置郡守
後又廢守置刺史而刺史遂為太守之職某嘗說不用許多
監司每路只置一人復刺史之職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刺
州縣官吏其下却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判官刑獄判
官農田判官之類農田專主婚田轉運專主財賦刑獄專主
盜賊刑獄而刺史總之稍重諸判官之權資序視通判而刺
史視太守判官有事欲奏聞則刺史為之發奏刺史不肯發
則許判官自徑申御史臺尚書省以分刺史之權蓋刺史之

權獨專則又不便若其人昏濁則害貽一路百姓無出氣處
故又須略重判官之權諸判官下却置數員屬官如職幕官
之類如此則重權歸一太守自治州事而刺史則舉刺一路
豈不簡徑省事而無煩擾耗蠹之弊乎問今之主管資格亦
視通判曰然但權輕不能有所為只得奉承運使而已若分
為判官俾得專達則其權重而監司亦不敢妄作矣個
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幕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
成天下須是放開做使恢恢有餘地乃可浩

因論薦舉之弊曰亦不難革只是擇諸路監司併得一好吏部
尚書揀薦得不是人材者退去便須得人今胡亂薦來但不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七 治平類語錄 七
犯賊罪便得若犯了賊不過降得兩官安得不胡薦備

兵制官制田制便考得三代西漢分明然與今日事勢名實皆
用不得如官制不若且就今日之官罷其冗員存其當存者
亦自善必大

某嘗謂宰相是舜禹伊周差遺下此亦須房杜姚宋之徒方能
處置得天下事後之當此任者怪他不能當天下之事不得
是他人品只如此力量有所不足如何強得振

國子司業學官尚可為天下人材所聚庶幾有可講學成就者
然今日為之明日便當改作使士人毋以利為心若君無尊
德樂道之誠必不能用方

其嘗謂今做監司不如做州郡。做州郡不如做一邑。事體却由自家。監司雖大於州。州雖大於邑。然多被下面做翻了。上面如何整頓。道夫

前輩說話可法。其嘗見吳公路云。他作縣不敢作旬假。一日假則積下一日事。到底自家用做轉添得繁劇。則多粗率。不子細。豈不害事。道夫

賦役

今欲行古制。欲法三代。然隔霄壤。今說為民減放幾時。放得到他元肌膚處。且如轉運使每年發十萬貫。若大段輕減。減至五萬貫。可謂大恩。然未減放那五萬貫。尚是無名額外錢。須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七 治平類語錄 六

一切從民正賦。凡所增名色。一齊除盡。民方始得脫淨。這裏方可以議行古制。如今民生日困。頭只管重。更起不得。為人君為人臣。又不以為急。又不相知。如何得好。這須是上之人。一切掃除妄費。卧薪嘗膽。合天下之智力。日夜圖求。一起而更新之。方始得。某在行在不久。若在彼稍久。須更見得事體。可畏處。不知名園麗圃。其費幾何。日費幾何。下面頭會筭。欲以供上之求。又有上不在天子。下不在民。只在中間白乾消沒者。何限。賀孫

程正思言。當今守令取民之弊。渠能言其弊。畢竟無策。就使臺官果用其言。而陳於上前。雖戒救州縣。不過虛文而已。先生

云。今天下事只礙箇失人情。便都使不得。蓋事理只有一條。是非。今朝廷之上。不敢辨別是非。如宰相固不欲逆上意。上亦不欲忤宰相意。今聚天下之不敢言是非者在朝廷。又擇其不敢言之甚者為臺諫。習以成風。如何做得事。人傑

今上下匱乏。勢須先正經界。賦入既正。總見數目。量入為出。罷去冗費。而悉除無名之賦。方能救百姓於湯火中。若不認百姓是自家百姓。便不恤。必大

荀悅云。田制須是大亂之後方可定。揚

黃仁卿將宰樂安。論及均稅錢。曰。今說道稅不出鄉。要之稅有輕重。如何不出鄉得。若教稅不出鄉時。庶稅均稍得。先生曰。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七 治平類語錄 六

稅不出鄉。只是古人一時間尋得這說去。防那一時之弊。而今耳裏聞得。却把做箇大說話。但只均稅錢也未盡。須是更均稅物方得。且如福州納稅一錢。可以當這裏十錢。而今便須是更均那稅物。又曰。往在漳州見有退稅者。不是一發退了。謂如春退了稅。後秋又要退苗。却不知別郡如何。然畢竟是名目多。後恁地。據某說時。只教有田底便納米。有地底便納絹。只作兩鈔。官司亦只作一倉一場。如此百姓與官司皆無許多勞攘。又曰。三十年一番經界。方好。又曰。元稹均田圖。惜乎不見。今將他傳來考。只有兩疏。却無那圖。然周世宗一見而喜之。便欲行。想見那圖大段好。嘗見陸宣公奏議。後面

說那口分世業其纖悉畢盡古人直是恁地用心今人若見均田圖時他只把作鄉司職事看了定是不把作書讀今如何得有陸宣公樣秀才又曰林勳本政書每鄉開具若干字號田田下註人姓名是以田爲母人爲子說得甚好義剛

因論役法曰差役法善晁以道嘗有劄子論差役有十利備

彭仲剛子復作台州臨海縣理會役法甚善朝廷措置役法看如何措置終是不公且如鄉有寬狹寬鄉富家多狹鄉富家少狹鄉富家僅僅自足一被應役無不破家蕩產極可憐憫彭計一縣有幾鄉鄉有濶狹某鄉多富家某鄉少富家却中分富家以界兩鄉令其均平其有不均處則隨其道里遠近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一 治平類語錄 二十

分割禪補令其恰好人甚便之或曰恐致人怨曰不然蓋其公心素有以信於民民自樂之雖非法令之所得爲然使民宜之亦終不得而變也備

因論保伍法或曰此誠急務曰固是先王比閭保伍之法便是此法都是從這裏做起所謂分數是也兵書云御衆有多寡分數是也看是統馭幾人只是分數明所以不亂王介甫銳意欲行保伍法以消天下坐食之兵不會做得成范仲達名如爲袁州萬載令行得保伍極好自來言保伍法無及之者此人有心力行得極整肅雖有奸細更無所容每有疑以無行止人保伍不敢著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傳送

出境訖任滿無一寇盜頃張定叟知袁州託其訊問則其法已亡偶有一縣吏略記大槩備

今朝廷之財賦不歸一分成兩三項所以財匱且如諸路總領贍軍錢凡諸路財賦之入總領者戶部不得而預也其他則歸戶部戶部又未盡得凡天下之好名色錢容易取者多者皆歸於內藏庫封樁庫惟留得名色極不好極難取者乃歸戶部故戶部所得者皆是枷棒拷筆得來所以戶部愈見匱乏封樁內藏孝宗時銳意恢復故愛惜此錢不肯妄用間欲支則有司執奏旋悟而止及至今日則供浮費不復有矣今之戶部內藏正如漢之大農少府錢大農則國家經常之費少府則人主之私錢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七 治平類語錄 五

因致道說國家財用耗闕某人曾記得在朝文臣每月共支幾萬貫武臣內侍等五六十萬貫曰唐初節度使皆是臨陳對敵平定禍亂故得此官今因唐舊而節度使之名不罷皆安居暇食安然受節度使之重祿豈不是無謂似聞蔡京當國會欲罷之賀孫

軍政

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須是具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不然邊警之時兩兵相抗恁時人才自急且如國家中興張韓劉岳突然而出豈平時諸公所嘗識者

不過事期到此，所撥出來耳。道大

不令宦官賣統軍官職，是今日軍政第一義。方

或問諸公論置三大帥以統諸路之帥如何？曰：不消如此，只是

擇得一箇人了。君相便專意委任他，却使之自擇參佐，事便

歸一。今若更置大帥以監臨之，少間必有不相下之意，徒然

紛擾，須是得一箇人委任他，聽他自漸漸理會，許多軍政將

來自有條理。格

今州郡無兵無權，先王之制，內有六卿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

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賀孫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

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先生曰：巡

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賀孫

今日兵不濟事，兵官不得人，專務刻削兵，且驕弱，安養不知勞

苦，一旦如何用？某嘗言宜散京師之兵，却練諸郡之兵，依太

祖法，每年更戍，趙去淮上，衛邊，謂如福建之兵，趙去饒州，饒

州之兵，趙去衢信，衢信趙去，行在迤邐，趙去淮上，今年如此，

明年又趙去，則京師全無養兵之費，豈不大好。與心

言今兵政之弊，曰：唐制節度，兵觀察，財處置等使，即節鎮也，使

持節某州諸軍事，兵某州刺史，民即支郡也，支郡隸於節鎮，

而節鎮支郡各有衙前，左右押衙，管軍都頭，並掌兵事，又皆

是士人爲之，其久則根勢深固，反視節度有客主之勢，至有

誅逐其上而更代爲之，凡陸梁跋扈之事，因茲而有，惟是節

度得人，方能率服人心，歸命朝廷，若論唐初兵力最盛，斥地

最廣，乃在於統兵者簡約而無牽制之患，然自唐末，大抵節

鎮之患深，如人之病，外強中乾，其勢必有以通其變而後可，

故太祖皇帝知其病而疏理之，於是削其支郡，以斷其臂，指

之勢，當時至有某州某縣直隸京師而不屬節度者置通判以奪其政，命都監監押

以奪其兵，立倉場庫務之官以奪其財，向之所患，今皆無憂

矣。其後又有路分鈐轄總管等員，神宗時又增置三十七將，

亂離之後，又有都統統領統制之名，大抵今日之患，又却在

於主兵之員多，朝廷雖知其無用，姑存其名，日費國家之財，

不可勝計，又刻剝士卒，使士卒困然於下，若更不變而通之，

則其害未艾也。要之此事，但可責之郡守，他分明謂之郡將，

若使之練習士卒，脩治器甲，築固城壘，以爲一方之守，豈不

隱然有備而可畏？古人謂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

之者舒，今一切反之。道夫

兵中詭名不可免，善兵者亦不於此理會，纔有一人可用，便令

其兼數人之料，軍中若無此，便不足以使人，故朝廷只是擇

將，以其全數錢米與之，只責其成功，不來此屑屑計較，近來

刮削得都盡，朝廷方以爲覈實得好。楊

兵法以能分合為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今日之兵，分者便不可合，合者便不可分。本朝舊來只郡國禁兵而已，但在西北者差精銳耳。渡江後，又添上御前軍，却是張韓輩自起此項兵，後來既不可得而去，只得如此聚屯。今以不如祖宗時財賦養祖宗時所無之兵，安得不窮也。幣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所以有靖康之亂。已前未有池揚江鄂之兵，止謂張宣撫兵。其人兵今增添許多，兵合當精練，禁兵汰其老弱以為廂兵。節

今日民困，正緣松江屯兵費重，只有屯田可減民力。見說襄漢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七 治平類語錄 五

間儘有荒地，某云當用其人耕墾。曰：兵民兼用，各自為屯，彼地沃行，收穀必多。若做得成，敵人亦不敢窺伺。兵民得利既多，且耕且戰，便是金城湯池。兵食既足，可省漕運，民力自蘇。然後盡驅州郡所養歸明北軍，往彼就食，則州郡自寬。遲之十年，其效必著。須是擇帥，既得其人，專一委任，許令辟召寮屬，同心措置，勿數更易，庶幾有濟。浩

屯田須是分而屯之。統帥屯甚州，總司屯甚州，漕司屯甚州，以戶部尚書為屯田使，使各考其所屯之多少，以為殿最。則無不可行者。今則不然，每欲行一文字，則經由數司，僉押相牽制，事何由成。道夫

刑法

天下事最大而不可輕者，無過於兵刑。臨陣時是胡亂錯殺了，幾人。所以老子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獄訟面前分曉事易看，其情偽難通，或旁無佐證，各執兩說，繫人性命處，須喫緊思量，猶恐有誤也。備

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為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為之求生，殊不知死者之為無辜，是知為盜賊計而不為良民地也。若如酒稅偽會子及饑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時舉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七 治平類語錄 五

朱子卷八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天道類

文集

太極說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者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八

一

天道類文集

二

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耳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

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天理之主宰也

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為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

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楚辭註 論天地日月星辰之位

左傳曰日月所會是謂辰位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為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元枵之類是也然此特在天之位若以地而言之則南面而立其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焉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鶉火加於地之午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耳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周布二十八宿以著天體而定四方之位以天繞地則一晝一夜適周一匝而又超一度日月五星亦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八

二

隨天以繞地而唯日之行一日一周無餘無欠其餘則各有遲速之差焉然其懸也固非綴屬而居其運也亦非推輓而行但當其氣之盛處精神光耀自然發越而又各有次第耳列子曰天積氣耳日月星辰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張衡靈憲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此言皆得之矣

又楚辭註 論天形地氣之說

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夕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紐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當晝則自左旋而向夕則自前降而之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復左將旦則自後升而趨前旋轉無窮升降不息是為天體地則氣之查滓

聚成形質者。但以其來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黃帝問岐伯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

答陸子美 論太極西銘

伏承示論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脚根。依他門戶。却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已見。輒爲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却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知却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已見輕肆抵排。

朱子

宋八

天道類文集

三

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柢。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本。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顛撲不破。只恐自家未曾見得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卽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

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濶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已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桎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爲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仔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答楊子直

論太極持敬

承論太極之說。足見用力之勤。深所歎仰。然鄙意多所未安。今且略論其一二大者。而其曲折。則托季通言之。蓋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爲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

極之所以得名蓋樞機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及於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為真有始終者正南北矣來喻乃欲一之所以於此圖之說多所乖礙而不得其理也某向云太極為體動靜為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

儒宗理要 卷八 天道類文集 五

來喻疑於體用之云甚當但所以疑之之說則與某之所以改之之意又若不相似然蓋謂太極含動靜則可以本體謂太極有動靜則可以流動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其他則季通論之已極精詳且當就此虛心求之久當自明不可別生疑慮徒自繳繞也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而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豈陸榮之謂哉彼其挾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反以敬之名歸之而謂敬之實真有不足行者豈不誤甚矣哉大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

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攪苗助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芸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

答陳安卿論天日夜行度之數

安卿問天道左旋自東而西日月右行之說故答之

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蓋天行甚健一週一夜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彼天進一度則日却成退減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却成退了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却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之天却成退了十二度有奇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速也然則日行却得其正楊子太玄首便說日云云向來久不曉此因看月今日窮於次疏中有天行過一度之說推之乃知其然又如書齊七政疏中二

三百字說得天之大體亦好。前漢曆志說道理處多不及東漢志較詳。又問月令疏地冬上騰夏下降。是否曰未便理會到此。且看大綱識得後。此更用度算方知。

答董叔重

論天健不息之義

此說唯胡安定說得好。因舉其說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樞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樞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之間。天已行八千餘里。人一晝一夜有萬二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故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云。

答胡用之

論天地形質理氣之說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八

七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學者不曉。請問曰。此兩句解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地却包着天。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那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大。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而實。地雖是堅然。却虛。所以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地裏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用之云。地形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地便承受得這氣。發育萬物。

曰。然。要之。天形如一箇鼓鞴。天便是那鼓鞴外面皮殼子。中間包得許多氣。開闔消長。所以說乾一而實。地只是箇物事。中間盡是這氣升降往來。緣中間虛。故容得這氣升降來往。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爾。今治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便是這氣都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黃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晷刻不差。又云。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爲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極至天。是爲四月。陽氣既生。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問。月令中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又似是天地各有氣。相交否。曰。只是這一氣。只是陽極則消。而陰生。陰極則消。而陽生。故云天氣下降。便只是冬至復卦之時。陽氣在下面而生起。故云地氣上騰。或曰。據此。則却是陰消於上。而陽生於下。却見不得天氣下降。曰。也須是天運轉。則陽氣在下。故從下生也。今以天運言之。則一日自轉一匝。然又有那大轉底時候。須是大着心腸看。始得。不可拘一不通也。蓋天本是箇大底物事。以偏滯求他不得。

又答胡用之

論天文地理之說

或問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鄭注云。日南謂立表處太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太北。遠日也。景夕謂日昧。景乃中立。表處太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已中。立表處太西。遠日也。曰景夕多風。景朝多陰。此二句鄭注不可非。但說倒了。看來景夕者。景晚也。謂日未中而景已中。蓋立表近南。則取日近。午前景短。而午後景長也。景朝者。謂日已過午。而景猶未中。蓋立表太北。而取日遠。午前長而午後短也。問多風多陰之說。曰。今近東之地。自是多風。如海邊諸郡。極多風。每如期而至。如春必東風。夏必南風。不如此間之無定。蓋土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八 天道類文集 九

水經云。崑崙去嵩山五萬里。看來未嘗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錄記。于闐遣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國之西千三百餘里。即崑崙山。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正南。水經又云。黃河自崑崙東北流入中國。如此則崑崙當在西南上。或又云。西北不知如何。恐河流曲折多。入中國後。方見其東北流。爾佛經所說阿耨耨山者。即崑崙也。云山頂有阿耨大池。水分流四面去。為四大水。入中國者。黃河入東海。其三面各入南西北海。如弱水黑水之類。大抵地之形如饅頭。其燃尖則崑崙也。問佛家天地四洲之說。果有之否。曰。佛經有之。中國為南禪部州。天竺諸國皆在南禪部州內。東弗於逮。西瞿耶尼。北鬱單越。亦如鄒衍所說赤縣之類。四州統名娑婆世界。如是世界。凡有幾所。而娑婆世界獨居其中。其形正圓。故所生人物。亦獨圓正。象其地形。蓋得天地之中氣。其他世界。則形皆偏側尖缺。而環處娑婆世界之外。不得天地之正氣。故所生人物。亦多不正。此說便是蓋天之說。橫渠亦主蓋天。不知如何。但其言日初生時。先照娑婆世界。故其氣和其他世界。則日之所照。或正或曷。故氣不和。只他此說。便自可破。彼言日之所照。必經歷諸世界了。然後入地。則一日之中。須歷照四處。方得周匝。今纔照得娑婆一處。即已曛黑。若更照其他三處。經多少時節。如此則夜須極長。何故。今中國晝夜有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八 天道類文集 十

均停時而冬夏漏刻長短相去亦不甚遠其說於是不通矣

答虞士朋 論天地以生物為心

復見天地心之說某則以為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雖氣有闕
開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亘古亘今未始有毫釐之間斷也
故陽極於外而復生於內聖人以為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
蓋其復者氣也其所以復者則有自來矣向是天地之心生生
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矣尚何以復生於內而為闔
關之無窮乎此則所論動之端者乃一陽之所以動非徒指夫
一陽之已動者而為言也夜氣固未可謂之天地心然正是氣
之復處苟求其故則亦可以見天地之心矣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八 天道類文集 十一

答廖子晦 論日月所行之道

問曰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之特曆家設色以
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
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
二出黃道東并黃道而九如此即日月之行其道各異况陽
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
月行則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
日月之行其不同道又如此然每月合朔不知何以同度而
會於所會之辰又有或蝕或不蝕悉未能曉向承指喻其行
或高而出黃道之上或低而出黃道之下或相近而偏或差

一遠而不相值則皆不蝕是時不能反覆今望賜諒

答曰日月道之說所引皆是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黃道耳
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旁耳其合朔時日月同在
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
三如日在午則月在
卯或在酉之類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
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
月在外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
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
或秉燭在內而執扇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
大略可見此說在詩十月之交篇孔註說得甚詳李迂引證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八 天道類文集 十一

亦博可并檢看當得其說
答張敬之 論潮汐進退之義

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為
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
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
陰之始卯為陽中酉為陰中也

語錄

太極

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為先後不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八

天道類語錄

十三

可只道今日動便為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淳

有是理後生是氣自一陰一陽之謂道推來此性自有仁義德明

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錄

問理與氣曰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而今且從理上說氣

如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不成動已前便無

靜程子曰動靜無端蓋此亦是且自那動處說起若論着動

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

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端若只一開一闔而無繼便是闔殺

了又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

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復生元無窮如此又問元亨利貞是備箇動靜陰陽之理而易只謂乾有之曰若論文王易本是作大亨利貞只作兩字說孔子見這四字好便挑開說了所以某嘗說易難看便是如此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因文王底說又却出入乎其間也又問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未有人時此理何在曰也只在這裏如一海水或取得一杓或取得一擔或取得一椀都是這海水但是他為主我為客他較長久我得之不久耳夔孫

或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如何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八

天道類語錄

十四

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為金木水火

理則為仁義禮智人傑

太極圖無極而太極上一圈即太極但挑出在上泳

無極而太極只是一句如冲漠無朕畢竟是上面無形象然却

實有此理圖上自分曉到說無極處便不言太極只言無極

之真真便是太極管

或問太極曰太極只是個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

物有一太極周子所謂太極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底表德

天地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近思之竊謂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為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維此所以為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公所說祇說得他無心處爾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却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為心中間欽夫以為甚不合如此說某謂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

儒宗理要朱子

卷八

天道類語錄

五

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為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為人之心物得之遂為物之心草木禽獸接着遂為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定說不得道夫

蒼蒼之謂天運轉周流不已便是那箇而今說天有箇人在那裏批判罪惡固不可說道全無主之者又不可這裏要人見

儒宗理要

朱子卷八

得儒又個問經傳中天字曰要人自看得分曉

也有說蒼蒼者也有說主宰者也有單訓理時

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爾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推在中間噴然不動使天之運有一息停則地須陷下道夫

地有絕處唐太宗收至骨利幹置堅昆都督府其地夜易曉夜亦不甚暗蓋當地絕處日影所射也其人髮皆赤揚

問康節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日從東畔升西畔沉明日又從東畔升這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內曆家算氣只算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淳

儒宗理要朱子

卷八

天道類語錄

六

問四時取火何為季夏又取一番曰土旺於未故再取之

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坎離道夫

清明內影濁明外影清明金水濁明火日儒

如何見得天有三百六十度甚麼人去量來只是天行得過處為度天之過處便是日之退處日月會為辰節

叔器問天有幾道曰據曆家說有五道而今且將黃赤道說赤道正在天之中如合子縱模樣黃道是在那赤道之間義剛

問天道左旋日月星辰右轉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某看天上日月星不曾右轉只是隨天轉天行健這箇物事極是

六四五

轉得速。且如今日。日與月星都在這度上。明日旋一轉。天却過了一度。日遲些。便欠了一度。月又遲些。又欠了十三度。如歲星須一轉。爭了三十度。要看曆數子細。只是璇璣玉衡。疏載王莽渾天說一段。極精密。可檢看。便是說一箇現成天地。了。月光但初二三日。照只照得那一邊。過幾日。漸漸移得。正到十五日。月與日正相望。到得月中天時節。日光在地下。逆從四邊出。與月相照。地在中間。自遮。不過今月中有影。云是莎羅樹。乃是地形。未可知。賀孫

同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此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八 天道類語錄 七

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曰。然。但如此。則曆家逆字皆着改。做順字。退字皆着進字。備

月體常圓無闕。但常受日光為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在西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在弦光。十五六則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邊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月中是地影。月古今人皆言有關。惟沈存中云無闕。揚

月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三方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有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

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因云禮運言橋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如此則氣不和時。便無月。恐無此理。其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彼必不曾以理推之。若以理推之。則無有盈闕也。畢竟古人推究事物。似亦不甚子細。或云恐是說元初有月時。曰也說不得。壽

問月受日光。只是得一邊光。曰。日月相會時。日在月上。不是無光。光都載在上面一邊。故地上無光。到得日月漸漸相遠時。漸擦挫。月光漸漸見於下。到得望時。月光渾在下面一邊。望後又漸漸光向上去。泳

或問月中黑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看來理或有之。然非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八 天道類語錄 八

地影。乃是地形。倒去遮了他光耳。如鏡子中被一物遮住。其光故不甚見也。蓋日以其光加月之魄。中間地是一塊實底物事。故光照不透。而有此黑暈也。問日光從四邊射入。月光何預地事。而礙其光。曰。終是被這一塊實底物事。隔住。故微有礙耳。或錄云。今人剪帛人貼鏡中。以火光照之。則壁上圓光中有一人。月為地所礙。其黑暈亦猶是耳。

問自古以日月之蝕為災異。如今曆家却自預先算得。是如何。曰。只大約可算。亦自有不合處。有曆家以為當食而不食者。有以為不當食而食者。木之

緯星是陰中之陽。經星是陽中之陰。蓋五星皆是地上木火土金水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却是陽氣之餘。凝結者。

疑得也。受日光。但經星則閃爍開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見。備

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兩雪。廣

高山無霜露。却有雪。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見烟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眾山僅露峰尖。烟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則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雪先結也。道家有高處有萬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八 天道類語錄 十九

里剛風之說。便是那裏氣清緊。低處則氣濁。故緩散。想得高山更上去。立人不住了。那裏氣又緊。故也。雖騷有九天之說。注脚妄解。云有九天。據某觀之。只是九重。蓋天運行有許多重數。以手畫圖。量自內。統出至外。其數九。裏面重數較軟。至外面則漸硬。想到第九重。只成硬殼相似。那裏轉得又愈緊矣。備

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擲一團爛泥於地。泥必濇開成稜瓣也。又六者陰數。太陰玄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備

問龍行雨之說。曰。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為也。密雲不雨。尚

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有雨。橫渠正蒙論風雷雲雨之說最分曉。木之

問雷電。程子曰。只是氣相摩軋。是否。曰。然。或以為有神物。曰。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查滓。便散不得。此亦屬成之者性。張子云。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即此理也。備

十月雷鳴。曰。恐發動了。陽氣所以大雪為豐年之兆者。雪非豐年。蓋為凝結得。陽氣在地。來年發達。生長萬物。敬仲

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氣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氣了。揚

子升問人言虜中曆與中國曆差一日。是否。曰。只如子正四刻。方屬今日。子初自屬昨日。今人纔交子時。便喚做今日。如此亦便差一日。木之

問周公定豫州為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北邊無極。而南方交趾便際海。道里長短夙殊。何以云各五千里。曰。此

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到極邊與際海處。南邊雖近海。然地形則未盡。如海外有島夷諸國。則地猶連屬。彼處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為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

近。則地形有偏。爾所謂地不滿東南也。禹貢言東西南北各二千五百里。不知周公何以言五千里。今視中國四方相去

無五千里想他周公且恁天說教好看如堯舜所都冀州之地去北方甚近是時中國土地甚狹想只是略相羈縻至夏商已後漸漸開闢如三苗只在今洞庭彭蠡湖湘之間彼時中國已不能到三苗所以也負固不服又曰自古無人窮至北海只挨着天殼邊過緣北邊地長其勢北海不甚濶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浮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問天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旋轉得緊如急風然至上面極高處轉得愈緊若轉纔慢則地便脫墜矣問星辰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之精英凝聚者或云如燈花否曰然備

海那岸便與天接或疑百川赴海而海不溢曰蓋是乾了有人備

儒宗理要朱子 卷八 天道類語錄 三
見海邊作旋渦吸水下去者直卿云程子大論講之說好方子

海水未嘗溢者莊周所謂沃焦土是也德明

潮之遲速大小自有常舊有明州人說月加子午則潮長自有此理沈存中筆談說亦如此德明

陸子靜謂潮是子午月長沈存中續筆談之說亦如此謂月在方子

地子午之方初一卯十五酉方子

蔡伯靖曰山本同而未異水本異而未同義
問先生前日言水隨山行何以驗之曰外面底水在山下中間底水在脊上行因以指為喻曰外面底水在指縫中行中間底水在指頭上行又曰山下有水今浚井底人亦看山脉節

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箇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為虎自華來至中為嵩山是為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於左是為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為第三四重案備

上黨即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即其地也以其地極高與天為黨故曰上黨上黨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之盡頭堯舜之所都也河東河北諸州如太原晉陽等處皆在山之兩邊窠中山極高濶伊川云太行千里一塊石山後是忻代諸州泰山

儒宗理要朱子 卷八 天道類語錄 三
却是太行之虎山又問平陽蒲坂自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曰其地磽脊不生物人民朴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侈泰如何都得備

或問天下之山西北最高曰然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山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是蟠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備

江西山皆自五嶺嶺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揚
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熱備

注西山水秀拔生出人來便要硬做升卿

荆襄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為東南交會處者舊

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變則正是兵之衝又恐無唯類義

某說道後來黃河必與淮河相并伯恭說今已如此問他如何

見得伯恭說見薛某說又曰元豐間河北流自後中原多事

後來南流虜人亦多事近來又北流見歸正人說或錄云因

中原圖黃河却自西南貫梁山泊迤邐入淮來祖又曰神宗

時行淤田策行得甚力差官去監那箇水也是肥只是未蒙

其利先有衝頹廬舍之患潘子善問如何可治河決之患曰

漢人之策令兩旁不立城邑不置民居存留些地步與他不

儒宗理要朱子 卷八

天道類語錄

重

與他爭放教他寬水散漫或流從這邊或流從那邊不似而

今作堤去扞他元帝時募善治河決者當時集眾議以此說

為善又問河決了中心平處却低如何曰不會低他自擇一

箇低去處又問雍州是九州那裏高曰那裏無甚水又曰禹

貢亦不可考其次第那如經量門簿所謂門簿者載此一都

有田若干有山若干節

鬼神

天下大底事自有箇大底根本小底事亦自有箇緊切處若見

得天下亦無甚事如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只將禮熟

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如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古

來聖人所制祭祀皆是他見得天地之理如此去偽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

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與這

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

心上事才動必應也格

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熹

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

神若所謂有嘯於梁觸於胸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

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

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間萬事皆此理但精粗小大之不同

儒宗理要朱子 卷八

天道類語錄

重

雨又曰以功用謂之鬼神即此便見道夫

問生死鬼神之理明作錄云問鬼神生死雖知得是一理然未

底道理未達日精氣一則為人散則為鬼又問精氣凝時此理便附在氣上否曰天道流行發育萬

物有理而後有氣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為主人得之以

有生明作錄云然氣之清者為氣濁者為質明作錄云清者

知覺運動陽之為也形體明作錄云陰之為也氣曰魂體曰

魄高誘淮南子註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

其主乎形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

盡時明作錄云醫家所謂盡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

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遊空所謂魄降

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為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至如伯有為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八 天道類語錄 五

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為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羆羊皆是氣之雜揉垂辰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因舉似南軒不信鬼神而言問祖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

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一身只是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夜來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又云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面水鱖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一般仁父問魂魄如何是陰陽曰魂如火魄如水賀孫

問魂魄曰魄是一點精氣氣交時便有這神魂是發揚出來底如氣之出入息魄是如水人之視能明聽能聽心能強記底有這魄便有這神不是外面入來魄是精魂是氣魄主靜魂主動又曰草木之生自有箇神他自不能生在人則心便是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八 天道類語錄 五

所謂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是也又問生魂死魄曰古人只說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近時人方推得他所以圓闕乃是魂受光處魄未嘗無也人有魄先衰底有魂先衰底如某近來覺重聽多忘是魄先衰植動者魂也靜者魄也動靜二字括盡魂魄凡能運用作為皆魂也魄則不能也今人之所以能運動都是魂使之爾魂若去魄則不能也今魄之所以能運體便死矣月之黑暈便是魄其光者乃日加之光耳他本無光也所以說哉生魄旁死魄莊子曰日火外影金水內影此便是魂魄之說有脫誤人之能思慮計畫者魂之為也能記憶辨別者魄之為也

人死時是當初稟得許多氣氣盡則無否曰是曰如此則與天地造化不相干曰死生有命當初稟得氣時便定了便是天地造化只有許多氣能保之亦可延且如我與人俱有十分俱已用出二分我才用出二分便收回及收回二分時那人已用出四分了所以我便能少延此即老氏作福意老氏惟見此理一向自私其身淳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着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伊川

云左傳伯有之爲厲又別是一理言非死生之常理也人傑

光祖問先生所答嵩卿書云如伊川又云伯有爲厲別是一

儒宗理要朱子 卷八 天道類語錄 三

理又如何曰亦自有這般底然亦多是不得其死故強氣未散要之久之亦不會不散如漳州一件公事婦殺夫密埋之後爲祟事既發覺當時便不爲祟此事恐奏裁免死遂於申諸司狀上特批了後婦人斬與婦人通者絞以是知刑獄裏面這般事若不與決罪償命則死者之冤必不解又曰氣久必散人說神仙一代說一項漢世說甚安期生至唐以來則不見說了又說鍾離權呂洞賓而今又不見說了看得來他也只是養得分外壽考然終久亦散了賀孫

問遊魂爲變間有爲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遊字是漸漸散若是爲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

若是疴癯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如今打麵做糊中間自有成小塊核不散底久之漸漸也自會散又如其取精多其用物弘如伯有者亦是卒未散也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說得貫通上蔡說却似不說得循環意思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注謂口鼻嘘吸爲氣耳目聰明爲魄氣屬陽魄屬陰而今有人說眼光落這便是魄降今

儒宗理要朱子 卷八 天道類語錄 三

人將死有云魄落若氣只升而散故云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道家修養有這說與此大段相合賀孫

論及巫人治鬼而鬼亦效巫人所爲以蔽之者曰後世人心姦詐之甚感得姦詐之氣做得鬼也淳

厚之問人死爲禽獸恐無此理然親見永春人家有子耳上有猪毛及猪皮如何曰此不足怪向見籍溪借事一兵胸前有猪毛睡時作猪鳴此只是稟得猪氣可學

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即祖先之氣亦只是一箇氣所以才感必應

因問何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曰此又別氣之清明者爲神

如日月星辰之類是也。此變化不可測。祇本示字以有之。可示山河草木是也。比天象又差者。至人則死為鬼矣。又問既日往為鬼。何故謂祖考來格。曰。此以感而言。所謂來格亦略有些神底意思。以我之精神感彼之精神。蓋謂此也。祭祀之禮全是如此。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自家精神。抵當得他過。方能感召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雜

問祖考精神既散。必須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方得他聚。然其聚也。倏然而聚。到得禱祠既畢。誠敬既散。則又忽然而散。曰。然。子蒙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八 天道類語錄 无

問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在這裏否。曰。古人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者鸞龜用牲血。便是覺見那龜久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筮傳。占春將雞子就上。面開卦。便也是將生氣去接他。便是鸞龜之意。又曰。古人立尸。也是將生人氣去接他。子蒙

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真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自家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雲車擁從而來。又妄誕。序或問世有廟食之神。綿歷數百年。又何理也。曰。浸久亦能散。黃

空南康緣久。是不免徧禱於神。忽到一廟。但有三間弊屋。狼籍之甚。彼人言三五十年前。其靈如響。至有人來而帷中有神與之言者。昔之靈如彼。今之靈如此。亦自可見。壯祖

風俗尚鬼。如新安等處。朝夕如在鬼窟。某一番歸鄉里。有所謂五通廟。最靈怪。眾人捧擁。謂禍福立見。居民纔出門。便帶紙片入廟祈祝。而後行。士人之過者。必以名紙稱門生。某人謁廟。某初還。被宗人煎迫令去。不往。是夜會族人往官司打酒。有灰乍飲。遂動臟肺。終夜。次日又偶有一蛇在階旁。眾人闕然以為不謁廟之故。某告以臟肺是食物不着。關他甚事。莫枉了五通。中有某人是向學之人。亦來勸往。云亦是從眾。某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八 天道類語錄 三

告以從眾何為。不意公亦以此語。某幸歸。此去祖墓甚近。若能為禍福。請即葬某於祖墓之旁。甚便。又云。人做州郡。須去淫祠。若係勅額者。則未可輕去。賀孫

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人傑

曆法

今之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鍾律。紐算寸分毫釐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

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爲之也。意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季通常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疾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爲天之所運。則其疎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寬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曆者其爲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爾。備

問曆法何以推月之大小。曰只是以每月二十九日半六百四

十分日之二十九計之。觀其合朔爲如何。如前月大則後月

初二日月生明。前月小則後月初三日月生明。人傑

中氣只在本月。若趨得中氣在月盡後月當便置閏。揚

曆數微眇。如今下漏一般。漏管稍澀則必後天。稍潤則必先天。

未子而子未午而午。淵

曆法季通說當先論天行。次及七政。此亦未善。要當先論太虛。

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

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夫道

先生嘗言數家有大小陽九。道夫問果爾。則有國有家者何貴

乎。修治曰在我者過得他一二分便足以勝之。數

八卷終

朱子卷九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人道類

文集

論仁說 論仁道包四德而貫四端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

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

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

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

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

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

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乎求仁也。其言有曰克

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

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

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悌。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

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

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論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性情者雖有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旨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願以為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文集 二

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為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眾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胡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為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沉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為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答蔡西山 論性與氣合之理

人之有生性與氣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則性主於理而無形氣主於形而有質以其主理而無形故公而無不善以其主形而有質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發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發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別蓋自其根本而已然非為氣之所為有過不及而後流於人欲也然但謂之人心則固未以為悉皆邪惡但謂之危則固未以為便致凶咎但既不主於理而主於形則其流為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此其所以為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憑據也故必其致精一於此兩者之間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為一身萬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為不待擇於過與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嘗直以形氣之發盡為不善而不容其有清明純粹之時如來論之所疑也但此所謂清明純粹者既屬乎形氣之偶然則亦但能不隔乎理而助其發揮耳不可便認以為道心而欲據之以為精一之地也

答黃道夫 論理氣形上形下之異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

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若劉康公所謂天地之中所謂命者理也非氣也所謂人受以生所謂動作威儀之則者性也非形也今不審此而以魂魄鬼神解之則是指氣爲理而索性於形矣豈不誤哉所引禮運之言本亦自有分別其曰天地之德者理也其曰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者氣也今乃一之亦不審之誤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謂真者理也所謂精者氣也所謂則者性也所謂物者形也上下千餘年之間言者非一人記之非一筆而其說之同如合符契非能牽聯配合而強使之齊也此義理之原學者不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文集

四

可不察

答廖子晦

論理氣聚散有無之異

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欲盡其所得乎已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此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漚比也

答陳器之

論性具仁義禮智之理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蠱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爲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僮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才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文集

五

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便是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

性善蓋亦邇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儒宗理要朱子 卷九 人道類文集 六

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此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是為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翁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殆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答吳仲玘 論聖賢言道之旨

蓋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有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張子厚曰以君之林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止為此也今觀來論似於義理未有實見而強言之所以談經則多出於新奇立意則或流於偏宕而辭氣之間又覺其無溫厚和平歛退篤實之意是固無論其說之是非而此數端者已可疑矣豈於先賢指示入道之方猶有所未講耶抑已講之而用力有未至耶

答李伯諫 論存心養性之義

承喻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辯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為人而不為己故見得中間一種稍向外者皆為外事若實有為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

其所謂深者乃功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
然之事也及其真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
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
淺而深舍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

答林德久 論盡心知性之說

以文勢觀之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言人之所以能盡其心者以
其知其性故也蓋盡心與存心不同存心即操存求放之事是
學者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之至廓然貫通之謂所謂知性即
窮理之事也須是窮理方能知性性之盡則能盡其心矣

答何叔京 論仁義孝悌之說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八道類文集 八
仁義二字未嘗相離今日事親以仁守身以義恐涉支離隔截
為病不細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此言孝悌乃推行仁道之
本仁字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之一事也但推行之本自
此始耳為字蓋推行之意今以對乃字立文恐未詳有子之意
也程子曰論行仁則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此
語甚盡

答蔡西山 論仁剛義柔之說

仁義之說固如來論但於說卦六畫中安排則仁剛義柔不可
易也仁柔義剛又別是一說不相參雜也程先生謂天地間無
截然為陰為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正是此

意

答萬嵩卿 論天地之性即我之性

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為非
但不知為此說者以天地為主耶以我為主耶若以天地為主
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
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為主
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
自為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
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
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
般玄妙道理雖若混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
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
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為天地
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

答徐子融 論伊川性即理之說

伊川先生言性即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
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橫渠先生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
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
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
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

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為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為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已復禮以為仁善善惡惡以為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為一物之理。雖若不復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

答張南軒 論程子類聚孔孟言仁處

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程子為人之意可謂深切然

專一如此用功却恐不免長欲速好遷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亦不可不察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有仁字凡聖賢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看了。自二先生以來學者始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字說。然其流復不免有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無復優柔厭飫之味。克已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為說恍惚驚怪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字看却之為愈也。其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墮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為助則自無此蔽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

則又不若且將愛字推求。若見得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不能盡仁則仁之名義意思瞭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於恍惚有無之間也。此雖比之今日高妙之說稍為平易然論語中已不肯如此迫切注解說破。至孟子方間有說破處。然亦多是以愛為言殊不類近世驚怪恍惚窮高極遠之言也。

又答張南軒 論程子言仁本末

謹按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已復禮為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為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為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已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脉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矣。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為性。爾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沈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是以敢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文集 十一

陳詳之

又答張欽夫 論仁有體用之分

仁說明白簡當非淺陋所及。但言性而不及情。又不言心貫性情之意。似只以性對心。若只以性對心。即下文所引孟子仁人心也。與上文許多說話。似若相戾。又曰。已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愛之理得於內。而其用形於外。天地之間。無一物之非吾仁矣。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強為之也。蓋已私既克。則廓然大公。皇皇四達。而仁之體無所蔽矣。天理無蔽。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仁之用無不周矣。然則所謂愛之理者。乃吾本性之所有。特以廓然大公而後在。非因廓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文集

十一

心如何視物為心耶。又云。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強為之也。詳此。蓋欲發明仁不待公而後有之意。而語脉中失之。要之視天下無一物非仁。與此句似皆剩語。並乞詳之如何。

又答張南軒 論天命人物之所同得

彪 胡丈謂天命惟人得之。而物無所與。鄙意固已不能無疑。今觀所論。則似又指稟生賦形以前。為天命之全體。而人物所受皆不得而與焉。則其之所尤不曉也。夫天命不已。固人物之所同得以生者也。然豈離乎人物之所受。而別有全體哉。觀人物之生生不窮。則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見矣。但其所乘之氣。有偏正純駁之異。是以稟而生者。有人物賢否之不一。物固隔於氣而不能知。眾人亦蔽於欲而不能存。是皆有以自絕於天。而命之不已者。初亦未嘗已也。人能反身自求於日用之間。存養體察。以去其物欲之蔽。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天命流行之全體。固不外乎此身矣。故自昔聖賢。不過使人盡其所以正心修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正謂此耳。夫豈以天命全體。置諸被命受生之前。四端五典之外。而別為一術以求乎彼哉。蓋仁也者。心之道。而人之所以盡性至命之樞要也。今乃言聖人雖教人以仁。而未嘗不本性命以發之。則是以仁為未足。而又假性命之云。以助之也。且謂之大本。則天下之理無出於此。但自人而言。非仁則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文集

十一

無自而立故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者正所以立大本也今乃謂聖人言仁未嘗不兼大本而言則是仁與大本各為一物以此兼彼而後可得而言也凡此皆深所未喻不知彪丈之意竟何如耳更細思之如有所得便中又望示教

答徐元聘 論人物氣稟之異

聞之人物之性本無不同而氣稟則不能無異耳程子所謂率性之為道兼人物而言又云不獨人爾萬物皆然者以性之同然者而言也所謂人受天地之正氣與萬物不同又云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之者以氣稟之異而已也故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便不是熟味此言可見先生之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文集 五

意豈若釋氏之云哉來諭云胡子知言正如此說然性只是理恐難如此分裂只是隨氣質所賦之不同故或有所蔽而不能明耳理則初無二也至孟子說中所引乃因孟子之言只說人分上道理若子思之意則本兼人物而言之也性同氣異只此四字包含無限道理幸試思之若於此見得即於聖賢之言都無窒礙矣

答余方叔 論人為最靈之義

天之生物者有血氣知覺者禽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有生氣已絕而但有形質臭味者枯槁是也是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

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為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草木枯槁則又并與其知覺者而亡焉但其所以為是物之理則未嘗不具耳若如所謂才無生氣便無此理則是天下乃有無性之物而理之在天下乃有空闕不滿之處也而可乎

答馮作肅 論諸人言有得失之義

性情等說有已見叔京書者但所與嵩卿論者今議其得失於此嵩卿云理即性也不可言本此言得之但其下分別感有內外則有病作肅非之是也作肅又云性者自然理則必然而不可悖亂者此意亦近之但下云理不待性而後有必因性而後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文集 五

著此則有大病蓋如此則以性與理為二也下云性者理之會却好理者性之通則又未然蓋理便是性之所有之理性便是理之所會之地而嵩卿失之於太無別作肅又失之於太分別所以各人只說得一邊也作肅云情本於性故與性為對心則於斯二者有所知覺而能為之統御者也未動而無以統之則空寂而已已動而無以統之則放肆而已此數句却好但必以不動為心則又非矣若心本不動則孟子又何必四十而後不動心乎須知未動為性已動為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則知二者之說矣知言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此言甚精密與其他說話不同試玩味之則知所言

之失矣

答何叔京 論孟子養氣之說

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爲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不可之幾已判然於胸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文集 六

文集終

語錄

總論人道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箇公共底道理德便是得此道於身則爲君必仁爲臣必忠之類皆是自有得於己方解恁地堯所以脩此道而成堯之德舜所以脩此道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義皇以降都卽是這一箇道理亘古今未嘗有異只是代代有一箇人出來做主做主便卽是得此道理於己不是堯自是一箇道理舜又是一箇道理文王周公孔子又別是一箇道理老子說失道而後德他都不識分做兩箇物事便將道做一箇空無底物事看吾儒說只是一箇物事以其古今公共是這一箇不着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卽其全得此道於己他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 賀孫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語錄 七

道是統名理是細目 可學
道訓路大槩說人所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辨因舉康節云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人知其歸者也 閔祖
德是得於天者講學而得之得自家本分底物事 節
誠只是一箇實敬只是一箇畏 端蒙

叔器問誠與信如何分。曰誠是箇自然之實信是箇人所爲之實。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便是誠若誠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上是下不是。可學

或問誠是體仁是用否。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植

性命

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賦者命也。所賦者氣也。受者性也。所受者氣也。簡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語錄 六

性卽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養

性不是卓然一物可見者。只是窮理格物性自在其中。不須求。故聖人罕言性。德明

天下無無性之物。蓋有此物則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若海

或問人物之性一源何以有異。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暗者可使之明。已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橫塞言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物之別。而卒謂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是也。又問人之習爲不善。其溺已深者終不可復反矣。曰勢極重者不可反。亦在乎識之淺深。與其用力之多寡耳。大雅

先生答黃商伯書有云。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

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

說方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

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

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

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中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註是

看其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饑飽。好生惡死。趨利

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

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

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大凡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語錄 七

物事稟得一邊重。便占了其他底。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制

之人多殘忍。蓋仁多便遷了義。義多便遷了那仁。問所以婦

人臨事多怕。亦是氣偏了。曰婦人之仁。只流從愛上去。簡

或說人物性同。曰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如水無有不清。傾放

白碗中。是一般色。及放黑碗中。又是一般色。放青碗中。又是

一般色。又曰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

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却只是此日。養孫

問人則能推物。則不能推。曰謂物無此理。不得只是氣昏。一似

都無了。養孫

子晦問人物清明昏濁之殊。德輔因問堯舜之氣常清明。冲和

何以生丹朱商均。曰：氣偶然如此。如瞽瞍生舜是也。其曰：瞽瞍之氣，有時而清明，堯舜之氣，無時而昏濁。先生答之不詳。次日廖再問：恐是天地之氣，一時如此。曰：天地之氣與物相通，只借從人軀殼裏過來。德輔

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雉鳩之有別，物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乃為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物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却事事理會得些，便却泛泛所以易昏。鈔

問：曾見答余方叔書，以為枯槁有理，不知枯槁瓦礫如何有理。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語錄 五

曰：且如大黃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黃不可為附子，附子不可為大黃。節

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云天下無性外之物。因行街云：階磚便有磚之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爨竈，是無生意矣。然燒甚麼木，則是甚麼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賀孫

冬間花難謝，如水仙至脆弱，亦耐久。如梅花蠟梅皆然。至春花則易謝。若夏間花則尤甚矣。如葵榴荷花，只開得一日，畢竟冬時其氣貞固，故難得謝。若春夏間才發便發盡了，故不能

久居

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着。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為，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為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而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向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鳥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然就人之所稟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知生知之資，是氣清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於生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稟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後方能及亞於生知者。及進而不已，則成功一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物之所以異，只是爭這些子。若更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以異矣。個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語錄

五

問孔子已說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如何人尚未知性到孟子方才說出到周先生方說得盡曰孔子說得細膩說不曾了孟子說得粗說得疎略孟子不能推原原頭不曾說上面一截只是說成之者性也義剛

孟子未嘗說氣質之性程子論性所以有功於名教者以其發明氣質之性也以氣質論則凡言性不同者皆冰釋矣退之言性亦好亦不知氣質之性耳人傑

亞夫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為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感於張程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語錄 三

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蚤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因舉橫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且如只說箇仁義禮智是性世間却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匝所以不備若只論氣稟這箇善這箇惡却不論那一原處只是這箇道理又却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無

人說這道理謙之問天地之氣當其昏明駁雜之時則其理亦隨而昏明駁雜否曰理却只恁地只是氣自如此又問若氣如此理不如此則是理與氣相離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這理寓於氣了日用間運用都由這箇氣只是氣強理弱譬如大禮赦文一時將稅都放了相似有那村知縣硬自捉縛須要他納緣被他近了更自叫上面不應便見得那氣粗而理微又如父子若子不肖父亦管他不得聖人所以立教正是要救這些子時舉 柄錄云善則氣稟之性如何不善曰理固無不善才賦於氣質便有清濁偏正剛柔緩急之不同蓋氣強而理弱理管攝他不得如父子本是一氣子乃父所生父賢而子不肖父也管他不得又如君臣同心一體臣乃君所命上欲行而下沮格上之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語錄 三

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稟氣之清者為聖為賢如寶珠在清冷水中其氣之濁者為愚為不肖如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落在至汙濁處然其所稟亦間有些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獮之報本睚鳩之有別曰仁獸曰義獸是也備用

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水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嘗多而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嘗多而惻隱辭遜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水

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為聖人也。闕祖
或問人稟天地五行之氣，然父母所生，與是氣相值而然否？曰：便是這氣須從人身上過來。今以五行枝幹推算人命，與夫地理家推擇山林向背，皆是此理。然又有異處，如磁窰中器物，聞說千百件中，或有一件紅色大段好者，此是異稟。惟人亦然。譬鯨之生舜禹，亦猶是也。人傑

問天命謂性之命，與死生有命之命不同，何也？曰：死生有命之命，是帶氣言之，氣便有稟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命謂性之命，是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畢竟皆不離乎氣。但中庸此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是兼氣稟食色。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語錄 五

言之命也有性焉，此命是帶氣言之。性善又是超出氣說。淳
問顏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別否？曰：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付子。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則所值之命皆正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之說，謂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消長之理，大數可見。然聖賢不曾主此說。如今人說康節之數，謂他說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說得膚淺了。木
或問亡之命矣夫，此命是天理本然之命否？曰：此只是氣稟之命。富貴死生禍福貧賤，皆稟之氣而不可移易者。祖道曰：不

知命無以為君子，與五十知天命兩命字如何？曰：不知命，亦是氣稟之命。知天命，却是聖人知其性中四端之所自來，如人看水一般。常人但見為水流，聖人便知得水之發源處。祖
敬子問自然之數，曰：有人稟得氣厚者，則福厚；氣薄者，則福薄。稟得氣之華美者，則富盛；衰頹者，則卑賤；氣長者，則壽；氣短者，則夭折。此必然之理。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曰：誰人說無誠有此理，只是他那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那般工夫方做得。又曰：某見名寺中所畫諸祖師人物，皆魁偉雄傑，宜其傑然有立如此，所以妙喜贊其禪師有曰：當初若非這箇，定是做箇渠魁。觀之信然。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語錄 五

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或問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也未是那無文王猶與底，只是也須做箇特立獨行底人，所為必可觀。若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道黑淬淬地，只有些章句詞章之學，他如龍如虎，這些藝解都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然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個
問前日嘗說鄙夫富貴事，今云富貴貧賤是前定，如何？曰：恁地時節，氣亦自別。後世氣運漸乖，如古封建，畢竟是好人，在上到春秋乃生許多逆賊。今儒者多歎息封建不行，然行着亦

可慮且如天子必是天生聖哲為之後世如秦始皇在上乃大無道人如漢高祖乃崛起田野此豈不是氣運顛倒問此是天命否曰是可學

心意才情

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為耶曰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如這燭火是因得這脂膏便有許多光燄問心之發處是氣否曰也只是知覺淳

所知覺者是理理不離知覺知覺不離理節

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節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語錄 五

問五行在人為五臟然心却具得五行之理以心虛靈之故否

曰心屬火緣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節

人多先說性方說性看來當先說性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以人之生言之固是先得這道理然才生這許多道理却都具在心裏且如仁義自是性孟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則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蓋性即心之理情即性之用今先說一箇心便教人識得箇情性底總腦教人知得箇道理存着處若先說性却似性中別有一箇心橫渠心統性情語極好又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則恐不能無病便似性外別有一箇知覺了

以理言情乃發用處心即管攝性情者也故程子曰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此言性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此言情也端蒙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寓

問意志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卓

志是公然主張要做底事意是私地潛行間發處志如伐意如節

問情與才何別曰情只是所發之路陌才是會恁地去做底且如惻隱有懇切者有不懇切者是則才之有不同又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為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於天才稟於氣是也只有性是一定情與心與才便合着氣了心本未嘗不同隨人生得來便別了情則可以善可以惡又曰要見得分明但看明道云其體則

情則可以善可以惡又曰要見得分明但看明道云其體則

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易心也道性也神情也此天地之心性情也砥
氣是敢做底才是能做底德明

仁義禮智

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又如土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巳然季夏乃土之本宮故尤王月令載中央土以此人傑常言仁義禮智而以手指畫扇中心曰只是一箇道理分爲兩箇又橫畫一畫曰兩箇分爲四箇又以手指逐一指所分爲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語錄

无

四箇處曰一箇是仁一箇是義一箇是禮一箇是智這四箇便是箇種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便是種子所生底苗節

今日要識得仁之意思是如何聖賢說仁處最多那邊如彼說這邊如此說文義各不同看得箇意思定了將聖賢星散說體看處處皆是這意思初不相背始得集注說愛之理心之德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却是愛之本柄人之所以爲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要識仁之意思是一箇渾然溫和之氣其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理則天地生物之心今只就人身已上看有這意思是如何纔有

這意思便自恁地好便不恁地乾燥將此意看聖賢許多說仁處都只是這意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克去己私以復於禮自然都是這意思這不是待人旋安排自是合下都有這箇渾全流行物事此意思纔無意思間隔便自見得人與己一物與己一公道自流行須是如此看孔門弟子所問都只是問做工夫若是仁之體段意思也各各自理會得了今却是這箇未曾理會得如何說要做工夫且如程先生云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上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恰似有一箇小小底仁有一箇大大底仁偏言則一事是小小底仁只做得得仁之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是大大底仁又是包得禮義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語錄

无

智底若如此說是有兩樣仁不知仁只是一箇雖是偏言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裏面雖是專言那許多道理也都在裏面致道云如春是生物之時已包得夏長秋成冬藏意思在曰春是生物之時到夏秋冬也只是這氣流注去但春則是方始生榮意思到夏秋便是結果定了是這生意到後只漸老了賀孫曰如溫和之氣固是見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自然有節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賀孫
百行萬善固是都合着力然如何件件去理會得百行萬善總於五常五常又總於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這裏方子

無私以間之則公公則仁譬如水若一些子礙便成兩截須是打併了障塞便滔滔地去從周

做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便是仁道夫

義字如一橫劍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君子義以為質義以為上義不食也義弗乘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是此義十分精熟用便見也

問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錄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耶曰然錄

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生底義義便是收回頭底仁道夫

儒宗理要朱子 卷九 人道類語錄 三

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溫厚者多謙遜通曉者多刻剝善

知行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關祖

論知之與行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公謹

汪德輔問須是先知然後行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了且如曾點與曾子便是兩箇樣子曾點便是理會得底而行有不捨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一唯處德明

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才見成兩處便不得賀孫

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足行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懸空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廣

這箇道理與生俱生今人只安堵放那空處都不理會浮生浪老也甚可惜要之理會出來亦不是差異底事不知如何理會得個恁少看他自是甘於無知了既要理會也須理會取透莫要半青半黃下稍都不濟事道夫

儒宗理要朱子 卷九 人道類語錄 三

凡看道理要見得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為萬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說個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面八方合聚湊來也是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煞分明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推上則是此心之仁仁即所謂天德之元元即太極之陽動如此節節推上亦自見得大頭腦處若今看得太極處分明則必能見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上皆有箇道理元無虧欠也錄

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儘入深儘有在士毅

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然讀得這一件，却將來排湊做韓昌黎論爲文，便也要讀書涵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於六經云云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端蒙。
大着心胸，不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濶，四方八面都見。方子
理會道理，到衆說紛然處，却好定着精神看。一看，驟
看理到快活田地，則前頭自磊落地去。淳
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玄妙奇特，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九 人道類語錄 三

朱子卷九終

朱子卷十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禮樂類

文集

乞脩三禮劄子

乞脩三禮以備制作 寧宗初政

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因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一

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究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略有端序，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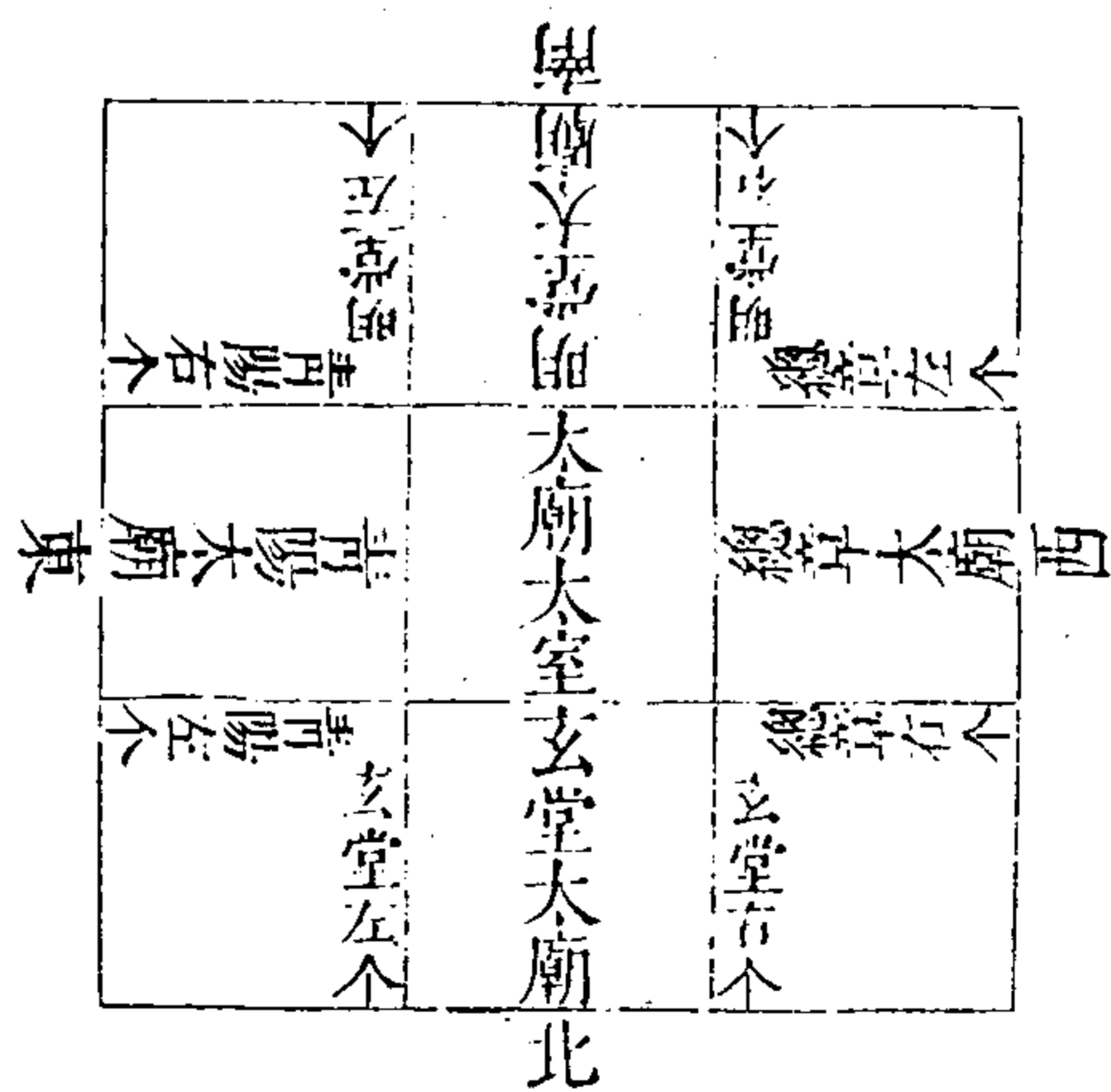
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秘書省太常寺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閒官屋數間與之同處令其編類雖有官人亦不係御請俸但乞逐月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其抄寫人即乞下臨安府差撥貼司二十餘名候結局量支犒賞別無推恩則於公家無甚費用而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天下幸甚

明堂說

論明堂之制者非一其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二

明堂太廟南之東為明堂左个南之西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為總章左个西之北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為玄堂右个北之西為玄堂左个中是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玄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是也

明堂圖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一

禘祫議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按商書已云孫復為昭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為昭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議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鄭註周禮禘祫曰宗亦曰祫亦曰世室周禮有守祫之官鄭氏曰遠廟為祫周為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祫先公之遷主藏於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羣穆於文羣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毀之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遷遷昭常為名也

昭穆常為穆。昭之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主於昭之宗。曾祖遷穆如故。穆廟親盡放此。新死者如當為昭則附於昭之近廟。而自近廟遷其祖於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為曾祖。自次廟遷其高祖於昭之世室。蓋於主祭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廟如故不動。其次廟於主祭者為高祖。其近廟於主祭者為祖也。主祭者沒則附於穆之近廟。而遷其上放此。凡毀諸侯則廟遷主。改塗易禘示有所變。非盡毀也。見穀梁傳及註。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但毀廟之主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曲禮云。君子抱孫可以為主。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鄭氏曰。以孫與祖昭穆同也。周制自后稷為太祖。不齒為昭。鞠為穆。以下十二世至大王復為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為昭。十四世至文王又為穆。十五世至武王又為昭。故書稱文王為穆考。詩稱武王為昭考。而左氏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號仲虺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魯衛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嫌於倒置。而諸廟別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為尊卑也。三代之制其詳儒宗理要朱子卷十 禮樂類文集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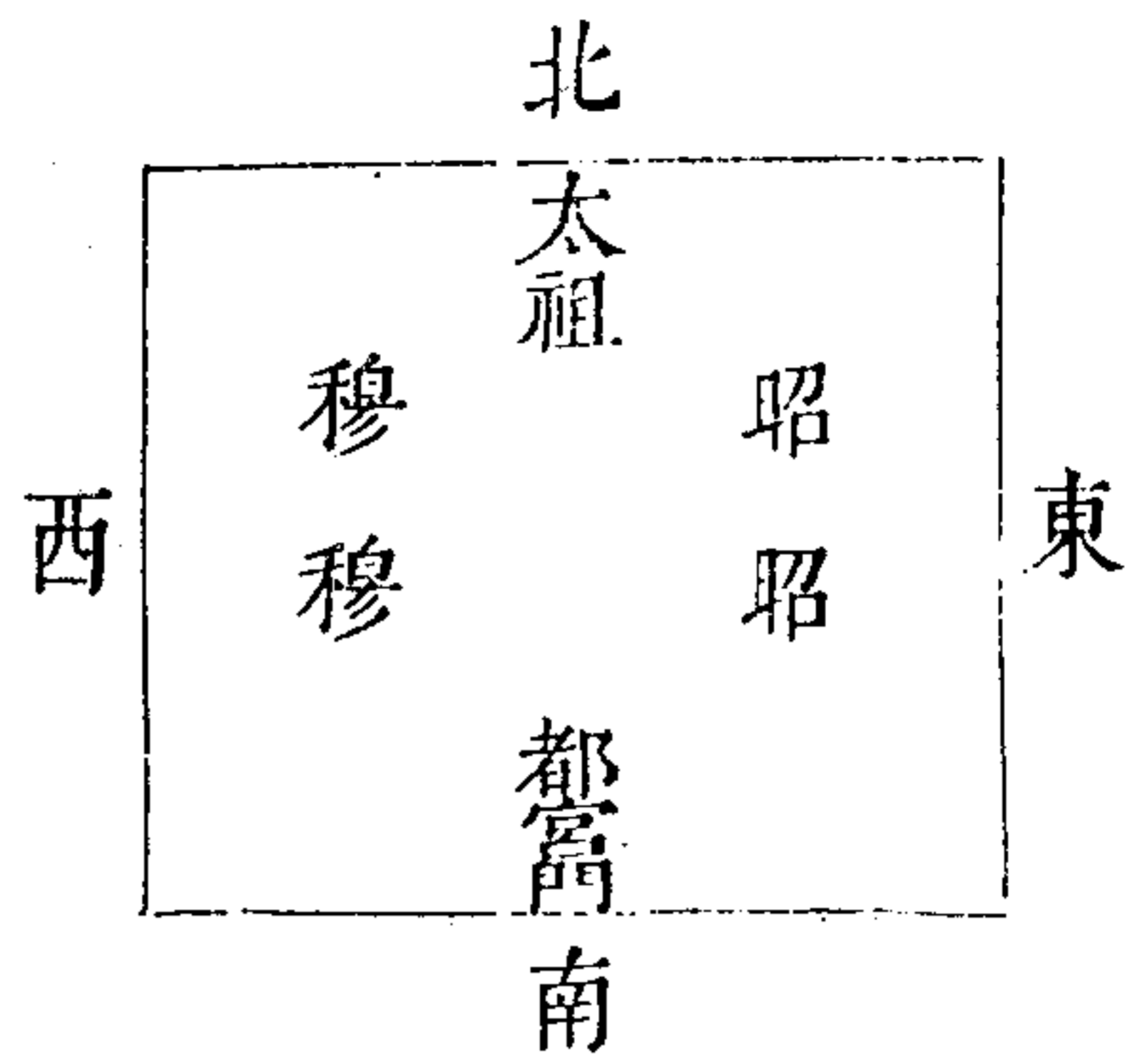
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韋元成傳云。宗廟異制。先公廟在岐。周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則都宮之制亦不得為與漢亦無甚異。未詳其說。貢禹韋元成康衡之徒。雖欲正之。而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見後漢明帝紀。祭祀志。又云。其後積多無別。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壓祖考。而不得自為一

儒宗理要 朱子卷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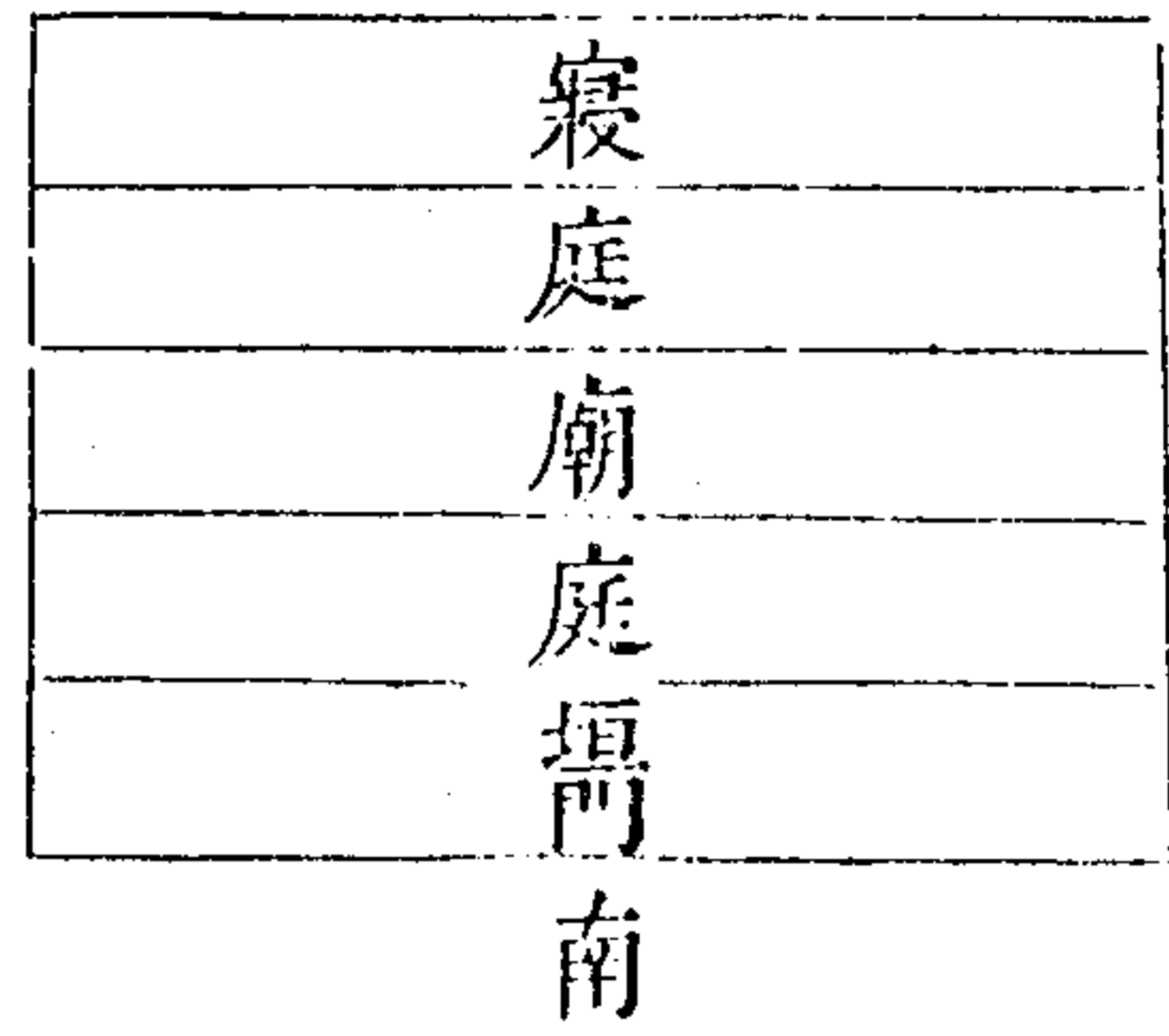
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祖。始歎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謬。其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具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攷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獨原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為寢廟。門垣乃為近古。但其禮本不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略於七廟之室。而為祠於佛老之側。不為木主。而為之像。不為禘祫。而嘗之祀。而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儒宗理要朱子卷十 禮樂類文集 五

謬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為至當之論哉。

韋元成等王者五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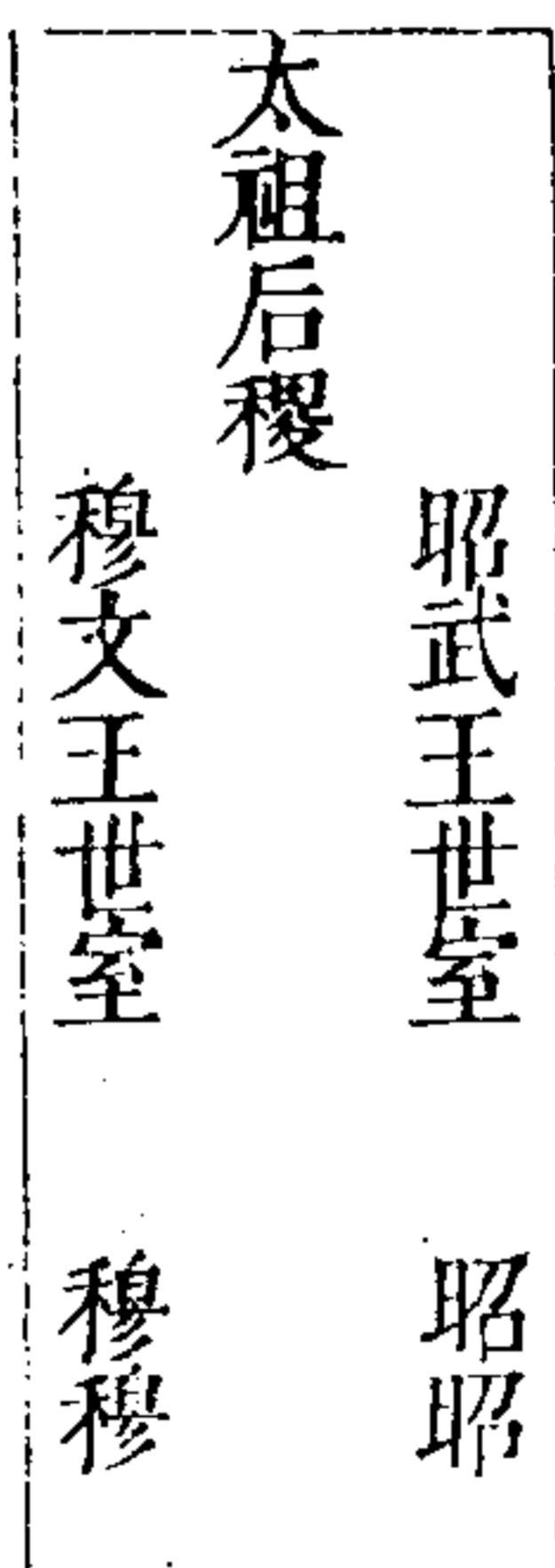
廟制圖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六

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毀
毀廟之主藏乎太廟五年而再毀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
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
復為昭古之正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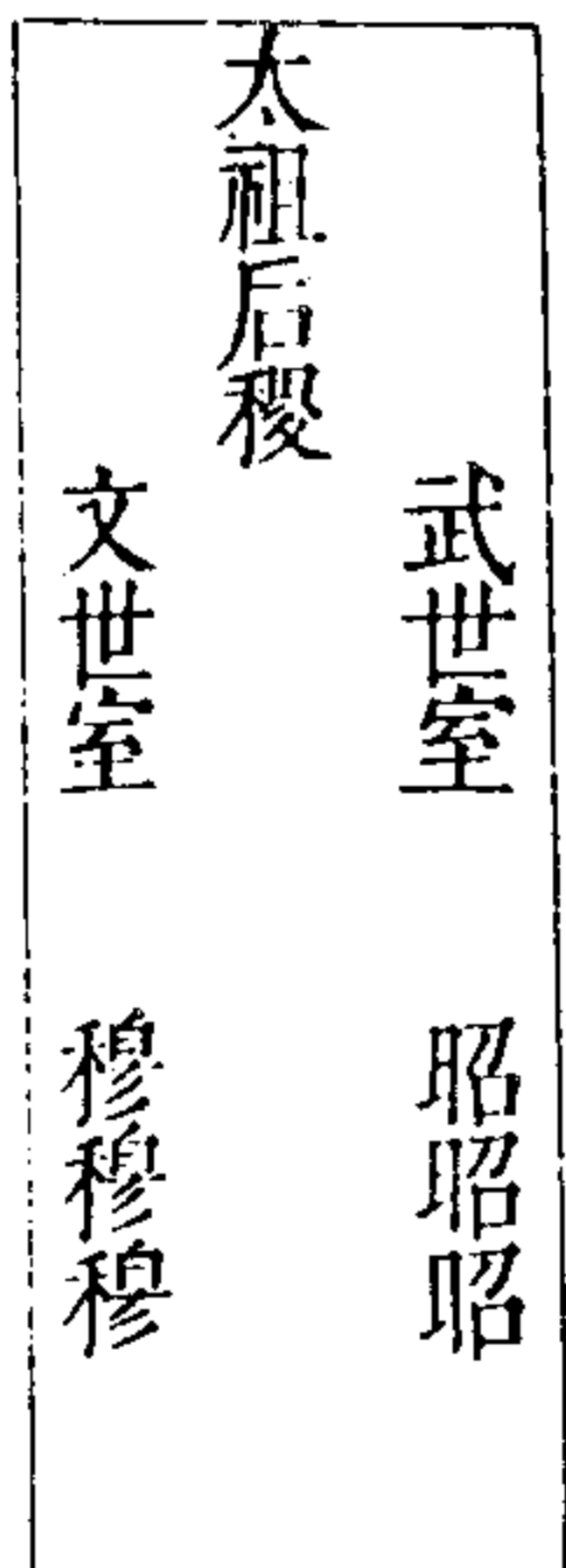
韋元成等周廟圖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
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已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七

劉歆宗無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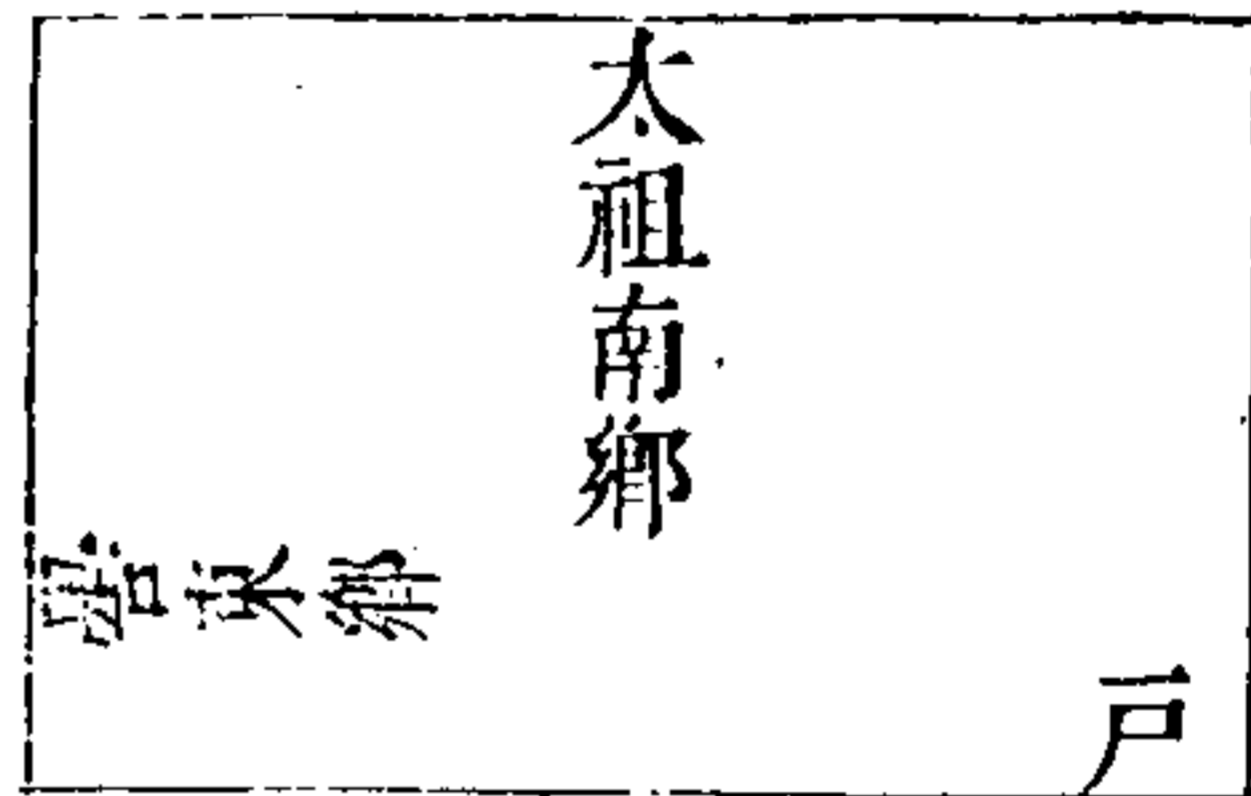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
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勅
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

分自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移易而其尊卑則不以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王為穆而不害其尊於武武王為昭而不害其卑於文非謂之昭即為王考謂之穆即謂考廟也且必如佃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其父以上穆遷於昭昭遷於穆附一神而六廟皆為之動則其附也又何不直附於父而必隔越一世以附於其未應入之廟乎佃又言曰假令甲於上世之次為穆今合堂同食實屬父行乙於上世之次為昭今合堂同食實屬子行則甲宜為昭乙宜為穆豈可遠引千歲以來世次覆令甲為右穆乙為左昭以紊父子之序乎此亦不曉前說之過也蓋昭穆之次既定則其子孫亦以為序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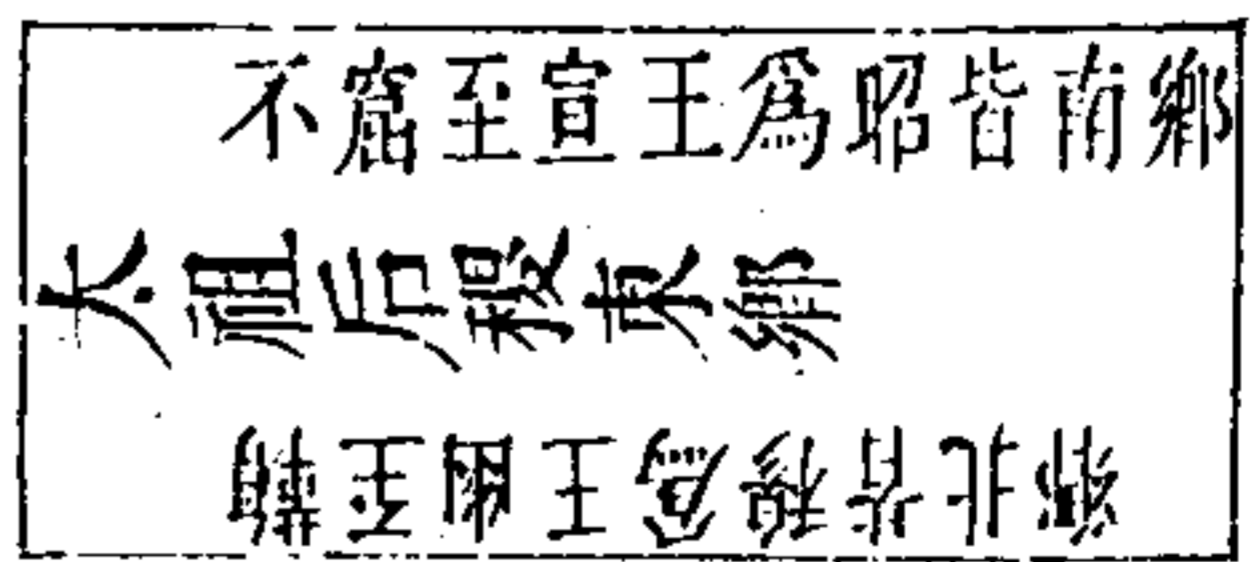
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謂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者是也如必以父為昭而子為穆則太伯虞仲乃太王之父而文王反為管蔡魯衛之子矣而可乎哉且一昭穆也既有上世之次又有今世之次則所以序其子孫者無乃更易不定而徒為紛紛乎曰然則廟之遷次如圖可以見矣子孫之序如佃所駁得無真有難處者耶曰古人坐次或以北方為上或以南方為上未必以左為尊也且又安知不如時祫之位乎

周大禘圖



趙伯循曰 禘王者之 大祭也始 者既立始 祖之廟又 推自出祀 之所始祀 之於祖以 之廟而祀 始祖配之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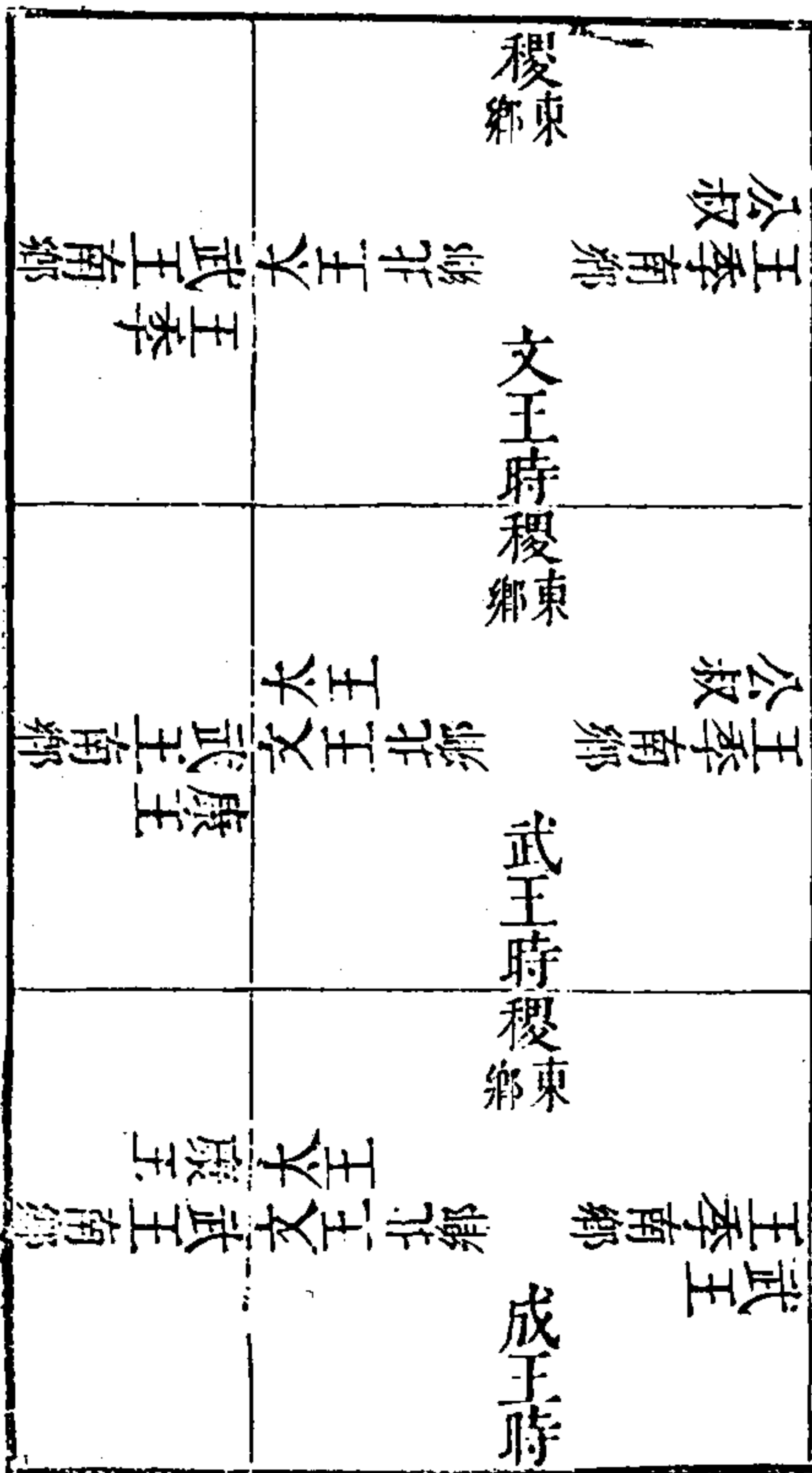
周大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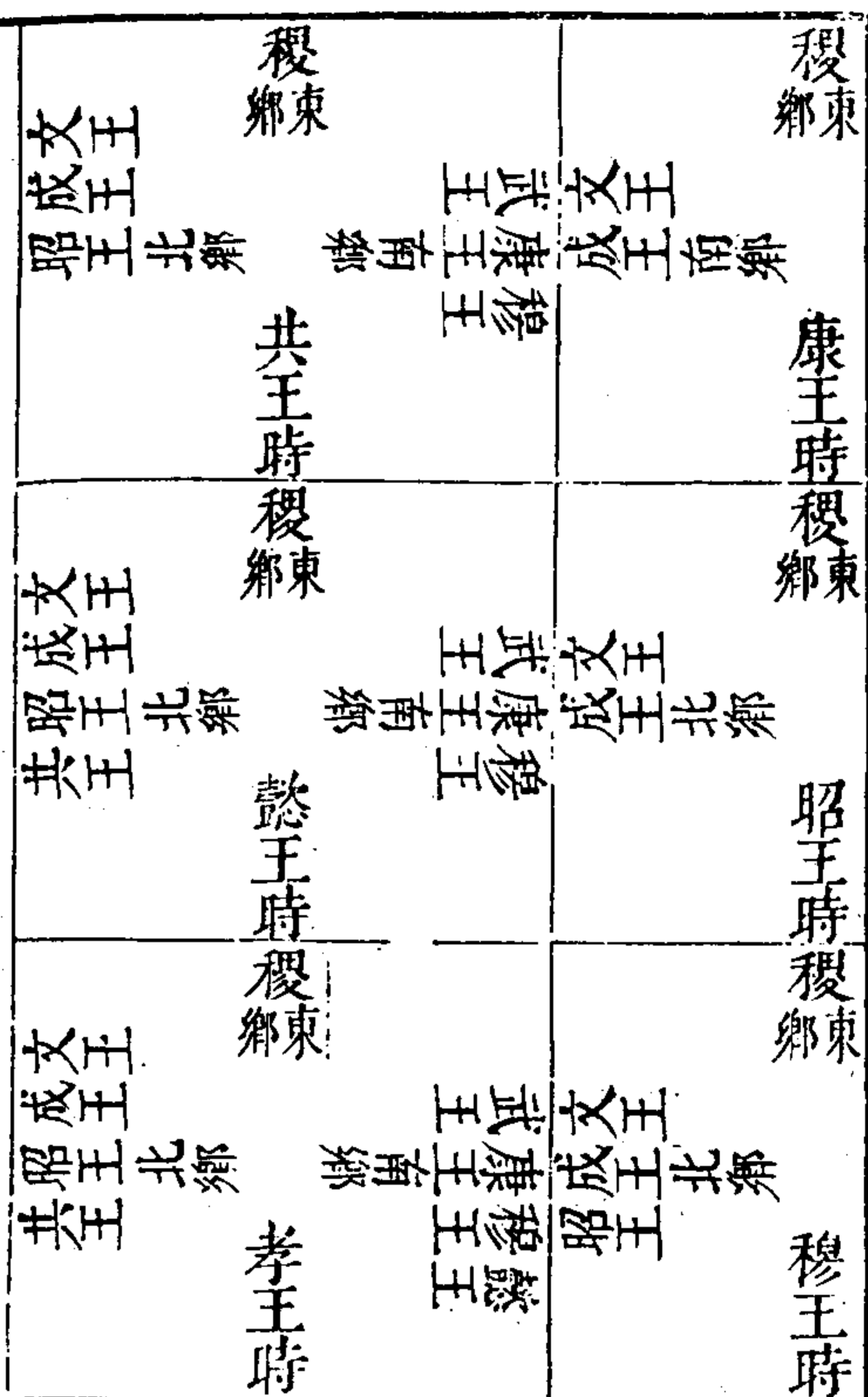


春秋傳曰 禘祭者毀 廟之主皆 陳於太祖 羣廟之主 皆升合食 於太祖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十一

周時祫圖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十一

昭穆之不為尊卑說已前見其大禘則始封以下以次相承亦無差舛故張璠以為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故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合食乎祖則王季文王更為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者是也但四時之禘不兼毀廟之主則有無昭而穆獨為尊之時若兩世室之主則文常為穆而武常為昭也故陸佃以為毀廟之主有不皆禘之時難之而未見璠之所以對也予竊以為以上世之次推之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為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為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於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為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

黍之處也文王之為穆亦虛其所向之位而已則雖北向而何害其為尊哉作此圖以見之

漢同堂異室廟及原廟議

五峰胡仁仲論漢文帝之短喪其失不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予於不起寢廟之詔則以為明帝固不得為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顛之孝其臣有朱仲璣楚子囊之忠則於此必有處矣况以一時之亂命而壞千古之彝制其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三子之所正者而已耶然古今諸儒未有斥其非者而徒知論惠帝叔孫通作原廟之罪夫原廟誠不當作要必復古宗廟之制然後可得而議爾或曰周公祀文王武王於洛邑非原廟耶曰此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十一

固禮之變也然設於別都而不設於京師及所幸郡國又不聞其以果獻之褻禮施焉則亦與漢異矣

廟制議狀

論諸祖之廟不當遷

時孝宗嘗附廟禮官初請祧宣祖而附孝宗繼復有請併祧僖宣二祖而正太祖祫享東鄉之位有旨集議先

生遂上

竊詳羣議其說雖多而揆以禮經皆有可疑如曰藏於太廟之西夾室則古者惟有子孫祧主上藏於祖考夾室之法而無祖考祧主下藏於子孫夾室之文昔者僖祖未遷則西夾室者僖祖之西夾室也故順翼一祖之主藏焉而無不順之疑今既祧去僖祖而以太祖祭初室矣則夾室者乃太祖之夾室自太祖

之室視之。如正殿之視朵殿也。子孫坐於正殿。而以朵殿居其
祖考。於禮安乎。此不可之一也。至於祫享。則又欲設幄於夾室
之前。而別祭焉。則既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當太祖神
坐之背。前孫後祖。此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以奉四祖。
則不惟喪事即遠。有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其棟宇儀
物。亦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乃名為尊祖。而實卑之。又當祫之
時。羣廟之主。祫於太廟。四祖之主。祫於別廟。亦不可謂之合食。
此又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與殿。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
不同。不可相雜。而不得合食。亦與別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
凡此數者。反復尋繹。皆不可行。議者亦皆知其不安。而不知所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古

以然者。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二年一祫。時暫東鄉之故。而
為此紛紛。不復顧慮。殊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
祖太祖兩廟威靈。常若相與爭校。強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祖
之神。疑於受擯。徬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己。不知
朝廷方此多事之際。亦何急而為此也。今亦無論其他。但以太
祖皇帝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
靈。於此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况僖祖祧主。遷於治平。而
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
心。所謂有其舉之。而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而
曰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

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今天子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奏太
祖之樂矣。則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所以事太祖者。
無異於太祖生存之時。乃為至孝。而議者顧欲黜其所追尊之
祖考。置之他所。而又未有一定之處。是豈所謂愛敬其所親尊
而事之如生存之時乎。且議者之所以必為此說者。無他。但以
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為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若以此言。
則后稷本封於邰。而不窟已自竄於戎狄。公劉太王。又再遷而
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為出於此。
故不可以不祭。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小大有
無哉。况周人雖以后稷為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古

是乃所謂祖有功而宗有德之意。故自為世室。而百世不遷。以
冠羣廟。則亦不待東鄉於祫。然後可以致崇極之意矣。然今日
宗廟之制。亦未能如古。姑以權宜而論之。則莫若以僖祖擬周
之后稷。而祭於太廟之初室。順祖為昭。翼祖為穆。宣祖為昭。而
藏其祧主於西夾室。太祖為穆。擬周之文王為祖。而祭於太廟
之第二室。太宗為昭。擬周之武王為宗。而祭於太廟之第三室。
其太祖太宗。又皆百世不遷。而謂之世室。真宗為穆。其祧主亦
且權藏於西夾室。仁宗為昭。為宗。而祭於第四室。亦為世室。如
太宗之制。英宗為穆。藏主如真宗之制。神宗為昭。祭第五室。哲
宗為穆。祭第六室。徽宗為昭。祭第七室。欽宗為穆。祭第八室。高

宗為昭祭第九室。孝宗為穆祔第十室。異時高宗亦當為宗。為世室。如太宗仁宗之制。三歲祫享。則僖祖東鄉如故。而自順祖以下。至於孝宗。皆合食焉。則於心為安。而於禮為順矣。至於古者宗廟之制。今日雖未及議。尚期異時興復之後。還反舊都。則述神宗之志而一新之。以正千載之繆。成一王之法。使昭穆有序。而祫享之禮行於室中。則又善之大者也。蓋尊太祖以東鄉者。義也。奉僖祖以東鄉者。恩也。義者。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恩者。太祖皇帝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誦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孰若誦義伸恩。以慰太祖皇帝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誦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為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七

多。二年然後一祫。則所誦之祭常少。亦中事情。故其於此常有感焉。竊獨以為今欲議四祖神位所祔之宜。而卒不免於舛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鄉之為順。易而無事也。某孤陋寡聞。所見如此。昨日適以衰病不及預議。伏念宗廟事重。不敢緘默。須至申聞者。

面奏劄子 再論僖祖之廟不當遷

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而又以僖祖為四廟之首。累聖尊崇。罔敢失墜。中間雖以世數浸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復請尊奉以為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為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

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欲毀其廟而藏其主。替祖宗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從其請。而司馬光等以為非是。力奏爭之。命立極當為始祖。而祫享東鄉。僖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而已。臣嘗深考其說。而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海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為功德。蓋不必身親為之。然後為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為初廟。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彼。而不敢以功業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據僖祖初室東鄉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為人。雖不若光等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七

之賢。而其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世之論者不察乎此。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不知因太祖當日崇立僖祖之心。以原其所自。但見光等之賢。非安石章衡之所及。而不知反之於已。以即夫心之所安。是以紛紛多為異說。臣嘗病其如此。每恨無以正之。不謂今日之來。適逢此議。而又以疾病之故。不獲祇赴。謹已略具鄙見。申尚書省。乞與敷奏。并畫成圖本。兼論古今宗廟制度得失。因又訪得元祐大儒程頤所論。深以安石之言為當。貼說詳盡。而所論并祧二祖。止成八世之說。尤為明白。未知已未得達聖聽。欲乞宣問。詳賜覽覩。并下此奏。別令詳議。以承太祖皇帝尊祖敬宗。報本反始之意。上延基祚。下一民聽。千萬幸甚。

別定廟議圖說 追論僖廟不當遷之義

紹熙甲寅某月詔以孝宗祔廟當議宗廟迭毀之次禮部侍郎許及之太常少卿曾三復等相與上議請遷僖祖宣祖而奉太祖居第一室祫享則正東鄉之位有詔恭依且令復議二祖祧主奉安之所時熹始赴經筵供職亦嘗預議屬以病不能赴遂以議狀申省并考古今畫成圖樣其說甚備而廟堂持之不上獨奏禮官及諸從臣所論請為別廟以奉四祖又詔恭依遂即毀撤僖祖宣祖廟室熹見諸公爭之甚力而右相趙汝愚雅不以熙寧復祀僖祖為然給舍樓鑰陳傅良又復牽合裝綴以附其說其語頗達上聽某月某日忽有旨召熹赴內殿奏事熹備宗理要 朱子 卷一 禮樂類文集 六

因節略狀文及為劄子畫圖貼說以進上覽之良以為然且諭熹曰僖祖乃國家始祖高宗時不曾遷孝宗時又不曾遷太上皇帝時又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熹因奏曰此事義理甚明而聖意又已見得如此其不當遷無可疑者前日集議雖已施行而臣申省議狀獨未得經聖覽不曾降出即今來劄子却乞降出再令臣寮集議必有定論退見臺諫謝深甫張叔樞亦皆以熹說為然而謝獨甚悔前日合議之失其後不久熹即罷歸而所議遂不復有所施行後却聞臺諫後省亦嘗互入文字乞降出熹前所議而亦不知後來竟作如何收殺也然當日議狀奏劄出於匆匆不曾分別始祖世室親廟三者之異故其為說易

致混亂而反疑前日之誤故今特備著之而別定兩圖以見區區之本意云

答陸子壽 論遷廟祔主之義

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於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於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無疑矣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為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至於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自一旬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為合於人情也來論考證雖詳其大槩以為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喪而力詆鄭杜之非此尤未敢聞命據禮小斂有席至虞而後有几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饋食於下室耳古今異宜禮文之變亦有未可深考者然周禮自虞至祔曾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徹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徹几筵不聞有入廟之說亦非也諸侯三年喪畢之祭魯謂之吉禘晉謂之禘祀禮疏謂之特禘

者是也。但其禮亡而士大夫以下則又不可考耳。夫今之禮文其殘闕者多矣。豈可以其偶失此文而遽謂無此禮邪。又謂壞廟則變昭穆之位亦非也。據禮家說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故書謂文王為穆考。詩謂武王為昭考。至左傳猶謂畢原鄭郇為文之昭。邢晉應韓為武之穆。則昭穆之位豈以新主祔廟而可變哉。但昭主祔廟則二昭遞遷。主穆祔廟則二穆遞遷。爾此非今之急但設言之以見。又謂古者每代異廟。故有祔於祖父祖姑之禮。今同一室則不當專祔於一人。此則為合於人情矣。然伊川先生嘗譏關中學禮者有役文之弊。而呂與叔以守經信古學者庶幾無過而已。義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然則此等苟無大害於義理。不若且依舊說。亦夫子存羊愛禮之意也。熹於禮經不熟。而考證亦未及精。且以愚意論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吳晦叔 論廟必東鄉之非

文叔出示近與諸公更定祭儀。其間少有疑。輒以請教。幸與諸公評之。廟必東鄉。此一句便可疑。古人廟堂南鄉。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室西南隅為奧。尊者居之。故神主在焉。詩所謂宗室廟下者是也。主既在西壁下。即須東鄉。故行事之際。主人入戶。西鄉致敬。試取儀禮特性。少宰饋食等篇讀之。即可見矣。今通典開元禮釋奠儀。猶於堂上西壁下設先聖東鄉之位。故三凡獻官皆西鄉。彷彿古制。今神位南鄉。而獻官猶西鄉。失之矣。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二十

廟皆南鄉。而主皆東鄉。惟祫祭之時。羣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之時。則太祖之主仍舊東鄉。而羣昭南鄉。羣穆北鄉。列於太祖之前。此前代禮官所謂太祖正東鄉之位者。為祫祭時言也。非祫時則羣廟之主在其廟中。無不東鄉矣。廟則初不東鄉也。至朱公揆錄二先生語。始有廟必東鄉之說。恐考之未詳。或記錄之誤也。且禮左宗廟。則廟已在所居之東南。禮家謂當東鄉。則正背却中庭門道。於人情亦不順矣。故疑語錄恐是錯東字。然其後又言太祖東鄉。則廟當南鄉。而列主如祫祭之位。唐禮閣新儀。祭圖設位。曾祖在西壁下。又恐於今人情或不相稱。抵牾如此。似難盡從。又考其說與後來伊川所定祭儀主式。亦不相合。伊川以四仲月祭。而此錄秋用重陽。非仲。草創未定之論。此皆語錄之誤也。又今儀冬至祭始祖。并及祧廟之主。夫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廟。此伊川之所義起也。蓋取諸天時。參以物象。其義精矣。今不能行則已。如其行之。而又不盡。更以己意竄易舊文。失先賢義起精微之意。愚意以為殆不若不行之為愈也。此則新儀之誤矣。其餘小小節文未備處。未暇一一整頓。只此兩大節目。似不可不正試與諸公議之。如何如何。

山陵議 謂宜擇吉土以安神穴

右臣竊惟至尊壽皇聖帝。聖德神功。覆冒寰宇。深仁厚澤。浸潤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二十一

生民厭世上賓率土哀慕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垂裕後昆
 永永無極而因山之役累月於茲議論紛紜訖無定說臣嘗竊
 究其所以皆緣專信臺史而不廣求術士必取國音坐丙向壬
 之穴而不博訪名山是以粗略苟簡唯欲附於紹興諸陵之旁
 不惟未必得其形勢之善若龔穴中水泉之害地面浮淺之虞
 雖明知之亦不暇顧羣臣議者又多不習此等猥賤之末術所
 以不能堅決剖判致煩明詔博訪在廷臣實痛之其敢無辭以
 對蓋臣聞之葬之為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以子孫
 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為安固久遠
 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三

然之理也是以古人之葬必擇其地而卜筮以決之不吉則更
 擇而再卜焉近世以來卜筮之法雖廢而擇地之說猶存士庶
 稍有事力之家欲葬其先者無不廣招術士博訪名山參互比
 較擇其善之尤者然後用之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
 木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
 亡絕滅之憂甚可畏也其或雖得吉地而葬之不厚藏之不深
 則兵戈亂離之際無不遭罹發掘暴露之變此又其所當慮之
 大者也至於穿鑿已多之處地氣已洩雖有吉地亦無全力而
 祖塋之側數興土功以致驚動亦能挺災此雖術家之說然亦
 不為無理以此而論則今日明詔之所詢者其得失大槩已可

見矣若夫臺史之說謬妄多端以禮而言則記有之曰死者北
 首生者南向皆從其朔又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即
 是古之葬者必坐北而鄉南蓋南陽而北陰孝子之心不忍死
 其親故雖葬之於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鄉北反
 背陽而鄉陰之理乎若以術言則凡擇地者必先論其主勢之
 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
 可以較其地之美惡政使實有國音之說亦必先此五者以得
 形勝之地然後其術可得而推今乃全不論此而直信其庸妄
 之偏說但以五音盡類羣姓而謂塚宅鄉背各有所宜乃不經
 之甚者不惟先儒已力辨之而近世民間亦多不用今乃以為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三

祖宗以來世守此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則姑亦無問其理之
 如何但以其事實之則其繆不攻而自破矣蓋自永安遷奉以
 來已遵用此法而九世之間國統再絕靖康之變宗社為墟高
 宗中興匹馬南渡壽皇復自旁支入繼大統至於思陵亦用其
 法而壽皇倦勤之後旋即升遐太上違豫日久以至遜位赤山
 亦用其法而莊文魏邸相繼薨謝若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不
 有所廢其何以與則國音之說自為無用之談從之未必為福
 不從未必為禍矣何為信之若是其篤而守之若是其嚴哉若
 曰其法果驗不可改易則洛越諸陵無不坐南而鄉北固已合
 於國音矣又何吉之少而凶之多耶臺史之言進退無據類皆

如此試加詰問使之置對必無辭以自解矣若以地言則紹興諸陵臣所未覩不敢輕議然趙彥逾固謂舊定神穴土肉淺薄開深五尺下有水石難以安建矣而荆大聲者乃謂新定東頓之穴比之先定神穴高一尺一寸五分開深九尺即無水石臣嘗詳考二人之言反復計度新穴比之舊穴只高一尺一寸五分則是新穴開至六尺一寸五分則與舊穴五尺之下有水石處高低齊等如何却可開至九尺而其下二尺八寸五分者無水石耶且大聲既知有此無水吉穴當時便當指定何故却定土肉淺薄下有水石之處以為神穴直至今日而說漏露無地可葬然後乃言之耶其反覆謬妄小人常態雖若不足深責然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五

其姦心乃欲奉壽皇梓宮置之水中而略不顧忌則其罔上迷國大逆無道之罪不容誅矣脫使其言別有曲折然一坂之地其廣幾何而詔慈聖獻皇后已用之矣徽宗一帝一后又用之矣高宗一帝一后又用之矣計其地氣已發洩而無餘行圍巡路下宮之屬又有迫狹之甚不可移減今但就其空處即以為穴東西趨那或遠或近初無定論蓋地理之法如針灸自有一定之穴而不可有毫釐之差使醫者之施砭艾皆如今日臺史之定宅兆則攻一穴而徧身皆創矣是又安能得其穴道之正乎若果此外別無可求則亦無可奈何而今兩浙數州皆為近甸三二百里豈無一處可備選擇而獨遷就偏於此數步之

間耶政使必欲求得離山坐南鄉北之地亦當且先泛求壯厚高平可葬之處然後擇其合於此法者况其謬妄不經之說初不足信也耶臣自南來經由嚴州富陽縣見其江山之勝雄偉非常蓋富陽乃孫氏所居之處而嚴州乃高宗受命之邦也說者又言臨安縣乃錢氏故鄉山川形勢寬平遠密而臣未之見也凡此數處臣雖未敢斷其必為可用然以臣之所已見聞者逆推其未見未聞安知其不更有佳處萬萬於此而灼然可用者乎但今偏信臺史之言固執紹興之說而不肯求耳若欲求之則臣竊見近年地理之學出於江西福建者為尤盛政使未必皆精然亦豈無一人粗知梗槩大略平穩優於一二臺史者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五

欲望聖明深察此理斥去荆大聲置之於法即日行下兩浙帥臣監司疾速搜訪量支路費多差人兵輜馬津遣赴闕令於近甸廣行相視得五七處然後遣官按行命使覆按不拘官品但取通曉地理之人參互考較擇一最吉之處以奉聖皇神靈萬世之安雖已迫近七月之期然事大體重不容苟簡其孫逢吉所謂少寬日月別求吉兆為上此十字者實為主論惟陛下采而用之庶幾有以少慰天下臣子之心用為國家祈天永命之助臣本儒生不曉術數非敢妄以淫巫瞽史之言眩惑聖聽自速譏訕蓋誠不忍以壽皇聖體之重委之水泉沙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是以痛憤激切一為陛下言之譬如鄉鄰親舊之間

有以此等大事商量。吾乃明知其事之利害。必至於此而不盡。情以告之。人必以為不忠不信之人。而况臣子之於君父。又安忍有所顧望而默默無言哉。惟陛下詳賜省察。斷然行之。則天下萬世不勝萬幸。

家禮序

凡禮有本有文。其所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綱紀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三代之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五

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為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者。熹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為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敦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然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教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聲律辨

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為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為商。為角。為變徵。為徵。為羽。為變宮。而皆以為宮之用焉。是以宮之一聲。在五行為土。在五常為信。在五事為思。蓋以其正當眾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為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眾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七

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為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沈濁者為黃鍾。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為應鍾。及其旋相為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鍾之與餘律。其所以為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為樂矣。蓋黃鍾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鍾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為樂者也。正如子時

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即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則聲自屬陰以下亦當默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爲中聲之前段如子初四刻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之爲者但無聲氣之可紀耳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爲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鍾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又有爲宮當配仁之說者恐亦非是迹其所以蓋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者之義耳夫仁木行而角聲者也以之配宮則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據然以爲可包四者則不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五

害其有是理也夫五行之序木爲之始水爲之終而土爲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爲主而爲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爲發生之性水爲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故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者列序於其間蓋以爲無適而非此也是則宮之統五聲仁之包五常蓋有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必奪彼以予此然後快於其心哉

律呂新書序

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末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爲法猶未容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寢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况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黥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摠是固不違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鍾律爲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五

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傅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者而又不能無失

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鑿於習熟見聞之近
即肆其胸臆妄為穿穴而無所據依季通乃能奮其獨見超然
遠覽爬梳剔抉參互考尋用其平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
融會貫通焉斯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比次
條理管括機要闡究精微不為浮詞濫說以汨亂於其間亦庶
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
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此之時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
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
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為
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三

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頓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
僅得指意之彷彿季通以是亦許予為能知己志者故屬予以
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族被之管絃別為樂書
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圖緒正邵氏
皇極經世之歷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
僂及見之則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

答陳安卿 論分定正聲子聲之說

所論律呂恐看得未子細須作一圖子分定十二律之位却於
中間定處別用紙作一小輪子寫五聲之位當心用紙條穿定
令可輪轉却依通典十二律之均逐一認定分別正聲子聲則

自見得次序分明不可只如此空說也蓋正聲是全律之聲如
鍾九寸 子聲是半律之聲如黃鍾半 一均之內以宮聲為主其
律當最長其商角徵羽之律若短即用正聲或有長者則只可
折半用子聲此所謂一均五聲而分正聲子聲之法也十二律
既有正聲又皆有子聲以待十二均之用所謂黃鍾大呂太簇
無子聲以其一均之內商角徵羽四聲皆短於本律故也若以
中呂為宮則黃鍾為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蕤賓為宮則大呂
為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林鍾為宮則太簇為徵而當用子聲
矣此十二律所以皆有子聲矣試用此推之當自曉得不然只
須面論乃可通也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 禮樂類文集 三

答廖子晦 論定律候氣之義

律呂之說今有新書并辨證各一冊及鄉時所撰序一篇并往
可細考之當得其說凡十二律各以本律為宮而生四律如黃
鍾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羽林鍾為徵南呂為角是黃鍾一
均之聲也若林鍾為宮則南呂為商應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
為羽是林鍾一均之聲也各就其宮以起四聲而後六十律之
聲備非以黃鍾定為宮太簇定為商姑洗定為羽林鍾定為徵
南呂定為角也但黃大太夾姑中蕤林夷南無應為十二律長
短之次宮商角徵羽為五聲長短之次黃鍾一均上生下生長
短皆順故得各用其全律之正聲十二律各今俗樂亦用之合

字卽是黃鍾。但其律差高耳。筆談言之甚詳。可呼俗工問之。自林鍾之宮而生太簇之祉。則林鍾六寸而太簇八寸。祉反長於宮。而聲失其序矣。故以十二律而言。雖當爲林鍾上生太簇。而以五聲而言。則當爲宮下生祉。而得太簇半律四寸之管。其聲方順。又自太簇半律四寸之祉。而生南呂五寸有奇之商。則於律雖本爲下生。而於聲反爲上生矣。自南呂五寸有奇之商。而生姑洗七寸有奇之羽。則於律雖本爲上生。而於聲則又當用其半而爲下生矣。自姑洗半律三寸有奇之羽。而生應鍾四寸有奇之角。則於律雖爲下生。而於聲反爲上生矣。其餘十律皆然。孔疏蓋知此法。但言之不詳耳。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唯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七

禮樂類文

三

文集終

語錄

禮論

禮樂廢壞二千餘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爲遠。然已都無稽考。處後來須有一箇大大底人出來。盡數拆洗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今世變日下。恐必有箇碩果不食之理。必大

古甚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疎畧。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脩。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古樂亦難遽復。且於今樂中。去其嚙殺促數之音。并攷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略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語錄

三

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周禮歲時屬民讀法。其當時所讀者不知云何。今若將孝悌忠信等事。撰一文字。或半歲或三月一次。或於城市。或於鄉村。聚民而讀之。就爲解說。令其通曉。及所在立粉壁書寫。亦須有益。必大

古禮於今實難行。嘗謂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理一番。令人甦醒。必不一一盡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之大意。義剛

古禮難行。後世苟有作者。必須酌古今之宜。若是古人如此繁縟。如何教今人要行得。古人上下習熟。不待家至戶曉。皆如飢食而渴飲。略不見其爲難。本朝陸農師之徒。大抵說禮都要先求其義。豈知古人所以講明其義者。蓋緣其儀皆在其

且竝存耳聞目見無非是禮所謂三千三百者較然可知故於此論說其義皆有據依若是如今古禮散失百無一二存者如何懸空於上面說義是說得甚麼義須是且將散失諸禮錯綜參考令節文度數一一着實方可推明其義若錯綜得實其義亦不待說而自明矣賀孫

胡兄問禮曰禮時為大有聖人者作必將因今之禮而裁酌其中取其簡易易曉而可行必不至復取古人繁縟之禮而施之於今也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爾孔子從先進恐已有此意或曰禮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而難行耳曰然蘇子由古史說忠質文處亦有此意只是發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 禮樂類語錄 五

揮不出首尾不相照應不知文字何故如此其說云自夏商周以來人情日趨於文其終却云今須復行夏商之質乃可夫人情既日趨於文矣安能復行夏商之質乎其意本欲如先進之說但辭不足以達之耳備

今日百事無人理會姑以禮言之古禮既莫之考至於後世之沿革因襲者亦浸失其意而莫之知矣非止浸失其意以至名物度數亦莫有曉者差舛謬誤不堪着眼三代之禮今固難以盡見其略幸散見於他書如儀禮十七篇多是士禮邦國人君者僅存一二遭秦人焚滅之後至河間獻王始得邦國禮五十八篇獻之惜乎不行至唐此書尚在諸儒註疏猶

時有引為說者及後來無人說着則書亡矣豈不大可惜叔孫通所制漢儀及曹褒所脩固已非古然今亦不存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開元襲隋舊為之本朝脩開寶禮多本開元而頗加詳備及政和間脩五禮一時姦邪以私智損益疏略抵牾更沒理會又不如開寶禮備

漢儒說禮制有不合者皆推之以為商禮此便是沒理會處必南北朝是甚時節而士大夫間禮樂不廢有考禮者說得亦自好義剛

嘗見劉昭信云禮之趨翔登降揖遜皆須習也是如此漢時如其大射等禮雖不行却依舊令人習人自傳得一般今雖是不能行亦須是立科令人習得也是一事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 禮樂類語錄 五

問五禮新儀曰古人於禮直如今人相揖相似終日周回於其間自然使人有感他處後世安得如此可學

開寶禮全體是開元禮但略改動五禮新儀其間有難定者皆稱御製以決之如禱山川者又只開元禮內有方子

呂與叔集諸家之說補儀禮以儀禮為骨方子

楊通老問禮書曰看禮書見古人極有精密處事無微細各各有義理然又須自家工夫到方看得古人意思出若自家工夫未到只見得度數文為之末如此豈能識得深意如將一碗乾硬的飯來嚼有甚滋味若白地將自家所見揣摩他本

來意思不如此也不濟事兼自家工夫未到只去理會這箇下梢溺於氣數一齊都昏倒了如今度得未可盡曉其意且要識得大綱賀孫

祭法

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當時禮數也簡儀從也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豈有祭天便將下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都祭只看郊臺階級兩邊是踏過處中間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着賀孫

如今郊禮合祭天地周禮有圓丘方澤之說後來人却只說地便是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某看來不要如此也自還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

禮樂類語錄

美

有方澤之祭但周禮其他處又都不說亦未可曉木

問先朝南北郊之辨曰如禮說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書謂用牲於郊牛二及社於新邑此其明驗也故本朝後來亦嘗分南北郊至徽宗時又不知何故却合為一又曰但周禮亦只是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故先儒說祭社便是又問周禮大司樂冬至奏樂於圓丘以禮天夏至奏樂於方丘以禮地曰周禮中止有此說更有禮大神享大鬼祭大祇之說餘皆無明文廣

昭穆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中間始祖太廟門兩邊分昭穆周家則自王季以上之主皆祧於后稷始祖廟之夾室自成

王昭王以下則隨昭穆遞遷於昭穆之首廟至首廟而止如周則文王為穆之首廟武王為昭之首廟凡新崩者祔廟則看昭穆但昭則從昭穆則從穆不交互兩邊也又云諸廟皆有夾室

問祭禮古今事體不同行之多窒礙如何曰有何難行但以誠敬為主其他儀則隨家豐約如一羹一飯皆可自盡其誠若溫公書儀所說堂室等處貧家自無許多所在如何要行得據某看來苟有作者興禮樂必有簡而易行之理賀孫

古禮於今實是難行當祭之時獻神處少只祝酌奠卒祝迎尸以後都是人自食了主人獻尸尸又酢主人酢主婦酢祝及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

禮樂類語錄

美

佐食宰贊眾賓等交相勸酬甚繁且久所以季氏之祭至於繼之以燭竊謂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理一過令人蘇醒必不一一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人大意簡而易行耳溫公儀人所憚行者只為閒辭多長篇浩翰令人難讀其實行禮處無多某嘗脩祭儀只就中間行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人竊去亡之矣淳

堯卿問始祖之祭曰古無此伊川以義起某當初也祭後來覺得僭遂不敢祭古者諸侯只得祭始封之君以上不敢祭大夫有大功則請於天子得祭其高祖然亦止得祭一番常時不敢祭程先生亦云人必祭高祖只是有疎數耳又問今士

庶亦有始基之祖莫亦只祭得四代但四代以上則可不祭否曰如今祭四代已為僭古者官師亦只得祭二代若是始基之祖莫亦只存得墓祭義剛

古命士得立家廟家廟之制內立寢廟中立正廟外立門四面牆圍之非命士止祭於堂上只祭考妣伊川謂無貴賤皆祭自高祖而下但祭有豐殺疎數之不同廟鄉南坐皆東鄉伊川於此不審乃云廟皆東鄉祖先位面東其制非是古人所以廟面東鄉坐者蓋戶在東牖在西坐於一邊乃是奧處也楊

墓祭非古雖周禮有墓人為尸之文或是初間祭后土亦未可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語錄 三

知但今風俗皆然亦無大害國家亦未免十月上陵淳

古無忌祭近日諸先生方考及此賀孫

冠昏

欽夫嘗定諸禮可行者乃除冠禮不載問之云難行某答之云古禮惟冠禮最易行如昏禮須兩家皆好禮方得行喪禮臨時哀痛中少有心力及之祭禮則終獻之儀煩多長久皆是難行看冠禮比他禮却最易行賀孫

問冠昏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為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時舉

問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曰婦既歸姑與之為禮喜於家事之有承替也姑反置酒一分以勸飲婦姑坐客位而婦坐主位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因論今之士大夫多是死於慾曰古人法度好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老則一齊老了都無許多患楊問程氏昏儀與溫公儀如何曰互有得失曰當以何為主曰迎婦以前溫公底是婦入門以後程儀是溫公儀親迎只拜妻之父兩拜便受婦以行却是程儀偏見妻之黨則不是溫公儀入門便廟見不是程儀未廟見却是大槩只此兩條以此為準去子細看曰廟見當以何日曰古人三月而後見曰何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語錄 三

必待三月曰未知得婦人性行何如三月之久則婦儀亦熟方成婦矣然今也不能到三月只做箇節次如此曰古人納采後又納吉若卜不吉則如何曰便休也曰古人納幣五兩只五匹耳恐太簡難行否曰計繁簡則是以利言矣且吾儕無望於復古則風俗更教誰變曰溫公用鹿皮如何曰大節是了小小不能皆然亦沒緊要曰溫公婦見舅姑及舅姑享婦儀是否曰亦是古人有此禮淳

叔器問昏禮溫公儀婦先拜夫程儀夫先拜婦或以為妻者齊也當齊拜何者為是曰古者婦人與男子為禮皆俠拜每拜以二為禮昏禮婦先二拜夫答一拜婦又二拜夫又答一拜

冠禮雖見母亦俛拜

喪禮

問天下事易至於安常習故如何曰且如今人為所生父母齊衰不杖期為所養父母斬衰三年以理觀之自是不安然聖人有箇存亡繼絕底道理又不容不安且如濮安懿王事當時皆以司馬公為是今則濮安懿王下却有主祀朝廷却未嘗正其號卓

祖在父亡祖母死亦承重楊

嫡孫承重庶孫是長亦不承楊

或問親死遺囑教用僧道則如何曰便是難處或曰也可以不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語錄

聖

用否曰人子之心有所不忍這事須子細商量胡泳

或問設如母卒父在父要循俗制喪服用僧道火化則如何曰

公如何曰只得不從曰其他都是皮毛外事若決如此做從

之也無妨若火化則不可泳曰火化則是殘父母之遺骸曰

此話若將與喪服淨屠一道說便是未識輕重在胡泳

因說地理曰陳先生亦揀草木茂盛處便不是不擇伯恭却只

胡亂平地上便葬若是不知此理亦不是若是知有此道理

故意不理會尤不是帶

顯道問服制曰唐時添那服制添得也有差異處且如親叔伯

是期堂叔須是大功乃便降為小功不知是怎生地義剛

或問哀慕之情易得間斷如何曰此如何問得人孝子喪親哀

慕之情自是心有所不能已豈待抑勒亦豈待問人只是時

時思慕自哀感所以說祭思敬喪思哀只是思著自是敬自

是哀若是不哀別人如何抑勒得他因舉宰我問三年之喪

云云曰女安則為之聖人也只得如此說不當抑勒他教他

須用哀只是從心上說教他自感悟備錄

問居喪以來惟看喪禮不欲讀他書恐妨哀然又覺精神元自

荒迷更專一用心去考索制度名物愈覺枯燥今欲讀語孟

不知如何曰居喪初無不得讀書之文古人居喪廢業業是

簞簞上版子廢業謂不作樂耳古人禮樂不去身惟居喪然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語錄

聖

後廢樂故喪復常讀樂章周禮司業者亦司樂也

叔器問今之墨衰便於出入而不合禮經如何曰若能不出則

不服之亦好但有出入治事則只得服之喪服四制說百官

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

執事而後行者而垢而已蓋惟天子諸侯始得全伸其禮庶

人皆是自執事不得伸其禮淳

喪妻者木主要作妻名不可作母名若是婦須作婦名翁主之

卒哭即祔更立木主於靈坐朝夕奠就之三年除之楊

問喪三年不祭曰程先生謂今人居喪都不能如古禮却於祭

祀祖先獨以古禮不行恐不得橫渠曰如此則是不以禮祀

其親也。某嘗謂如今人居喪時行三三分居喪底道理則亦當行三三分祭先底禮數。

問三年喪中得做祭文祭故舊否。曰古人全不弔祭。今不奈何。胡籍溪言只散句做不押韻。揚

問今弔者用橫鳥如何。曰此正與羔裘玄冠不以弔相反亦不知起於何時。想見當官者既不欲易服去吊人故杜撰成箇禮數。若閑居時只當易服用涼衫。廣

雜儀

唐人法服猶施之朝廷。今日惟祭祀不得已乃用。不復施之朝廷矣。且如今之冕嗟峨而不安於首。古者佩玉右徵角左宮。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語錄

望

羽今必不然。方子

古人戴冠。郭林宗時戴巾。溫公幅巾是其類也。古人衣冠大率如今之道士。道士以冠為禮。不戴巾。婦人環髻。今之特髻是其意也不戴冠。揚

問看禮中說婦人吉拜。雖君賜肅拜。此則古人女子拜亦伏地也。曰古有女子伏拜者。乃太祖問范質之姪景。古者女子拜如何。他遂舉古樂府云。長跪問故夫。以為古婦女皆伏拜。自則天欲為自尊之計。始不用伏拜。今看來此說不然。樂府只說長跪問故夫。不曾說伏拜。古人坐也是跪。一處云直身長跪。若拜時亦只低手祇揖。便是肅拜。故禮肅拜注云。肅俯手。

也。蓋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古人所以有父母拜其子。舅姑答婦拜者。蓋古坐時只跪坐在地。拜時亦容易。又不曾相對拜。各有鄉。當答拜亦然。大祝九拜。稽首拜。頭至地。頓首拜。頭叩地。空手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振動戰栗變動之拜。吉拜。拜而後稽顙。凶拜。稽顙而後拜也。奇拜。一拜。褒拜。再拜。褒讀為報。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擅傳云。介者不拜。敢肅使者是也。賀孫

古人屋無廊廡。三公露立於槐下。九卿露立於棘下。當其朝會。有雨則止。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淳

古者天子見羣臣有禮。先特揖。三公次揖。九卿又次揖。左右然。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語錄 望

後泛揖百官。所謂天揖同姓之類。有許多等級。義剛
問左右必竟孰為尊。曰漢初右丞相居左丞相之上。史中有言曰。朝廷無出其右者。則是右為尊也。到後來又却以左為尊。而老子有曰。上將軍處右。而偏將軍處左。喪事尚右。兵凶器也。故以喪禮處之。如此。則吉事尚左矣。漢初豈習於戰國與。暴秦之所為乎。廣

因論戰。古人戰爭。出入部從用之。今只置之於門。唐時私家得用戟。如官幾品得幾戟。齊

樂論

十二律皆在。只起黃鍾之宮。不得所以起不得者。尺不定也。升

律管只吹得中聲爲定。若謂用周尺或羊頭山黍，雖應準則不得中聲，終不是大抵聲。太高則焦殺，低則益緩。又云：此不可容易杜撰。劉歆爲王莽造樂，樂成而莽死，後荀勗造於晉武帝時，卽有五胡之亂。和峴造於周世宗時，世宗亦死。惟本朝太祖神聖特異，初不曾理會樂律，但聽樂聲，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聲遂和。唐太宗所定樂及本朝樂皆平和，所以世祚久長。笑云：如此議論，又却似在樂不在德也。德明

十二律自黃鍾而生，黃鍾是最濁之聲，其餘漸漸清。若定得黃鍾是，便入得樂都是。這裏纔差了些子，其他都差，只是寸難定，所以易差。道夫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語錄 巽
樂律自黃鍾至中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太陰陽，黃鍾爲陽，大呂爲陰，太簇爲陽，夾鍾爲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闕祖
絲尚宮，竹尚羽，竹聲大，故以羽聲濟之；絲聲細，故以宮聲濟之。廣
南北之亂，中華雅樂中絕。隋文帝時，鄭譯得之於蘇祇婆，蘇祇婆乃自西域傳來，故知律呂乃天地自然之聲氣，非人之所能爲。譯請用旋宮，何安恥其不能，遂止用黃鍾一均。因言佛與吾道不合者，蓋道乃無形之物，所以有差。至如樂律，則有數器所以合也。闕祖

自唐以前樂律尚有制度可考，唐以後都無可考。如杜佑通典所算分數極精，但通典用十分爲寸作算法，頗難算。蔡季通只以九分算，本朝范馬諸公非惟不識古制，自是於唐制亦不曾詳看。通典又不是隱僻底書，不知當時諸公何故皆不看。只如沈存中博覽筆談所考器數甚精，亦不曾看。此使甚見此則所論過於范馬遠甚。呂伯恭不喜筆談，以爲皆是亂說。某與言未可恁地說，恐老兄欺他未得在。只是他做人不甚好耳。因令將五音十二律寫作圖子，云且須曉得這箇，他却又商量。道夫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 禮樂類語錄 巽
仁宗以胡安定阮逸樂書令天下名山藏之，意思甚好。道夫
今朝廷樂章長短句者，如六州歌頭皆是俗樂鼓吹之曲，四言詩乃大樂中曲。本朝樂章會要國史中只有數人做得好，如王荆公做得全似毛詩甚好。其他有全做不成文章，橫渠言學古樂府做辭拘強不似亦多錯字。
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升卿

朱子卷十 終

朱子卷十一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經史類

文集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有一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儒宗理要朱子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

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乃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眾技之流所儒宗理要朱子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中庸集解序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為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擊誦然既離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書為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然明道不及為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焚之矣。二夫子於此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記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唯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為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為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某之友會稽石君塾于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為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某序之。熹惟聖門傳授之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某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三

之淺陋蓋有行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尚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為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于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為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藉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為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為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某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毋歧於高毋駭於奇必沈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為有以真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抑子重之為此書米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眾說然去取之間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意。唯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脉理之貫通也。又以簡帙重大分為兩卷亦無他義例云。

語孟集義序

初日精義後改今名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為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甲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四

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鶩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流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五

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其為害豈淺淺哉顧其言語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謂雖不敢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六

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眾說之長折俗流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

皇極辨 論皇極訓大中之非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為大中之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皆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脊棟之為屋極之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

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卽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卽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爲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旣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絕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若其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七

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旣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華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於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才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時人斯其辜。於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脩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八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已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已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已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於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於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於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詞之宏深奧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脩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爲大中。又見其訓多爲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爲含。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九

糊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合於中之義。且中之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者。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認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脩身以立教。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而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解義。爲口耳佔暉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耳。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爲不衆。更歷世變。不爲不多。幸而遺經尚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使其患害流於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予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十

馮當可字時行。蜀人。博學能文。其集中有封事云。願陛下遠便佞。疎近習。清心寡欲。以臨事變。此與事造業之根本。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者也。其論皇極深合。鄙意然則予前所謂千有餘年無一人覺其繆而正之者。亦近証矣。但專經之士。無及之者。而文士反能識。豈洎沒傳注者。不免於因陋踵訛。而平心誦味者。有時而得之。文字之外耶。

詩集傳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

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以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時，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十一

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卽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

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決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十一

講禮記序說

某聞之學者博學乎先王六藝之文，誦焉以識其辭，講焉以通其意，而無以約之，則非學也。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何謂約？禮是已。禮者履也，謂昔之誦而說者，至是可踐而履也。故夫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子之稱夫子，亦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禮之爲義，不其大哉！然古禮非必有經，蓋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自閭巷，其儀品有章，動作有節，所謂禮之實者，皆踐而履之矣。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則豈必簡策而後傳哉？其後禮廢，儒者惜之，乃始論著爲書，以

傳於世。今禮記四十九篇。則其遺說已學。者求所以約之者。不可以莫之習也。今柯君直學。將為諸君誦其說。而講明之。諸君其聽之毋忽。

樂記動靜說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何也。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即有是形。有是形。則即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又曰。物至而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也。曰。上言性情之別。此指情之動處為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七

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何也。曰。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知覺。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也。庶乎其可制矣。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惟其反躬自省。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

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何也。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反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為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惟恐其存之不至也。而反滅之。人欲惟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為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天理之本然者。則初未嘗滅也。但染習之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厲知恥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爾。

周禮三德說

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原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強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四

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迹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已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惡。而自不忍為者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為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為

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於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順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脩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脩也不自覺矣。然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唯孝德則其事為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為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為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況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為教也亦然而已。詳。

資治通鑑綱目序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為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者舉要曆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五

文定公始復因公遺藁脩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為義例增損舉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逐年之書。某甲子遇甲字子字則朱書以別之。雖無事依舉要以備歲年。而因年以著統。凡正統之非正統者兩。大書以提要。凡大書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如始終與大者變例如不在此例而善可。而分注以備言。凡分注有追原為法惡可為戒者皆特書之也。其始者有逐言其終者有詳陳其事者有備載其言者有因始終而見者有因拜罷而見者有因事類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有溫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論有胡氏所收之說所著之評而兩公所遺。使夫與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語今亦頗采以附於其間云。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

偏宋理要

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六

讀唐志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不知道德文章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

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托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物，凡其語嘿動靜，人所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一

七

經史類文集

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皆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辯，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駉獵

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諛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辭不已出而遂有神祖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爲文之病，大振顏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之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一

七

經史類文集

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繇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果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答李方子 論六經不可求奇

聖賢見成事迹，一一可考而行。今日之求，若捨六經之外，求所謂玄妙之說，則無之。近世儒者，不將聖賢言語爲切已可行之事，必於上面求新奇可喜之論，屈曲纏繞，詭秘變怪，不知聖賢之心，本不如此。既以自欺，又轉相傳受，復以欺人。某嘗謂雖使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九

聖人復生，亦只將六經語孟之所載者循而行之，必不更有所作。爲伏羲再出，依前只畫八卦；文王再出，依前只衍六十四卦；禹再出，依前只是洪範九疇。外此更有何差異事。

答呂子約

論四書學問根本

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泛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孟子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愚意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

研味從容，深探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也。

答呂東萊 論讀易之法

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而因以訓戒。至象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止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托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凡欲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十

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脩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爲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方多有未曉處，不敢強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誤爲高深微妙之說者，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也。

答陳體仁

論詩爲樂而作之非

蒙別紙開示說詩之意，尤詳。因得以窺一二大者，不敢自外，敢以求於左右。來教謂詩本爲樂而作，故今學者必以聲求之，則知其不苟作矣。此論善矣。然愚意有不能無疑者。蓋以虞書攷之，則詩之作，本爲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

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不達於閭巷學者諷誦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樂之所助於詩者為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哉況今去孔孟之時千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以推而得之乎三百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注

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助於詩多矣然恐未得為詩之本也况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乎故愚意竊以為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未雖亡不害其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有舜文之德則聲為律而身為度簫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蓋不誣也不審以為如何

答魏元履 論春秋先後之學

欲為春秋學甚善但前輩以為此乃學者最後一段事蓋自非

理明義精則止是較得失考同異心緒轉離與讀史傳撫故實無以異况如老兄心中本鬧恐非所以矯失而趨中也愚意以為不若只看論語用年歲工夫却看證候淺深別作道理然但論語中看得有味餘經亦迎刃而解矣聖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處不可穿鑿求速成又不可苟且閒看過直須是置心平淡愨實之地玩味探索而虛恬省事以養之遲久不懈當自覺其益切不可輕易急迫之心求日暮之功又不可因循偷惰虛度光陰也語錄中一兩段說此事處別紙上呈可見此非臆說亦見春秋之未易學也

答胡平一 論春秋書正之義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注

所喻三代正朔之說舊嘗疑此而深究之卒至於不可稽考而益重其所疑因置勿論今讀來喻考究雖詳然反復再三亦未有以釋其疑也如云周家記年必首十一月而春秋乃書春正月又云未嘗改月號以冬為春假夏月而亂周典則未知春秋所謂春正月者其下所書之事為建子月之事耶建寅月之事耶若云建子月事則春正月者豈非改月號而以冬為春若云建寅月事則是用夏正月而亂周典矣安得云未嘗云如是耶前人蓋已見此不通故為胡氏之學者為之說曰春正月者夫子意在行夏之時而以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其下所書之事即建子月之事無其位而不敢自專也如此則或可以不礙然

春秋所書之月，遂與月下之事常差兩月，則恐聖人作經，又不若是之紛更多事也。凡此之類，反復推說，儘有可通，亦儘有可難。雖嘗徧問前輩，亦未有決然堅定不可疑之說。竊謂讀書，凡若此類，與其求必通而陷於鑿，且又虛費日力而無補於日用切已之功，則似不若闕之之為愈也。

答李季章

論脩正儀禮之義

累年欲脩儀禮一書，釐析章句，而附以傳記，近方了得十許篇，似頗可觀。其餘度亦歲前可了。若得前此別無魔障，即自此之後，便可塊然兀坐，以畢餘生，不復有世間念矣。元來典禮清訛處，古人都已說了，只是其書袞作一片不成段落，使人難看。故人不曾看，便為憒人舞文弄法，迷國誤朝。若梳洗得此書頭面出來，令人易看，則此輩無所匿其姦矣。於世亦非少助也。

答趙幾道

論近世讀史之失

昔時讀史者，不過記其事實，撫其詞采，以供文字之用而已。近世學者，頗知其陋，則變其法，務以考其形勢之利害，事情之得失，而尤喜史遷之書，講說推尊，幾以為賢於夫子。寧舍論孟之屬而讀其書，然嘗聞其說之一二，不過只是戰國以下見識，其正當處，不過知尊孔氏，而亦徒見其表，悅其外之文而已。其曰折衷於夫子者，實未知所折衷也。後之為史者，又不及此，以故讀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淺，於義理之精微，多不能識，而墮於尋

常之見，以為雖古聖賢，亦不過審於利害之算而已。惟蘇黃門作古史序，篇首便言古之聖人，其於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殺，於義理大綱領處，見得極分明，提得極親切，雖其下文未能盡善，然只此數句，已非近世諸儒所能及。惜其從初為學功夫，本無次序，不曾經歷，不能見得本末一一諦當，只是資質恬靜，無他外慕，故於此大頭段處，窺測得箇影響到此地位，正好着力，却便墮落釋老門戶中去，不能就聖賢指示處，立得脩己治人正當規模，以見諸事業。傳之學者，徒然說得此箇意思，而其意之所重，止在文字言語之間，其徒雖極力推尊之，然竟不曾有人拈出此箇話頭，以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五

答呂子約

論史記數事不足信

所論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為主，為知所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為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為知所考信者耶。太史公之洋洋美德，即蘇黃門之騶虞竊脂，觀其下文全書，不知還撐拄得此數句起否。學者於聖人之道，徒習聞其外之文，而不考其中之實者，往往

類此王介甫所以惑主聽而誤蒼生亦只是此等語耳豈可以此便為極至之談而躋之聖賢之列屬以斯道之傳哉以史遷能貶卜式與彘弘羊為伍又能不與管仲李克為深知功利之為害不知六國表所謂世異變成功大議卑易行不必上古貨殖傳譏長貧賤而好語仁義為可羞者又何謂耶伯夷傳辯許由事固善然其論伯夷之心正與求仁得仁者相反其視蘇氏之古史孰為能考信於孔子之言耶謂遷言公孫弘以儒顯為譏弘之不足為儒不知果有此意否彼固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則彼所謂儒者其意果何如耶所示數條不暇悉辯若以馬遷與班固並論則固不無優劣而其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五

書數十萬言亦豈無好處但論其大旨則蘇氏兩語恐史遷復生不能自解免也今乃諱其所短慕其所長以為無一不合聖人之意推尊崇獎至與六經比隆聞有議其失者則淳淳然見於詞色奮拳攘臂欲起而折之一何所見之低矮耶

答曹子野 論史漢通鑑之疑

示及史記疑數條某向曾攷證來了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為非真也如淮陰為連敖典客漢史作票客顏師古謂其票疾而以賓客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為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

淮陰何為而亡哉此則史記之所載為是三代表是其疎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為堯舜俱出黃帝是為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于虞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安於同姓之無別又以為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至武王纔再世爾是文王以十五世之祖事十五世孫紂武王以十四世祖而代之豈不甚謬戾耶通鑑先後之不同者却不必疑史家敘事或因時而記之或因事而見之田和遷康公通鑑載於安王十一年是因時而記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事而見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為湣王通鑑以為宣王史記却是攷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生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文集 五

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是可疑但二說今皆無所證未知孰是孰非更可反覆詳究如有所見却幸垂教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經史類

語錄

易

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淳

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便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便是定位底天地上下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一

是對待底魂魄以一氣言陽是魂陰是魄以一氣言則伸為

魂屈為魄義剛

陽氣只是六層只管上去上盡後下面空缺處便是陰方子

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

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用如履霜堅冰至則

一陰之生便如一賊這道理在人如何看直看是一般道理

橫看是一般道理所以謂之易道夫

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即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

道夫

諸公且試看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看是甚

麼物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纔開眼不是陰便是陽審

搜搜在這裏都不着得別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

柔只自家要做向前便是陽纔收退便是陰意思纔動便是

陽纔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是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羲只

因此畫卦以示人若只就一陰一陽又不足以該眾理於是

錯綜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初只是許多卦爻後來聖

人又繫許多辭在下如他書則元有這事方說出這箇道理

易則未曾有此事先假託都說在這裏如書便有箇堯舜有

箇禹湯文武周公出來做許多事便說許多事今易則元未

曾有聖人預先說出待人占考大事小事無一能外於此聖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二

人大抵多是垂戒賀孫

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說道

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學之

想見聖人之所謂讀與乎人之所謂讀想見胸中洞然於易

之理無纖毫蔽處故云可以無大過賀孫

易中說到那陽處便扶助推移他到陰處便抑遏壅絕他淵

問理與數其本也只是一日氣便是數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

氣便有是數物物皆然如水數六雪片也六出這又不是去

做將出來他是自恁地如那龜聖人所以獨取他來用時也

是這箇物事分外靈嘗有朋友將龜殼來看背上中心有五條文出去成八外面又成二十四皆是自然恁地這又未爲巧最是七八九六與一二三四極巧一是太陽餘得箇九在後面二是少陰後面便是八三是少陽後面便是七四是太陰後面便是六無如此恰好這皆是造化自然如此都過他不住義剛

某嘗問季通康節之數伏羲也會理會否曰伏羲須理會過某以爲不然伏羲只是據他見得一箇道理恁地便畫出幾畫他也那裏知得畫出來恁地巧此伏羲所以爲聖若他也恁地逐一推排便不是伏羲天然意思史記曰伏羲至淳厚作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三

易八卦那裏恁地巧安排賀孫

季通云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闔一闢天下之萬理出於一動一靜天下之萬數出於一奇一耦天下之萬象出於一方一圓盡只起於乾坤二畫端蒙

易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一端以見凡例而已

取象各不同有就自己身上取底有自己當不得這卦象却就那人身上取如潛龍勿用是就占者身上言到那見龍自家便當不得須把做在上之大人九五飛龍便是人君大人却是在下之大人淵

須是將伏羲畫底卦做一樣看文王卦做一樣看文王周公說底象象做一樣看孔子說底做一樣看王輔嗣伊川說底各做一樣看伏羲是未有卦時畫出來文王是就那見成底卦邊說畫前有易真箇是恁地這箇卦是畫不迭底那許多都在這裏了不是畫了一畫又旋思量一畫才一畫時畫畫都具淵

康節易數出於希夷他在靜中推見得天地萬物之理如此又與他數合所以自樂今道藏中有此卦數德明

已前解易多只說象數自程門以後人方都作道理說了礪

易傳明白無難看但伊川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四

若作易看即無意味唯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處道

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闕他人著工夫補綴亦安得如此自然只是於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卦辭爻辭無所不包看人如何用程先生只說得一理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此是一箇理一箇象一箇辭然欲理會理與象又須辭上理會辭上所載皆觀會通以行其典禮之事凡於事物須就其聚處理會尋得一箇通路行去若不尋得一箇通路只驀地行去則必有礙典禮只是常事會是事之合聚交加難分別處如庖丁解牛固是奏刀騞然莫不中

節若至那難處便着些氣力方得通故莊子又說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莊子說話雖無頭當然極精巧說得到今學者却於辭上看觀其會通以行典禮也賀孫

問讀易未能浹洽何也曰此須是此心虛明寧靜自然道理流通方包羅得許多義理蓋易不比詩書他是說盡天下後世無窮無盡底事理只一兩字便是一箇道理又人須是經歷天下許多事變讀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審端正今既未盡經歷非是此心大段虛明寧靜如何見得此不可不自勉也朱看易須是看他卦爻未畫以前是怎樣樣却就這上見得他許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五

多卦爻象數是自然如此不是杜撰且詩則因風俗世變而作書則因帝王政事而作易初未有物只是懸空說出當其未有卦畫則渾然一太極在人則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旦發出則陰陽吉凶事事都有在裏面人須是就至虛靜中見得這道理周遮通曉方好若先靠定一事說則滯泥不通了此所謂潔靜精微易之教也學履

伊川不取卦變之說至柔來而文剛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諸處皆牽強說了王輔嗣卦變又變得不自然某之說却覺得有自然氣象只是換了一爻非是聖人合下作卦如此自是卦成了自然有此象楊

問橫渠說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蓋自太極一判而來便已如此了曰論其極是如此然小人亦具此理只是他自反悖了君子治之不過即其固有者以正之而已易中亦有時而為小人謀如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言小人當否之時能包承君子則吉但此雖為小人謀乃所以為君子謀也廣京房輩說數捉他那影象才發見處使筭將去且如今日一箇人來相見便就那相見底時節筭得這箇是好人不好人用得極精密他只是動時便筭得靜便筭不得人問康節庭前樹筭得否康節云也筭得須是待他動時方可須臾一葉落他便就這裏筭出這樹是甚時生在甚時死淵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六

太玄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方太玄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挨旁陰陽消長來說道理必大

自晉以來解經者却改變得不同如王弼郭象輩是也漢儒解經依經演繹晉人則不然捨經而自作文方子

日家四廢之說溫公潛虛只此而已借潛虛後截是張行成績不押韻見得閔祖

歐陽公所以疑十翼非孔子所作者他童子問中說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又說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只是說作易一事如何有許多般樣又疑後面有許多子曰既言

子曰則非聖人自作這箇自是他曉那面前道理不得了却只去這上面疑他所謂子曰者往往是弟子後來旋添入亦不可知近來胡五峰將周子通書盡除去了篇名却去上面各添一箇周子曰此亦可見其比淵

廖氏論洪範篇大段闢河圖洛書之事以此見知於歐陽公蓋歐公有無祥瑞之論歐公只見五代有偽作祥瑞故併與古而不信如河圖洛書之事論語自有此說而歐公不信祥瑞併不信此而云繫辭亦不足信且如今世間有石頭上出日月者人取為石屏又有一等石上分明有如枯樹者亦不足信也河圖洛書亦何足信義剛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七

老蘇說易專得於愛惡相攻而吉凶生以下三句他把這六爻似那累世相讎相殺底人相似看這一爻攻那一爻這一畫克那一畫全不近人情東坡見他恁地太龎疎却添得些佛老在裏面其書自做兩樣亦間有取王輔嗣之說以補老蘇之說亦有不曉他說了亂填補處老蘇說底亦有去那物理上看得着處淵

浩問李壽翁最好麻衣易與關子明易如何先生笑曰偶然兩書皆是偽書關子明易是阮逸作陳無已集中說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康戴主簿作某知南康時尚見此人已垂老却也讀書博記浩

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上下繫辭說那許多爻直如此分明他人說得分明便淺近聖人說來却不淺近有含蓄所以分在上下繫也無甚意義聖人偶然去這處說又去那處說嘗說道看易底不去理會道理却只去理會這般底譬如讀詩者不去理會那四字句押韻底却去理會十五國風次序相似淵

尚書

至之問書斷自唐虞以下須是孔子意曰也不可不知且如三皇之書言大道有何不可便刪去五帝之書言常道有何不可便刪去皆未可曉道夫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八

陳仲蔚問三皇所說甚多當以何者為是曰無理會且依孔安國之說五峯以為天皇地皇人皇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却無高辛顓頊要之也不可便如此說義剛

問林少穎說盤詰之類皆出伏生如何曰此亦可疑蓋書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傳古文乃壁中之書禹謨說命高宗彤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讀者皆古文况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攻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一字又却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大雅

書有易曉者恐是當時做底文字或是曾經脩飾潤色來其難

曉者恐只是當時說話。蓋當時人說話自是如此。當時人自曉得。後人乃以為難曉耳。若使古人見今之俗語。却理會不得也。以其間頭緒多。若去做文字時說不盡。故只直記其言語而已。廣

安卿問何緣無宣王書。曰：是當時偶然不曾載得。又聞康王何緣無詩。曰：某切以昊天有成命之類。便是康王詩。而今人只是要解那成王做王業後。便不可曉。且如左傳不明說作成王詩。後章昭又且費盡氣力。要解從那王業上去。不知怎生地。義剛

問致知讀書之序。曰：須先看大學。然六經亦皆難看。所謂聖人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一

九

有郢書後世多燕說是也。如尚書收拾於殘闕之餘。却必要句句義理相通。必至穿鑿。不若且看他分明處。其他難曉者。姑闕之可也。程先生謂讀書之法。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是也。且先看聖人大意。未須便以己意參之。如伊尹告太甲。便與傳說告高宗不同。伊川之言。諄切。愧到。蓋太甲資質低。不得不然。若高宗則無許多病痛。所謂贖于祭祀。時謂弗飲之類。不過此等小事。爾學者亦然。看得自己病痛大。則如伊尹之言。正用得着。蓋有這般病。須是這般藥。讀聖賢書。皆要體之於己。每如此。漢

二典三謨。其言與雅學者未遠。曉會後面盤詰等篇。又難看。且

如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說得極切。其所以治心修身處。雖為人主言。然初無貴賤之別。宜取細讀極好。今人不於此等處理會。却只理會小序。某看得書小序。不是孔子作。只是周秦間低手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皋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係禹字。蓋伏生書以益稷合於皋陶謨。而思曰。贊贊襄哉。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兪。帝子何言。予思日孜孜。相連申之二字。便見是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都不如此說。說得雖多。皆非其本意也。朱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語錄

十

問讀尚書欲哀諸家說觀之如何。先生歷舉王蘇程陳林少穎李叔易十餘家解說。却云：便將眾說看未得。且讀正文。見箇意思了。方可如此將眾說看。必大

孔氏書序不類漢文。似李陵答蘇武書。因問董仲舒三策文氣亦弱。與鼂賈諸人文章殊不同。何也。曰：仲舒為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大抵漢自武帝後。文字要入細。皆與漢初不同。必大諸家注解。其說雖有亂道。若內只有一說是時。亦須還他底是。尚書句讀。王介甫蘇子瞻整頓得數處。甚是見得古法。全然錯。然舊看郭象解莊子。有不可曉處。後得呂吉甫解看。却有說得文義的當者。備

不應至揚州復言三江薛士龍說震澤下有二江入海疑他
曾見東南水勢說得恐是因問味別地脉之說如何曰禹治
水不知是要水有所歸不爲民害還是只要辨味點茶如陸
羽之流尋脉踏地如後世風水之流耶且太行山自西北發
脉來爲天下之脊此是中國大形勢其底柱王屋等山皆是
太行山脚今說者分陰陽列言道峴及峻至于荆山山脉逾
河而過爲壺口雷首底柱析城王屋碣石則是荆山山脉却
來做太行山脚其所謂地脉尚說不通况禹貢本非理會地
脉耶銖

禹貢西方南方殊不見禹施工處緣是山高少水患當時只分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語錄 十三

遣官屬而不了事底記述得文字不整齊耳其作九江彭蠡
辨禹貢大槩可見於此禹貢只載九江無洞庭今以其地驗
之有洞庭無九江則洞庭之爲九江無疑矣洞庭彭蠡冬月
亦涸只有數條江水在其中義剛

問岷山之分支何以見曰只是以水驗之大凡兩山夾行中間
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於岷山岷山夾江兩岸
而行那邊一支去爲隴這邊一支爲湖南又一支爲建康又
一支爲兩浙而餘氣爲福建二廣義剛

因說禹貢曰此最難說蓋他本文自有繆誤處且如漢水自是
從今漢陽軍入江下至江州然後江西一帶江水流合合大

江兩江下水相淤故江西水出不得溢爲彭蠡上取漢水入
江處有多少路今言漢水過三潞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
澤爲彭蠡全然不合又如何去強解釋得蓋禹當時只治得
雍冀數州爲詳南方諸水皆不親見恐只是得之傳聞故多
遺闕又差誤如此今又不成說他聖人之經不是所以難說
然自古解釋者紛紛終是與他地上水不合又言孟子說滄
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諸江據今水路及禹貢
所載惟漢入江汝泗自入淮而淮自入海分明是誤蓋一時
牽於文勢而不暇攷其實耳今人從而強爲之解釋終是可
笑雉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語錄 十四

問銖理會得彭蠡否銖曰向來只據傳註終未透達曰細看來
經文疑有差誤恐禹當初必是不曾親到江東西或遣官屬
往視又是時三苗頑弗即工據彭蠡洞庭之地往往看得亦
不子細因出三江說并山海經一條云此載得甚實又云浙
江源疑出今婺源折嶺下銖
孔安國以衷爲善便無意思衷只是中便與民受天地之中一
般沫

夢之事只說到感應處高宗夢帝賚良弼之事必是夢中有帝
賚之說之類只是夢中事說是帝真賚不得說無此事只是
天理亦不得揚

在下之人雅乃士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莊重與風異可
大序言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所以析衛為邶鄘衛曰
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衛有衛音邶有邶音
邶有邶音故詩有邶音者係之邶有邶音者係之邶若大雅
小雅則亦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而作爾
大雅小雅亦古作樂之體格按大雅體格作大雅按小雅體
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辭目為大雅小雅也大
抵國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又云小
序漢儒所作有可信處絕少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
處去偽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七

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
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爾程先
生必要說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某不敢從若變風
又多是淫亂之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傷是也
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
詩可以觀也大雅

林子武問詩者中聲之所止曰這只是正風雅頌是中聲那變
風不是伯恭堅要牽合說是然恐無此理今但去讀看便自
有那輕薄底意思在了如韓愈說數句其聲浮且淫之類這
正是如此義剛

或問詩六義注三經三緯之說曰三經是賦比興是做詩底骨
子無詩不有才無則不成詩蓋不是賦便是比不是比便是
興如風雅頌却是裏面橫弗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之三緯煮
詩大序亦只是後人作其間有病句方子

大序亦有未盡如發乎情止乎禮義又只是說正詩變風何嘗
止乎禮義振

問止乎禮義曰如變風柏舟等詩謂之止乎禮義可也桑中諸
篇曰止乎禮義則不可蓋大綱有止乎禮義者替

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道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明都是被
他壞了某又看得亦不是衛宏一手作多是兩三手合成一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八

序愈說愈疎浩云蘇子由却不取小序曰他雖不取下面言
語留了上一句便是病根伯恭專信序又不免牽合伯恭凡
百長厚不肯非毀前輩要出脫回護不知道只為得箇解經
人却不曾為得聖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浩

問詩傳多不解詩序何也曰某自二十歲時讀詩便覺小序無
意義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詩詞却又覺得道理貫徹當初亦
嘗質問諸鄉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某之疑終不能釋後到
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其為繆戾有不可勝
言東萊不合只因序講解便有許多牽強處某嘗與之言終
不肯信讀詩記中雖多說序然亦有說不行處亦廢之某因

言所謂無邪者讀詩之大體善者可以勸而惡者可以戒若以為皆賢人所作賢人決不肯為此若只一鄉一里中有箇恁地人專一作此怨刺恐亦不靜至於皆欲被之絃歌用之宗廟如鄭衛之詩豈不褻瀆用以祭幽厲褒姒可也施之賓客燕饗亦待好賓客不得須衛靈陳幽乃可耳所謂詩可以興者使人興起有所感發有所懲創可以觀者見一時之習俗如此所以聖人存之不盡刪去使盡見當時風俗熾惡非謂皆賢人所作耳大序說止乎禮義亦可疑小序尤不可信皆是後人託之仍是不識義理不曉事如山東學究者皆是取之左傳史記中所不取之君隨其謚之美惡有得惡謚及

儒宗理要朱子卷十二經史類語錄王

文義偶一時引之耳伯恭只詩綱領第一條便載上蔡之說上蔡費盡辭說只解得箇恁而不怒纔先引此便是先瞎了一部文字眼目

某解詩多不依他序縱解得不好也不過只是得罪於作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攷本詩上下文意則得罪於聖賢也揚

關雎一詩文理深奧如乾坤卦一般只可熟讀詳味不可說卓

解詩如抱橋柱浴水一般終是離脫不得鳥獸草木今在眼前識得底便可窮究且如雉鳩不知是箇甚物亦只得從他古說道是鷺而有別之類

問幽詩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於田祖則吹幽雅蜡祭息老

儒宗理要朱子卷十二經史類語錄王

傳中載其人之事者凡一時惡詩盡以歸之最是鄭忽可憐凡鄭風中惡詩皆以為刺之伯恭又欲主張小序煅煉得鄭忽罪不勝誅鄭忽却不是狡若是狡時他却須結齊國之援有以鉗制祭仲之徒決不至於失國也謚法中如墮覆社稷曰頃便將柏舟一詩硬差排為衛頃公便云賢人不遇小人在側更無分疏處愿而無立曰僖衛門之詩便以誘陳僖愿而無立志言之如子衿則是淫奔之詩豈是學校中氣象寒裳詩中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至任意之狂也且豈不是淫奔之辭只緣左傳中韓宣子引豈無他人便將做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不知古人引詩但借其言以寓己意初不理會上下

二月若以為改月則與孟子春秋相合而與詩書不相合若以為不改月則與詩書相合而與孟子春秋不相合如泰元年以十月為首末又有正月又似不改月義剛

問東萊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據詩如七月流火之類是用夏正一之日感發之類是周正即不見其用商正而呂氏以為舉而迭用之何也曰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紀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曾用之也時小雅恐是燕禮用之大雅須饗禮方用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必大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三

周家初興時周原膺董荼如飴苦底物事亦甜及其衰也并

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地蕭索文蔚

大雅非聖賢不能為其間平易明白正大光明節

問我將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詩傳以為物成形於帝人成

形於父故季秋祀帝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

此乃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

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曰諸儒正持此二議至今不決看來只

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在成王之

時若在成王則文王乃其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如何

曰只得以有功之祖配之節

孝經

因說孝經是後人綴緝問此與尚書同出孔壁曰自古如此說且要理會道理是與不是適有問重卦并象象者某答以且理會重卦之理不必問此是誰作彼是誰作士毅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說如何曰此自是周公創立一箇法如此將文王配明堂未為定例以后稷推之自可見後來妄將嚴父之說亂了賜

問配天配上帝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寓

春秋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四

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霸

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孔子當時只是要備

二三百年的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

事用某例邪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與自肆

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

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

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

近世如蘇子由呂居仁却看得平閱祖

春秋有書天王者有書王者此皆難曉或以為王不稱天貶之

某謂若書天王其罪自見寧啗以為冢宰亦未敢信其他如

莒去疾莒展與齊陽生恐只據舊史文若謂添一箇字減一箇字便是褒貶某不敢信威公不書秋冬史闕文也或謂貶天王之失刑不成議論可謂亂道夫子平時稱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至作春秋却因惡魯威而及天子可謂桑樹着刀穀樹汁出者魯威之弑天王之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於去秋冬而後見乎又如貶滕稱子而滕遂至於終春秋稱子豈有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赦敘復豈有因滕子之朝威遂併其子孫而降爵乎人傑

春秋所書如某人為某事本據魯史舊文筆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要謂某事譏某人如此則是孔子專任私意妄為褒貶

備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三五

孔子但據直書而善惡自著今若必要如此推說須是得魯史舊文參校筆削異同然後為可見而亦豈復可得也諫

或有解春秋者專以日月為褒貶書時月則以為貶書日則以為褒穿鑿得全無義理若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義理穿鑿故可觀人傑

世間人解經多是杜撰且如春秋只據赴告而書之孔子只因舊史而作春秋非有許多曲折且如書鄭忽與突事才書忽又書鄭忽又書鄭伯突胡文定便要說突有君國之德須要

因鄭伯兩字上求他是處似此皆是杜撰大槩自成哀已前舊史不全有舛逸故所記各有不同若昭哀已後皆聖人親

見其事故記得其實不至於有遺處如何却說聖人予其爵削其爵賞其功罰其罪是甚說話祖道

或人論春秋以為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

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為也會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壯祖

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廣

君子只看道理合如何可則行不可則止禍福自有天命且如一箇善擇利害底人有一事自謂擇得十分利處了畢竟也

備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三五

須帶二三分害來自沒奈何仲舒云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部左傳無此一句若人人擇利害後到得臨難死節底事更有誰做其間有為國殺身底人只是枉

死了始得因舉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蓋民之秉彝又自有不可埋沒自然發出來處辨

左氏見識甚卑如言趙盾弑君之事却云孔子聞之曰惜哉越境乃免如此則專是回避占便宜者得計聖人豈有是意聖

人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反為之解免耶端蒙

左氏所傳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公穀專解經事則多出揣度大必

春秋制度大綱左傳較可據公穀較難憑胡文定義理正當然

此樣處多是臆度說必大

左傳是後來人做爲見陳氏有齊所以言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見三家分晉所以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以三傳言之左氏是史學公毅是經學史學者記得事却詳於道理上便差經學者於義理上有功然記事多誤如遷固之史大槩只是計較利害范曄更低只主張做賊底後來却自做却收温公通鑑凡涉智數險詐底事往往不載却不見得當時風俗如陳平說高祖問楚事亦不載上一段不若全載了可以見當時事情却於其下論破乃佳又如亞夫得劇孟事通鑑亦節去意謂得劇孟不足道不知當時風俗事勢劇孟輩亦係輕重

儒宗理要朱子

卷二十二 經史類語錄

毛

如周休且能一夜得三萬人只緣吳王敗後各自散去其事無成温公於此事却不知不覺載之蓋以周休名不甚顯不若劇孟耳想温公平日耐劇孟不知温公爲將設遇此人奈得他何否又如論唐太宗事亦殊未是呂氏大事記周報後便繫秦亦未當當如記楚漢事並書之項籍死後方可專書漢也替

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毅左氏得一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是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文辭問諸家春秋解如何曰其盡信不及如胡文定春秋某也信不及知得聖人意裏是如此說否今只眼前朝報差除尚未知

朝廷意思如何况生平千百載之下欲逆推乎千百載上聖人之心况自家之心又未如得聖人如何知得聖人肚裏事其所以都不敢信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還魂親說出不知如何備

胡文定春秋非不好却不合這件事聖人意是如何下字那件事聖人意又如何下字要之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豈有許多怛怛友仁

昔楚相作燕相書其燭暗而不明楚相曰舉燭書者不察遂書舉燭字于書中燕相得之曰舉燭者欲我之明於舉賢也於是舉賢退不肖而燕國大治故曰不是郢書乃成燕說今之

儒宗理要朱子

卷二十二 經史類語錄

天

說春秋者正此類也人傑

春秋一發首不書即位即君臣之事也書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婦之事也書及邾盟朋友之事也書鄭伯克段即兄弟之事也一開首人倫便盡在

問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桓公會而不復讎先儒謂春秋不讎是否曰他當初只是據事如此寫在如何見他讎與不讎當桓公被殺之初便合與他理會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便合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與復讎之師只緣周家衰弱無赴愬處莊公又無理會便自與之主婚以王姬嫁齊及到桓公時又自隔一重了况到此事體又別桓公率諸

侯以尊周室。莊公安得不去。若是不去。却不是叛齊。乃是叛周。曰。使莊公當初自能舉兵。殺了襄公。還可更赴桓公之會。否。曰。他若是能殺襄公。他却自會做霸主。不用去隨桓公。若是如此。便是這事結絕了。文蔚

僖公成風。與東晉簡文帝鄭太后一也。皆所以著妾母之義。至本朝真宗既崩。始以三后並配。當時羣臣亦嘗爭之。為其創見也。後來遂以為常。此禮於是乎紊矣。人傑

問季札觀樂如何。知得如此之審。曰。此是左氏粧點出來。亦自難信。如聞齊樂。而曰國未可量。然一再傳而為田氏。烏在其為未可量也。此處皆是難信處。時舉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語錄 三

或問子產相鄭。鑄刑書。作丘賦。時人不以為然。是他不達為國。以禮底道理。徒恃法制。以為國故。鄭國日以衰削。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韓宣子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皙之徒。撓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亦緣當時列國世卿。每國須有三兩族。強大根株。盤互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得。不如今大臣才被人論。便可逐去。故當時自有一般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家含糊過。不要見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為國。意思都如此。後來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是這一意。廣

聖人際三都。亦是因季氏厭其強也。正似唐末五代。羅紹威其兵強於諸鎮者。以牙兵五千人也。然此牙兵又不馴於其主。羅甚惡之。一日盡殺之。其鎮遂弱。為鄰鎮所欺。乃方大悔。揚春秋獲麟。某不敢指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大槩。出非其時。被人殺了。是不祥。淳

春秋傳毀廟之道。改塗易檐。言不是盡除。只改其灰。飾易其屋簷而已。義剛

春秋本是明道正誼之書。今人只較齊晉伯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都晦了。今人做義。且做得齊威晉文優劣論。淳

儀禮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一 經史類語錄 三

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想必有可觀。但當時君臣間有所不曉。遂至無傳。故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其說亦好。溫公論景帝太子既亡。當時若立獻王為嗣。則漢之禮樂制度必有可觀。又致堂謂武帝若使董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則漢治必盛。其嘗謂若如此差除。那裏得來。廣先王之禮。今存者無幾。漢初自有文字。都無人收拾。河間獻王既得雅樂。又有禮書五十六篇。惜乎不見於後世。是當時儒者專門名家。自一經之外。都不暇講。況在上又無興禮樂之志。故於禮樂道。使河間獻王為君。董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則漢之禮樂必興。這三箇差除。豈不甚盛。賀孫

今儀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有些小朝聘燕饗之禮。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禮，皆是將士禮來增。加為之。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固謂愈於推士禮以為天子諸侯之禮者。班固作漢書時，此禮猶在。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可惜。

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密，極周緻處，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成書。只看古人君臣之際，如公前日所畫圖子君臨臣喪，坐撫當心，要經而踊，今日之事，至於死生之際，忽然不相關。不啻如路人所謂君臣之恩義安在。祖宗時於舊執政喪亦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三

親臨渡江以來，一向廢此。只秦檜之死，高宗臨之後，來不復舉。如陳福公壽皇眷之如此，隆至其死，亦不親臨。祖宗凡大臣死，遠地不及臨者，必遣郎官往弔。壽皇凡百提掇得意思，這般處却恁地不覺。今日便一向廢却。

禮有經有變。經者常也，變者常之變也。先儒以曲禮為變禮，看來全以為變禮亦不可。蓋曲者委曲之義，故以曲禮為變禮。然毋不敬安定辭安民哉，此三句豈可謂之變禮。先儒以儀禮為經禮，然儀禮中亦自有變禮。中又自有經，不可一律看也。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

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父補成一篇文，蔚問補得如何。曰：他亦學禮記下言語，只是解他儀禮。禮妻之父曰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古禮甥字用處極多。如婿謂之甥，姑之子亦曰甥，或問姪字本非兄弟之子，所當稱曰然。伊川嘗言之，胡文定家子弟稱猶子，禮兄弟之子猶子也。亦不成稱呼。嘗見文定家將伊川語錄，凡家書說姪處，皆作猶子。私常怪之。後見他本只作姪字，乃知猶子字文定所改。以伊川嘗非之故也。殊不知伊川雖非之，然未有一字替得。亦且只得從俗。若改為猶子，豈不駭俗。據禮兄弟之子當稱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三

從子為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自高祖四世而上，稱族子。

周禮

曹問周禮曰：不敢教人學，非是不可學，亦非是不當學，只為學有先後。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底。學周禮却是後一截事。而今且把來說看，還有一句干涉吾人身心上事否。大抵說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周禮畢竟出於一家，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其所疑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却不會行得盡。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但未敢令學者看。

周禮一書也是做得來縝密真箇盛水不漏廣

周都豐鎬則王畿之內當有西北之戎如此則稍甸縣都如之何可為也曰周禮一書聖人始為一代之法爾到不可用法處聖人須別有通變之道去偽

五峯以周禮為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宮闈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宮闈交結近習以為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豈可以後世之弊而併廢聖人之良法美意哉又如王后不當交通外朝之說他亦是懲後世之弊要之儀禮中亦分明自載此禮至若所謂女祝掌凡內禱祠禴禘之事使後世有此官則巫蠱之事安備宗理要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五
從有哉道夫

周禮註云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土圭之影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問何謂四游曰謂地之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間相去止三萬里也春游過東三萬里夏游過南三萬里秋游過西三萬里冬游過北三萬里今曆家筭數如此以土圭測之皆合備曰譬以大盆盛水而以虛器浮其中四邊定四方若器浮過東三寸以一寸折萬里則去西三寸亦如地之浮於水上蹉過東方三萬里則遠去西方三萬里矣南北亦然然則冬夏晝夜之長短非日晷出沒之

所為乃地之游轉四方而然爾曰然用之曰人如何測得如此恐無此理曰雖不可知然曆家推筭其數皆合恐有此理備

嘗見季通云日晷有差如去一千里則差一寸到得極星却無差其初亦自曉不得後來子細思之日之中各有不同如極東處日午以前須短日午以後須長極西處日午以前須長日午以後須短所以有差故周禮以為日北則景長多寒日南則景短多暑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此最分曉極星却到處視之以為南北之中了所以無差如涼傘然中心却小四簷却濶故如此某初疑其然及將周禮來檢看備宗理要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五
方見得決然是如此餘

周制鄉遂用貢法故十夫治溝長底是十方底是百長底是千方底是萬都鄙用助法故八家同溝共井鄉遂則以五為數家出一人為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如周禮惟挽匱則用之此役之最輕者都鄙則以四為數六七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三頭鄉遂所以必為溝洫而不為井者以欲起兵數故也五比五鄰五伍之後變五為四間四里四兩者用四則成百之數復用五則自此奇零不整齊矣如曰周制皆井者此欺人之說不可行也方子
周家每年一推排十六歲受田六十者歸田其後想亦不能無

弊故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唐制每歲十月一日應受田者皆集於縣令廷中而升降之若縣令非才則是日乃胥吏之利耳方子

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獵皆只是一項事制

問黨正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若據如此雖說鄉黨莫如齒到得爵尊後又不復序齒曰古人貴貴長長立行而不悖他雖說不序亦不相壓自別設一位如今之掛位然文蔚

小戴禮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三

問讀禮記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祭鄉飲酒禮之類儀禮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理讀禮記而不讀儀禮許多理皆無安著處

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是講說如周禮王制是制度之書大學中庸是說理之書儒行樂記非聖人之書乃戰國賢士為之又云人不可以不莊嚴所謂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又曰智崇禮卑人之智識不可以不高明而行之在乎小心如大學之格物致知是智崇處正心修身是禮卑處卓

問年長以倍則父事之這也是同類則可曰他也是說得年輩

當如此又問如此則不必問德之高下但一例如此否曰德也隱微難見德行底人人也自是尊敬他又問如此則不必問年之高下但有德者皆尊敬之曰若是師他則又不同若朋友中德行底也自是較尊敬他義剛

檀弓恐是子游門人作其間多推尊子游必大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所謂以伯仲者蓋古者初冠而字便有伯某父仲某父三字了及到得五十即除了下面兩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呼為幾丈之類夔孫

死謚周道也史云夏商以上無謚以其號為謚如堯舜禹之類看來堯舜禹為謚也無意義堯字從三土如土之堯然而高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三

舜只是花名所謂顏如舜華禹者獸跡今篆文禹字如獸之跡若死而以此為謚號也無意義况虞舜側微時已云有鯀在下曰虞舜則不得為死而後加之謚號矣看來堯舜禹只是名非號也制

姪對姑而言今人於伯叔父前皆以為猶子漢人謂之從子却得其正蓋叔伯皆從父也道夫

王制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及論建國之數恐只是諸儒做箇如此算法其實不然建國必因其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必大

月令比堯之曆象已不同今之曆象又與月令不同人傑

行秋令之類不知是天行令是人行令曰是人行此令

即召天之災

師保疑丞疑字曉不得想只是有疑即問他之意錄

問禮運似與老子同曰不是聖人書胡明仲云禮運是子游作

樂記是子貢作計子游亦不至如此之淺可學

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知與詐

勇與怒固相類仁却如何貪蓋是仁只是愛愛而無義以制

之便事事都愛好物事也愛好官爵也愛錢也愛事事都愛

所以貪諸家解都不會恁地看得出又問雖是偏不是有一

邊無一邊曰那一邊也是關了胡沫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三

問愛與欲何以別曰愛是汎愛那物欲則有意於必得便要拏

將來淳

問人者天地之心曰謂如天道福善禍淫乃人所欲也善者人

皆欲福之淫者人皆欲禍之又曰教化皆是人做此所謂人

者天地之心也熹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是諸侯之庶子與他國之人在此邦居者

皆為別子則其子孫各自以為太祖如魯之三家季友季氏

之太祖也慶父孟氏之太祖也公子牙叔孫氏之太祖也爾

問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

者曰此說公子之宗也謂如人君有三子一嫡而二庶則庶

宗其嫡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皆庶則宗其庶長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止有一人則無人宗之已亦無所宗焉是謂無宗亦莫之宗也人傑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非特善問讀書求義理之法皆然置其難處先理會其易處易處通則堅節自迎刃而解矣若先其難者則刃頓斧傷而木終不可攻縱使能攻而費工竭力無自然相說而解之功終亦無益於事也問相說而解古注說音悅解音佳買反曰說只當如字而解音蟹蓋義理相說之久其難處自然觸發解散也爾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三

看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形名度數是人人曉得

了却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箇頓放處如有帽却

無頭有箇鞋却無脚雖則是好自無頓放處司馬溫公舊與

范蜀公事爭到底這一項事却不想量着賀孫

古者禮樂之書具在人皆識其器數却怕他不曉其義故教之

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失其義陳其數者祝史之徒

也今則禮樂之書皆亡學者却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

曉蓋失其本矣方子

一倡而三嘆謂一人倡而三人和也今之解者猶以為三嘆息

非也爾

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此說得工夫極密兩邊都有一些罪過物之誘人固無窮然亦是自家好惡無節所以被物誘去若自有箇主宰如何被他誘去此處極好玩味且是語

意渾粹 個

問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既云離與流則不特謂之勝禮樂已亡矣曰不必如此說正好就勝字上看只爭這些子禮纔勝些子便是離了樂纔勝些子便是流了知其勝而歸之中即是禮樂之正正好就勝字上看不可云禮樂已亡也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此是一箇道理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處便是鬼神或云明道云天尊地卑乾坤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完

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不知天地尊卑是禮鼓之潤之是樂否先生乃引樂記天尊地卑至樂者天地之和也一段云此意思極好再三歎息人傑去傷

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底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

升 卿

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亦如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是和氣從中間直出無所待於外禮却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却做一箇節文抵當他却是人做底雖說是人做元不曾杜撰因他本有這意思故下文云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文蔚問如何是章德曰和順積諸中英華發諸外便是章著其內

之德橫渠說樂則得其所樂即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說得亦好只是樂其所自成與樂其所自生用字不同

爾文蔚

問樂以治心禮以治躬曰心要平易無艱深險阻所以說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節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蓋春陽氣發來人之魂魄亦動故禘有樂以迎來如楚辭大招中亦有魂來之語秋陽氣退去乃鬼之屈故嘗不用樂以送往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四

問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曰此是陰陽乍離之際髮髯如有所見有這箇聲氣昭明焄蒿是氣之升騰悽愴是感傷之意

問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曰昭明是所謂光景者想像其如此焄蒿是騰升底氣象悽愴是能令人感動模樣墟

墓之間未施哀而民哀是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正謂此德明

問聖人凡言鬼神皆只是以理之屈伸者言也至言鬼神禍福凶吉等事亦只是以理言蓋人與鬼神天地同此一理而理則無有不善人能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其於禍福亦然豈謂

天地鬼神一一下降於人哉如書稱天道福善禍淫易言鬼神害盈而福謙亦只是這意思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君蒿悽愴百物之精神之著也魄既歸土此則不問其曰氣曰精曰昭明又似有物矣既只是理則安得有所謂氣與昭明者哉及觀禮運論祭祀則曰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注謂莫無也又曰上通無莫此說又似與祭義不合曰如子所論是無鬼神也鬼神固是以理言然亦不可謂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以鬱鬯以其有氣故以

衛宗理要朱子 卷十二 經史類語錄 聖

類求之耳至如禍福吉凶之事則子言是也

大戴禮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做禮記了然尚有零碎

好處在廣

太公銘几杖之屬有不可曉不着題之語古人文字只是有箇意思便說不似今人區區就一物上說

朱子卷十二終

朱子卷十三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諸儒類

文集

答江元適

論聖門精義之學

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饜飮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去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擢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

衛宗理要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文集 一

答張南軒

論顏孟動變之義

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于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

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

答林德久 論韓子諸子言性不同

某嘗愛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無異。在諸子中最高為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但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佛老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箇虛空底物。裏包得四者。今人却為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得他說得熟。故如此不能無疑。又才見說四者為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為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文集 二

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于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亦非有墻壁遮欄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着摸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王氏續經說 論文中子好名欲速之心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

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者。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于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所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惟不然而但為模倣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為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為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于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文集 三

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為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為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為己。任則其用心為己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摺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

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德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為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為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儒宗理要朱子卷十三 諸儒類文集 四

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又說文中子續經猶小兒墜瓦屋然世儒既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遂尊崇其書

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漢儒說經。最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識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

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理看了。只是意味深長也。

答劉子澄論二程所處不同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放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為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為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其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及。及學者只當以此為法。

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橫渠龍女衣冠事。却是一時偶見。未到若見得到。橫渠必不肯放過。蓋此乃禮官職事。使明道當之。亦不放過也。

答范文叔 論明道是不違仁影子

春風堂記久已奉諾。安敢忘之。但近覺孤危之迹。為當世所憤疾。日以益甚。遂絕口不敢為人出一語。非獨畏禍。亦義理之當然也。然亦覺得此等空言無益於實。僅同戲劇區區裝點。是亦徒為玩物喪志而已。若論為已切實功夫。豈此等所能助。而為仁由已。亦何待他人之助邪。况明道先生氣象如此。乃是不違仁。影子。今於影外旁觀。而玩其形似。孰若深察其心之所到。而身請之。之為實耶。竊謂為仁之要。固不出乎聖賢之言。若子夏所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夫子所謂克己復禮。所謂忠恕恭敬。可以備見其用力之始終矣。幸深味乎此。而實加功焉。則為有以慰區區之望。固不在於言語文字之間而已也。

答王欽之 論編次程子遺書

承喻編次程書。以類相從。此亦用功之一端。若求之於此。而驗之於日用思慮作為之間。玩索操存。無所偏廢。則窮理居敬之功。交相為助。而兩造其極矣。玩物喪志之戒。乃為求多聞而不切已者。發遺書又有不可外面。只務泛觀物理。正如遊騎無所

歸之說。亦為此耳。至於義理雖明。而踐履不至者。則亦多端。或

答汪尚書 論王蘇歐馬之學

又蒙教喻。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不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來教。又以歐陽司馬同於蘇氏。則其亦未能不以為疑也。蓋歐陽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為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學矣。而王氏支離穿鑿。尤無義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眾。徒以一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為諸老先生之所排詆。在今日則勢窮禍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入有無。而曲成義理。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識才辨。謀為氣槩。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論事。實則尚權謀術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

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

如王氏之盛則其為禍不但王氏而已王名教者亦不得恣然而無言也蓋王氏之學雖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若蘇氏則其律身已不若荆公之嚴其為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秘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縱橫捭闔之辯以持其說而渙然不知禮義廉恥之為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翕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為未必不身為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文集

八

之禍以加議貶至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難有在於毫釐之間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其口而厭其心也

答汪尚書

再論兩蘇王氏之學

濂溪河南授受之際非末學所敢議然以其迹論之則來教為得其實矣但通書太極圖之屬更望暇日試一研味恐或不能無補萬分然後有以知二先生之於夫子非若孔子之於老聃郊子萇弘也惟是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某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

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

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源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杖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為之詘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况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束縕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為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為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某竊謂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文集

九

也蓋欲凌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為是而大為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於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為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邪為正又自以為是而肆言之其不為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弑而盛稱荀彧以為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為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

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
屑屑焉惟原情之為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
朱學為義者也而偏於為我墨翟學為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
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為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
之差是以孟子推原其禍以為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
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為是刻核之論哉誠以
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
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
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
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為申韓儀衍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文集 十

答汪尚書

論謝楊學力天資之異

謝楊二先生事蹟見胡明仲家所記侯師聖之言有曰明道先
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類有泚其憤悱
如此此語却與羅公所記暗合恐與所謂玩物喪志者有不相
害蓋世固有人聰明辯博而不敏於聞道者矣惟其所趣不謬
於道而志之不舍是以卒有所聞必皆力行深造之所得所以

光明卓越直指本源姑以語錄論語解之屬詳考即可知矣如
語解中論子路有聞一章可見其用力處也龜山却是天質粹
美得之平易觀其立言亦可見

答劉子澄

論劉李游楊學力所到

劉李游楊四公所到固未敢輕議然如所論亦近之矣但却不
專於仕宦奪志而然蓋劉李未嘗不仕游楊非固徇俗自其所
見有淺深故所就有純駁耳大抵學問緊要是見處要得透徹
然不自主敬致知上着功夫亦無人頭處也

答薛士龍

論湖學之盛甲東南

湖學之盛甲於東南而其湮廢亦已久矣蓋自熙寧設置教官
之後學者不復得自擇師是以學校之政名存實亡而人才之
出不復如當日之盛今得賢太守身為之師其必將有變矣然
嘗竊讀安定之書考其所學蓋不出乎言語誦說之間以近歲
學者高明自得之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淳
漓輕重厚薄之效其不相逮至遠是以嘗竊疑之敢因垂問之
及而請質焉因風見教及此幸甚又聞慶曆間嘗取湖學規制
行之太學不知當時所取果何事也求諸故府必尚有可考者
得令書吏錄以見賜

張南軒文集序

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相仲舒諸葛武侯兩

程先生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荊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文集

十三

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眉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嚮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沒。其弟定叟哀其故業。得四巨編以授予。曰：先兄不幸蚤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非予之屬而誰可。余受書愀然。開卷亟讀。不能盡數篇。爲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耶。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爲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爲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

流傳廣矣。遽取觀之。蓋多疑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問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疎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惑。是則予之罪也。已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伍相校。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爲四十四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得而知哉。敬夫所爲諸經訓義。唯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別行。其他往往未脫藁。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也。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弊。則上意多鄉納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日義一章。附於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之傳者。讀者有以識其端云。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文集

十三

尹和靜言行錄序

程夫子有言。涵養必以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者者。夫子所以教人造道入德之大端。而不可以偏廢焉者也。若和靜尹公先生。

者其學於夫子而有得於敬之云乎何其說之約而居之安也其門人馮氏祁氏呂氏記其緒言各為一書某嘗得而伏讀之所以收放心而伐邪氣者幾微之際所助深矣顧其記錄之間尚多抵牾至於人名事跡亦或不同然則其於精微之意豈得無可疑者惜乎其不得親見先生而面質之也書之篇首以告同志其亦熟玩而審取之哉

江州濂溪書院記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惟其托於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揉升降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備宗理要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文集 十四

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其最大者則仁義禮智信之端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而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闕夫豈以古今為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淳薄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典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歟不然何其絕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續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藝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漓者醇判者合清明之稟

得以全付於人而先生出焉不繇師承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極要領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

黃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

齊安在江淮間最為窮僻而國朝以來名卿賢大夫多辱居之如王翰林韓忠獻公蘇文忠公邦人至今樂稱而於蘇氏尤致詳焉至於河南兩程夫子則亦生於此邦而未有能道之者何備宗理要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文集 十五

哉蓋王公之文章韓公之勳業皆已震耀於一時而其議論氣節卓犖奇偉尤足以驚動世俗之耳目則又皆莫若蘇公之為盛也若程夫子則其事業湮鬱既不得以表於當年文詞平淡又不足以夸於後世獨其道學之妙有不可誣者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遺跡所以不能無顯晦之殊亦其理勢之宜然也蓋天聖中洛人太中大夫程公珦初任為黃陂尉秩滿不能去而遂家焉實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顥字伯淳又以明年癸酉生子曰頤字正叔其後十有餘年當慶曆丙戌丁亥之間攝貳南安乃得猗掾春陵周公惇頤而與之游於是二子因受學焉而慨然始有求道之志既乃得夫孔孟以來不傳之緒

於道經途以其學為諸儒倡則今所謂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是也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為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沈迷而內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繫孰為輕重所施孰為短長當有能辨之者而世非徒不之好也甚者乃或日以道學之邪氣而必譏蔑之於斯時也苟無遭其伐木而削跡焉斯已幸矣尚何望於其餘哉今太守李府君侯乃能原念本始追誦遺烈立二夫子之祀於學宮於以風厲其人而作興之非其自信之篤而不以世俗之趣舍動其心其孰能與於此李侯名詵字誠之其為此邦勤事愛民固多可紀特於此舉尤足以見其趣操之不凡而非眾人所能及是以因其請記而具論之以告來者使有考焉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文集

十六

文集終

語錄

孔子

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間見此語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

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吞許多不得一日因話又說今覺見朋友間都無大精神文蔚

問定禮樂是禮記所載否曰不見得節復問贊易之贊曰稱述其事如大哉乾元之類是贊節

孔子在衛國居得甚久想是靈公有英雄之氣孔子見其可與有為故久居而欲輔之壽昌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語錄

十七

孔子門人

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着工夫否曰然凡人為學亦須先於性情上着工夫非獨於性情上着工夫行步坐立亦當着工夫煇

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淳

曾子本是魯拙後來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又雜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因賢問子貢之學無傳 德明

子貢俊敏子夏謹嚴孔子門人自會顏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故長進備

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人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因觀荀子論三子之賤儒亦如此意蓋其末流必至是也備

子路全義理管仲全功利振

孟子

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淳

孟子不其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節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語錄 六

周子

山谷謂周子灑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耶

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懷灑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唯程大中獨知之這老子所見如此宜其生二程子也

二程子

問明道濂溪俱尚不如伊川精切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書如何但今所說這些字無一字差錯問明道不著書曰嘗見某人祭明道文說蹉蹊

說明道要著樂書樂音洛樂如何著得書德轉

二程不言太極者用劉絢記程言清虛一大恐人別處走今只說敬意只在所由只一理也一理者言仁義中正而主靜方明道說話一看便好轉看轉好伊川說話初看未甚好久看方好義剛

明道說話亦有說過處如說舜有天下不與又其說淵人有難曉處如說鳶飛魚躍謂心勿忘勿助長處伊川較子細說較無過然亦有不可理會處又曰明道所見甚俊偉故說得較快初看時便好子細看亦好伊川說初看時較拙子細看亦拙又曰明道說經處較遠不甚協注揚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語錄 九

說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又云其說大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却持有意見不同說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拆寓

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寧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說得極善如性即理也一語直自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壞了着脩質孫

或問明道五十年猶不忘遊獵之心曰人當以此自點檢須見得明道氣質如此至五十年猶不能忘在我者當益加操守方是不可以此自恕卓

東坡見伊川主司馬公之喪。譏其父在。何以學得喪禮如此。然
後人遂為伊川解。說道伊川先丁母難。也不消如此。人自少
讀書。如禮記儀禮。便都已理會了。古人謂居喪讀喪禮。亦平
時理會了。到這時更把來溫審。不是方理會。賀孫

有咎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者。再三誦之。先生不以為然也。因
坐復歎。先生曰。公恨伊川著書不以示人。某獨恨當時提撕
他不緊。故當時門人弟子。布在海內。炳如日星。自今觀之。皆
不滿人意。只今易傳一書。散滿天下。家置而人有之。且道誰
會看得他箇。果有得其意者否。果曾有行得他箇否。道夫

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像。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語錄 五

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
也。此程夫子之善想像者也。今之想像大程夫子者。當識其
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
寬平處。豈徒想像而已哉。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言
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
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將併與其風範氣象。皆得之矣。大雅

張子

叔器問橫渠似孟子否。曰。一人是一樣。規模各不同。橫渠嚴密
孟子宏濶。孟子是箇有規矩底。康節安卿曰。他宏濶中有
密處。每常於所謂不見諸侯何也。曰。不敢也。賜之則不受。何

也。曰。不敢也。此兩處見得他存心甚畏謹。守義甚縝密。曰。固
是至之曰。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義剛
橫渠儘會做文章。如西銘及應用之文。如百椀燈。詩甚敏到。說
話却如此難曉。怕關西人語言自如此。賀孫

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以孔子為非生知。
渠蓋執好古敏以求之。故有此說。不知好古敏以求之。非孔
子做不得。可學

問橫渠之教。以禮為先。浩恐謂之禮。則有品節。每遇事須用秤
停當。禮方可遵守。初學者或未會識禮。恐無下手處。敬則有
一念之肅。便已改容更貌。不費安排。事上見得。此意如何。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語錄 五

先生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規矩之中。
橫渠却是用官法教人。禮也。易學。今人乍見。往往以為難。某
嘗要取三禮編成一書。事多蹉過。若有朋友。只兩年工夫。可
成。浩

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瑞蒙
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若海

問孔子六經之書。盡是說道理。內實事故。便覺得此道大。自孟
子以下。如程張之門。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夫下手
處。雖甚親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狹了。不如孔
子六經氣象。大曰。後來緣急欲人曉得。故不得不然。然亦無

他不得若無他說破則六經雖大學者從何處入頭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其後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工者近看得橫渠用功最親切直是可畏學者用工須是如此親切更有一說奉祝老兄言語更多些更須刪削見簡潔處方是

大雅

問丘次孟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亦不及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寬而不切如橫渠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直卿曰如何曰程子之說固好但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語錄

五

只渾淪在這裏張子之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曰如所謂功用則謂之鬼神也與張子意同曰只為他渾淪在那裏問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只這數句便要理會明便如何說禮樂幽便如何說鬼神須知樂便屬神禮便屬鬼他此語落着主在鬼神因指甘蔗曰其香氣便喚做神其漿汁便喚做鬼直卿曰向讀中庸所謂誠之不可揜處竊疑謂鬼神為陰陽屈伸則是形而下者若中庸之言則是形而上者矣曰今也且只就形而下者說來但只是他皆是實理處發見故未有此氣便有此理既有此理必有此氣道夫

邵子 名雍字堯夫號康節

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母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方

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疎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備

或言康節心曾如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曰他是甚麼樣做工夫備

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語錄

五

夫之為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天帝霸大鋪舒可謂人豪矣大雅

邵康節看這人須極會處置事被他神閒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他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開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只是他做得出來須差異

季通嘗云康節若做定是四公八辟十六侯三十二卿六十
四大夫都是加倍法想得是如此想見他看見天下之事才
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
面前便處置得下矣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爲子房善藏其用
以老子爲得易之體以孟子爲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
見善處事問不知真箇用時如何曰先時說了須差異須有
些機權術數也備

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
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必大

或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語錄 三

盛必有衰且如一朶花含蕊時是將開略放時是正盛爛熳
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卽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
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類乎其順浩
然其歸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
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未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
便見更不待思量廣

問先生說邵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下物
皆成兩片也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廣

康節謂章子厚曰以君之才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放
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無一事乃可相授張

謝顯道 名良佐

上蔡高邁卓絕言論宏肆善開發人 若海

上蔡言無窮者要會之以神是說得過當只是於訓詁處尋釋

踐履去自然下學上達 賀孫

楊龜山 名時字中立

程門諸子在當時親見二程至於釋氏却多看不破是不可曉
觀中庸說中可見如龜山云吾儒與釋氏其差只在杪忽之
間某謂何止杪忽直是從源頭便不同伯豐問崇正辨如何
曰崇正辨亦好伯豐曰今禪學家亦謂所辨者皆其門中自
不以爲然曰不成吾儒守三綱五常若有人道不是亦可謂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語錄 三

吾儒自以不爲然否又問此書只論其迹曰論其迹亦好伊
川曰不若只於迹上斷畢竟其迹是從那裏出來胡明仲做
此書說得明白若五峯說話中辨釋氏處却糊塗關他不到
皇王大紀中亦有數段亦不分曉翁

龜山文字議論如手捉一物正緊忽墜地此由其氣弱揚

問龜山晚歲一出爲士子詬罵果有之乎曰他當時一出追奪

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劈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

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謹避之問或者

疑龜山此出爲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爲大賢出處不可

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

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道夫

侯希聖名師聖

胡氏記師聖語曰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間斷此說好闕祖

尹彥明名惇號和靖

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純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節

人之所畏不得不畏此是和靖見未透處亦是和靖不肯自欺

屈强妄作處篇

胡康侯名安國蓋文定長子寅字明仲號致堂季子宏字仁仲號五峰附見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語錄 五

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

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

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於古人

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又云豈有見理

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極好夢孫

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

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陳了翁奏狀等可謂

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並無一冊文字隨

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牴牾處人傑

致堂說道理無人及得他以他才氣是甚麼事做不得只是不

通檢點如何做得事成我欲做事事未起而人已檢點我矣側

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蓋人不可不遇敵已之

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然今觀明仲

說較平正揚

五峰說心妙性情之德不是他會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

地夔孫

羅仲素名中彥

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

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語錄 五

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道夫

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

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為此意不惟於進學有方兼亦是養

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

礙細思亦甚緊要不可以不考直卿曰此間亦甚切但程先

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源洞見道體二者皆

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况羅先生於靜

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

害於未發蘇李明以求字為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

以力辨其差也先生曰公雖是如此分解羅先生說終恐做

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蔡亦言多着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毫釐之偏也道夫

李愿中 名侗號延平

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會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啐面益背自然不儒宗理要朱子卷十三 諸儒類語錄 天

可及駭

先生不要人强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然猶有偏在灑落而行固好未到灑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本行之待其著察方

呂伯恭 名祖謙號東萊

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畧南軒疎畧從高處去伯恭疎畧從卑處去伯恭說道理與作爲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政介然爲兩塗不可相通他在時不曾見與某說死後諸門人弟子此等議論方漸漸說出來乃云皆原於伯恭也備某嘗謂人之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失之

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伯羽

先生問向見伯恭有何說曰呂丈勸令看史曰他此意便是不可曉某尋常非特不敢勸學者看史亦不敢勸學者看經只語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學伯恭勸人看左傳遷史令子約諸人擡得司馬遷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必大可憐子約一生辛苦讀書只是竟與之說不合今日方接得他三月間所寄書猶是論寂然不動依舊指他舊說他硬說寂然不動是耳無聞目無見心無思慮至此方是工夫極至處伊川云要有此理除是死也幾多分曉某常答之云洪範五事貌曰儻言曰臨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方得還有此理否儒宗理要朱子卷十三 諸儒類語錄 天

張南軒 名杓字敬夫

學者於理有未至處切不可輕易與之說敬夫爲人明快每與學者說話一切顛倒說出此非不可但學者見未到這裏見他如此說便不復致思亦甚害事某則不然非是不與他說蓋不欲語以未至之理耳析

合可學

問先生舊與南軒反覆論仁後來畢竟合否曰亦有一二處未南軒謂動中見靜方識此心如何是動中見靜曰便是程子所說艮止之意釋氏便言定聖人只言止敬夫却要將這箇爲

見天地之心。復是靜中見動。他又動中見靜。却倒說了。

陳同甫 各亮

或謂同甫口說皇王帝霸之略。而一身不能自保。先生曰。這只是見不破。只說箇是與不是便了。若做不是。恁地依阿苟免。以保其身。此何足道。若做得是。便是委命殺身。也是合當做底事。賀孫

同父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道夫

同父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霸。不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可畏。可學

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却專是功利。禪學後來學者摸索一上。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語錄 三

無可摸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之。便可見效。此意甚可憂。

陸子壽 各九齡

陸子壽看先生解中庸。莫顯乎微。云幾微細事也。因歎美其說之善。曰。前後說者。連莫見乎隱。一說說了。更不見切體處。今如此分別。却是使人有點檢處。九齡自覺力弱。尋常非禮念慮。因能常常警策。不使萌於心。然志力終不免有怠時。此殆所謂幾微處。須點檢也。先生曰。固然。大雅

陸子靜 各九淵 號象山

江西士風。好為奇論。恥與人同。每立異以求勝。如陸子靜說告

子論性強孟子。又說荀子性惡之論甚好。使人警發。有續密之功。昔荆公參政日。作兵論。藁壓之視下。劉貢父謁見。值客徑坐於書院。竊取視之。既而出。就客次。及相見。荆公問近作。貢父近以作兵論對。乃竊荆公之意。而易其文。以誦之。荆公退。碎其視下之藁。以為所論同於人也。皆是江西之風。如此。淳

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為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閑議論。某曰。閑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先生又曰。大學不曾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三 諸儒類語錄 三

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先生又曰。他之無意見。只是不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裏。簡

陸子靜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已力排其說。曰。子靜之說。無定常。要云今日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拗。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他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為詞。佛罵祖之說。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及害夫子。堯

子靜尋常與吾人說話。會避得箇禪字。及與其徒。却只說禪。自問陸象山道。當下便是。曰。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否。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須是先克

去已私方得。孟子雖云人皆可以爲堯舜也。須是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得。聖人告顏子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告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告子張以言忠信。行篤敬。這箇是說甚底話。又平時告弟子也。須道是學而時習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豈會說箇當下便是底語。大抵今之爲學者有二病。一種只當下便是底。一種便是如公平日所習底。却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曾有人行得。而今人既不能知。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聖賢之言。分分曉曉。八字打開。無些子回互隱伏說話。卓

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貌。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一三 諸儒類語錄 三

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做得此工夫。胸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如他人不讀書。是不肯去窮理。今要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稊稗。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稊稗也。德明

朱子卷十三 終

朱子卷十四

後學西山張能麟纂輯

異學類

文集

戊申封事

論佛老異端之害
事目見誠正類

論者又或以爲陛下深於佛老之學。而得於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寧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說。爲可取。今乃以其厭厭鄙薄者。陳於其前。亦見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爲此亦似是而非之論。非所以延盛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爲真實。而彼以性命爲空虛也。此以爲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燦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爲空。則徒知寂滅爲樂。而不知其爲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修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明徹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故自古爲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者。其終則詖淫邪遁之見。鮮有不作於心。而害於政事者。是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四

異學類文集 一

以程顥常聞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然不周徧而實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謂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與入道嗚呼此真可謂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聞於陛下者使陛下過聽覺徒誑妄之說而以為真有合於聖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為三術而以儒者之學為最下則臣竊為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說之布於來今也如或未以臣言為然則聖質不為不高學之不為不久而所以正心修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安在也是豈可不思其所以然而亟反之哉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四 異學類文集 二

養生主說 論莊子言善惡之非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督舊以為中蓋人身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為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也為惡而近刑者亦為惡之過也唯能不為善不大為惡而但循中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為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為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為學而求名者自非為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

其為學之力則其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為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莫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為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為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庸也不誠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四 異學類文集 三

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血矢蓋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

觀心說 論佛氏觀心之非

或問佛者有觀心之說然乎曰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一而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為一耶為二耶為主耶為

賓耶爲命物者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校而審其言之繆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爲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與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純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而又有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矣。然其操之也。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四 異學類文集 四

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齟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審問明辨之君子。亦孰能無惑於斯耶。
讀大紀 論吾儒佞佛之非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三綱。紀之爲五常。蓋皆此理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修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不差。所行不繆。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爲學之本心。正爲惡此理之亢塞無間。而使己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己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

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為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費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為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為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為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為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為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以踐其言也凡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四 異學類文集 六

釋氏之所以為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回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農婢黔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為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為吾徒者方且蠢焉鞠躬屏氣為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為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為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為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教

之以內修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為重則吾恐其不惟無以坐收推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為吾黨之詬也嗚呼痛哉

釋氏論下 論釋氏真偽之辨

或問子之言釋氏之術原於莊子承蜩削鐻之論其有稽乎朱子曰何獨此哉凡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列之說以為之宋景文公於唐書李蔚等傳既言之矣蓋佛之所生去中國絕遠其書來者文字音讀皆累數譯而後通而所謂禪者則又出於口耳之傳而無文字之可據以故人人得窺其說以附益之而不復有所考驗今其所以或可見者獨賴其割裂裝綴之迹猶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四 異學類文集 七

有隱然於文字之間而不可拚者耳蓋凡佛之言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綠業之論神通變現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為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為出於佛之口也及其久而恥於假借則遂顯然篡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即莊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萃於書首其後無以繼之然後佛之本真乃見如結壇誦呪二十五輪之類以至於太力金剛吉盤茶鬼之屬則其粗鄙俗惡之狀較之首章重玄極妙

之指蓋水火之不相入矣。至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於
晉宋清談論議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
神怪以銜流俗而已如一花五葉之識雋履西歸之說雖未必
實有是事然亦可見當時所尚者止於如此也其後傳之既久
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已意益
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佑之而盡諱其怪幻鄙俚之談於是
其說一旦超然真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為果
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然其虛夸詭譎之情險巧僂浮之態
展轉相高日以益甚則又反不若其初清虛靜默之說猶為彼
善於此也。以是觀之則凡釋氏之本末真偽可知而其所竊豈
獨承蠅蚋之一言而已哉且又有一焉夫佛書本皆胡語譯
而通之則或以數字為中國之一字或以一字而為中國之數
字而今其所謂傷者句齊字偶了無餘欠至於所謂二十八祖
傳法之所為者則又頗協中國音韻或用唐詩聲律自其徒之
稍黠如惠洪輩者則已能知其謬而強為說以文之顧服衣冠
通今古號為士大夫如楊大年蘇子由者反不悟而筆之於書
也嗚呼以是推之則亦不必問其理之是非而其增加之偽迹
狀明白益無所逃矣宋公之論信而有證世之惑者於此其亦
可以少悟也哉

答廖子晦 論釋氏與聖學不同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四 異學類文集 八

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
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
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
以為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
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性之未發無所偏倚當
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
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
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
忽然有感如來喻之云然後有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
之學而已然為彼學者自謂有見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四 異學類文集 九

答吳斗南 論儒釋似是而非

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
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
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聖門所謂聞道問只
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
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

出之說也。參前倚衡，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於堯，見堯於堯，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為一物，身外却無思無為，是心體本然，未感於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悟入，乃是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知，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凡此皆近世淪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四

異學類文集

十一

而有此言也。
答李深卿 論儒釋正邪之辨

夫儒釋正邪之異，未易以口舌爭，但見得分明，則觸事可辨。今未暇遠引，且以來教所舉中庸首章論之，則吾之所謂一者，彼以謂二，吾之所謂實者，彼以為虛，其邪正得失於此已判然矣。然世之學者，於吾學初未嘗端的用力，而於彼說顧嘗着力，研窮是以於彼說自見其高妙，而視吾學為不足為陷溺，益深則遂不復自知其為陷溺，是雖以孟子之辯守而告之，恐未易拔。而况今日才卑德薄之人乎？然有一於此，疑若可救，蓋天理人心自有至當，我順彼逆，體勢不侔，是以為吾學者深拒力排，未

嘗求合於彼而為彼學者，支辭蔓說，惟恐其見絕於我，是於其心疑亦有所不安矣。誠如是也，則莫若試於吾學，求其所以用力者，如往時之一意於彼而從事焉，假以歲時，不使間斷，則庶乎其可以得本心之正，而悟前日之非矣。

答范伯崇 論異端之害

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如此然後能距楊墨而列於聖賢之徒，不然，譎譎相訾，以客氣爭勝負，是未免於前輩自敝之譏也。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四

異學類文集

十一

答嚴時亨 論楊墨之害

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說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言如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孔墨並稱，乃退之之繆，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語錄

總論異學

儒教是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耽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倡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為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為真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四

異學類語錄

十一

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即納降款可見其虛繆不足稽矣備

老子莊子附列子

道家有老莊書却不知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做釋氏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為人所盜去却去收拾他人家破甕破釜必大

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廣
老子之術謙冲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閱祖

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才有一毫於已不便不肯做閱祖

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為冲退自守為事故其為說常以懦弱謙下為表以虛空不毀萬物為實其為治雖曰我無為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為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為然也若曰旁日月扶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為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四

異學類語錄

十一

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宗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是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為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為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子之學最忍他閒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可畏可畏備

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子釋氏有一種低底如梁武帝是得其低底彼初入中國也未在後來到中國却竊取

老莊之徒許多說話見得儘高新唐書贊李蔚說得好南升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

郭德元問老子云夫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箇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為事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為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說禮運中謀用是作而兵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四 異學類語錄 古
由此起等語便自有這箇意思文蔚

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他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着落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垂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賀孫

莊子是箇轉調底老子列子又細是莊子孟子莊子文章皆好列子在前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皆好高

而少事實人傑

長孺說修養般運事曰只是屏氣滅息思慮自少此前輩之論也今之人傳得法時便授與人更不問他人肥與瘠怯與壯但是一律教他未有不敗不成病痛者愚問丘主簿進黃帝陰符經傳先生說握奇經等文字恐非黃帝作唐李筌為之聖賢言語自平正都無許多曉喻寓

釋氏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曰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從故人亦未必信也楊氏一向為我超然遠舉視營營於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為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四 異學類語錄 古

說雖甚高然人亦難學他未必盡從楊朱即老子弟子人言孟子不關老氏不知但關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眾生之說雖近於墨氏然此說最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磨過來初見梁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莊老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耳又有所謂頑空真空之說頑空者如死灰槁木真空則能攝眾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耳今不消窮究他伊川所謂只消就跡上斷便了他既逃其父母雖說得如何道理也便不得如此却自足以斷之矣時舉

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謫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賊。却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賊。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為十八戒。初間只有四十二章經。無恁地多。到東晉便有談議。如今之講師。做一篇議總說之。到後來談議厭了。達麼便入來。只靜坐於中有稍受用處。人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槩都是後來中國人以莊列說自文夾挿其間。都没理會了。攻之者所執。又出禪學之下。淳

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為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四 異學類語錄 六

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然又只是盜襲莊子之說。今世所傳肇論云出於肇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日月歷天而不周。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山嶽偃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適間所說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之意。爾此是齋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這一般道理來。及達麼入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為可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為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於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寢失其本。真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

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施設注措之方。既不出於文字言語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於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於彼。至於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關洛諸公。既皆闡明正道。以排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傳奕本傳。宋景文李蔚贊。東坡儲祥觀碑。陳後山白鶴宮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出於強為。是以終有不滿人意處。至二蘇兄弟。晚年諸詩。自言不墮落。則又躬陷其中。而不自覺矣。備

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去。蓋自莊老來。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四 異學類語錄 七

說得道自是一般物事。聞聞在天地間。後來佛氏又放開說。大夫藩籬。更無下落。愈高愈妙。吾儒多有折而入之。把聖賢言語來看。全不如此。世間惑人之物。不特尤物為然。一語一言可取。亦是惑人。况佛氏之說。足以動人如此乎。有學問底人。便不被他惑。謙
問釋氏之無與老氏之無。何以異。曰。老氏依舊有如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微是也。若釋氏則以天地為幻妄。以四大為假合。則是全無也。柳
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為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

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氏則皆悖之者也。廣

釋老其氣象規模大槩相似，然而老氏之學尚自理會自家一箇渾身，釋氏則自家一箇渾身都不管了。熹

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關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

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算數刑名，多本於老氏之意。端謙之問佛氏之空與老子之無一般否？曰不同。佛氏只是空豁

豁然，和都有都無了。所謂終日喫飯不曾咬破一粒米，終日着衣不曾掛着一條絲，若老氏猶骨是有，只是清淨無為一向

恁地深藏固守，自為玄妙，教人摸索不得，便是把有無做兩截看了。格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四 異學類語錄 九

老氏只是要長生節病易見，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

然，却認為已有而以生為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時面目，既見更不認作眾人公共底，須要見得為已有，死後亦不失而

以父母所生之身為寄寓，譬以舊屋破倒，即自跳入新屋，故黃蘗一僧有偈與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

為寄宿處，其無情義絕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說，便當明正典刑。若聖人此道則不然，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是眾人公共底，便只隨他天理去，更無分毫私見，如此便倫理自

明，不是自家作為出來，皆是自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

私之哉。大雅

有言莊老禪佛之害者，曰：禪學最害道，莊老於義理絕滅，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許多義理掃滅無餘，以此言之，禪最為害之深者。頃之復曰：要其實則一耳，害未有

不由淺而深者。釋氏專以作用為性，如某國王問其尊者曰：如何是佛？曰：見性為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為性。曰：如何是作用？曰：云云。禪家

又有點者云：當來尊者答國王時，國王何不問尊者云：未作用時，性在甚處？

問輪迴之說，當時如何起？曰：自漢以來已有此說話，說得成了。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四 異學類語錄 九

因就此結果曰：不知佛祖已有此說否？曰：今佛經存者亦不知孰為佛祖之書，厚之云：或傳范滂夫是鄧禹後身，曰：鄧禹亦一好人，死許多時，如何魄識乃至今為他人？某云：呂居仁

詩亦有狗脚朕之語，曰：他又偷胎奪蔭之說，皆脫空。可學

傳燈錄極陋，蓋真宗時一僧做上之，真宗令楊大年刪過，故出楊大年名，便是楊大年也，曉不得。義

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向來見幾箇好僧說得禪，又行得好，自是其資質為人好耳，非禪之力也。所謂禪是僧

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已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他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為人

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僧家有云。行解者。行是行。已解是禪也。璠

或有言修後世者。先生曰。今世不修。却修後世。何也。道夫

德粹問。人生即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爲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曰。吾友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

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爲惡者滿

天下。若爲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滕云。

嘗記前輩說。除却浮屠祠廟。天下便知向善。莫是此意。曰。自

浮屠氏入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爲善。如修橋造路。

猶有益於人。以齋僧立寺爲善。善安在。所謂除浮屠祠廟便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四 異學類語錄 三

向善者。天下之人。既不溺於彼。自然孝父母。悌長上。做一好

人。便是善。大抵今之佛書。多是後世做文字者所爲。向見伯

恭說。曾看藏經。其中有至不成說話者。今世傳一二本經。乃

是其祖師所傳。故士大夫好佛者。多爲簧鼓。某問道家之說。

云。出於老子。今世道士。又却不然。今之傳。莫是張角術。曰。是

張陵。見三國志。他今用印。乃陽平治都功印。張魯起兵之所。

又有祭酒。有都講。祭酒。魯以女妻馬超。使爲之。其設醮。用五

斗米。所謂米賊是也。向在浙東。祈雨。設醮。拜得脚痛。自念此

何以得雨。自先不信。某問漢時。如鄭康成。注二禮。但云鬼神

是氣。至佛入中國。人鬼始亂。曰。然。

問士大夫末年。多溺於釋氏之說者。如何。曰。緣不曾理會得。自家底原頭。但看得些小文字。不過要做些文章。務行此故事。爲取爵祿之具而已。却見得他底高。直是玄妙。又且省得氣力。自家反不及他。反爲他所鄙陋。所以便溺於他之說。被他引入去。燕

因說某人棄家爲僧。以其合奏官與弟。弟又不肖。母在堂。無人奉養。先生頻感曰。奈何。棄人倫。滅天理。至此。某曰。此僧乃其家之長子。方伯謨曰。佛法亦是不許長子出家。先生曰。縱佛許亦不可。可學

論釋氏之說。如明道數語。闢得極善。見行狀他只要理會箇寂滅。不知須強要寂滅。他做甚。既寂滅後。却作何用。何況號爲尊宿。禪和者。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宗杲做事。全不通點檢。喜怒更不中節。晉宋以前。遠法師之類。所談只是莊列。今其集中可見。其後要自立門戶。方脫去莊列之談。然實剽切其說。傳奕亦嘗如此。說論佛只是說箇大話。謾人可憐。人都被他謾。更不省悟。試將法華經看。便見其誕。開口便說。恒河沙數。幾萬幾千幾劫。更無近底年代。又如佛受記。某甲幾劫後。方成佛。佛有神通。何不成就他。做佛。何以待闕許久。又如住世羅漢。猶未成佛。何故許多時修行。都無長進。今被他撰成一藏說話。遍滿天下。惑了多少人。勢須用退之。盡焚去乃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四 異學類語錄 三

可絕今其徒若聞此說必曰此正是為佛教者然嘗謬為此說其心豈肯如此此便是言行不相救處今世俗有一等卑下底人平日所為不善一旦因讀佛書稍稍收斂人便指為學佛之效不知此特粗勝於庸俗人耳士大夫學佛者全不會見得力近世李德遠輩皆是也今其徒見吾儒所以攻排之說必曰此吾之迹耳皆我自不以為然者如果自不以為然當初如何却恁地撰下又如偽作韓歐別傳之類正如盜賊怨捉事人故意攤賊耳替

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上蔡說伊川參其僧後有得遂反之偷其說來做已便是為洛學某也嘗疑如石林之說固不足信却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四 異學類語錄 三

不知上蔡也恁地說是怎生地向見光老示及其僧與伊川居士帖後見此帖乃載山谷集中後又見有跋此帖者乃僧與潘子真帖其差謬類如此但當初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工夫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會就身上做工夫至伊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為已使義剛

天下只是這道理終是走不得如佛老雖是滅人倫然自是逃不得如無父子却拜其師以其弟子為子長者為師兄少者為師弟但是只護得箇假底聖賢便是存得箇實底夔孫釋老稱其有見只是見箇空虚寂滅不知他所謂見者見箇甚

底莫親於父子却棄了父子莫重於君臣却絕了君臣以民生彛倫之間不可闕者他一皆去之所謂見者見箇甚物且如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他却親親而割地要仁民愛物愛物時也則是食之有時用之有節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如仲春之月犧牲無用牝不麝不卵不殺胎不覆巢之類如此而已他則不食肉不茹葷以至投身施虎此是何理卓

儒釋之辨

某人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儒釋雖不同畢竟只是一理

某說道惟其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以有我底着他底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四 異學類語錄 三

不得有他底着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聖人有兩心則

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節

吾以心與理為一彼以心與理為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見處

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理咸備也雖

說心與理一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是見得不真故有此病

大學所以貴格物也植

問昔有一禪僧每自喚曰主人翁惺惺着大學或問亦取謝氏

常惺惺法之語不知是同是異曰謝氏之說地步闊於身心

事物上皆有工夫若如禪家所見只看得箇主人翁便了其

動而不中理者都不管矣且如父子天性也父被他人無禮

子須當去救他。却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愛牽動了。心便是昏了。主人翁處。若如此惺惺。成甚道理。向曾覽四家錄。有些說話極好笑。亦可駭。設若父母爲人所殺。無一舉心動念。方始名爲初發心菩薩。他所以叫主人翁惺惺者。正要如此惺惺字。則同所作工夫。則異。豈可同日而語。友仁

問聖門說知性。佛氏亦言知性。有以異乎。先生笑曰。也問得好。據公所見如何。試說看。曰。據友仁所見。及佛氏之說者。此一性。在心所發爲意。在目爲見。在耳爲聞。在口爲議論。在手能持。在足運奔。所謂知性者。知此而已。曰。且據公所見而言。若如此見得。只是箇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若在聖門。則在心所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四

異學類語錄

五

發爲意。須是誠始得。在目雖見。須是明始得。在耳雖聞。須是聰始得。在口談論。及在手在足之類。須是動之。以禮始得。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如公所見。及佛氏之說。只有物無則了。所以與聖門有差。况孟子所說知性者。乃是物格之謂。友仁

朱子卷十四 終

朱子卷十五

後學西山張能鱗纂輯

類餘

文集

白鹿洞賦

承后皇之嘉惠。宅廬阜之南。曷閔原田之告病。惕農扈之非良。粵冬孟之既望。夙余駕乎山之塘。徑北原以東。驚陟李氏之崇岡。揆厥號之所繇。得頽址於榛荒。曰昔山人之隱處。至今永久而流芳。唐李渤字潛之。與兄涉。偕隱白鹿洞。後爲江州刺史。自乃即洞創臺榭。環以流水。雜植花木。爲一時之勝。昇元之有土。始變塾而爲庠。儼衣冠與弦誦。紛濟濟而洋洋。唐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一

昇元中。因洞建學。在叔季而且然。矧休明之景運。皇穆穆以當天。一軌文而來。混念敦篤於化原。乃搜剔乎遺逸。盼黃卷以置郵。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狡雋髦而登進。迨繼照於咸平。又增修而罔倦。咸平五年。敕重修。又旋錫冕以華其歸。琛亦肯堂而詒孫。解符初直史館。孫冕以疾辭。於朝願得白鹿洞。以榜曰書堂。俾子弟居而學焉。悵茂草於熙寧。尚茲今其奚論。夫既啓余以堂壇。友又訂余以冊書。謂此前脩之逸迹。復關我聖之宏撫。亦既震於余衷。乃謀度而咨諏。尹悉心以綱紀。吏竭蹶而奔趨。士釋經而敦事。工殫巧而獻圖。曾日月之幾何。屹厦屋之渠渠。山葱蘢而遶舍。水洄瀾而循除。諒昔人之樂此。差異世

而同符偉章市之峩峩抱遺經而來集豈顛眺聽之為娛實觀
官墻之可入愧余脩之不敏何子望之能給矧道體之亡窮又
豈一言而可緝請姑誦其昔聞庶有開於時習曰明誠其兩進
抑敬義其偕立允莘摯之所懷謹巷顏之攸執彼青紫之勢榮
亦何心乎俛拾亂曰澗水觸石鏘鳴珍兮山林萃尊枝相樛兮
彼藏以脩息且游兮德隆業茂聖澤流兮往者弗及余心憂兮
來者有繼我將焉求兮

答韓尚書書 辭除命

區區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之外自視
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為然竊妄意此必尚書丈過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恩推挽之力既而府中遞到六月十五日所賜書傳丈亦以所
得別紙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深然
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也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
回迂疎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
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已志所願欲者不
過脩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
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
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
命反誤寵褻初亦不敢奉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
實而欲假以閔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投

闕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為是足
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
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處迫之慮矣而事乃有大繆
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以熹之狷介迂疎不能俯
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
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
者尚多今若不辭而冒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
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為羣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
就者亦將沮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
以為已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况今日一出而前日所以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
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為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脅毆縱
吏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
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
者向既以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授
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
也近世以來風頹俗靡士大夫倚託欺謾以取爵位者不可勝
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彊之使充其數熹
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
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若言悲懇無所不至而

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遊談大爲引重而其要歸成効則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熹所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平生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熹前日所報大參書忽忽不及盡此曲折故今僭易有言非獨以伸鄙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龔公也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寢則願因其請免復界祠官之秩其於出令之體似未爲失何必待其狂疾之既作然後藥之乎瞻望門墻無由趨侍情意迫切言語無倫伏惟高明垂賜矜察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四

答留尚書書

論朋黨

熹又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爲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竊謂朋黨之禍止於精神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爲所擠而目以爲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爲慮熹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爲已任是以上之所以告於君

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凌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蓄憾久而爲禍深也又稍故爲迷亂昏錯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旁若無人敢於干祿之章肆爲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社門自守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爲是而有黨者爲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爲已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爲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爲黨其亦誤矣熹雖荷知獎而未遂掃門之願顧蒙出語之勤似不爲無可取者是以輒空冒臆少答恩顧不自知其狂且妄也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五

送陳宗之序

建陽陳君宗之一日過熹而言曰萬年之曾大父起諸生事仁宗皇帝得執法殿中當是時天子春秋高儲兩未建二三大臣以為憂而議之未能得堅決也殿中君一旦沐浴抗疏極言未報而以暴卒聞於是古靈陳公為識其墓其後丞相溫國文正公又以言之於朝今以二公之言及其疏考之知其以死諫無疑也而朝廷每脩嘉祐定策之功大者銘鼎彝小者登竹帛願殿中君獨不與焉萬年不肯誠不勝其憤懣嘗具其事以聞於朝章幸已下而任事者莫或哀之今將復進而而病其不能遂也子以是為如何哉熹謹對曰先祖有善而子孫弗能知是不明也然而弗能暴白以傳於後是不仁也然則子之為是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六

汲汲亦其宜也雖然子竊聞之古之君子思所以顯其親者惟立身揚名之為足恃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已不務其外而務其內若殿中君之節誠高矣然其所以傳世而垂後者豈獨以一朝忼慨死職為諒哉予嘗得其平生之遺文伏而讀之其言之粹皆可講而思也其行之純皆可則而象也以吾子之才之志而用其力於此不以貴乎已而聞於人者亂焉久之而弗渝也是亦殿中君而已矣於以立身揚名而顯其親豈不有餘地乎不此之圖顧乃捐書廢業觸犯寒暑僕僕焉奔走塵埃之中而曰吾將以暴白吾祖之德善而求聞於後世為計無乃下乎雖然宗之行矣以殿中君之忠吾子之孝而任事者曾不以動

其心則世之所可願者無復有以動其心矣方今朝廷清明者俊在服子之所病始其不然吾知子之行也其必有以藉手而歸以拜殿中君之墓矣抑吾前所道古之君子所以顯其親云者亦豈遽為無所用之空言哉或者宗之終有意焉則亦庶乎其猶可及也既以是對於其行又書以贈之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予於宗之蓋不能無望焉爾

王梅溪文集序

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澆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蠹如鬼蜮狐蠹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况所謂榮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七

尚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疎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為人求之今人則如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矣公始以諸生對策庭中一日數萬言被遇太上皇帝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冊府事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卽召以爲侍御史納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土疆必雪讐恥爲已任其所言者莫非脩德行行政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八

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歛衽心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趣向之殊或敢巧爲謗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爲迂濶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之偉然者則不能有以毫髮點汙也然則公於五君子者迹雖未必皆同而心實似之故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番及夔則又適在葛杜顏范之遺墟皆嘗新其祠宇以致歆慕之意蓋亦每自比焉嗚呼公之必爲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予昔官中祕直西省皆得與公爲寮辱公知顧甚厚及來守建康則公歿幾十年而其子聞詩適官府下相與道舊感慨歔歔一日出公遺文三十二卷屬余序之予蓋三復焉而拊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某官莫侯子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九

齊旣狀之而故端明殿學士汪公聖錫取以誌其墓矣故余因不復著獨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識其所謂光明正大疎暢洞達者言言凜凜初未嘗隨死而亡也以是勝私起懦而相與師慕其萬一在朝廷則以犯顏納諫爲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爲職內外交脩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於上民生日遂於下國步安強隱然真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爲無憾於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聞詩亦好學有立能守其家云

李丞相奏議後序

丞相綱證忠定龐西人

嗚呼天之愛人可謂甚矣惟其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

信消息之不齊。是以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然於其亂也。亦未嘗不為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蓋將以使其夫生民之類。不至於糜爛泯滅。靡有子遺。而為之君者。猶有所恃。賴憑依以保其國。是則古今事變之所同。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嗚呼。若宣和靖康之變。吾有以知其非天心之所欲。而一時人物。若故丞相隴西公者。其所謂能弭是亂之人。非耶。蓋聞政宣之際。國家之隆盛極矣。而都城一日大水。猝至。舉朝相顧。莫有敢以變異為言。公獨知其必有夷狄兵戎之禍。上疏極言。冀有以消弭於未然者。不幸謫官以去。而間不七年。虜騎遂薄都城。公於此時。又方以眇然一介。放逐之餘。出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十

負天下山嶽萬鈞之重。首陳至策。而徽宗決內禪之計。繼發大論。而欽廟堅城守之心。任公不疑。遂却疆虜。然自重圍既解。衆人之心。無復遠慮。而爭為割地講和之說。以苟目前之安。公獨以為不然而數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得氣再入之。不可以不憂。則讒間蠶起。遠謫遐荒。而不數月間。都城亦失守矣。建炎再造。首登廟堂。慨然以脩政事。攘夷狄為己任。誅僭逆。定經制。寬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弊法。招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建遣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必還二聖之計。然在位纔七十餘日。而又遭讒以去。其在紹興。因事獻言。亦

皆畏天恤民。自疆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為非策。懇扣反復以終其身。蓋既薨。而諸子集其平生奏草。得凡八十卷。其言正大明白。而纖微曲折。究極事情。絕去彫飾。而變化開闢。卓犖奇偉。前後二十餘年。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出於立談。指顧之間。今少傅丞相福國陳公序其篇端。所以發揮引重。固已盡其美矣。公之孫晉復使某書其後。以推明之。其謝不敢。而其請愈力。不得辭也。願嘗論之。以為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旋軫舊京。汛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宇。而卒報不共戴天之讐。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偏安。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十一

於江海之滋。而尚貽吾君今日之憂哉。願乃使之數困於庸夫孺子之口。而不得卒就其志。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相推相盪。固有以迭為勝負之勢。而至於然歟。嗚呼痛哉。昔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泣。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太息。而垂涕於斯者耶。雖然。今天子方總羣策以圖恢復之功。使是書也得備清閒之燕。而幸有以當上心者焉。則有志之士。將不恨其不用於前日。而知天之所以生公者。真非偶然矣。因次其說。以附於八十卷之末。使覽者無疑於福公之言云。

楚詞集註序

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於纒綆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壯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杖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三

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為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憲者能為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所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歎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為壹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子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粗加彙括定為集註八卷庶幾讀

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悽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百丈山記

登百丈山三里許右俯絕壑左控垂崖疊石為磴十餘級乃得度山之勝蓋自此始循磴而東即得小澗石梁跨於其上皆蒼藤古木雖盛夏亭午無暑氣水皆清澈自高淙下其聲濺濺然度石梁循兩崖曲折而上得山門小屋三間不能容十許人然前瞰澗水後臨石池風來兩峽間終日不絕門內跨池又為石梁度而北躡石梯數級入菴菴纔老屋數間卑渾迫隘無足觀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三

獨其西閣為勝水自西谷中循石罅奔射出閣下南與東谷水並注池中自池而出乃為前所謂小澗者閣據其上流當水石峻激相搏處最為可玩乃壁其後無所睹獨夜臥其上則枕席之下終夕溽溽久而益悲為可愛耳出山門而東十許步得石臺下臨峭岸深昧險絕於林薄間東南望見瀑布自前巖穴瀉湧而出投空下數十尺其沫乃如散珠噴霧日光燭之璀璨奪目不可正視臺當山西南缺前揖蘆山一峰獨秀出而數百里間峰巒高下亦皆歷歷在眼日薄西山餘光橫照紫翠重疊不可殫數旦起下視白雲滿川如海波起伏而遠近諸山出其中者皆若飛浮來往若湧若沒頃刻萬變臺東徑斷鄉人鑿石容

磴以度而作神祠於其東水旱禱焉畏險者或不敢度然山之可觀者至是則亦窮矣余與劉充父平父呂叔敬表弟徐周賓游之既皆賦詩以紀其勝余又叙次其詳如此而其最可觀者石磴小澗山門石臺西閣瀑布也因各別為小詩以識其處呈同游諸君又以告夫欲往而未能者

雲谷記

雲谷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蘆山之顛處地最高而羣峰上蟠中阜下踞內寬外密自為一區雖當時晝白雲全入則咫尺不可辨眩忽變化則又廓然莫知其所如往乾道庚寅予始得之因作草堂其間勝曰晦巷谷中水西南流七里所至安將院東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七

茂樹交陰澗中巨石相倚水行其間奔迫澎湃聲震山谷自外來者至此則已神觀蕭爽覺與人境隔異故勝之曰南澗以識遊者之所始循澗北上山益深樹益老澗多石底高下斗絕曲折回互水皆自高瀉下長者一二丈短亦不下數尺或詭匿側出層累相承數級而下時有支澗自兩旁山谷橫注其中亦皆噴薄濺灑可觀行里餘俛入蒼翳百餘步巨石臨水可跂而息澗西危石側立蘇封蔓絡佳木異草上偃旁綴水出其下涼散激射於澗中特為幽麗下流曲折十數騰蹙沸涌西抵橫石如巖齧者乃曳而長演迤徐去欲為小亭臨之取陸士衡招隱詩語命以鳴玉而未暇也自此北去歷懸水三四處高者至五六

丈聚散廣狹各有姿態皆可為亭以賞其趣又北捨澗循山折而東行脚底草樹膠葛不可知其淺深其下水聲如雷計應猶有佳處而亦未暇尋也行數百步得石壁高廣皆百餘尺瀑布當中而下遠望如垂練視澗中諸懸水為最長徑當其委跣揭而度回視所歷羣山皆撫其頂獨西北望半山立石叢木名豺子巖者槎牙突兀如在天表然石瀑窮源比入雲谷則又已俯而視之矣地勢高下大略於此可見谷口距狹為關以限內外兩翼為軒窓可坐可臥以息遊者外植叢篁內疏蓮沼梁木跨之植杉繞徑西循小山而上以達於中阜沼上田數畝其東欲作田舍數間名以雲莊徑緣中阜之足北入泉峽歷石池山楹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七

藥圃井泉東寮之西折旋南入竹中得草堂三間所謂晦巷也山楹前直兩峰峭聳傑立下瞰石池東起層嶂其脊可耕者數十畝寮有道流居之自中阜以東可食之地無不闢也草堂前隙地數丈右臂繞前起為小山植以椿桂蘭蕙稍倚岑蔚南峰出其背孤圓貞秀莫與為擬其左亦皆茂樹脩竹翠密環擁不見間隙俯仰其間不自知其身之高地之迥直可以旁日月而臨風雨也堂後結草為廬稍上山頂北望俯見武夷諸峰欲作亭以望度風高不可久乃作石臺名以懷仙小山之東徑繞山腹穿竹樹南出而西下視山前村墟井落隱隱猶可指數然亦不容置屋復作臺名以揮手南循岡脊下得橫徑徑南即谷口

小山其上小平田毗卽以祈年因命之曰雲社徑東屬杉徑西入西崦西崦有地數十畝亦有道流結茅以耕其間曰西寮其西山之脊蟠繞東下與南峰西垂相齧而谷口小山介居其間如巨人垂手拱玩珠璧兩原之水合於其前出爲南澗東寮北有桃蹊竹塢漆園度北嶺有茶坡東北行攀危石履側徑行東峰之顛下而復上乃至絕頂平處步丈餘四墮皆巉削下數百丈使人眩視悸不自保然俯而四瞰面各數百里連峰有無遠近環合彩翠雲濤昏且萬狀亦非世人耳目所嘗見也予嘗各湘西嶽麓之頂曰赫曦臺張伯和父爲大書甚壯偉至是而知彼爲不足以當之將移刻以侈其勝絕頂北下有魏林橫帶半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六

巖木氣辛烈可已瘧疾疑卽方家所用阿魏者林下巖中滴水成坎大如栝椀不竭不溢里人謂之顯濟水旱禱焉又下爲北澗有巨石二對立澗旁嶙峋皆翠古木彌覆藤卉蒙絡最爲山北奇處里人名其左曰仁右曰義歲時奉祠如法聞自是東北去有瀑布出油幢峰下石崖隙下水瀉空中數十丈勢尤奇壯東南別谷有石室三皆可居其一尤勝比兩房中通側戶旁近水泉可引以漱濯然皆未暇往觀自東嶂南出小嶺下數十步有巨石轟轟下瞰絕壑古木叢生椈枝橫出是爲中溪別徑下入村落其中路及始入南澗西崖小瀑之源各有石田數畝村民以遠且瘠棄不耕皆以資獲之歲給守者以其餘奉增葺費

勢若可以無求於外而足者蓋此山自西北橫出以其脊爲崇安建陽南北之境環數百里之山未有高焉者也此谷自下而上得五之四其曠然者可望其奧然者可居昔有王君子思者棄官棲遁學練形辟穀之法數年而去今東寮卽其居之遺址也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飛雲所需器用衣巾皆濕如沐非志完神正氣盛而骨強者不敢久居其四面而登皆緣崖壁援蘿葛崎嶇數里非雅意林泉不憚勞苦者則亦不能至也自予家西南來猶八十餘里以故宅人絕不能來而予亦歲不過一再至獨友人蔡季通家山北二十餘里得數往來其間自始營葺迄今有成皆其力也然予常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嫁娶亦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七

當粗畢卽斷家事減景此山是時山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當益幽勝館宇當益完美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鼓缶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顧今誠有所未暇姑記其山水之勝如此并爲之詩將使畫者圖之時覽觀焉以自慰也山楹所面雙峰之下昔有方士呂翁居之死而不腐其地亦孤絕殊勝本屬山北民家今亦得之名曰休菴蓋凡耕且食於吾山者皆翁之徒也往往淳質清淨能勞筋骨以自給人或犯之不校也有少年棄妻子從之問其所授笑不肯言然久益堅苦無怨悔之色嗚呼是其絕滅倫類雖不免得罪於先王之教然其視世之貪利冒色湛溺而不厭者則旣賢矣因附記之且以自警

云。

江陵曲江樓記

廣漢張侯敬夫守荊州之明年歲豐人和幕府無事顧常病其學門之外即阻高墉無以宣暢鬱湮導迎清曠乃直其南鑿門通道以臨白河而取旁近廢門舊額以榜之且為樓觀以表其上敬夫一日與客往而登焉則大江重湖縈紆渺瀰一目千里而西陵諸山空濛掩靄又皆隱見出沒於雲空烟水之外敬夫於是顧而嘆曰此亦曲江公所謂江陵郡城南樓者耶昔公去相而守於此其平居暇日登臨賦詠蓋皆翛然有出塵之想至其傷時感事寤嘆隱憂則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於朝廷而汲汲焉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六

然惟恐其道之終不行也於戲悲夫乃書其扁曰曲江之樓而以書來屬予記之時予方守南康疾病侵陵求去不獲讀敬夫之書而知茲樓之勝思得一與敬夫相從遊於其上瞻眺江山覽觀形制按楚漢以來成敗興亡之効而考其所以然者然後舉酒相屬以詠張公之詩而想見其人於千載之上庶有以慰夙心者顧乃千里相望邈不可得則又未嘗不矯首西悲而喟然發嘆也抑嘗思之張公遠矣其一時之事雖唐之治亂所以分者顧亦何預於後之人而讀其書者未嘗不為之掩卷太息也是則是非邪正之實乃天理之固然而人心之不可已者是以雖曠百世而相感使人憂悲愉快勃然於胸中恍若親見其

人而真聞其語者是豈有古今彼此之間而亦孰使之然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登此樓者於此亦可以反諸身而自得之矣予於此樓既未得往寓目焉無以寫其山川風景朝暮四時之變如范公之書岳陽也獨次第敬夫本語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

跋歐陽文忠公帖

歐陽公作字如其為文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惟觀其深者得之跋顏魯公栗里詩

右唐魯郡顏文忠公栗里詩見陳令舉廬山記而不得其全篇雖然讀之者亦足以識二公之心而著於君臣之義矣栗里在

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一五 類餘文集 九

今南康軍治西北五十里谷中有巨石相傳是陶公醉眠處予嘗往遊而悲之為作歸去來館於其側歲時勸相間一至焉俯仰林泉舉酒屬客蓋未嘗不賦是詩也地之主人零陵從事陳君正臣聞之若有慨然於中者請大書刻石上予既去郡請益堅乃書遺之

跋韓魏公帖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

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喜於是竊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

跋張魏公詩

舉大義以清中原此張公平生心事也觀於此詩可見其寢食之不忘然竟不得遂其志可勝嘆哉

附詩

跋東坡帖

東坡筆力雄健不能居人後故其臨帖物色牝牡不復可以形似校量而其英風逸韻高視古人未知其孰為先後也成都講堂畫象一帖蓋屢見之故是右軍得意之筆豈公亦適有會於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子

心歎慶元己未三月八日朱熹仲晦父觀永福張氏所藏墨蹟歎賞不足因記其左方

四齋銘

志道

曰趨而挹者孰履而持曰饑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絕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

禮云樂云御射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游以居嗚呼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乎

敬齋箴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子

六先生像贊

濂溪先生

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明道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言堙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醉裏乾坤

橫渠先生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臯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涑水先生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五 類餘文集 三
篤學力行清脩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象凜然可肅薄夫

張南軒像贊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乞乞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呂東萊像贊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

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賾其躅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也

自贊

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闒然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

除秦檜祠移文

竊見故相秦檜歸自北庭久專國柄內忍事讐之恥外張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銷沮人心忠義剛直之氣以喜怒為進退崇獎天下佞諛偷惰之風究其設心何止誤國音侯既死於棘寺魏公復寘於嶺隅連逮趙汾之獄蓋將掩眾正而盡誅徘徊漢鼎之旁已聞圖九錫而來獻天不知檜誰其弱秦今中外之有識猶皆憤惋而不平而朝廷於其家亦且擯絕而不用况永嘉號禮義之地學校實風化之源尚使有祠無乃未講雖捐田以示濡沫恐出市恩然設像以廁英賢何以為訓

外任內任

與陳尉說治盜事。因曰：凡事須子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又曰：凡事須是小心。寅畏若恁地。心駕去不得。又曰：某嘗作郡來。每見有賊發。則惕然皇恐。便思自家是長民之官。所以致此。是何由。遂百種為收捉。捉得便自歡喜。不捉得則終夜皇恐。賀孫

而今揀荒甚可笑。自古救荒。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東邊遣使去賑濟。西邊遣使去賑濟。只討得逐州幾箇紫綾冊子。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語錄 五

來某處已如何措置。某處已如何經畫。元無實惠及民。或問先生向來揀荒如何。曰：亦只是討得紫綾冊子。更有何策。自

問先生到此再請學矣。不知所以教諸生者。規模如何。曰：且教他讀經書。識得聖人法語大訓。曰：鄉來南康白鹿學規。却是教條。不是官司約束。曰：屢欲尋訪湖學舊規。尚此未獲。曰：先生如此教人。可無躡等之患。曰：躡等何害。若果有會躡等之人。自可敬服。曰：何故。曰：今若有人在山脚下。便能一躍在山顶上。何幸如之。政恐不由山脚。終不可以上山頂耳。珠

過甲寅年。見先生聞朋輩說。昨歲虜人問使人云。南朝朱先生出處如何。對以本朝見擢用。既歸。即白堂。所以得帥長沙之

在講筵時。論嫡孫承重之服。當時不曾帶得文字。行旋借得儀禮看。又不能得分曉。不免以禮律為證。後來歸家。檢注疏看。分明說。嗣君有廢疾。不任國事者。嫡孫承重。當時若寫此文。字出去。誰人敢爭。此亦講學不熟之咎。人傑

實錄院畧無統紀。脩撰官三員。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相統攝。所脩前後。往往不相應。先生嘗與眾議。欲以事目分之。譬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禮部專編典禮。刑部專編刑法。須依次序編排。各具首末。然後類聚為書。方有條理。又如一事而記載不同者。須置簿抄出。與眾會議。然後去取。庶幾存得總底在。唯葉正則不從。開祖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語錄 五

林丈說彭子壽。彈韓侂胄。只任氣性。不顧國體。致侂胄大憾於趙相。激成後日之事。曰：他純不曉事情。率爾而妄舉。淳

正卿問今江陵之命。將止於三辭。曰：今番死亦不出。纔出便只是死。賀孫

有一朋友微諷先生云：先生有天生德於子。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先生曰：某又不曾上書自辯。又不曾作詩誇訕。只是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這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因曰：論語首章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斷章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

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這道理，都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死生有命，如今在水裏死，須是溺殺，此猶不是深與底事。難曉底話，如今朋友都信不及，覺見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人傑

或勸先生散了學徒，閉戶省事以避禍者。先生曰：禍福之來，命也。廣

今為辟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某壁立萬仞，豈不益為吾道之光。周祖

其默足以容，只是不去擊鼓訟冤，便是默不成屋下合說底話，亦不敢說也。同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語錄 五

時偽學之禁嚴，彭子壽鑄三官勒停，諸權臣之用事者，睥睨不已。先生曰：某今頭常如黏在頸上，又曰：自古聖人未嘗為人所殺。胡沫

雜記言行

某嘗言吾儕講學，正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於一己，下不為來者之害。如此而已。外此非所敢與。道夫

吾輩不用有忿世疾惡之意，第嘗自體此心，寬明無係累，則日充日明，豈可涯涘耶。泛愛親仁，聖人忠恕體用，端的如此。振人每欲不見客，不知他是如何。若使某一月日不見客，必須大病一月，似今日一日與客說話，却覺得意思舒暢，不知他門

關着門不見人底，是如何過日。義剛先生病中應接不倦，左右請少節之。先生厲聲曰：你懶惰，教我也懶惰。淳

近日百事都如此，醫者用藥也，只用平平穩穩底藥，亦不能為害，亦不能治病。是他初不曾識得病，故且如此酌中。世上事都如此，扁鵲視疾，察見肺肝，豈是看見裏面如何也。只是看得證候極精，纔見外面，便知五臟六腑事。賀孫

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處大醉，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儒宗理要 朱子 卷一五 類餘語錄 五

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并詩并杜子美數詩而已。壽昌

信州一士人為其先人求墓碑，先生不許，請之不已，又却之，臨別送出，舉指云：贈公務實二字。過

論文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備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澀。

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着力做。却自是不好。方子

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

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

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識

緯。張平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識

緯。陵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文作詩。多是

模倣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

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却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語錄

天

免乎蹈襲也。人傑

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老蘇

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

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仲舒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

文雄健。武帝以後。便實到杜欽。谷未書。又太弱。無歸宿了。匡

衡書多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淳

仲舒文大槩好。然也無精彩。淳

林艾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堅。只填得他腔子。

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

學可

大率文章盛則國家却衰。如唐貞觀開元。都無文章。及韓昌黎

柳河東以文顯。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汪聖錫云。國初制詔

雖粗。却甚好。又如漢高八年詔。與文帝即位詔。只三數句。今

人數行許多。無過只是此箇柱子。若海

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公會南豐韓昌黎

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

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段。但採他好處。以為議

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道夫

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拙者。

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語錄

天

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好底便十分

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已馳騁。忒

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

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歐公文。字鋒刃。利文字。好議論。亦好。嘗有詩云。玉顏自古為身

累。肉食何人為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

是第一等議論。拱壽

文章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暗。

老蘇之文高。只議論垂角。煮

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有不貼實處。道夫

曾所以不及歐處是紆徐曲折處曾喜模擬人文字擬峴臺記是放醉翁亭記不甚似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

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

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雪上此換字法也方子

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曾盡東坡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衰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

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他一衰做將去以上論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五 類餘語錄 三

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文蔚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

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

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

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雅

杜子美晚年詩都不可曉呂居仁嘗言詩字字要響其晚年詩

都啞了不知是如何以為好否

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致遠思恐泥東坡寫此詩到此

句云此詩不足為法雅

韋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方

詩須是平易不費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王川子輩句語雖險怪

意思亦自有混成氣象因舉陸務觀詩春寒催喚客掌酒夜

靜卧聽兒讀書不費力好賜

黃巢入京師其夜有人作詩貼三省門罵之次日盡搜京師識

字者一切殺之詩莫盛於唐亦莫慘於唐也揚

本朝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略云兩漢本

繼紹新室如贅疣云云所以稽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湯

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

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蘇黃以

次諸家詩廣

儒宗理要朱子 卷一五 類餘語錄 三

歷代 太史公書疎爽班固書密塞振

晉書皆為許敬宗胡寫入小說又多改壞了東坡言孟嘉傳陶

淵明之自然今改云使然更有一二處東坡此文亦不曾見

揚因問晉書說得晉人風流處好先生云云又云世說所載

說得較好今皆改之矣揚

五代史略假借太原以劉知遠之後非僭竊辭較直也揚

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

胡致堂云通鑑久未成書或言溫公利餐錢故遲遲溫公遂急

結末了故唐五代多繁冗方子

趙武靈王也是有英氣所以做得恁地也緣是他肚裏垂會恁地做得但他不合只倚這些子如後來立後一事也是心不正後感召得這般事來義剛

樂毅昔即墨之圍乃用師之道適當如此用速不得又齊湣王人多叛之及死而其子立于莒則人復惜之不忍盡忘其國即墨又有田單故下之難使毅得盡其策必不失之揚

義剛曰藺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和以待廉頗可謂賢矣但以義剛觀之使相如能以待廉之術待秦乃為善謀蓋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制強今乃欲以匹夫之勇恃區區之趙而圖強秦若秦奮其虎狼之威將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加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語錄 三

兵者特幸而成事耳先生曰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為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強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他人則是怕秦殺了便不敢去如藺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他須是料度得那秦過了戰國時如此等也多黃歇取楚太子也是如此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會做聲只恁休了義剛

術至韓非說難精密至矣蘇張亦尚疎義剛問蘇秦激怒張儀如秦人皆說他術高切以為正是失策處曰其謂未必有此事所謂激怒者只是蘇秦當時做得稱意後去欺那張儀而今若說是蘇秦怕秦來敗從所以激張

儀入秦庶秦不來敗從那張儀與你有甚人情這只是蘇秦之徒見他做倒了這一着後粧點出此事來謾人義剛

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若海廣武之會太公既已為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定殺了只得

以兵攻之他却不敢殺時高祖亦自知漢兵已強羽亦知殺得無益不若留之庶可結漢之懽心問舜棄天下猶敝屣曰如此則父子俱就戮爾亦救太公不得若分羹之語自是高祖說得不是當

張良一生在荊棘林中過只是殺他不得任他流血成川橫尸萬里他都不知椿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語錄 三

叔孫通為縣絕之儀其効至於羣臣震恐無敢喧譁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羣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人傑

文帝曉事景帝不曉事文蔚

賈誼新書除了漢書中所載餘亦難得粹者看來只是賈誼一雜記彙耳中間事事有些廣

武帝征匈奴非為祖宗雪積年之忿但假此名而用兵耳壽昌或問霍光不負社稷而終有許后之事援以口過戒子孫而他日有褻屍之禍先生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為已師法不當如此論也若海

楊惲坐上書怨謗要斬此法古無之亦是後人增添今觀其書謂之怨則有之何謗之有淳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為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龔魯開略而能有成者備問先主為曹操所敗請救於吳若非孫權用周瑜以敵操亦殆矣曰孔明之請救知其不得不救孫權之救備須着救他不如此便當迎操矣此亦非好相識勢使然也及至先主得荆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五 類餘語錄 五

州權遂遣呂蒙擒關羽才到利害所在便不相顧人傑

諸葛亮臨陣對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而苻堅踴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方

羊陸相遺問只是敵國相傾之謀欲以氣相勝非是好意思如漢文脩尉佗祖墓及石勒脩祖述母墓事皆相近必大

晉元帝無意復中原却託言糧運不繼誅督運令史淳于伯而還行刑者以血杖柱血為之逆流天人幽顯不隔絲毫闕祖

王導為相只周旋人過一生嘗有坐客二十餘人逐一稱讚獨不及一胡僧并一臨海人二人皆不悅導徐顧臨海人曰自公之來臨海不復有人矣又謂胡僧曰蘭香蘭香乃胡語之

褒譽者也於是二人亦悅人傑

陶淵明古之逸民若海

太宗誅建成比於周公誅管蔡只消以公私斷之周公全是以周家天下為心太宗則假公義以濟私欲者也瑞棠

李白見末王璘及便從史之文人之沒頭惱乃爾後來流夜郎

是被人捉著罪過了剗地作詩自辨被迫脅李白詩中說王

說霸當時人必謂其果有智略不知其莽蕩立見疎脫必大

顏魯公只是有忠義而無意智底人當時去那裏見使者來不

知是賊便下兩拜後來知得方罵義剛

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諳練多學更純粹大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五 類餘語錄 五

抵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不粹道夫

或問維州事温公以德裕所言為利僧孺所言為義如何曰德

裕所言雖以利害言然意却全在為國僧孺所言雖義然意

却全濟其已私且德裕既受其降矣雖義有未安也須別做

處置乃縛送悉怛謀使之恣其殺戮果何為也升卿

朱梁不久而滅無人為他藏掩得故諸惡一切發見若更稍久

必掩得一半揚

後唐莊宗善音律好寵伶優其卒也得鷹坊人善友飲樂器而

焚之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豈欺我哉壽昌

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王朴來用不數年間做了許

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歷等事。想見他都會得。故能用其說成其事。又如本朝太祖。直是明達。故當時創法立度。其節拍一都是。蓋緣都曉得許多道理故也。廣

本朝

問藝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河東獨難取。何耶。以為兵強則一時政事所為。皆有敗亡之勢。不知何故如此。曰。這却本是他家底。郭威乘其主幼而奪之。劉氏遂據有并州。若使柴氏得天下。則劉氏必不服。所以太祖以書喻之。謂本與他無離隙。渠答云。不忍劉氏之不血食也。此其意可見矣。被他辭直理順了。所以難取。翰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語錄

三

才卿問秦漢以下。無一人知講學明理。所以無善治。曰。然。因泛論歷代。以及本朝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為而不為。太宗每日常看太平廣記數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不過寫字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真宗東封西祀。糜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為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治之事。只是資質慈仁。却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却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効。緣他至誠惻怛。故能動人如此。卓

氣有盛衰。盛時便做得未是。亦不大段覺。真宗時。道人直至澶州。旋又無事。亦是氣正盛。靖康時。直弄得到這般田地。前漢

如此之盛。至光武再興。亦只得三四分。後來一切扶不起。亦

氣衰故。揚

問章獻不如宣仁。然章獻輔仁宗。後來却無事。曰。亦是仁宗資質好。後來亦是太平日久。宮中太寬。如催乳母事。宣仁不知此一事。便反不及章獻。可學

濮議之爭。結殺在王陶擊韓公。蔣之奇論歐公。伊川代彭中丞奏議。似亦未為允當。其後無收殺。只以濮國主其祀。可見天理自然。不由人安排。方子

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真不世出之主。只是頭頭做得不中節拍。如王介甫為相。亦是不出世之資。只緣學術不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語錄

三

正當。遂悞天下。使神宗得一真儒而用之。那裏得來。此亦氣數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可惜可惜。卓

徽宗因見星變。即令衛士卜黨碑。云莫待明日引得蔡京。又來炒。明日蔡以為言。又下詔云。今雖卜碑。而黨籍却仍舊。義剛

建康形勢勝於臨安。張魏公欲都建康。適值淮西兵變。魏公出而趙相入。遂定都臨安。饒

壽皇直是有志於天下。要用人。嘗歎自家不如箇孫仲謀。能得許多人。賀孫

上即位踰月。留揆以一二事忤旨。特批逐之。人方服其英斷。先生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曰。人心易驕如此。某今方知可

懼黃問曰某人專恣當逐何懼之有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

法制

因說歷代承襲之弊曰本朝鑒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藩鎮之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禍虜騎所過莫不潰散因及熙寧變法曰亦自當苟且廢弛之餘欲振而起之但變之不得其中爾賀孫

華州雲臺觀南京鴻慶宮有祖宗神像在使人主管猶有說若武夷山中佑觀臨安府洞霄宮知他主管箇甚麼

今之學規非胡安定所撰者仁宗置州縣學取湖學規矩頒行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五 類餘語錄 三

之湖學之規必有義理不如是其陋也如第一條謗訕朝政之類其出於蔡京行舍法之時有所改易乎當時如徐節孝為楚州教官乃罷之而易以其黨大抵本朝經王氏及蔡京用事後舊章蕩然可勝歎哉人傑

經制錢陳亨伯所創蓋因方臘反童貫討之亨伯為隨軍轉運使朝廷以其權輕又重為經制使患軍用不足創為此名以收州縣之財當時大獲其利然立此制時明言軍罷而止其後遂因而不改至紹興四年韓球又創總制錢大略倣經制為之十一年經界法行民間印契多倍有所得朝廷遂以此年立額至次年則其數大虧乃令州縣添補解發自後州縣

大困朝廷亦知之議者乃請就三年中取中制以立額却不中制者乃所添補之歲其額猶為重也因仍至今頃年得江西憲時陛對曰亦嘗為孝宗言之蓋此政是憲司職事又曰亨伯創經制錢時其兄弟有名某者勸止之不從乃率其子姪哭於家廟以為作俑之罪祖先將不祀矣廣

本朝人物

問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高晚年乃求復相何也曰便是前輩都不以此事為非所以至范文正方厲廉恥振作士氣曰如寇萊公也因天書欲復相曰固是植

某嘗謂天生人才自足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五 類餘語錄 三

到耳且如一個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停到第四五等人氣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道夫

石守道只是養若其名利嗜欲之類直是打疊得伶俐茲所以不動心也揚

韓富初來時要拆洗做過做不得出去及再來亦只隨時了遇聖明如此猶做不得揚

立事之人須是硬擔當死生以之立英廟英廟即位繼感風疾

魏公當時只是鎮之以靜。及英廟疾亟，迎立頴王，或曰若主上復安，將如之何？魏公曰：不過為太上皇耳。溫公為諫官，魏公甚苦之。及作魏公祠堂記，有數語形容魏公最好，是他見得魏公有不可及處。人傑

歐公章疏言地震山石崩入於海，某謂正是羸豕乎踣蹶之義。當極治時，已自栽培得這般物在這裏了，故直至今。道夫

新法之行，諸公實其謀之。雖明道先生不以為不是，蓋那時也是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洶洶，明道始勸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眾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退散。道夫問新法之行，雖塗人皆知其有害，何故明道不以為非？曰：自是王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語錄

四

氏行得來有害，若使明道為之，必不至恁地狼狽。道夫

王氏新經儘有好處，蓋其極平生心力，豈無見得著處？因舉書中改古注點句數處云：皆如此讀得好。此等文字，某嘗欲看一過，與撫撮其好者而未暇。賀孫

溫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植

范淳夫論治道處極善，到說義理處却有未精。帶

曾南豐初亦耿耿，後連典數郡，欲入而不得，故在福建亦進蒞子。後得滄州，過闕上殿劄子，力為諛說，謂本朝之盛，自三代以下所無。後面略說要戒懼等語，所謂勸百而諷一也。然

其文極妙。儒用

兩蘇既自無致道之才，又不曾遇人指示，故皆鶻突無是處。人豈可以一已所見，只管鑽去，謂此是我自得，不是聽得人底。東坡只管罵王介甫，介甫固不是，但教東坡作宰相時，引得秦少游黃魯直一隊進來，壞得更猛。淳

老蘇說得眼前利害事却好。學蒙

東坡解經，莫教說着處直是好，蓋是他筆力過人，發明得分外精神。木之

子由古史論前後大槩多相背馳，亦有引證不著，是他老來精神短，做這物事都忘前失後了。淳

儒宗理要

朱子

卷十五

類餘語錄

四

蘇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之門，以父事之。然以其父名在籍中，亦不得官職，師成自謂東坡遺腹子，待叔黨如親兄弟，論宅庫云：蘇學士使一萬貫以下，不須覆叔黨緣是多散金，卒喪其身。又有某人亦以父事師成，師成妻死，溫與過當以母禮喪之，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絰而往，則某人先衰絰在帷下矣。可學

黃山谷慈祥之意甚佳，然殊不嚴重，書簡皆及其婢媵艷詞小詩，先已定以悅人，忠信孝弟之言不入矣。

晁以道後來亦附梁師成，有人以詩嘲之曰：早赴朱張飯，隨賡蔡子詩。此回休倔強，凡事且從宜。人傑

朝廷以議役法去章惇故惇後得以爲言楊

京當時不主廢立故欽宗獨治童貫等而京罪甚輕義剛

張孝純靖康間守太原虜人圍其城凡抵當半年守得極好虜

人攻之不能下本自好了後來却去降番人做他官職是時

淵聖以其圍急遣孝純之子張顯爲河北招討使之屬令自

招義兵往援之以言君命則甚急而不可違以言河北之地

則國家所恃以爲根本以言其父則正在危難有垂亡之厄

當晨夕倍道以救之灝受命了自走了世界不好都生得這

般人出來可歎子蒙

靖康之禍縱元城了翁諸人在亦了不得伯謨曰心腹潰了道夫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五 類餘語錄 聖

李伯紀大節好敗兵事乃當時爲其所治者附會滋益之不足

盡信楊

張魏公材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人孺子亦皆知之故當

時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得用若海

秦會之人參時胡文定有書與友人云吾聞之喜而不寐前輩

看他都不破如此淳

施全刺秦檜或謂岳侯舊卒非是蓋舉世無忠義這些正義忽

然自他身上發出來秦檜引問之曰你莫是心風否曰我不

是心風舉天下都要去殺番人你獨不肯殺番人我便要殺

你賀孫

宗忠簡公薨其家人方入棺未殮軍兵舉出大廳三日祭弔來

哭不絕祭物滿廳無數其得軍情人心如此楊

岳太尉飛本是韓魏公家佃客每見韓家子弟必拜振

王子尚初在陝西爲金人所圍求救於曲端端命一愛將救之

既至欲求休息數日王不許戰敗奔入城王斬之既而城陷

王奔端端詰責欲殺之有幕僚力諫止囚之一日遣入蜀遂

譖端於魏公魏公殺端可學

問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於已者可以施於

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謂得於已者不可施於

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之仲舒較淺

儒宗理要朱子 卷十五 類餘語錄 聖

仲舒比之古人又淺

王龜齡學也麓疎只是他天姿高意思誠懇表裏如一所至州

郡上下皆風動而今難得此等人賀孫

讀朱子緒言

朱子一生精力專在集註至今家絃戶誦歷萬世而無斁後世
淺學之士往往詆其筆力不佳此真坐井之見也朱子與人論
註釋體不可自作文字自作文字則觀者貪看文字并正文之
意而忘之此朱子以大賢以上之資而能持初學小子之心故
心愈小而功愈大也試讀朱子文集其筆力何如而可輕為議
論耶

朱子一生學問守定述而不作一句當時周有通書張有西銘
二程亦多文辭朱子則專一註釋蓋三代以後詩書禮樂散亡
已極孔子不得不以刪定為功漢唐宋以後經書雖有箋疏而
儒宗理要 朱子 緒言

蕪亂尤甚朱子不得不以註釋為功此卓有定見非漫學孔子
述而不作者也

讀他人文集語錄有當否有去取朱子則無一語不當無一篇
可去蓋中正和平之至也

或以朱子文集語錄為平常者此真不識朱子者也朱子妙處
正在平常中庸註曰庸平常也則知朱子平常正是中庸之理
布帛菽粟有何新奇所以萬古不可廢者正在此處

陸象山少時讀至宇宙二字曰宇宙內事是已分內事便見自
任的意思朱子三歲問天之上何物便見窮理的意思

鷺湖之會朱陸異同之辯遂成聚訟不必更揚其波但讀兩家

年譜所記朱子則有謙謹求益之心象山不無矜高揮斥之意
此則後來所未道耳

人言朱子酷好註釋雖楚辭亦為集註似為得已不知當時黨
禍方興正人君子流離竄逐死亡載途朱子憂時特切因託楚
辭以見意豈得已哉學者坐不讀書不能窺見古人微意未可
輕議古人也

朱子生平註釋四書五經會無晷刻之暇而又自著文集百卷
不知如何有許多精力然亦是在野時多在朝時少讀書講論
之時多居官治事之日少故成就愈久愈大耳乃知仕於外者
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未可為不幸也

儒宗理要 朱子

緒言

二

道學之譏愈盛則愈甚蓋君子小人不竝立也周子之時如草
木在甲知之者惟二三君子世固莫得而譏也二程子徒與漸
盛攻者漸多至朱子則更盛矣所以劉三傑姚愈之徒至有偽
黨變為逆黨窺伺神器圖為不軌之言當時方正之士稍以儒
名者至無所容其身而朱子曰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
生徒笑而不荅至今千載而下朱子俎豆學官子孫世受恩澤
而所謂劉姚之徒者三尺童子聞名而唾罵之然則為朱子者
何畏為劉姚之徒者亦何益哉

當侂冑禁偽學時朱子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
巽懦者更名他師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鳴

呼此乃所謂水落石出也附聲逐影之徒雖多亦何為哉

宋世有幾篇大文字皆數萬言非有才力人不能作蘇氏父子王荆公及朱子諸封事是也東坡文字頗為朱子所貶荆公遭際神宗力行新法卒至顛覆而不悟朱子封事皆切實易行而竟不得行可慨也夫

正心誠意四字上所厭聞不知有何可厭或以為不切于時事不知時事非正心誠意如何做得

程子在經筵先論坐講之禮正其本也朱子在經筵一循時例為之兆也兆足以行而不行此光宗之世不同于神宗之世也後人謂宋儒但講道學置討賊復仇于度外以為腐儒無益國

儒宗理要 朱子

緒言

三

家此未讀朱子諸封事也不但諸封事先後奏劄何一非討賊復仇為國家計長久為民生計實用後人不讀書妄以空疎之論訾議前賢簧鼓天下誠為可恨

古今制民之產莫急于經界橫渠考亭皆以此為要務即荆公方田法亦此意也然經界行不得法最易擾民推排打量終不如橫渠標竿之說法簡而無弊也

明道之議貢舉主于竟行古法朱子學校貢舉私議即于今法中斟酌可否可謂周悉詳盡然分年試士之法病在太繁蓋國家造士取其足以致用無貴窮經也古人造士之法簡而易六德六行之外不過六藝習之者易曉而施于世為有用今人造

士之法繁而難文辭聲病為說多端習之者難工而施于世為無補此大弊也朱子立法雖勝然皓首窮經煞費心力不如古法之簡易此予以為尚須斟酌也

學校之法第一在擇師第二在立法朱子議中所舉呂希哲之言乃根本至論也

井田類說蓋朱子集漢儒荀氏何休諸論及班志所紀然而變通之精意不存也朱子論貢助徹法以為溝洫不同亦未免泥于漢儒之論

今人動以文風之盛衰為人才之盛衰非定論也昔商鞅以為人不可多學為士人廢了耕戰此雖無道之言然朱子取之以為當今士人千萬不知理會甚事真所謂游手此等人一旦得

儒宗理要 朱子

緒言

四

高官只是害朝廷何望其濟事噫以此觀之真古今一轍也無極而太極猶言無所謂太極而實有一太極朱子所謂無形而有理也玩一而字便不是離了太極別有無極陸氏昆仲輕肆辯駁不但不肯細認而字并不肯細讀下文要之亦以周子為近代人而忽之也非朱子如此表章周子之書烏能傳至今日只此便是聖人心事

朱子論天文勝于橫渠二程然尚有未透曉處

二程論鬼神竟似陰陽朱子則平實近人然亦有未至精微處朱子論理氣無一語不透蓋深有得于太極圖也

仁字是論語中第一喫緊字程子嘗教人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夫仁之說張南軒亦極論之終不如朱子之博而該真而切爲得夫仁字之全體也人身配天地人之心配天地之心此處得大頭腦則仁不待論而明矣然亦自太極圖中貫徹出來五經之中三禮尤爲用世之書此一日不可少者朱子乞脩三禮剴切實可行而當時朝廷何以漫不之省今儀禮經傳集解謂非朱子手輯然大槩亦本朱子之意愚意禮以時爲大當于累代制作之後益以議論權衡乃爲確當然非聖人不能也蔡季通律呂書與八陣圖俱未能致用而八陣尤爲未覩肯蔡觀朱子語錄所載問答亦似未爲許可

儒宗理要 朱子

緒言

五

從來廟制章元成謂周爲七廟四親廟二世室與太祖廟而七也劉歆謂周爲九廟三昭三穆二世室與太祖之廟而九也班固以歆說爲是朱子始兩存之愚謂元成說是也中庸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以成王時言則周實止二昭二穆何由有三昭三穆

朱子明堂圖彷彿井田遺意謂是三間九架屋隨時方位開門子謂未必然姑令人情不甚相遠決不戾于時俗豈有隆冬盛寒正北開門天子羣臣向朔風而朝羣后者謂之明堂決是向明無疑隨所處而異名也

郊社之禮以義言之必應合祭而古今之儒多主分祭朱子語

類亦謂應分祭但周禮自大合樂之外更不言分祭則朱子亦非定以分祭爲禮也

朱子語錄中論冠昏喪祭諸禮皆淡近切實可行所謂禮以時爲大也伊川所論便太泥古如以尸爲必當立影神爲必不可用皆太拘

朱子集中如大學中庸詩集傳序資治通鑑序皆極大文字不可不讀

只皇極辨一篇便見朱子有功于書經不淺諸儒議論以皇訓大以極訓中是何等解

道理中惟易學最深蓋窮理盡性之極也以孔子之聖尚假年

儒宗理要 朱子

緒言

六

以學易况其他乎故知讀書爲學須要漸次有得于四書有得于諸經則易理自漸漸通貫此晚年極工夫也今人每好談易自爲淵深高者僅得其形似耳朱子語類曰其纔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此真知易者也

朱子于五經中惟易最爲研窮詩次之書又次之禮與春秋未嘗屬筆然儀禮經傳集解雖非全書亦見一斑矣又語類中論禮及春秋處最通達最正大故知論禮而拘論春秋而鑿者皆朱子所不取也

荀揚王韓四子之書竝傳其中文中子畢竟是一賢儒其著述多爲人所雜亂互有不同其中模彷彿論語處多是後人增入至

精當處漢唐以來諸儒皆莫能及朱子亦謂其賢於三子然續經說以為好名欲速輕道求售為稍過矣

朱子論釋氏書如讀大紀觀心說等篇莫如釋氏論下篇更得要領橫渠二程皆莫及也

能麟謹識

儒宗理要 朱子

緒言

七

主敬論

道有合內外一天人徹顯微貫終始而無間者其惟敬乎敬者德之聚也不敬則慢慢則散散則不立敬者德之與也不敬則弛弛則墮墮則不行不立不行何所據而為存省之功哉未發日中必有所以致乎其中者中節日和必有所以致乎其和者其所以能致夫中和者何也曰敬也是故仁中非敬動惻隱而不忍者少解則忍之矣義中非敬動羞惡而不為者少忽則為之矣辭讓固本乎禮非敬而無失上則近傲下則近憂是非固本乎智非敬以生明察則近苛曠則近畧此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夾持之功不可偏廢者然無主于中不立斯無輔於外

儒宗理要

主敬論

不行內外主輔之辨又不可不審也朱子論敬獨有取於主一無適豈無意哉蓋人心敬則一不敬則二一心可以應萬事二心不可以應一事以言乎格物不敬則物何由格以言乎致知不敬則知何由致况乎心不敬則不正意不敬則不誠至于身則又內外天人顯微終始之樞機不可不慎也書曰慎厥身脩思永慎則敬之無所不用其極未則敬之無時可輟者也推而及夫齊家風始關雎樂而不淫敬之則也父著嚴君之象子肅祗服之容兄念鞠子之哀弟念天顯之大慈孝友恭有一不敬則門內皆無政也自家而國而天下君臣之道愈尊而居敬之義愈廣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有焉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天

子有焉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羣臣有焉是又兼乎朋友之道矣
由是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其曷以故豈禮陳玉帛之
文樂奏鼓鐘之器歟非也禮非敬則無節樂非敬則無和無節
無和神其吐之矣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其所以
攝身心而達上下者一敬足以該之耳曲禮曰毋不敬非惟可
以畢舉全禮而樂亦在其中矣擴而論之無邪一言足蔽三百
非敬而詩之溫厚和平不見欽之一字足冠四代非敬而書之
典謨訓誥不傳易以定天下之吉凶而爻象多用惕厲春秋爲
百王之大法而辭旨不涉浮夸然則有得乎主敬之學者天德
王道一以貫之豈非合內外天人顯微終始而無間者乎嗚呼

儒宗理要

主敬說

二

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敬字通書曰誠曰神曰幾又曰君子慎
動幾者動之微而君子必以慎處之豈非不敬則不誠不誠則
無物乎東銘長傲遂非皆不敬之箴西銘不愧屋漏爲無忝存
心養性爲匪懈尤畏天時保之義也正蒙曰不誠不莊可謂之
盡性窮理乎又曰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明道曰天地設位而
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又曰入道莫如敬又曰敬者人之本伊
川曰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
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朱子曰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
者皆由于此卽謂之以敬集羣儒之大成也可蘇子云何時打
破這敬字敬之時義大矣哉

後學能鱗撰